

一九三八年

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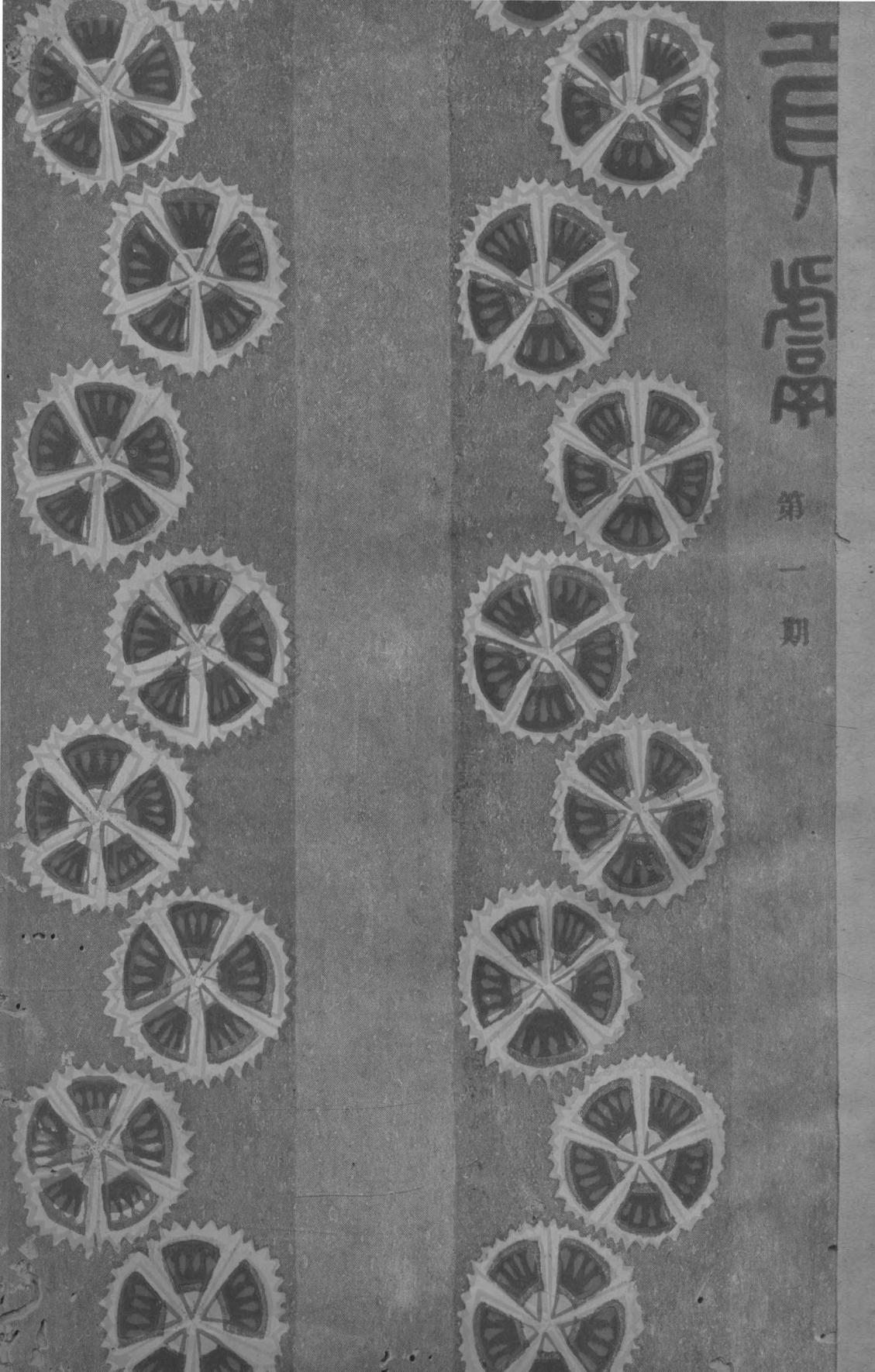
第三卷

第一九期



新學

第一期



貢獻旬刊 第三卷 第一期(即19期)目錄

全國樂院建立中幾個應補充的意見 盧學詠

所思 申 府

德謨克拉西之研究 周憲文

拉斯金藝術鑑賞論 豐子愷譯

北京劇場的一夕話 (法國Loevel作) 吳毅譯

心靈電報 (波蘭Boleslaw Prus作) 汪倜然譯

蘇彝士——波賽特 (法行通信第十一) 傅 雷

印花被下的三顆星宿 畢 卿

我所認識的馮玉祥及西北軍 簡又文

——十七年六月五日出版——

啓事：本刊每年四卷，每卷九冊。第二卷第一期即第十期。第三卷第一期即第十九期。自第二期起，預定的價目略有改動，如下表。第九期以前曾定十期二十期者，仍照前寄奉，待滿期後再請按照新章續定。

定價

每册大洋一角

預定半年八册大洋一元五角

全年十六册大洋三元

(國外另加郵費每期四分)

廣告價目

每期半面二十元

全面四十元

哈同路民厚里六三二

嚶嚶書屋發行

電話西一八六四

- 本代 開明書店 亞東圖書局
 處派 (兼代定) 新月書店 春野書店
 南華書局 協謀圖書公司
 光華書局 寶友圖書印刷公司
 現代書局 愛文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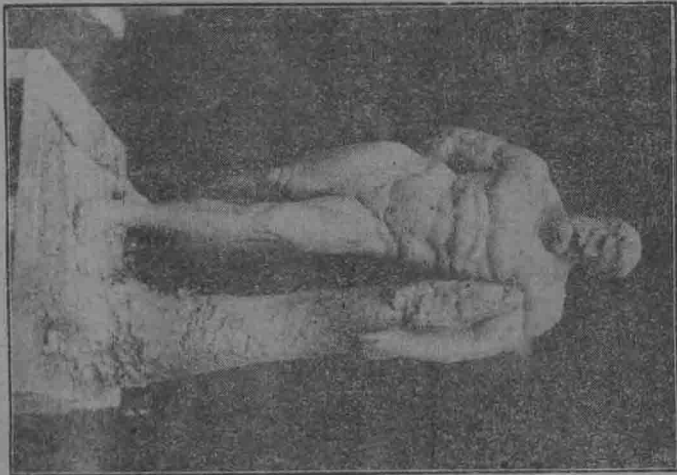
留法雕刻家岳崙先生作品四幅



裸體練習



英女即 Killy 相



裸體練習



肖像

全國樂院建立中幾個應補充的意見

唐學詠

偶由友人送來國立音樂院規則及課程一份，欣悉國內已有這音樂中心教育機關的創立，乃急傾全神，窺其內容，雖其中待商榷之處頗多，然終爲我國自有音樂教育以來的「一件大事」！這不能不深致敬意於舉辦斯院的蔡先生和蕭先生。我嘗謂像中土這樣的泱泱大國，若要把先民留下來的什麼『與衆樂樂』，『與民同樂』，『與天下人同樂』等老賬，交代明白，就得要弄到戲院呀，樂會呀，舞蹈呀，……什麼呀，不管都會城市，隨在皆是纔得。這些事業，說來固然天花亂墜，一氣呵成，但事到關頭，要少了那生動傳神的音樂，便管教你立覺殘缺穿趣；即使有了音樂，若還是些草昧遺音，亦僅僅落得個與國人獨樂，却見不了大雅。所以我說真正要大樂正聲，協和萬邦，與天下人同樂，就得最少要一萬以上受過近代完全音樂教育的音樂家。這個問題，若靠留學來解決，真叫做難於登天！因留學音樂的，頂好是神童，無已也定要幼童，一到壯年，音樂界便算做蹉足老朽。但這班神童幼童，誰不愛若心肝

至寶，誰忍放他們獨自漂洋浮海，所以是難於登天。所以要解決這個難題，就非得在內國創辦起音樂中心教育機關的樂院來不行。樂院既負了這麼大的一個使命，那末所有治樂的人們，都應出出主意，使他前途光明，造福無疆纔對。兄弟在法七年，屏棄一切，獨致力於和聲，對位，賦格，鋼琴諸科門，而於普通音樂上種種基本知識，尤所嗜習，自信對於樂院組織和教學上，猶能本經驗所得，貢獻一二。

樂院的正確性質

樂院與其說他是高等音樂教育機關，毋寧說他是音樂專門教育機關——這里我自然只是就事實立論，原不是想在 *Collegiale* 的字義上門什麼法寶——各國樂院，爲求其學生知識技術上的一貫和完備，及其根基的穩固和健全起見，乃於高等音樂教育外，同時兼備初等與中等音樂教育；所以他們的入學年齡，其最低限度，都在八歲，九歲或十歲之間。這種院制，在歐洲除德國柏林之皇室音樂藝

術院和荷蘭之安斯丹丹 (Amsterdam) 樂院，只授高等音樂教育，而入學年齡，亦較成長外，簡直可以說沒有例外。但柏林皇室音樂藝術院，是因其帶最高師範性質；且德國其他樂院和音樂學校，隨在而存，固無處不可以補其不足。而安斯丹丹樂院，則因其附設有一幼童音樂學校，作其預備學校。是則樂院，除附有特種條件外，其不能僅為高等音樂教育機關，可謂信而有徵。此層極關重要，故首先說明之。

樂院分科分系的我見

樂院係音樂專門教育機關，既如上述：一般學生，原來只須選習一種器樂或聲部，或專修一種樂學或作曲；此外如普通樂科，如和聲學初步以至音樂史等，都不過藉以厚植學生之根基，并輔助其藝術上的進展和補足其音樂上的常識罷了。初不必以一鋼琴家，兼習其他各樂器，或一提琴家兼作唱歌家；并且在事實上，幾為不可能。雖間或亦有同時兼習二種樂器如豎琴家 (Harpieste) 之兼習鋼琴，提琴家之兼習中提琴 (Alto) 等。這是因鋼琴與豎琴之視譜略同，提琴與中提琴之奏法近似之故。而況且在一般樂院裏，像這樣的學生，已經是很少很少。所以樂院，根本

就是專門性質，其中似再無分設專修選修等科之必要。

這是我敢於對現行樂院規程組織上的一個抗議。(因該規程中，有是項科門之設置。) 照愚見，以為樂院之分科分系，最好是依照音樂上的幾種幹部人才別：若作曲家 (Compositeur)，若唱歌家 (Chanteur)，若器樂家 (Instrumentiste) 三種，形成科別；而以其各領域下之技能別：若器樂家裏的鋼琴家，提琴家等等，若唱歌家裏的獨唱家，合唱家等等，和作曲家裏的和聲學家對位學家等等形成系別；再以各系高下程度之差為班別。此外如各種音樂家所應共習的基本知識技能，有若各級樂理 (Theorie)，各級視唱 (Solfege)，各級記音 (Dite)，各種譜格 (Clief) 等，幾為任何樂人所不可缺的另成一普通樂科，即法國樂制所統名為 Solfege 者是。他若附屬科：如音樂史，歌劇史，音樂美學，戲劇文學等，則以講演式授之。不過這種講演，只能於每週或半月甚或每月舉行一次，并可於相當範圍內，特許校外愛好音樂者，自由旁聽。如是則綱舉目張，系統了然，有如左表：

作曲科
(和聲學系 (Classe d'harmonie)
對位學及賦格曲系 (Classe de contre-point et fugue)
作曲系 (Classe de Composition)

鋼琴系 (Classe de piano)
(初等班)
(中等班)
(高等班)

大風琴系 (Classe d'orgue)

小提琴系 (Classe de violon)
(初等班)
(中等班)
(高等班)

豎琴系 (Classe de harpe)
(初等班)
(高等班)

中提琴系 (Classe d'alto)
(初等班)
(中等班)
(高等班)

大提琴系 (Classe de violoncelle)
(初等班)
(中等班)
(高等班)

低音提琴系 (Classe de contrebasse)
(初等班)
(高等班)

長笛系 (Classe de flûte)

洋管系 (Classe de hautbois)

竊架系 (Classe de clarinette)

低音廣栗系 (Classe de basson)

圓銅角系 (Classe de cor)

帶鍵銅角系 (Classe de cornet à piston)

短細管喇叭系 (Classe de trompette)

長細管喇叭系 (Classe de trombone)

各樂器合奏系 (Classe d'ensemble)
(室內樂班 (Musique de chambre)
Coury de)

(管絃大樂班 (Coury d'orchestre)

聲樂科
(唱歌系 (Classe de chant)
(合唱系 (Classe d'ensemble vocale)

普通樂科

音樂史 歌劇史 音樂美學 各種講演會

音樂院

器樂科

我覺得最少要這樣，纔像一間數得上的樂院——中間還可以附設關於戲劇等科門，假使將來有了必要。不過這是後話，暫且不表。

樂院入學資格之標準與入學考試之重要

樂院入學資格，自然隨其所欲入之班次而定其標準。頂好譬如入初等班的，會與該班中之任一教授，有一年以上之學修者；入中等班的，曾畢業於樂院初等班，而入高等班的，曾畢業於樂院中等班者。凡具這樣資格的學生，如有優異證書，而年齡又合格，簡直可以免考。否則，就要視來學者的音樂天賦和學能如何了。什麼是音樂的天賦？就是視明，聽聰，心靈，手敏。什麼又是樂院所要求的學能？就是來學者的學力，能與其所欲入之班次的始業課程，有相啣接的易能 (Facilité) 或可能 (Possibilité)。這種天賦，是任何初中或高中所不能代為預備，而這種學能，也和什麼大學所要求的，完全不同。所以樂院入學資格的標準，只要其天賦與學能具備，而中文清通者便得；似不必定要什麼初中或高中畢業，始能投考。因為等到初中或高中畢業以後的學生，對於樂院所必須要求的年齡限度，恐怕都難合格。不過像上面所說的那樣天賦和學能，而貌上是顯不

出的，言語間也表不現的，所以這就非當場考試不可。所以樂院的入學考試是免不了的。若妄想摹倣英美的樂院制，只要如期繳足學費，便可隨便入學。這種學制，合理與不合理，一時是鬧不清楚；不過就拿英美樂院的過去成績看來，也就足見一般了。而況在今日中國，什麼也不會，但什麼派是要談的風氣裏，我敢斷言那種院制，將來一定是弊多於利的。這又是愚見與現行樂院規程不同的一點。

樂院免費與獎學金之意義

治音樂的學生，其耗費範圍，常較習其他科學的，特別寬泛。舉其要者：有如私課俸金，如樂譜費，書籍費等，已浩繁得可以。倘使習鋼琴，還要琴租費；因購置一具，常值數百元或千餘元，每非學生時代，所能照辦。習視奏 (Dedichtraag)，還要譜租費；因所謂視奏者，即以一從未寓目之作品，初視即奏，故此等樂譜，必須在經常課卷中不多見者為妙；而每譜，又只能一奏一換（至多不要過兩次重奏），倘一一購置，真叫做購不勝購！所以沒奈何，只有經濟點出於租之一途。這是樂院學生所必備的一筆消費。至於正式課卷，則在所必購。大家曉得，樂譜在各國，不幸都被寵為奢侈品了！一紙數金，直常事耳！其書籍，如

和聲學，對位學等，純係專門中的專門專書，亦較其他科書學特貴。此等書籍，一卷常值華銀十餘元，其昂可知。此外如琴租譜租等費，亦必月費七八元。至講到私課俸金，則最少每年非百餘元不辦。因樂院中每班學生最多時，常至十五六人。在數小時內，先生決難一一詳細指示；故在樂院班次，各學生只能將數日所習者，在師友前作一度顯示耳，實在談不到過細的推研。這種推研，一定要在先生處或其預習先生 (Répétiteur) 處，私自特習，此私課之所以為必需也。好了，請看這麼一個小小預算表，要一個學生，在膳宿費外負擔起來，已經算夠多了，若還要他納學費，這無異使他受兩重經濟的負擔，這實在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所以樂院，——特別是樂院，——頂好是免費。在這免費問題中，還寓有一個更重大的意義，就是使一般好學之士，羣相趨赴，然後我們纔能在多數裏，遴選一班合乎音樂上種種條件的天才學生，因這種學生，很少很少！他不僅要像吳稚暉先生最近對安徽大學主張的腦手俱全學生，他并且要耳目聲口，都得格外精確！這自然不是人人能有的。至樂院獎學金，其意義，正與其他獎學金同。不過這種獎勵，在樂院儘可請政府給予國家獎章，而獎金則可由個人或富商，自由認定。這是各國所通行的辦法。如是在學校

方面，并不特別耗費，而在學生方面，却能收不可思議的善果。這不是所謂『一舉兩得』的嗎？然而這種辦法，却未為現行樂院規程所採及。這也是愚見與該規程不同的點。

樂院學程難易準則之劃分及訂定單一課程之不可通

凡治音樂的，不管你治作曲也能，治器樂也能，治聲樂也能，但在其所學的領域裏，總免不了各有其細處不同的特長和缺點。而關於各種音樂的技術教本 (Méthode)，或專門書籍 (Traité)，也總免不了各有其好處或壞處。有的為某種學生竟完全好，同時以之適用到另一種學生，却又非其所必要，甚或竟成無用的。反轉來說，有的教本和書籍，為某種學生，的確不很好，但為另一種學生，却又正合其需要，或轉成好得了不得的。這種情形，在教學方面，是要非常斟酌留意。所以在歐洲樂院裏，幾乎同一種樂門，而每個教師，都各有其不同之教授法；或同一教師，而對每個學生——最少每種學生——都各有其不同之特別課程的授與，自然各學生程度的水平線，還是仍歸均一，我覺得這樣總生動。譬如一個習鋼琴的學生，有手大

的，有手小的，有的指節間的起落，是非常活潑柔軟，但各指間的舒展 (Extension)，却欠自由；這種學生，是要特別致力於各指間的舒展。有的指節和手臂間的起落以至各指間的舒展都好，但又缺乏音色的美滿變化和各音之一線關連；或曲意的表現力 (Interprétation) 和記憶力 (Mémoire) 等；這種學生，却又要特別致力於這種種藝術的到達。關於這些藝術的基本練習，各有其良好的教本和教法，是在教師相學生之所宜，隨機採擇之耳。所以像現行樂院規程中訂定的那種單一課程表，我是極不敢贊同。且如初中級鋼琴課程中的 Hanon 教本，現已為歐洲樂院所不採用的陳書了，因為哈氏教本中，於各種按支音 (Note tenue) 和各種大小舒展的重要練習，全付闕如。這為一班愛好音樂者的總合練習本，或者還可沿用，若以之列入音樂專門教育機關的課程裏，那就待商榷了。他若 Bach, Haydn, Mozart, Beethoven, Schubert, Schumann, Mendelssohn, Chopin, Czerny, Cramer 等諸名家的大小作品有若該鋼琴課程中所舉及者，好固然好極了；但就這些名家的作品裏，除已舉及者外，其大足為初中級生所能選習者，如巴哈 (Bach) 的法蘭西連曲 (Suites Françaises)，莫吉利連曲 (Suites Anglaises) 等，休伯爾 (Schu-

bert) 的大曲，孟德萊霜 (Mendelssohn) 的序曲，賦格曲及其嚴正的變式曲和比安芬 (Beethoven) 莫捷爾 (Mozart) 等的大小作品正復不少。這且不必管他。而況此外還有滑貝爾 (Weber) 的大曲，斯卡拉底 (Scarlatti) 的新大曲，菲爾德 (Field) 的夜曲和勒穆 (Rameau)，古伯蘭 (Couperin)，韓德爾 (Handel) 等各大家的小品名曲，為初中級生所必需曉練者，還多着呢？又如高級鋼琴課程，其內容似覺更形缺乏。茲姑無論其於古典浪漫派以後之近代新作家：若 Chabrier, Albeniz, Debussy, Stravinski, Fauré, Ravel 等諸大作家的作品，全付闕如不計外，就是古典派裏為比安芬宗為聖經的 "Clavecin bien tempéré"，即巴哈之著名大序曲和賦格曲，以及浪漫派裏為各樂家嘆為琴課中之仙品的叔班 (Chopin) 十二大琴操，這幾乎是各國樂院，高等鋼琴課程所必修者，却亦未見列入，這足徵編訂課程表的艱難了。本來編那種單一課程表，有若編書目似的，最容易舉一漏百，初無足怪。所不能已於言者，就是覺得這種單一課程表，在教學上，終嫌過於呆板。所以愚意以為對於樂院各班各年級的課程，只須就其難易程度，劃定一大概標準；而在同等程度下之古今作品，除必修者外，則可讓教師自由相各人之所宜，分

別取捨，初不必拘泥着一個單純的課程表。這是我對於樂院教學方面的一點愚見。

上面所說的，只是幾件所謂整學大端：有未為現行樂院規程所舉及者，有已為舉及而未盡同者，閱者諸先生，

請參看該規程自明。至樂院全部組織的詳細規程，及其連帶的重要問題，有暇當再作一較詳的貢獻，此篇且就此結束了罷。

十七年五月一日於法國里昂中法大學。

所思

申府

新近威爾士說，伯訥蕭能文而空，而無有系統之思想。

威爾士自己則如何？

作了幾本科學小說，就算得是科學家麼？

高唱止戰之戰，也不見得就能超度了人類。

文人相輕，不但中國。

中國既有章太炎辜鴻生等，則外國也不是例外。（威爾士說，伯訥蕭近竟頌揚莫索里尼。）

可是，羅素有一次講到世界的未來，說他以為最好的希望是人也許厭倦了刻板的陳套，轉而求救濟於談話家。因而接著說，『吾不曉得什麼比伯訥蕭君的卓絕更鼓舞人的。』

德模克拉西之研究

周憲文

一、德模克拉西之意義。

德模克拉西，普通譯作民主主義。柏拉圖在其名著「政治家」上，把政治的體樣，分爲三類。其分類，是以主權運用者的多少爲標準。即主權的運用者若是一人，換言之，政治上的支配者若是一人，則爲君主主義。主權的運用者，若是數人，換言之，政治上的支配者，若是數人，則爲貴族主義。主權的運用者，要是多數人，換言之，政治上的支配者，要是多數人，則爲民主主義（德模克拉西）。

在柏拉圖心目中此種所謂「民主主義」的政治體樣，是與當時希臘的實際政治相同。誰都知道，希臘是都市國家。其規模，組織，都較小於近代的國家，全體市民集議國政，全體市民直接參與國事，此事在當時的希臘，固是可能的。柏拉圖之所謂民主主義，是指此種市民直接的政治運用而言，故可名之爲「直接民主主義」。此直接民主主

義，祇在如希臘般的都市國家，始能實現，而在近代的國家，不能適用。故可謂直接民主主義已隨都市國家之滅亡而滅亡了。

柏拉圖以主權運用者的多少，爲政治分類的標準。他唱法律神聖說，以爲法律的存在，可以超越於人類之上。他并以爲人類不是規定法律，人類祇是運用法律，並發揮其精神。所以他不認主權爲人類所有。但是繼柏拉圖而起的哲人亞里斯多德，是認主權爲人類所有，並以主權者的多少，爲政治分類的標準。照亞里斯多德說，一國的主權屬於一人時，曰君主主義。一國的主權屬於數人時，曰貴族主義。一國的主權屬於全人民時，曰民主主義。即亞里斯多德之所謂民主主義，是一國的主權，在於全人民之手，換言之，即以全人民的意志支配政治。詳細的說，一國的行政，不是由於一君主或數貴族的意志，乃是取決於人民全體的意志。亞里斯多德的此種分類法，已爲法國近代政治學者泊亞唐所襲用。泊亞唐亦謂，一國的主權歸屬於人

民全體（或多數的人民）的國家，曰民主主義的國家。

柏拉圖的所謂民主主義，那直接民主主義，是不能實行於今日，反之，亞里斯多德的所謂民主主義，現正存在。近來，高唱入雲的德模克拉西的定義，亦不外此。柏拉圖的說法，比之亞里斯多德的主張，是較為「形式的」。民主主義不是「形式」。民主主義乃是精神。此種精神，不獨在政治上，即在社會上，產業上，亦非生氣勃勃，始終一貫不可。所謂「德模克拉西不是形式，乃是精神」的一點，最須注意。

什麼是政治上的德模克拉西呢？前面已經講明。政治上的德模克拉西，就是政治上的民意的支配。同樣地，社會上的民意的支配，就是社會上的德模克拉西；產業上的民意的支配，就是產業上的德模克拉西。若以為德模克拉西祇限於政治的範圍，那是錯誤。德模克拉西，現在不僅為政治上的主義；而其範圍，亦不止於政治的域內。前面已經講過，德模克拉西不是形式，乃是精神。此精神，不止於政治，而在「正在」並「將在」社會，產業等各方面發揮。要之，任何方面的民意的支配——這是德模克拉西的要旨。

那末，什麼是民意的支配呢？欲明乎此，非先知何謂

「人民」不可。

「人民」兩字的內容，是因時而異。今日的所謂人民是指一切人們而言。但在古代，未必盡然。例如在斯巴達憲法上的所謂人民，其意義祇限於支配階級。雅典亦然。在雅典之所謂人民，祇指「自由民」的一階級而言。所謂「奴隸」的下層階級，不以人民看待。因此，希臘的德模克拉西，即民主主義，雖曰民主，然仍以一部分人民的意志為主，其內容與現在所講的德模克拉西大異。此後，如近代初期的法蘭西革命，是政治上的民主主義最顯著的運動，但在當時的民主主義，是指第三階級的人們為人民。第三階級云者，是當時新興的所謂「資本階級」，「紳士階級」，及「有產階級」（Bourgeoisie）。此種德模克拉西是第三階級的德模克拉西，不是全民的德模克拉西。

真正的德模克拉西，其主體，非網羅各階級的人民不可。即無第三階級或第四階級（勞動者階級）的差別，網羅所有人們，俱以人民視之，以此人民之一的意見的支配為旨者——這才是真正的德模克拉西。

上述的「所有人們」，當然，婦女亦在其內。不許婦女參加的政治，社會，及產業的組織，在今日，不能認其為德模克拉西。實際上，在北美的約半數的各州，濠洲的一

部，諾威，及丁抹等處，婦女都已獲得選舉權。即在保守的英國，亦已予婦女以選舉權，已得選舉權的婦女，其數已有六百萬。

何謂人民，上已略述，那末什麼是「人民的意思」呢，稍爲說明如下。人民的意思云者，並非指人民個人的意思而言，更不是指各人民的意志總計而說，乃是指「超越各個人民意思的團體意志。」此即盧騷之所謂「總意」，穆勒之所謂「一般的人民的政治」，乃是政治上德模克拉西的正當定義。固然，個個人民的意志，是其團體意志的基本，但既成團體意志，則與各個人的意志，完全兩樣。即團體意志的存在，必是超越個人意志的。一般人民的意志，即總意，是此處之所謂民意。此種民意的支配，就是德模克拉西。

什麼是德模克拉西呢？

德模克拉西是全人民的一般意志的支配。

二、德模克拉西的中心思想。

在上節已大略的說明了德模克拉西的意義。本節乃進而研究德模克拉西的中心思想是什麼？

由德模克拉西五字，馬上可以聯想到的，是「自由」兩

字。什麼是自由呢？孟德斯鳩的「自由」的定義是：「……人們從其自身意思而行動的信念。」簡單的講，自由是強制的反對。不爲自身意志以外的任何勢力所強制，於是始有自由。從此種所謂「自由」的立場看來，德模克拉西云者，要不外爲人類解放的運動。人類的歷史，是解放的歷史。十五六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是其解放運動之最著者，所謂人道主義，即不外是人類解放主義。文藝復興運動，與十八世紀的啓蒙運動等，要之，是精神上的人類解放運動；法蘭西革命，要之，是政治上的人類解放運動。至於最近的德模克拉西運動，則可視爲精神上，政治上，社會上，產業上的各方面的解放運動。德模克拉西的精神，要之，是自由的精神，是解放的精神。

自由是強制的反對。

政治上的德模克拉西，是指任何人民都不受強制的狀態而言。與德模克拉西政治正相反對的，是專制政治，即亞篤克拉西（Autocracy）。其專制者爲一人時，曰暴君政治。其專制者爲數人時，曰寡頭政治。其專制者多爲數人時，曰暴民政治。此等皆非德模克拉西。因其有強制，無自由。而真正的民意，被其蹂躪。在無自由處，不尊重民意處，是沒有德模克拉西的。以上雖就政治而言，但此種理

山，即在社會上與產業上亦無不皆然。

自由云者，雖謂不受自身意志以外的任何人們所強制，但當然，不是一任己意。自由不是放縱。自由是必有規律的。此種規律，就是所謂社會的秩序。規律不是強制。守規律並非受他人的壓迫。規律者，是以自身的意志拘束自己。要是行動進退都受外力的強制，固無自由；然若自己規律自己，即從自身的意志而行動，則為自由。既從自身的意志而行動，於是，非有所謂「責任的自覺」不可。自由與責任的自覺，是不可或缺離的。不用說，人類是社會的動物，離羣索居，是違反人的本性，有了社會，人類始能生活。社會與個人不能分開想。個人是對於社會負有某種責任。已經自覺到此種責任的自由，乃是此處的所謂自由。沒有「責任的自覺」的自由，那不是自由，乃是放縱。放縱者，是依自己的意志，予他人以強制。不論被人強制，或強制人，其有傷於自由也，無異。德模克拉西，既厭惡「被強制」，同時也厭惡「強制」。不被強制，不強制人，互相尊重，互相負責，始有所謂 *solidarity*，即協同的精神。德模克拉西實祇能建設於協同的精神之上。

Solidarity，協同，也可稱之為共同責任。為此協同觀念之內容者，祇有平等的要求。自由，平等，博愛是法國

革命的標語，也為一切社會改良主義者的標語，更是此處所說的德模克拉西的標語。但自由與平等不能分開來想。因為喝着「予以自由吧」的人們，都是平等的。惟其是平等，故非自由不可。惟其是平等，故不可受他人的強制，也不能強制他人——這就是德模克拉西的核心。反對貴族專權，主張「平民的權力」者，乃因其認貴族與平民都是平等。反之，求自由，斥強制者，乃因其要取回已失的平等。要求平等是德模克拉西的核心。德模克拉西的行動是常以平等的要求為樞軸。古來的德模克拉西運動都是要求平等的運動。物不平則鳴，因社會生活失了平等，故有德模克拉西的呼聲的發生。有一學者謂：「民主的人民是……對於平等，具有熱烈的，永續的，牢不可破的熱情。」一言道破了德模克拉西的中心思想。

但是，什麼叫做平等？

人各有做人的平等權利。我亦人也，彼亦人也。但是人的能力決不平等。智力，體力及其他能力，甲乙丙丁，各不相同。故由此點看來，不能謂「萬人皆平等」。美國的民主主義詩人何德曼謂「大總統與 *Boardman* 石匠的不同，是很微小，——祇是職務上的偶然不同而已」。但要知職務上的不同，不外是其人能力的相異。所以人的能力，

是有不同。人的能力是不平等的。若要變更此種不平等爲平等，乃是無理取鬧。此處所說的平等，並非此種無理取鬧的平等。乃是所謂機會均等，即機會上的平等。無論何人，於其各方面的生活，都能獲得平等的機會——德模克拉西的理想，就在於此。西特尼威波謂「社會的各人，都有光明正大的機會，使人人求得『能發展其天賦的才能』的機會」，一言道破了德模克拉西的理想。請在政治上，社會上，及產業上的各方面，予各人以「能發展其天賦的才能」的機會吧！例如，在政治上，各人獲得平等的發言權，是政治上德模克拉西的要求。在社會上，產業上，把從來被一特權階級所壟斷着的機會，均分於一切人們，是社會上，產業上的德模克拉西的要求。

各人既於各方面，獲得了均等的機會，各自發揮其天賦的才能，但其才能因何而發揮呢？換句話講，各個人的才能，既有發揮的均等機會，但發揮的目標何在。這一點我們非研究不可的。其發揮的目標，一言以蔽之，曰「樹立共善」。前面已經講過，人類不能離開社會而生存。所謂自由，所謂平等，都是社會的生活。此社會生活間的共通意志，就是社會意志。社會意志的目的，就是「共善」。社會意志是常向「樹立共善」活動。「爲社會的一份子」

的個人，必須參加其社會意志，並須爲其社會意志的目的……「樹立共善」……而努力。我們之所以求發揮能力的均等機會者，是欲以我們的能力，貢獻於社會意志，並貢獻於「爲社會意志之目的」的「樹立共善」。前面已經講過，自由，是協同的自由。要求平等，是爲發揮能力所必需的機會。而其發揮能力的目標則非爲「共善」不可。在忽却社會意志，遡視「共善」時，人類不能憤其機會之平等。

求善是人類的本性，也可說是社會的本性。而人類既爲社會的動物，則參加社會意志，乃是人類本能的要求。因此，人類盡其全力，以謀「共善的樹立」，也可說是其本能的要求。德模克拉西的精神，是如此深伏於人類的本能。

爲德模克拉西的中心思想者，是要求平等。平等實現，始有自由。然如上述，自由不是放縱。自由是爲參加社會意志的自由。即非個人的自由，乃是社會的自由。個人的自由，即個人主義的自由，是「希望少被統治」；社會的自由，是「希望多參加其統治」。各人進而參預統治，分負共同的責任，以謀社會的進步，乃是德模克拉西，即民主主義的精神所在。蓋在社會與個人，全體與一人的關係

上，此個人，此一人，當其表現社會與全體的意志，乃有德模克拉西生活的存在。故德模克拉西不是個人主義，即不是以個人為主，以個人生活為本位的主義。換言之，德模克拉西是以團體為主，以團體生活為本位的主義，即是團體主義。以團體一份子的資格，表現其團體的意志，即所謂總意，就是德模克拉西的生活。團體主義，表現於產業的經濟的方面時，曰Collectivism，即集產主義。多數學者謂產業上的民主主義，一定就是集產主義。

三，德模克拉西的組織。

以下試述德模克拉西的組織。德模克拉西的組織方式有二，即一曰代議主義，二曰直接主義。請分述之如左。

代議主義云者，是人民並不直接支配政治，產業或社會而使「代表者」代行之主義。直接主義是反對此種代行政度，即主張各個人民，用其自己的決意與活動，直接參加支配。直接主義就是前述的直接民主主義，希臘的德模克拉西，大體就是此種直接民主主義。然在希臘，人民兩字，並非包括所有國民而言，即所謂「人民」者，是指某一部分的特殊階級。故那時的民主主義，與此處所說的真正的民主主義，大異其趣。但是，惟其因為希臘之所謂「人民」，是

指某一部分的特殊階級而言，故直接主義，常能實行，反之，如其當時的「人民」二字，是照本來的意義，指全體國民而言，則直接主義祇能言而不能行了。例如，假定當時希臘的人口為五千萬，若要會集五千萬的全體國民於一堂，親口發言，親手投票，並以親自的態度表明贊成與反對，則到底是不可能的。希臘的德模克拉西實為亞篤克拉西，而非真正的德模克拉西。真正的德模克拉西與直接主義，可說是不能對立的。雖有學者像柏拉圖一樣，以為德模克拉西即是直接民主主義，但是柏拉圖的德模克拉西，與此處所說的德模克拉西，大異其趣。盧騷也是一個以為民主主義那一切直接主義的人，他說德模克拉西是，「主權者一任多數或全體人民，取決政務。在這時候，如其謂人民祇是『私的個性』，毋甯說是官吏。」話雖如此，如若將人民兩字，解作一切的人民，則實為不可能的事。故盧騷自己亦說：「嚴格的講，德模克拉西，以前未嘗有過，將來也是不會有的。」像希臘人，又如盧騷，把德模克拉西解作直接民主主義，乃是錯誤。而此直接民主主義，是到底不能實行的。在政治上，直接民主主義不能實行，同樣的，在產業上，也無實行的可能。諸如近世初頭的職業組合，雖係現代產業民主主義的一先驅，然一考此種組合的

組織，在原始的狀態，其組合的支配雖曾有各人的直接意思表示的參加，即曾經實行過直接民主主義，然此祇能實行於組合員極少數的時候。其實行的可能性，是隨組合員的增加而減少，降至今日，已成爲選舉委員，代行一切的制度。

所謂「選舉委員，代行一切」者，就是代議制度。近代政治的民主主義是表現於代議政治的形態。不獨是政治，就是產業上的民主主義，也大多採用代議制度。

何謂代議制度？此有種種的議論。元來，政治上的代議制度，即所謂「代議政治」，是以英國爲嚆矢。此種制度的產生，是本於對付君主獨裁政治之「德模克拉西的要求」。弘布此種制度於大陸的人，是「萬法精理」（舊譯法意）的著者法哲孟德斯鳩。孟德斯鳩以代議政治爲「代表民意的政治」。被選代表者，是代表人民的意思，代人民，爲人民，而從事政治——這是代議政治。但是，若照盧騷的說法，則人民的意志，決非可以代表。人民的意志是時刻變化，此時刻變化的意志，連人民自己，亦不能豫知。設立代表者，以豫先代表此不能豫知的意志，實屬不可能。且此說確爲真理。法國革命的使者羅培斯比（Robespierre）亦謂：「雖有『代理』，然不能有『代表』。這是

的確的。民意是決不能代表的。代議士若以爲站在議政壇上，代表民意，那確是錯誤。現在，代議政治已漸次衰頹。此衰頹的事實，就是證明代議制度決不能完全代表民意。實際，即在代議政治的發源地英國，代議政治亦漸示衰頹之勢。英國國會的權力，今則一部移於選舉區，一部移於內閣，此爲不容忽略的軌近的趨勢。固然，代議政治的衰頹，亦有由於代議政治本身的腐敗，但要之，其大部的原因是由於代議政治不適於代表民意。換句話講，即因代議政治是不適於現代德模克拉西的組織。

由此觀之，要以直接民主主義爲德模克拉西的組織是不可能的，代表主義，亦是不無遺憾。那麼，德模克拉西的組織，以何種方式爲最適當呢？試略述如左。

對於俄國的十月革命，有人這樣說：「俄羅斯的革命是列甯的專制，取俄皇的專制而代之」。固然，列甯的方法是專制的。固然在列甯的過激主義與此處所說的民主主義之間是有不少的徑庭。以列甯爲例，也許不得其當，然在德模克拉西的組織，確須擴大其指導者的權力。巴納特蕭亞論社會主義的指導關係謂：「在社會主義上，人民的關係，非與德國軍隊中的兵卒一樣不可」。此證之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事實，即可瞭然。在社會主義運動，其指

導者的權力非常強大。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的意義雖非相同，然於「以民意為主，反對亞篤克拉克西」的一點，則兩者無異。祇在這一點上，沒有把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分開研究的必要。而兩者之需強有力的指導者，亦正相同。拉薩爾謂「如要勞動者的思想，發生效力，則除非他們是一個鐵鏈。而此鐵鏈更非握在一隻強有力的手中不可」。倍倫斯太英謂「一般人民離開其首領，就無政治的能力，一戰略上所必需的一切，非一任其首領不可」。意大利的社會主義者拉威利亞拉謂「真實的德模克拉克西，是集中權力於『最能判斷社會的因果關係的』精髓」。此類言論，都不外是說「集權於指導者的必要」。若不予指導者以強大的權力，即若不使指導力強大，則民主主義，無由組織。現代民主主義之所謂「人民」，是包括一切的人民，網羅一切的階級，民主主義的基礎，今已非常擴大。故其指導力亦非與其基礎的「擴大化」相比例，日益強大不可。建築於廣大的基礎上的民主主義的組織，祇有靠強大的指導力，始能維持。

此種指導者的集權化，看來雖似專制，但專制是強制，專制是不管民意如何，強人民而從之的。民主主義組織上的寡頭化，與古來專制政治的性質，完全兩樣。即民主主義不是強制，乃是協同的維持及指導。強制雖能依靠武力或財力而行，但協同的維持與指導，祇有靠智識與道德的勢力，始能通行。祇有善能維持民衆的精神，體貼民

意，認識社會的正當的進路者，始得為指導者。此種指導者不是支配人民，是為人民代勞。其權力不是支配者的權力，乃是代勞者的權力。在民主主義的組織上，其指導者與民衆的關係完全是有機體的，此正如人身上的手足與頭腦的關係一樣，且並無所謂「支配者」與「被支配者」之機械的關係。

何謂德模克拉克西上的指導呢？試述其內容。第一是：排列並統一人民於德模克拉克西之中。所謂排列人民於德模克拉克西之中者，即不外是「置適人於適地」。民主主義的要求是「平等」。此平等是參加社會意志的平等——已如前述。所謂要「求參加社會意思的平等」者，即不外是要求「適事適人」。有了平等，始有自由，始有協同。要實現平等，要發揮自由與協同，於是，「指導」的要義存焉。既有協同，乃有統一。統一愈固，則德模克拉克西的組織愈發達。剷除阻撓其統一與組織的障礙，更進而教化民衆等，是此處所謂指導內容的第二與第三。

英國文豪威爾士(H. G. Wells)說明現代民主主義的精神，謂現代的德模克拉克西的意義，是自然底漸在變化，即由代議的民主主義移向精選的民主主義。此言恰得其要領。能够真實的體貼民意，並有實行之能力——集權於指導者——組織，就是所謂「精選的民主主義」，亦即是真正德模克拉克西的組織。

十七，五，十於京都。

藝術鑑賞論 (上)

John Ruskin 著 豐子愷譯

譯者序言

人們讚嘆好的風景的時候說「如畫」，讚嘆好的繪畫的時候又說「如生」。這兩句矛盾的話的心理如何？就是孰非？現在且不必說；惟人們看畫的時候都有「如生」的要求，是極普通的事實。非美術家的而又無思慮的一般人，看畫時往往第一注意其事物描寫的像不像，而即以像不像作為美不美的批評的根據。像，如生，逼真，都有要冒充實物的意思。藝術不是冒充實物的，故這一般人的看法當然不是正當的藝術鑑賞的態度。這篇譯文，開始論對於藝術的世評，結局歸着于這問題的討論。

Ruskin 的名著「近代畫家」(Modern Painters) 前後共五卷，是為他所崇拜的英國風景畫大家 Turner 辯護，而論述美術的根本原理的。敬虔真率，平明深遠，實為美術上永遠常新的寶典。就中第三卷不僅就繪畫，而縱論藝術全般的諸緊要問題，又處處與希臘及中世相比較而闡明近代藝術的特色，尤為有名。本篇就是這第三卷的首兩章。

一，論對於大藝術的世評

要重提近十年來中止着的研究的由緒，猶如在生疏的土地中休息後重新開始旅行的旅人，想登路旁的小丘上去望望看，已經走了多少路，此後取那一條路為得。

在第一卷的開始，我竭力想把從藝術受得的快樂的原因分別為便于順次研究的幾個部類。略經過議論之後，其結論這部類大體有三。即第一是僅由認識其類似于自然而得的快樂(真的觀念, Ideas of Truth)，第二是從所取材的物象的美所得的快樂(美的觀念, Ideas of Beauty)，第三是因理解以上的物象的意義與關係而得的快樂(關係的觀念, Ideas of Relation)。

第一卷論真的觀念，以古今的藝術家於自然的事實 (Facts) 的描寫上有如何的成功一事為主眼而研究。但這研究因為圖解的缺乏，不免很不完全。

第二卷不過開了美及關係的觀念的性質的研究的端

緒。在這裏面（盡我力所能及）試行分解受得這兩觀念的人心的兩種能力，即思考力與想像力。

現在我們必須研究的點，是古今的藝術家，特別是通全卷以其作品為我們的主題的大風景畫家泰納（Turner 1775—1851），在訴（Appeal）于人們的上述的兩種能力上，有何等的成功。就中那個藝術家傳達美的最高的觀念，接觸到的最深的源泉？

2、但我現在不想用手續浩繁的組織的方法來繼續這研究。以後由這問題發生的種種疑問，可不必過于顧慮其連絡與順序，隨其發生而討論下去，實為更有効的辦法。人們往往爲了立 System 而費許多的時間。要了解其人工的組織複雜的聯絡，往往反比記憶其所苦心聯絡的個個事實須費更多的勞力。Pomona 的賣櫻子的老婆子們爲便于摘取，把櫻子連所結的樹枝一全採下。一般的 System Matter 在這點上實不及那老婆子的聰明。留心栽培櫻子，選擇良好的果實，原是重要的；然能得到櫻子自然生長着的樹枝，是最有趣的事。倘不能得到樹枝，那麼只要不致壓破，或就用手掬，或整齊地編排在竹籤子上，在實際的兒童是沒有甚麼大差異的。所以我此後想不多費編排的工夫，與其講究分類，不如配列便于參照的篇章，凡左

右方有橫道，而可轉入那裏去告結束的問題，就不妨照這路逕論下去。

3、冒頭起來的問題，是我以前曾經涉及的，藝術的現狀中特別有興味的一個問題。以前我曾經說，包含最大的觀念的藝術是最大的藝術。然未曾說明觀念的所以爲大的性質。我們稱偉大的真（Truth），稱偉大的美（Beauty），稱偉大的想（Thought）。但使一種真比他種真更大，一種想比他種想更大的，是甚麼？我要反復地說，這問題在今日特別重要。爲甚麼呢？因爲過去的約百五十年間自命爲高的一切藝術批評家會盛唱所謂藝術的大小的區別。因此他們一向對於急欲使一切學畫的人尊敬而踏襲的一種高尚的畫法，用高藝術（High Art）或大藝術，理想藝術（Great or Ideal style）的名稱，而對於欲使一切學生避忌的別種畫法及構想法，稱爲俗惡（Vulgar），或下等（Low），或寫實的（Realist）。

然而到了近來，這意義不甚明瞭的向來的教訓，漸漸發生疑問了。所謂 High Art 的辯護者及自稱作家等，似乎使人覺得迂散起來。他們所特有的用語，竟被人用一種嘲笑態度來對付了。在一方面不以高等自任而以強健質朴相標榜的別種藝術的一部分，就在我們中發達起來。所以藝術上

所謂高等(Highness)一問題，是最值得慎重考慮的。然而這確是真的高等，真的 Princeliness。確是從前曾經有過，現在也有着麼？抑或僅屬上品的風采與華麗的衣冠所成的外觀？這久為賞讚的太陽所出沒的嶺，是堅剛的岩石做成的呢，還是消散的雲霧？我快快把這事考究一下。

4、第一，我們先須正確知道其辯護者怎樣使用所謂 High art 的略帶曖昧的比喻的名詞。

這主張，在 Sir Joshua Reynolds (譯者註：Reynolds 1723—1792 英國畫派的首領) 直接得 Johnson 的贊成而在 Idler 報上發表的二論文中，最明瞭地說出來。這論文可說是當時最優秀的畫家與最賢明的批評家用極簡潔明瞭的形式發表他們關於這問題所抱的意見，而博得公眾的一衆的。所以直接引用這兩封信，或至少引用其重要部分，而順次考究其各節的正確的意義，是最好的辦法。在 Idler 報紙上，關於畫的信札共有三回，即第七十六，七十九，八十二的三號。其中第一文僅責備似是而非的批評家的無禮，描寫不自然的無知的社會中所行的種種批評的情狀，只能說其以忠實而輕妙有名而已。故我們所要考究的議論，在後二文中。

載在第七十九號(千七百五十九年十月二十日，星期

六)中的一文，於短簡的前置之後，用下文開始議論：

「在畫家及繪畫批評家中，有共同承認而永奉為教訓的一句格言。即「模倣自然」為他們的常套語。然如何解釋這原則，還沒人說明過。因此世人把牠解說為最明白的意義，以為所描的事物看去像實物一樣地高出的時候，就是描表得自然。倘攻擊這解釋，人們或許要以為奇怪，然而須要曉得，畫家的優秀倘只在于這樣的模倣，繪畫就全然失却其權威，不復可視為高等的藝術，詩歌的姊妹了。因為這種模倣只是機械的事，即使頭腦遲滯的人，也必可得圓滿的成功。天才的畫家，不能委屈其身分子全無理智的勞苦工作。倘在繪畫中沒有支配想像的力，怎樣可與詩為姊妹？故有天才的畫家，以得到這力為目的。他在這意義上研究自然。或竟作狹義的不自然，也常可達到其目的。

要作雄大的畫，必須避去這種纖細的模倣。這猶之詩的文體，非與歷史的文體相隔絕不可。(詩歌的文飾，破壞歷史的特色的真實與平易的敘述的調子。詩之所以為詩，是在于避去平易的敘述而採用使想像活動活潑的一切文飾。)「我所以把這段文章放在括弧內者，因為其與別的敘述及論文的大體的主意相矛

盾。專用心于所謂不變性 (The Invariable) 的藝術，到底不能採用使想像活動活潑的一切文飾」。希望結合這二者的長處的，——即希望把荷蘭派來同意大利派相交混的——正是結合不能兩立的，互相消殺其長處的兩矛盾物。」

我們從上面的有興味的文章中，可發見三件事。第一，著者認定荷蘭畫家與意大利畫家為 Low school 與 High school 的代表。第二，他認為荷蘭畫家長于所謂「頭腦遲滯的人也必可得圓滿的成功」的機械的模倣。第三，他認為意大利畫家長于相當于文學上的想像的詩歌的畫風，而只有這畫風有稱為 Grand style 的資格。我完全贊成著者的意見，頗想爲他鼓吹。我向來不曾爲荷蘭畫派的熱心的加入者。故對於他們畫法是「頭腦遲滯的人也必可得圓滿的成功」的主張，得到了像 Reynolds 的大家的後援，是可喜的事。但在以他爲後援之前，我們必先正確理解這主張本身的意義，又考察其與不能這樣贊成的別的主張的區別。然而第一必須正確理解 Reynolds 的意思。因爲有這樣的理由：正確地使用言語的人，比不注意于言語的人更容易被人誤解。這話初聽到似乎是不對的；實則因爲不注意的人的言語，可說是與我們一見就想起的意思略同。

即不經深思而發的言語，亦可不經深思地被人受入。然著者或講演者凝思于其言語的用法，在心中反覆吟味許多的言語，然後選出可以正確表自己所欲說的一語。他費時間選擇的言語，別人了解的時候當然也需要時間。倘不靜地考察現在所用着的言語與欲用而終于不用的別的言語的異點，對於對手就有誤解之虞。所以不深切考慮，正確說出的人，往往誤解理論正確精密的著者的意義；經過斟酌的精確的言語，反比疎漏不正確的言語更易被人誤解。

就現在的情形說，難得讀好文章的人，聽見 Reynolds 說荷蘭派是「頭腦遲滯的人也必能圓滿成功」的畫風，也許要速斷他所說的是一切成功的荷蘭畫家都是呆子的意思。我們全然沒有這樣地解說 Reynolds 的斷定的權利！他是說「頭腦遲滯的人」(the slowest Intellect)。我們沒有推定他爲「頭腦低劣的人」(the weakest) 的權利！實際，想要以荷蘭派成功，顯然非有慎重的忍耐力的性質不可。忍耐力比氣魄尤爲必要。爲考慮一點思想的表現法而繼續費數月的工夫，不得稍感倦怠。這種性質對於富于變化的想像力稱爲「頭腦遲滯」，本是正當的。却不一定

是呆子或笨人的特徵。
其次我們可以認明 Reynolds 的話：爲荷蘭派的特色的

模倣，是使物象看去同實物一樣地高出來的模倣，這寫實的模倣術相當于文學上的歷史。

Reynolds 似乎是把荷蘭派的使人倦意的繪畫歸入普通所不入的歷史畫的部類中的。一方面又說意大利派的畫不是歷史的而是詩的繪畫。下面的段話明明表出着他這意思。

『意大利人只傾向于不變的，宇宙中恆久且固有的偉大普遍的思想。反之，荷蘭人則歡喜照樣地正確地描寫因偶然的事情而變化的自然的瑣末之事。這瑣末之事的鄭重的描寫，為荷蘭派畫所最有名的自然趣的原因。這自然趣倘當作一種美，確是低級的美。二者倘不能兩立，這當然非讓位于高等的美不可。

倘有人問我，Michael Angelo 的畫因有這機械的長處而有所得麼？我將不躊躇地回答：不但沒有所得，且對于能感到大思想的人們，現在所具有的力也要因此而大部分失却。他的畫可說全是天才與靈氣。所以這妨礙想像的進行而徒然挫折他的目的重荷，那有使他担負的必要呢？』

詳細考察上文及前文，即可知著者的真意：他的意見，荷蘭派是歷史，照樣細寫因偶然事情而變化的自然的

瑣末之事；意大利派是詩，僅注目于不變的點。僅注目于不變之點的畫，充滿着天才與靈氣；照樣的事實的正確詳做，是妨礙想像的進行的重荷。

以上是 Reynolds 所告訴我們的事實。他的話是否全然正確，讓我們來考究一下。Reynolds 對於兩種的畫用歷史與詩來比方，故先要考究詩與歷史自身在對於變化的與不變化的事實 (Variable and invariable details) 的點上有甚樣的差異。我現在正在對着 Geneva 湖畔一角的風景的窗下執筆。想考察這點而從紙上舉起眼來，看見了對面的微波一碧的水，與俯瞰 Chillon 城的連山蒙了朝靄而模糊的樣子，心中自然地浮出這數句來：

A thousand feet in depth below

The massy waters meet and flow;

So far the fathom line was sent

From Chillon's snow-white battlement. (Byron)

(大意) 眼下臨着千尺的深度，

巨浪打着渦卷；

從雪白的 Chillon 城的女牆上，

掛下千尺的測量綫。(拜輪詩)

這詩的敘述，與歷史的敘述有甚樣的差異？

第一，這敘述在不近事實的一點上與歷史的敘述不同。

Chillon 城下的水，千呎的深度到底其沒有的。(Mallet 與 Pictet 兩君曾于千七百四十四年八月六日在 Chillon 城背後的湖上投寒暑表至三百十二呎的深處，事見 Sans-sure 著 Alps 旅行記第二章第三十三節。讀他後面的文，知寒暑表是達到湖底的。)在這點上，的確是適于 Reynolds 所謂「不可如數寫出委細諸點」的詩的第一條件的。但因欲在別的種種點上作更密接的比較，故且假定其為正確的事實，而並視為歷史的又詩的敘述。

歷史的敘述是這樣：「湖水從 Chillon 城壁測量，有一千呎之深。」

倘 Reynolds 的關於歷史對詩的見解是不錯的，則 Byron 應該從這敘述上除去其不必要的委細點，而僅留下其不變的事實 (the invariable)。詳言之，即僅留下 Geneva 湖 Chillon 城與其他一切湖水一切城的共通的點。

試聽 Byron 所咏：

A thousand feet depth below

below ? 這一詞不是除去，而反是加入的。在湖水的情形這原是不變的事實，但並非斷然必要的。

The massy waters meet and flow

Massy? 為甚麼用 Massy? 因為深的水是重詞。Massy 一詞是良好的字，但確是另外多出來的字。不是 Geneva 湖與一切別的湖水共通的特性，是狹的湖水，淺的湖水所不能有的，Geneva 所獨有的性質。

Meet and flow, 為甚麼聚而復散? 一則為了押韻，二則為了其水是 massy 的，同時又是勢力猛烈的。即深的，同時又是容易變化的。請看，這裏又有多出來的事實加着了。且多少是其場所特有的事實。換言之，就是 Reynolds 所謂「妨礙想像的進行的重荷」。

So far the fathom line was sent

為甚麼用 Fathom line? 測量用的綱，並不皆是 fathom line。假如從 Chillon 城測量 Geneva 湖，大概不用 Fathom 而要用適當的。這又是加入的一件特別事實。這等事實中倘有可滿足 Reynolds 的要件的點，就是不正確的點了。

From Chillon's snow white battlement

為甚麼說「像雪一樣白」? 城的女牆普通不是像雪一樣白的。這也是附加的特別的事實。全是 Chillon 所特有的點。因之為全文中最警拔的語。

Battlement? 為甚麼用 Battlement? 一切城壁不一定有女牆。加了這一詞，可知這城不但是監獄而是一個要

塞。

這是奇妙的結果。即詩的異于歷史，不是除去細敘 (Details)，而反是附加細敘。僅注目于其不變的事實，不是詩的特色；明白表出特有的事情，乃是詩的力。

讀者可取別的例子來繼續研究。即可知無論如何的例子，詩的敘述的異于歷史的敘述不是更為朦朧而是更為精密。這樣看來，Reynolds 的話恰好正反對，應該稱荷蘭派為詩的，意大利派為歷史的了。然詩的名稱在一般的荷蘭畫上似乎不甚通用。意大利人專寫不變的事實，亦不能擬擬為歷史家。因為不能變化的不成為歷史，專敘不變的事實的記錄，沒有寫的必要，且也不能讀了。

由此可知 Reynolds 舉不變的一事以為詩與歷史的區別，顯然陷于一大錯誤。這錯誤是甚麼，逐述下去自會明白。然侵入軍不可把未陷落的敵寨遺棄在背後，故我們在研究 Reynolds 的見解之前，非先把已經暗示的問題，即詩的描寫的真髓本來是甚麼的一點圓滿解決不可。如上所述，詩的描寫的確以特別的事實的附加為必要；但是要把歷史變成詩，却不僅在于這點附加。在歷史的敘述上任意附加事實，其附加的言語往往很容易使之更加平板無味。譬如「在菜田角裏的蘋果樹的旁邊從平底的船上測量湖水，

深度為一千尺九寸，可知其湖底的泥的深。」便是一例。這樣看來，可知要作成詩不在乎收集許多事實；要作成歷史也不在乎除去許多事實。必須有某種事實在本體的性质與方法上給與詩的魔力，或給與歷史的品值。

「詩是甚麼？」這必然發生的疑問使我覺得很奇怪。在讀者大概也同樣的罷。這「詩」的一字，是我們多年沿用下來的名稱。照理應該是有極明晰的意義而沿用下來的名稱。但倘要給他定義，我到有點躊躇了。所可異者，上述的疑問是極當然的疑問；而從來似乎永沒有人提及，答覆自不必說，即想答覆的人，似乎也不曾有過。只聽見普通世人隱隱地比喻，說詩是心靈的言語，是神性的流露，是自然之聲，或類似于這等的高遠而朦朧的言語。但從未聽見有人稍明白地說明詩的區別于散文的真的特性。

我經過一番疑議之後，得到了如下的結論：詩是「用想像的力來暗示發生高尚的情緒的高尚的根據」(The suggestion, by the imagination, of noble grounds for noble emotions) 稱所謂高尚的情緒，即四種重要的神聖的情緒的「愛」，「敬」，「賞嘆」，「歡喜」(這最後的一種倘不是利己的，則更為然)，及其反對的四情緒，即「憎惡」，「憤慨」(又侮慢)，「恐怖」，「悲痛」(這最後一種

不是利己的時候即爲同情)。

以上的八種情緒，因了高尚的根據（詳言之，雄大的真實的原因）而被感到的時候，就作種種結合而形成所謂「詩的感情」。例如憤感之情，根基于重大的傷害而起的，就是詩的感情；但倘是因少數的金錢的損失而起，就不是詩的感情，因爲這是僞的，即使大爲憤慨，其根據雖正當而不重大，故不能說是詩的感情。同理，見了美觀的火花，或陳列整齊的街道，有的人也許會大起賞讚；然其原因是僞的，因而是卑下的，不是詩的。實際，火藥的發火，或陳列整齊的商店全沒有值得賞讚的地方。見了含苞的花的綻裂而起的情，才是詩的感情。因爲這時候所起的靈的力與生動的美，是無論怎樣讚嘆不盡的。

又倘要詩存在，「想像」必須供給情緒的根據。詩的感情（詳言之，只是高尚的情緒）不是詩。詩的感情幸而宿在叫做「人」的一切人的心中。往往可在極天真的人中最純粹地看到。然用「想像的動作」來收集呼起這感情的形像的力，是詩人（Poet 即照文字說來是 *Maker*）的力。（試採取 *The Affliction of Margaret* 的美句爲例：

I look for ghosts, but none will force
Their way to me. 'Tis falsely said

That ever there was intercourse

Between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For, surely then, I should have sight

Of him I wait for, day and night,

With love and longing infinite.

（大意）我搜求幽靈，

但是沒有一個向我來。

聽說生者與死者之間曾經有過交通，

這等都是僞談；

倘然真有這等事，

我一定可以看見

我所晝夜焦灼地思慕的他的面影了。

像這樣的，我叫牠做詩。因爲這是著者探索假想人物的心意而作成的，*make* 的。次再就人所實地經驗到而用單純的言語來表出的實際的感情舉例來說：

「千七百六十四年三月，走下冰河而到一家人家去索牛乳時所遇見的婦人，最使我驚奇。在先這村中有赤痢流行，數月之前把這婦人的父親奪去，丈夫奪去，兄弟又奪去。因此現在只剩下尚在搖籃裏三個小孩同她一個人了。那婦人的面上有一種軒昂的神情。其顏貌中有沈靜深刻的

悲哀之色歷歷地表出着。她給了我牛乳之後，問我從何處來的，在這寒期中到這裏來爲何事。她曉得我是 Geneva 人，就對我這樣說：『新教徒都是要入地獄的人，這話不可相信。這裏面好的人很多。倘神明不區別彼此而加罰，不是慈悲的偉大的神明了。』略想了一回，她又搖搖頭繼續說，『然死去的人很多，而一個也不回來，真使我覺得不可思議之極。我，』她面上浮出悲慟之色，『非常悲慟丈夫及兄弟的死，沒有一刻不想念他們，每晚祈禱，願給我曉得他們在甚麼地方做甚麼事，如果他們真是在某地方活着，想來總不完全拒絕我之請願。不過恐怕我沒有受這慈悲的資格。這等孩子的純潔的天真的靈魂，』她向着搖籃而說，『也許能看見他們的姿態，感到我所不能有的歡喜罷！』(Sausure, voyages dans les Alpes 第二十四章。)像這樣的我們不稱之爲詩。因爲不是作成 (make) 的，而是實際的人的言語。』

這情緒喚起的力以甚麼爲基礎呢？當然以想像力的豐富爲第一，其次是選擇用這想像力來結合的時候效果最多又最適于一目的的形像。在沒有創作才的人，全然不能想到真的詩人採用其樣的材料，如何使用，使生何種意外的結果。所以說詩的材料應該有又常有確定的性質，都是空

言。從大體說來，詩是用比散文更精微的細微的。但不能說因爲細微精微，故是詩的。這必須用得使人的心感動。試看下列，不是真的詩人，不能描寫死了兒子的父親的關門的情景，而喚起我們的同情。

Perhaps to himself, at that moment he said,

The key I must take, for my Ellen is dead;

But of this in my ears not a word did he speak.

And he went to the chase with a tear on his cheek.

(大意)在那一瞬間他心中大概這樣說：

「我必須自己帶這鑰匙去，因爲我的愛倫已經死了；」

然而他一句話也不說，

頰上掛了一點眼淚而打獵去了。

在畫也同樣，大畫家如何運用材料，使起高尚的情緒而爲「詩的」，全然不能預想。所以我們就可曉得：藝術不是以取材的種類分優劣的，乃是視其材料的用法而分優劣的。

關于以上的問題，還須注意視繪畫 (Painting) 爲詩 (Poetry) 的反对物的輕率的非理論的風習所引起的糾紛。無論色彩，或言語，用得高尚的時候就是詩。繪畫 (Painting) 可與說話 (Speaking) 及筆記 (Writing)

相對立。繪畫與說話同是思想表現的方法。詩，則是這等方法用于高尚的目的上的意思。

這問題到這裏已經解決了。請再讀 *Idler* 報紙上的論文：

「繪畫與詩所可容納的熱情，頗難決定其正確的程度。恐怕有的想像過度，又有的抑制過度。前者作出無稽的怪物，後者作出與之一樣惡劣的，沒有生趣的，枯燥無味的東西。其結果必然不由感情的詳細的知識與 *Common Sense*，而由 *Good sense* 決定其界限了。世人以為 *Michelangelo* 是時時犯這界限的，我覺得有理由。我也曾在他的畫像中看見頗難決定其為非常崇高抑或極端滑稽的表情。這種缺點可說是天才的奔逸。但至少他有「決不致枯燥無味」的一美點。無論他的畫呼起人們的甚樣的感情，決計不容人輕蔑。

我以上所說來的是最高的藝術，尤其是「畫家的 *Homer* 的 *Michelangelo*」的藝術。別的艺术可說是自然的模倣。自然的模倣，在劣等的畫中是主要的美點。但繪畫與詩同樣，其最高的與一般普通的，性質也各異。」

從這一節中可以曉得著者所想的大藝術的性質的三

點：即大藝術是熱情的作品，是與 *Homer* 的詩相似的，是極少有普通性的。

第一，大藝術是熱情 (*Enthusiasm*) 的作品。但強盛的嫉妬與野心不能稱為 *Enthusiasm*，故詳言之，是感情強且高的人的作品。即有詩的感覺的人的作品。這話在這裏可以完全承認。大藝術是感情銳且高的人的作品。這種藝術，與全然沒有感情的，雖正確而像鏡子地冷冰冰地照出眼前的光景的人的藝術，其間有顯著的差別，這是容易悟得的事。

第二，大藝術與 *Homer* 的詩相似，普通性 (*Common Nature*) 是甚麼。 *Homer* 會描寫很普通的事件。例如關於菜蔬，他也描寫過，詳細地說明做菜的方法。 *Triad* 中最受賞讚的文章，是描寫與丈夫別離的妻的悲哀，對於父的兜的兒子的恐怖的地方，前者更是普通的事。然 *Rey*、*Zolde* 的意思似以為 *Homer* 的真的偉大的地方是其不普通，是其想像世間所不能有的事（例着黃銅的鎧甲的幽靈，人頭獸身的怪物），是其對於人的性格及姿態的極度的（換言之，英雄的）強烈與美的描寫。申言之，即 *Great style* 的畫家必有熱情而富于情緒，必描出人的姿態的極度的強

與美，必描寫沒有這同樣的熱情的人看來覺得無理的，世間所不能有的姿態。以上可推定是 Reynolds 所要說的事，又是以 Great style 比 Homer 的詩的他的真意。這比較即使在一點點上都正確，有兩種結論必然相伴而來。即第一，以上的英雄的，不可能的人物非與別的非英雄的，可能的人物相混合不可。第二，當描寫英雄的，不可能的人物時候，非注意細微的點而描出不可。即畫家不僅巧妙描出英雄的容貌，身體而就此滿足，又必須像 Homer 的費許多詩句來描寫地，費大部分的時光來仔細描出英雄的楮上的彫刻的模樣。

再讀其論文的後面：

『奉勸當今的畫家再稍富有一點熱情。熱情過多決不為現代的缺點。意大利人自 Michael Angelo 的時代到 Carlo Maratti 的時代，這方面不絕地衰退，到了今日，似已達於萎靡沈滯之極了。所以我比較意大利畫家與荷蘭畫家，不是指近代，當然是指從前的 Roman school 與 Bolognian school 的本幹。又在稱為意大利畫家的人中，我沒有包含着可稱為意大利天才的荷蘭的 Venetian school。我還有一言欲告畫家諸君：自然模倣無論何等優秀，不能以此自詡。又告批評家

諸君：即使有描得非常逼真的提琴與貓，看去似可用手把握，不能因這點而直接比擬這畫家於 Raphaelo 或 Michael Angelo J。

在這一節內所說的主要點有四：第一，據著者的意見，千七百五十九年的意大利畫家已達于萎靡沈滯之極。第二，凡尼斯派 (Venetian school) 的畫家，即 Titian, Tintoretto, Veraree 等，在著者以為是屬於荷蘭派的，詳言之，即「頭腦遲滯的人也必能圓滿成功」的一派的畫家。第三，模倣自然不是難事，不可以此自詡。第四，批評家不可見了，描得非常逼真的描與提琴而直接比擬這畫家於 Raphaelo 或 Michael Angelo。

然 Raphaelo 在 St. Cecilia 圖的前景中極精細地描着許多提琴。非常精細，看去似可用手把握。使人看畫的時候每每想用手去拿開。想來 Raphaelo 決不認為自然的模倣是容易的。這一點須得稍加研究。所以現在要對不起讀者，把這一節中的第一第二兩點（即關於千七百五十九年的意大利畫的，及凡奴斯派的）略過，而直接就自然模倣的（詳言，酷似實物的）繪畫的真的價值說一說。



北京劇場的一夕話

法國 Camille Drevet 吳毅譯

有一晚我走進北京的一家劇場，剛剛入場，太陽穴同頸項間便給樂隊的一陣瘋癲的喧嘈抓住，一直演戲的整晚上不曾一刻放鬆。

安置在戲台上的樂隊不知道給什麼瘋魔襲住。簡直聽不出一點樂音，單純地祇是噪聲；急促的斗子，厭人的鼓響，使人發聾的鑼嗎，混雜着令人頭昏打旋。

待了一會功夫，我看見台上演戲了：當中放着一種寶座；寶座前面是一張棹子；棹後一副繡着金色綠色的紅綢帷幃。

演的是一齣古戲：唐代歷史的一節故事。

我猜得出些許這齣 Opera-comique（歌唱與道白並演的戲劇）裏的情節，裏面有歌唱，有獨白，有對話。我鄰座的中國人爲我講解我猜不出的部分。中國人都知道不僅每一齣戲的內容，還一毫不差地知道俗人要講出口的話句。

華麗地刺繡着的衣服，看去真夠給眼睛飽享一頓福。

服裝上的一花一紋都有他的意義；演者的每一種動作姿勢都在事先規定妥當。

這一個紅鬍子的人，額上還畫着一道白條紋的，是已經歸正的凶漢。那一個鼻上抹着膏藥似的白粉的，是一個丑角。還有手裏拿着馬鞭的角色是一個騎士。他跨下馬來，腳舉得高高地踏上石級；他底下頭走過臆想的門楣。

伶人的每一動作都有樂器的聲音伴襯着。假如一個人舉起手來，接着就是一聲鑼鈸；他前進一步，一擊銅鑼；他說完一句話，一陣亂咚咚的鼓響。

演劇人都在台場上滑溜着，並不一步一步地走。他們會唱，會跳，會比武，一種江湖賣技式的決鬥。

在一晚上的功夫我連看了六齣戲。差不多每一齣的結局都演一套軍事跳舞。他們打旋轉，跳躍，一來一往地劍與劍交綏；弄來都顯出驚人的敏捷，靈巧。所有這些都在一陣咚咚的鼓響裏，震得你換不來氣。

最好看的戲不一定都在演戲台面上，或者說，不一定

在俗人的舞弄裏。

緊靠在台裏面的右側坐着兩個小孩子，其中有一個已經睡着了，那怕樂聲祇在震破耳膜地響。而且也並沒有人來打擾這兩位小先生，即使有時他們妨礙着演員的行動。

在台場上，穿插在皇帝，將，相，同文武百官們中間的還有照顧場面的機器人來回巡視着。

這完全就像在這國度裏常常遇見的侍候你的聽差；在你稍稍作一點什麼姿勢他便急忙靠近你，並貢獻他自己給你，想爲你節省點勞力的聽差。

這台上的機械聽差拾取演員們遺下的刀劍，擺正座位，搬動棹子。當着一個兒子走向祖宗神位前下跪的時候，他就丟過一小方塊墊褥來端正地放在他的膝蓋底下。

他算在這裏料理家常。

此外還有呢，台下看客的廳堂裏另演着一齣不出聲的啞劇，老是一套單調子，也沒有間斷；這就是擦臉毛巾的把戲。

中國是一個洗臉毛巾的國家。在一頓飯的當中，就有人給你送上一條開水裏泡過再扭乾了的毛巾，這樣你嘗完了鯊魚的鱗刺（魚翅）同烤鴨子以後你就可以潤濕潤濕你自己的指頭。

在戲場裏，每人面前都擺有一張小棹，看客們有的喫水菓，或者喫甜食，點心之類，還喝不可避免的茶。

就在這廣大的戲場兩端，夥計們拋擲着這手中把子，一面奉給他們的顧客。

我們可以說這是一場籃球遊戲。

從看客們頭頂拋過，這一次一次的手巾把準定地飛揚，另一夥計便舉手捉住。從來沒有一次錯誤，從來沒有一次失手。一整晚上功夫我怎樣也沒有抓着一次機會看出他們的差池。他們還是準定地拋來拋去。在這晚上六齣戲中的一齣裏我數着廳堂中拋擲過三十枚手巾球。後來我就懶得數了，這一次都不會差誤落地的網球我看去比樂聲還更加討厭，於是我再看台上的戲。

中國人從戲劇裏既不要求歌劇給予的情緒激越，也不要求驚奇穿插的情節的刺激。

這些細微的人們，事先就全知道了有些什麼事件要出現；他們從一陣一陣衣服架子的穿行和儀式似的注定了的古董姿勢裏面找得出真的興趣。在我們聽去是矯作的音調的歌唱，他們仍然聽得有味。

他們對於戲劇的概念完全同我們的相反。

我們想從戲劇裏努力表現人生；自然不容易圓滿。

成功，但那是另一事。

他們是也不想探求活現的人生，也不想尋出強烈的奇異情調。

他們祇浸在幾乎變成神聖的傳說裏。他們祇需要這些印板印就的古董姿勢。

至於談到音樂呢，我老實招供我還够不上爲他辯護。

我用盡了我所有的力量想從鑼鼓鐃鈸的噪音同單絃提琴（這應是指的雙絃胡琴）的呻吟裏找出些許諧和的樂音。但是我沒有做到。

說起來實在的，昨天在上海工部局音樂廳裏靜聽交響樂隊演奏 Honegger 的和平曲的時候我右側坐着的隣人，一個中國人，老實不客氣地睡着了。

今天，坐在我左側的隣人，一個美國人，不斷地祇打呵欠，他覺得這高明豐富的音樂不過是嘈亂的噪音。

※ ※ ※ ※ ※

本文原著載在今年三月二十日的巴黎「日報」（Le Quotidien）上。從語調同意見上很容易看得出是一個多諛的法國人的手筆。看他一面說鬧得頭腦發昏，呼吸窒息，一面却還能耐心看完六齣戲，這已經比我們的魯迅先生的本領大了。我們考究的

台步，他說是戲子溜冰；我們殺敵的戰爭，他却稱作「軍事跳舞」；對比起來倒是彼此都感興趣的事。著者的名字一向不見面，無從另作介紹，或許本不是名手。祇因爲看後頗覺有趣便隨手譯出。這祇是單純的印象記錄；倒不必一定要怎樣蓋世的文豪，我們已能從這裏看出兩種修養不同程度的社會。真的，我們需要的祇是「古董的姿勢」，「矯作的音調」，和翻筋斗，打旋轉之類一陣亂哄哄的熱鬧。至於文字中字句的不十分謙順，那是「由來久矣」的事了。

記得若干年前在國中曾高興地讀過文字上的「戲劇改革運動」。事隔多少年，劇場裏的情形不知道怎樣了；文字上却很不看見下文。可惜 Dreyfus 不曾來上海觀光我們的「文明戲」，這裏戲劇界的最近傑作不是「馬振華女士投江記」麼？我又想起以前 Mercure de France 雜誌上雷門介紹中國戲劇的 Soulié 的話了。他意思說，中國的戲劇創作必須根據一件實有的事件，從而加以渲染；主人公在社會的地位更重要時引人的力量更大，作家再添上點神話的潤色。真的，我們往來戲場門口的時候，常常看見「實事新戲」的字樣擺在招客的廣告牌上。我們「既不要歌劇給予的情緒的激越，也不要驚奇穿插的劇情的刺激」。——五月十一日，一九二八。

心靈電報

波蘭 BOLESŁAV PRUS 著 汪倜然譯

X伯爵夫人在新近到孤兒院去時，目睹了一件非常的情形。她看見四個男孩子搶奪一本破書，並且彼此用很強壯有力的拳頭相打。

「唉，孩子們，孩子們——這算是什麼意思——你們打起架來了！」這位夫人大為震駭地說，「因為這件事——你們大家誰都不准嘗一嘗薑餅，而且，除此之外，你們都要過去跪在那屋角裏。」

「他從我這里把魯濱遜飄流記搶去了。」有一個小孩子爲了要減輕他底罪過，冒了險這樣說。

「這是一句慌話！他自己拿那本書的！」別一個小孩子說。

「你看你多會說謊！」第三個小孩子向他叫道，「是你自己把魯濱遜飄流記從我這里搶去的！」

執事的女尼就對伯爵夫人解說道，雖則有極注意的監督，但是同樣的情形時常發生，因爲小孩子們都喜歡讀書，而孤兒院缺少書籍。

伯爵夫人底心裏不禁發生一種奇異的感覺。但是因爲思想使他疲倦，她就竭力去忘掉這件事情。直到幾天之後，她在諮議大臣家中作客，凡是討論宗教和慈善事業等事情都是在那裏的，那時候她却偶然想到提起這件事情。以後她就將在孤兒院所看見的事情和管院女尼底解釋詳細說出。

諮議大臣，注意地聽着，也感覺到一種奇異的情緒；並且因爲他思想起來比較靈巧些，就提議說最好的辦法是送些書到孤兒院去。實在是，他記得在他底書櫥裏或者書箱裏他有一大批的書籍，棄置不用，這些書是他在以前的幾年中買來給他底孩子們的。可是——要他去東搜西尋的找出那些書來却又未免太費事了。

那天晚上，諮議大臣去拜訪Z先生，Z先生是替教會政治中從第七階級到第三階級的那些人類代表辦辦小差事的，他底一生都消磨於此。爲了要娛樂人起見，諮議大臣就說把Z先生聽，伯爵夫人在孤兒院所目睹的事情，以及

她從院中女尼那里所聽來的話。他說到他自己的佈施，說是——啊——是的——實在是，應該備辦些書籍給孤兒院。

「沒有比這個更容易的事情了！」乙先生叫道，「明天我要到指導報的辦事處去，我就設法把孤兒院需要書籍的事做個啓事發表出來。」

第二天乙先生很興奮地奔到指導報的編輯室，用了諸神之名去懇求他們刊印一則請求讀者送書給孤兒院的啓事。

他來得適當其時，因為這個報紙正缺少做幾行聳動聽聞的文章的材料。訪事員就立刻坐了下來，寫了一篇論文，標題是：「一些兒童——在公共的養護之下——因缺少書籍而受痛苦。——這些小孩們是充滿熱望。——記住他們底饑餓的靈魂！」

然後他口裏吹着曲調以表滿意，走出報館吃飯去了。

幾天之後，是在一個禮拜日，我和我底朋友，物理學教授，同到那家報館去，在編輯室的鎖着的門前，我遇見一個衣衫破舊的男子，他底手懶得和掃烟囪人底手一樣，在他底身旁站着一個慘白瘦削的小女孩，衣服穿得不好，手裏拿着一包舊書。

「你要什麼，先生？」

那個烏黑的男子抬一抬他底帽子，畏怯地答道：「我們買了幾本書，先生，給那些你們文章裏說起的饑餓小孩子們。」

那個憔悴的小女孩屈一屈膝，臉紅起來，紅到初期血枯症允許他的程度。

我從他手裏奪下那些書，交給館役收管着。

「你貴姓，先生？」我問。

「但是，先生，你要問它做什麼用呢？」他回答說，

窘起來。

「自然，我們必須要把贈書人的姓名印出來。」

「哦，那是不必的，對不住，先生。我不過是一個在製帽工廠裏做工的窮人。這是不必的。」

他就帶着他底瘦弱小女兒走了。

也許是因為那物理學教授站在我旁邊，所以我忽然想到一種新式的打電報。總站是孤兒院，接電站是那帽廠裏的工人。當前者發出「注意」的信號時，後者就立刻回答了。當這一個要求時，那一個就供給了。

其餘我們這些人都是電線桿。

十七，五，八，上海。（留）

蘇彝士——波賽特

(法行通信第十一) 傅雷

船到蘇彝士，剛拋好錨，便聽見舵樓裏的喊聲「*Adieu*」——一大羣一大羣的水手，都匆匆忙忙的齊集到頭等艙外的長廊裏，一會兒所有的船上的職員僕役也都來了，我們的 *Maitre d'Hotel* 和茶房等也統一個一個地上來。

中國人在船左，三十個火夫，以及全三等艙的僕役他們西人排列在船右，黑制服的職員，白衣服的廚役，擠擠軋軋的塞滿了長廊，喧喧嘩嘩地等着。不一會，三道金線的職員偕着一個矮胖醫生來了，幹事樣子的一個黑制服的人，講了幾句，排列的人便開始動起來，一個一個地望着門內進去。醫生皺着眉，蹣跚的一叢白短鬚根根平舉起來，一道萎縮而怕人的眼光，直射着他們的臉面，一面還握握他們的手，——注意！這並非客氣的握手，係是要在他們的手裏考出他們的不健全的病由來！他一個個相面似的相過了，全體的人也一個個的在他無言中被赦放了。我們一面在看，一面在疑惑是什麼意思，他們——船上的職員們——既不居留在此地，又不上岸，為何要經過醫生的檢查呢？

思念之間，不禁連帶着想，或者我們因為等級關係，也要這樣的被檢吧？看甲板上同艙的旅伴們正咕咕嚶嚶的似乎與我抱同感。不料承醫生的厚意，只檢驗了四等艙的旅客就完了。

一陣的喧鬧過後，第二陣的喧鬧又來了。三角的布篷，駛來了滿船的商貨，土耳其商人頓時你搶我奪的拚命的湧上懸梯，荷包似的草籃裏，也無非是煙草畫片之類。不過畫片的種數，比路上各埠都多！有 *Sans* 的，有 *Port-Said* 的，有 *Carro* 的，有 *Alexandria* 的，一共不下數十種。價錢呢，虛頭很大，開價十法郎的，三法郎也肯賣了。其中以照相的一種最好，可是他竟說二十法郎一打，我連還價的勇氣也沒有了。還有許多賣石製的念珠式的頂圈之類，大大小小，花花綠綠，各式都有，十五法郎的開價五法郎的還價就成了交易。可是同他們買東西狠不容易，他隨口大吹的開價，你還他半數還要上當；真正太少了時，又要受他們的譏罵。此外，還有賣棗子的，糖食的，

都裝成匣子，內容也看不見的，我用五法郎買了一匣糖，狠怕上當，立刻拆開來嘗了一塊，還好，只是太甜一些。還有地氈圍巾的商人，煙斗煙嘴的賣買，吵吵鬧鬧的爭論價錢的聲音，兌換錢幣的聲音，爭奪賣買的叱聲，充滿了全船。有賣橘子的，每八法郎十二只，我們從四法郎起還到七法郎，他無論如何不肯賣，後來終以八法郎買了。實在並不貴，只因他們的同伴的虛價太利害了，我們爲防吃虧上當起見，不得不如此。一路上自新嘉坡以來，第一次遇到嬌紅可愛的水果！

一夜醒來已到波賽特，起重機早已搖頭擺尾的工作了半夜。我們七點三刻，下了渡船上岸，十法郎一張票子，來回在內。原來我們的船可以停泊得內面一些，因爲到地中海是要經過完全的波賽特的，只因要在油機旁添油，所以就在離波賽特里許的港口停下了。

上岸後望內街去時，有鐵柵門爲界，紅氈帽的警察，搜查着進門的過客。同行的安南人的照相機，因爲用紙包裏的緣故，被他看了看，我的袋亦被他撤了檢。進門後照例的被許多土耳其人包圍住了，都是招徠領導的，我們起初不理他。後來轉灣到一家商店買書片時，安南朋友被那

善於應酬的店員迷住了，說了什麼此地貨物沒有入口稅的，（我至今不知道那句話是真是假，）所以售價比各處都廉；又勸他買這個，買那個，末了又替個跟住我們的土耳其人介紹，說是 *Bourani*，五個法郎可以叫他領導着遊玩全城。於是那安南學生相信了，先叫他領到郵政局，後來那一個稍長的安南人，更被那領導的迷透了。他問他衣服要不要添置，說比巴黎便宜得多，又說了沒有入口稅的話一大套。於是那長的安南人便叫他領到一家衣服店裏去。他一路脅肩諂笑的奉承着，路上有兜售商品的，都替我們趕走，又叫我們注意衣袋說有扒手的；還叫我們不要靠街沿走，防我們被站在門外大聲招呼的店員拉了生意去。末了，他走到一家衣服店前，便逕直的領着我們進去，先用土耳其話說了幾句，便領着安南人揀衣服去了。我是始終用拒絕的態度對他，問我要買什麼東西，我都說不要。那安南學生簡直給他迷昏了，買了兩套衣服，一件背心，質料好壞不要說，樣子也不行，而且買現成的到底一只衣袖長，一只褲腳短的不稱身。可是那些商人的花言巧語，簡直把他簡單的頭腦弄迷糊了，那個矮安南人勸他的話，他一句也沒聽見。我們等了他半小時多，厭煩極了，他却還被那店員和裁縫糾纏着不放，一回兒要他買領

印花被下的三顆星宿

墨卿

雖然在一二十里方圓內差不多都能望得見那山頂上矗立著的花田塔，但這一隻山，在四圍皆山的C縣，是不能算高的。在這山的背面，有六七十所大大小小的房子，聚集成一個小村落，村落的後面，一帶叢密的樹林做了籬笆，一條蹊徑，繞過池塘，從林中穿出。就在這一條到城裏去的小路上，盪漾着鑼聲，兩面大鑼的後面，四個人肩了寫着紅色的「黃」字的大燈籠，一隊樂手肩披着大紅綢條，間在燈籠和花轎的當中，最後，一把「被籠」咯吱咯吱的擡着，一個戴瓜皮小帽，穿玄色貢呢馬褂的媒人，角尺似的坐在裏面，他雖然因兩個脚，頭不能彎曲而稍微感到不舒服，不過他那東瓜似的臉上，正帶着欣然的神氣。

穿出樹林，在田腔的轉角上的路邊，四個穿着厚呢大氅，年齡大約二十三四歲的少年停住了脚步。當被籠咯吱咯吱抬過他們身旁時，內中一位帶藍呢軍帽的少年居然向那媒人道了一聲「辛苦」。媒人的答語消失在咯吱咯吱的響聲中。

沒有一個人，在這小村裏面，不知道明天，廿一，是季統先生替他的小兒子娶媳婦的日子；也沒有一個人不知道那位戴藍呢軍帽的少年就是季統先生的大公子。他吃過中飯到城裏去邀他的朋友，在縣黨部裏的幾個同志，到他家裏來玩，歸途就遇見了從樹林裏鑽出來的花轎。他雖然向媒人道辛苦，但一過去，他就向他的同伴說，「改不掉的花樣！」

潔白的粉牆上，一個外粗內細的兩條黑線畫成的橫的矩形裏，嵌寫着「耕讀傳家」四個大字，兩旁更畫着兩頂小小的，顏色鮮明的，似乎正在飄拂的黨國旗，從那一種不大相稱的形式上，可以知道這黨國旗是新近添上去的。底下的一個方洞，左右斜豎着兩扇黑漆的門板，後面的牆壁也是一樣的纖塵未染。就從這裏，接連走進了四個少年。

是男客堂裏，季統先生帶笑歡迎。一位戴打鳥帽的少年頑皮地很響的叫了一聲「季統伯伯」，在這一種聲調裏

面，似乎是含着道喜的深意。季統伯伯額上的皺紋略一抽縮，視線越過那一幅銅圈老花眼鏡的上端，落到那頂打鳥帽上，微笑也就輕輕地爬上他的嘴角。他招呼他們坐下，他們向別的，因為他們的進去而站了起來，臉上做着笑容，似乎正表示着歡迎之意的賀客，點一點頭，坐下來了。戴藍呢軍帽的季統先生的大兒子，澄明，和這些賀客應酬了幾句。接着有人進來泡蜜棗茶，桌上茶杯裏蒸騰出來的熱氣，從各位賀客口中不時噴出的白煙，還有從窗口裏不時鑽進來的青烟，霧一般的籠罩了整個的上首掛着綴了貼金「囍」字的緞軸的男客堂。

一位皮膚白皙，比較的矮一點，戴着古銅色的平邊呢帽的少年，正當泡好蜜棗茶的時候，他走出了男客堂。他叫晚聲，叫季統先生爲阿叔，有一點親戚關係的，他去看他的阿嬤，把他的同伴，正唐和義舟，遣在這個客堂裏。澄明催他的朋友喝了利市茶，就叫他們去參觀禮堂，於是他們就走到堂前的檐下。

從澄明的食指頭上望過去，在禮堂右邊的側門旁邊的柱子上貼着一條粉紅顏色的有光紙，上面寫着：

「好呢，大姑娘好呢！」

在這根柱子的正對面，我們可以找到另一隻：

「平的，小官人平的！」

這是那位戴藍呢軍帽的少主人自己做，自己寫的，所以指給他的朋友看。他還寫了兩副：「兩性生活，爲家國之基礎；三民主義，是人類的救星。舊禮教下，婚姻當無自由；新思想中，男女都是平等。」標語式的貼在正中的柱上。檐下高高的飄着一條彎曲的釘着的小黨國旗。禮堂中，成對角綫的幾乎和樓板下的欄柵相連接的掛着兩行小黨旗，一看到，就會使人聯想到靛青印花的八幅被。上首一對大的布製的黨國旗靠着板壁交叉着，當中是總理的遺像。雖然被交叉的黨國旗遮住了一大部份，但在遺像的上端，還露出兩位老太公的人頭，從這兩位仙人的丰貌上，我們可以知道，這定是一幅三星圖。三星圖的畫軸懶洋洋地橫躺在條桌上，在這條桌上，更擺着一幅亮晶晶的「香爐五事」，上面插着一對未點的大臘燭，那顏色當然是紅的。條桌的前面是一張圍着紅呢桌衣的八仙桌。那一種上書「季統仁兄大人哲嗣合卺之喜」等等的朱紅，石青，顏色的泥金對，還有對上描着八個盤着龍鳳的圓圈，而墨黑的大字就飛舞在這圈內的，補滿了兩旁的板壁。幾張顏色不同的八仙桌，和長的，圓的櫈子，散亂地擺在這禮堂中。地上的花生壳，當他們來回地踱過時，索索的響着。

他們站在堂前的檐下，晚聲也已出來，加入談話；這四件顏色差不多的呢大氅，使一般在那裏走動的人，含着驚異的目光。一個鵝蛋臉的少婦低頭從他們旁邊走過，晚聲趕着叫了兩聲「銀芝姊」。他不應。這就是黃澄明的夫人。

「吓。連答應都不答應。」晚聲說。

「那自然，因為澄明同志未曾替我們正式介紹過，你站在我們堆裏，這樣叫他，似乎有點油頭光棍式的。」正唐笑着說。

「這倒不錯，我等忽兒替你們介紹。他胆子很小，一見生人就要跑；就是剪髮呢，我也說過好多次啦，但是他情願天天麻煩，真要命。」澄明說。

「原因倒並不在此。他不答應我，大概是看見我有點怕，我剛才在裏面叫他今天把頭髮剪掉，我說和我同來的二位朋友是會做剃頭司務的。」晚聲說。

這時，他們的位置已移動到道地裏的布棚下。他們看見了新郎，那是一位不大聲響，——這或許是見了他們的緣故，——身材矮小穿着嶄新的藍色華絲葛的皮袍子和黑緞馬褂的少年；他的一隻手上，遺留着和泥土奮鬥過的痕跡。晚聲就拉長了聲音對他說：

「澄安，你拜堂的時候，我們替你換一個花樣，好不好？」

「唔。」他說，一塊瓦片似的黑頭髮下的那張臉上，是並沒有什麼變化的。

「那末，你去向阿嬤說一聲。」晚聲接着說。

「……」他走開了。

晚聲，很熱心的，右手從大氅領口伸進，嗖的掣出了一支自來水筆，在地上拾起了一張粉紅的碎紙，就在那布棚底下的桌上，纖纖地寫一，什麼，二，什麼，三，……寫好了，問他的同伴：

「這樣好不好？」

「這樣已經很好啦。」義舟說。

少主人雖有他的父親在那裏照顧一切，總也不免和一般親眷去攀談幾句，所以他是不時要離開他的同伴的。而這時却巧又走攏來。他看見了，向晚聲說：

「我從杭州回來，已交涉過好幾次了，但你知道，你這位阿嬤是非常頑固的呵，你得先和他去說。禮堂中的掛黨國旗，也還是很勉强的呢。」

從這大門裏，抬進了一乘花轎，停下後，就在轎前，——或許正是他們站着的地方，劈劈拍拍地燒起油麻幹來，

然後花轎抬進禮堂，在鼓樂聲中，新娘子出轎，跨上了馬鞍，——這所謂馬鞍，其實只是一個墊着紅紙的籬穀，顯她地的全身：一塊大紅布罩在頭頂，垂下的四角遮住了整個頭部，一件大紅的「坐轎襖」急匆匆地裹着因爲多穿了衣服塞滿了菓子而臃腫不堪的身體；外面還縛着一條網質的真青五幅裙，——那是被稱爲「抱子裙」的。使這樣一位新娘彎腰鞠躬，固然爲「懷裏菓子」所不許，而且也許會使他頭上罩在「蓋頭布」下的「花籠」突然掉在地上，使人們認爲不祥之兆。這樣的給那位戴打鳥帽的正唐一想，於是，他就說，

「這，恐怕不大便當。」

季統伯伯瞧見晚聲手執着那張粉紅的碎紙，四個人似乎爭辯什麼。他就走過去探聽。晚聲就把一什麼二什麼……唸給他聽。他的視線，從老花眼鏡上端透出，落到古銅色的平邊呢帽上。他說：

「我是很隨便的，新的，舊的，無論那一種花樣都好；不過，拜堂的時候，實在不大便當，因爲女家是不知道的。明天早晨拜祖，如果高興，我們來弄一弄。」

一位老——其實還不能說是實足的老，因爲「高頭髻」還沒有冬筍似的豎在她的頭上——太太端着面盆，正從堂

前的檐下，匆忙的走過，突然停住了脚步，板着面孔說，「拜祖，拜八，ㄋㄨㄥ把我ㄍㄨㄥㄨㄥ（註）。」說着，她願自走，帳房間的小門消沒了他那搖搖擺擺的背影。站在道地裏布棚下商議着什麼的五個人，不禁有點愕然。季統伯伯於是說：

「吓！我話過，你們看，是不是？」

於是，粉紅的碎紙飄到了地上，蒼蠅腳骨似的幾條藍綫很明顯的水汪汪地閃着！

因爲有一位袁先生要求少主人介紹她的夫人，正唐，晚聲和義舟也跟着到女客堂的門口，少主人進去了，仍是那位老太太，正在房門口洗手，着急似的說：

「幹什麼！幹什麼！」

「介紹介紹認識。」少主人的聲音。

「介紹，介八，ㄋㄨㄥ把我ㄍㄨㄥㄨㄥ。……澄明，你如果把她嚇壞，我肯歇末，那？」

少主人漲紅着臉走出房門，赧然的說：

「又誤會了，不是剪頭髮。」

「ㄋㄨㄥ把我ㄍㄨㄥㄨㄥ。」不用說，這位老太太是澄明的母親，晚聲的阿嬭。

從窗口裏，我們可以瞧見一張漲紅着的臉，是鵝蛋形

的。

禮堂中，煤氣燈照得人們的臉孔發青。他們，穿呢大氅的三位，和一位袁先生，在吃完晚餐之後，就在這燈下，霸住了一張八仙桌，同時，有八個穿長衫馬褂的先生們，在他們那一桌的旁邊添上了兩桌。這樣的情形，繼續到第十三點鐘。寂靜早已籠罩了整所的房子。

吃了點心，想睡了，穿呢大氅的三位仁兄在煤氣燈下憧憬着的稀疏的人影中已找不到少主人。他們在帳房裏找到了季統伯伯。而季統伯伯的意思似乎要他們再努力一下，繼續到卯時，他說，「花轎一到就給你們睡。」

「我們明天一早有事情，究竟有空鋪沒有呢？一張就夠了，我們三個人。」

「空鋪？」季統伯伯立起身，頭部略一轉動，視線就從他身旁的扶梯脚起，望到黑洞洞的樓上，神色有點茫然。

「晚聲他們，睡到新房裏去。」阿嬀一手拿着煤油燈，正從廚房裏出來。

「但新娘到時，我們是不起來的呢？」

「不要緊的，你們只管睡，有我。」阿嬀說。

阿嬀，季統伯伯雙雙陪他們到樓上的新房。

椽瓦低低的壓在頭頂上，房門，義舟是要彎着腰進去

的。一根小柱子上，正對着房門懸空釘着一面衣鏡，進門的左手擺着一張廣漆的四仙桌，兩把椅子靜靜地在兩旁靠着板壁，這擺着桌子的上半截板壁，一張曼陀畫的時裝美女嵌在鏡框中，旁邊一副小小對聯，是紅底黑字的，寫着，「對語聲細細，並肩影雙雙。澄明題贈。」也鑲着玻璃鏡框。再向左，板壁就在那裏轉角，這一點空隙裏塞了一個小櫥，依着板壁延長過去，小櫥還有兩個齊齊的放着。六隻白銅鉸鍊朱紅漆的箱子分做三疊，就擱在這些上面。板壁忽然向外轉了一個彎，留出一塊空地，一張神龕似的甯式木牀，却巧深深的藏進，「顯牌」的正中垂下一個銅錢老虎。踏脚板上靠牆壁擺了一個燈櫥，過去是大櫥，梳頭桌就靠在牀的對面的小窗下，一端接着釘着衣鏡的柱子。這樣圍繞的當中，還有幾條春檯。當阿嬀一盞煤油燈拿進去時，黃暈的燈火，幾乎是每一件東西上都在閃動。

帳子的青氣撲鼻。牀裏面高高的堆疊着紅的，綠的，靛青的，……棉被，從他們那種鬆軟的樣子看，當然是連裏連外，簇簇全新，未曾被任何人享受過的。在這上面攤着六個兩端繡着鴛鴦戲水之類的長枕，及四個中間挑着C之類之類的洋枕。季統伯伯擎着煤油燈，阿嬀就把被一條一條的拿出擱在春檯上，他們三位也幫着動手，墊了兩條在牀

上，揀一條白夾裏的做蓋被。他們稱贊起嫁妝來了。且因此詢及新娘的人品，但季統伯伯笑迷迷的說：

「沒有瞧見過，我們家裏，一個人都沒有瞧見過。」

阿嬌，季統伯伯雙雙出去，他們睡下。也不知是什麼緣故，只是嘻嘻哈哈的笑着。但聽見晚聲的聲音：

「睡這裏，是要有點福氣的呢。」

正唐和晚聲睡在一頭，中間嵌了義舟的一雙長脚。他也記不清是在什麼時候笑得睡着了，也不知道是怎樣會醒來：從牀裏壁的燈光他覺得在踏脚板上，似乎站着一個手擎燈或燭的人。是女人的聲音，輕輕地波動：

「客人，蘇醒，花轎到了。」

晚聲也醒了，他用手觸正唐的背部，似乎是在問：

「怎麼辦？」「不管，」這兩個字在被底下很低微的答應。

接着又是「客人，蘇醒。」

唔的一聲，晚聲假裝初醒的樣子，爛牙牀的說了聲：

「阿嬌說過的。」

樓板上一陣輕步，燈光沒有了，他們笑起來了。

大號大鑼那一種似乎喊着「閒人走開」的聲音，夾着梅花小鈸的樂調，一齊奔湊到他們的耳鼓。這梅花吹出的調子，大概是進行曲罷，裏面含着非常匆遽的情調，緊板

的小鈸聲，使他們想像到，或許是正在那林中，那些在花轎前後，閃耀的火把下移動着的脚步的迅速。去々文弓一聲爆竹，悠揚地散入大空，想是花轎歸村。在正唐的胸中，似乎覺得有點空洞洞，他的身體好像懸掉在四無邊際的空中，他很清晰地聽到別別的失了常度的心跳。

房裏忽然又有聲音：

「讓他們睡好了，這些被擱在他們的上面。」

他們知道這是阿嬌，不響，只覺得身上的重量一點一點的加起來。最後一陣難聞的靛青氣刺進他們的鼻孔，身上的重量又增加了許多。正唐，他睡在裏壁，從被窠裏用力鑽出頭來望一望，牀裏壁被黑影遮住了半截，最上面的一條是摺做四疊的靛青印花的八幅被。於是，他那失了常度的跳着的心，却已復原，他覺得他的身體是好好地橫躺在鬆軟的牀上。

這時，樂聲靜止，全所房子格外的沈靜；要不是被壓在印花被下，燒油麻幹的聲是定可給他們聽到的。不久，一種迂緩的，喜氣洋洋的梅花調子，夾雜着鑼鼓聲起來，吹了一套就停止；但聽見有人在喊：「一傳燈」。接着是那一種樂聲。二傳，三傳之後，是請新娘出轎，騎馬。再，是「一請駙馬老爺出華堂」，二請，三請，……每當

一句喊聲完了，就接着那麼一段音樂。等到樂聲作長時間的繼續時，悶聲的爆竹就夾在中間。

樓板上輕微的步聲代替了繁雜的鼓樂和爆竹聲。噴噴的一種嚙味的聲音，又傳進了壓在印花被下的正唐的耳鼓。晚聲低聲向他說，「坐在床沿裏了，餵糖湯糖飯呢。」

他原是朝裏睡的，轉過身來，將幾條被的重量都擱到左臂上，頭部越過了義舟的長脚，眼睛從被縫裏望出去，看到了新娘的不施脂粉的半張臉孔，一隻眼睛因為在俯視他的鼻子，看去只是一淺縫，一頂蓋着大紅布的「花籠」，一個婦人正用了紅絨線並縛着的兩枝甘蔗頂着往牀頂上擱，似乎還會聽到過這樣的祝語：「拚拚倒倒，同房到老。」整個房間只是輕微的脚步的移動，及幾乎聽不見的一種細語。因為要抵抗重量，他，正唐，出了一身汗；熱，針樣刺着他的全身。

終於，趁新娘離開牀沿去梳頭的時候，他在義舟的脚上遞給一個暗號，印花被略一顫動，上面攤着的幾個枕頭一齊滾到中央，兩端鑽出了三個人頭，義舟打了一個呵欠，惶忪的說，「還只有五點十分呢！」

釘着衣鏡的那根柱子前面的春橙上，坐着兩個十三四歲的小姑娘，眼珠烏溜溜的朝牀上望。牀的右邊，一個梳

了頭髮一抹短髮低覆在額上的少女，斜側着身體坐在春橙上，嘴裏輕輕地嗑着瓜子，眼睛也不時往牀上瞟。用粉紅紙糊着窗格子的窗下那張朱紅的梳頭桌上，燭炬高燒，因了幾面大小鏡子的反射，使這一部份格外明亮。新娘坐在桌前，臉向着房門，左手擱在梳頭桌上，一個婦人在他的後面梳着黑得起亮光的頭髮。新娘的額前，和那位少女一樣，也覆着短髮，不過，他的眼睛好像怕他的鼻子要突然飛去似的謹慎地望着；不知道是無意，還是有意，他的兩顆烏溜溜的眼珠，偶而一齊奔向右眼角，似乎在告訴人們：「這三顆星宿！」

是禮堂中的煤氣燈下，四件呢大氅又聚集在一塊兒。證明感慨似的說，「革命不要革啦，連家裏都革不好！」日間瞧見在「香爐五事」上插着的那對未點的大蠟燭，正熔熔地笑着。露出在總理遺像上端的兩張壽星臉孔，光影一閃一閃地玩拂着。

天換下了黑衣。雖然主人是如此懇懇的留他們，但他們，正唐，晚聲和義舟終於告別了。

陽光已塗上了塔頂的一角。

註：ㄅ即你；ㄆ又ㄌ勿，不要瞎說之意。

一九二八，二月。

附錄

我所認識的馮玉祥及西北軍

簡又文

〔同學簡又文先生，最近和我通信，裏面附有他著的小冊子（十六年十一月在旅滬廣東學校聯合會所講）「我所認識的馮玉祥及西北軍」，並問「語絲」能否登載。但「語絲」向來不轉載已經印出之刊物（魯迅先生覆函中語），現在我便自動將它介紹給孫伏園先生主編的「貢獻」。我想注意馮氏及其軍隊的人們，必樂於參攷簡先生的觀察和意見。〕

江紹原。十七年四月十四日。】

兄弟去年在廣州被中央黨部派赴西北軍任政治委員，在軍中任事逾半年，與馮總司令時常晤談親炙，從中嚴密觀察，因而考究得多少消息，為外間所未聞的。今日來這裏演講，請注意題目中「我所認識的」幾個字，因為我所講的是個人對於馮氏及其隻手造成的西北軍之觀察所得。我是

站在歷史學的立場而發言；這講辭是一篇批評的敘述。

馮氏之人格

馮總司令現年四十六歲，其生日却無人知道，以其掃除舊官僚的惡習——向不拜壽也。他原籍是安徽而生長于直隸保定，因他的父親從前是在北方帶兵的。他個人體格是很魁梧壯健，比常人高出一半個頭。他頭大而圓，面肥而赤，髮盡薙光，而唇上則有時留些少短鬚——少短甚不稱身。有此強健體魄，所以他能吃苦耐勞為常人所不及。這是他天賦特厚的本錢和成功所靠的利器了。

他很有天賦的才幹，聰明，和智慧，而記憶力之強尤足驚人。部下團長營長的姓名品格多能清楚記得，隨時升遷調遣，甚至有熟稔各人的家世者。他的口才又極敏捷而犀利，對部衆演說滔滔不絕恆逾一二時，而其言娓娓動聽能深入士兵之心。猶記今年夏間鮑羅廷氏過鄭回國時，馮與其討論革命方法，因意見相左而致大起辯論，雖以鮑氏辭鋒之銳利乃卒為其難倒至語塞而退。這可見他的辯才之一斑了。

他賦性剛直，嫉惡如仇，言談動作常表現其富於衝動的本性，殆血性男兒也。此種品性，加以惡劣腐敗環境之

重重壓迫，遂生出一種不妥協的品格，或者這正是他一生開罪多人四方樹敵之故了。例如：吳佩孚前在洛陽與高采烈的做其五旬大壽，北方軍政要人均送厚禮去賀他，而馮却送一瓶清水去！真是「冷水澆背」了。又如他開得從前武漢政府中有不依時開會，而開會時又常備有茶點等于席上（按他眼光看來是奢侈生活），于是親寫了一副對聯送給他們，聯語云：「三點鐘開會五點鐘到齊是否真正革命精神？半棹子餅干一棹子菓木忘了前敵飢寒戰士。」復襯以「完全官樣」四字的橫額。在他則以為言行懇直自居諫友，而在人之不諒者便簡直以為有意挖苦刁臉，罵聲「討厭鬼」了。

這樣的人又最容易養成獨立的品性。沒有人能以任何勢力屈伏他于足下的。這種倔強不撓奮鬥到底甯死不降的精神大抵是廿年來支撐西北軍的骨幹。他的思想和判斷也是獨立而不受別人支配的。在他左右的什麼人都有，人人都可以自由發表意見和條陳計劃，他也洗耳恭聽，然而他總是講最後的話者，他終是自行判斷發號施令者。看哪！那一個大軍閥大官僚沒有三兩個政客，智囊，軍師，或老夫子，常在身旁以作運籌帷幄之工？而馮向來沒有。徐謙氏為馮之熟友，有時常在其左右，惟馮待之只如老友，未

必言聽計從，甚至常常與他抬槓，有時且幹到面紅耳熱。無論軍政大事馮都是自己出主意的，這樣當然有一利一弊。弊者則以一人智力見識究屬有限，考慮偶有一失大錯即以為鑄成，或足以牽動全體和全局了；而利者則在惡劣環境中不易受人包圍，利用，愚弄，和瞞騙也。

馮氏待部下極為威嚴，人人見了他都肅然敬畏。其顏色語言稍現不滿意，人人即覺如芒刺在背，震懾不已。但是此中有一矛盾點：在一方面其威固足畏，而在他方面其德極可懷。他宅心是非常仁厚，待人誠懇，富有同情心，尤篤于眷念舊友，且善體恤人的疾苦。其待將領及士兵之行爲態度及精神，真如手足子弟。部下之兒女及家室，彼亦極為注意，分設學校以教育之。對於受傷的及陣亡的戰士之撫卹，救濟及照料更無微不至。他深知官佐們的窮苦，常暗中給予他們家屬之所需。我常與跟他多年的老軍官談話，他們總覺得跟「老總」辦事，苟盡心盡力的幹下去，他斷不至難爲人的，是以部下兵士將領們都感戴悅服，樂于死心塌地的跟從他，而從來沒有一人倒戈。在其部下服務，生活苦誠苦矣，但是雖然不能至飽死，而亦斷不至餓死。人人對於他都起了一種神祕的信仰，其人格之攝力和威力竟能達到最下層之兵士，以故全軍數十萬人能

團結一體，羣奉馮爲頭腦及中心。至其對於本軍而外的人，有許多人責罵他謂他居心險詐反覆倒戈等。然而我經過半年平心的批評的研究，乃敢下一結論：他待外人亦同本軍一樣真誠仁厚，而每次所謂險詐倒戈等事，沒有一次不是人先立意謀害他，故不得不起而自衛的。（事實詳後。）最近他待靳雲鶚，田玉潔，劉鎮華諸部都很不薄，此爲我所親見確知，而靳田則先後叛變，劉之下兩軍突然降魯。（劉氏本人則竭誠革命努力奮鬥外間傳其降敵不確。）嗚呼！馮不負人，人負馮耳。我昔亦曾以懷疑態度對馮，今則深明底蘊，本諸良心，不得不爲其呼一聲冤矣。

馮氏之得軍心也，非徒以威嚴及仁惠，更有一大要素在焉——即是公道。軍律賞罰嚴明，無論官職高卑都受平等的嚴厲的軍律之制裁。若軍長師長旅長之被打軍棍，或罰跪，或記過，或釘鐮，或監禁，或撤差，是吾人所常親聞親見不能一一數矣。（按前二者——打軍棍及罰跪——今已廢除。）但是全軍沒有人害怕將被總司令枉殺的。且馮氏用人又大公無私，死有政治家風度。彼自用人之標準曰：「不問其親不親，只問其賢不賢，不問其鄉不鄉，只問其能不能。」今夏其族弟某從遠道至洛陽謁見欲求一差事，馮以其碌碌無所長，始終不之見，謂「本軍只許有一個姓

馮的」。其胞兄某，人稱爲「馮大爺」，但一向只是「馮大爺」耳，未聞其被稱爲什麼「長」也。他有小舅一名曾在大學肄業，有才可用，在譯電處供職，固亦舉不避親也。此外其能與士卒共甘苦則于其簡單質樸的生活見之。彼日常之衣食與士兵同等，在張家口時家住泥屋。每有戰事則出居于帳棚。凡此足見平等公道之精神之表現，而全軍因此無怨言。彼自與南軍會師于徐鄭後，曾批評南方軍隊，謂軍士衣履不全而官長則衣美服，履皮鞋，且披橡皮雨衣，乃以南軍生活太不平等爲不良現象，且與本軍軍官相會大有相形見拙之感而或至惹起妒恨心——所恨者彼此同是革命軍人而南北待遇相去太遠也。其然豈其然乎？敢質諸南軍之負責者！

對於馮氏人格之分析尙有二三點之可述。其一，馮雖剛直莊嚴，而又極爲滑稽，演說中及談話中常說笑話，莊諧並雜，時惹聽衆萬數千人軒渠大笑，雖聽其講話至二三時迄無倦容。其次，彼極富于感情，一有苦痛或悲哀之感觸則痛哭或流淚，不懂心理學者或以爲怪爲僞焉，其實則或笑或哭或喜或怒皆同出一源——即情感是。天下之至剛者常爲天下之至柔者；無他，凡情感生活有充分之發展者皆有此至情之表現，不足怪也。復次，馮氏爲一個實際頭

腦的人，是一個實行家和組織者，而非理論家和玄想者。他不大理會空洞的思想和觀念，而惟注重「實事求是」和「腳踏實地」。每辦一事都有具體的計劃，按部就班，事無大小均躬行實踐，而務求成功。其意志之堅強自是其一生成功之大祕訣。（後一段詳述。）從哲學上言他是一個徹底的實驗主義者。至於他一生好勤勞，愛工作，都是這品性之表現。猶記我第一次見他是在兩年前在張家口新邨內。時尚極早，余從窗外看見一高長大漢穿藍布工人衣服親到各處巡視各種土木工作。友人告余，此即邊防督辦馮玉祥將軍也。是日所巡視者則為馮夫人所倡辦之婦女補習所新建之茅廁也。直至現在他自朝至夜仍勤工不輟，不肯輕廢寸陰焉。

至其個人私德則亦甚可稱述。彼有一妻，即李德全女士，為燕京大學畢業生。曾任北京女青年會幹事，於治家訓子之外兼努力助馮教育軍官婦女及慰勞傷兵等事，全軍皆德之。馮不吸煙，不飲酒，無惡嗜好，操守廉潔，態度謙虛，自奉極廉，生活單簡。他深信刻苦為成功的要素，但他並非以刻苦為積極的道德，不過以為全軍數十萬弟兄和全國數萬萬同胞衣食猶不足，何忍一人獨享福樂。待弟兄們同胞們俱有福樂可享之時方是自身快樂受用之時，而

且以國難方殷真心愛國者非「臥薪嘗膽」的真幹，不能有成也。（語見其講辭。）以故他的生活，和士兵沒有什麼分別。由潼關往鄭州時，副官處為其預備了一輛花車，他很滿意的說：「我的部下弟兄們都是坐貨車，何以我要坐特別好的車呢？」於是捨花車而改坐鐵蓬貨車。及車到站時，他雜兵士中走出來，他的服裝與一個兵無異——全身衣服均是灰布，背負雨傘和饅頭袋。因此到站台迎接他的人都不認識。及至他跑到諸國府委員旁邊，拱手多謝，諸位才知道，不覺相視而笑。他的生活理想，像是希臘的斯多噶派；他訓練部下有如希臘之斯巴達人；他的治軍精神，有如英之格林威爾；而他個人私德操守則真是一個清教徒。

半生之奮鬥

由前所述，我們可知馮氏人格中最強的分子乃是堅強的意志。這是支配他一生和令他成功的要素。他的堅強意志自幼至壯都彰顯的表現于其奮鬥的生平，而成為一個苦心孤詣「自造的人」。

他的父親雖是帶兵的，可是清廉得很，家裏一貧如洗。馮氏十餘歲即投入兵營補一兵額了。他自幼失學，入營時仍是目不識丁。然而他立志向上，最愛讀書。于是在營中

一有暇晷自己即埋頭認字念書，不跟着他人在外胡鬧。所有軍餉，均盡力節省以爲購書之用，兼買書贈給同營的弟兄。有一天他在營外碰着一個賣燒餅的老頭兒，與之閒談，乃知其本是一個破落的窮秀才。他即想得妙法請其于夜間做完買賣之時教他讀書，每月奉以束脩二千錢。老秀才答應了，馮有老師，更苦心求學了。營中規矩須要早睡，他却偷偷的起來燃燈念書，同營的要睡覺，討厭他的燈光，屢與爲難，他又想得巧妙的主意——私在泥壁上挖一個窟窿，晚上藏小油燈于其中，捧書背讀，如是光不透于外不致擾人，乃得安然用功。如此鑿壁藏光之讀書法，真是媲美古人之負薪掛角囊螢映雪矣。後來學問長進，而研究軍事學亦大有心得。有一次長官考試，應試者多國內外陸軍大學畢業之士，馮亦與焉。主考官爲陳宦氏。榜發，馮列第一。比陳知其非學生出身，乃手批「氣死學生」四字於其卷面，因此同營者遂呼之爲「氣死學生」云。

他苦心攻讀好學不倦的習慣，二十年如一日。至今每晨三四時即起床，先讀書一小時，終日一有暇時即手不釋卷。他所最愛讀的，如曾左治身治兵的文章及經濟政治軍事學社會學等書，三民主義尤其所熟讀之作也。有新思想新主義出現更喜研究之，故其頭腦是新的，動的，和進步的，

不知者輒以「宗旨不定」四字詈之也。他又好寫字，習顏體，頗勁，善作擘窠大字。高興時他也吟幾首詩。以一個十餘歲尚不識字之小兵，三十年後竟能了解現代思潮，世界大勢，于歷史，地理，兵學及各種主義學說幾無所不窺，生活及談吐中居然有儒將風度，亦算難得之至了。

一個熱誠的愛國者

不知在他一生中甚麼時候，愛國愛民的種子竟然播在他的心裏，他便立志做救國救民的事業。他要爲中國練成極強極好的軍隊以達到其救國救民的理想。廿年來他練兵之苦心正與其求學之苦心相同。結果便有今日之西北軍。（他練兵的方法亦有許多是自己發明的秘訣，成績人所共見，惟未得其許可，格于軍律，余未便宣布，以免罹洩漏軍機之罪也）他抱定救國救民的宗旨專心練兵凡有可以助其得達目的者，無不即取以爲工具，這可以解釋他十餘年來爲甚麼那樣熱心信奉及宣傳基督教，又可以解釋他近年爲甚麼率全軍加入國民黨竭力奉行三民主義及努力於澈底的革命了。我們研究西北軍的歷史，看見其安樂的日子實少，而常時俱在于艱難窮苦頓仆流離之中與惡命運惡環境惡仇敵誓死奮鬥，而後得生存至於今日，馮氏一生支撐于

其間，其志行可謂堅苦矣。

馮之治軍並非徒靠個人之感力，每日必以救國救民之教言諄諄訓誨軍人，以故全軍都肯爲國犧牲。從前每人右臂繫一圓徽章上有國民軍之口號曰：「不擾民真愛民誓死救國」。民族主義與愛國精神殆軍中最大的維繫力也。或疑其有自私自利的野心者，如果的確，則彼自己也站不住，終必被其部下打倒，因其揭出救國救民之目的訓練人，苟其部下見其所行乃自私自利而仍能服從之者精神界無此理也。嘗聞其考驗新兵時，每問：「有人要做皇帝時，你怎樣對待他？」則曰：「殺死他。」又問：「比如我馮玉祥要做皇帝，你怎樣對待我？」則答：「殺死你。」又有一次在西安，馮高站在閱兵台上對部衆萬餘人講話，馮舉手向衆大聲疾呼：「如果我馮玉祥不是救國救民只爲自己權利地盤，你們那一位弟兄都可以開槍打死我。」當下全場寂然無聲，一種肅穆莊嚴忠義浩然的氣象似乎塞滿天地。我當時站在台下親聽此言親睹此狀，心裏大受感動幾乎至于掉下淚來。馮氏言行之感動我個人以此次爲最烈。

又以往事爲證。當十三年國民軍班師回京，直系既倒之後，江浙或兩湖之地盤任其擇一，而馮甘捨富庶之區而願入邊陲瘠地以實行其開闢西北之計劃及貫徹其練兵救國

之初志。後來國民一軍犧牲戰士萬人苦戰經旬而後戰敗李景林而獲直隸，而馮即撤兵北返，舉此地盤以讓給孫岳。觀此數事及證以其平素之刻苦生活而仍有謂其懷自私的野心者，吾願其人舉事實以爲證也。

馮之愛國主義更可在其對待外國人之事實數則明見之。彼身未嘗握有全國政權或號令政府之權，然其在處處服官都能保持國權國體及反對外人之侵略。昔在湖南常德鎮守使任內，有天主教神父包庇一犯罪者，時薛篤弼氏爲縣長無法提人，馮親自帶兵臨教堂門向神父取犯。神父不肯，馮乃號召民衆集于教堂前高聲演說神父庇犯之不是，並手捧鐵守使印奉與神父，謂如其在本地國而有這樣大權則自行告退而請其負地方責任。時羣衆皆爲馮後援，聲勢洶洶，喝打喝殺，大亂將發。神父見勢不佳，忙打恭作揖，謂如此鬧下去彼再不能在本地傳教了，即應允三天之內將犯人送出。其事乃罷。

在西安督軍任內，有二英人攜槍來陝四出狩獵而並未照會長官。馮于其回城時收沒其以獵得之獸並責其賠償，且申斥其不法行動。英人大恚以爲有辱其帝國之光榮體面，事後即以此報告本國煽動其國人仇馮。英人之深恨馮氏者實肇始於此。

在張垣督辦任內，有俄人三美八二由北京乘火車至綏遠。抵站後，守兵檢查行李，俄人即開箱傾篋矣，而美人獨不肯。馮復申令必須依法檢查，否則不得通過。美人大怒，仍不服，乃走告其領事，謂曾走遍中國十七省向未受檢查，今在此彈丸之地乃受此辱，實所不甘。美領事答曰：「中國那十七省都是睡覺的，而獨有此小小地方是清醒了；你們還是遵從罷。」美人沒奈何只得屈服。

其時察哈爾有外人立畜牧公司養羊數萬頭。馮於冬季忽下令盡行收沒。外領大起交涉，馮答云：「即在不平等條約中，有那一條是許外人在內地畜牧的？」外領無言可答。交涉勝利了，全軍於是飽嚼一頓羊肉，取得羊皮又製為軍衣。未幾李景林與國民軍開戰於京津，數萬軍人在冰地上作戰多時而卒能取勝者，此大羊皮軍衣之禦寒與有力也。

又有日人某氏到西北觀察畢，至張垣謁馮，盛稱其治績足媲美日本之治高麗。馮聞言勃然大怒，而斥之曰：「中國是獨立國，奚得以高麗相比耶？」日人之言或出於無心，而馮之力爭國體不甘受一言之有意或無意的侮辱，其愛國熱忱可以見矣。

及五卅慘案發生，馮發電最為激昂，誓以全軍為愛國運動之後盾，痛詆帝國主義者之慘無人道，並發表宣言告

全世界之基督教人民請主持公道維持人道以符教理。英人恨馮更為刺骨。自此之後帝國主義的機關報遂時時以馮為攻擊之目的。自西北軍正式加入國民革命後，此等報攻馮尤烈，造謠中傷，立論詆毀，幾乎是有定期而出現的。嗚呼！中國的愛國者苟能成功，帝國主義將不打而自倒，孰能怪其狂吠亂咬哉？此不過彼輩自保的本能之表露耳。或謂馮苟能稍用智術政略與外人週旋，冀獲得其好感，於未成功之先不應多作激烈的反帝國主義的表示以免外國之反對。噫！此馮之所以為馮歟！

關於馮氏與蘇俄之關係，不能不在這裏說幾句。在兩年前國民軍即遠戍西北，四圍都是強敵，而自己沒有一個海口，又沒有兵工廠，一切軍用品都苦不足而又無從購買。當時情形實在苦極慘極，從外洋買了幾部汽車，道經天津也被李景林扣留。至於其他軍用品，此路更不進行了。但是西北軍不得不圖自存。當時即由國民黨介紹與蘇俄接洽接濟軍用品——這一層舉世共知無容為諱。然而都是用價購取，並無喪失權利貽辱國體的密約。去年張作霖與帝國主義者勾結在北京圍搜蘇俄大使館，搜出無數重要文件，宣布於世，其中有些是關於馮與蘇俄之關係的。豈知這些文件不特不能證明馮曾訂立甚麼賣國條約，反發現蘇俄不

大信任馮氏，謂其爲非真革命者因而不肯接濟其全部需要之內幕。馮自己以前也不知爲什麼一向購槍一萬只得一千，購彈百萬只得十萬，至這些文件披露之後乃知俄人之別有會心也。圍搜使館一段故事，在我們看來實是近年苦悶黑暗的政界中的大笑話——張作霖等之舉動結果反爲其唯一敵人表彰美德，證明馮氏並非「赤化」「賣國」如其所加上之罪名。在這一層西北軍當感謝老鬍子之客氣厚禮啊，呵呵！迨至南口退師之後，一年以來西北軍絕對沒有受過蘇俄一槍一彈一文錢的接濟，這是我可作證的。自清黨以後，軍中從前之俄國顧問及共產黨員均已離去了。至於西北軍現在所用之子彈器械來源，一則是由國民政府接濟的，次則是在滬漢購原料運到河南鞏縣兵工廠（該廠甚爲完備原值一千五百萬）及開封製彈廠自造一些以應急需，而購料費則亦國民政府所接濟者也。最近又有兩大批糧食子彈軍械鐵甲車等是兩個人特別派員押運送給西北軍的；二人爲誰？張學良張宗昌是也。至於軍餉，則西北軍人不知發餉爲何事者已歷三年矣，一向至今只是就地籌得一些款以供全體一日兩頓黑饅頭而已。以上數點既明則懷疑者當可釋然矣！

馮氏也沒有什麼政治的野心。他向來不欲登政治舞台

把持政權，雖然從前也曾有過好機會。現在也不願幹，惟抱持訓練軍隊以救國救民之初衷，兼欲就地弄得地方好好的使人民得享福樂而已。他表示恪守黨義黨綱和黨的政策兼努力實行三民主義。除了黨的政策之外，他自己沒有什麼獨立特殊的政治主張。他誠意盡力服從本黨及擁護國民政府。可是他卻有幾種意見：（一）全黨的統一——集中革命力量以完成國民革命，如有問題則開會解決，少數須服從多數，萬不要自行分裂；（二）建設廉潔的，公平的，真革命的中央政府以爲全國的樞紐，最要的是免除腐化，惡化及官僚化，而有一種具體的建設的建國計劃且積極實行之；（三）政治建設須爲大多數人謀最大的幸福，尤注重被壓迫階級之解放及其生活之改善；（四）關於外交，他悉聽中央主持，並無局部的對外行動和主張。惟以國民資格及在一個革命者之地位，他盡力謀取消不平等條約，並督率全軍努力奮鬥拚命犧牲以求其實現；（五）至對於革命方法，他最反對無紀律的暴民殘殺及社會自殺的行動，而主張由革命政府假法律手續以改善一切不良現象而實現三民主義。此外他亦曾表示盼望本黨及全國人分辨清楚孰是軍閥就是真革命者，而不要盡罵一切軍人都是萬惡軍閥。這樣的表示大約因爲其全軍數十萬赤心救國的健兒在飢寒

交迫中經年吃苦奮鬥革命，而有許多地方仍不爲同志同胞們諒解之故。想我愛國的同志同胞們一明白馮氏及西北軍之真相，對於馮氏這樣的小小牢騷語和以上的政治要求斷沒有不表同情而允接受的。

一個忠實的革命家

馮氏是一個革命者。反革命的人罵他是慣於倒戈的；帝國主義者罵他爲無信義憤賣友的；若一般奴氣深重的更罵他是賣主求榮大逆不道的奸賊了。然在一般抱愛國主義者站在三民主義的立場上來評判他，都以爲馮氏近十餘年偉大驚人的舉動無不是他富而烈的革命性之充分表現，即使脫去帝國主義色彩而愛公理無偏見的外國人也有同樣的見解。是功是罪，那全看批判者戴着什麼眼鏡來觀察罷。

由以上的敘述看來，馮之革命性實有社會經濟之背景。他出身于無產階級，一身一家飽受經濟壓迫，且處於其環境中而爲其所深識的人們都是飢寒交迫顛連無告者。他剛直勇俠的品性和力爭上游的大志既不容其受此惡環境惡命運之征服和軟化，則由社會的不滿意而至於反抗正是自然結果，此即革命的種子也。後來馮身處于萬惡叢集的北京軍政界，目視官僚軍閥淫惡驕奢的生活及種種禍國殃民的

行爲，他的革命性更得刺激而發達了。而其所信之基督救世善惡不兩立及犧牲救人等教義亦適于此時發展于其人格，而助其革命性之發達。凡此皆是其革命性的背景。今請進而敘述其革命的歷史。

馮自清季投軍，其始只有苦心求學力圖上進以反抗環境的壓迫之苦志苦行，而仍未有三民主義的革命思想也。他曾告訴我們說，光緒皇帝死的時候，他哭了兩日兩夜。當時有一個同營的朋友私自薙了髮，他大罵那朋友無父無君，說他不忠。後來有兩個革命黨朋友——王金銘和施從雲——送一本「揚州十日記」給他，他看了才知道滿清非我族類兼虐待慘殺我們同胞，自是恍然大悟，民族的革命思想乃勃然興起，自是即與此友及其他數人密謀倒清了。宣統末年他任八十標管帶，移住新民屯，祕密組織武學研究會，圖謀革命，與張之江李鳴鐘張樹聲等爲同志，後又移住灤海，密謀響應南方。不料事機洩漏，有王施等三位同志被王懷慶殺掉，馮遁解回籍，其餘則驅逐出營。民國元年，馮再投陸建章部，充新兵營長；民國二年升團長；三年隨陸入陝，升任旅長（即名馳全世的十六混成旅，爲西北軍的基礎），繼入四川。民國五年，蔡鍔在雲南起義討袁，馮被派往攻之。他向義心切，即在敘瀘間與蔡聯合，

共賦同仇，並逼陳宦宣布四川獨立，袁世凱聞陳獨立，因而氣死了。

民國七年，馮被調率兵南下與護法軍政府戰。馮久已傾心革命，師次湖北武穴，忽率其十六混成旅通電宣布獨立。其告段氏電文略謂段對德宣而不戰，對國人則戰而不宣，本人但願率師與外敵死戰，而不欲參加國內無宗旨的內爭以殘殺同胞云云。段大怒，下令免其職，並立調二萬人圍攻之。時馮旅僅有萬人，明知不敵乃極力運動，始得改調駐湖南常德。事後，馮嘗自悔孟浪，以為既有革命之熱忱，然欲圖大事必須具相當之實力為後盾，苟輕舉妄動，鮮不至枉犧牲健兒之寶血也。自得此次教訓之後，馮之行動及表示愈為謹慎務求穩健不再輕于一擲矣。

民國十三年班師回京之役，在革命者的眼光觀之實為馮氏首都革命之偉舉，而馮之被世人唾罵者亦始于此役。蓋多人以其既驅黎元洪以造成賄選，復倒戈以塌曹吳之台，乃大悖中國倫理上之忠義兩字也。我為此事費了好多工夫和精神，乃探究得其中黑幕和事實。

馮氏之與驅黎賄選二事始終毫無關係，只因一時上了人家的大當遂蒙不白之冤。初，徐世昌定了一條毒計，叫其走狗王懷慶對馮謂軍警無餉，不如組織一個軍警聯合會，

聯合勢力要求發餉，必易得手。時馮部衆數萬人久受窮困之苦，一時不察竟答應之。後來派蔣鴻遇為代表與其他代表等為此事共入總統府謁黎面述軍警苦况。不意王懷慶已先往黎處告密，謂此事全是馮幹的，以索餉為名而實意圖不軌，但與彼（王氏）本人無關云云。及黎一見代表等即拍案指蔣怒罵一頓，謂已知彼等來為逐我而已。蔣當時受此滿腹冤氣，回報馮氏。馮也氣極，即盡調其留京兵士回南苑，自己也不再到北京，于是曹錕之走狗等乃幹出雇流丐，圍公府，斷交通，驅黎，截車，搶印等事，而且背簽馮之名于電文，而馮遂蒙冤莫雪矣。徐世昌此計名「一計害三賢」，結果，黎，馮，曹三人遂着了道兒，洵毒哉！彼等進行賄選事時，馮反對最力，曾親到保定誠懇勸曹勿幹，談話至三小時之久。曹面允矣，乃又受一般攀龍附鳳者包圍，卒不得不一過總統廳。此則驅黎賄選二幕醜劇之內容也。

後來吳佩孚張作霖各因私憤而再釀成奉直戰爭。馮與孫岳，胡景翼，王承斌等，本預定同時倒吳倒張之計劃。如果完全成功，則于中國前途確有大利，可惜後來軍事變化，反給奉張入關之機會，實出乎意料之所預及也。此計劃實創自孫岳，馮先贊成之，復邀胡王二人加盟。（後來王氏不積極幹下去但亦不洩露）孫胡均老同盟會之革命黨

人也，乘機實行初志，自是正當。而馮則因種種原因而決心幹此。彼之待吳向是友好。民國十一年奉直戰起，馮以聲討國賊，應賦同讎，乃由陝西率全師間關千里赴援。張之江（時當旅長）率兵三百人守鄭州，戰退趙倜趙傑十倍之衆，而後方得以安全。時吳被奉軍包圍于長辛店，形勢極危急。李鳴鐘（時亦當旅長）率勁旅忽從間道抄至奉軍後方，盡繳圍兵之械。吳氏得此救應僅獲保全。然自是之後吳即嫉馮，宛有不能兩立之勢，蓄意消滅其實力矣。

戰事既定，馮任河南督軍，駐開封，而吳則駐洛陽。吳令各縣官以全省錢糧賦稅均解至洛，事事掣馮肘。且馮治豫不數月政績斐然，聲譽播中外，吳妒焉。馮又招新兵二萬人，吳益忌之。吳乃設法崇以陸軍檢閱使虛銜而迫其離豫入京，並扣留其新兵。馮用計以新兵打舊兵旗號先行北上，幸得通過，正式舊兵乃續去，全軍始獲保全。此吳排馮之初幕也。

入京後，馮軍住南苑二年，接濟俱乏，困窮不堪，其間受吳之壓迫，不可勝舉。直迄奉直之戰再啓，吳以馮任第三軍出發熱河攻奉。馮以此次之戰僅爲吳張私人爭氣洩憤，大害于國計民生，故最初即表示反對，然以勢孤力薄，其言之效力直等于零。彼嘗有密函遞曹錕，陳開釁之非計。

不意原封送還，函上有吳親批「少說話」三字，馮之憤悶可想。時吳入京迫其出發，而餉彈衣糧一應軍用品俱不爲之備，驅之作戰于熱河荒漠奇冷之地無異送死。其實此乃吳借刀殺人之計也。吳迫其出發，復密派胡景翼監視之。彼給胡以鞏縣所製之機關槍五十挺，並囑曰：「你拿這五十挺去打張作霖；打完了，留起來還有用處。」此卽孔明留下馬岱以斬魏延之錦囊妙計也。殊不知胡曩歲隨馮由陝出關轉戰，志同道合，親如骨肉，卽直以吳之言告馮，乃確知吳之決意謀己矣。

馮之倒吳固爲反對私爭且爲自存計，已如上所言，然亦有很大之革命意義。蓋自民國成立後宣統仍蟠據宮中，而清朝之一應附屬品，如帝號，年號，封爵，朝儀，衣冠，豚尾……等怪物怪事仍與民主政體有平行的存在，且曾有復辟之罪。以馮孫胡等民族思想之發達，乘機一舉剷除之，確爲民國之福，是完成辛亥革命之舉也，故當時清議有謂是役也只是逐宣統廢清室一端已足爲馮等有功無罪之保證，在民國史中的是革命的成功也。（吳稚暉氏卽代表此議論者）而且以曹氏之賄選實爲民國之大污點，馮氏早已表示反對，上已言及。曹氏在位復任用僉壬，至無惡不作。當時北京政府之腐敗淫穢爲民國有史以來所僅見。以素抱清

教徒的道德觀念及嫉惡如讎之馮氏屈處其中，其不滿意可想見，况屢身感切膚之痛乎。例如：曹吳曾購意大利軍械一大批，已決定撥一小部分與馮，見諸明文，及馮往領，竟不可得。當時乃有人密勸謂非送些禮與上頭不行。馮急于應用不得不羅掘十萬巨款以爲其代價，乃得到手，此一舉也。及出發赴熱河時，曹撥款六十萬爲開拔費，但一過其嬖人李彥青之手即被其侵吞三分之二，此又一事也。（後來馮軍回京即槍斃李，未嘗不因此）馮感受此等苦痛至不可忍。一舉而肅清醜類，苟深悉此中内幕者，孰不謂其爲革命之舉乎。馮孫等既定舉義計劃，馮乃假爲出發，而暗中留將鴻遇率精銳一旅人密藏于京中以助孫岳。（此舉異常機密當時曹吳絕不知道，卽事後外人亦鮮得知。）而大軍則出京北上故遲遲其行，至灤平督師反旆，急行返京。十三年十月廿三日國民軍之名號與旗幟出現于北京矣。

班師之後，衛戍北京者爲虎將鹿鐘麟氏。氏爲一手經理驅逐兩統者——（謂總統及宣統）。彼率重兵坐鎮于此者垂一年，京畿治安秩序之佳爲民國以來所僅見，復秉承馮氏之意竭力保護民衆運動，愛國運動，及革命運動。先總理之能安然瞑目于首都，視得享中國有史以來最榮盛的喪

禮，革命思潮之得以散播于北方，羣衆活動之得以樹基于此「奴氣深重」（周作人語）之帝制根據地者，未始非國民軍十月廿三日一舉之功也。蓋是時西北軍在名義上雖未加入國民黨，而精神上理想上及實際上已與本黨一致而且協力合作于革命事業矣（西北軍加入國民黨後之革命史余另有講辭發表茲不贅）。

西北軍之特點

我們要知道，國民軍是完全由馮氏隻手所造成的，經有廿年的歷史，自有堅固的團體，整個的系統，因而發展了好幾種特性，今分條略述之。

一，紀律森嚴「甯餓死不奪民食，甯凍死不佔民房」，就是該軍的格言，且能心口如一，言行一致，故無論到那裏，真是秋毫無犯，雞犬不驚，因而甚得民心，爲民衆所歡迎。每遇撤防他調，老百姓處處無不攀轅痛哭，如喪考妣，如失靠山，確能實行「不擾民真愛民」的口號。駐在北京三年，絕無欺負百姓的事情發生，只有百姓欺騙他們罷。大概有些奸商小販，知道他們買東西是不能講價的，便故意要貴些。兵士如果和他爭價，便犯了強買強賣之嫌，恐怕要軍法從事了。張垣退師時，窮百姓還在車站搶

他們的東西，兵士觀之相顧而笑也。「國民軍是老百姓的軍隊」，這是軍中最新的口號，也是該軍實在的性質。

二，作戰勇敢。「戰時如猛虎，平時如綿羊」也是該軍的口號。一到戰爭的時候，官長士兵都像生龍活虎般。現在前綫作戰者如鹿鍾麟，宋哲元，劉郁芬，孫良誠，孫連仲，韓復榘，石友三，馬鴻逵，劉汝明，張維璽，趙守鈺，鄭大章，吉鴻昌，梁冠英，馮治安，門致中，楊虎臣，鄧寶珊，韓占元，韓德元，……等等均如一羣下山猛虎，其戰績不可一一詳述矣。每遇作戰時，軍長師長常有身臨前綫上開槍的，因此馮每於作戰時反要下令不許各上級軍官身赴前綫，因為恐怕他們過於勇敢冒險犧牲而置部衆於危險的緣故。奉軍是很怕國民軍的，叫他們做老綿羊，（因國民軍冬天穿老羊皮之故）。一聽得老綿羊來了，奉軍便有些胆戰心驚了。西北軍中最精銳的一部是大刀隊。隊中每一個兵有一桿長槍，一桿自來得手槍（駭亮），和一柄大刀。臨敵的時候，三件東西先後施用，嗚吡吡，所向無前，沒有能抵擋得住的。大刀到處，但見血肉亂飛，屍橫遍野，真是無堅不摧，無敵不克。那些白俄兵，雖至兇悍，惟有大刀隊可以收服之，因為他們雖或不怕槍彈穿胸而死，惟一想想大刀撇到殺頭而死，甚或皮

開肉裂而又不能死！此時他們自不寒而慄了。全軍每軍每師每旅都有大刀隊。隊兵挑選極嚴，訓練極苦，刀法則皆中國國技也。從前作戰時每兵臂上佩一皮章，上書：「我們作戰，先用子彈；子彈完了，用刺刀；刺刀鈍了，用槍頭；槍頭破了，用拳頭；拳頭打壞，用口咬。」故所部官兵，勇猛異常，只有戰死，沒有降敵的。且常常以少勝多，轉敗為勝，均勇敢所致也。這一次與奉魯軍閥作殊死戰，因子彈缺乏，故常於黑夜衝鋒，惟賴白刃橫飛血肉相搏之戰術，卒殲滅頑敵，亦可謂悲壯矣。

三，忍苦耐勞。以西北軍與南方黨軍比較，大抵南軍輕捷靈巧，精神活潑，而西北軍則能忍耐勞苦，作戰持久，故各有所長。馮軍每天操練數小時，晴雨寒暑，都無間斷。此外又加以種種武術及運動，真真磨練到銅筋鐵骨。兵官們每天只食兩頓黑饅頭。行軍時每人背一糧袋，預備多日之食品。在盛暑時饅頭為汗所淹每至發臭，而兵士也一樣的吃。常時千里行軍，三兩天沒得吃沒得睡，他們也能一樣作戰！如馬鴻逵軍及吉鴻昌師此次出關即受此苦。去年夏間，第五旅由甯夏往救蘭州，於八日間走路千二百里。又第二師手槍團（即大刀隊）赴隴東作戰時，每人身負軍器雜物共六十四斤，而竟於廿四小時內跑二百四

十里路。這可見西北軍能耐勞吃苦之斑斑了。

四，質樸不華 該軍官長士兵，幾已忘記了發餉是甚麼一回事。別的軍隊，不發餉三個月，便要嘩變，可是馮軍三年無餉發，也沒有什麼怨言。在西安時，官長每月只准借生活費十元，士兵折半。到豫後官長准借廿元，省政府委員以至軍師長俱一律如此。最近官長每月只准借菜錢六元，兵士三元，全軍一律如此。每天的伙食，也惡劣異常，軍中說是吃「革命飯」。所穿的衣服，官長士兵都是灰布。馮總司令一衣一食，也與軍士同等。因此部下都覺得很平等，大家心悅誠服，毫無怨言。軍官士兵待人接物，很爲友愛和平，遇事謙厚實在，力戒虛浮奢侈驕傲等惡習。這不能不歸功於馮總司令個人人格之威力及歷年基督敎精神之薰陶之效力了。

五，溫良純潔 該軍因注重精神的訓練及道德的敎育，故知道與人民平等，並能努力爲社會服務，崇尚清潔的生活。某政治家說，「勇敢溫良，該軍兼而有之。」這的真是確的。派來跟我的一个傳令兵，他也曾身經大戰三次，殺過敵人無數，但有一次我叫他去宰一隻鷄，他拿起刀使戰慄起來不敢下手。他說：「這鷄是沒有罪的，我怎忍殺他呢？」國民軍的真精神，都表現出來了。一個人要他又

勇敢又溫良，是很難兼備的，因兩種德性似乎是相反的，惟該軍可以受之無愧。每開差到各地，隨處修橋整路，疏河掘溝，掃街洗路，爲農人闢地耕田及助其開耕收割等，地方人民，感德不少。十三年全軍修築京兆永定河免除水患，地方人民名其堤爲「馮將軍堤」以紀其功。從前在京有貧血的病人要注射人血才能救他，官兵們數百人爭報効生血。馮氏自身亦嘗爲部下放血。前年在北平時據協和醫院的美國醫生說，國民軍患花柳病的數目在世界軍隊比例最少。有此清潔的軍隊亦爲吾國之一點光榮也。

六，好學不倦 馮氏一生苦志求學，已見前文。他一起做官即以其經驗訓練部下，所以歷來西北軍中普通教育幾與軍事教育齊其地位。一般新兵大多數是由農田間來，知識都是落後，但一入伍即無異進了學校，強迫研究各種功課。日間習兵操及上課，夜間則自習寫字之時也。雖在戎馬倥傯之中，而弦歌之聲，不絕於耳。軍營中敎育制度好像學校一般，分級敎授，秩序井然。所部將官，除少數人是國內外陸軍大學畢業者之外，大多數是在該軍行伍出身。大概兵士或下級官佐中之聰明勤力及有成績者則選入敎導團，上中級軍官則入軍官學校或高級戰術研究班，或送往外國留學。各受過相當訓練之後，復按級遞升。現在

馮所部軍長師長等都有陸軍大學畢業的程度，旅團營長等至少有中學畢業程度。這都是在軍中研究和實習而得的。國內外陸軍大學畢業之參謀多兼任教官。而且軍中素重精神教育，凡長官均時時向部衆講話，諄諄教誨如父兄之於子弟。十餘年前馮即親手編定精神教育書以爲課本。前時更以基督敎倫理及精神訓練全軍。以故愛人救國犧牲清潔之訓皆該軍之精神教育之要素。今則努力以黨義爲訓練之資矣。馮氏之與西北軍非徒是個人感情之結合抑亦精神主義之大結合，故團結力能顛仆不破也。

七，組織嚴密 在別的軍隊，軍長所任用的師長，多是自己私人，師長所任用的旅長，也要是自己的心腹，旅長之下的團長，團長之下的營長，大都如是。惟馮軍則不然，全軍官長，自高級至下級，升降調委之權完全操於總司令一人之手，故全軍成爲整個的團體，令出必行，且又能互相監督，受軍職者對於上級官長只認職不認人，不能有倒戈之事。西北軍招兵的方法，也是與別不同的。各軍師旅長，不能直接去招兵，也不能隨便收編。北方一軍有三師，損失了兩師，所存的一師就和別軍合併而已，不能隨時隨地補充，師旅以下均如此。招兵之事，是由總司令部特設機關而分區徵募，故全軍兵士也是分期入伍，班次井然。新

兵之訓練亦由總部派高級軍官司其事。馮對於此事最爲注重，無論軍事如何忙碌必撥冗常來講演考驗，親自教育。新兵訓練成軍之後，復由總部委出上中下級軍官。所以全軍組織統一，上級的命令可以貫徹達到下級，即如馮的人格之威力一般。下級官兵也能夠明瞭上級的意思，努力奉行。全軍之組織行動即是一副機器。某外人稱馮氏爲革命家，教育家，軍事家，而且兼是一個大組織家，確有據也。吾極望此種極有效能的軍隊組織能普及於全國之海陸軍；「一切威權屬於黨」，則軍閥制度可打破矣。馮亦必樂將其一生治軍之經驗心得貢獻於中國軍制之改造也。

西北軍之弱點

以上是說該軍的優點，但如果祇有優點，沒有弱點，恐怕沒有此理，而且何以解釋昨年之大敗於張吳之手呢？這一定是原因的，我現在還要講講他的弱點。

一，地位不好 西北的地位，是由馮自己選擇的。民國十三年班師回京後，政府任他揀選一處駐兵的地方——地盤，原本他可以要武漢或江蘇等富饒之地，但他却選擇察哈爾綏遠甘肅等荒蕪窮苦區域，因爲那區域能夠養成兵官刻苦的生活，耐勞的習慣，不過交通很不便利，接濟運

輸，常感困難，地方又極瘦瘠，收入極少，土產除了糧食之外樣樣俱乏，政府又沒有接濟，因此發展的機會很小。一遇強敵久圍所以吃虧了。

二，樹敵太多 俗語說得好，「好人難做」，因馮立志要做好人，真心愛國，頭角太露了，又因其賦性簡直不肯巴結，討好，逢迎，所以常常受人們妒忌和陷害，及討人厭。一般帝國主義者和軍閥，尤其想消滅他的勢力。去年張吳等甯錫堯前嫌，聯合攻之。帝國主義者反對他尤為利害，上次與奉軍大戰時，列強通牒，即所以阻礙其軍事發展。馮率其西北軍雖不屈不撓始終奮鬥，然敵人太多難於應付，故卒有去年之大敗也。今則與南北之國民革命軍聯合一致共倒奉魯，形勢一反去年，又不能作同日語矣。

三，人才缺乏 全軍官佐，都是相從日久，其中雖有劉驥，曹浩森，石敬亭，唐悅良，薛篤弼，熊斌，鄧哲熙，何其鞏，吳錫祺，任右民……等國內外大學畢業專才參贊戎機，勞績殊偉，然而將領之大多數均是起身行伍的，如有缺額，頗皆由下級升上，不必外求，故全軍團結的精神固很充足，但外間的優秀人才，不易吸收。一旦得有新領士或擴充勢力即苦感人才缺乏，此是「自內生長」(ING OWTH)的弊病，然而中國社會不良，所謂優秀

人才，未必靠得住，即靠得住亦未必能在西北軍吃苦耐勞者。馮氏甯取其可靠者，故雖經過去年大敗後之流離喪失而全軍仍得結合一體再起奮鬥。嗚呼，馮氏之用心亦良苦矣。(全軍將領們都極憎厭「政客」視之如蛇蝎，亦利害兼有也。)

四，政治失敗 馮自己究是軍事家，而非政治家，且向以為軍人不應干涉政治，軍隊應受政府指揮，自己的目的只是練兵救國，因此向來沒有獨立的政治主張，故人們覺得他宗旨無定。但自己既沒有確定的政治概念，而事實上又不能不與政治有關繫，因此常要靠別人或擁別人執政，一旦擁戴非人政治即失敗而軍事亦連帶而失敗。間嘗論之，西北軍一向只是一種戰鬥的勢力(武力)而非一種政治的及社會的勢力。亦無政治力及社會力為之推動，為之指導，及為之後盾。結果，彼雖常有好目的好理想而前進則無正確的路途，在社會亦無穩固的基礎，只是孤軍奮鬥于混沌的時局，其能達到目的及完成理想者幾希。然而自十五年九月十七日西北軍接受黨旗全部實行黨化之後，完全接納國民黨的主義和政綱，兼受黨的指揮，且到處都有民衆組織之擁護，其性質及形勢又大異從前了。而且馮氏政治建設之理想雖或不足，然有心為善，真誠愛國，一有所知所見即竭

力奉行，且能力充足，足與有為，無怪南方北上參觀者均覺西北境內之朝氣勃勃。深望本黨的人才多些肯犧牲吃苦而去幫助他，矯正他以前的弱點，更發展其強點，使其完全成爲政治化，革命化，社會化，民衆化的黨軍，造成一個新中國，達到自由平等的目的。升官發財的機會那裏沒有什麼給人，惟是爲國爲民而犧牲吃苦的機會太多了，有志者盍與乎來！

末了，西北軍有這樣刻苦耐勞犧牲救國的精神，實在是代表我國一種新理想主義的軍隊。我們不要忘記這是本黨本國的軍隊，更不要忘記這幾十萬武裝同志日日辛苦飢寒無非是爲完成黨的使命來救中國救同胞。我們全黨和全國的人都要幫助西北軍，使能完成這個新理想主義。我們人人也要有刻苦耐勞犧牲救國的精神，國民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

(完)

革命評論 第四期

革命青年有後台老板嗎？

陳公博

中國的農民問題與本黨的農民運動

朱瑞元

北伐與反日

馬澹

打到北京以後

蕭淑宇

所謂濟案的責任問題

存統

五個問題的討論

余文公博

北伐的意義與價值

許德珩

應該馬上登記

CC公博

到底當怎樣對付日本帝國主義者？

劉侃元

怎麼樣辦呢？

彭秉離

縣自治單位的討論

陳公博

濟南慘案

陶情其

每週一冊

每冊一角

總代售處 上海望平街卿雲書局

當代 第二編目錄預告

插圖

人類的智識

Bromberg

大都市中的書齋

Wharton Eslerick

哈代、伊本納茲、高爾該畫像

共三幅

美國文明的批評

Harold Laski

戰爭是永久的麼？

Rabindranath Tagore

新時代的創造者

Maxim Gorky

托爾斯泰生活中的一日

Stefan Zweig

越飛的絕命書

Adolph Joffé

一九二七年國際政治之回顧

H. M. Searwick

哈瓦那會議之背景

永井萬助

最近歐洲反帝國主義之進展

與謝野讓

每冊實價五角

當代要聞

日本今次選舉始末記

英國婦女參政權之擴張

最流行的和平論

土耳其反共

哈代的葬儀

伊本納茲之死

逝了的哈代翁

湯麥司哈代

一聲剝啄（詩）

夕陽（小說）

里加特約通信

中國革命和政治的必然性

從廣州暴動觀察中國革命

帝國主義統治下的香港

上海的娼妓問題

宮島新三郎

New Republic

Thomas Hardy

Blasco Ibanez

漂流者

長谷川萬次郎

布施勝治

Scott Nearing

W. Wellock

哈同路民厚南里嚶嚶書屋發行



貢獻

志

貢獻旬刊 第三卷 第二期(即20期)目錄

時雨(封面)
亞納絲湖(風景畫四幅)

譚奈的百年紀念

男性的贊美者

最近的戈里基

哀阿倫

中國人對於西洋醫藥及醫藥學的反应(五)

結婚照片

拉斯金藝術鑑賞論(下)

紅樓夢裏的西洋物質文明

迎送

湖畔印象記

律師

「一路平安抵法!」

夏多布里昂的漫浪主義

發起簡字運動臨時宣言

十七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龔珏

方君璧

曾仲鳴

喬琪

書室譯

君度

江紹原

慵子

慵子

賀昌羣

慵子

陳醉雲

席珍

傅雷

華林

陳光堯

啓事：本刊每年四卷，每卷九冊。

第二卷第一期即第十期。第三卷

第一期即第十九期。自第二期第

一期起，預定日期略有改動，如

下期，第九期以前會定十期後再

期者，仍照前寄奉，待滿期後再

請按照新章續定。

定價

每册大洋一角

預定半年八册大洋一元五角

全年六册大洋三元

(國外另加郵費每期四分)

廣告價目

每期半面二十元

全面四十元

哈同路民厚里六三三

嚶嚶書屋發行

電話西一八六四

- 本代處
- 開明書店
 - 亞東圖書局
 - 新華書店
 - 春野書店
 - 光華書店
 - 協謀圖書公司
 - 南華書店
 - 其友圖書印刷公司
 - 現代的書店
 - 愛文書局

方君璧女士近作亞納絲湖風景四幅



Lac de Annecy





譚奈的生日百年紀念

曾仲鳴

— Le centenaire de Taine —

一 譚奈的生平

譚奈的門人法國現今的文學家蒲爾志 (Paul Bourget) 說道，『許多認識譚奈敬愛譚奈的文人，目見他逝世後三十五年，一般人對於他尚有無窮的仰慕，無窮的追念，一定覺得非常愉快。譚奈的生日百年紀念，正在舉行的時候，種種的雜誌報章都發表文字，頌揚他的性格，批評他的著作，如此可知譚奈的精神，存着人世，終不消滅。』

批評家朗孫 (Lanson) 也說道，『譚奈是此世紀，最大哲人之一，他有偉大的智慧，和堅毅的志願。』

譚奈是什麼人呢？

譚奈是法國的文學家，歷史學家，文學批評家，哲學

家，審美學家。

譚奈 (Taine) 名意波立德 (Hippolyte)，係以千八百二十八年生於法國的弗志伊耶城 (Vouziers)。幼極勤勉，朝夕讀書不息。年二十歲，考入師範學校。千八百五十三年，卒業，提出論文於大學，得文學博士學位，被任為教員。因與他的性質思想不宜，且妨害他的著述的時間，他就忽然辭職，專心哲學，惟以著書為事，絕不兼顧俗務。他本穎慧，好學的心既切，求知的情又熱，所以能深造成為大學者。他最膺服荷蘭哲學家斯卑諾沙 (Spinoza) 所說，『為思想而生』的一句話，自孔德 (Comte) 的實驗哲學的學理出，譚奈的思想，便受很大的影響。

他願捨身為學問，不常為世俗的酬應。曾有名婦人請

他晚宴，他答道，『我平時慣於獨居，靜坐著述，且要黎明即起，從事工作，不敢晚睡，迫不得已，不能奉陪。』從前哲學家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說，『我愁悶的時候，親閱書籍，便可消遣而忘憂，』譚奈也有同樣的觀念。千八百五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有一音樂家懷厭世的念頭，求安慰的方法於譚奈。他答道，

『我已證明工作可以治愈失望，每日以兩小時或三小時，從事精神的工作，不稍懈怠，那就是醫愁的良藥。如此，慢慢的就可以注意於所研究的學問。從前若為勉強而工作，至是便覺有無限的快樂，便生出無限的興趣。對於現在，既起探求學術的勇氣，對於將來，又有堅定不易的目的，在空暇之時，於無意之中，就會幻想，就會沈思，憂悶自能漸除，而生意自能漸長。』

他於千八百七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被選為國家博士院院員。博士院院員多是守舊的名宿，對於譚奈的思想頗加非難，視譚奈為奉教自由派中人，或無神派中人，不甚歡迎，終因譚奈的學問淵博，德行純正，不能不舉他。

他少年時，結識當代著名的批評家聖佩韋 (Saint Beuve) 和洛朗 (Renan)，往來甚密，奇文疑義，互相欣賞

解釋。千八百六十四年，他受國立美術學校之聘，任審美學教授職，訓誨不倦，人人敬服。他卒於千八百九十三年。所預定著作各書，未盡完竣，學者極為惋惜。

二 譚奈的著作

他的著作繁多，其最重要的，如『拉風丹和他的寓言』 (La Fontaine et ses Fables-1853)，『狄德立維的研究』 (Essai sur Tite Live-1854)，『批評與歷史的研究』 (Essai de Critique et d' Histoire-1856-65-94)，『英國文學史』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1863)，『藝術的哲學』 (Philosophie de l' art-1865-1869)，都是屬於批評類，如『現代的法國的來源』 (Les Origin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1876-94)，是屬於歷史類，如『十九世紀的哲學家』 (Les philosophes du XIXe siècle-1856)，『智慧論』 (De l' Intelligence 1870)，都是屬於哲學類，如『比夏連山游記』 (Voyage en Pyrénées-1855)，『意大利游記』 (Voyage en Italie-1866)，『英游雜錄』 (Notes sur l' Angleterre-1872) 等都是屬於文學類。

三 譚奈與法國文學

譚奈的思想和勢力，在法國的文學界，發生很大的影響。他為歷史的研究，或作批評的文字，都有他自己的方法與原則。

他研究歷史，往往用人事來解釋他的學說。他的根本思想，在文學上，藝術上，甚至於道德上，均有他的主張。他的哲學觀念的起點，是根據實驗哲學，所以他否認一切玄想。他說道『科學的唯一目的，是在尋求公例。』他的批評方法，也是用實驗的方法。他在『智慧論』的序文裏曾說過，『對一切細微瑣碎的小事，能為精密的紀載，那就是今日各種的學術的原料。』他以為人們的思想，若不遵循科學的原則，殊無研究的價值。至於文學或藝術，均需以科學的方法解釋，和以生物學的方法解釋生物一般。在他的『批評與歷史的研究』一書中，他曾說『從此可以用生物學一樣的方法，開道德學的途徑，歷史學算是新近產生的科學，也要和其他的科學一般，隨着尋出公例。』此種觀念，聖佩韋早已論及，不過直到譚奈，始完全照這方法作文學或藝術的批評，或用以研究歷史。他既本着這種

理論，應用於文學或歷史學上面，所以他研究一個作家的著作，一定先去找出作家的唯一的本能。既然找出作家的主要性格以後，他就按着科學的方法去分析研究。他著一國的文學史，也是如此。他以為凡研究一個作家的著作，或一國的文學，最要注意的有三事。第一是種族，就是說所要研究的作家或國家，屬於那樣的種族。第二是空間，——或環境，——就是說所要研究的作家或國家，生長於那樣的環境。第三是時間，就是說所要研究的作家或國家，經過那樣的時間。此種定例，孟德斯鳩也曾說過，但沒有譚奈的透澈，并未嘗為實際的應用。譚奈的作品，有寬厚的氣魄，豐富的色彩；論理，則宏偉暢達，敘事，則整齊不紛；描寫人物，細微生動，紀述風景，幽逸雅緻；時人奉為一代宗師，實能當之而不愧呢。

四 譚奈與自然

大凡帶有藝術家性質的人們，一定愛戀自然。譚奈每對人說，『我的性質，還近於藝術家過於文學家。』『自然』可算是譚奈的第一教師。自然的景象，影響譚奈的性格極大。自然的風光，印入譚奈的腦海極深。他幼時常隨他的父親到郊外散步或登高岡而遠望，或臨清流而垂釣，或入

森林，聽駒駟的鳥聲，或倚石欄，觀舒卷的雲影。他曾追憶道，『我和父親，靜行幽徑之間，我們隨地遇見橡樹的圓幹，羣林排列，草香濃郁。』這種對『自然』的感覺，日益發展，在他的游記裏，時時流露。他說『在世上，我所最愛的，就是樹木』。所以許多人都稱他爲『森林的情人』。他愛戀自然，故每描寫自然，必清秀含有詩意。苔色花香，枝影陽光，他曾細心去觀察去敘述，如『楓棹的輕枝，爲微風所吹，搖動多姿，如嬌媚的美人，閑立靜思』，『新出的弱日，光映雨露未乾的峯際，似帶淚珠的微笑』，這些句子，何等新穎，何等瀏亮。他又說『我的心房爲它而起強烈的跳動，我的靈魂爲它而生愛情的戰慄，它是美麗的，幽閒的，奇異的，它就是人們所叫做自然』。如是，我們可知譚奈對於自然的情感，是真實的，是沈摯的。

五 譚奈與藝術

譚奈的藝術觀念，是自然主義。他以爲藝術的原則，是摹倣自然，但他不主張絕對的摹倣自然，只要找出局部的關係，於摹倣以外，參加以藝術家的理想。他曾說，『藝術家研究實在的事物，是要透入它的中心，以求它所具有的力量，和使它振動的原則。要這樣，藝術家纔可以觀察自

然，摹倣自然。藝術家既能以心神領會這種的情景，便可發現新的力量，增長新的感覺，而創造比自然更美的作品。因爲自然沒有藝術家的思想，所以不能敵得過藝術家……』譚奈常言，事物最合世界性，而能永存不滅者，就是『美』。我們如要詳細知道他對於藝術的意見，可閱他所著的『藝術的哲學』。

六 譚奈與政治

譚奈對於法國大革命，不甚贊許。他以爲激烈的革命，會有反動。他覺得革命是增長專制的勢力。他對於大革命時的黨人，如東頓（Danton）馬夏（Marat）等，都加以『瘋狂』，『強暴』的批評。他對革命時代的紀載，多采取逸聞筆記，不盡精確，稍帶武斷的判定，頗爲世人所譏。革命歷史學家歐樂（Aulard）已著書證明譚奈的錯誤，加以糾正。但譚奈於千八百七十六年，早已料及後人將不以他的態度爲然，曾對人道，『有人告我，凡反對帝制的人們，不好加以譏評……我從那日起，恍然知道，政治不許有公平的歷史，和自由的批評……我將寫法國大革命史，也如寫帝制史一樣，超出一切，只用自然主義者的眼光，去批評敘述……』他雖不大管政治，但他絕不反對共和

政體，他還著文希望普通選舉的運動，早日實現。他說「一個農民，一個工人，應該和貴族中產階級一樣，有選舉的權利，大家都有納稅當兵的義務，自然有監察國家行政的權利……」總而言之，他不是激進派，也不是守舊派，他要以和平的方法，改良社會罷了。

譚奈研究學術的方法，與批評文藝的原則，是十九世

紀文學界所罕有的。他開二十世紀批評學歷史學審美學的途徑，也與世界文學家以求學的方針，這是人人所承認的。我今再舉蒲爾志的幾句話，以為此篇的結論，「譚奈的生平，可作一般青年的模範，他守己貞潔，不為名利所誘，不因功而驕，他是好學生，好兒子，好兄弟，好丈夫，好父親……」

男性的贊美者

喬琪

在一向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裏，就是文藝上的表現，女子也每每不敢說心中所欲說的話。譬如當男子們感到女性的優美時，便會在筆底下寫出「櫻唇」呀，「柳腰」呀，「你的乳像一對白鴿」呀，「你的吻像五月的玫瑰」呀，等等形容詞與贊美語來。但是在女子的作品中，就沒有這樣的話了，雖然她們也會感到男性的美。從前有個女詩人朱淑貞，在詞中偶然用了「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一語，便惹得後人議論紛紛，也可見在男女不平等的社會裏，連說話作文也要受限制了。我希望在最近的將來，會有女作家大胆地說她心中所欲說的話；即使要贊美男性的，也不妨自創新辭來贊美。

最近的戈理基

昇曙夢著 畫室譯

今年三月二十九日是革命文豪戈理基(M. Gorky)六十歲誕辰，又值他的文壇生活的三十五年，在俄國是從這日起一星期間，全國地舉行着熱鬧的祝賀會，呈了空前的盛況的。網羅了各方面的代表者的祝賀委員會是在事前就組織成的；蘇維埃聯邦人民委員會議長魯易珂夫是特別以人民委員會的名義發了訓令，揭着戈理基的對於勞動階級，無產階級革命及蘇維埃聯邦的偉大的功績，向全國民宣布了這祝賀會的意義。祝賀會當日是，只要在蘇維埃聯邦內發行的一切的新聞雜誌，都舉着全紙而捧獻給戈理基，或發行了特別紀念號滿載着關於戈理基的記事的。又從莫斯科起，在全國的公會堂，勞動者俱樂部，圖書館裏是有關於戈理基的諸名士的講演；夜間是各劇場都上演戈理基的戲曲。所有文學家，在他的生前受國家以如此的盛儀來祝賀的例子，尙未有見過。可惜的是，爲祝賀會的主人公的戈理基，因

爲五年前以病的原因出國以來一度也沒有回國過，現在也還在意大利的莎命特靜養中的緣故，終于不能在好費經營的祝賀會中露一露面。代替這，從各人民委員會長起，文壇及各團體的祝賀電報，是帶了在祖國的滿溢着熱誠的祝意，山一般地裝飾着這日的莎命特的書齋；一方面，那盡了歐洲文壇的代表者們的情意的致賀，也在這一日的內外的各新聞紙上揭載着，使在意大利的新的亞斯納亞僕里亞納(譯註：託爾斯泰的故鄉)的主人公吃驚了的。其中可以見到羅曼羅蘭，斯鐵方謝瓦伊格，阿爾它爾顯尼志勞亞科夫瓦茨仙爾曼，阿爾洪思巴凱，安得列奇特，列阿納爾特弗朗克，亨利克曼，阿爾它爾戈利契爾，阿爾諾爾特烏利茨，葉爾芬克志蕭等的名字。戈理基的名聲是國際的，因此，這祝賀會也是國際的了。但是要最熱狂的祝意的，當然要在他的祖國，即這革命文豪將他的六十年的貴重的生涯和三十卷一萬頁以上的作品獻給自由解放的勞農的國的俄羅斯。

歡迎戈理基的場面 (漫畫)



庫克魯伊尼克莎作

歡迎戈理基的場面漫畫之說明

從左向右：戈理基，朗誦着歡迎文的是路納却爾斯基，拿着「麵包與鹽」的是舍拉非莫維奇，拿着花束的是維拉莎耶夫，季米嚴別德芮伊，在他們的上方是特列涅夫，普里休瑪，瑪霞珂夫斯基，拿着照相機的是梭列却珂夫，其後是亞綏耶夫，左慈略，拿着花的是擺比里，萊阿諾夫，他們的上方是辟力涅克，伊凡諾夫，下面拿着雜誌的是阿維爾巴哈，接着他的是珂里錯夫，阿託爾斯泰，里白定斯基，賽甫琳娜，法地耶夫，波陀亞吉夫，地霍綿珂夫斯基，格拉特珂夫，略西珂，尼基霍洛夫，拿着櫻花的是洛瑪諾夫，他們的上方是加沙特金，舍拉芬斯基，支托在他的手上的是維拉茵佩爾，略略離開一點在右方角頭的是愛烏陀基莫夫，最上方扛着樂譜的是戈剛，耶弗洛斯，弗里楷，拉斯科林珂夫。

戈理基的過去六十年的生涯中，三十五年是獻給文學的活動的。可以想得到，在許多的文學者之中，像戈理基的生涯這樣富于色彩與事件的是沒有。他的許多的作品，不論是自敘傳的，或那創作的許多的頁，是深惹着讀者的心，都不是偶然的東西。流通過戈理基的藝術的那社會的現象底多樣與複雜，是常能在戈理基的作品與他的生涯裏看見生動的反響的。戈理基的文學與傳記是將他的個性與創造力底無間斷的成長顯示給我們的。他是當作浮浪漢（浮浪無產階級）的作者，又當作粗暴地反抗社會的罪惡與資本家的權力的個性的讚美者，開始他的文學的經歷，於那發達的行程上和勞動運動結合着，不絕地努力着想從個人主義轉向于無產階級集團主義的。他不止是藝術上的偉大的巨匠，更是勞動運動史上的偉大的關士。我們不必復說在俄國及外國的戈理基的革命的活動的什麼人都知道遍了的事實，還是在這裏引用戈理基的舊友，又非常看高他的，故人列甯的說話吧。曾在一九〇九年，資產階級新聞造了說戈理基是被社會民主黨除名，與革命運動斷了關係了這樣的流言的時候，列甯在『無產階級』報紙上如下似地寫

道：

『資產階級新聞是惡作地造着流言惡口的；但同志戈理基却正是像侮蔑着他們似地，由于他的偉大的藝術品，非常強硬地和俄國及全世界的勞動運動結合着的。』

列甯是這樣地將戈理基看作一個以藝術的武器，為一般革命的事業戰爭的有力的合作者的。

在長長的戈理基的生活途程裏，自然也有動搖與懷疑的時代，也有閃過避在路旁的瞬間，但那是，因為他不是革命的理論家；也不是指導者，是以感情來容受生活的最敏感的藝術家的緣故。

在這樣的瞬間，戈理基是從黨的根本運動離開，在了解那樣的思想或事件的事上苦着了。但雖然有這種的過誤，列甯是絲毫不疑戈理基與革命勞動運動的有機的結合的。又蘇維埃聯邦的勞動階級在現在，對於這偉大文豪的在過去的這種懷疑的瞬間，也一點不留意。倒是，在此次的紀念祭裏記憶着戈理基的對於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的偉大的援助，向他表示滿心的感謝的。

二一

今番的祝賀會是不止于記念戈理基的過去的功績與勝

利的，因為在他是，于過去的輝煌的革命的事業之外，還大約着偉大的現在與未來的。戈理基的最近的作品，是顯示着他的新的創造的達成與他的藝術的技巧的偉大的完成。他現在正理頭着晚年的大作的三部作「四十年」的完成；但那第一部「克利姆莎姆金底生活」最近纔于異常的期待之下出版了。這作品是描寫及於非常廣汎的範圍，自革命前至革命後列甯到俄國時為止的近代俄國的複雜的姿態的。但他近來更想着手關於新俄國的創作，現正在準備中。關於這事，他在最近的書信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我想在五月初旬歸到俄國，這夏天我想完全去旅行以前我曾留過足跡的地方。這是早已決定了的事。旅行的目的，是爲要看看在我的生涯中的這五年間，于這些地方所做着的一切的事情。我想就新的俄羅斯來著述看。我早已爲這緣故蒐集着許多有趣味的材料了。但是，我還必須私人地往工場，俱樂部，農村，啤酒館，建築物，青年共產黨員，農村通信員，婦人代表委員，回教徒婦人，其他等等的方面去看一看。這是極其重要的事情。每次思考着這事，我的毛髮都因爲動搖的緣故震慄着了。而且從全國的邊鄙的地方，關係着新生活的建設的種種樣樣的小小的人們是多多地寫着極可感動的，可驚異的有興味的信函來的。」

雖住在遠遠的意大利，戈理基是仍在不絕地對於祖國的燃燒着似的興味裏生活着的。于是在不絕地發達着，復興着的蘇維埃聯邦內會有什麼事情發生，他是具有不是平常的關心的。

四

戈理基在十月革命十週年紀念祭所發表的，題名「我的祝詞」的文章中這樣寫着：

「蘇維埃政權是確立着了。又事實上，在蘇維埃聯邦，爲了新世界的建設的基礎是築成功了。那個基礎，照我想來，就是將奴隸化了的意志向實生活解放了的一事。即是，對於行動的意志的解放。因爲，生活是行動呵。在今日以前人間的自由的勞働是在到處都被資本家的愚蠢的無意味的榨取所污穢了，暴壓了的。而且國家的資本主義的制度是減少了事物創造的快樂，將人間的創造力的自由表現的勞働變成了可詛咒的東西了的。這是什麼人都明白的事。但是在蘇維埃聯邦，却是使人感到人人都意識着勞働之國家的意義，又自覺着勞働是往自由與文化去的直接的捷徑而在勞働着的。這樣，俄國的勞働者是並非勞働着得取以前似的可憐的貧乏的飼糧，而是爲了自己的緣故勞

働着得取國家的。」又說道，「俄國的勞動者是記憶着指導者列甯的遺言，在學習着統治自己的國家的事的。這是無強加誇張之必要的明白的事實。」

戈理基更以下面的話，結束叫「十年」的別一篇的論文。

「人們對我說，這是誇張的讚美呢。不錯，這無疑是讚美。我是通我自己的一生，都將能夠愛的人們，能夠活動的人們，又那為創造的緣故，為使地上美化的緣故，為建設在地上值得人間的名人的生活樣式的緣故，以解放人間的一切的力為目的的人們，看做真的英雄的。但是，布爾塞維克是以對於一切正直的人們是沒有懷疑之餘地的成功與可驚的精力，邁進着這目的的。全世界的勞動階級是已經理解着這事業的價值了。」

五

對於現代蘇維埃文學與其年青的作家們，戈理基也具有着熾烈的同情與興味。我們關於此點，將他給羅曼羅蘭的書信的全文引用是沒有這餘裕的，但其中說道，「在今日俄國，優秀的美麗的文學是在發達着，並且繁榮着的。」又在他最近的論文之一裏是以這樣的話結束的：「對於年青

文學者的大的注意與關於他們的深的担心，是必要的。」去年夏天，蘇維埃國立美術院長珂剛（C. P. Kozlov）教授，在意大利的莎侖特訪問戈理基的時候，他是很長久地就着蘇維埃俄國的事，和教授親熱地交了談話了。珂剛教授在「在莎侖特作客的戈理基」的印象記中，將此事如下似地傳達：

「戈理基是注意深深地研究着在俄國進行着的一切事情的。他現在是在寫有三卷的巨大的小說（指上面所說的三部作「四十年」），這至少是網羅着俄國生活的四十年間的雄篇。他決不是像白系人們所說似的俄國的敵人。關於蘇維埃俄羅斯，關於牠的成就，關於牠的科學，關於牠的文藝，和我說了許多的事。是很長久地，以異常的興味說着的」，在這裏是厭倦的，但在俄國是有生活與活動的。」

他說道。他是一邊手裏拿着鉛筆，一邊種種樣樣地讀着在蘇維埃俄國出版的新書的。他在蘇維埃文學裏感到異常的歡喜，將牠放在歐羅巴文學以上。第一流的作家不用說，即稱為第二流的作家也沒有一個作家的作品沒有通過他的眼的。……我想從莎侖特出發，到戈理基處去告別了。那時候，他的臉色是青着，覺得比平時更有憂容的了。他說，「今天我不像平日，是喘息着的。這個病不是心臟系統的病，

「以沒有什麼可擔憂的。即刻就會好的吧。」他現在是和兒子夫婦及一個二歲的孫女，這樣的家族生活着。他對於那可愛的孫女的優婉的愛情，是使我記起他什麼時候所說的，「小孫子是地上的花」這詩的的話來的。」

最近在莫斯科，于文學者之間是在「戈理基是和我們一道的嗎」的論題之下開着討論會的；但不幸我沒有閱讀反對着戈理基的作家們的演說的機會。我讀過的單只是舍拉菲莫維奇 (A. Serafimovich) 的說頭，他是這樣說：

「在反動的黑暗時代戈理基是叫喚俄國國民去鬪爭的。」……「他在從下層社會裏拔出我們的作家們來的事上是演了偉大的角色的。」……「他現在是在意大利，但常常以貪婪似的興味把握着在蘇維埃聯邦發生的一切事件的。他將蘇維埃的新聞每一欄都看過，和年青的作家們交換長長的音信，又接受他們的原稿親熱地指導着他們的創作，對於蘇維埃青年的生活也具着非常的興味。不但如此，他還大胆地斥責那在外國對於蘇維埃聯邦的資產階級新聞的誹謗的。這樣，他是常常和我們一道的。」

六

對於現代蘇維埃文學，戈理基的偉大的價值是不容易

計算的。第一，他是無產階級藝術的開山祖，牠的最偉大的代表者。故人列甯是因為戈理基的緣故，確認着這光榮的名稱的，他說，「戈理基是絕對地無產階級藝術的最偉大的代表者。他已經為這藝術成就了許多的事了，而且更能夠成就更大的事的。」又如舍拉菲莫維奇所說的似地，戈理基是在長久的年月之間，和剛開始寫作的作家或大眾出身的文學者們通着長長的信函的，還未有過不回答他們的信的事。什麼時候都答應他們的商榷，給與適當的助言的。對於無產階級藝術的將來的勝利的他的確信，就從這樣的廣泛的觀察與深厚的擔心發生的。

照戈理基自己所證明的看來，則從一九〇六年起至一九一〇年之間，他所讀了的成于自修的作家之手的原稿是在四百篇以上。他說，「這等原稿的大多數，是由好容易纔解得文學的人所寫成的。這等的原稿大約永久不會被印刷出來吧，但在那裏邊是銘記着活生生的人間的魂，直接響着大眾的聲音的，在那裏邊能夠知道在延長六個月的冬天的長夜裏恐怖着的俄羅斯人是思考着什麼的。」「散撒在廣大的地面上的種種樣樣的人們的思想是屢屢暗合着的」事，戈理基是感着興味的。戈理基所集着的統計的材料恐怕替未來的文學史的研究指示了道路吧。在天才的奇蹟的

出現之中，或在不知從何處來的前代天才的影響之中尋求說明的傳統的科學底詩的真髓，不是從這等大衆的思想的暗合，經過幾多的試練而來的嗎。戈理基的這個統計，是爲了解那當作大衆的現象的詩的本質起見，提供了貴重材料的；是給與出能在優秀的作品之中看出全階級的集團的創造力之產生的可能性的。這等無學的或淺學的詩人們（他們的名字是羣衆）是和現代俄國的秀傑的作家們一道地參加自己們的詩或小說的創造了。無產階級的詩是，不但對於藝術指示出新的問題，同時並在藝術批評之前立了新的目標，于不知不覺之間使研究家的注意從文學的貴族主義離開，轉向到爲一切藝術之唯一源泉的民衆生活與社會鬭爭的深處來了。

「每次都一樣——戈理基寫道——每次郵差送來了用那沒有拿慣筆的手滿本寫着的，二戈貝紙的灰色簿子的時候，總都有信添來的。在他們裏，有不很知道的人，有知道的人，有沒有見面過的人，有親近的人——他們都請求着說「給讀一讀我的作品」。而且還希望回答他們：「我有沒有才能？我有能惹起人們的注意的權利嗎？」——我的心是被喜悅與悲哀所壓榨着，同時又在心裏燃揚着巨大的希望，而且心是，由于對於今日在經驗着非常苦的時代的祖

國的恐怖，更苦痛着悶惱着的……說被喜悅所壓榨着者，那是因爲下手的散文和拙劣的詩是愈加的多起來，筆者的聲音是愈加勇敢地高鳴起來的緣故。即是，在下層社會裏，與世界結合着的人間的意識是怎樣地燃揚着呵；在小小的人間之中，對於廣大的生活的希求與對於自由的渴望是怎樣地在成長着的呵；是怎樣地熱望着想發表自己的生氣激潑的思想使加勇氣于疲乏着的親近者，愛撫悲哀着的自己的大地的呵——這是你可以感到的吧。像這樣地，想使即要起來的被壓迫的民衆成爲正直，成爲勇敢，以新鮮的力着手創造新的文化與新的歷史的全人類的事業的這樣的希望，是熱烈地張勢着的。』在別個地方戈理基又說道，「我是堅信着的，無產階級將能夠創造着自己的藝術吧——費偉大的苦心與巨大的犧牲——像會創辦自己們的日刊新聞的那樣。這個我的信念，是在對於那頑強地注精力于想將自己的人生觀或自己的觀察和感情寫在紙上的嘗試中的幾百個的勞動者，職人和農民的努力的我的長久間的觀察上成長起來的。』……『歷史——戈理基對無產階級作家第一集的作者們說道——如果將諸君在反動的八年間經驗着什麼事，成就着什麼事，告訴于世界中的無產階級，那末——勞動者階級定驚異着諸君的精神的覺醒的活動與勇

氣，和諸君的英雄主義吧。諸君也許沒有意識着，思考着自己做了的事的，但未來的俄國無產階級與我們地球的全無產階級社會，無疑爲了對於新的世界的文化建設的鬪爭起見，在諸君的例子裏沒取偉大的力吧。」

七

現代俄國的許多知名的作家們在他的文壇的生活上得力于戈理基的地方很多的這件事，是誰都可以公然證明的。又對現代的讀者，戈理基也具有絕大的感化力與意義。最雄辯的地告語着這事的，是關於戈理基的作品圖書館的閱覽統計。依據列甯格拉特市立中央圖書館的統計，則在那所藏的書籍的著者二千七百人之內，多少總有讀者的人是七百人，其餘二千人是全然在讀者的注意的範圍之外的。在七百人之中每日有人讀的也只不過三十八人。這三十八人中，看到大多數的需要的，只是一個戈理基。在去年這圖書館交付給他的閱覽者的書籍的統計是，戈理基的作品一千五百卷，託爾斯泰七百七十二卷，陀斯套伊夫斯基五百五十六卷。這個數字是告訴我們，戈理基的作品是最被全個讀書階級所愛讀的東西了。倘更將這千五百卷的戈理基的閱覽者來種別看，則學生九百九十六人，辦事員二百

三十二人，勞働者百零四人。但這是中央圖書館的統計，若在市外等地的勞働區域裏，則勞働者的讀者數目是遙遙地增加起來的。又根據在列甯格拉特的金屬工人組合的文化部，特別就着六個大文豪調查的結果，則在全屬工人之間最被愛讀者，依然戈理基占第一位，其次是託爾斯泰。更在千零九十四人的金屬工人中，徵募戈理基的作品中最愛讀的書的回答，結果「母」的愛讀者是五百三十四人，「幼年時代」是四百三十七人，短篇集二百八十七人，「阿爾它莫諾夫家的事件」三百四十三人，「人間之中」三百一十一人，「荷馬戈洛地耶夫」三百一人，「阿克洛夫街」二百二十二。可以想到，對於英雄的的勞働詩的戈理基的偉大的熱情，與對於當作征服自然改造世界的根源的勞働的戈理基的信念，是使他的作品與讀者大衆密接地繫結在一塊的。對於人間的愛情，與對於勞働及勞働的勝利的確信，是將戈理基的藝術充滿着偉大的勇氣與生的歡喜。即在黑暗的重苦的面場的描寫上，或在無容赦的批評的場合，或悲哀着人間的弱點的時候，在戈理基的作品的各頁裏也常常勇猛地響着對於生，對於鬪爭的呼聲的。

八

關於當作藝術家的戈理基，則最近人們似乎並不很議

論着。但是，他的藝術的進展決不是達到止境的。他現在仍然比十年或十五年以前力強地增進着。當作藝術家的戈理基決不是可以說最後的話的時候。而且他也不是汲盡自己的創才到最深的深底的。

戈理基的最近的作品，差不多全部都屬於回想錄的部類。數年前在雜誌「赤的處女地」上連載的自敘傳的作品之一部，其後在「我的大學」的標題之下整結為一卷，在柏林的俄國書店克尼加社出版的。這樣，我們一看這等整結為一冊的短篇是能夠知道這是怎樣地巨大的文學的事件，也能够明白這在戈理基的創作的道程上是如何重大的階段的。屬於同樣部類的其後的作品，有「巫女」，「火串」，「布格洛夫」，「牧者」，「監視人」，「法律通」等，那大部分是都能够與「我的大學」一樣地立在很高的藝術的水準上的。

戈理基的回想，是和盧騷的「懺悔錄」或哥特的「詩與真實」似的古典型的回想不同的。這二人的古典的作品，不拘是各各相異着的，都具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想汲盡作者自身的內面的發達的全道程的欲求。盧騷也吧，哥特也吧，雖他們的態度是不同的，但做他們的著作的中

心的東西，都是作者自己，作者的個性，作者的生涯。可是戈理基的作品却不是如此的。在他那兒，作者的個性是降在第二位，占那主要的地位的東西，是作者曾觸着的那樣樣色色的，多數的獨特的人們底特色的相貌。哥特的自敘傳，如什麼人曾說過似地，是能將那標題改為「天才」是怎樣地在適當的條件下發達着的呢」的標題的。戈理基也同樣地，不少描寫那內面的，精神的發達底行程的，但對於他的回想，却不能適用「天才的作者是怎样地在不利的情況下發達着的呢」的標題。戈理基的回想錄，是關於人間的书物。「請看吧，在周圍是住着怎樣的有興味的人間的可。」作者似乎是想這樣說的。「我是和數十個，數百個的人間親近地接觸着的。他們是怎樣的有色彩的，獨特的，而且不是互相相似的人們呵。這樣的，他們是嗜酒的，也放蕩的，而且還做盜賊的。而且，或者得取賄賂，或者虐待女人和小孩子，或者為爭住所而殺人，或者在關黑之中放火的。但是，他們是怎樣的天才的，充滿着力與還沒有汲盡的潛勢力的人們呵！」

九

在契訶夫的作品裏，俄國全體是從「憂鬱的人們」造

成的；在戈理基的作品裏却是從獨創的的人們造成。契訶夫是不正當的。恐怕戈理基也不是正當的也未可知，但總之，他終近于真實的。戈理基是當作一種獨特的現象接觸着各個人，深奧地窺看那內面的本質，能夠在那裏發見或個獨特的東西。契訶夫的世界是，特別千八百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幾分悒鬱着的，沒有色彩的智識階級的世界；但戈理基的世

界，是沒有被當時的黑暗的文化的光所照着的，而且非常有色彩的血氣很多的平民的世界。對於樂天主義的戈理基的強烈的傾向是從這兒來的。契訶夫是平板單調的，戈理基却是從極端飛到極端。從對於音樂，歌，力，高揚的歡喜，急轉到對於無意義的人生的絕望的發作。從對於勞動的緊張與歡喜的肉體的陶醉，一轉而自然沈到自殺的衝動裏。但雖然有這樣的事，總之契訶夫的作品是被憂愁所鎖閉着，而戈理基的作品是漲滿着樂天主義的。



GOR'KY

讀着契訶夫的時候，我們是被一種的疑惑所捕去了。在產出了他的髮鬢的人們或叔父凡尼亞或箱中的男子之後，革命是怎樣能夠發生的呢？從契訶夫的俄羅斯向一九〇五年（第一次革命）的俄羅斯的推移，是不可解的，不可能的。關於這事，戈理基是比契訶夫回答得好得多的。我們是能夠在他的回

想的作品裏看到在勞動者與農民之間的種種思想的底流，能夠看見革命前期的特色的的氣分的。（老織匠尼克它路普錯夫的對於資本家的憎惡，鎖匠亞珂夫沙波休尼珂夫的神的否定，以民情派社會主義者洛瑪西為中心的農民會，大學生的革命的團體等。）戈理基的回想錄，即便不論牠的藝術的價值，當作近代俄國的文化史料，特別當作加了的特色于一八九〇年代的記錄，也有大的意義的。

戈理基的最近的作品，于其作風上是使人想起同個作

家的「幼年時代」來的。如或些短篇是差不多與「幼年時代」立在同列上的。例如「守值者」，「初戀」，「巫女」，「我的大學」等就是。「守值者」是具有特殊的力的作品，在這作品上，他是完全脫去了爲自來的根本的缺點之一的推理癡了的。而且使作中人物自己說話。那結果是能夠創造出非常新鮮的形態與場面了。「初戀」也是優秀的作品，是極率直地，真實地，而且濃厚地寫成的。「火事」也是透明的詩。「我的大學」與「布格洛夫」是巨大的社

會的畫卷，在那裏一八九〇年代的俄國的地方的姿態是在我們的眼前展開着了。

如以上已說過似地，戈理基是在豫想着近來要回俄國的，那麼在蘇維埃俄國集中牠的力與注意于社會文化建設的偉大的問題的解決的今日，戈理基與敬慕着他的勞農大眾的邂逅，是無疑成爲其有巨大的文化史的意義的事件吧。

附記：此篇譯自「改造」六月號，曾由譯者略去第二段，因爲是平常的話，而且也與本文主旨全無關係的。——譯者。

哀阿倫

君度

那是末次相見了，阿倫，在那回無血的失敗之後，勝利者正長歌直進之時。獄，終於結果了你？沒有錢，沒有工可做，有家歸不得，逃往洋界罷，然而他們正在合謀，於是嫌疑，引渡，入獄，你的刻苦，認真，熱心，努力，祕密，也許還有些所謂幼稚罷，也曾引起幾個同志小小的懷疑，然而你的言論和行動不久便給你自己顯出一個有力的反證。真的，去年五月中的大變你對於它又怎能先見之明？這便是你的生命的最大的不幸了，勝利者正在張牙舞爪來搜索，正在豫備很大的刑場來收容像你這一類的青年。鐵索的威力能夠潰爛你的皮肉，卻不能灰你的心。最可念的是當你左手拿着還沒有看完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右手握着拳頭說「再幹，再來過」之時。那是初冬的專候，你說：「我什麼都沒有，了，我的衣服盡都穿在身上，」我記得你那時穿的是一套青布的人學生制服。你將會在革命中不過是這樣的工作，或將會成爲革命的偉人類的廢話；懸想當你的肢體給網着，你的口給塞着，你的血在衝鋒的號音之後沈地流着，革命者所得的最大的報酬你已經得到了，阿倫！

中國人對於西洋醫藥及醫藥學的反應 (五)

江紹原

——小品二七八至二八三——

聽說官僚們又在提倡「中國固有的」什麼什麼了。但我們的這些劉記却含有提倡「中國固無的」這個那個之意。昨日買到「革命評論」第二期，見頁九有這樣一段文字：——

歷史是前進的，不是往後退的；我們現在的人所緊要的，不是什麼那些野蠻式的「國技」，國體，禮教，與固有的文化，而是要得到做二十世紀的人，和二十世紀的人一樣吃飯，一樣穿衣，一樣的生活的方法。我們所要求的，是往前走，不是往後退；是要怎麼樣去應付世界的環境，怎麼樣去走上新的光明大道，不是要閉關自守，滿足於那幾千年以前之破爛腐舊文化，舊禮教。

我們希望中國醫藥學界諸公也能有這種進取的精神。我要對於兩位先生謹致謝意：(一)杭州王吉民先生，蒙他答應將『靈素商兌』和全份『中華醫學雜誌』借

給我；(二)吳淞樊秋士先生，蒙他寄示『醫學與社會』和『聶氏家言旬刊』中各一文。

十七年五月十八日。

(二五四補遺)

劉廷楨的『中西骨格辯正』，係光緒二十九年出版於上海廣學會，王吉民先生云。查該局最近的目錄，未載此書，殆已絕版歟。

(二七八)病理解剖之必要

西醫有所謂「生理解剖」與「病理解剖」。然中醫於此二者，是同樣的茫然的。余雲岫曾論之曰：——

……自內經不詳藏府形勢，皇甫謐甲乙經，又為後人所亂（原注：書中夾註所引太素經千金方等，多在謾

後，知非謠之舊本），隋唐諸明堂圖（原注：隋志有明堂孔穴五卷，明堂孔穴圖三卷，唐志有黃帝十二經脈明堂五臟圖一卷，黃帝十二經明堂偃側人圖十二卷，又黃帝內經明堂十三卷，黃帝明堂三卷），佚不復見矣，吾不知古人所言之內景何云也。世所傳者，宋王惟一銅人圖耳，其說內景，蓋猶前世史官之言外國地理也，猶緯書之言災眚也，猶綱目之言天變也，影響造作，百不一中，「以無憑之譚，作斯人之事，」（原注：二語出醫林改錯）。循斯道也，以診病論治，其猶盲人瞎馬之宵行也。王韞滄有言曰，若非泰西之書入中國，則藏府眞形，雖飲上池水者亦未曾洞見。以余觀之，奚啻藏府眞形而已，內病之變化，非實行解剖，能洞見癥結乎。彼外科之病，全身證候之外（原注：如發熱，頭痛，昏暈等），必有一處焉，或爲紅腫，或爲糜爛，或化膿流血，或變形損肌，西醫所謂局部證候者也。內科亦然，亦必有一處焉，或爲紅腫，或爲糜爛，或化膿流血，或變形損肌，而後全身證候相應而生……外呈何候，必內具何變，此微之病理解剖，驗之數千百人，而莫之或爽者也。由此觀之，內外科之病狀同也，特在外者易見，在內者難

識，宜乎爲中醫之所不能見，而以「肝旺」「陰虛」「痰飲」「風濕」之言，糊塗了之也。

這段話很可以發人深省。即使內部有一處已經紅腫，或糜爛，或流血，或竟變形損肌了，而漢醫許仍不知，只擊「肝旺」「陰虛」一類的話來搪塞——這是何等滑稽何等危險的事！余先生所說的『內外科一理』，真是我們人人應有的常識。

附記 內科全書，兩冊，汪尊美，吳濟時，余雲岫等七人分編，序由余氏執筆，真是得人。民國八年十月初版，商務印書館發行。上引之文，出余序。

（二七九）我國古時亦有病理解剖乎？

我國古人剖視病人屍體以明病源之事，毛景義醫話從舊書中輯錄了若干，王吉民醫生亦於「中國歷代醫學之發明」第二章二分「病理解剖」下，引有五種書裏面的記載，這些我們不必轉引，但先將王君的一段案語抄下，因爲我覺得它是很中肯的：—

解剖死體，須醫士或專門家行之，始有價值，若徒假手於毫無醫學知識者，則何由知病之原，雖解剖，有奚益！

王君所輯的五條，只第一條（沈約宋書）有「臟悉糜爛」之語，餘四則剖視後均得或種實質物（廣五行記之兩頭魚，元人說部之男胎骨，新齊諧之三角而有口的痞塊，三國志之銅鎗），而余君所云內部之「紅腫」，「化膿流血」，「變形損肌」（看小品二七八），皆不與焉。

我國人所有關於身體內部之病的現象之傳說，似乎尙待人爬梳搜輯，寫爲專文。

（二八零）生死之體果殊乎？

不信西洋解剖學者所持理由之一，是說生死之體既殊，則專在屍體上作剖視工夫者，不見得就能夠明白活人的生理。余巖（雲岫）先生知道此說是一種障，故於內科全書序文中（看小品二七八附記）痛駁之。在那裏他指出兩點：（一）病者死體的內景與生前無殊；（二）西醫並不是只剖視屍體，他們也能夠觀察活物的生理功用與內部病狀。且看他自己的文：「

難之者曰：『獸之蒙皮也，生毛發汗，革囊盛水而不漏，何則，生死之體殊也。故有形之死質可觀，無形之功用不可觀（原注：見王秉衡「重慶堂隨筆」），勢不能再剝活人之皮肉，一一比之（原注：見陸九芝「世

補齋醫書「」（江注：參看小品二八一），無乃膠柱鼓瑟，治絲而琴之耶（原注：胡次瑤「讀全體新論」之言）』茲說也，以視中西異體之論，其學問見識，高一籌矣（原注：俞理初「癸巳類稿」言西人藏府與中國異，如中土人肺六葉，彼土人七葉，中土人心七竅，彼土人四竅，中土人舉九二，彼土人四，癡人說夢，真堪絕倒），尙不知西醫研究學問之方，不若是之鹵莽也。人之死也，其耳目手足，未聞移位易方者，何獨疑乎內景之位置；人之罹瘡毒外證而死者，瘡毒之形，死後依然，何獨疑乎內病之變化；稿木之枝，其文理昭然可尋，何獨疑于死肌。况乎血液循環之事實，脊髓反射之真相，驗之僵尸，冥不能得，謂非求之生物乎。且剝活人皮肉，亦尋常事耳，外科日精，剖腹列腸之事，數見不鮮，生人之藏府，內景之疾病，何日不目睹審而手摩撫耶，必誣以僅驗死體，亦所見之不廣矣。

余君所引王秉衡「重慶堂隨筆」（看本條「附記」），陸九芝「世補齋醫書」（參看下條），胡次瑤「讀全體新論」，我均未見；又所錄俞理初「癸巳類稿」之語，出是書卷十四「書人身圖說後」，稍緩當另條抄出。

(附記)謝觀中國醫學大辭典頁一九七四：「重慶堂隨筆，二卷，清王學權撰。學權子國祥，孫升，曾孫士雄，均有按注，論證論學之語，頗多發明。」頁六四三：「王士雄，海鹽縣人，遷居於杭。」

(二八一)王清任「醫林改錯」及其批評者

謂生死之體殊，似乎是個可原諒的錯誤，若經人疏解而仍執迷不悟，則不可恕而可憐矣。余君所云人之內景不以死而移位易方，古人中必有默認之者，否則太醫尙方(漢書王莽傳)，宜州推官靈簡(賓退錄)，泗州守李夷行(郡齋讀書志)，無爲軍張濟(張泉醫說)，及何一陽(赤水玄珠)等豈肯親自或遣人去解視或觀察死屍之臟腑筋絡乎？

但昔人確這樣懷疑過，也屬不可掩之事實。所觀察者若爲殘屍，自然更要引起「既不完全，何能爲憑」之惡評。尙方靈簡等人之批評者，其語余尙未之見，僅見懷疑王清任「醫林改錯」者之論調。此與前人不信任西洋解剖學者之所云，如出一轍，且卽爲不信任西洋解剖學之一種先存障礙，故引之。

論王清任醫林改錯

陸懋修

王清任者，直隸玉田人，自稱「鴉鴻橋勳臣」；其所指醫林之錯而必當改者，則黃帝之素問，越人之難經，仲景之傷寒論也；其所由識其錯而可據以改者，則俘獲之逆會，凌遲之犯婦，暴露犬食之殘骸賸骨也。其言曰……(不錄)。是叫人於髑髏堆中，殺人場上，舉醫道矣！試思人之已死，癩者癩矣，倒者倒矣；氣已斷，何由知是氣門；水已走，何由知爲水道；犬食之尸，刑餘之人，何由知其件數之多寡；心肝肺一把抓在手中，何由知其部位之高低；彼縱能就死屍之身首一一檢之，勢不能再剝活人之皮肉一一比之。(下略)

以上見毛景義中西醫話卷三。

(附記)

謝觀中國醫學大辭典頁二八二五：「陸懋修，字九芝，清元和縣人，先世以科第顯，而皆能醫，至懋修尤精，著有世補齋醫書。」同書頁六五五：「世補齋文，十六卷，世補齋醫書之一。……其論證論治暨評臨諸家得失，亦多精到，惟間有泥古太甚之處，如王清任苦心訪驗，改正古醫書臟腑錯誤，不爲無功，而懋修亦謂其據逆會犯婦，殘骸賸骨，以改「內」「難」「傷寒論」，極口痛詆，此等處當分別觀之。」又同書同

頁，稱世補齋醫書分前後集，世補齋文在前集，『前集成於光緒二十三年，爲懋脩所自刻；後集成於宣統二年，乃懋修子潤庠所刻也。』

若欲知王勳臣何以要發心查驗死屍的臟腑，又在何時和怎樣查驗，最好讀「醫林改錯」中的「臟腑記敘」。我本想將它親手抄出，以表示我景仰這位樸學先賢之至意，只因字數太多，故改托孫伏園先生在上海設法。（此書刊本極多，我的是廣東刻，殊不佳，上海又有極便宜的石印本，伏園定可以買到一種，指揮印刷局將臟腑記敘全文印在下面。）

醫林改錯臟腑記敘

古人曰，既不能爲良相，愿爲良醫，以良醫易而良相難。余曰不然，治國良相，世代皆有，著書良醫，無一全人。其所以無全人者，因前人創著醫書，臟腑錯誤，後人遵行立論，病本先失。病本既失，縱有緇虎雕龍之筆，裁雲補月之能，病情與臟腑絕不相符，此醫道無全人之由來也。夫業醫診病，當先明臟腑。嘗閱古人臟腑論及所繪之圖，立言處處自相矛盾。如古人論脾胃脾屬上土，主靜而不宜動，脾動則不安。既云脾動不安，何得下文

又言脾聞聲則動，動則磨胃化食，脾不動則食不化？論脾之動靜，其錯誤如是。其論肺，虛如蜂窠，下無透竅，吸之則滿，呼之則虛。既云下無透竅，何得又云肺中有二十四孔，行列分佈，以行諸臟之氣？論肺之孔竅，其錯誤又如是。其論腎，有兩枚，即腰子，兩腎爲腎，中間動氣爲命門。既云中間動氣爲命門，何得又云左腎爲腎，右腎爲命門？兩腎一體，如何兩立其名，有何憑據？若以中間動氣爲命門，藏動氣者又何物也？其論腎錯誤又如是。其論肝，在右有兩經，即血管，從兩脅肋起，上貫頭目，下由少腹環繞陰器，至足大指而止。既云肝左右兩經，何得又云肝居於左，左脅屬肝？論肝分左右，其錯誤又如是。其論心，爲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意藏於心，意是心之機，意之所專曰志，志之變動曰思，以思謀遠曰慮，用慮處物曰智，五者皆藏於心。既藏於心，何得又云脾藏意智，腎主伎巧，肝主謀慮，膽主決斷？據所論，處處皆有靈機，究竟未說明生靈機者何物？藏靈機者何所？若用靈機外有何神情？其論心又如此含混。其論胃，主腐熟水穀。又云，脾動磨胃化食，胃之上口名曰賁門，飲食入胃，精氣從賁門上輸於脾肺，宣播於諸脈。此段議論，無情無理。胃下口名曰幽門，即

小腸上口。其論小腸爲受氣之官，化物出焉。言飲食入小腸化糞，下止闌門，卽小腸下口，分別清濁，糞歸大腸，自肛門出，水歸膀胱爲尿。如此論尿從糞中滲出，其氣當臭。嘗用童子小便，並問及自飲小便之人，只言味鹹，其氣不臭。再者，食與水合化爲糞，糞必溘溘作瀉，在雞鳴無小便則可，在牛馬有小便則不可，何況乎人。看小腸化食，水自闌門出一節，真是千古笑話。其論心包絡，細筋如絲，與心肺相連者，心包絡也。又云，心外黃脂，是心包絡。又云，心下橫膜之上，豎膜之下，黃脂是心包絡。又云，膈中有名無形者，乃心包絡也。既云有名無形，何得又云手中指之經，乃是手厥陰，心包絡之經也。論心包絡竟有如許之多，究竟心包絡是何物，有如許之多耶？其論三焦，更爲可笑。靈樞曰，手少陰，三焦主乎上，足太陽，三焦居乎下。已是兩三焦也。難經三十一難，論三焦，上焦在胃之上，主內而不出，中焦在胃中脘，主腐熟水穀，下焦在臍下，主分別清濁。又云，三焦者，水穀之道路。此論三焦是有形之物。又云，兩腎中間動氣，是三焦之本。此論三焦是無形之氣。在難經，一有形，一無形，有是兩三焦，王叔和所謂有名無狀之三焦者，蓋由此也。至陳無擇以臍下脂

膜爲三焦，袁淳甫以人身着肉一層形色最赤者爲三焦，虞天民指手控子爲三焦，金一龍有前三焦後三焦之論，論三焦者不可以指屈，有形無形，諸公尙無定準，何得云手無名之經，是手少陽三焦之經也？其中有自相矛盾者，有後人議駁而未當者。總之，本源一錯，萬慮皆失。余嘗有更正之心，而無臟腑可見，自恨著書不明臟腑，豈不是癡人說夢，治病不明臟腑，何異於盲子夜行。雖竭思區畫，無如之何。十年之久，念不少忘。至嘉慶二年，丁巳，余年三十，四月初旬，遊於灤州之稻地鎮，其時彼處小兒正染瘟疹痢症，十死八九，無力之家，多半用代蓆裹埋。代蓆者，代棺之蓆也。彼處鄉風更不深埋，意在犬食，利於下胎不死。故各義塚中，破腹露臟之兒，日有百餘。余每日，歷馬過其地，初未嘗不掩鼻，後因念及古人所以錯誤臟腑，皆由未嘗親見，遂不避汚穢，每日清晨，赴其義塚，就羣兒之露臟者細視之。犬食之餘，大約有腸胃者多，有心肝者少，互相參看，十人之內，看全不過三人，連視十日，大約看全不下三十餘人。始知醫書中所繪臟腑形圖，與人之臟腑全不相合，卽件數多寡，亦不相符。惟胸中，膈膜一片，其薄如紙，最關緊要。及余看時，皆以破壞，未能驗明，在

心下心上是斜是正，最爲遺憾。至嘉慶四年，六月，余在奉天府，有遼陽州一婦，年二十六歲，因瘋疾打死其夫與翁，解省擬劊，跟至西關，忽然醒悟，以彼非男子，不忍近前，片刻行刑者提其心與肝肺，從面前過，細看與前次所看相同。後余在京時，嘉慶庚辰年，有打死其母之副犯行刑於崇文門外吊橋之南，卻得近前，及至其處，雖見臟腑，膈膜已破，仍未得見。道光八年，五月十四日，副逆犯張格爾，及至其處，不能近前，自思一竇未成，不能中止。不意道光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夜間，有安定門大街板廠胡同恆宅，請余看症，因談及膈膜一事，留心四十年，未能審驗明確。內有江寧布政司恆敬公，言伊曾鎮守哈密，領兵於喀什噶爾，所見誅戮逆尸最多，于膈膜一事，知之最悉。余聞言喜出望外，即拜叩而問之。恆公鑿余苦衷，細細說明形狀。余於臟腑一事，訪驗四十二年，方得的確，繪成全圖，意欲刊行於世，惟恐後人未見臟腑，議余故叛經文，欲不刊行，復慮後世業醫受禍相沿，又不知幾千百年。細思黃帝慮生民疾苦，平素以靈樞之言下問岐伯鬼臈靈，故曰素問。二公如知之的確，可對君言，知之不確，須待參考，何得不知妄對，遺禍後世。繼而秦越人著難經，然世賢割裂河圖

洛書爲之圖註，謂心肝肺以分兩計之，每件重幾許，大小腸以尺寸計之，每件長若干，胃大幾許，容穀幾斗幾升，其言彷彿似真，其實臟腑未見，以無憑之談，作欺人之事，利己不過虛名，損人却屬實禍，竊財猶謂之盜，偷名豈不爲賊，千百年後，豈無知者。今余刻此圖，並非獨出己見，評論古人之短長，非欲後人知我，亦不避後人罪我。爲願醫林中人，一見此圖，胸中雪亮，眼底光明，臨症有所遵循，不致南轅北轍，出言含混，病或少失。是吾之厚望，仁人君子，鑒而諒之。時道光庚寅孟冬，直隸玉田縣王清任書於京邸知一堂。

（嘉慶二年丁巳西歷一七九七；道光八年一八二八；道光十年庚寅一八三零，時先生年六十三矣。）

醫林改錯上卷上半，除上引「臟腑記鈔」及另圖外，尚有記兩篇，說三篇。其中所著的見解，若以西洋解剖學生理學校之，有些頗相照合，又有些不幸却大謬。（以後有機會分別點明。）然就精神與膽量而論，他只怕是千古一人。總序中尚有「其中當尙有不實不盡之處，後人倘遇機會，親見臟腑，精察增補，抑又幸矣」之語，但聞風而起者似竟無人。

上卷下半及下卷全部，論及若干種病之起因與療法，

并附有方——這些可說是醫林改錯一書之實用方面。新舊醫家對於它們的批評，余已見者爲下三：——

(1) 陸懋修駁斥「補陽還五湯」之語，見中西醫話卷三。

(2) 陳邦賢中國醫學史頁一百：「當時西醫之說尙未輸入中州，而勳臣能不辭勞瘁，以數十年之實驗，發爲改錯之偉論，可爲改良醫學之巨擘矣。惜乎吾國醫學素重墨守，不求新知，以致王說不能盛行，毀譽參半，甚有責勳臣詆毀經文標新立異，目之爲醫林楊墨者。嗚呼，改良醫學，誠不憂憂乎其難哉。然觀勳臣論藥立方，以血液爲病源，以逐瘀爲療法，似近偏謬，其不理於衆口也，殆由於此歟。」

(3) 王吉民中國歷代醫學之發明第三章頁五：「半身不遂，古人以爲風火痰濕，其實病原在腦。考腦中有一部專司運動，在顛頂兩旁，分左右二區，各管半身之運動，凡一區受傷，則所司之半身，卽成癱瘓；此種神經，自腦下行，漸漸併合，迨至腦橋，多數纖維，互易方向，是以傷其左之運動神經者，病或在右，傷其右之運動神經者，病或在左。中風病之左癱右瘓，亦由斯致。王勳臣謂人左半身經絡，上頭面從右行，右半身經絡，上頭面從左行，洵

是確論。」

王清任的醫林改錯，真是一部人人該曉得的書，其價值與意義 (Significance)，我相信決不小於當代學者所豔稱之戴東原的「原善」，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或閻若璩的「古文尚書疏證」。但此書既然也有重要的錯誤，所以我希望中國「科學界」(?) 有人出來做一篇批評的敘述，將其中生理病理兩部分的是非正誤，一一指明，未附各種人對於它的褒貶，以供讀是書者之參攷。這件工作，於中國科學史是個小小貢獻之外，卽於傳佈通俗科學知識及醫學知識，或亦不無小補。謹代讀書界徵文，須至徵文者。

十七年五月十七夜。

✽ ✽ ✽ ✽ ✽

平伯兄：

假使你在北京得見此條笥記，務請問問老伯，清史中有否爲王勳臣立傳，傳作何語。

弟紹原敬懇。

(二一八二) 與愛人共讀解剖學？

解剖學提綱，湯爾和譯，民國十一年八月，自序於北

京，十三年商務書館初版發行。原名“Kurzes Repetitorium der anatomies,” Gegenbauer, Henle 及其他諸家合著。

序文一起頭便對於中國人之不先研究形態學而徒知高譚生態學，大加責備，下續云：——

……我看中國的學術界，政治界，甚至於工商各界，都有這種『不揣本而齊末』的趨勢。再擊醫學來說罷，醫學的人不知有幾千，專攻解剖學的人，可以說不滿一桌，豈不是一個大證據？連顱腔（頭蓋腔）與枕孔（後頭孔）還不能區別的人，也要講人類學，居然在博物學界露頭角，這不是糟蹋人嗎？

中國學術界的力量，不必客氣，大家都知道。動不動就是一部書，寫着某某人編，或者是某某人著，甚至於好意思寫着某某先生鑑定——算了罷，懂得外國文的朋友，還不如老老實實，多翻譯幾種有用的書，省得與『手民』開頑笑，蹣跚雪白的紙張。

書店的貨色，銷路最旺的，除掉教科書，恐怕是小說？內容固然有關係，白話恐怕也有影響。解剖組織這種東西，本來沒有人要看，再加上之乎者也的文章，咕哩咕嚕的拉丁名字，鬧得人頭痛。勉強印出來，徒然叫商務

書館虧本，這又何苦呢？所以我變通辦理，學時髦，用白話來譯這部書。

我還想譯一種 Conning 氏的局部解剖學，那是世界有名的著作，卷帙很厚……但不知誰人肯做這筆虧本買賣，承受印刷，因此尚不知何年何月何日可以出版，也只有嘆一口氣罷了。

嘆氣一事，鄙人恕不奉陪。要理由嗎？我有。

Conning 氏的書，卷帙儘管厚，但湯先生若有耐心譯出，決不至於沒人承受印刷，我幾乎敢立字為據，保商務書館就可以為湯先生發行。湯先生的名望，是全國皆知的；商務書館資本之雄厚，交際之手腕，與挹此注彼之得法（例如一面印時憲書鍾道圖以推廣營業，一面印行『鬧得人頭痛』的專門書以促進文化），也是毫無問題的。去年聽徐志摩先生說，商務書館按月致送陳通伯先生二百元，使他可以安心在日本調查研究。他們對於文學藝術家既如此慷慨，諒不至於虧待湯先生般的科學家。嘆氣似乎是大可不必的呢。

至於『內容固然有關係，白話恐怕也有影響』一節，我想也未必全對。依我個人的眼光看來，一種書有沒有人看，內容實在比文體關係更大。去年我親眼看見四馬路河

南路口的幾個小書攤上面，有古文的『雙梅景閣叢書』抽印本和今文的『性史』一同陳列着，這便是一個好例。以爲內容不管是什麼，只要用『白話』譯或著便可以比『文言』的多博得許多讀者，不能不說是錯誤的觀念。湯先生生在動筆翻譯之前，似應決定要替哪種人翻譯；如果是替專學解剖學的人譯一部學術的重要作品，則應知此書的銷路不能多過學解剖學者的人數許多倍；如果目的在接引一般的人，則應擇一種通俗的著作，出版後方有暢銷之望。譯的是一種學術性質的作品，即使是用『白話』譯，而望其『風行海內，人手一編』，實在是奢望。在中國固然不能夠如此，就是在西洋恐怕也不能吧。周作人先生曾勸青年學一本幾何和一本文法，與愛人共讀。這或者不算是太乾燥的事，但是若勸青年或老年買一部 *Kurztes Repetitorium der Anatomie* 與愛人共讀，就恐怕說爛了嘴也不能生效。科學智識在中國之所以不能普及，恐怕不全是『之乎者也』，「咕哩咕嚕」爲障，而是因爲科學研究者自己不會適應社會，妄想學他們爲本行作的書與性史，封神榜，三國演義比箇高下。科學者如其不願意『徒然叫商務書館虧本』，他們也無權利強迫一般人買他們看不懂的書。

然而學術著作的透譯，終究是該鼓勵的。國家能起來

負責，自然最好，然在其前，則少數有能力的個人，只要少嘆氣，多努力，必也可以做不少工作，爲國家福。你看丁福保先生譯述的『醫學叢書』，今年一種，明年又一種的連出了多少年，積到後來，連各書的序跋等彙齊了都成爲一本幾百頁的『醫學指南』。這是一因爲他能『從事於醫籍，如蟻逐焰，如蟻附羶，必神昏目倦，嗒然偃寢而後已，而不自知其深嗜之至於斯，爲樂之至於斯也』（新醫學叢書總序）；二因爲他『在京師，不願與功名之士，同其馳騁，宰輔大臣，相見一揖外無他語，每見同鄉中有委蛇從俗，納粟爲部郎者，恆嗤鄙之』（吳葆真序醫學叢書之語）（以上是說他昔年在北京的樣子，他回南後必也是同樣的高超）；三又因爲他『家有薄田』（髡髡丁先生自己曾如是云，其出處，我一時檢不出），不必爲衣食而分心。

今日他們在紀念陳英士。但是像丁先生這樣的一位學者，其人格與功勞豈在個把陳都督之下呢。

十七年五月十八日。

我並不過分菲薄前校長前總長湯先生；他近來也很有幾部譯著出版，我是知道的。

（二八三）三焦之又一解

嘯亭雜錄卷八「三焦」條：——

「醫家載十二經之脈，其所言「手少陽三焦」者，人莫能指其定處，諸醫家或分上中下三俞爲三焦，以敷衍之；然六陽經絡，皆爲六腑之所繫，故命爲陽，未可統指背俞，漫無定所。蓋三焦男子藏精之處，爲腎臟之外腑，腎賦形有二，故膀胱三焦分爲其腑；卽命門之關鍵也。或有被襟刑者，見其膀胱後，別有白膜

包裹精液，此卽三焦之謂也。世之盲醫不察，而妄相指擬，致使十二經之名，殊缺其一，亦古今行醫者之所宜曉也。」

一個沒有正規的解剖學的民族，其人體組織的知識是全從偶然間觀察刑餘，慘死，或獸類吃剩的屍身而來，這樣得到的那點子知識也者，試問能否正確完整。

結婚照片

慵子

常常在報上看見結婚的照片，這實在使我起不快之感，像看見什麼學士裝博士裝的照片一樣的起不快之感。爲什麼一結婚一戴方頭巾，就要把「尊臉」給人家看？不是小派的，定是愚蠢！我真替看報的人叫冤，而且替製版製紙的人叫冤。據說，現在那種頭上披着紗巾，戴着花冠的儀式，叫做「文明結婚」。但是紗巾與從前「野蠻結婚」的紅巾有什麼分別，花冠與從前「野蠻結婚」的鳳冠有什麼分別，相對三鞠躬與從前「野蠻結婚」的交拜天地，有什麼分別？我常常把這種結婚比作一場買賣：證婚人是一個拍板者，介紹人是一對撮客，新娘是一件貨物，新郎是一個承受貨物的顧客；結婚證書呢，就是契約。男女之間要發生性的關係，本是男女兩當事者的事情，要在大家庭廣衆之間受人家扮演木偶戲似的播弄，已經夠難受，非打破這種愚蠢的形式不可了，然而竟有人反引以爲榮，還硬要把照片向不相干的人誇示，也足見人類思想的頑舊與老不長進了。

藝術鑑賞論

(下)

John Ruskin 著 豐子愷譯

一一、論實現 (Realization)

本論開始之前，有先要懇求讀者理解的一點，卽現在我們不是論應該畫甚麼東西，而是論應該畫得甚麼樣。Raphael 畫奏提琴的天使，Veronese 在王侯羣中加描貓與猴，是否正當，不是現在的問題。假定所選的題材是正當的，而評論其畫面看去像拿真的提琴的真的天使或注視着真的王侯的真的貓的爲正當呢，還是看去像拿不能發音的提琴的如夢的天使或理想的貓與虛幻的王侯的爲正當？這是下文的論點。

自從繪畫做了學術的研究及一般的批評的題目以來，似乎無論那個著者——凡不是特任美術評論家的人——都在其著作的某處多少表示着「繪畫的大目的爲逼真實物」的意見。原也有多數的著者連綿數頁地闡明理想美的原理，或聲言在想像力的發現上感到多大的愉快。但到了必須明確批評一幅繪畫的時候，這著者想把這畫的非常優秀

的感想傳達于別人的時候，往往用這樣的話來結束：「卽畫得很巧妙，人物竟像要跑出來說話的樣子。這花走近去似乎聞得出香氣，樹枝上落下來的果子使人欲伸手去拾。這武士的劍似乎真果要斫到頭上來。這殉教者的末期的苦悶使人掉頭不忍卒看。」

像這樣的話，大都不過是因爲要把連自己也不知因何而起的賞嘆之念傳達于他人，故作此拙劣的努力。有的人被一幅畫的色彩的美所牽惹，因其事蹟有趣而感到興味；或爲了使他自己想起自己所愛的人或所喜的景色的容貌或題材，而動其心。于是他自然想起使自己這樣愉快的必是畫家的熟練的顯著的證據。然他們要自白自己是歡喜好看的色與有趣的故事的小孩子，倒覺得難爲情，或恐怕沒有曉得。他們全然沒有注意到「聯想」在他們的心中佔着極難避的勢力。他們搜求使自己愉快的原因除了「這畫逼真」一事以外，不能更發見別的理由。

又恐怕普通最多的情形，像上述的賞嘆是僅由無知而

發的。即對於繪畫全無一點真的興味，而在社會上佔着某位置，非說幾句話不可的人們所發的話。世人對於 Claude 或 Titian 的畫，是不拘好壞，非認為有價值不可的。而世人在他們的畫中所能見到或想到的唯一的價值，必是「逼近自然」。

又在別種情形，繪畫的逼真實物的力真被視為興味與愉快的一原因。蒐集荷蘭派的畫的人們，大多數便是這種人。他們彷彿小孩子歡喜變戲法一樣，覺得平面的看似立體，很是有趣。他們歡喜畫中的蒼蠅使看者想用手去拂，畫中的露水使看者想拿到太陽下面去晒。他們以「誤認壁上的風景畫為懸洞」為最大的讚詞。他們以為描寫 Abraham 與 Hagar 的訣別，要描得 Hagar 真果在哭的樣子才好。

前面所研究過的 Reynolds 的論文，對於屬於這最後一類的批評家及鑑賞者最為適用。（千七百五十九年的美術批評家，大抵是這類的人。）然而 Reynolds 沒有精密地想到：在「實現」的點上鑑賞繪畫的人並不皆是這類的人或上述的別的二種人；又其具有這淺薄的卑俗的意見，不可統統歸之于透察，誠實，差別的缺乏。像 Gerard De Witt 及 Habbinas 等蒐集家，原只能以一笑了之，又 Walpole 的

矯飾，Vasari 的小孩氣，也只值得嘲笑與憐憫。但與上述的完全不同的人們，也有抱着這同樣的意見的。其中有一人尤其是絕對的，在一切點上可信賴的人。

美術所及于人心的勢力含有模倣力最少的時代，恐怕要算十三世紀了。當時的所謂繪畫，所謂彫刻，都不過傳寫疏略的面影而已。其忽略的遠近法，其不完全的濃淡，其縱橫不羈的空想，使畫家的作品遠離自然，並不想掩覆也不想滅却其間隙。恰好在那時代，當代的（不，古今的）最大詩人，又當時的最大畫家的知友（這最大畫家一定與這最大詩人縱橫反覆地快談關於畫的事）對於他所認為最完全的繪畫，給以如下的批評：

Qual di Peniel fu maestro, e di stile

Che rimasse l' ombre, e i tratti oh' iri,

Mirar farieno uno ingegno sottile.

Morti li morti, e i vivi parean vivi:

Non vide me' di me, chi vide il vero,

Quant' io calcai, fin che chinato giui.

Dante, Purgatorio, Canto XII, 1, 64.

「拿這樣的筆，屬於甚樣的畫派的大家，曾經模寫過這陰影與這線？這實在足于使技術最巧妙的名工驚嘆。」

死者像真是死的，生者像真是活的。我屈着身體進去的時候，足下所踏的光景，雖目擊真的事實的人的眼，也不及我的眼的看得明白。」

從這段文中看來，關於最高的繪畫的但丁的意見，明明不出于「像用鏡子或用幻術地把現在所無的過去的姿態表現在目前」的思想以外。這裏所說的，是因靈之力而永久顯現在石板上的光景。而通過這圈內的石上的人，看了這畫彷彿感到世界的年代倒流，而在活劇的瞬間立在活劇者的身旁。

要徹底究明這種技術是世界最高的技術，我以為不借但丁的話也可以。假如從來我們對於繪畫是得到一種的愉快的，現在有人要把我們的畫布從畫額中取去，而給我們換一幅我們平常所認為僅屬畫工的空想的題目的，某種雄大壯麗的光景，示我們以在眼前永久不變的姿態；而使我們能目睹例如 *Magdalone* 在基督足下請赦的光景，或 *Emmaus* 的晚餐上與基督並坐的弟子們的姿態；且其描寫並不茫漠，也不造作，而恰像室中的壁上掛着的奇異的明鏡地永遠保留着燦然的千萬種的色彩；即使其畫是 *Titian* 或 *Veronese* 的手筆，我們也不肯放棄自己本來的畫麼？

「肯的，」倘有像上述的光景。但倘對於其所表現的

光景沒有興味，讀者大概回答說「不肯」了。這確是如此。倘是全然惡俗的，全然苦痛的，決不能使人回答「肯」。但因為我們還沒有確定表現惡俗又苦痛的繪畫自身有否大的價值，故倘以事物描寫得美觀為目的，即使是比這更劣等的美，只要像但丁所說地是完全寫出着的就大受人的歡迎了。因為在有懂得事物的天資而又有說出自己的思想的勇氣的人們中，常有拿繪畫來同實際的自然比較，而懷疑其効用的人。他們問：「畫中描寫的風景有甚麼用！每天午前散步的時候可看見更美麗的風景。」又說：「畫的英雄像美人像有甚麼用！我們周圍的人們的顏貌中豈不表出着更高的英雄相與更清的美人姿麼？」在這種態度的人，其唯一的貴重的畫，明明只有映着自己所喜的形與所愛的人的顏貌的鏡子。然而（讀者倘是屬於理想派的）必反對他們，說「我否定在自然中比在藝術中可看見更美的事物的話。不，自然的事物大都是有缺陷的，藝術正是把自然完成地寫出。」但有否把完成的自然不完全地寫出的必要？完成自然的畫家當畫的時候必須絕對地把他表現成畫的麼？但丁的意見在這點上也是正確的麼？即 *Pallas* 的完全的描寫不但是 *Pallas* 的畫而必須看去與真的 *Pallas* 一樣麼？

對於這疑問，因為難於想像人們的技術達于這樣完全的狀況，故不容易有正確的回答。我們的模倣力實際是很微弱的，故想表得逼真實物，常非選擇比較的卑近的又有限的種類的題材不可。我現在不想考究人們的模倣力能達于甚樣的程度。但確知從來是很有限制的，狹小的，故一個模倣的技術要包括高尚的諸題目，到底是我們所不能想像的事。但告一奮勇，認真地想想看，倘然現在得到了捕捉常在讀者眼前忽現忽隱的最美的光景的力，則如何？例如得到一種力，能捉住雲的消散的剎那，樹葉的顫動的剎那，陰影的移行的剎那。又能使水面消而復起的泡沫永遠存在，能使湖上的漣波永遠消滅。又如不像普通繪畫上的暗而弱的日光（其實這樣也很美），而能表現使人看不出是模擬的，逼真的日光，完全代表「生命」的日光。——試想倘然得了這種力，還有甚麼遺憾與躊躇？有了這樣的力以後，結果就是在無論何時向無論何處都可自由飛去。（這可貴的力究竟不是這樣的話所能說盡，故只是這樣想而已。）這是與離肉的靈所有的力同樣偉大的能力。又可想像，這魔力不但現在，又包含過去，能接近遠古的已死的古人。不但顯現他們生前的活動于眼前，而具有與他們共同活動的人也不能有的特權，能任意使這古人固定在一剎那

的態度或表情上，使其姿態固定于將決行大事時的熱烈的志氣所靈化的一剎那上。請先在心中想像有這樣的力。然後試在心中自問：賦有這種力的技術，是可以輕輕地談論到的麼？使我們與天使並肩，享有天使的幸福的一種能力，豈非半屬神力，而最可崇敬的麼？

模倣藝術的最完全的狀態，實在就是上述的樣子。決不是像 Reynolds 所想像地容易的事業。不但不容易，且全是超越人力的，在我們，要想像其性質與結果都困難。我們現在所有的最上等的作品，比較這個是相去極遠的了。

但我們不能輕率地下結論，說這樣的藝術是這世間最高的藝術。在別的方面比較須得考究的點還很多。現在所不妨下結論的，即不能說 Reynolds 是輕蔑又侮辱模倣藝術的；他論這件事的時候實在沒有想到其全體的性質，而就他所知的惡俗的作品而著想；結果說明藝術的優秀的他的努力就全然歸于徒勞；結果他就投身在不能想像其達于何底的紛然的理論的渦旋中，陷入了全然不曾預料到的結論。在他自己的心中原有關於藝術的優劣的本能的自覺，却自己全然不能說明。所以愈努力想說明，愈陷于意外的謬論與不合理。「詩與微細的描寫（Minute details）」

無關」，這話是偽的。「高的藝術但求不變的事實」，也是偽的。「模倣術是容易的事」，也是偽的。「照樣地忠實地描寫自然，是智力遲滯的人最容易成功的事業」，也是偽的。總之，這等主張，全然是偽的，不但從心所出的議論。然而單純的真理，近在口手頭的真理，始終從他的手中脫出着。其真理為何？即在前節中說起過的：高尚的藝術與卑劣的藝術的差別，不在于可分明指定的描寫的方法，表現的體裁，題材的選擇，而全然根據于畫師所努力想達到的目的的高下。放胆地描寫，細心地描寫，不能說是畫師的偉大。捕捉大體或歷寫細微，歡喜Details或排斥Details，不能說是畫師的偉大。上述的手段，用無論何種都可，只要能說明可貴的真理，喚起可貴的情緒的，便是偉大。描薔薇的花瓣或絕壁的裂縫，都不成問題。只要描的時候常有愛與賞嘆不離開他，又永久不離開他的作品就好了。他在數時的畫布上刻苦地描寫數個月，或在一日中塗滿宮殿的正面，也都不成問題。只要使他刻苦忍耐的動機或使他一氣呵成地工作的動機出于崇高的目的就好了。他這題材從農夫中求得，或從貴族中求得，或從英雄中求得，或從凡人中求得，或從宮廷中求得，或從田野中求得，都不成問題。只要他能用渴望美與嫌惡卑陋惡俗的心

來看萬物就好了。原也有某種類的描寫法為普通最富于生氣的畫家所採用；某種類的問題為普通最高尚的畫家所歡喜。但倘沒有其生氣而僅採用其畫法，或沒有其高尚的心而僅模倣其题目的選擇，一定是困難的事。在一方面，天才的力常集中的甚樣的奇拔的題目上，或常用甚樣的奇拔的手段來表現自己，全然不能豫言。所以藝術的真的批評，決不是可以僅用規則來測量的。藝術的真的批評，以對于人所具有的無數的本能與不可勝計的人的努力的銳敏的同情為基礎，因了對于神所造成為美又承認為美的自然萬物的不斷的愛而被純化被指導的時候，方為得其正鵠。

戊辰五月十六日譯畢。

七封書信的自傳

魏金枝著

實價四角半

上海閘北寶昌路人間書店發行

紅樓夢裏的西洋物質文明

昌羣

前年病中讀『紅樓夢』消遣，不覺幾日的光陰，把它看完了。心裏自然不免也喜歡玩味寶哥兒的痴態，湘雲寶釵的風緻，和宗法社會的生活情形；但那時却不禁起了『紅樓夢』的著者也曾受了西洋物質文明影響的一個念頭。的確，紅樓夢中寫賈府的豪華處，每每拿了西洋製成品來做襯托，這話是可以不用舉例的了。

大概西洋文明的輸入中國，第一時期始於明萬曆中葉（一五七三至一六一九），盛於清康熙間（一六六二至一七二二），至乾隆中（一七三六至一七九五）而絕；以後便是咸豐同治間的講求洋務，一直到今天的洋八股和買辦階級，以後如何，這里可不便說了。

『紅樓夢』，據考證家說來是曹雪芹（字雪芹）著的，他生於康熙末葉（約一七一五至一七二〇），死於乾隆三十年左右（約一七六五）。不料這時正是西洋貨物拉長了脚膀跑到遠東來逛，清帝國的人便有許多頓起了海外世界的憧憬，『紅樓夢』中隱約地還表示着這種色彩。乾隆間

李汝珍的『鏡花緣』，則是這個憧憬的鮮明象徵。這篇短東西，自然不是談什麼文明，也不是什麼考證和索隱，不過茶餘酒後，把它抄下來聊供大家的談助而已。

以下所抄紅樓夢裏西洋輸入（或者用當時的話叫『入貢』）的東西，可惜一般『清朝全史』，『清朝通史』中都不曾記載一二，我曾略略檢查過『清文獻通考』，『清統一志』等書，所紀關於這些『入貢品』的來源和時期，附注在後，以資參攷；從前我在康熙乾隆兩朝『東華錄』抄出的材料，現在不知擱置那里去了，一時也尋不着，只好罷了。

紅樓夢第六回：——

劉老老只聽見咯噹咯噹的響聲，大有似乎打羅櫃篩麵的一般，不免東瞧西望的。忽見堂屋中柱子上掛着一個匣子，底下懸墜着一個秤錘般一物，卻不住亂晃。劉老老心中想着：『這是什麼東西？有煞用呢？』正歎時，陡聽得啞的一聲，又若金鐘銅磬一般，倒嚇了

一跳；展眼接着又是一連八九下。

第四十一回：——

劉老老：轉了兩個彎子，進了門房，便見迎面一個女孩兒滿面含笑迎出來。劉老老忙笑道：「姑娘們把我丟下了，叫我碰頭碰到這裏來。」說了，只覺那女孩兒不答，劉老老便趕來拉他的手。咕咚一聲，便撞到板壁上，把頭碰的生疼。細瞧了一瞧，原來是一幅畫兒。劉老老自忖道：「原來畫有這樣凸出來的？」一面想，一面看，一面又用手摸去，卻是一色平的，點頭歎了兩聲。一轉身……剛從屏後得了一個門，只見一個老婆子也從外面迎了他進來，劉老老詫異，心中惚恍，想道：「莫非是我親家母？」因連忙問道：「你想想見我這幾日沒家去，你找我來了？那位姑娘帶你進來的？」又見他戴着滿頭花，劉老老笑道：「你好沒見世面！見這園裏的花好，你就沒死活戴了一頭！」說着，那婆子只是笑，也不答言，便心中忽然想起：「常聽富貴人家有一種穿衣鏡，這別是我在鏡子裏頭麼？……」想畢，伸手一摸，再細細一看，可不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將這鏡子嵌在中間。因說：「這已經攔住，如何走出去呢？」一面說，一面只管用手摸。這鏡子

原是西洋機括，可以開合。不意劉老老亂摸之間，其力巧合，便撞開了消息，掩過鏡子，露出門來。

第四十五回：——

黛玉道：「我要歇了，你請去罷，明日再來。」寶玉聽了，回手向懷掏出一個核挑大的金表來，瞧了一瞧，那針已指到戌末亥初之間，忙又揣了。

第五十二回：——

晴雯服了藥，……仍是頭疼。寶玉便命麝月取鼻煙來給他聞些；麝月果真去取了一個金鑲雙金星玻璃小扁盒兒來，遞與寶玉。寶玉便揭開盒蓋，裏面是個西洋珠瑯的黃髮赤身女子，兩肋又有肉翅；裏面盛着些真正上等洋煙。晴雯只顧看畫兒，寶玉道：「聞些，走了氣，就不好了。」晴雯聽說，忙用指甲挑了些插入鼻中，……收了盒子，笑道：「了不得辣！快拿紙來！」……寶玉笑問如何？晴雯笑道：「果然通快些；只是太陽還……」寶玉笑道：「越發盡用西洋藥治一治，只怕就好了。」說着，便命麝月：「往二奶奶要去。就說我說的：姐姐那裏，常有那西洋貼頭疼的膏子藥，叫做「依弗哪」，找一點兒來。」

又：——

寶琴笑道：「……我八歲的時節，跟我父親到西海沿上買洋貨，誰知有個真真正正的女孩子，年十五歲，那臉面和那西洋畫上的美人一樣，也披黃頭髮，打垂聯垂，滿頭帶着都是瑪瑙，珊瑚，貓兒眼，祖母綠；身上穿着金絲織的銷子甲，洋錦襖袖……」

又：——

晴雯一面說，一面坐起來，挽了一挽頭髮，披了衣裳，只覺頭重身輕，滿眼金星亂進，實在掌不住；待不做，又怕寶玉着急，少不得很命咬牙掙着，便命麝月只幫着拈線。晴雯先拿了一根比一比，笑道：「這雖不很像，若補上也不很顯。寶玉道：『這就很好了。那裏又找俄羅斯國的裁縫去？』」

第五十七回：——

寶玉道：「憑他是誰！除了林妹妹都不許姓林了！」賈母道：「沒姓林的來。凡姓林的都打出去了。」……一時寶玉又一眼看見了十錦榻子上陳設的一隻金西洋自行船，便指着亂說：「那不是接他們的船來了？灣在那裏呢！」

第一百五回：——

錦衣軍查抄甯國府所登記的物件中，有銀盤二十個，

三鍍金象牙筋二把，洋呢三十度，嗶嘰二十三度，姑絨十二度，天鵝絨一卷，氈氍三十卷等，這些東西都是西洋貨。

以上僅得八條，也許還有遺漏的地方。這些物件中，我很奇怪那隻寶玉看見的『自行船』，覺得它的輸入時期太早，因為那時 James Watt 纔修正了前人的方法而致於實用（一七七四當乾隆三十九年）呢。按其時中外交通較緊的，以荷蘭人與佛郎機（即法蘭西）人爲多，據清統一志（卷四百二十三之四）所載康熙九年佛郎機人入貢者有：——天鵝絨，哆囉呢，象牙，花露，花幔，花氈，大玻璃鏡，蘇合油，金剛石等；

雍正三年入貢者有：——

綠玻璃鳳壺，里阿嘶波羅盃，蜜蠟盃，法琅小圓牌，銀鑲絲四輪船，小銅日規，水晶滿堂紅燈，卵石喻鼻烟罐，各色玻璃鼻烟壺，各寶鼻烟壺，連座銀鑲絲船，線花畫，皮畫（按此當是劉老老入寶玉房中看見的那種油畫），巴爾薩嗎油，鍍金皮規矩，鍍牙片鼻烟盒，銀花素鼻烟盒，鑲銀花砂漏，卵石喻綠石鼻烟盒，呵葛達片，番銀筆，卵石喻帶頭片，瑪瑙鼻烟盒，花紙盤，顯微鏡，石頭火漆印把，大字鏡，火漆，

大紅羽緞，照字鏡等；

雍正五年入貢的有：——

金法瑯盒，玻璃瓶貯各品藥露，金絲緞，洋緞，金花緞，大紅哆囉呢，洋製銀柄武器，自來火長槍，手鎗，洋刀，上品鼻煙，石巴依瓦油，聖多默巴爾撒木油，壁露巴爾撒木油，伯肋西理巴爾撒木油，各色衣香，巴斯第理，葡萄紅露酒，白葡萄酒，各色法瑯料，織成各種遠視畫等；

乾隆十八年入貢的有：——

自來火長鳥鎗，自來火手把鳥鎗，法瑯洋刀，螺鈿文具，織人物花氈，洋糖果等；

清文獻通考（卷三十九）所載西洋貢物，除與上列重複外有：——

荷蘭國貢：珊瑚鏡，哆囉絨，啤噠緞，自鳴鐘，冰片，鳥槍，火石等；

意達里亞國（即意大利）貢：銅日規，水晶燈，紙盤，皮畫，顯微鏡，大字鏡，照字鏡等。

此外還有博爾都嘴爾國，所貢亦不外以上諸種。荷蘭貢期五歲一至，貢道由廣東，乾隆二十年時改由福建，到乾隆三十年時，據說已經「免貢」了。意達里亞因「路遠無貢期，貢亦無定額，貢道由廣東。」乾隆中葉，亦不入貢了。

迎 送

慵 子

上最個人間有交情，來時相迎，表示歡愉的意思，去時相送，表示惜別的意思，這是情感到一處地方，那地方政治機關中的吏門的迎送，便停止了應做的工作，當一個什麼官什麼長，到車站或輪埠去迎接；去的時候，也照樣的相送；幾乎把軍警與樂隊，專做了迎送的工，到像辦照例的公事一般；這真是最無謂最不該的事情。老實說：我們人民不需要這種官吏，好的我們應該像主人訓斥似的訓斥他們。所貴為革命者，不但改革政制，而且應有革新一切的精神，我希望在國民政府的治下，不復見這種無聊的儀式！

湖畔印象記

陳醉雲

西湖的岩洞很多，像紫雲，烟霞，石屋等，都是大家所知道的。其中最透剔玲瓏的，便要算飛來峯下的岩洞。從這種岩洞上去觀察，我們便可以知道杭州在古代時候，是一個淹沒在水中的「澤國」，那些透剔玲瓏的岩洞，便是被水流所激成成功的。就是現在，那飛來峯下的岩穴，不是還被冷泉的泉水所穿磨着嗎？在如今遊人如鯽的靈隱道上，却有人依戀着，徘徊着，欣賞那「壑雷」的音韻；但當古代洪波巨浸，激宕着整個的山岩的時候，可惜沒有人能夠向我們稱述那種鏗鏘崇宏的聲響了。

有一次，我還在黃龍洞見到了海藻的化石，那是一塊被發掘出來的水成岩，在堅緻的紅色上，明顯地現着褪綠的暗褐色的藻紋。從上述的兩個證明，可見古代的杭州是一個大澤國，已經有點可靠；何況杭州地當錢塘江邊，離海已近，「滄海變作桑田」，自然是可能的呵。在其他一切的古遺留裏，也許還可以磨洗認前朝，——不，認識更遼遠的古代罷。

在西湖許多地方中，我所覺得最有好感的，却是金鼓洞。從質樸的門中進去，幾乎像一家鄉下人家：石塊砌成的牆垣，異樣的別致可愛；白板的窗扉，顯出被風雨與日光侵蝕的樣子，但是却自有一種不加膏沐的美；小小的院落中，在南面的牆上砌着一個花壇，種着幾棵芍藥和牡丹；右邊是一座峭立如障的石峯，就在苔蘚斑斕的上面，緣着一株異常繁茂的薔薇；左邊的幾乎像隄岸一般的石階上，却種着幾棵蒼翠的桂樹。穿出這所院宇的後面，便可以聽見那所謂「金鼓洞」了；不過這洞祇是宏敞如屋而已，並不怎樣玲瓏深邃。但是洞下有一泓泉水，却清澈異常，水底的白石，歷歷可數，就是掉下一枚針去，也決不會淹沒它纖細的光芒。在這裏的一切，似乎都很醇樸，很和諧，不與富麗為緣，而自有一種恬淡獨特的風味。若是在南風微薰的五月裏，薔薇花絢爛盛開，滿綴在那石障上面，更不知將使這院落怎樣的生色。若是在秋高氣爽的九月裏，桂樹著花，從高空中流下清香，也會使這小院充溢了秋的

滋味。可惜當我去的時候，桂花的信息固然還離得很遠，薔薇也祇含着蓓蕾，然而已儘夠我的低徊流連了。

金鼓洞外面，是滿山的竹林。那天，當我們幾個人從金鼓洞逛了出來，正在竹蔭中穿越着尋找路徑的時候，却見有兩個鄉下的農人在那裏掘筍。他們是醇樸和善，也幾乎像金鼓洞一樣的可愛。在醇樸的風氣已經消失，都市的優點未能發揮的杭州社會裏，忽然見到了這樣兩個不曾沾染機詐與浮華的人，真使我覺得驚喜，像在號尙鬆塗朱的西湖建築物中發見了金鼓洞那樣的驚喜。如果真的「大時代」會到來的話，我覺得像這樣的人，是值得敬禮與模範的，祇要給與他們以相當的教育。不過我這裏所說的教育，並不是指現在那種形式主義的教育；像顯然提倡階級觀念與充滿封建思想的學位制，在「明日的教育」中第一就須首先取消；那些方頭巾與黑披衫，也得送到古物館去陳列起來，專供後人研究往古的風俗之用，庶幾可以不再在什麼畫報上現那荒儉的面目。

在西湖許多建築物中，西泠印社也給我以很好的印象。若是不曉得它內容的人，僅僅在門外一看，也許會毫不介意的忽略過去；就是進了門之後，見沒有什麼特色，也許會廢然而出。但是你如果抱着深入的勇氣，那便愈進

愈妙，步步入勝了。一竿竹，一片石，一泓泉，一面礪，到處可以供你的觀摩。如其有風的吹動，那麼，山頂塔上的風鈴，更會發出清妙的音韻，使你感着說不出的愉快。然而它的妙處，却是隱藏不露，不是一目可以了然的。它正像一個藝術家似的，表面上不甚修飾，而內心中却蘊着深宏的才華。

當下着微雨的時候，我就常常張着紙傘，一個人在湖邊散步。那時，嫩綠的柳葉，充滿着青春的情調；桃色的細沙堤上，落滿了尚未成熟的楊花；從堤上緩步走過，鞋底觸着雨後的鬆散的沙土，沙沙作聲，但並沒有沾溼的憂慮。而且，一下了雨，湖上就清寂了許多；雖然是獨行踽踽，却又別有一番滋味，可以和自然更相接觸的機會，也就是這個時候了。

一天，我還睡在牀上，忽然聽得樓外路上的行人，操着杭州口音嚷道：「下雪得來！」我不覺驚異了一下：「怎麼會下雪，現在不是四月天氣嗎？」但是從半醒的疲倦中定了定神，就猜到了是怎麼一回事了。於是睜開眼睛，轉身向窗外一看，果見臨湖的幾株柳樹上正飄着柳絮。真的，當那邊柳絮盛飄的時候，漫天飛舞，確乎像晴天天下雪一般。天氣如果一連晴暖幾天，路旁的柳絮便會堆積得很

厚。有一次，我曾親見一個不知柳絮爲何物的人，問他的同伴道：「是棉花罷？怎麼滿地都是啊！」從他這一句話裏，就可以想見堤上的多柳絮了。

當我從上海到杭州去的時候，車過龍華，見桃花還沒開，但是火車一過嘉興，就看見一路上都是盛開的桃花了。常從杭州回上海時，一路上見田野中的油菜已經纍纍結實，但車子一過嘉興之後，却見油菜的頂上還留有殘花。可見杭州已是大陸性的氣候，緯度又較南，所以比上海溫暖。西湖因爲三面環山，似乎又比別處溫暖。有一次，我在清澗寺後面的山上，聽見蜘蛛叫，那時還不過是陽歷的四月呢，雖然它們是一種身體較小的早蟬。而且，在白堤的草際，也不等夏的降臨，就有螢蟲曳着幽光閃爍於暮春之夜了。

西湖似乎是蟲的樂園，但決不是魚的樂園；因爲我看見人家捉魚的方法，真是層出不窮。有一種魚，叫做土附魚，它們常常靜伏在水中，不甚游動，也不甚吞嚥釣魚者的鈎餌；於是就有人在竹竿的尖端上繫一個銅絲的環，輕輕地放下水中去，將銅絲環緩緩套入魚身，很敏捷地向岸上一挑，那條魚就被挾到岸上來了。還有一種小鱸魚呢，因爲一條一條的釣嫌麻煩，於是就有人用一大束的雞腸之

類，繫在竿頭的繩上，在水中緩緩的移動着，將魚引入網內，舉起了網，便有大批的魚爲生命的哀悲而跳躍了。更有些人，是用一種圓形的鐵垂，四面連着無數鋒利的魚鈎，繫在長線上，把它拋向湖心，又急速地收回來，有時便有不及躲避的魚，被鋒利的鈎曳上水面來了。看了上述的種種方法，似乎可以說是極盡威迫利誘的能事。但是在人類與人類中，又何嘗不充滿着威迫利誘的悲劇呢。對於魚類，我覺得至少春季繁殖的時候不應捉捕。對於人類，要避免這種弱肉強食的悲劇，我覺得應該用政治的力量去增加生產，限制消費，注重分配；同時尤須節制生育，是一種全世界普遍的節制生育。——由各地政府設立專局，聘用醫生，以藥物或器械的方法，替人民施行有益的節育。

常明月從東方升起的時候，我在湖濱瞻眺着，常常想喚一隻小船，迎着月光駛去，可是終於不曾如願，因爲我所寓居的寺院，九點鐘就要關大門了。然而有一天，那是黃昏的時候，我從蘇堤上散步回來，却見一彎纖纖的新月，已經湧現在蔚藍的天空中了。一到晚間，湖上照例是靜悄悄的；這可愛的新月，就在這靜悄悄中，隨着時間的潛移而愈益清澈。近水的樓臺，都被着明晰的光輝，更有長條

如絲細葉如霧的垂柳掩映其間，就形成了難於描摹的旖旎與幽麗。從這種美景中投射出來的力量，雖然是和軟的，但也是不可抵抗的，而且是人所樂於領受的，於是我的心與身，也就飄飄然有一種難言的愉快。

蔚藍的天空，好像圓的穹籠，和它們雖然離得很遠，但又像十分接近。皎皎的月，閃閃的星，都似乎示人以可親。這時，四圍靜悄悄的，宇宙間的萬有，似乎都在心與心相交流，而不暇開口，也不必開口。但濃蔭中的鳳林寺的晚鐘，却耐不住靜穆了，便鏗然長鳴。這鏗然的聲音，宏大而有力，一時瀰漫於長空間；可是也漸漸的遠了，杳了，靜止了，好像一塊巨石投在水中，激起的波紋漸漸擴大，也就漸漸消失一般。

這宏大的鐘聲，似乎祇與宏大的天空相稱。然而月明如畫的柳陰，却沒有一隻夜鶯。呵，來了：在那傍水的隄上，有四五個少女，似乎被月光所攝引，信步的嫵嫵前進。又似乎也被月光所陶醉，口中都不期的唱起歌來。呵，這歌聲真是說不盡的柔媚呵，在這樣的月夜與這樣幽麗的環境裏！

我在西冷橋畔公園門前一帶來往着，徘徊着，一直到夜深興盡，纔去敲那沉睡在月光中的寺門。

從這一宵隔了幾天之後的一夜，也照樣的有月色，可是却不甚清皎。過了夜半，天氣便突然變化起來了：在將近天曉的四點鐘的時候，鴉鳩剛試弄着它的新聲，忽被電光懾住，接着就狂風挾着暴雨，雷聲跟着電光，一齊的來了。我想看一看這個闊大的奇景，所以就從牀上起來，披了一塊子毯，走到窗外的欄杆邊去觀看。祇見樹木像貓獸一般，在可怖的陰暗中狂舞；每間幾秒鐘或幾分鐘，電光便像預示凶兆的探海燈似的閃閃照射，照得湖面上遠山上隄路上一片的慘白色。劇烈的時候，從我眼射過，幾乎使我目眩頭暈，站立不住。接着一片焦雷，比大礮聲還猛烈的震動着，有時更像在我頭上爆發一般，使我感到又可怕又痛快。看過了西湖的微笑，又見到了西湖的暴怒，這倒頗合我的願望；不過同時也頗有點遺憾，因為所站的地方太低了，不能瞭見更遠的地方；假使能够站在葛嶺之巔的初陽臺上，那麼，便可以看見電光的飛舞於全湖與磅礴於四山了。

一七，六，六。



律師

席珍

胡先生正在替病人注射防疫針，我們只好在會客室裏等着。好久之後，胡先生才進來，像猴子一般的跳着說：

「好久沒有看見的小把戲，居然長得這麼高了。樓上坐樓上坐，面貌還依稀有些認識。」向着妻弟說。

啼達啼達的跟他上了樓。也不說「請坐」，自己就一屁股坐在沙發上。

「令尊近來可好？」不等妻弟答話，隨即回過臉來，指着我問，「這位是？」

「是家姊夫，我們一路到天津來的。」

我尊他一聲「胡老伯」。

「是你姊夫？——那麼你可是映雪的老公？」

我微笑着點點頭。

「天津這個地方是不容易住的呀！繁華兩字雖說不上，但生活程度太高，而且也不容易立足。你們到這裏來做什麼的呢？」

妻弟告訴他來求學的，我說因為在奉天做事範圍太小不容易發展，想另外找尋一個範圍較大的所在，為將來建立事業的基礎。

他聽了這話，急得站起身來。

「阿呀，我的老伯伯呀！你在奉天覺得這裏好，到了這裏，又會覺得上海北京好哩！到處烏鴉一般黑，有什麼範圍不範圍呢？」

想了一想，便點上一個火，吸起水烟來。

「生在這箇餓鬼國，還講得到什麼範圍，什麼事業？餓鬼國的人餓死是理所當然，我看你們將來也終不免於餓死！要怎樣想法子使他不致餓死，才是餓鬼國有為的人的唯一出路！你們要想不餓死，趕快改行要緊！」

「你的爺，你的丈人，已經做了一世餓鬼了，你們還要跟他學嗎？譬如我，也是餓鬼一分子，一向都是向着餓死的道上走。後來肚子實在餓不過了，想想這樣實在不是路；年紀已經一大把了，於是乎又把什麼老書新書一齊拋掉，却來改行。這一來，靠了一把解剖刀，救活了我一家人。我如今行醫已經一十幾年了，但我從來不拿什麼『造福人類』，『造福社會』這一類欺人自欺的話，去欺騙過那個小孩子。只要我肚子飽了，不再做餓鬼，做人的責任就

算盡了。

「你們還想在餓鬼隊中混一世嗎？如其願意，那也不必說；否則一句話說絕了，趕快改行！」

「最近有一個朋友來找我，是已經窮得沒有法了的，他問我，此後應取什麼途徑。我說不要再在餓鬼隊中混，改了行，就不會再叫肚子裏的蟲叫冤了。却勸他學彫圖章，在他可以不愁沒有飯喫了。」

「你們不要再做那個餓鬼夢罷！餓鬼如此其多，個個都想搶一盤飯喫，還有你們小鬼的份嗎？殘羹冷飯都不去想！」

「你們年紀還青，此時着實來得及，改行要緊啊！」

「改行改行，也不一定學我去拿解剖刀，也不一定學那個朋友彫圖章。由各人自己來決定。便是做裁縫也可以，做泥水匠也可以；這個餓鬼國裏，只要搶得一盤飯到手，便算有本事；什麼高下貴賤，管他許多；有飯喫，萬事都解決了。」

胡先生是岳父的世交。初次相會，聽了他這番議論，覺得很是逆耳。心想，「你說改行，也無非是空話罷。學習一項技藝，總不是一早一夕能夠成功；但我現在馬上就要喫飯的，好容易改行！」嘴上却這樣說，「胡老伯教導

我，要我改行，免致淪落，這是千金藥石的話。我也久有這個意思，但俟將來，努力上進罷了。」

告辭出來，也不把他的話放在心上，只是籌思着怎樣來謀發展。籌思的結果，終於因為肚子的需要，第二天便動身到濟南去了。

我在濟南一共逗留了有半個月之久。大明湖的風光，也使我覺得依戀；但半個月的盤桓，居然不出他之所料，差一點真的竟要餓死。涼亭非久長之棲，只有挑起一肩行李，重返津門。

因為有一點世誼，不免再去訪他。

新剃的和尙頭，光可鑑人。這時診病的時間似乎已經過去了，他獨自蹣跚起一雙腳坐着，捧了烟袋呼呼的在抽水煙。

「聽你舅子說，你在濟南很得意，為什麼忽又回來？」開口便這樣突兀的問我。

「在濟南地位雖不壞，薪給也不薄，但我實在不願意再留在那里。工作太機械了，對於青年人是很不合適的；而且彼此傾軋得很厲害，同事互相見了，好像仇敵，我實在不能再住下去。」

「好呀，」拍一下桌子大笑着說，「我不早就說過了

嗎，處處老鴉一般黑，餓鬼國裏還有什麼這里那里之分？你不聽我的話，掉頭去了；却喜覺悟得早，趕快自拔，回頭是岸！」

這樣，他才第一次勸我學習法律，預備做律師。

他說得很簡單，步驟是：一，先自己去買些法律書如什麼六法全書，法令大全之類來念經一樣的讀熟；二，設法在那一個法政學校挂一個名，騙一張畢業文憑；三，到官廳註冊，弄一個律師資格；四，正式掛起招牌，請人拉生意，把小事化大，大事更化得大，引起人們對於辦這件重大案件的律師之注意；五，顧客盈門，黃金到手，便可以養尊處優了。

在他說來，養尊處優便這樣的簡單容易；話雖說得娓娓動聽，但我總有點不相信。

我便告訴他現在有人請我當家夜庭師，教讀以外並擬從事著譯，維持生活。

他從鼻子裏發出一聲「哼」聲。但馬上就接下去說：「既然這樣，你何妨去試試看；總之，我們是不企圖什麼的，只求不餓死，便算得救了。」

他送我出來的時候，特別客氣起來了：「映雪怎麼不來呢？幾時帶她一路來。」

「她因為有病，暫時不能來；她很記聖胡老伯和伯母，等病好些時就要來拜候的。」

「好，幾時叫她來好了。反正我是足不出門的。你們來，自然不勝歡迎；你們不來，我也不會去接你們去的。」

這一次以後，我因為自己事情忙，隔了好久，才又去訪他。那時家庭教師的事已經不幹了。

「好久沒有來看胡老伯，心裏很記聖，總是有事就攔了。」

他不說什麼。

照例的突然的問：「可教了書了？」

「教了，又辭了。」

「為什麼呢？」

我告訴他辭職的原因，是小孩太多了，而且都不肯讀書；為自己想，覺得喫力不討好，為人家着想，也省得就誤他們的兒女的意思。

「哈哈，」他冷笑幾聲，「鄉下人初上館子，連菜盤子都要舐一舐的，他說那是我出了錢的哩。」

我明知這已受了他的奚落，却為尊重他是個長輩，所以還微笑答應着。而他却說我是溫和可教的人。

於是，他第二次勸我做律師。

拿過水烟袋來，點上火，吸一口煙，然後說：

「我看你還是改行學做律師。」

「在這餓鬼國裏，做什麼事都免不了要餓死。學一門技藝，靠自己勞力來混一碗飯喫，自然最好；可惜你們文不像膽鍊生，武不像救火兵，又喫不起苦。學醫是根本辦法，但我覺得你們還着實不夠。有一個朋友，聽說已經在什麼醫學專門學校住了八年的，說要跟我學醫，我說我們大家來研究切磋，這最好也沒有。待問他血清與血液的分別，說不出；問他人體上有多少血球，說不出；一切都說不出。我想這也配得上說學醫嗎？徒然枉費了八年的寶貴光陰。我便謝絕他了。」

「你們是口口聲聲講西洋文學東方美術的，自然更說不上學醫。」

「我看你的性情，沈着鎮靜，不苟言笑，而且處人接物，都很溫和可親，學做律師却是最適當的。」

「文事之中，除了行醫，只有做律師最穩當了。餓鬼國裏，你搶我奪，狗咬打架一類的事是天天有的；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這當中，用得着的便是律師。」

「做律師的祕訣，有一個，叫做胆大臉皮厚。對於當事人，態度裝得十分鎮靜而又溫和，骨子裏不妨像煞有介

事。對官廳，只要能够強詞奪理，巧語花言，這樣什麼大不了的事都成功了。」

「我們所希圖的是什麼？無非是一碗飯。狗相咬，人相打，不管他誰是誰非，其中總少不了你當律師的。只要你有了這個膽大臉皮厚的祕訣，替他大搖大擺一場，結果無論張三贏了，李四輸了，於你都無干。你要的無非是喫飯，飯錢到手，一天的雲都散了。」

「你經手辦一樁案件，飯錢到手；辦兩件，紗褲也有了；辦三件，汽車到門口；辦四件，不可以養尊處優了嗎？」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餓鬼國裏無論怎樣革命，怎樣改良，你咬我我打你的事情總免不了的。其中佔了便宜的便是律師。」

停一停，再吸一口水煙，接着說：

「我看你這樣飄飄蕩蕩，總不是事。你現在不比從前了，娶了老婆，負擔更加重了。你的老婆雖說讀過書，也許能給你一些幫助，但這也不行。她要替你生兒子，還要替你燒飯洗衣服；女人嫁了老公，不靠老公靠那個？你自己要喫飯，你老婆又要靠你喫飯，你趕快要想法子去弄飯來喫。」

「這飯怎樣弄到手呢？我替你想了一條路，就是做律師。」

我裝着非常虔誠的樣子，自始至終不發一言，側着耳朵傾聽。說到這里，嘎然中止了。

「胡老伯說的，實是至理名言。我想，將來我也只有這樣做。」萬分謙恭的這樣回答。

臨時有診病的來了，我便也隨着他出來。

此後，不時去訪他；每次相見，他必要進「你還是學做律師的好」的勸告。感於他的熱誠，又不便怎樣回絕，只是每次聽了他的議論以後，心裏總覺得有些恍恍惚惚。

最後一次去訪他，是同妻弟同去的，那時我淪落在天津，仍然得不到一個事；妻弟也還不曾正式進學校。

相見之後，抬頭看，還是鏡光的頭皮，捧着水烟袋，蹣跚一雙脚坐着。

這一次却出乎意外的客氣，居然端出四盤點心來，而且說：「請隨便用些。」

「怎麼樣呢？」因為我們是兩個人去的，所以這樣普遍的問。

「學校恐怕一時還不能進去，因為各校均停了課，正在進行愛國運動。」妻弟先回答說。

「喔，」他恍然大悟的說，「難怪他們都正在愛國哩！是前兩天的事罷，有幾個女學生，個個都打扮得好像狐狸精，忽然來打我的門，對僕役說要找主人。我以為是奉請我看病的，便說請她們進來。孰知大謬不然，原來她們都是愛國的小英雄。其中一個，便向我發表一篇應當怎樣愛國，應當怎樣自救的大道理，而目的却在叫我捐錢。我就回答她們說，你們愛國，我是無限的欽佩；但我覺得我們這個俄鬼國裏，只要個人能以自己的力量去賺一碗飯吃，不再做俄鬼，便算盡了對國家的責任。一時的熱心，空口嚷幾聲愛國，於國家是無補的。你們既知道愛國，我勸你們還是趕快回去設法自立，自己靠自己的力量吃飯為是，因為只有這樣才是真正的愛國哩！我說了這些些，她們懂了沒有，我也不曉得。但她們並沒有捐到我的錢，却無語的退出了。」

「你既然進不得學校，我看還是回家去罷；回到家裏，無論怎樣，總比在這里流浪好些。要進學校，以後再來。其實進不了學校，我倒以為沒有多大關係，最緊要的却在不要再做俄鬼。」

「我有一個堂姪子，家裏算是有兩個錢的。你要知道在我們那個縣裏，有十萬吊錢便算是首富了。但他那老頭

子，還嫌得錢少，便想出用錢盤錢的法子，叫他舅父做水客，販運夏布到各處去賣，這樣子，一年也居然贏得上千塊錢。

「但他那位令郎，就是我所說的這個堂姪子，却覺得家裏錢太多了，心裏總想法用掉他幾個。本來，錢藏在地窖裏，長起白的花綠的霉來，是頗不雅觀的。」

「民國的某某年，不知從那里來了幾個滑頭，倡言勤工儉學，騙了許多許多的青年到亞美利加戰場上去，這種又是勤儉又是工讀的聲音叫得震天價響，竟把我這個姪少爺的心也打動了。」

「他便做起簇新的西裝來，大英皮鞋，意大利的呢帽；在河北公園一幌一蕩，居然也十分洋氣了。拿了祖宗三代積下的血汗錢，便上船到亞美利加去。」

「一去便是四年。寫信到家裏來說，原來在美洲不過替洋鬼子做做機器匠。一天的代價只有幾個麵包錢。讀書兩個字自然不要說起；但既到了外國，連跳舞看電影的錢都沒有，似乎太喪體面，請家裏再匯幾百塊錢去。」

「年年寫信到家裏都這樣說，而那老頭子對人家却說兒子在外國留學；回來就要做大官。大家對他一家，倒也無不肅然起敬了，鄉下人叫那老頭子，便從老店主改稱老太爺。」

「有一年，那老頭子的舅爺販賣夏布來到天津，會見我，他是老實人，却一五一十的把實情告訴了我。我聽了，心裏想原來如此，却勸他既然這樣年年寄錢去，還不如叫他學一種專門技術，回國來也庶幾可以自立。」

「我勸他學飛機工程。」

「那老實的舅爺大概把我的話真的寫信去告訴了他，我那姪子大概也答應了，自然，反正家裏有錢源源寄去，樂得多在外洋玩幾年。」

「這樣，他在亞美利加便多住了三年。」

「前年秋天，突然有一個漂亮少年來叩我的門。那一種十足的西洋派氣，使我簡直不能認識是他；還疑心是洋鬼子呢，幾乎嚇落了我的魂。相見之下，這才知道原來就是我的姪少爺。」

「他說，他已得了工程師的學位，這一回是受航空署的電促回來的。我自然說可賀可賀。」

「但這次之後，竟好久沒有消息。心裏正在擔憂，這樣永無消息的，莫非是航空時跌死了嗎？如果是的，那老頭子必要向我來拚命，說是我勸了他學飛機工程，現在你陷害了他，要你抵命。」

「這豈不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嗎？」

「我竟沒有料想到他是流落在天津，住在小客棧裏，一些衣服行李都當光了，不好意思來見我。」

「春天來了，販賣夏布的水客又到天津來了。一天，他同了那水客娘舅一同到我這裏。」

「他說是，良禽擇木而棲，忠臣擇主而事，他的督辦不曾重用他，只給他一個中校階級的事，所以已經辭掉了。」

「其實他是的確在航空署裏混過事的，但因他對於飛機一道，完全是外行；在美洲七年，只學了上螺絲釘與拭油兩門本事，所以航空署便撤了他。」

「以後便流落在天津。」

「起初，我不知道其中的奧妙，枉使我擔了半年的心。現在幸而他還沒有跌死，也無心管他中校上校，我的担子總放下了。」

「試問，這樣的讀書有什麼用嗎？而況，你更不能比他，他家裏有的是冤枉錢，回家去還喫得成一碗老米飯。」

「你家裏能供養你一世嗎？你想想看，如果不能，你第一着便應打破做餓鬼的難關。」

「譬如你姊夫罷，先後讀書也算讀了十幾年，但現在還是流流蕩蕩，不免做餓鬼。這總是擺在眼前的事情罷。」

說到這裏，便掉轉臉來，向我說：

「我看你也還是改行學做律師的好。」

「餓鬼國裏，搶飯的事情是天天有的；你如果翻開法律條文來一看，便可以知道，任何人的舉一動，無時無刻不在犯罪的狀態之中。」

「律師是專靠人家犯罪來混飯喫的；犯罪的人如此其多，還怕餓死嗎？」

「但在這裏，却要教你一個乖。第一，你要替罪人辯白做一個聖人，那犯罪的行為，都要說是神聖的行為。」

「本來，聖人這個東西，原是和錢店裏的掌櫃一樣的。錢店掌櫃每天相對的就是一面算盤，聖人每天也無非對着算盤。不過聖人的算盤比較普通算盤要多一位罷了。」

「聖人算盤是這樣的：三下五去二，却在另一位上來一個四退一；四下五去一，便來一個五退一。因為聖人知道人是必須要死的；所以聖人做事，無時無刻不想到一個死字人既不免一死，萬事便何妨退讓一點，於是人家都說他仁義忠信，結果就成為聖人。」

「而在罪人呢，他平時算帳，原也用的普通算盤，但在犯了罪之後，便要借聖人的算盤用一用了。」

「這意思，就是說，平時做事不妨自私自利，為自己打算；到既已犯了罪，便要說，他之所以犯罪者原是爲了

救人罷了。

「例如，法律上明明載着：『凡無故私拆人信件者處四等以下有期徒刑』，但我可以想法拆人家的信不為罪。譬如有人託我轉交一封信，我把他拆了，有人去告訴，那我是不是應受刑事處分？我却可以這樣說，恐怕這信於我有關係呢；或者人家正有急病，托收信人轉介紹我去診治也未可知。我若不急急拆看，豈非耽延了人家的病症嗎？這樣，我的拆信便是『有故』了。我若當着你們面前拆看這個信，到法庭上便有你兩個證明是看見我拆的。這樣，便是『公拆』了。『法律無正條者不為罪』，我既然是『有故公拆人信件』便應無罪了。

「而我在這犯罪行為之中，却說為救人生命呢，這豈不是還做了聖人？」

「做律師原沒有什麼煩難，你不要害怕；你如果懂得這個罪人與聖人的道理，做律師的三昧你便得了。」

「你若做了律師，我可以保你一世喫穿不盡，保你一世不再做餓鬼！」

「你要知道，做餓鬼總不是事呵！」

如此如此的說了一大篇，我覺得有些嫌煩起來，便向妻弟丟了一個眼色，揖別出來。

他送到樓梯前，站住了，突然說：「你須知道，我這種不客氣的話，聽了雖然不免逆耳；但在這世上，恐怕找不出像我這樣真心的人呵！」

我聽了這話，反而覺得非常抱歉起來，向他解釋「那是自然囉，胡老伯的話句句都是對症的良藥。」

這是同胡先生最後一次的相會。

我在天津一共逗留了有三個月。事情終於沒有找到，妻弟的讀書問題也不會解決；心想這樣淪落總不是道理，或者到另一方面去圖謀也許有些發展罷，便打定了主意離開天津。

因為臨行的時候太匆促了，竟不會向胡先生去辭行，心裏覺得非常快快。但不久也就澹然了。

以後到處漂零，到處總找不到飯喫，直到現在還只能在餓鬼隊中混日子。因此，又時常想起胡先生來，真是悔不該不聽他的話，如果當初學了律師，現在想必用不着這樣依人作嫁了罷。

讀他的「且上天山打一圍」的詩句，不覺眼淚流下來了。

＊ ＊ ＊

——在廈門作

「一路平安抵法」!!!

傅雷

（法行通信第十二）

最後一次的午餐已用過了；在船上只有最後的一次晚餐，一次飲茶，一次早點了。此外還剩最後一覺未睡，但至多二十四小時內我必要和一月來相依為命的浮家見最後一而了，什麼東西在船上的都成爲最後一次了，我現在也是最後一次在船上和你們寫信。一切的最後，都流水似地逝去，無限的未來也狂濤似的永永奔向你！我在戀戀的別情中，想于匆促惶茫之際來算一算一月來的總帳，但是結果只是惶懼憂恐罷了！心緒萬端，亦祇使我愈想寫而愈不能寫而已！

回憶一月前在凜冽的上海的夜幕中，爲了想起旅途的孤獨而淒苦，而悲惻，甚至對了炳源流淚，一月後的今天，細細思量時只覺做了一場幻夢。至于事實上的我如何會被運到地球之彼端，踏到地圖上大陸的西隅，那於我只覺莫名其妙罷了！從朔風怒號的上海經過了晚秋在香港，航到了酷暑的西貢，復南行至悶熱的新嘉坡，橫渡十餘年來在腦海中隱現的印度洋，由哥倫坡亞丁而入紅海而至其布丁，漸漸的重復轉到溫和的蘇彝士，更由暮春而急轉直下，一

天天加衣換衾中，又到西西利附近的積雪，數小時後更要上噴傳大寒的歐羅巴……那些天時的變換，風土的映演，於我只加增我的惶惑，我實在模糊了；是我自己的意志呢，還是什麼魔術，竟會使我做了這樣的一場黃梁之夢！人間的廣漠啊，廣漠的人間啊！

說來慚愧，在船上一月完全于昏昏沈沈的麻醉中混過了。法語也沒進步一些，經驗也沒得到多少，只是天天發見自己的弱點；記憶力的衰退，推理力的欠缺，懶惰性的加強……我真有些恐懼，這顆朽木終難于雕斲了麼？

我本來是善于做夢的，並且常有夢囈。此行幾無夜不夢，而無夢不在故鄉。一切的親戚朋友，都齊集着送別；這是常做的。以後又常夢見我在中途回去，與親朋團聚；夢中狠明白的告訴人說我是在中途，現在船泊何處，我特抽暇歸來一敘的；因此常夢見與親朋談話中，忽然想到船要開行的事，于是急忙忙的一會兒電車一會兒輪渡的趕我們的 André-Léon。在夢裏的我，真是如何的自由啊！昨夜還夢見我回家，有人問我到底法國去不去，我說如何不去，我只有兩天就要到法國了，此刻是抽身回來看看你們的啊，朋友啊，母親啊，我夜夜魂夢飛歸與你們共話呢！不知你們夢中可曾夢到我同樣的夢？如其同夢時，不

知你們也會覺得安慰些否？

人生原不過是一場大夢，但我終還嫌其太大，太慢，如能縮成我每夜的夢，數萬里一剎那便可歸去，數十日，數十年興亡盛事，數小時睡夢中都可經歷時，我將要如何的快樂啊！我真幻想，我真希望，人生快縮短些罷！映演得加快些罷。

日前讀廚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讀得他講述他人生觀一段時，頗為所動；大意是說，有苦然後有樂，愈苦而後見樂之愈樂；人生苟一無缺陷，必將如何平凡無聊，以至失掉生活的意義！我把他的話曾想過幾次，但尙未想到終決。真可憐啊，我近來簡直不能思想了！但我暇時總要好好地把心思索一回，或者能有所悟，一反數年來灰黑混亂頹唐的生涯。

唉，心緒是這般地亂，愈想寫而愈不能寫了！只能潦草些將就了，請原諒罷！

地中海中第三日，狼有頗簸，所謂電梯式的動盪，我的確親臨了。整整的睡了一日夜幸還未吐，飯端在床上吃，還好下肚，不至上胃。昨晨過西西利時，又平穩了。昨午後及今日，又稍有小浪，但亦不過如上海香港途中的顛動而已。自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卅一日下午四時起，直至一九二八

年二月二日下午三時止，所可稱為浪者，祇地中海中一日！所以老友張君江泉自清華遠祝我「一路平安抵法！」的話，的確應驗了！諸親友送別時的祝福也都實現了，真是如何地快慰啊！如何地感謝啊！

我們的船每小時最快時能航十五海里，但平日只航十四小時左右。每日中午的汽笛鳴後，舵樓裏就有一個水手，拿着過往的二十四小時內的路程表送到飯廳裏佈告處。我們每天去看，去計算，還剩多少里數，再要多少小時；也是我們的消遣之一。今天至十二時止，還有二百三十六里，預計明晨五時可抵Marseille。最後的最後終快臨到了！未來的前鋒也逼近了，現實擺在面前，終該鼓勇前去！我明日擬乘夜車赴巴黎，逗留一星期左右，轉赴南方Pondichéry。我的通信暫告結束，以後如有機緣，再當陸續寄些回來。所抱歉而負疚的，就是以往的成績太壞了，亂七八糟的一堆，實在只有攪亂你們的清靜的思緒！但這也就是我實生活的表現啊，我能掩飾嗎？

末了，請渴望我思念我的母親朋友，一概放懷！你們懸慮的無依的小鳥，現在安然抵岸了！放心罷！安慰罷！祝國內諸親友快樂，康健！

怒安。

一九二八、二、二日下午三時，抵馬賽前十四小時。

夏多布里昂的浪漫主義

華林

讀 René

開創法國十九世紀的新文藝，為浪漫派的先鋒，與司達義夫人 (Mme de Staël) 齊名，他的散文，富于極強的想像力而有詩意，這就是『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他在一千七百六十八年九月七日生于聖馬羅 (Saint-Malo)。他生涯感於悽涼的寂寞。海邊的潮水，林中的孤月，就是他的生世伴侶。在他傑作 René 一短篇小說中，已敍說他生世凋零，如黃葉秋風，散逐在荒谷的溪流。他的孤吟獨嘯，如林中風號，如海邊潮吼。『夏多布里昂』在文藝上，非僅發現『淚泉』，他要在痛苦的心絃上，撥出高妙的歌曲。他的偉大的想像，將自然界一切的事事物物，都沉醉于幽情寂寞中。讀他的散文，他把我引導到悽涼夜深的幽谷，在月光下，看見地上，臥着一個潔玉嬌豔的美女，她的口唇，好像憔悴的玫瑰，並未經雨暴風狂，她旁邊哭倒一個散髮的少年，他的哭聲，驚醒了林中睡鳥，驚醒了穴中

虎狼，月光也隱沒在黑雲裏，泉水也停息他的流聲。這是何等悲哀的心境，這是何等浪漫的情緒。讀 René 小說，他敍述他自幼小即喪慈母，父親愛他的兄弟，將他交與乳母，父死後與兄分居，他即偕其姊住親族家，所以相依為命，形影不離的，就是他們姊弟二人而已！他們從搖籃中，即相愛戀，海邊沙灘，林中落葉，時有他們兩小兒足跡，兒童時好夢，是永不能忘懷。René 一書，與哥德的『維特』相耀千古。夏氏也曾受『盧騷』的影響，他極端反對及傾向于文明生活與野蠻生活，歌頌自然而排斥人為。他慕羨野人的生活，願與之永偕。當其姊剪髮出家時，他的搖籃世界，完全毀滅。他自歎說『我是孤獨！孤獨在地上！』他對人生一切都感無趣。他絕沒有一種醫藥，來療治他心中的傷痕。只有死可以解脫，人世是不可流連。這種悲哀的情緒，完全是浪漫派彩色，如哥德的『維特』，拜倫的『阿浩爾得』，以及拉馬丁的『湖』，呂舍的『夜』，大都皆是同樣的心情。惟 René 的詩，是抒情的詩，是作

者自己的痛苦，表現在他的想像中。他的姊姊『阿梅麗』(Amélie)要戰勝她的熱情，與她的弟弟離絕，離絕！正是與她弟弟永不分離！Rene去廟中訪他的姊姊，路過當年的故居，舊屋已荒涼，野草生階前，回想他和他姊姊同居的睡房，同游的林園，今已物故人非，舊迹難尋。他聽說他姊姊經過此地，已有同樣留連，悽涼感舊，他急急的離開，不忍回頭。『人生是遺恨淚債！』淚若流盡，生命之源即枯涸。可憐的Rene，你心中深創了不可醫治的傷痕。你又是勇士！你高傲地蔑視傷痕而不顧。在你狂歌的聲中，已聽到你傷痕破裂的哀音。當他離開祖國那天夜裏，他在海邊看那姑廟寒窗，到夜半鳴砲時，只見『阿梅麗』窗裏，一點微光，正是他姊姊爲他祈禱上帝，保全她的不幸的兄弟，而哭倒在十字架前。海潮的風濤，故國在飄搖中，姑廟已隱沒在地平線裏。夏氏遂永遠是一個漂泊孤獨之人，他雖與『拜倫』感到同樣不幸的命運，但是祖國在拜倫眼中，好像是虎狼之穴，不可一日居。夏氏雖感到『人類窮荒』，惟祖國中，尚有『阿梅麗』的紀念。拜倫固然時時紀念他的姊姊，但因此在祖國中，已起了熱烈的戰爭，祖國雖不可愛，也可愛他人之國。文人漂泊運命，可爲同聲一哭。愈愛祖國之人，愈不能與祖國接近。但丁離

開『佛羅杭司』，盧騷被『瑞士』驅逐，足見『熱情』是道理所不能了解的！愈有熱情之人，愈受最大處罰，愈愛人類之人，愈感覺人類是沙漠窮荒。讀Rene的人們，也曾聽到心琴上，撥出斷絃之音麼？

四月十四日，寫于法國里昂。

前 進

創 刊 號
目 錄

發刊詞

那裏是出路？

外交政策與最近外交事件

濟南事變中之感想

站在青年的立場上講幾句話

青年的生路與死路

怎樣到了現在？

外蒙古經濟的價值

附件

中華民國十七年六月一日出版

(每月二回 十五日出版)

發起簡字運動臨時宣言

陳光堯

古今世界之社會的總趨勢，一言以蔽之曰：經濟化而已。科學家之言曰：科學的方法無他，其要訣就是「求簡」；又曰：物質之文明，乃是吾人處世所抱「事半功倍」之要求的一種實現。經濟家之言曰：生活當以金錢為

根據，金錢為萬能之權力，但時間亦是金錢。至於中國的諺語則更說：「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云云，這些都是與人生最關緊要的經驗之談。我們試再就事實上看去，第一凡世間的一切萬「物」，其固存而不進化如空氣如水料者甚少；繼續進化而不息者則十九皆是。若說世間的一切萬「事」，那更是都無一日不在進化之中了。但這些進化的事物，它們究竟是怎樣的在進化着呢？我們簡單的說，就是事物如不進化則已，否則它的「內容」必定日趨繁複，不過其「質素」，「效用」上却又必日益「簡」，「便」。如不信，我們試看那一種進化事物的「內容」，它不是因自身之進化而愈演愈繁，愈演愈難，以至直使人感到昏迷或尚不止的呢？我們又試看那一種進

化事物的構成「原素」及其對外所生的「效用」兩要項，不又是因它自身之進化而向着「簡易」和「便利」一方面逐漸繼續着走下去的呢？這種現象，簡直就是一種古今宇宙間一切事物進化共同必經的原則。

中國文字歷來的變遷上，凡由畫卦而書契，而籀文，而小篆，而隸書，而正書，而行書，而草書，此其間雖也有不盡一致趨近簡便一方面的地方；但同時上面這繁難的階段，它却多有相當的代價，像如筆畫雖變多而字數却同時增加敷衍的籀文即是。所以漢字的演變，大體上，實在也仍舊不失其為日趨便利。現在為使大家明瞭中國歷來各體文字繁簡的概況（欲知其詳，可參閱十六年雙十節上海民國日報覺悟增刊拙稿：「中國文字趨簡的歷史觀」一文）起見，先將各字體每字筆畫平均了的約數列作一表，以資比較。不過因為要說「概況」的緣故，則分配上除了是我個人的主觀以外，不免過有一些穿鑿的地方。閱者如果要更作精深的研究，則這裏所說的一切，自可不必拘泥，該

表例左，

書體	畫數
繩卦契文篆書篆書隸草草書	3 6 8 17 15 13 9 12 13 9 6 10 7 4 5 6
字字母字	
音音馬	
結書書縮小隸草正分章今行俗拼注羅	

右表各數字係各字筆畫平均了每字的約數。

上表中各書體的次序，都係依該書體出現時期的先後排列；在這個漢字變遷的歷程中，其中段縮文等體文字，它們趨繁的利弊，已詳上述，無須再說。我們若就該歷程加以通盤的籌算，我們便更曉得：結繩雖極簡易，可是它的字數則極不敷用；並且事實上結繩也只不過是中國文字的起源，它並不是中國正式的文字。至於中世的今草，其質較楷字雖簡單；然字體曲紛，印刷不便，實用易生誤會，而一般人尤不會寫。所以除了結繩因自身有問題不算外，中國文字演變之整個歷程上的現象，確實可以說是一往直前的向着簡易和便利一條路上走去，此乃顯而易見的事實。

中國文字一方面既求適用，而一方面又求簡易，如此以至演變到現在所通行的這種楷字，固然是我們大家的幸福。不過縮文等等既可簡化為楷字，則楷字勢將又簡化為較楷字更為簡便的某種字體，這也更是必然之事。現在不說將來，先將目下這種楷字筆畫統計上的重要知識簡單的列出，以資我們對於這楷字之本身能有徹底的認識。

關於此項，據我前次統計的結果（詳見北京世界日報科學週刊第六十三六十四兩期）是：

（一）漢字中筆畫最少的，當然是「一」「乙」兩字；筆畫最多的，為四個「雷」字合到一塊的那個字，（因為刻字不便，未能列出）。它音拼，作雷聲講，計五十二畫，見康熙字典成集中第二十九頁上幅。不過這個字向來並不實用，其較為通行而畫最多的字，則為「呼籲」的「籲」字，計三十二畫。（二）全部漢字現在約有五萬餘個，其中以十二畫的字為最多，十一畫者次之，十三畫的字居第三。（三）就通行的漢字說，平均每個字為十六畫，若不問通行與否，而就漢字之全部計算，則平均每字當在二十五畫左右，這管是何等的繁瑣？

就上所述看來，現在這漢文楷字全部中，每字的畫數

平均仍有二十五畫之多，（楷字之較籀文進步者，多係它們形體上或書寫上的便易；至於楷字筆畫，則所減似較有限）。所以實驗上我們平素寫楷字，每點鐘平均僅約得三百五十之數；寫行書每點鐘普通人也不過八百上下，這是關於漢字抄寫之遲延上的。同時漢字因為自己的筆畫太繁，致使面目入難識別，記憶自也困難；結果則使中國的教育永久頹廢，不惟不能普及，並且普及的希望也全沒有，差不多漢字竟成了中國一種自縛自殺的東西了。我說這話並不是自己現在才發的甚麼新論，乃是那一般有識者年來深所承認，並且也是他們力為顧慮的中國教育問題上的重大焦點。

漢字既兼有文字歷史上演進趨簡之定則的作用，而現在這楷字却不惟不會簡進，且尤不能應付它的環境；所以於民國二年北京教育部遂有應國語讀音統一會之呈請，頒布「注音字母」輔助漢字通行全國之舉，這確實是補救漢字之失的妙策。注音字母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文字，功用如何，現在大概誰都曉得，不必細說。但它的優點：第一即是字字衍「音」，使文字和語言成爲一氣；第二便是筆畫簡單，每字最繁度亦不出「十」畫的範圍；而且筆勢又極好寫，所以大家都感到便利。

此後在民國十五年，錢玄同諸人他們又將數年來所研究的「國語羅馬字」正式宣布了。這種字母較國音字母有好有壞；好處因它乃是現世界最通行廣遍的一種文字，中國若用羅馬字母拼音做文字，則無論我們對外或者外人對我，都只須以拼音方法及少量的文法和字義上的練習，而彼兩方的語言文字，即可相通無阻，這自是最好沒有了的美事。

不過羅馬字母在中國通行上的難點也很多：注音字母雖然易寫易記又簡單，但它們的形體和原字相去太遠，彼此毫無一絲可連。看的人其初每每尙須多費一層拼音的手續，然後字義有無錯誤，還不敢保。再者現在有些地方的國音，也還不能夠真實統一，中文若還拋開漢字，劇然以這拼音文字獨立應用，在事實上亦屬極困難之事。至於羅馬字母呢，它們較注音字母之形體去漢字可更遠了，它們拼音的方法，在民衆方面講，也尤困難得很。所以不僅羅馬字母在數年內我敢說沒有實現的希望，就是連動鼓吹了十餘年而較容易學習的注音字母一時也難通行。此乃事實的問題，並不是我因推行自己的主張，遂不惜對很好的一拼音文字運動「信口所造的謠言」。

我們既處在這個新文字不能通行，而舊文字又厲行作

虐的時代，試問我們還是忍着痛去候新文字來供我們安享呢，還是暫時就先找一種應急的文字來救命呢？這個問題，我想只要不是神經失常或者腦筋變態的人，他絕不至去抱「待邊水救近火」的主張。我們為應現在環境的需要，故極主張中國今後宜另採用一種簡便的文字；但這種簡字，因為它們大半都是原有的字體，所以我們也不必越界自謙的說它們不是一種可以救近火的「眼前淨水」。

此項簡字運動和簡字的內容，北京報紙前後雖曾有報告，不過因為南北戰事的關係，消息不能流通，想來不知道的人一定也不少。

我們這種簡字主張，是繼續當民國十一年時，錢玄同諸先生們在「漢字改革」運動中所提倡的「簡筆字」深研擴大而成。我們的方法，大略說來，第一步係采「俗字」，或將「俗字」加以訂正；第二步係采「草字」，或將「草字」加以改善；第三步係采「古字」，（按這並非我們想「復古」，因為古字比新造的字總要容易通行些），或將「古字」加以審擇；第四步係依上三法仿造與習慣接近，和與原來字體之輪郭酷相近似的新字，藉收「因勢利導」之效。（全文名「簡字方案」，共約七萬字，研究簡字之一切問題頗詳，不日當由書局印出。又有「中華簡字表」

一卷，係詳述各字簡體之根據及理由等項，全書共舉簡字七千左右，脫稿後當先付油印，以便就正）。此種運動之目的，必求於極少之時間內，而能做出許多的文字或與文字有關係的各種工作，這是我們簡字計畫的預算。

至於決算呢，我們現已統計實驗出了我們所主張的簡字，平均每字僅只「七」畫；書寫速度每點鐘約寫楷字九百，行書則達「二千」左右。所以此項簡字在吾人的時間上，經濟上，工作上，精神上等等各方面，都予我等私人間以極大的便宜。至如字體簡易，民衆容易認識，（其實有許多簡字，原來本是民衆所發明的東西），因此以普及教育，促進文明，（尤其是中國新聞，印刷事業及華文打字機三項的進步最為顯著），宣傳文化，發揚國光；進而使利東亞以及世界人士了解中國的語言文字以及其他一切，這更是簡字對於公共團體以至全中國及全世界的偉大的便利。

簡字的筆畫少，所以便利很多；但有一事我們須當聲明：就是中國的諺語曾說，「求之上者得之中，求之中者得之下，求之下者則無所得」；而我們的經驗上又證明：凡是客方之「還價」，必不能如其主方「叫價」之時期。有這兩個原因，我們對簡化漢字所持的態度，自不免較本來

的主張要稍趨激烈一點，藉以防止將來的事實脫出於我們現在理想之外。再換句話說，就是我們在事實上如想把漢字簡化到「八分」的簡便；但在理論或例證上，則無妨將漢字簡至「十分」的程度，這是簡字運動上必要的步驟。我們所主張的大部分簡字，固然異常的簡便易曉；但也有極少數的簡字，不免却因此致使其面目暫時不易為民衆所認識，此乃不得已之事。不能以這「部分的」缺點，即認我們所主張的簡字不與民衆相融洽，或至否認其全體。關於此種會誤，我們試再舉一個明例作證：即如現在業已通行的注音字母，它們的好處很多很多；但它的壞處，則是對同音的漢字，不免重複不分。後來雖有「平上去入」的分別方法；但這個民衆們是不懂得的，並且也是他們所不肯管的。然而注音字母的價值，却仍然存在。蓋其利多弊少，已屬難能；何況那一小部分較難認識的簡字，只要略加傳布的工夫便可通行，（如「她」「牠」以及化學上的許多新字，即是明例），更爲有利無弊之事了。

推行簡字所得的種種利益，既如上述。想來我們大家自然而然的當都有共同來贊助這種「公益運動」的必要。不過人心不同，許多人裏面，不能沒有幾個頭腦冬烘，思想頑固，或者自己心甘情願犧牲自己的時間，金錢，勞力，

精神等等的分子。我們對於這種人，因爲彼此所持的主張不同，自不妨分道而揚鑣。所以只要他們不將自己的主張信仰貢獻於別人，我們對他只有堅持「聽其自生自滅」的態度。他們主張墨守一切，我們絕不能以這胆大妄爲的「簡字主張」去希望他們。我們所歡迎的，只是中國舊思想上，制度上，文字上的胆大妄爲亟思改進的猛進份子。如果這種猛進份子中有和我們「志同道合」而願與我們共同作簡字運動的人，隨時都可以賜教，我們當以極熱誠的態度歡迎他們的指示。

至於因主張上的衝突，而故意和我們爲難以至發爲「吹毛求疵」的議論來攻擊我們的，我們爲厲行屏除自己眼光所不及的缺點或錯誤，使我們的簡字方法，逐漸走入於盡善盡美無懈可擊的地位起見，我們對他們的這種非難，則尤表極端的歡迎。但如有人因所謂「攻人而反被人利用」的教訓，而不肯來痛罵我們；我們既不是賤骨頭；所以諸位也儘請放心，我們絕不會得那種「不挨罵不舒服」的症候，須至宣言者。

十七年五月，於上海。

小說月報

第十九卷 第六號

咖啡店(油畫)	林風眠
蕉窗(屏畫)	豐子愷
追求(一至二)	茅盾
帕拉瑪茲評傳	沈從文
一個人的死(一至二)	沈從文
還魂草	沈從文
拉巴爾納斯阿姆善蘭	森鷗外著
致駿祥	森鷗外著
一個牧童的故事	森鷗外著
別離之曲	劉枝
秋感	劉枝
矛盾	劉枝
乞巧的哀歌	滕沁華
大自然與靈魂的對話	豐子愷
大地與月的對話	豐子愷
希臘羅馬神話傳說中的戀愛故事	錢西諦
『曾經為人的動物』	錢西諦
現代文壇雜話	錢西諦

文學週報

第三百十四期

哈代死後瑣記

我的兩個朋友

杜鵑

小史談到詩人

吻痕

題畫

自然界第三卷第二期要目

文明和生存競爭

家族的大小和教育的關係

中國產的兩生類

關於人類起原的學說

化生辨

金魚的遺傳

動物冬眠之原因及其意義

中國的天然顏料

朗東山

傅東華

滕致文

鍾景深

趙景深

霜華

萬曼

上海開明書店發行

每冊四分



貢獻
三卷三期



貢獻旬刊 第三卷 第三期(即21期)目錄

封面

近代革命的藝術運動中的新舞蹈

冥器店

二郎姑娘之笑

梔子花

血與天癸第一章緒論

『北京乎』的序言

蘇州

漢遊識微

病了玫瑰 (布勒克詩)

廣州的抽，喝，喫。

湖上征鴻 (寄周開慶君)

作家與人生

歌 (羅塞蒂作)

方勻

士元

慵子

孫福熙

喬琪

江紹原

陳醉雲

胡兒

蠶生

李惟建

招勉之

趙銘彝

王任叔

巖野譯

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出版

啓事：本刊每年四卷，每卷九冊。

第二卷第一期即第十期。第三卷

第一期即第十九期。自第二卷第

一期起，預定價目略有改動，如

下期者，仍照前寄奉，待滿期後再

請按照新章續定。

定價 每冊大洋一角

預定半年八冊大洋一元五角

全年十六冊大洋三元

(國外另加郵費每期四分)

廣告價目

每期半面二十元

全面四十元

哈同路民厚里六三二

嚶嚶書屋發行

電話西一八六四

本代 開明書店 泰東圖書局
 派 新月書店 亞東圖書局
 處 光華書局 春野書店
 南華書局 協謀圖書公司
 現代書局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愛文書局

扮演「火之鳥」的加爾薩薇娜



(參照「近代革命的藝術運動中的新舞蹈」)

近代革命的藝術運動中的新舞蹈

士元

——俄羅斯舞(Ballet Russe)

舞蹈與演舞——俄羅斯舞——達勾列夫氏——伯克斯得與福根——新演舞的天才尼琴斯基——加爾薩薇娜——巴白綠娃

(一)

舞蹈是原始人的感情之表現，不論在那一個民族裏，都是自古相傳着的。歌謠，音樂，舞蹈，都是人的感情之表現的根本。它們所要求的，是旋律的美。一個旋律，表於言語時成爲「謠」，表於音聲時成爲音樂，表於軀體的運動時便成爲舞蹈。表現舞蹈時，因爲所含的意義各異，便伴着發生了一種劇的動作。卒竟是取了演舞的形式。

這里所稱「舞蹈」是指 Dance，「演舞」，是指 Ballet。舞蹈通常是跟着音樂上的拍子，把旋律的形式，置於一定的規矩。這般便構成了單以體軀之運動的形式美爲主眼的舞蹈。但演舞便沒有單單是伴着音而動的拍子的旋律。在那里至少總含有一些意義，含有一種有內容的劇的動作。

所以演舞不以音的拍子爲主，是以節奏爲主。

歐洲演舞之起源，當在十六世紀。初起於意大利，一五八〇年入於法蘭西；路易十三世和十四世時，產生了不少以演舞名手聞名的宮廷的演舞者。西加諾，拿破來，桑安達來等人的名字，至今還傳着。但演舞是被用於歌劇中，作爲默劇(Pantomime)而發達過來的，其中當然不單是身體的動姿，其採用舞蹈的分子也在不少。演舞不和交際舞一樣的需要許多人；總之在造成劇的動作的範圍內，舞者是一個人也好，幾個人也好。此演舞，到了近代，一時似是衰滅了。並且歌劇之在舞台上，也將被人輕輕看過。但最近起來的所謂「俄羅斯舞」(Ballet Russe)，可說是這一種衰滅的現象的反動。

「俄羅斯舞」是什麼？當然不是「在俄羅斯的演舞」

的意義。「俄羅斯舞」實在是有特殊的意義的新語。因此不能解作是俄羅斯國民的演舞的形式等意。如今我們普通所說的俄羅斯舞，是作為反抗俄羅斯的宮廷舞者一派的許多藝術家所新創造出來的新演舞的意思。換言之，便是革命的藝術運動中的新演舞之意。此偉大的創造，是出於什爾仇特達勾列夫之手，其後出現了一班舞台的藝術家，如革命的舞台畫家勒昂伯克斯及演舞的天才彌哈兒福根，尼琴斯基，白爾姆，並加爾薩薇娜，巴白綠娃等可譬嘆的女性，便得達到了今日那般的隆盛。

俄羅斯舞和史太尼司拉夫使基在演劇上嘗試的革新運動一樣，由達勾列夫把它嘗試到演舞上去，這纔得了它的新生命。達勾列夫氏創造了新的綜合的藝術的演舞；在那演舞中，新的舞蹈家是必要的，音樂是必要的，光線及背景一切舞台裝置是必要的。舞家，畫家，音樂家等所構成的新的綜合藝術，便是這俄羅斯舞。所以這種舞，不是歌劇中的默劇，也不是舞劇。是完全獨立的有意義的新藝術。

(二)

達勾列夫氏的一行人最先出現於巴黎。他們在夏得利

戲院所表現的藝術，忽然博得了歐洲全土的驚呼。然後赴倫敦，至紐約，於是俄羅斯舞便成為世界的藝術。

達勾列夫氏的成功，雖在於他自身的創造的得當，但亦應歸功於他手下的許多有為的天才。如果沒有了完成他的創造的演舞的天才尼琴斯基和加爾薩薇娜和巴白綠娃，則俄羅斯舞決難得到如此的世界的聲譽。再如果沒有伯克斯得那麼天才的舞台造意家，福根那麼能夠創造美的光的藝術家，俄羅斯舞也決不會得到這般的成功。並且此舞的音樂之選擇，得了史托拉冰司基那麼的天才作曲家，這也大有其力。綜合這里所述的各方的藝術的才能，而歸於達勾列夫氏之手，俄羅斯舞卒竟達到了美滿的完成。

俄羅斯舞的形式，與一向的默劇的形式不一樣。它沒有一定的形式的舞作。它的舞是個人的獨創；舞者依了他的自發的體軀的運動，得自由的創造舞作的內容。其表演不單是運動的形式化，只不過有跟着音樂的節奏，自由的把自己的靈感形式化的創作力。不必守着一一定的形式，是依了自己的靈感，使它有生氣，把它創造出來。把埋沒於死冷的形式中已很久的演舞，依了人的活血和肉，轉換到有生命的運動中去的，這是俄羅斯舞。換言之，俄羅斯舞可說是把成為演舞的本質的「運動之旋律美」完全解放了出

來。也可說是把人的感情之活的表現，使在軀體上可以自由的創造。在人的運動中，調和並綜合起來的，是舞台的一切配置，也便是音樂。音樂的旋律美，背景及光線的繪畫的美，和縫合此二者的活人的軀體的運動，三者完全的綜合起來時，在那里便顯示出一個有調和的旋律的世界，這便是俄羅斯舞。

此俄羅斯舞的在其為一個綜合的藝術的一點，是有很大的價值，所以不能單以作品所表示的意義為根本。但因此演舞之台本，不能保有演劇中的戲曲那樣的位置。戲曲是一個文學，有思想，也有構思。但此俄羅斯舞則是以如抒情詩所給與的感情為一個作品的主题。換言之，可說是演舞的詩。此詩的感情，一方面由音樂來表出之，一方面又由色彩形態的舞台配置來表出之，同時又由舞者的體軀，來表演其全個。俄羅斯舞的作品，即台本，其情節多半是近於荒唐無稽；即使有一節如歌劇者，但決不連情節也都劈裂到。只不過那裏活動着的感情是有些相像。試舉有名的俄羅斯舞之名，則有加爾薩薇娜所以為得意的「火之鳥」，「西拉沙陶」，尼琴斯基的「牧師之午後的前奏曲」，「薔薇之精」，巴白綠娃的「白鳥」，「拉白利」；此等作品中所見的，大半都是以情緒為本位的抒情詩，其構思也

不過單單是抒情詩罷了。

來昂伯克斯得的舞台配置，是給與此舞以新生命的最重大的要素。他的色彩和線條是強烈而很印象的。他不是要表示一樣東西的形，他要表示的是情緒。他的強烈的線和色，是幫助了演舞的線與運動，有使旋律一致起來的效果。

福根是此演舞的一團的最初的名舞家，同時是有巧妙的舞態的名人。「西拉沙特」，「伊果爾公」，「薔薇之精」等微妙的軀體之旋律，得力於福根之創意者甚多。

至於演舞的天才尼琴斯基，是給近代的演舞藝術劃出了一個新紀元的人物。因為在他的演舞中，有一種誰人都不能做的獨創。他做舞者，有他的稀有珍貴的技巧。尤其他所以為得意的，是他的奔放的跳躍。他的大胆的演舞的線條，好像是表現着靈魂的跳躍，充滿着活力和魅惑。他在根據有名的特比西氏的樂曲所作成的「牧師的午後」中，扮了牧師，如跳躍於天上，又靜靜的把軀重降落於地上，這完全是他的獨創的演舞。可惜這一位演舞的天才，不幸夭折。

尼琴斯基的配角，有妖豔豐麗的容色和姿態，把微妙的旋律移到舞台上姿態中的，是加爾薩薇娜。俄羅斯舞的



新味和魅力，得於此女之演舞處最多。他所創出來的舞的線條，常是伴着色彩的美和繪畫的美，在有名的「火之鳥」裏扮了火之鳥的她的魅惑中所充滿着的線條，被稱為不可再得。

安娜巴白綠娃更把強烈的熱情，放進到演舞中去。她的演舞，給觀客一種眩惑之感，他的全身常在一種感激之

波中顫動。濃烈的跳躍，是他所以為得意的。其得意作「頻死的白鳥」，人都感到在微妙的恍惚中，不絕的盪動着感情之波。

加爾薩薇娜，巴白綠娃，此等難得的女性之存在，是給了俄羅斯舞以多麼大的魅惑和引力。若沒有了這二位天才，俄羅斯舞要得到今日那般盛名是一定很難的。

冥器店

慵子

常常在街上看見一種冥器店。在那店裏，陳列着許多紙糊的箱籠，以及時辰鐘，汽車，甚至連紙做的熱水壺等也有。店裏的人，更是埋着頭起勁的在製造。不見猶可，一見了總使我深深地發生感慨。這些東西，不是完全付之焚化的嗎？對於人類可說是毫無益處！然而却費許多原料，費許多人工，去幹這樣的事情，真是浪費中的浪費。關於人類物質生活的過度的浪費，如果足以妨礙社會的安甯與健全時，那麼，為大多數人民的福利起見，我覺得政府應該用法律手續去加以限制；至於像這種完全搗鬼的事，尤覺有取締的必要了。我希望政府能夠對於與這一切類似的事情加以注意，這也許是實行民生主義的過程中所未能忽略的事罷。

二郎姑娘之笑

孫福熙

哲學家文學家竭盡心力所不能解釋不能改易的人生，只要小姑娘的一笑，就完全明瞭，完全變更原有的沈死渺茫狹隘而為活潑靈妙的態度了。

惟有人是最不可理喻的動物，你用最美妙的字句，用最嚴厲的辭色，用最顯而易見的從這玻璃管倒入他管而變紅氣綠水的實像來告訴我們，我們却不肯信從。但只要有一根根據理論並不載在經典史傳的一絲觸動，人生却閃爍燦爛，轉瞬萬里的充塞天地而立其衆人瞻仰的永世理論了。

做藝的人呵，你就是從世上禮法密網的這點空隙，脫出你的鋒芒，而引導網內自以為安樂的苦難人生到了真正鮮美的境界，不必風雨侵蝕那樣久遠的忍耐，不必烈火焚燒那樣勇猛的憤怒，這密網就不斬而自裂，再也籠罩不住一個即使像豬樣蠢笨，像龜樣爬的慢的動物。

郎德山，你的技藝之高超我或者還未能懂得，然而，我深信二位郎姑娘的笑容引我探首露出自來籠罩着我而使

我認爲安樂的密網了。

呵，中華民族呵。說起民族，我真怕說我們這沒有好話可說的民族。不過，正因爲這個緣故而不得不屢屢的要說他。中華民族呵，這民族是只知層層造網自縛而不知鑽出一個細洞的。

郎德山先生，你，雖然穿着繡花的完全中國式的服裝，却用毫不拘束的志願的高尙的舉動，這就是使我們觀衆在鐵籠中慄慄戰抖而欲跳出牢獄隨你動作的。

我們所有這覺悟的感受，就在幕未開時美娜姑娘與妮莎姑娘從幕的兩邊跳躍出來的時候。兩位姑娘笑容的第一線就深刻的印入我們的心中。這笑容，如此自然，如此真誠，如此熱烈，如此永久，如此沒有什麼可以比較的純潔偉大，貫徹你們全團演員的一切動作，貫徹我們全場觀客張大雙眼滌除萬念的一切人的心，直至永遠沒有終了的時候。你們跳躍時是這樣的笑，歌唱時是這樣的笑，跪倒

時，跨步時，後俯及地而奏着提琴時，從高倒下而吸引杯水時，一分一秒鐘之內沒有不照樣的笑着。不帶絲毫勉強，不帶絲毫疲倦或疑惑。呵，這使我拋棄一切疑難一切畏懼一切憂慮等等瑣小怯懦性情的笑呵。給了我不能形容的神奇的力量，這笑是你們全圍的主腦，一切游藝只是這笑的註脚而已。

郎先生，我近來正狂熱的在羨慕巴黎的笑着的生活。我們中華民族中是只有笑字而沒有笑的動作的。幸得你們介紹過來。從二位姑娘黃色皮膚裏透出這樣甜美不盡的笑，不但證明這黃色民族也有這樣的本能，而且用以感染我們，真是這民族的光榮呵。這樣大的使命，在我們所尊榮的學者們是用十年窗下的功夫，把細字厚本的大書譯成漢文，加上許多註解，加上一篇長序，名之曰文化介紹。可是並沒有多人是這樣做的，因為多數人說這勞而無功。所以有較多的人就專翻譯短篇，或者用了中國人的名字，依照外國名作而創作短篇，這該是很有功效了嗎？試問你的戲場中的觀眾是有多少能看這類創作能瞭解這類創作的？

我就不得不佩服你們的藝術了。你們全用中國戲法，雜耍，武技為材料，却能十分充滿的解釋而喚醒我們的人生了。戲法，雜耍，武技，在中國南北各地均可在街邊或

市旁見之，但哪有如此華麗的繡服繡幃，登如此廣大高台的。你們完全用了中國的色彩，吸引中國觀眾的注意，却用熱烈濃厚活潑的態度出之。你們的戲法如燒紙接紙，幕後盆魚等，雜耍如流星，旋盤，耍纜等，武術如槓子等，都是中國游藝家所常耍的。然而你們的態度是與他們的不同了，你們有西洋演藝者的熱烈，却重重疊疊，一技未了，一技又起，比西洋游藝更豐富而複雜。

還有使我快樂的，你們的技術中充滿着粗糙的意味。因為你們的藝術材料是採自社會實際的，所以雖然是繡幃繡服，沒有表現矯作的虛偽，看郎先生隨時喝采隨時助興，當二姑娘出台跳舞時作陪伴的姿勢，與二姑娘於他人翻槓子時的做各種調和演藝者的舉動，都是不惜自己特尊的身分，這當是郎先生從初賣藝時遺留下來的。現在，在如此偉麗的舞台上，你們還保存這個習慣，這是你的光榮，你的奮進勝利，宜其二位郎姑娘永遠不竭的笑容之如此真誠也。

演蕩寇的范彭克是懂得偉大的人性，演馬戲的卓別林是懂得真實的愛情，永遠笑着的二郎姑娘是懂得哲學家文學家所不能解釋不能改易的人生。你們在桌上四脚不平的條檯上，向後倒下身體，來喝桌上的杯水，這杯水告訴你

人生的艱苦清涼與甜蜜，而你們還是絲毫不改常態的笑着，我因此也嘗着我的艱苦清涼與甜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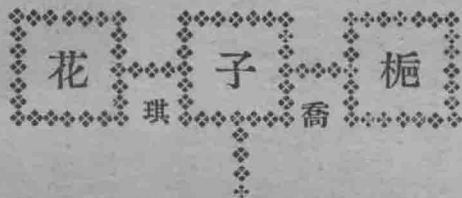
在此你們離別之時，實在沒有字句可以如我心思的來表示謝意。倘若我還是在法國時，或者是初回國時，說不定還能說出一句使你們飽受外國教育者喜歡的話。現在，却只與大多數的我們同胞一樣，對着你們豐潤強健的身手做

出活潑莊嚴的舉動，我們還不免俯身咳嗽，仰頭叫欠也。

這種思想或者要被人疑惑是我有作用的，……呵，我的這種顧慮就是老大民族卑鄙的表示了。

現在，沒有別的話可以送你們，只有祝我所領會的二郎姑娘的笑，永遠伴着你們，去喚醒各處的中國人，去為我們的民族增光榮。

六月七日，一九二八。



當梅子黃熟的時候，梔子花也開了。它那濃烈的香氣，白嫩如牛乳的顏色，頗能象徵着初夏的美。這時，即使是忙於生計的工廠裏的女工，被幸福與年華所遺棄的傭婦，也動了愛美之心，從羞澀的口袋中掏幾個銅子來，買幾朵梔子花簪在頭上，或是佩在身上。往年，當賣梔子花的人在巷中叫喊時，總是紛紛地下着梅雨，所以一說起梔子花，每每給人以雨的印象。可是今年却還依然保持着晴朗的天氣，好像陽光也在替一般人祝福似的。

血與天癸 第一章緒論

江紹原

「血與天癸：關於它們的迷信言行」一書，我早同上海開明書店說妥，由他們發行。前幾天收到書店主人章錫琛先生於五月廿日寫來的一封信，中云：

上星期六有上海特別市教育局公安局員同租界工部局西人來我們店裏檢查書籍，敎店夥把所有書名上帶有性字的書都收起，所以性的故事，性的智識，性與人生，性與遺傳固然不好賣，就是新女性，自由的女性也不好賣了。大約性理大全，性理精義一類的書也在應該收起之列，幸而我們店裏沒有。尊著血與天癸，不知命運如何呢！

我固然管不了官吏，可是官吏也未必約束的了。我將照我預定的計劃，繼續寫作該書，隨時在雜誌上分章發表，並於全書寫完後彙齊送開明書店印行。禁不禁是官吏的自由，寫不寫是著作者的自由。第一章的主文，是將一篇舊作改寫成的。主文前面的兩萬字緒論——此次所發表的便是——却有十分

之九是近作。

全書的導言，已登貢獻二卷七期。中有幾處應更正：頁十五下欄末行之「(注十)」，應刪；頁十六下欄行三之「(注九)」，應改為「(注十)」；頁廿五下欄行四「他們彼此却決」，「却」決「間應添」不是」二字。

十七年五月卅日，時在杭州。

第一章 人及動物的血入藥

唯理的醫學系統，在人類歷史中是出生得很晚，生長得很慢的。

但是在唯理的醫學未出生以前，人們苟為病痛所侵，並不是乾坐着不動，等候病痛自己消滅，或者連痊癒的希望也不抱，而唯束手待斃。那時，人類自有他們的一種醫學或醫術，即使從現在人的眼光而論，那種觀念和方法還夠不上醫學醫術之稱。那時所能有的醫學醫術，我們不妨即呼為迷信的醫學醫術。

迷信的醫學醫術之先於唯理的醫學醫術而存在，是不足為奇的；這只是導言中所說的假知識先於真知識，荒謬舉動先於合理舉動而存在之一特例而已。

唯理的醫學與迷信的醫學之不同，從病因論，診斷法，治療法上面都可以看出。現在的唯理的醫學尚未能找出所有的病的原因，例如痘瘡究竟是什麼細菌所釀成，近代醫學家至今尚不確知（註一）。至於他們所已找到的能使人生病的原因，則不外乎自然界中各種大小的有生無生物——這些之中，有些即使非肉眼直接所能見，然其存在總是用或種試驗所能證明的（註二）。迷信的醫學之病因論則何如。近代人尚不能解釋的病痛，有些它已經糊亂解釋過；近代人已發見了唯理的解釋之病痛，從前它所下的解釋却是玄虛的。它所承認的病因，有些不但非肉眼所能見，而且也不是或種試驗所能證明。它認為能致病的各種大小事物，程序，和生物，有些實不是病痛的真正因，另有些簡直是本不存在。「鬼箭風」的鬼與其箭是當真的嗎？一個人心痛果然是因為他的敵人雕了一個桃木人，在背面寫了他的姓名八字，當中釘了一根鐵釘嗎？

再講診斷法上面的不同。唯理的醫學所用的手續，想來是先從病者或旁人處察問病前病時的情形，並查看病者

身體方面精神方面的各種有關的現象，於是用這些為張本，斷定那為害於他者是哪一個或哪幾個病（註三）。近代醫士未必一見就能說出眼前的是什麼病，但他斷病時所要找的憑證，必限於他的經驗及學理使他認為與病直接或間接有關之區域以內的。迷信的醫學的診察法又何如：第一，它的目光常用到他以為與病或病者相干而其實絕不相干的地方上去；第二，即使它所找的是病者身體上的或種現象，然那些現象許並不足為病的索引。甲子……以至癸亥日發燒頭痛，我國人常去查一個表，憑這個表來斷某日是某種鬼為祟（註四）。漢醫診視病人，最重切脈，所診若為小兒，則看食指之紋（註五）。但各干支日的頭痛發燒，其真原因果真是沖犯了某種鬼或星宿嗎？病與脈的關係是否密切到如此地步所以憑脈就可以斷定病是在「肺」，「肝」，「心」，哪一「家」嗎？

診斷法之不同，一部份緣於病因論之各殊；治療法之所以不同，亦然。病的程度太深者，唯理的治療法也未必一定生效；而況有些病——例如痲瘋——至今還沒人敢說已經有了治好的方法（註六）。但因唯理的醫學所承認的病因，不外乎自然界各種大小隱現的事物，所以它所定的治療法也不外乎預防，抵抗，減輕，消滅這些物事之方

術，雖則在形式上有服藥，敷藥，注射，浸，照，割，按摩等法之不同。唯理的醫學，也許所用的器具極巧妙，手續極麻煩，藥物極精而貴重，但這些若與迷信的醫學命令病者或代替病者所做之事一比，恐怕有時反不如迷信醫學那樣光怪陸離，有聲，有色，不如那樣令人目眩神移，不如那樣飽含詩意和人情。迷信的治療法雖也包括服藥，敷藥，按摩，針刺，薰浸，……等術，但目的在驅鬼，降神，消災，對抗邪法，除去或恢復一件它認為有而其實沒有的東西。而且它為達到以上種種目的或云消除它所謂病因之故，還定下許多旁的對症的或預防的舉動和儀式，例如下面的：上元出門「走百病」；自己身上哪部分有病就去摸一個佛，菩薩，或神祇的偶像上相稱之部份；患重傷風，寫張紙條貼在大街上把它「賣」掉；久病不癒，聽從術士的話而改造房屋或租塋；又如企圖將所患之病移到一個有生物或無生物上面去（註七）。

且將『太平御覽』中保存着的一個故事引了來以指明迷信的醫學之病因論，尋求病因法，及治病法是一貫的。此故事『太平廣記』中也載有，雖則細節目稍稍不同。

鄉里人柳休祖，父病鼠瘻，積年不差，及困垂命，

令兒來從吾（郭璞）乞卜（太平廣記引作：有日者柳休祖，善卜筮，其妻曾病鼠瘻，積年不差，漸因垂命而治之，當以鼠出（廣記作：當獲灸鼠）而愈也。休祖兒歸（廣記無此句），有一賤家奴姓石，自言由來能治此病（廣記：既而鄉里有一賤家，果姓石，自言能除此病），且灸其三處而止（廣記：遂灸病者頭上三處），婦尋差；有一老鼠，色正蒼黃，逕就其前踰險（廣記：覺佳，俄有一鼠，色黃者，逕前踰險然），伏而不動，呼犬嚙殺之，鼠頭有灸處，病便差（廣記：視鼠頭上，有三灸處，病者自差）（註八）。

故事中所謂『鼠瘻』，是頸上生的瘻癧。這個直到現在還存在於各省民間的名辭（北方人俗稱『鼠瘡』），其中含有一種病因論，曰：頸上生的瘻來於鼠。我只汎汎的說「來於鼠」，因為我尚不知道在古昔和現在民間傳說中，鼠瘻是被認為鼠咬之處化生了一鼠所以生的瘻呢，抑是外面有鼠直接走入人身後所生的呢，還是另有旁的說數。無論如何，柳休祖及其父或妻，平素必已飽聞此等說數，故他們不必待卜卦始知是鼠為害。這種病因觀之不能成立，幾乎是一望而知的；它不是精密觀察或仔細試驗後所得的

結論，而怕只是忌諱鼠咬的一種先見和「瘦形既略似鼠所以其中必有鼠」的一種錯誤的推論二者所組成。但故事中既然將瘦中有鼠說爲卦象之啓示，則我們正可藉以指點迷信式的尋求病因法和唯理式的診斷法之不同：唯理的診斷是用人的觀察力與判斷力去求知真相，而占卜是假定占卜器有靈，向之乞靈。占卜之爲用固然不限於尋求病因，但尋求病因者用之之時，它自然可說是迷信的診察法。姓石的所施的灸，也極有趣：灸法就外表而論雖是唯理的，但施灸之目的却不在驅寒，和血，止痛……而在灼傷瘦中的鼠，使它因痛而逃。鼠嚇也許可以致病，灸法也許可以醫瘦，但如其必說所謂「鼠瘡」者中實有鼠與夫灸瘡則鼠出而瘦可愈，却完全是另一件事了（註九）。

且再舉一樁近古的事爲例。某村來了一個駝背癩腳的巫，他的姓名似不甚爲人所知，鄉里但呼之爲「駝背」而已。他——

能不卜而決疑，不藥而愈病；所言禍福因果，皆有至理。嘗云，人生根芽，皆自前世種來，如草木然，前世得吉地，則此生榮盛，前世得凶地，則此生搖落。有某乙者，素患心痛，詣巫求醫。巫深夜焚香於鼎，爇燭於臺，鼓聲蓬蓬然，鑼聲鏗鏗然，婆娑

庭中，作諸舞態，又執指書符，禹步誦咒，而滿口皆官話，呢喃如燕子，語不可辨。已乃伏案上，約食頃，忽起拍案而言曰，「噫，甚矣憊，吾爲汝謀至矣！初到城隍文案司處，爲君查宿命冊；適值東嶽大帝奉玉勅，以普天下人數繁多，而夙命冊皆司於各城隍，恐其間或有訛漏，所關非小，特命大帝將此冊另備一份存照，以便稽查，今冊尙在大帝所，一俟繕寫既成，始將原冊發回；不得已，又往東嶽，謁典籍者，乃得顛末。君前生爲同鄉黃某，死而無嗣，葬於西山之麓，棺已朽敗，屍胸爲樹根穿入，今君患心痛，職此之由。如欲痊愈，須去其樹根而別葬之。」乙以其言訪於前輩，果有黃某，死已四十餘年，並詢墓所在，遂具美材，擇日發塚，及啓棺，果如巫言，乃拔去樹根，而遷其骸，葬於高岡。乙病旋愈（註十）。

駝背巫爲某乙治心痛之法與唯理醫學所用者是何等的不同。他不用漢醫的「望」，「聞」，「問」，「切」，也不用西醫的打診聽診，光學或化學檢查；他只須到城隍文案司去翻看「宿命冊」——這便是他的尋求病因法或「診斷」。他不問什麼內因外因，素因誘因，而祇認識一條原則：

一個人前生活着的時候造的業和死後的遭際，在他今生的身體上必有相稱的善或不善的效果；這便是駝背巫的「病因學」。他也不為某乙開藥方，施手術，或囑咐他在起居飲食上應當怎樣調護，而只告訴他將前生的遺軀找到，去其穿胸的樹根；這便是他的「治療法」。

嚴格說來，以上兩個中國例所表見的不合理的病因觀，診斷法，與治療術，雖謂為不是病因觀，診斷法，治療法，亦不為過。然在唯理的醫學出生以前，它們所對於當時人的功用，和我們的醫學中之病因觀，診斷法，治療法，對於我們的功用是相同的，故我們不妨稱之為病因觀，診斷法，治療法，而冠以「迷信的」一形容辭。又該兩事發生之時，中國社會上誠然已另有一種較合理的醫學醫術存在。但是我們不要忘記，有過一個時代，全人類於類似上述二例的醫學醫術以外，沒有旁的。不合理的醫學醫術是先出世的老大哥，唯理的醫學醫術只是後生的小弟弟。

在這裏，我只想點明唯理的與非唯理的醫學，其病因論，診斷法，治療術等確甚不同，我並不想而且不能從長討論二者各自的內容與性質。我爲了某種理由（究竟是什麼理由，讀者不久便會知道），願意使讀者比較多注意一點的是另一與治療術有關之點，曰，藥物。毫無疑問，唯理

的醫學所用的藥物，有一部份實在與非唯理的醫術所用者同，雖則非唯理的醫術似大抵將自然界中許多東西直接拿來當藥用（？），而唯理的進步的醫學往往多多少少的將它們泡製過提鍊過。但這個不同之點的關係尙小，真重要的，又是用意或云旨趣上的不同。唯理的醫學所取，限於它認為其中含有或種原質之能治愈或種疾病損傷者——之能除去某種病因或加增病者體內本來具有的抵抗力者；而非唯理的醫學擇藥時，眼光在找出各種東西來，用以破法，用以嚇跑或嚇出某種鬼魅，用以召回身體中本該有的某物（魂魄之類），或驅除某種它認為有而其實未必有或雖有而並不那樣爲害於人的無生物或有生物。簡言之，非唯理醫學所用的藥物又是與其病因論相應的。且舉幾個實例。世界上各民族曾有，而且現在還有，用人或動物的糞來治病者；若問其最初的用意，似不過如下：人糞是隨髒不過的東西，故倘若掣它來喂或灌有病的人，必定可以使那盤踞着他的身體害得他有病的妖魔鬼怪們因爲嫌醜而逃出來。上面我們說過：那生在頸上的瘰癧，我國人俗稱爲鼠瘡，並且相信有鼠類躲在裏面。鼠不是怕貓的嗎，因此治鼠瘡的古方，使用貓身上的東西：貓的頭骨，燒存性，調油擦上；貓腦陰乾，研末納孔中；貓眼燒灰，用井水飲下；

貓舌晒研敷之；刺破癩癢，塗上貓涎；貓皮毛燒灰，調傅兼內服；貓屎煨過，研末調擦之。明白起於鼠咬的創傷，自然更加要用貓來克制，故鼠咬成瘡應擦貓毛貓鬚貓屎所燒成的灰，或如某一古方所云，『貓屎揉之即愈』。狸有『野貓』之稱，故狸肉羹，狸膏，狸頭，狸骨灰，當然也可以治鼠瘻及鼠咬成瘡（注十一）。凡鼠見了貓皆逃，否則，難免被貓送了性命；根據這一點事實，衆人遂以爲那所謂『貓』也者，渾身到下，頭略，骨略，口涎略，屎蛋略，也都有克鼠性，見畏於鼠性，送鼠性命性；既然如此，鼠咬成的瘡和裏面住了鼠的瘡若見貓皮貓鬚貓屎蛋進來了也必定是不逃命便送命。這就是治鼠瘡者處方時用貓這個貓那個的理由（註十二）。

非唯理的醫術之用藥，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治一種病可採用的藥物，往往爲數極多。這些所謂藥物，其他的性質是怎樣的相異或竟相反它全不理會，只要它們因同具某一性質被認爲可以療疾，它們便都有入藥的資格了。關於此點，可仍先用治『鼠瘻』的藥物爲例來說明。因貓是鼠類天然的仇敵，故貓的全身幾乎都成爲治鼠瘡的上好藥料；只要是它身上的東西，肉也罷，骨也罷，肝，目，甚至於糞也罷，差不多全可以用，至於這些東西的物質的化學

的成分與功用爲何，滿不管了。尤其可怪者：既然鼠瘻被認爲鼠所致，而且既然貓鼠被認爲相尅故用貓以治鼠瘡矣，那麼，鼠瘡總不至於再用鼠身上的東西去治了吧。否，否，各種鼠（家鼠，田鼠，山鼠，土撥鼠）的頭，肉，屎，據古方竟也可以治鼠瘻（註十三）。被認爲性質完全相反的東西（貓與鼠）何以又用來治同一的病（鼠瘻）呢？這是因爲從用者的眼光看來，貓鼠兩件東西無論怎樣相反，在一樁功用上却是相同的：都能够移去鼠瘡的病因——鼠或鼠毒。用貓身上的東西治鼠瘡，是取其『相抵』；用鼠身上的東西治鼠瘡，則似乎是取其『相抵』或『相銷』。鼠固有毒，然鼠類自己並不怕，所以不怕，必因爲它們體中本具有或種消毒的質素。今某人因鼠或鼠毒的侵入以致生鼠瘻了，治之以鼠身上的東西，不過是注入消毒質素之意，此質素作用起來之後，鼠瘻甯有不愈之理（註十四）？又如：同是除瘡，或用桃梟，或用歷本，燒灰服之，此外，備人用同法服用者還有鐘馗，鷓鴣，犬毛，狸屎，白狗屎，靈貓陰，以及其他等物。外治法亦極多：燕屎泡酒熏鼻，是其一；野狐肝『糊丸緋帛裹繫中指』，是其二；野狐糞『調醋糊丸把嗅』，蛇蛻塞耳，兩頭蛇陰乾佩項上等，是其其他（註十五）。夫桃梟是木，歷本是紙；犬貓非同

物，毛陰非一質；而桃梟與歷本，犬毛與貓陰竟同被認為能已瘡者，無他，皆以驅瘡鬼耳。鍾馗善吃鬼，歷本有官印（？），靈貓白犬，鬼見心驚；這些既然都是鬼所怕的，病家自然可以任便擇用。

不但治一種病有許多種藥物備選擇，如上節所云，而且一種藥又主治許多種病。許多種其他屬性不很全或完全相反的東西之所以被用去治同一病症，其原因在於質樸的藥物學只認定它們的某一屬性而將其餘的屬性一概拋開不管，頃已說過。今一種藥之所以又被用去治許多種性質不全的病，其原因無他，質樸的病因觀認定這些病同出一因罷了。藥物的個性不發達，故甲乙丙丁……等藥幾乎可以算作一類；治某一病時用甲可用乙可用庚用辛可用，甲乙或庚辛併用亦無不可。疾病的個性也不明瞭，故子丑寅卯……等病幾乎也成爲一類；某一種藥可治子亦可治丑，可治戌亦可治亥。試看虎骨的主治。用它煎湯浴初生小兒，可「辟惡氣，去瘡疥，驚癩，鬼疰，長大無病」；用它作枕，能避夢魘；灸過入藥，功用尤多，殺鬼疰，止驚悸，去犬咬毒，治惡瘡鼠瘻，傷寒溫瘧，獸骨體咽，及筋骨拘攣均是（註十六）。夫犬咬與鼠瘻不同，驚悸與瘧疾殊性，餘如咽喉骨體和筋骨拘攣之二者，又何嘗可以併爲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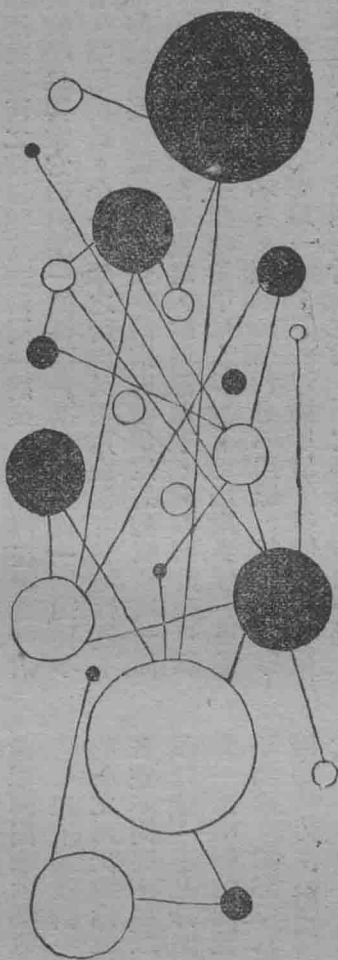
譚。然往昔之人治那些病竟同用虎骨者，其用心仍可得而言。驚悸，瘧疾，與筋骨拘攣，同是鬼魅作弄人；犬咬，鼠瘻，獸骨體，同是獸類使人吃苦；夢魘則不是異獸便是鬼魔壓了睡着的人；然鬼類與獸類同是怕老虎的，故以上種種內外病症與不良狀態都可以用虎骨去抵制，克服，消滅。許多種被認爲同因的病即用同一藥去治，猶如許多種被認爲同性的藥即用以治同一病。

以上所說的一病用多藥與一藥治多病，可說是早期藥物學之兩大特點或原則。第一特點中認爲同因的病，其實許並不同因；第二特點中認爲同功能的藥物，其實又未必同功能；而且分開來說時，其所假定之每一個病的病因與每一味藥物的功能，也都未必可靠。然早期的藥學竟不能看清以上諸點，故成爲帶有迷信色彩之藥學；但它也正因爲如此，所以成爲極複雜錯綜，極光怪陸離的一種傳說。

我們既稱一藥治多病與一病用多藥爲早期藥學的兩個特點或原則，所以也不妨將疾病損傷來於鬼怪妖魔爲祟，仇人作法，人所怕的和所忌諱的生物爲患，及這一方面的其他傳說（註十七），稱爲早期病理學的特點或原則，並將醫病須用驅除鬼怪，克服異物，或摧破邪法之品物，及

此方面之其他傳說，（註十八）稱為早期治療學之特點或原則。迷信的醫術，至少須受以上那些原則的支配。

被這樣支配的早期醫藥學，讓我們設法圖解一下。我們且畫許多黑圈來代表它所肯定的那些病因——鬼怪，神祇，異獸，仇人。另畫些白圈來標指被認為能尅病的品



物，不管它們在實體上是動植礦物，是服器，是其全體抑其部分，是其本物抑脩治過的。然後將其中若干白圈與數倍之黑圈用線聯起，以指示一藥可治多病之原則，並將若干黑圈與數倍之白圈也這樣聯起，以示一病用多藥之另一原則。黑白兩種圈所以並不必分屬左右或上下，則以指示

致病者與治病物往往是比鄰。

其輪廓略如上面所畫出者之迷信的前唯理的醫藥學，其初似存在於兩種人之中。一，專以治病為業務或兼以此為業務之巫覡，術士，或類似人物；二，一般民衆。大抵性質較嚴重，原因較曖昧，手續較繁重，或因他種理由，非一般人所能自理者，則須就教於巫覡，術士，或類似人物；症情簡單，家喻戶曉者，則有時一般人亦能不假他人之手而自行處理之。唯理的醫藥學出現前，民衆若為病痛所乘是這樣的自治或受治。

唯理的醫藥學出現前固然有如此的情形，然在較合理的醫藥學和治療術出現以後，那早期的迷信的醫藥學是否就立刻退避三舍，或竟銷聲匿跡，如同從來沒有過一般呢？答曰：不然，它仍以各種形式繼續存在於人間，受人們的尊信，導言中說過，各方面的迷信言行常足以蒙蔽人，使人倒反狃於故習，不信任真的智識與確有實效的辦法——這種情形在醫學史中有很多

的例證可見。

此有數因。(一)習俗力能移人，先入之見爲主，愚夫固甘受二者之支配，然賢者亦在所不免。較合理的醫藥學治療術，既出現於迷信的醫藥已經龍蟠虎踞，牢不可破之時，社會上難免不有一般人，終抱尊古疑今之態度。在衆人心目中，一個代表過去無數人的智慧，貨真價實，保有經驗公司的經驗險，所以是「正傳」，一個代表少數自以爲聰明者的意見，標新立異，帶有違經叛道的色彩，所以是「異端」。異端而與正傳對壘，結局如何，不問可知。以我國而論，那自以爲淵源於「岐(伯)黃(帝)」之醫學，若與更早期巫醫治病之方術相比較，恐不能算是較合理的醫學。然這種醫學，自從出世以至於今，並未能完全取巫醫而代之，永受衆人一致的崇奉。有些人似乎始終沒信賴過它，又有些人，即使在普通情形之下，對於它有相當的信仰，然一與過於嚴重危急之疾病相遇，每每拋棄了它而去求救於巫醫。故扁鵲有「信巫不信醫，不治也」之警告(見史記扁鵲傳)，王符也曾慨息而言曰，「崎嶇路側，上漏下濕，風寒所傷，姦人所利，賊盜所中，益禍益累，以致重者，不可勝數；或棄醫藥，更往事神，故至於死亡，不自知爲巫所欺，乃反恨事巫之晚」(見潛夫論浮侈篇)。有時甚至於須賢官吏將巫覡置在高壓之下，那歧黃醫藥之

學纔能稍稍立足(註十九)。

(二)方纔所說，假使是一般人因爲智識不發達自己造的障礙，另有一因，却應由醫家負其全責。所謂較合理的醫學，無論在病理方面，診斷法方面，治療法及藥物學方面，並非處處純粹自出心裁，創始或發見的。在那種種方面，它其實只是將先已存在者審察，鑑定，淘洗，甄別一番，認爲應去者去之，應存者存之，太過者剪削之，不及者增益之，補偏救弊，調劑折衷。這種工作固然未必足以概合理醫藥之全，然其一部份的工作要不外是。舊存的觀念與方法，譬之原料，醫家譬之匠人，而較合理的醫學則其出貨也。而此原料者，如上所云，本爲巫覡，術士，及一般民衆所傳遞，所供給；有可信價值之經驗說，幸而中之理，以及與真相不甚相違之猜測，其中誠然不是絕無，然此等可寶貴之物，實與十倍百倍或竟千百倍之謬說，妄見，倒見——一言以蔽之，廢物——幾乎不可分解的混在一處，故彼有志於合理的藥學者之臨之也，必須時常警醒，提防，既應大膽取舍，更須細心擇別，稍放鬆稍不謹慎而巫人與民衆之錯誤與無稽之言就不免乘機溜進去，彈冠振衣，坐在唯理醫學的筵席上了。迷信的醫學觀念，讓我從國老吳稚暉討赤的大作中借一語形容之——是額上並不刻字的

呢！既不刻字，自然防範非易，肅清爲難了。以「建設廉潔政府」爲口號之國民政府，裏面未必沒有貪官污吏在活動；同樣，自以爲與巫術，法術，俗見不同科之「歧黃」醫學，其實也未必沒有這種份子盤踞在裏面。

自命「唯理」的醫藥學，在各個問題上面，常將自創之較合理的及所承繼之不合理的份子不分皂白的放在一處。二種分子之面目精神出發點是不同的，而且是相水火，但它有時似乎並不意識其區別而予以同等的認可，且爲之釐定各自的區域，使之不相衝突。有時尙不止此：唯理的醫學不但收容迷信的份子，且從而「合理化」之，這就是說，用巧妙的貌似合理的言語說明之，辯護之，化裝之，以便它們能脫淨本來之曠野的或土俗的氣息，成爲雅馴的見得了薦紳先生們的醫理醫識。故迷信的醫藥學不但先於唯理的醫藥學而生存於巫覡術士及一般人之中，而且在較合理的醫藥學出世以後仍不消滅，所以不消滅，是因爲巫覡術士及一般人承用之之外，雖較合理的醫學亦收容之或用爲合理化之底質。因業醫及醫學者之疏忽，退讓，與智識不夠，迷信的醫藥學之一部份理論與方法，遂得寄生於較合理的醫藥學系統之上。

以上兩節中的種切，我個人又是從觀察中國醫藥學而

悟出的。讓我舉些實例於下：——

關於病因論方面的，可引徐靈胎『醫學源流論』（乾隆丁丑，西歷一七五七）中的兩個小論爲證。我應當先提醒讀者一聲：徐氏並不是個不關重要的脚色而是清代一位有名的醫學家。

卒死論

天下卒死之人甚多，其故不一，……。夫人內外無病，飲食行動如常，而忽然死者，其臟腑經絡本無受病之處，卒然感犯外邪，如惡風，穢氣，鬼邪，毒厲等物，閉塞氣道，一時不能轉動，……。又有痰涎壅盛，阻遏氣道而卒死者，……。以前諸項，良醫皆能治之。惟臟絕之證則不治，其人或勞心思慮，或酒食不節，或房慾過度，或惱怒不常……。偶有接觸，其元氣一時斷絕，氣脫神離，頃刻而死，既不可救，又不及救，此則卒死之最急而不可治者也。至於暴遇神鬼，適逢冤讎，此又怪異之事，不在疾病之類矣（註二十）。

以上是徐氏專論頓死的話，下面的另一篇短文則是汎論各種疾病的。

病有鬼神論

……凡疾病有爲鬼神所憑者，其愚魯者以爲鬼神實能禍人，其明理者以爲病情如此，必無鬼神，二者皆非也。夫鬼神猶風寒暑濕之邪耳，衛氣虛則受寒，榮氣虛則受熱，神氣虛則受鬼。蓋人之神屬陽，陽衰則鬼憑之，內經有五臟之病則現五色之鬼，難經云，脫陽者見鬼，故經穴中有「鬼床」「鬼室」等穴，此諸穴者，皆賴神氣以充塞之，若神氣有虧，則鬼神得而憑之，猶之風寒之能傷人也。故治寒者壯其陽，治熱者養其陰，治鬼者充其神而已。其或有因痰，因思，因驚者，則當求其本而治之，故明理之士，必事事窮其故，乃能無所惑而有據，否則執一端之見而昧事理之實，均屬憤憤矣。其外更有觸犯鬼神之病，則祈禱可愈。至於冤譴之鬼，則有數端：有自之孽深，仇不可解者；有祖宗貽累者；有過誤害人者；其事皆鑿鑿可徵，似儒者所不道，然見於經史如公子彭生伯有之類甚多，目視者亦不少，此則非藥石祈禱所能免矣。

我們看了上面的議論便知道醫學家對於迷信并不抱絕對不妥協主義。說頓死由於感犯惡風，穢氣，毒厲等外邪而起的氣閉，或由於痰壅，「臟絕」，是自然主義的病因論；

說它是感犯了鬼邪而氣閉或「暴遇神鬼，適逢冤譴」所致，則是精靈主義 (Animistic) 的病因論了。這兩種病因論，不能不說是相衝突的，因爲世人倘若始終完全被精靈主義的病因論所惑，試問自然主義的病因論怎能出生，其後自然主義的病因論既然終於到來，論理世人應從這個新方向走去，將舊說完全推翻。然徐氏竟不覺知二者之不相容性，反以爲卒死之因有時雖是痰壅，「臟絕」，或感受了外邪所致的氣閉，另有時却不是這些而是鬼神。同樣，將各種疾病認爲「痰」，「思」，「驚」，或風寒暑濕之邪所惹起的，乃是以自然主義爲立足點之病因觀；餘如(1)人的「神氣」不足，故鬼神得以乘之，(2)不會躲避，致沖犯了冥冥中的鬼神，和(3)因本人或祖先做過損人的事，終遭冤譴之鬼云云，則皆精靈主義的病因論。論理，我們只能從這兩條相反的道路中，認定一條去走：或者丟開了鬼神而專心壹志的查攷疾病的自然因，或者不理會自然而只從人與鬼神的關係上構想。但徐氏却並不如此堅決，反取一種騎牆的態度。在病有鬼神論中，他對於有些病敢用風，寒，暑，濕，痰，驚，思；等概念去解釋，在此處，他總算是完全勝利；還有些病，他竟明白承認是鬼神的來襲，然他既然又以爲這些鬼

神猶之風寒暑濕之邪，所以還勉強可說是半勝利；最後，有些病他不但認為鬼神的來襲，而且老實說非藥石所能治好，這簡直是完全讓步，完全失敗了。在病因論方面不能忘情於鬼神者，決不止徐靈胎一人，故中國醫學的這一方面，可說是始終未將有關的迷信全數肅清。

講到治療術方面，我的程序又是先引書後討論。

(1) 古者鍼砭之妙，真有起死之功；蓋脈絡之會，湯液所不及者（註廿一），中其俞穴，其效如神。方書傳記，所載不一。……「臆說」載李行簡外甥女，適葛氏而寡，次嫁朱訓，忽得疾如中風狀。山人曹居白視之，曰：「此邪疾也」，乃出鍼刺其足外踝上二寸許，至一茶久，婦人醒曰：「疾平矣！」始言每疾作時，夢故夫引行山林中，今早夢如前，而故夫為棘刺刺足脛間不可脫，惶懼宛轉，乘間乃得歸。曹笑曰：「適所刺者，入邪穴也。」此事尤涉神怪。余按「千金翼」（孫思邈著）有「刺百邪所病十三穴」，一曰鬼宮，二曰鬼信，三曰鬼壘，四曰鬼心，五曰鬼路，六曰鬼枕，七曰鬼床，八曰鬼市，九曰鬼病，十曰鬼堂，十一曰鬼藏，十二曰鬼臣，十三曰鬼封，然則居白所施正此耳。今世鍼法

不傳，庸醫野老，道聽塗說，勇於嘗試，非惟無益也。（上見宋周密齊東野語卷十三。）

(2) 張子和又曰：資生經載一婦人患赤白帶下，有人為灸氣海，未效；次日為灸帶脈穴，有鬼附耳云，「昨日灸亦好，只灸我不著，今灸着我，我去矣，可為酒食祭我。」其家如其言祭之，遂愈。予初怪其事；因思晉景公膏肓二鬼之事，乃虛勞已甚，鬼得乘虛居之，此婦亦或勞心虛損，故鬼居之，灸既著穴，不得不去。自是凡有病此者，每為之按此穴，莫不應手酸痛，令歸灸之，無有不愈。（下略）（上見李時珍奇經八脈考卷上。）

「邪穴」和千金翼方「鬼宮」「鬼壘」「鬼心」等穴名，裏面實在含有早期的治療觀，略如上面所說「鼠瘦」一名詞中之含有早期的病因觀。猶之乎早期人灸鼠瘦之目的不在去濕和血……而在驅逐瘦中的鼠，使它受不住灸痛而逃出，早期人刺「鬼宮」「鬼壘」等穴之用意也不是驅風去濕和血之類而是要刺着那佔據人身的鬼，使它因痛而不能安居。「鬼宮」等穴名背後所伏之治療觀，到了唯理思想較發達之時，自然日趨輕淡化，但它也只是輕淡化而已，絕非消滅，絕非沒有又活躍起來之可能。就曹居白

而論，當他爲李行簡的外甥女打針時，心中許已經認定所刺之穴是「邪穴」，等到病者將夢境宣布之後，他自然更得意，以爲適所假定者刻已證實，於是笑着說「適所刺者入邪穴也」。曹居白加這句說明，說他是附和俗人也可，說他是沿襲舊迷信也可。張子和又進一步：他不但沿襲舊迷信，而且企圖使之合理化。早期的灸，目的必也在於灸着人身內的鬼，餘非所知；但他却對於「資生經」所載某婦事加說曰，她體內誠然有鬼，而鬼所以能進去的緣故在於她的勞心虛損，灸既著鬼，它焉得不去。被他這樣一說，患赤白帶的婦女體中有鬼云云便似乎很近情理了。然其實這只是醫者對於迷信之一種讓步，和徐靈胎說「鬼神猶風寒暑濕之邪」之爲一種讓步，毫無二致。

以或種迷信爲基礎而使用之藥物，在較合理的醫學中也未必淘汰淨盡，不但沒淘汰，而且較合理的醫學許更企圖用它自己的術語與理路來證明它們確有入藥之資格。關於醫學系統中所遺留的迷信藥物，又是我請讀者比較多注意一點的一樁事實。茲先引徐靈胎洄溪醫案裏面的「祟病」條爲例。

同里朱翁元亮，僑居郡城。歲初，其媳往郡拜賀其舅，舟過婁門，見城上蛇王廟，俗云燒香能免生瘡

腫，因往謁焉；歸即狂言昏冒，舌動如蛇，稱蛇王使二女僕一男僕來迎。延余診視，以至寶丹一丸遣老嫗灌之，病者言，此係毒藥，必不可服，含藥噴嫗，嫗亦仆，不省人事，舌伸頸轉，亦作蛇形。另易一人灌藥訖，病者言，「一女使被燒死矣！」凡鬼皆以硃砂爲火也。次日煎藥，內用鬼箭羽，病者又言，「一男使又被射死矣！」鬼以鬼箭爲矢也。從此漸安，調以消痰安神之品，月餘而愈。此亦客忤之類也，非金石及通靈之藥不能奏效。

鬼以硃砂爲火及以鬼箭羽（註廿二）爲矢云云，恐與其說是徐靈胎氏或其同時人的創解，不如說是世人最初用此二物入藥者所持之理由。此二假使真是有效的藥物，則醫者用其物而不用其解說或用其物且兼用其解說，均尚無大害。但假使它們並非有效的藥物而醫者冒冒然用之，不但用之，且卽以舊說自解，謂非上了大當得乎？徐氏所謂「金石」之藥，距今不遠，有某人（註廿三）論之曰：

動植之物，性皆不鎮靜也，惟金石性本鎮靜，故凡安魂魄，定精神，填塞鎮降，又以金石爲要。金箱能鎮心神，心神浮動，賴肺氣以收止之，故內經言，肺爲相傳之官，以輔相其君也，黃金本肺金之氣，

以鎮靜其心神，與相傳之鎮撫其君，無以異也。硃砂之鎮補心神，則直歸於心，以填補之。龍骨亦重，能潛陽氣，故亦能鎮心神。白銀能定驚，小兒驚風，孕婦胎動，多用之，乃是以肺金平肝木，以重鎮制浮動也。……銅乃石中之液，色赤象血，故能入血分，性能鎔鑄堅凝，故能續接筋骨，為跌打接骨之藥。……此等皆草木昆蟲所不逮者也。

上面通論金石之語之所假定者，很容易明白：金石之性為重為鎮為靜，而魂魄不安，心神不甯，小兒驚風，孕婦胎動等症之性為輕為動為浮，故以金石等藥治之，是以重鎮制浮動之義。至其分論金，白銀，硃砂，及銅之語，則較隱晦，故應注釋。漢醫以五行中之「金」配五臟中之「肺」，又以「心」為「主」而「肺」為「相」；今心神病浮動矣，若以金箔為藥，則金入肺而肺氣盛，肺氣盛便可以制其君（心）。漢醫以五色中之「赤」配五臟中之「心」，又以為色赤之藥可入心；故以金箔為藥雖只是強肺以制心，而用硃砂則是直接鎮撫心。漢醫將五色中之白配肺，并相信凡白色之藥皆能逕入肺，又以為小兒之驚起於「風」，風屬肝，肝配「木」，故以白銀為藥則藥入肺而肺強，肺強則肝受制（金尅木），肝受制則驚風可愈。這種五行論的藥理

之毫無是處，不消說得（註廿四），但我們還應當認清，最初導人用金銀為藥者，尙未必是五行論。最早——至少較早——令人相信金，白銀，及硃砂等能治病者，必為更樸素更荒誕更似是而非之語，（例如鬼以硃砂為火云云），五行說猖獗之後，醫家始用以代替或補充舊日所持之理由耳（註廿五）。而且五行說並未應用於所有藥物之解釋，因為苟如此則將發生無可傳會之困難。例如用銅為接骨之藥，似本自銅之鎔鑄性推得，然若用五行說解之，則銅為「金」屬，應云健肺，又銅色近赤，應云入心，然心肺與骨是無法說為相關的，故藥理論者只能改說銅色象血，故能入血分以接骨。夫金，白銀，硃砂，銅等苟真為有效之藥物，則醫者用之——不管怎樣解釋——或無大害，但假使它們並非有效的藥物，而醫者濫用之，不但用之，且以五行說解釋之，這豈不是使來自迷信的藥物又得到新的貌似合理的藥學之保障，於是地位更加穩固起來嗎？這種其實無益或竟有害之藥物，較初本為或種迷信所引進而後不幸未受淘汰者，在我國的藥物中恐不在少數。上舉諸物中至少有幾種已被證明是並無藥的功効的了（註廿六）。

我可以預料，必定有不少的漢醫和普通人都不愛看以上一節文字。他們中之神經過敏者，或許竟疑心我這樣寫

是弁髦國學，罪不容誅。爲免除他們的誤解起見，讓我再從今日收到的一種西洋書裏面引一段來，以顯示甚至於西洋藥物界也有這種遺留。此書云：

有些技術性的方藥在「歐洲」中古時代始終存在，又我的同事 Dilling 醫生告訴我，我們今日的方藥書中之通用藥，方其中有許多即使無害，却也無益的藥味都是從古希臘羅馬以來沿用之物。若問這些方藥所以被認爲能生效驗之故，將見其所根據者往往是「以類從」(“Like cures like”)之一原則。譬如，自從尼羅的御醫 Andromachus 以來，配合 Theriac (治蛇咬及受毒的一種特用藥) 所用之主要品一直是蛇肉(註廿七)。

如其歐洲的藥物中尙且有早期思想的遺留，中國的藥物中又何如？明知西洋國家的富力在我國之上然終不甚甘心者，歡喜聽人說「西洋也有叫化子」；明知西洋人比中國人清潔而又不服氣者，若告以「西洋也有臭虫」他們便高興。那麼，我在大講某種漢藥必爲迷信產物之前就急忙指出西洋人所普通所用的藥物也並不全可靠，這總算是對於國粹狂誇大狂的中國讀者們預獻一顆「定心丸」吧。

若要知道麻來的漢醫究竟用哪些東西爲藥物，便應查

看本草——所謂「本草」乃是我國古今藥物學專書 (Plants-Macropoeia) 之稱。事實上，被我國人用爲藥物者，草木的根莖花實，苗皮骨肉等雖佔最大的一部份，然其外尙有各種礦質，禽獸，器服，及活人死人身上出的東西；既然如此，而藥物書仍以本草名，其間必有或種歷史的理由在，略如文字學之蒙「小學」之稱是有歷史的理由的(註廿八)。本草這一類書籍的起源與進化，是個急待研究的題目，以下我只能就我所知略寫幾句。

現存之最早的本草，世稱「本草經」或「神農本草」。此尙確爲神農或極古之著作，漢書藝文志理應著錄。然藝文志中實無此書(註廿九)，雖則平帝紀有元始五年「舉天下通知方術本草者，所在輶傳，遣詣京師」，樓護傳亦有「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之語。到了梁七錄纔記載神農本草三卷，這已足令人致疑於神農著書之說。若以內證觀之，則此說尤無立足之餘地。唐李世勣等即因書中所載郡縣有後漢地名之故，疑爲張機華佗輩所作。宋掌禹錫一面雖尙相信神農嘗百草爲醫方所由興，一面却仍以爲那見於經錄的本草經必係兩漢以來的名醫將「古學」「新說」編述而成者(註三十)。以後的人的考據，我未多見，僅見清姚際恆(註卅一)的意見與上所引是一致的(註卅二)。所

謂「本草經」裏面的三百多樣藥物，必是若干世紀的人逐漸發見的；神農嘗百草之傳說，不會比倉頡造字之傳說更可信。

不管所謂本草經如何成書和書既名為本草何以兼及玉石蟲獸等物，後世論藥物之書大都雖非全都沿稱本草。這好幾十種本草，有些是官書，有些是私家著述，有些是通編，有些是某種藥物的專論，其中輾轉相抄之處雖極多，然前後新采入的品物亦不在少。至明而新陽李時珍氏之「本草綱目」集其大成。

「本草綱目」的體製，與以前的書並無根本上的不同。他將藥物分為若干部類，每物名下大抵有「釋名」、「集解」，辨「氣味」，陳「主治」，論「脩治」等文，有時又將用本藥為主味之諸方舉若干附於後為「附方」，性與用容有未明者則另添「發明」之語。他將諸藥物重新分類，刪去重複，及辨正疑誤等功，誠不可磨，但我們此刻所特別視為重要者在其蒐羅之廣，這是從藥數，附方數，乃至引用書籍數的上面都極容易看出的。神農本草載藥品三百六十五種（『以應周天之數』一）。梁陶弘景的名醫別錄「增藥一倍」（ $365+365=730$ ）。唐本草又增一一四種。宋嘉佑時掌禹錫重脩，定舊藥為九八三種，新補八二種，新定一七

種，共成一〇八二條。李時珍著書時，整理上記諸書所載藥品，復增入金元明諸醫所用藥三九種，自補三七四種，共得一八九六種之多（ $1082+89+374=1545$ ）。講到附方，則「舊本附二千九百三十五，今增八千一百六十一」（ $2935+816=3751$ ）。李氏所引據的書，除去歷代諸家本草四十一種外，還有古今醫書及經史百家的書許許多多。讓他自己來說明：「自陶宏景以下，唐宋諸本草引用醫書凡八十四家，而唐慎微居多。時珍今所引除舊本外，凡二百七十六家；經史百家書，則「自陶宏景唐宋已下，所引用者凡一百五十一家。時珍所引用者，除舊本外，凡四百四十家」。將這幾個數目加起（ $41+84+276+151+440$ ）便知他直接和間接用了九百九十二種書（註卅四）。

李氏所引據的書籍，其數量固至可驚，然我們若不進而一究其性質，則於中國的本草學，終不能得一正觀。讓我先點明，他列為本草的書，其中至少有一種似即為鍊丹者所作：名「庚辛玉冊」，宣德中寧獻王輯。所引醫書，裏面也夾雜着不少的道書和便方集。經史百家書目中所包含的道書尤夥，此外還有佛書，小說，筆記，各種術士的秘錄，各種技藝家的指南，各地各國和各種蠻夷的風土志，

以及專記神異的書。道士術士的怪誕浮夸，稗官筆記之炫奇競異，與夫民衆和蠻夷之無知輕信，愚陋可哂，都是我們所深知的。但正因爲李氏肯引據這些人的作品所以他能搜輯保存了許多古代的迷信，一般民衆或特種人的迷信，以及來自外國而炫惑并影響了中國人的迷信。目的在尋找有可信的價值的藥物智識者，將發見『本草綱目』中有成堆的廢物，但我們既以探討迷信的醫藥觀念爲旨趣，旁人的廢物堆倒成爲我們的寶藏了。

其次，神農本草裏的三百幾十種藥所以逐漸變爲本草綱目裏的千餘種，也應有幾句話的說明。且先揭出這一點：二書所載的藥數，相差所以如此之大，一部份許因爲諸編者的眼光本不盡同。神農本草成書時，實際上大家用爲藥物者或不止三百餘種，雖則著者或諸著者認爲值得寫下者不過彼數。用三百六十五『以應周天之數』以及『上藥』『中藥』『下藥』（首二品各百二十種，下品百二十五種）之分法，尤堪玩味：懸一定數於先，豈能不有所刪削割裂。又那時供他或他們引用的書即使不如後世之多，但必也有些，而且那時民衆中必也流行着若干關於藥物的傳說，其性質和甚至於其面目實與日後由旁人記在書裏面者，差別很小；然這些書與這些民間傳說，苟李時珍生當

其時或許要引用著錄者，我們不敢武斷神農本草的著者或著者們也一定引用著錄，除非他或他們的眼光與李時珍者全同。求博與求精，旨趣不同；著本草者之學術的眼光與程度，又並不一致。故倘若有漢明編輯家各一人於此，其眼光程度完全同，其用力又一樣勤快，他們所將著錄的藥物，其數目固未必無上下，但二數究竟懸殊到什麼程度，則頗不易言。雖則如此，然近古的藥物因另數原因，實應倍蓰於古。疾病之數是可以增加的，痘瘡便是個遠古沒有而今古纔有的病（註卅四）；病既增加，藥數或許也跟着增加，雖則從病之出現到特治藥之出現常隔開一段，而且許是極長的一段時間。交通的增進，人口的移植，商業的進展，與夫統治區域的擴大，都能使一個民族或國家的各部份，也能使一個民族或國家與其鄰國屬國和蠻夷，接觸日多，因而各處的醫藥傳說與智識也容易普及，藥物之數目即因普及而加增。這普及有時只是私人蒐羅訪采的結果，然有時又是國家君王或大臣輩咨詢脩纂之功。以上所說因遠古近古之著述者眼光不同之一情實，以及因藥數本有積增之勢以至於遠古近古藥數懸殊之另一情實，我們從李時珍擁護陳藏器『本草拾遺』之語便可窺見一斑。他說：——

藏器所著述，博極羣書，精覈物類，訂繩謬誤，搜

羅幽隱，自本草以來，一人而已。膚淺之士，不察其該詳，惟請其僻怪，宋人亦多刪削。豈知天地品物無窮，古今隱顯亦異，用舍有時，名稱或變，豈可以一隅之見而遽譏多聞哉。如辟虺雷，海馬，胡豆之類，皆隱於昔而用於今；仰天皮，燈花，敗扇之類，皆萬家所用者。若非此書收載，何從稽攷？此本草之書所以不厭詳悉也（註卅五）。

注意「胡豆」必是外國輸入之物，海馬許原為某一地理區域用以入藥者，而燈花敗扇等則似乎是其前的作者因為看不起所以不肯著錄或因為人人熟知習用而以為不必著錄的；也注意李氏所主張的「詳悉」，宋人的「刪削」與後人之「怪僻」的評語，是代表不同的眼光，如其不也代表醫識的互有高下。

藥數日增的程序，豈能到了李時珍便止息。「本草經」如有遺可拾，「本草綱目」在當時，尤其是當它過了數百年之後，必也有。拾李氏之遺者不止一人，最著者為清之趙學敏，其書即名「本草綱目拾遺」。唯恐有人以為時珍「博極羣書，囊括百代，徵文考獻，自子史迄稗乘悉詳探，以成一家之言；且其時不惜工費，延天下醫流，遍詢土俗，遠窮僻壤之產，險探仙麓之華，如癸辛雜識載「押

不蘆」，輟耕錄載「木乃伊」，瀕湖（李時珍）尙皆取之，亦何有遺之可拾乎？」故趙氏在小序中答曰：

物生既久，則種類愈繁；俗尙好奇，則珍尤畢集。故丁籛陳藥，不見本經，吉利寄奴，惟傳後代；禽蟲大備於思邈，湯液復補於海藏。非有繼者，誰能宏其用也。……矧夫烟草述於景岳，燕窩訂於石頑，閱繆氏經疏一編，知簡誤實為李氏之功臣；則予「拾遺」之作，又有續脛重跬之虞乎？

趙氏之書，專為補充「本草綱目」而作。凡李書未登，或登而治療未備，根實不詳者，趙氏的「拾遺」均行輯入。此書目錄中所開列的物品，除去附錄者外，共得七四四種。而且必尙不止此數，假使沒有他在凡例第四條中所說的情形：「拙集雖主博收，而選錄尤慎。其中有得之書史方志者，有得之世醫先達者，必審其確驗，方載入，并附其名以傳信。若稍涉疑義，即棄勿登，……甯蹈缺略之譏，不為輕信所誤。」這種求信的精神，或能使其書在本草學中得到極高的地位，但也是這種精神，使研究迷信的醫藥學者從其中少看見許多寶貴的材料呢。

不幸趙書沒有引據書目，我預備補做一個，然尙未成。他偶然也引更古的書，例如蟲部蠅虎條引古今註釋蠅

虎之形，但其餘大都是採錄明清兩朝的作品，清人著述，所引尤廣。其中有方書，醫書，省府縣志書，邊塞志，輿地志，有『西儒』的書，雜記，遊記，詩話，也有晚出的本草及采藥書，此外還錄有世醫先達的話及趙氏自己的實驗譚。李趙兩大家所取的材料，其性質是相同的。

我們因本章講述人血動物血之入藥是根據李趙二書所供給的材料，故先將二書所屬之種類與其編纂法概說如上。然以前的諸本草而為李趙二書淵源所自者，其材料又是哪裏取來的呢？因為得書不易，它們之中我會直接披覽者為數無幾，但我相信下引陶弘景講論某幾書及當時醫人之語，很可以令我們間接想見李趙以前的本草方書等，實在和李趙自著的本草一樣，其材料也有賴於民間傳說及用方之採訪和純粹醫家書以外的方士書之引用。在我們沒能夠把所有的本草的引用書目與傳說來源全都查明之先，我們只能夠這樣概括的說。陶弘景之語，本草綱目卷一序例引之：

范汪方百餘卷及葛洪肘後，其中有細碎單行經用者，或田舍試驗之法，或殊域異識之術。如藕皮散血，起自庖人；牽牛逐水，近出野老；麵店蒜齏，乃是下蛇之藥；路邊地菘，而為金瘡所秘。此蓋天地

間物無不為天地間用，觸遇則會，非其王對矣。顏光祿亦云，道經仙方，服食斷穀，延年却老，乃至飛丹鍊石之奇，雲騰羽化之妙，莫不以藥道為先，用藥之法，一同本草，但制御之途，小異世法；：：。今庸醫處療，皆恥看本草，或倚約舊方，或聞人傳說，便攬筆疏之，以此表奇，：：：偶而值瘥，則自信方驗，：：：。

讀此可知從前至少有一部份醫者，對於異域殊聞，田舍俗法，以及道士們脩治服食之方，所取的是兼收並蓄之態度，這些如尙未在書本見過，則他們肯提筆記下來，如已見過，則他們或許要錄出備攷，並稱引之以自張。將這些和已存本草拼湊在一處，一種新本草便出生，直到再晚的人又用這種較晚的本草和旁的材料編成更新更博的本草書。這似乎是我國本草學演進之途徑。

以上講論本草一類的書及明李清趙二家的本草之若干節文字，要求我們這樣的結論。我國的藥物學，實導源於古代的關於藥物的傳說和迷信；而且這種傳說迷信在歷史上一直沒消滅，反之，它們時常包圍較高明的藥物學，大聲喧嘩的要求藥物學承認它們，承繼它們。民衆的，方士的，來自外國和蠻境的藥物以及關於它們的迷信傳說，並

且日有增加。本草書不理睬它們，它們靠自己的能力本身也就夠猖獗，苦收入之，它們自然更獲得新的權威和護身符，因而愈加猖獗起來，雖則竟因而引起強度的反感與肅清的運動，也不是不可能的。如我在前面某處所提議，這雖是文化傳布以及一般人智識不發達之必然的結果，然醫者自身既缺少充分的批評精神，嚴密的審查工作，與夫甚至於變本加厲，曲解阿世，故亦應負重大之責。故從歷來本草裏面的材料之性質與出處來看，我們不得不疑心漢藥中因有確驗而享有合理的存在權者固然很有，然祇賴迷信，習慣，傳聞，新奇，怪誕，與錯誤觀察為靠山而能偷生或竟大張目之藥物——其實有害，至少無益的藥物，必也極多。

本草和古方書所載以及一般所習用的漢藥之中，究竟哪些可信和哪些不可信，須等待而且急等待新醫學家採用科學的方法審察鑑定。那甄別肅清的工作，在過去已經不無見端者，此後應盡量採用最新最進步的科學方法，勇猛的耐心的繼續，完成之。藥物的功效不繫於解釋之是非；其解釋鄰於玄虛之藥物，未必就是廢料。藥物的功效也不繫於其起源：生於迷信之藥物未必就實效毫無。有此二因，而漢藥之應受科學藥理學之鑑定尤屬刻不容緩。普

通以為有益然實無益或竟有害之藥物與夫普通以為有害然其實未嘗無益之藥物，唯科學的藥理學能破除成見，一一識別；用常識看來似為迷信而其實並非，以及似非為迷信而其實是之藥物，亦唯科學家能超越常識進而審定之。

然藥理學的漢藥研究之外尚有一種獨立於彼而又不無關係之探討，曰：迷信學的漢藥研究。引進某種有益或無益的藥物之迷信或粗淺觀察為何？使這種種藥物在藥物界中久而不衰之迷信為何？醫家為它們所下的曲解為何？使那些實在有益的藥物不能得人崇信之迷信與謬見又為何？又因過信某種藥物而產生之各種迷信的解說與應用為何？此皆屬於藥物之迷信學的研究之分野。如其漢藥之藥理學的研究是物理，化學，生理，病理之探討，其迷信學的研究則旨在錯誤，偏見，愛憎，情欲等心理事實之認識。

藥理學的漢藥研究，近來在我國已稍有動機（註卅六）。至於從迷信研究的立足點去觀察漢藥之工作，則現在幾乎還等於零（註卅七）。拙著『髮鬚爪：關於它們的迷信』一書，却可說是此種工作之一個小小的開端：那本書的第一章專講古今人用鬚髮爪甲等為藥物，將它與其餘各章合讀，我們不難了解用鬚髮等為藥物只是關於它們的迷信之一方面。這本書則以敘述兼詮釋我國人關於血與月經的迷信言

行爲目的。此二物在我國也是被用爲藥物的，而用它們爲藥實在也只是關於它們的一般迷信之一種應用——這是我相信讀者看完了此書必能首肯的。爲寫作便利起見，月經入藥之事實，我將放在本書末章去講，關於用人及動物的血治病之講解，則爲本章之任務。是的，此下纔是本章的正

文，前面汎論迷信的醫學先唯理的醫學而存在以及其後它又寄於唯理的醫學而生存之一大段話，都只是緒論而已。職是之故，本書或者也可以算作我們對於迷信學的漢藥研究之一個小貢獻吧。

眞美善 第二卷 號 目錄

裝飾者

劍華
亞光
同光

神秘的戀神的敘文……………虛白
現代中國畫壇的狀況……………俞劍華
葶海花…第十六卷…第三十一回……………病夫
魯男子……………病夫
【戀】……………病夫
【朝山宮】……………病夫
運動會……………徐蔚南

德妹……………虛白
荒唐的夢……………未之
洋行小鬼……………穆羅茶
讀物展覽館……………病夫譯
西路巡審……………Thomas Hardy 著
妻的懺悔……………Guy de Maupassant 著
讀者的貢獻……………小瑟譯
王三姑娘……………金蘭裕女士
回來……………紹文
春夜……………孫六

「北京乎」的序言

陳醉雲

我們爲甚麼要做種種事情呢？我們爲甚麼要革命——和一切惡勢力惡制度抗鬥呢？假使諸位發生這樣的應有的疑問時，那麼，我可以這樣回答：因爲我們要生活，因爲我們要求較好的和更好的生活。

不過，應該讓我附帶聲明：上面所說的「我們」，不是代表我們的少數人，却是代表我們的全人類；因爲凡是人類，誰都有較好的生活的要求，是不能厚此薄彼的。

我們因爲要生活，所以纔去做種種事業：耕田，織布，製造器具，努力文化與藝術，有的是維持我們的生計，有的是便利我們的生活，有的是滋潤我們的生活。像現在這種社會制度之下呢，一般人更從事業得到金錢，就用金錢去購換東西來維持生活。所以生活是人生的目的，事業是手段，金錢却是間接的工具。

我們因爲要求較好和更好的生活，所以纔去革命——和一切惡勢力惡制度抗鬥：想把舊的，偏枯的，不適宜的破毀，再把新的，美的，善的建設起來，使我們的生活

更有意義，更加幸福，更爲健全。所以生活是我們的目的，革命是我們的手段，便利革命的事物，却是間接的工具。

然而大多數人，每每把手段誤作目的，甚或執着於手段與工具之上，反將根本的意義忘却；像守財虜似的，他一味的居積聚斂，爲了錢的緣故，不惜躬犯種種罪惡，甚至連自己的性命也因此斷送。這是我們所不勝惋惜，同時也是不能寬恕的。

至於革命呢，當然不是政制上的一渡改革就算完事，其他社會，教育，思想，都有時時革新的必要。最重要的，尤其是教育與思想的革新，因爲這樣，纔可以使人類普遍的得到知識的平等，智慧的解放，而羣趨於美的，善的，互助的，各不相侵與互相尊敬的自由生活。然而吃飯，睡覺，撒尿，却毋須掛起革命的牌號，因爲這是不切實際的，騙人的，反會使革命兩字失去良好的意義。

能夠使思想革新的是什麼呢？就是文藝。文藝，是個

人所感受所攝取的社會性與自我性的反映，它的相與者，却是社會的一部或全部——假定為教育在若干時期內已經普及，或是能夠輾轉影響的話。

在歷來的文藝思潮上，常常有兩種力互相激宕與消長；這兩種力，便是理智與情感，約束與放縱。但在別一方面，也頗有相當的演進。固然，我們最需要的文藝，是那種對於人類思想有偉大的啓示的作品，但同時，也得承認它的「美的發掘與善的磨洗」的功能。雖然作者創作時的動機，不一定篇篇都要講功能，但發表後的結果，便自然而然的產生相當的功能了。

在一篇文藝作品裏邊，總是含有若干思想；從這種思想的暗示的力量，也每每給與讀者以深切的影響。所以祇要教育普及，文藝的傳播一廣，那麼，一般人的思想也就可以普遍的革新了。不過，如果所表現的思想是謬誤的，它的流毒也就不小，不但不小，也許至於無窮。譬如含着權利的的作用，有意鼓吹以新的暴力去替代舊的暴力，雖然可以粉飾它的名義，稱作某一種手段，但像這樣的執着於手段而且以暴易暴，實在是很悖謬的。因為世界進化的途徑，是由狹隘趨向於廣大，由專制趨向於自由；如果一種思想，離開了正義與自由，那便不是純正的思想，也就

不是近代的思想了。

與其是悖謬的思想，還不如沒有思想；因為文藝中本有兩種最顯著最普遍的功能，就是美的發掘與善的磨洗，祇要能夠向美與善兩方面努力，也就可以無礙於文藝的存在，並給與人類生活以相當的改進了。就我們的經驗而論，當一個人陶養在美的情調中與流連在善的領悟中時，也就是最不會作惡的時候，也就是最富於超越的人格的時候。從這樣的境地之下，漸漸的使人類趨向於美化，優化，形成了新道德與新羣制，而達到和善的互助，各不相侵與互相尊敬的生活，又誰能不說是最膾合於根本的方法呢。——雖然還有教育的力量，及哲學思想與倫理思想的促進。

本來呢，人是永遠在希望中生活着的，今年希望較好的明年，明年更希望較好的後年，就這樣的永遠希望下去，永遠努力下去，即使到了理想的境地，還希求更理想的境地；即使物質與精神無論怎樣的進化，但人類還是永遠不會滿足；除非到了地球的末日，人類的希望纔隨着地球而滅絕。

於是我們的文學家與藝術家呢，便於人類的希望與努力之外，更給他們以種種精神上的慰藉，更給他們以隨時隨地體味環境的方法，使他們的生活增加興趣，使他們能

在人生的旅路上發見一向不曾注意的優點，不致孤寂無歡地過去。我在前面不是說過嗎：文藝作品除開啓示人類的思想以外，還有「美的發掘與善的磨洗」的功能。不錯，單是這文藝上所表現的美與善兩點，也就頗够我們的享受了；而且我們還可以從它們中間得到方法去體味一切，雖然是當前的小小的一事一物。

講到體味，當然不在乎對象的大小，你如果是個感受性敏銳的人，就是聽慣了海潮的澎湃，感到澎湃的巨聲的雄壯，但聽到山泉的潺湲，也會感到潺湲的幽響的清妙。然而我們的日常生活裏，既沒有海潮的澎湃，也沒有山泉的潺湲，那麼，便祇能體味當前的小小的一事一物了。

在現在的許多作家中，能夠體味小小的一事一物的，并且能夠捉住小小的一事一物的特點以貢獻於讀者的，孫福熙先生便算是其中的一個了。而且他本是以細磨細琢出名的，同時，他也是一個努力於「美的發掘與善的磨洗」的作者。在曾經被人嘆為沙漠似的北京城裏，他却於過去的一年羈旅生活中，做成了許多隨筆；這些隨筆，大部分便是取材於北京的小小的一事一物的。容納這些隨筆的集子，便是表示驚喜與感嘆的色彩的「北京乎」。

現在，「北京乎」將要重版了，這書的作者孫先生，囑

我做一篇序，因為知道我有時是頗愛說話的。不錯，這個工作，我也頗願意做，因為藉此可以得到一個說話的機會；同時，我和孫先生的友誼，也頗適合於做這工作，因為相處較久，我也算是一個比較能够瞭解他的人。

孫先生是一個畫家，所以他常常用畫家的眼光去觀察事物，并且用畫家的筆調去渲染文字。王摩詰的詩，詩中有畫，這是一句說陳了的話；同樣，我們說孫君的作品，文中有畫，也是多事。不過「北京乎」中有幾篇文字，確乎使人起這樣的感想，而且句調間還含有音樂似的節奏。至於有幾篇文字呢，有些讀者或許會不能諒解；然而我們祇要知道作者的性情，也就毫無間言了。因為他本是一個很富於熱愛的人情味的人，在自然界中發見了一枝一葉，一鱗一爪，都會使他驚喜贊嘆，同樣，在任何人中發見了美點，他也是樂於褒揚的。最近，他做了一篇「二郎姑娘之笑」，對於一個素昧平生的賣藝者郎德山，以及郎氏的二女，大加贊美。現在我且摘錄那篇文中的兩節如下：

「哲學家文學家竭盡心力所不能解釋不能改易的人生，只要小姑娘的一笑，就完全明瞭，完全變更原有的沈死渺茫狹隘，而為活潑靈妙的態度了。

「郎先生！我近來正狂熱的在羨慕巴黎的笑的生活。

我們中華民族中，是只有笑字而沒有笑的動作的，幸得你們介紹過來，從二位姑娘黃色皮膚裏透出這樣甜美不盡的笑；不但證明這黃色民族也有這樣的本能，而且用以感染我們，真是這民族的光榮呵！

看了上面所引的兩節文字，便可以知道他是怎樣的善於發見人家的美點，而且又是怎樣的樂於贊揚人家的美點了。即使他的話似乎說得過分一點，但我們又怎忍加以非難呢。

總之，他是一個最會體味一切的人，從一切東西裏體味出它們的美與善來，雖然僅僅是當前的小小的一事一物。「北京乎」，就是這樣的做成功的。他的不肯忽略這些事情，也正和社會主義者的不肯忽略平凡的民衆一樣。當他這樣做的時候，又誰能說他對於人類的生活沒有裨益呢！而且當他這樣做的時候，也正和吃飯睡覺的毋須掛革命的牌號一樣，是不必另用其他好聽的名目「以廣招徠」的。

有誰想否認歷史上的事實，這是多餘的事，而且也是愚駭的事。文藝作品的題材，多是用某一時期的事實作背景的，祇要它思想不悖謬，自有它存在的價值，而且也和歷史的不能否認一樣。——我這樣想。

你如果是個感受性敏銳的人，就是聽慣了海潮的澎湃，感到澎湃的巨聲的雄壯，但聽到了山泉的潺湲，也會感到潺湲的幽響的清妙。——我更這樣想。

一七、六，一五。

新女性 第三卷 第六號 (第三十號)

新思想舊道德的新女子

長沙戀歌

七十鳥的宗教行為及其他

兩個拒婚的女子

蘇俄婦女現狀

儉儉的選擇(續)

配偶的鳴蟲

趣味的鳴蟲

愛的神話及其他

鴛鴦之嘆的藝術

廣州之嘆的藝術

長沙戀歌

歸平的命運

同船戀歌

暫別

底士白(西洋名畫) K. J. Paupion

章錫 盛子詒 黃勉之 招勉原 亞介 周作人 馬靜沉

索非歌 邱樓 李武 文宙 燕武 樓俊 望湘 賈祖璋 招勉之 盛子詒 孫席珍 盛子詒 黃認年 也仁

蘇州

胡兒

歲月真個是不容情呵！提起蘇州，足足久別了七個年頭；這回

再來，却也不見得怎樣「城郭全非」，固然多開闢了一個平門、或者所謂市政也者高明了一點——但是，並高明不了多少。不過，有些地方確實變了樣兒；最亮眼的，那牆壁上藍底兒的白字和屋頂上的紅青白三色或青白兩色的旂兒；還有，無論什麼處所——茶樓，酒館，浴室，理髮店，以至妓院，在從前張掛「天官賜福大三星」和「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或「皇恩家慶，人壽年豐」的地方，都換上了「孫中山先生像」和他老所遺給同志者「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兩句格言；雖然，「歌舞昇平」，「賓至如歸」，「紫氣東來」，仍然可以找着，但終是少數中之極少數。

在號稱可以招徠商旅振興市廛的女閩中人物，多半是

蘇州特產；固然，有些確實不會進出過閩門——在從前平門未開的時候，蘇州人要到外地去，無論水陸，都非經過閩門不可的，而說「吾去了蘇州」的。但是，據蘇州人說：「蘇州有個地方，叫做

蕩口，是娼妓的生產區，有好多江北人——指淮揚一帶的人，販買些小女娃了來蕩口住過三兩年，言語，習慣，風俗，模仿得絲毫不差，然後他去；於是，「姑蘇」的芳幟，懸滿於所謂花街柳巷了。有如此一說，而且每個蘇州人都有如此一說——以我所遇見所相識的，也可見得孟老先生「羞惡之心，人皆有之」的話，實在有點道理與威力。其實，這又算甚麼？在現今的社會，尤其是咱們中華民國；女先生們除了「性」的勾當外，所會喧盛一時的經濟獨立，又從那裏立起？並且，還有好多男先生，又何嘗不是依仗着他們什麼人的「性」，腰紫衣金，揚眉吐氣！龜，算甚麼；搗，又算甚麼；龜搗於人也的，從而予以龜搗。橫豎，「他們的性」，終久是免不了「愛護」的——或者說是「蹂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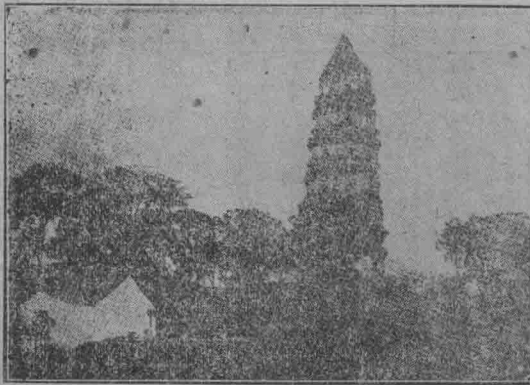
蘇州的旅社，首出的是鐵路飯店；其次，東吳旅社，大東旅館，蘇州飯店，惠中旅館，也都是狠不差的；牠們都是閩門外廣濟橋一帶，距離火車站和輪船碼頭是不遠

的。城內的城中飯店，正在大興土木，後來居上，是現代都市中建築物的定例，牠一定比鐵路飯店要堂皇些偉大些的。我這次住的是東吳旅社，是一個新起的旅社，房屋很大；我佔據了臨街的一間房子，裏面有銅床，盥洗台，粧飾鏡，桌，椅，衣架，馬桶，並且被褥是絲織品的，按日計算，每天大洋八角，外加小帳八分。再，電燈，電鈴，電話，一應全備。那臨街的一面，有一方吊樓凭欄，可以觀玩觀玩馬路上的一切。在夜間快將就睡的時候——十一點多鐘，忽地走進一位年事約摸在十六七間的女先生來，他笑意媚聲的說：

僚一個子阿冷靜，儂來陪陪僚，阿好？蘇州人終究漂亮，這較之揚州人的「來一丫主，坐坐下房」，意義雖一；可是在聽受者却一升天之堂一降地之淵了。還好，我裝模做樣的了一忽兒，她便去了；這又可見得蘇州人比揚州人漂亮。要是揚州的，他定規要捱着身兒坐，捏着鼻兒哼，非等你嚴厲的下令逐客，他是不去的。聽說，蘇州旅館，只有惠中旅館，是謝絕這些賣性的女先生們光顧的；其他，是無處不羣雌粥粥陳貨待沽的。

隔壁房間的細語聲中，露出五隻洋價額的協定——聽說較高的所謂人家人的，是要八

隻到十隻洋的；如斯的定價，未免令人興趣掃灰了。可是，馬路兩旁的幢幢黑影，更不知其所獲幾何？我凭欄眺望：那衣冠楚楚的男子經過，絕不見怎樣；那穿着不齊似乎穀不上稱上流人的走近，他們便奮起而欲以之一夕「夫」了。「自慚形穢」，蘇州人確實漂亮；若是在上海，姑無論你是何樣人，那散在四馬路五馬路和大馬路各處的雉先生，決不隨便任你走過，主規要串一幕「她拖，你擺」，



(塔邱虎)

「她拖，你擺」。蘇州人力車的討價，常是超過一倍以上，尤其當你由旅館走出，他欺你不是本地人——至少路不大熟，甚至三倍四倍的竹槓給你受。我雖然有七年不來蘇州，終究還有點道路，由一隻洋降到四毛小洋去。虎邱來回；虎邱山，是蘇州名景中之最

著名的。他的來源：相傳，吳王闔閭葬在此山——劍池就是墓穴，葬三日而虎踞其上，故名。牠的高度，據說祇一百三十尺；周圍，二百一十丈；牠又名海湧山，位置在蘇州城西北，離城七里。山上的最高處，是虎邱寺；那有名

的虎邱塔，就在寺的左邊，塔七層，已漸就坍塌。

虎邱的名勝：

進山門北行，路旁有小亭，中豎石

碑，刻

鴛鴦墳三字，亭前

有聯：「身膏白刃

風猶烈，骨葬青山

土亦香」。相傳，

明崇禎時，蠡口

（蘇州鄉鎮）人倪

士義，出外讀書，

久不歸；其妻楊



（墳鴛鴦）

氏，疑其死，絕食而亡；後士義成名歸，悲妻之死，不久亦亡。鄉人義之，為併葬於此，由崇禎御賜鴛鴦二字。在二山門的路邊，有一間周圍環繞着鐵絲的小屋，他那石壁上，刻



（泉慈慈）

慈慈泉，說是梁時慈慈尊者指點而成。水甚清，據云飲之可以去病。在慈慈泉左近，一大石中分如截，其旁石，鑿有

試劍石三字，一說，吳王遺跡；另有一說，秦始皇遺跡。由試劍石上，即真娘墓，所給我們遊賞或憑弔者，也祇是亭，碑，聯而已。真娘爲吳中名妓，她本是好人家兒女，他的父親做官清廉，被奸徒陷害死，他才流落娼門。可是，客來，僅能作長談；一日，有客來，堅欲留宿，他許以來日；翌日客至，他已投繯自盡。客哀之，爲築墓於此，而題名真娘墓。山腰平坦處，有大盤石，據說可容千人，從前上面是沒甚東西的，現在這



(石劍試)



(石人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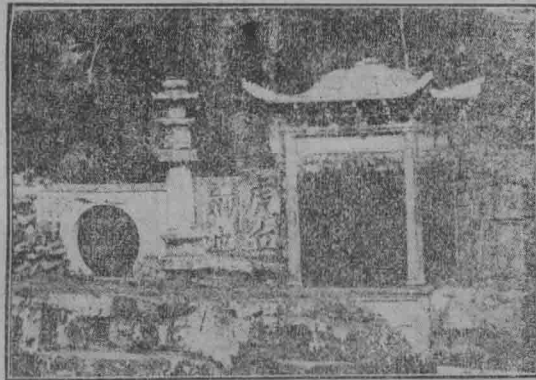
(墓娘真)

千人石上，築有一座西式塔——大概有兩丈多高；上面刊着書家吳倉頡所寫的「華嚴經」，舉凡蘇州人之得躋於所謂縉紳先生也者之列的，莫不附名於其下層；雖然也有不是蘇州人的，但總是有點名望的。現在聽說「倒塔」的運動已在醞釀了，若能成功，倒也未始不是「古今人之所同度」。石的北邊，是生公講臺，這四個篆書——「生公講臺」，有說寫的人是李陽冰，也有說是蔡襄的。由千人石上，不多遠，有一木棚，內就石壁上鑿有二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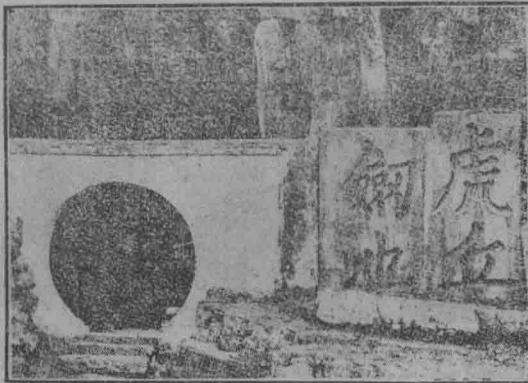


(臺 講 公 生)

——說是「呂純陽」與「陳搏」，所以叫做



(池 劍 丘 虎) (亭 仙 二)



二仙亭，那虎邱劍池是緊鄰着牠的。由旁邊圓門進去，就可看見「劍池」了；劍池，寬約兩三尺，長不及丈。劍池折轉處，亂石堆砌成井，石壁上嵌着第三泉，說是陸羽品評的。第三泉三字旁，有「華嚴」二字，字體不同，大小也不同——華嚴比第三泉大些。山的南部，有兩所古雅

精巧的房子，那低矮的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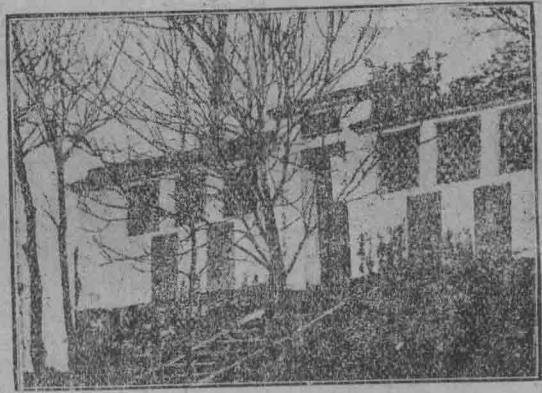
擁翠山莊，裏面的佈置，也還不俗；所以來遊虎邱的人，多半來這裏歇歇脚喝喝茶，好在這裏並不是非賣品而是歡迎光顧的所在；只要你肯破鈔就不會作門外漢的。鄰近擁翠山莊那

所較高的，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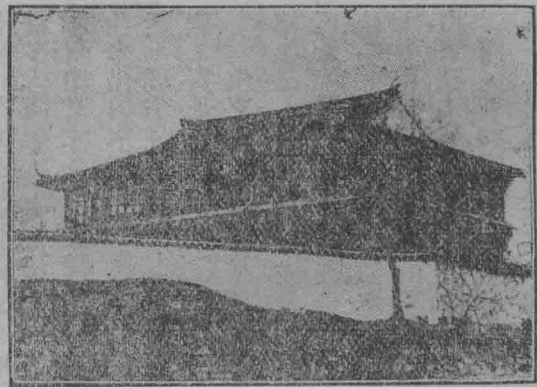
冷香閣，舊名是「望蘇台」，登閣向東眺望，蘇州城郭是歷歷可指的。在生公講台下面，有一泓角形的水池，石上鑿有斗大三字

白蓮閣，池旁有

點點石，牠那堆疊，倒還發玩意兒。其他什麼「斷樑殿」，「枕石」，「石觀音殿」，「御碑亭」，「仙人洞」，「雙



(莊山翠擁)



(閣香冷)

井橋」，不外「名人題字」，「仙人遺跡」而已。

遊完了虎邱山，

順便到

五人墓去看看；墓在山塘街。五人，是：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他們是明朝末年的人，因為同那時當權的魏忠賢過不去，蒙着「亂民」的罪銜被殺。後來，魏忠賢打

倒了，別人便將那擁護魏忠賢的人給魏忠賢造的生祠來葬他們的尸骸——「葬尸骸」的人或許就是「造生祠」的人。這也是有幸有不幸吧？實在說來，類此的墓，在目下的而今，恐怕祇有用英文 *Million* 來題墓額才足包括的。

玄妙觀，也是遊蘇州的人所必去的地方，牠位置在城內的中心，現在完全是商場化了；說書，賣唱，測字卜課，相

面算命，水菓攤，雜耍担，茶室，酒館，一切的一切，應有盡有。雖然，還有幾個鶴巾



(點頭石)

羽扇的道士，抬出「真慶道院」招牌，混度一些善男信女齋齋醮醮；可是去遊玄妙觀的人，決不十分注意到那院內兩壁所貼「黃榜」上的啥個善男佈施某某齋幾多壇，那位信女樂助某某齋若干場。還有，那觀內字畫舖的許多許多「關聖」，「財神」，「福星」，「送子觀音」，排掛的實在比「總理遺像」，「中華民國偉人圖」，要繽紛萬倍，由牠的銷路推測到這文風甲天下的三吳，那只好說又是一個時代了。

姑蘇稻香村或觀前稻香村，與真蘇州陸稿荐，這是各處的糕點店與肉食店通的招牌，

這回找着真正的窩所了。實在說道地話：甜，總是糖味；脆酥，總是油炸與烘炙味；管「娘蘇」，「觀後」與「真」，「老」。不過，在盲於辯識性的貴大國民前，甯可拿胡說亂道騙擁護爲上策；誠實無欺的話，或者在號稱茅塞未開的真正鄉下土老兒面前可以響響嘴；不然，包管送你到「打倒」的墳穴裏去。

觀前，是蘇州城內的商場中心，也是城內最繁盛的處所，好多大商店，都是在那裏的；糖食點心店，更是著名。據蘇州朋友說：「采芝齋的香瓜子，陸稿荐的醬肉醬鴨，生春陽的火腿，老東陽的山查糕，稻香村的月餅與雞蛋糕，野荸薺的酥糖，紫陽觀的蜜餞，葉受和的方糕黃扞糕，實是各有特色。」

由玄妙觀向北走，不過里來路，便到

拙政園。拙政園史：明嘉靖時御史王獻臣，就元代大宏寺舊址，闢爲別墅，取潘岳拙者之爲政也的意爲名——「拙政」。清初，爲海甯陳之遴相國所得，中有連理寶珠山茶——那聞名的吳梅村山茶歌，就是爲此花而發的。

山茶歌：拙政園內山茶花，一株兩株枝交加，豔如天孫織雲錦，頰如姝女燒丹砂，吐如珊瑚綴火齊，映如蠅蝶凌朝霞。百年前是空王宅，寶珠色相生光華，長養端資鬼神

力，優曇湧現西流沙。
歌臺舞榭從何起？當日
豪家擅閭里；苦奪精藍
爲玩花，旋拋先業隨流
水，兒郎縱博賭名園
（傳，王御史子以賭博
失敗售園於人），一擲
留傳猶在耳！後人修築
改池臺，石梁路轉蒼苔
履；曲檻奇花拂畫樓，
樓上朱顏嬌莫比。千條
絳蠟照鉛華，十丈紅杏
飾羅綺，門盡風流富管
絃，更誰瞥眼閒桃李！
齊女門邊戰鼓聲，入門
便作將軍壘，荆棘從墳馬
矢高，斧斤勿翦黃鶯喜。
近年此地歸相公，相公勞
苦承明宮；真宰陽和暗回
輪，長安日日披薰風。花
留金谷遲難落，花到朱門
分外紅，獨有君恩歸未
得，百花深鎖月明中。灌
花老人向前說：園中昨夜
零霜雪。黃沙浙浙動人愁，
碧樹垂垂爲誰發！可憐
塞上燕支



(園政拙)

山，染花不就花枝殷，江城作花顏色好，杜鵑啼血何斑斑。花開連理古來少，並蒂同心不相保！名花珍異惜如珠，滿地飄殘胡不歸？楊柳絲絲二月天，玉門關外無芳草，縱費東君着意吹，忍經摧折春光老！看花不語淚沾衣，惆悵花間燕子飛，折取一枝還供佛，征人消息幾時歸？

後來，曾經做過旂軍駐防將軍署，吳三桂女婿的公館，太平天國的忠王府，江蘇巡撫署；現在，爲八旂奉直會館。進內要費一毛小洋，左右有兩個門，左門署「右達」，右門署「左通」；在極其迷信的而今的我，朋友們莫見笑，漢口後城馬路邊的金鋼嘴測字攤南京夫子廟內的湯道斌奇門卦課棚和廣州城隍廟裏的江西活半仙相桌，我是常常光顧的；在兩門前躊躇了好一忽，左？右？右？左？還是從字面上決定。

右達◎是好字眼兒；果然「右」，「達」！那曲折的橋，那清幽的池，那樸實的廳堂，那高峻的亭閣，絕妙的境地；尤其是那，玲瓏的石，牠那堆疊，牠那色彩，無怪從前說有個石癩的米老前輩元章見石拜石的了。園內各廳堂亭閣的題名，是：「遠香堂」，「聽香深處」，「香洲」，「雪香雲蔚」，「擁翠亭」，「藕香榭」，「瀟湘一角」，「梧竹幽居」，「半窗梅影」，「繡綺亭」；「玲瓏館」，如是

境界，真非「右達」不足以消受。出園，折右行，不過百數十武，便是那號稱「假山甲天下」的

獅子林，是一間和尋常公館一樣的面面，掛上「貝承訓莊」一塊小木牌，進內是不用花錢，但須備刺投這貝主人經許可方得進去；同我去的朋友，他那名刺右角是刊了兩行長銜而且都是「長」字爲殿而且還騰雜「軍」字於其間的，所以，不僅是許可並且還是「請進」還勞那貝主人「躬親領導」還婉領了些「茶點」。「功名利祿，豈可忽乎哉」，無怪乎好些人捨却大好頭顱犧牲寶貴人格以求之了。獅子林的「山」「石」「洞」「池」，確實極盡其「玲瓏」，「雄偉」，「秀麗」，「宛轉」；再，那十多顆「古松」的蒼翠斑剝，也是非同凡品。至於那些峯，堂，室，軒，池，井，谷，屋的署額，如「獅子峯」，「含暉峯」，「吐月峯」，「立雪堂」，「臥雲室」，「問梅室」，「指柏軒」，「玉鑑池」，「冰壺井」，「修竹谷」，「小飛虹」，「大石屋」，倒還恰合這「貝」主人身分；固然是古已有之，然非煙火氣十足的名家，決不足以語此。並且，因爲剛在修葺，所以有些地方，未免顯露着太新。

蘇州人家，當早晨時間，每家門口，都有一個硃紅馬桶（也有很少不是硃紅的）陳列着；其色固已十萬分刺目，

而其形更未免有欠雅觀了。由拙政園到獅子林，是從馬桶包園中衝出；由獅子林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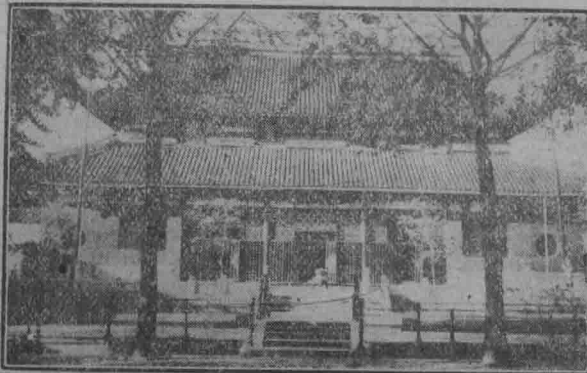
北寺塔，也是園園轉轉都是馬桶的。北寺塔是鄰近着拙政園和獅子林的，牠坐落在「報恩寺」中。相傳：三國時，孫權母吳夫人捨宅建寺；一說，是孫權乳母陳夫人。唐朝時叫開元寺，到吳越時纔改今名——「報恩寺」。從前的塔，十一層，屢建屢燬。現在的塔，是明朝隆慶時代修的，九層；據說，在蘇州浮屠中，牠算是「王」了。登塔要納費，每人小洋一毛，折合銅圓二十三枚，自底至頂，一共二百十七級，蘇州全城，太湖，「鄧尉」，「靈巖」，「虎邱」諸山，是歷歷然現於眼底的。每層的八壁中都嵌奉着泥塑木雕的神像，燈燭輝煌，香煙繚繞，倒也有點味兒。近頂三層，當中用木柱支撐着，照登塔的規則，每次限定不得過二百人的——將來坍塌的慘劇發生，決不會有二百零一個冤鬼的。

留園，號稱吳中園林之冠，雖然，在七年前曾經遊過的；但牠那石山的偉異，亭榭的深邃，構造的精巧，確實令人留戀；所以在第二日的遊程中，仍然不忍捨棄牠。園的前主人姓劉，所以牠名劉園，現主人是常州盛姓；他模仿袁子才買隋姓舊園「隋園」易名隨園——改字不改音的辦法，蔣

劉園更名留園。園在闔門外三里許，面積四十餘畝；園確實是好；而那些亭榭樓閣的題名，更不是獅子林拙政園所可比擬。遊園費，每人小洋二毛；裏面備有茶點供客，並不見貴。

涵碧山房，在園之正中，匾題「胸次廣博天所開」，其內廳著「活潑潑地」，極寬敞，前臨荷池。池上有橋曰「九曲橋」，池中有亭曰「濠濮想」；池西疊石成山，頗形雄偉，山上遍栽桂花，花叢中一軒，署「聞木樨香」；山頂有亭曰「可亭」，山陰爲「半野草堂」。署「清風起兮池館涼」軒，在池之東；「綠蔭」軒，在池之南；周圍長廊，壁間嵌有許多石刻詩詞。向東爲楠木廳，署「藏修息游」，廳前疊石，極形怪異；廳旁有亭，額「佳晴喜雨快雪」。由「揖峯軒」進東園，內有「冠雲峯」，「岫雲峯」，「瑞雲峯」三湖石，冠雲峯居中，最高。下有池，名「浣雲沼」；沼旁是「冠雲亭」與「冠雲台」，台署「安知我不知魚之樂」；北面有樓，署「仙苑停雲」，壁間嵌鍊垂尾光鱗魚化石，兩旁懸雲石極多，皆合畫意。偏東一屋，傳爲園主人當時參禪處，題額「少風波處」。園西係新闢，名「小蓬萊」，內有土山與花隴，點綴也還不錯。西園的放生池，也是遊蘇州的人所必賞玩的。池裏的魚蝦

龜鼈，是不同他處的魚蝦龜鼈見人深藏的；牠們敢放逐着游人拋擲的餅餌而浮泳於水面的。牠們真個是安全啊！「我不如西園池裏的魚蝦龜鼈」，我敢斷言每個中國人都會有此感慨。果然奇異，兩三尺長的青紅魚，七八寸長的蝦，背闊兩尺的龜鼈，較之西湖的魚樂園，又是別有天。依附着牠們弄點利益的，有收十二個銅子進門費的和尙，和賣饅餘餅餌——備遊人引逗魚蝦龜鼈用的小販。放生池中有亭，亭額「月照潭心」，聯「聖教名言獨樂何如同樂，佛家宗旨殺生莫若放生」，看到不禁令人大呼我佛如來了。西園是在留園左近，旁有禪院，名西園戒幢律寺，有僧衆近百，據說是蘇州最大的叢林；寺內：大殿，



(寺律幢戒園西)

羅漢殿，金銅殿，藏經樓，方丈室，齋堂，全備。我經過廚房時，見那裏面排列着四個大鍋，平放地上，上面標着紅條「隨意樂助，功德無量」，鍋底堆積不少的銅子；「功德無量」，和尙真個善於斂財。再走進齋堂，斗大的字「中華民國天下太平」，確實有點「開心」；無怪兩旁「某某善士爲家宅安甯樂助太平齋」，「某某信女誠心皈依依法名某某供奉菩提齋」的琳琅滿壁了。不過，在這些我佛大弟子的和尙們，享用此類樂助與供奉時，眼光望不望那正中「當思來處」匾額？同時，在那方丈室的門上，發見用在牆上剝下的白堊所寫「打倒迷人的怪物剷除光頭的女子」，署款是「天曉得」；不知這些光頭男子——和尙們，見了作何想解？又不知何以偏偏寫在這六根清淨的佛地而且是和尙頭兒（方丈）的室門？這是惡作劇，還是善知識？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姑蘇城外

寒山寺，是曾見之吟咏的——「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魚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唐張繼楓橋夜泊）。寺在楓橋，離城七里餘；相傳，寒山拾得曾止此寺，故名。今寺係程德全重修，寺門署「妙刹宗風」。內有文徵明唐寅所書石，碑嵌於壁間，殘毀不完；並



（寒山寺）

有寒山拾得石刻像，和張繼楓橋夜泊詩碑（俞曲園補書）；寺僧榻以售於人。那「夜半鐘聲」的鐘，爲日本人取去；現在之鐘，係日本人所奉還的摹鑄物；鐘懸大雄寶殿右室內。殿後正在大興土木，明年重來，所謂古蹟也者定當輪奐一新了。和尙極善應酬周旋之能，所以雖從未破鈔於號稱善門佛地的我，也不得不敬奉兩隻大洋作爲茶資；固然，我不曾要他備茶並且也不會嘗他的茶；雖然，他已接着錢在手裏口裏還連連說不必不必。

滄浪亭，在城內極南；由「滄浪勝蹟」石坊進，坊內的右邊，爲「五百名賢祠」——現爲「美術學校」，裏面的石

山和外面的水，真是不愧「勝蹟」。「滄浪亭」，就在這石山上面；亭下爲「明道堂」；堂東北爲「瑤華境界」，「見心書屋」，「與臨水的「靜吟亭」通；堂西南有三層小樓，名「看山樓」，中祀二程——程灝，程頤；下層爲石室，題「印心石屋」；西爲「翠玲瓏館」，又西爲宋蘇長史祠；堂後之「東菴」，「西爽」，與正門隔山遙對。還有，「清香館」，「聞妙香室」，都在西偏臨水處。祠中石刻甚多：「宋蘇舜欽留別王原叔詩」，「康熙賜吳存禮詩及楹聯」，「乾隆十二年御書江南潮災嘆」，「御題文徵明小像」，「道光中陶澍滄浪亭五老圖咏」，「朱琦七老圖記」，「歐陽修歸有光記」。祠之對面爲



(亭浪滄)

可園，現設「省立圖書館」，園內有水池有土山，頗爲精雅。可園隔壁，爲「蘇州中學」。

美術學校有陳列室六，中以裸體女像爲多。各處柱上掛滿美術家格言與箴規；最令我刺目的，是「藝人之利害觀念以羣衆爲目標不講自私自利的」，利害而能顧到羣衆，這決不是貴人類所有的事；然而，能設有如此一說，亦足榮頤快嚼聊勝於無了。這裏的牆壁，到處都有「請勿塗壁如有佳句請屬門戶抄記以便保存」的小木牌，所以倒潰清白無瑕；本來，詩句姑無論好到陽春白雪，塗在壁上總是討厭的。

關於西施的遺蹟，傳說多半在

靈巖山，山在蘇州城西，離城二十六七里。水行有小舟，費三元來回；陸行可騎驢，往返一元；並且有小汽船開木濱鎮，鎮就在山麓兩里路遠。山高三百六十丈，山之西北絕頂處，傳爲「西施琴台」。平坦處有寺，即靈巖寺，據說是「館娃宮」舊址。寺後有塔，雖燬，尙存磚座，遠望仍如好塔。寺中百數十步，有吳王井二，一圓，一八角；圓號「日池」，八角號「月池」，相傳爲吳王避暑處。另有三池——硯池，玩花池，玩月池，三池雖早不竭。循塔南西上，有小斜廊——長不及丈寬僅容人，名「響屐廊」。

此外，據和尚說：「塔東是百步街；街南有石室，俗稱『西施洞』，傳吳王囚范蠡處；洞中有『牛眠石』；東西有『一划船隴』，爲吳王潛水以戲龍舟之所；其下爲妙湛泉。更有多石——『醉僧石』，『壽星石』，『石罍』，『石馬』，『袈裟石』，『獻花石』，『石樓』，『石髻』，『藏經石幢』。」可是，在我所看得到的，却祇是斷磚殘垣零瓦頑石而已。不過，所傳的「采香徑」，站在寺門前望去，那如簫的一水，還歷歷是在眼前；所傳的「美人泛舟於溪以采香」，却渺然無從追尋的了。

天平山，在靈巖山左近四五里，由蘇州城陸路去靈岩山，是必須經過天平山的。天平山以奇石著稱，那開名的「萬笏朝天」，就是此山的峯巒；范文正公（仲淹）卽葬其下。號稱「吳中第一水」的「一線泉」，也在此山，牠是由石壁中流出的，味極甘冷。山之麓，有屋多間，清乾隆賜名「高義莊」；內設茶點奉客，取費不若寒山寺和尚的高貴，他老實索價——小洋二毛。住戶，皆姓范。據住戶云：「山上多楓樹，在九十月間來遊，萬葉盡赤，極其悅。」

說到蘇州的老百姓，仍然還隨處都見着垂辮的「睜目清遺民」；女的，雖然說蘇州出美女，但赤足蓬髮奇形怪

狀也隨處可碰着的！或許是東施的一支派。還有一層，在每家的門上都貼上不少的：

一件家業茂盛事
十七年 正月廿三日給
府正堂張

一件家業茂盛事
財源興隆
十七年 二月初三日給
縣正堂吳

蘇州府城隍司
天餉完納
字號
消災禎祥

開光大吉

寬約六寸長約一尺三四寸
灰黃色紙印成；「十七」
「正」，「廿三」是硃
筆填寫，上面還蓋上紅色
方印。

和上面的大小紙張格式差不多。

寬約七寸，長約一尺，

黃色紙印成，在「府」

「城」二字上加蓋紅印。

寬約二寸，長約六七寸，

黃色紙（也有紅色紙）印成。

這比有些地方「借租收訖」，「查」的意義效驗，大概是相同吧？然而，蘇州的老百姓，在這些表現上，確實是真

正道地不二的
蘇州老百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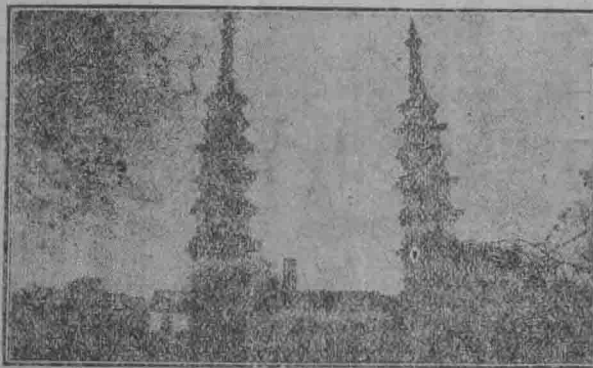
這天，正巧遇着明星公司在天平山附近攝取外景。當我騎驢快近山時——由蘇州城去時，沿路有好多婦女追隨着問「阿要轎又己」？同時，我看見那些同遊者，猴蹲在一井沒篷的竹椅上，兩個婦女用兩根長槓夾着肩起走；我因為她們是

西子家鄉人，不敢唐突，所以沒有答應「要」。「阿是拍電影個？」她們懷疑着我不是遊山的，便搭訕着走開了。這時，那趕驢的老頭兒——他的鬚髮是已二毛，他說他只四十九歲，忽地向我道：「正宮娘娘，兩百塊大洋錢，四天」；「拍電影的要找一個」

正宮娘娘，只拍四天，送兩百塊大洋錢工夫錢。」經他重復的說，我才了解他的意義。

「本灘」「說書」，是蘇州人的特藝；蘇州各大小茶樓，都有這一場的。據說各說書的都是光裕社出——或可說都是光裕社社員。「吳苑深處」，是很大的一間茶樓，所以牠所請的說書的是光裕社首座人物——范又珊。這天，由靈岩山轉來，特地邀着個蘇州朋友去觀光觀光。定例，是下午五時開場，這時還只四時零

點，然而已「座不空矣」，座中太太小姐們占多數，於此可見范又珊的盛名也可見蘇州人的習好了。書目是三十三本狸貓換太子，由這里，更可仿社會學家的眼光攷察蘇州人——尤其是婦女的真相來——縱不真也不遠。此外，各個茶樓所標出的書目，不外「楊家將」，「水滸」，「英烈傳」，「珍珠塔」，「濟公傳」；我想，我們的黨的宣傳者，如果能做到「主義」遮蓋了這些「傳類」，那真「大道之行也」了。



(寺塔雙)

西的鄧尉山（距城六十里，水陸均通，有尋梅旅社供客休止），城西南的石湖（距城十五里小舟可達），太湖中的東西洞庭（距城八十餘里，通輪船），城內的

蘇州的名勝，如城

雙塔寺，怡園，遂園，環秀山莊，和城東的寶帶橋（在葑門外六里，跨運河，長一千二百二十五尺，環洞五十三，中有三大洞，可通大船），也是足遊遊賞的。

遊蘇州的日程，在上海趁早班特別快車（上午八時五十分開，十時五十分到蘇州）去的，這一日便可盡「北寺塔」，「拙政園」，「獅子林」，「滄浪亭」，「玄妙觀」及城內各處之遊；第二日由「留園」，「西園」經「虎邱山」而折「寒山寺」；第三日若去「鄧尉山」，便可經「天平山」，「靈岩山」，「穹窿山」而順便遊賞了；倘作二洞庭遊，往返是須費兩日時光的。若是由南京趁早班特別快車（上午九時十分開，下午二時二十分到蘇州）去的，這日可遊城內的「北寺塔」，「拙政園」，「獅子林」，「玄妙觀」；第二日先去「滄浪亭」，再去「留園」，「西園」而至虎邱；「寒山寺」，則可於遊「靈岩山」或去「鄧尉山」順道一遊。

蘇州形勢，環城有水——運河圍繞著，西南面是太湖，北面多山；交通是很便利——火車，汽船，快船，航船，全有。盤門外的「青陽地」，是各國的租借地——日本租界最大。

其他，或者像一般人所定的好的方面的「報紙」，「教育」，「工業」，壞的方面的「妓院」，「戲館」，「乞

丐」，媿我不能詳盡的奉告；我僅祇能就「市鄉公報」和少所見聞的知道些微。

報紙有五六家，篇幅一大張（全新聞紙的對裁）；「吳儂軟語」的香品文字（千萬不要錯排成小品文字）要佔全篇幅的八分之一；本地新聞大概「某郎與某女通奸」，「某菴尼姑產子」，「某廟神顯靈」為主幹，本地以外的消息是很少的，這想是上海報當日可到的原因；論說裏面，是完全「可不慎旃」，有厚望焉的。教育呢，在從前說是江浙第一教育發達區，現在想更蒸蒸日上了？不過，那狼負盛名的東吳學校，聽說是今亦如昔的。工業：據蘇州朋友見告，紗廠二間，絲廠三間，火柴廠兩間，造紙廠兩間，織物廠四間，鐵機廠織布廠絲織廠很多。妓院，據說頭等妓院七八十家（東西民度里同春同樂坊等處）人數當然是很可觀的，銷耗於此中的物質與精神，也就由此「可觀」而「概」；那等而下之的，自然更是倍蓰什伯了。戲館，有京戲館二，電影場五，京戲館所演的戲，依舊是「天皇聖明，臣罪當誅」的忠臣孝子故事；電影場，也是什麼「濟公活佛」，「白蛇傳」。乞丐，跟着喊討，雖然有警察先生把守着的十字街口，也是很多的。

有所未盡，請待來年！

現代中國第一卷第三期 六月一日出版

現代中國第一卷第四期 六月十六日出版

——反日帝國主義專號——

- 反日帝國主義專號導言……………郭昌錦
- 日帝國主義之經濟政治及社會概況……………張希真
- 日帝國主義之發展及其前途……………馬 濬
- 日帝國主義之對華外交……………龔公道
- 日帝國主義陸海軍之現勢……………李平凡
- 日帝國主義與中國……………李海士
- 濟南慘案之前因後果……………丁時政
- 我們對於濟南慘案的認識……………夏 苞
- 血（獨幕劇）……………姚微知
- 民生史觀與唯物史觀……………李平凡
- 中山先生與中國革命……………馬 濬
- 對日經濟絕交之研究……………李平凡
- 第三黨問題……………施存統
- 中國農民問題……………包逸宇
- 濟案的背景與我們的要求……………高漢澄
- 日帝國主義下之滿蒙……………郭昌錦
- 一九二八年國際形勢（下）……………陳石孚
- 兩世界（小說）……………冬 心

本期特價一角五分

每冊一角二分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總代理

漢遊識微

蠡生

余此次因事赴漢，雖為期甚短，而感觸頗多，爰為記述之，以質讀者，如或觀察判斷有誤，至盼糾正。當今三鎮居華夏中樞，足稱雄壯。然際此炎夏，赤都可畏，殆無一足令人留戀。漢上氣候炎熱，遠過滬濱。而今年蚊蟲之多，尤足令人討厭。去歲此地有赤都之稱，而吾人以身困其中，無所比較，尚無甚感覺。今由海風盪漾，比較清涼之海區域西溯，乃真覺武漢之不無赤化也。然茲所謂赤，義至瞭然，當無庸作者之再為界說也。

目下漢地商場頗稱熱鬧，市中熙來攘往，晚上燈火輝煌。武漢輪渡，至夜十一時始收班。以視半年前，不無霄壤之別。此乃共黨肅清後，工商業得漸安穩之一種表面現象，亦不足為奇。詢之商界中人言，謂較之黨軍未到前市場，尚不能為全恢復。蓋今已恢復者，乃市面上一般消費貿易，而商業信用則尚未恢復也。蓋工商業之發展，十九有特信用。故往往有以二三百元之資本，而能營千餘元之

生業者，乃信用為之也。今則地方甫定，前途隱憂，孰敢云無，故人有戒心，遂多裹足，尚不足以言此。必俟信用恢復，而後商場有充實興旺之望也。

武漢商民之吃虧最大者，為國庫券與中央票之損失。而各業中，尤以糧食典當兩業受影響為最大，而此兩業又皆與小民之生活有關。去秋政分會雖定有法價，擬收回此種票券銷燬，然因法價與原價為十與二之比，損失太大，往免者寥寥。今數千萬之券票，猶流存於人民手中。雖不能以之行使，然市價一漲一落，賣買之間，有獲利者，亦即有損失者，而為害社會，乃無窮期也。聞某日廣東銀行歡宴武漢軍政界，當時商人會請求當局設法收回此項票券。李德鄰主席謂自當徐圖設法。而衛戍司令胡軍長則謂此項票券等於俄之盧布，德之馬克，殆無收回之望。一座商人，為之愕然。幸李主席駁謂盧布馬克，乃糟於對外，今武漢票券，乃純屬內政問題，不能作一例觀云云。衆服其言。亦可見位高者，持論之不可不慎也。

自去秋武漢反共，至今將一週年，設中間無甯漢再行破裂之不幸，西征入湘兩次之用兵，則地方少一次之騷擾，其匪無間隙之可乘，軍隊無今日之複雜，則兩湖現狀，當較今日為尤佳。即今苟安，已不勝其歌功頌德，亦可見商

人之識淺，而當道之有幸與不幸也。據熟悉湘事者言，湘局仍未可樂觀，地方比桂軍入湘前，未見稍佳，抑或更糟。蓋多一度之大騷擾，小百姓即多一次之大損失，更兼以共匪之乘間竊發，橫行湘東湘南，肆其焚劫屠殺，基此兩因，即劇增無數之無食無衣階級，更言不到無產。此無衣無食之百姓，除了跟共匪跑，別無路可走。蓋即不跟共匪跑，而官兵一來，既爲無產階級，亦無可以倖免也。由是每一次破城焚掠，千百成羣，其中真共黨，不過百中一二，而十之九乃受兵共雙方壓榨，無出路之小百姓也。余曾於回滬船上遇逃難赴甯之郴州士民，爲言共匪毛澤東朱德盤踞郴州兩月（夏歷正月十三至閏二月十四），焚殺至慘，彼等於匪來前一日逃出城，伏於山中，寒無衣，飢無食，飽嘗痛苦，旋又逃往粵邊碎石。後雖經許范等部克復，然地方已糜爛不堪，刻人民仍多逃難遠出，尋依戚串。近見武漢政分會曾有命令，着去歲受共黨壓迫外出者速回鄉樂業，而一方社會上之事實如此，粉飾太平之文章，果於民生有絲毫痛癢之關乎。現湘鄂大舉清鄉，表面似尙井然有條。然據有識者觀察，事實上仍不過軍人之劃分防地——地盤——而已，彼等之各退一方，仍不過坐以有待，安能望其就範圍內，視爲己責，好好的切實整理乎。然目今兩

湖實況，只有極少數之一二共黨，隱伏流離失所之千百難民中，運用其驅策操縱之手腕，將如何擒治此極少數之真共黨，而拯救大多數之小百姓，竊恐非往者意義單簡之清鄉二字所能奏效也。

近政分會爲闡明黨義，糾正信仰，曾有命令，選定胡漢民著「三民主義之認識」戴季陶著「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及「青年之路」王季文著「中國國民黨革命理論之研究」等書，諄囑黨員熟讀。胡戴二先生之言論自屬「持論正確，博大淵涵，是爲總理遺教之功臣，而導吾儕知行之正路」者也。惟是王季文先生者，吾想不但世人尙未拜讀其大著，且亦未甚耳其高名。王季文先生，乃桂籍國會議員王乃昌也，聞今有王學者之稱，乃目今桂系軍人中最得意之人才也。其任務乃顧問代表之類，刻住德國一碼頭天主堂內，即汪先生從前在漢的寓所。其大著李主席會爲之作序刊行。上次白總指揮赴豫，曾偕王學者同行，其次於某校歡迎席上，白總指揮介紹王學者演說，言王學者於總理三民主義的研究如何如何，此即「王學者」一名詞之所由來也。於是學者登台，大發妙論，開宗明義，即曰「中國現在只需一民主義就夠了，那要三民這樣多」，滔滔不竭，不是集人之大成，即屬自家創見，豈知後生小子，竟厭聽

學者的正經話，末後大家哄然，請求主席速停止這位王先
生發言，不然我們就散了。於是王學者亦遂適可而止。諸
位不曾聆教過王學者的演說，可速覓一本他的大著，拜讀
拜讀，見識見識呀！

他們所提倡的是王學者這類的名言妙論，所禁止的自
然是陳公博準共黨一類的邪說了！革命評論。糾正理論，
肅清思想，的確是正本清源的辦法；不過人類思想是進化
的，既然有了三民主義，如何能够使大眾都跟着向後轉不
要那民權民生呢？竊恐所謂正本清源的，倒反替邪說添了
兩隻翼，可危險呀！據某軍政訓處中人說，革命評論各期，
該處均收到甚多，其主任亦認爲言論尙屬正確，在未禁止

前，均分發各軍師部及各級政訓處。這軍自然是將來國民
革命史中最有光榮的桂軍的基本軍。其分化出的兩軍，已經
不要政治工作了；惟獨這基本軍的政訓處，尙獲保存。但
是軍中人已有「這軍已不是從前這軍」的流行語了。有人
說禁閱書報是沒有用的，即此已見的一二期已够挾一般的
思想他向了。一般青年與革命軍人的無出路，這彷彿是隱
伏武漢的一個危機。這是下面的；上面的呢，從前的豬仔議
員與陸榮廷莫榮新的餘孽都漸漸有來歸之勢。有人說，還
是局中人說，武漢是腐化分子的集合場，雖然言之太過，但
的確趨向是如此。有人說，還是地位較高的說，「要腐化，
大家腐化就是了，有甚法子呢」，亦可見其言外之不滿了。

病了的玫瑰

啊玫瑰，你是病了！
在吼嘯的風雨中，
在沉沉的黑夜裏，
那看不見的飛蟲

布勒克著 李惟建譯

已經找出了你的
鮮紅色快樂的牀，
他黑暗秘密的愛
把你的生命毀傷。

廣州的抽，喝，吃。

招勉之

在人們的日常生活裏，吐痰和澆水是極其普遍的一件事，咱們中國人是更爲重要些。不論痰或澆有了總得要吐，這原因又要拉扯到藝術問題上去了。爲要講究藝術就不得不吐；吐得多則愈覺其巧妙了。有人問藝術未免太被糟撻了，什麼都扯得上去的，還有什麼價值？在此不妨答以無產階級不文，還沒有知道這字的真意義吧。吐得多自然又要吸得多來保助，因此嗜好之有吐納，猶之乎鼻子裏的呼吸作用似的。抽烟，喝茶便不妨算是吐納中之定律的實證了。

平常不喝茶的時候，當然以抽烟爲嗜好之一。市上雖多捲烟，但廣州考究生活的藝術的人們，多不希罕那些大聯珠，大前門，絞盤牌，等的——太有錢的資產階級除外——却反而喜歡抽生切煙。生切烟就是本地所產的烟葉，不曾經過什麼製煉的手續，只給太陽曬乾了便切碎成粗粗的煙條兒的烟。否則名曰熟烟。生切和熟烟是一般人之所好。他們不怕麻煩，要抽時便拿紙來捲，手法很靈敏，幾乎同在口袋裏掏一根大聯珠出來一樣的速度，這顯見習慣成自

然便不大感到什麼麻煩了。因此市上多特製一種國貨的薄而粗黃的捲烟紙以供需求的。紙的面積，長約三寸，寬約二寸；捲起烟來後，成長漏斗形，容量並不比之普通烟公司所製的烟捲多，就是爲了一頭寬一頭尖的緣故。許多人，特別地是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們的口袋裏，烟條或烟絲和烟紙常是隨身行李之一的。據他們說，這些烟——生切和熟烟——的味兒，老辣，純淨而香馥，比之三砲臺等的捲烟，物美而價廉得多，至於到底怎樣的純法，在我還是門外漢，一時也無從介紹出來的。就程度而論，生切烟的滋味，如果你能領略時，自然有資格可以抽大雪茄和呂宋烟了，抽烟之道臻乎此則雖不中不遠矣！除了這些而外，旱烟筒，水烟筒，鴉片烟槍，等等更是輝煌，更是藝術化了。

這樣地講究的抽法，唾液不免被騙，——是否合於衛生之道，在此不表，——以爲有什麼食物到了口腔，一下刺戟，不免澆水源源而來。歸根不睡出來就吞下去，然後再啜一兩口的濃濃的龍井或普洱，而藝術的味兒乃漸入佳境了。不論是痰是澆，吞多了要吐，吐多了要吞……又要吐；畢竟吐的多，誰還願意把髒的東西留在肚子裏？吐多了吐的方法便不得不出些工架來，這是很自然的景象呀。

爲了要裝潢人生的純潔起見，吐痰——吐痰一樣——需要相當的效率，就是吐得距離愈遠愈好；出口愈迅速愈妙；痰或涎的體積愈凝集愈有力量；吐出時愈有集中的力量望着一個範圍很小的空間上去，便愈見有趣而老到。爲了要吐出效率來，未吐之先的一剎那間，要有一番瞬間的醞釀；上下顎合動和舌頭捲縮的動作，將欲吐出的一團斂聚於舌尖和上下齒縫之間；動員令一下，便靠着唇和舌等的共同努力的彈力，一箭似的成爲兩根線間的 *Resilient*，離開身體三四尺以至四五尺外和風塵地面相接觸了。這般的像廣州人學官話似的吐法，起初的確有些困難，但久而久之，也就習慣成自然了。不過愚笨的我，至今也學不上呢。有時，因爲涎的凝結力比不上痰，一不留心會成噴水花的現象，却不是「必」的一聲的那麼老練，這是效率太差了，會弄成笑的，要留心一下子才行，如果有人說的話。到廣州去的人們，不妨在茶樓酒肆裏物色物色吧，那要模仿的是不會失望的，倘若你也要東施效顰，在下却不敢寫包票。有一點要聲明的，這不過是到家的人才會，程度淺的，低能的，落伍的怕均不可以同日語，故賦有這本領的人不是十分的多數，但也不算少數。

吐了要喝猶如消化了要吃，故飲茶和吃食之在廣州很

流行的。廣州人只用飲茶；喝茶，喫茶都不大通用的。吃茶更是忌諱的事，因爲病人食藥謂之吃茶，這樣才叫吃茶，自和日常的飲茶不同了，難怪其忌諱的。說理，茶是液體，沖的茶葉是吃不得的，不用牙齒咀嚼的「飲」的狀態，大約用不着以吃字去將就它，而且吃茶兩字聯起來也有點「不亨」的，——引用國學大家之典故，——故飲茶二字亦殊質樸。啜啊，喝啊，雖然也行，却嫌似乎北方的大哥們用的口吻，和南方的溫文爾雅之風是不大相投的。另外在飲之外，還有人叫做「嘆茶」的，這嘆字在廣州人用起來是有閒的欣賞，一碗茶喝個把鐘頭是之謂「嘆茶」……有錢了不用做工，可以有高樓大廈，嬌妻美妾……的享樂，謂之「嘆世」，嘆之意義，盡於此矣！

只有「飲茶」或「嘆茶」是通行的了，在廣州。

每天這樣的嘆法約有三次：早茶；午茶；及夜茶是也。茶話開首之先，第一要留意的內行手續是洗茶杯，此雖窮鄉僻壤的廣州內地，亦多知之。無論茶館裏的陳設及用品是怎樣地清潔或污穢，照例茶客要洗一洗茶杯，不洗固然也沒有什麼希奇和大不了，不過有時會給人驚訝到你的火速的舉動，太急進了一些，並不會受過藝術的洗鍊罷了。成了例的，夥計沖茶之外，另給你一杯白開水，就是這樣

的用途，倘沒有，可以立刻問他們要來，好讓他們知道你是內行或藝術家！

茶是沖在茶盅裏了。

茶盅多有蓋，不比茶杯的露天露地，又不比茶壺的嘴巴翹然突兀而旁出，亦不比茶碗的闊口大面。荷包裏有時，又舍得多花幾個子兒，則漂亮的江西瓷器茶盅下面又加了一個白銅的或銀的茶盞以墊之。上蓋下蓋，那麼，茶盅就亭亭玉立於雲石面的酸枝——紅木，貴重的紅木——桌上了，把茶杯裏的白開水灌到茶盅蓋裏，隨後以手指捏緊茶杯的口邊圍圍地在盅蓋裏轉動幾次，動作要妥當而安詳，慢是沒相干的，這就算是洗法。洗好了便把盅蓋的白開水隨地倒了，有痰盂亦不妨倒在痰盂裏，但不倒也不妨的，因為痰也可以不向盂中吐的，何況說過茶杯的白開水！

茶杯洗淨，灑水等等都吐過幾口，茶也開始嘆一嘆；生切或熟烟或烟桿兒亦可以應時而抽了。茶話幾句，有女招待的和她們也搭訕搭訕，點心隨後一批批地送過來，——廣州近來已不用女招待了，但在香港也還是可以一親芳澤的，——任你選擇，質量要精，名目也要新穎，分量少些不妨事；否則不切「點心」二字的實在性，却是「點肚」或「點胃」了。有兩句廣州流行的俗語，很可以為

這生活的藝術的原則的：

少食多滋味；

多食無回味。

這不管就是點點心的宣傳大綱提要了。另外又有一句是：

食野食味道；

（野——東西）

睇戲睇全套。

這是教人吃食不必像牛嚼牡丹似的意思。根據了這一條原則，那麼，無論吃大菜或點心，多側重於滋味，却不在于食前方丈般的數量和風捲殘雲般速度也。吃喝的態度既要如其優游安定，坐個把鐘頭的破費亦不過二三毫錢，有連請客也在內了，一天幾頓；不是大請客的喝法，也花不了多少的，不過無論如何，食費總佔了個人入息的一大部分了。

依照生存競爭的道理來說，在這漩渦之內，凡不以滋味為重的食品，自遭「除掉」，而不會弄有味道東西的廚子也在「天擇」之列了。要創造或保存着本號食品的聲譽，第一要請廚師，第二要請各符其實的易牙再世似的好廚師。一個好廚師在廣州的月薪約可得二三百元，另外還可兼差。他的工作不用動手，不過管管味兒，教教方法，

使中廚師小廚師們有所遵循，以資鑑定而免出醜罷了。他的生活，較之時下會掉槍花的博士教授們冠冕得多呢，也許。廚師的生存競爭既以滋味為馬首是瞻，點心和食品的一切藝術上的創作就天花亂墜地層出不窮了。「食在廣州」的口頭禪由是畢竟名不虛傳了。

抽，吃，喝的中間兒，用得着牙籤去刺刺，吃後仍然似刺而非刺的含在嘴巴裏，直到無意中才放棄過去。臨了，向例有檳榔以殿其後，因此賞給夥計們的小錢，亦名曰橫水。近來或者因為某種空氣緊張的緣故，革新得很快，檳榔已不如北京的豆蔻的通行了，夥計也不向客人討小錢，不過橫水例多加一就算了事，如果你能給點小錢，那是很不錯的了。

在較大的茶樓裏，還有「女伶度曲」以供茶客的品評，從前是替姬的？——瞎了眼的女子，——於一口一口的吃喝的風度之上再加以鑼鼓的喧闐，管絃的嘔啞，歌聲的嘹亮，奇形怪狀的形形色色，不禁令看官們有悠然神往的趨勢了。

品茗，原是古雅的喝茶的變名，比飲茶又要美化一些了，像咱們廣州般的品法，這茗大約不至于虛負了！一口一口的喝；一啖一啖的吐；一股一股的抽；一點一點的

嘔；廣州人的風味真雅緻！

春意是早已闌珊了，想起南方的景况，也還是一樣地安閒，不禁神往了。現在計起，倒數到從前，總算南海之濱是幸福的地方啊！有人造反，却仍然保存着安閒，這種幸福不令人留戀，還有什麼足以令人留戀啊？哈哈！

「一般」 四月號 第四卷 第四號

世界經濟穩定之問題

愛棟酬

上海 中國戲劇之起源

艱難 為詩而詩(續)

說翻譯之難

藝術的科學主義化

讀革命文學論諸作

讀郭譯「爭鬪」後底幾點商榷

急死裏

拆廟

一般的話

畫

李健吾

陶詔年

黃詔年

方欣庵

朱自清

豐子愷

魏肇基

黃詔年

子欽

蕭子欽

Manet 作

Manet 作

Monet 作

奧郎比亞 風景

湖上征鴻

(給周開慶君的信)

趙銘彝

開慶：

你來與我的去是一樣的匆促，幾年不見，很想陪你暢快的玩一下，雖然我也是窮人，但我能找出我的玩法，倒並不在乎大餐館，跳舞場，以及低劣的樂園世界之類；不過影戲院須得要去幾次的。時機不巧，奈何！

這次的旅行，是使我十分高興的。因為時常被入炫誘說西湖是如何的秀麗，我早就起心要去，何況這次還有許多師友同行呢？

現在我要對你驕傲了，我已投進西子的懷裏了。我到的時候，正是太陽攔在山巔上所謂「雷峯夕照」吧，可惜雷峯而今倒去，但她千餘年來倒映在湖中的影兒，決不會磨滅的啊。那夕陽映射在微風吹動的湖波上面，是多麼美麗的霞光，這種景色我簡直不能夠形容。像我們這久伏在灰塵的都市中的入，從何處會得到鑑賞這種的機會呢？這並不是一種誇張，當你把船撐到湖的中間去，你會感覺着

有一種說不出的愉快底清氣，從你的身邊挨攏來，你的鼻端，你的全身也都得有一種振作，我擬想會有如他對她擁抱時的興奮底舒服，這種味道你嘗過的，那末你照此去想像罷，理會罷，實在我的筆太笨了啊。

我這信是雜草般的記錄，那末讓他這樣去罷，不過於你的地址我可忘去了。我們這預定的短時間的生活，不能使我有多少閒暇，於你的信，我決定于這旅行終了時一併將各天的生活報告你，對於你的公務或許不致于煩擾罷。——我想。

這是第一夜與西子相對，我不能不帶有幾分煩躁。友人忠郎約我去訪蘇堤，我們在第一橋上坐談一陣，不知怎麼的我忽然說「西湖不是自殺的處所」的話。

「唔？」這自然使他有些突然的迸發出這聲音。我的理由很簡單，因為西湖太調和了，太平靜了，你一同地接觸，無論怎樣她總有些征服你的地方。這兒所能感到的生之留戀，與青春的快樂；沒有一點感傷，頹廢的色彩；而且沒有雄壯刺激人的山峯，到處都只有溫和與柔婉，所以我不以為是自殺的處所；即使你跳下湖水去，那不很深的水把你淹死了吧，但當你的屍身，腐爛的醜惡的屍身浮現了時，這是何等的不藝術呢？忠郎也附議。

十四日

今天跑了一天，很覺疲倦。我來此的目的，似乎什麼也說不上。既不是爲採取或製造新的「烟土披里純」而來；也不是朝山拜水，還我從前的心願的。我很頑固，只想在此隨着大家胡鬧一陣，因爲我是一個孤寂的人，怎樣也不能得到安慰，想在這喧鬧的團體中，或可取得一些悲寂的微笑，從這樣把我的時光混過許多吧。不過想誠然是這樣的想，能否做得到，那就不得而知了。

晚到湖濱公園附近去洗澡，順便又在某書局買本海涅的「哈爾次山旅行記」同塞門諾夫的「飢餓」，損失我家產四分之一。

今天的筆記裏有以下的幾句話：

「我刻刻都在恐懼，我的心跳動得使我的頭都發昏。什麼會要臨我，我可不很知道。享樂着我們有限的人生，到底有多大的意義？這沒有人能夠給我一個滿意的答覆。

「……時代是如此的嚴重，絕不讓我們有體驗的機會，將怎麼辦呢？……」

「說誰會了解誰的人，他簡直是笨得一無足取的

貨色！」

開慶兄，你看看這些話不會是神經衰弱的人說的罷？

十五日

關於西湖的風景，我簡直不能夠描寫給你，只好讓你跑到這兒來鑑賞吧，口之與筆是多麼笨拙的東西啊！

我離開上海之前一天，你，晚村同我一塊去訪孫伏園先生，路上閑談着一些事情，你希望我這次遊湖必定有而且應該有一些創作品給你，啊，太使你過望了，到此已有這麼幾天，而所有的僅僅一首二三十行的詩和幾節零碎的感覺，真是太寒儉了，同時我覺得很慚愧的是我沒有這一種創作的力，這個「力」的缺乏，于我是常引爲苦悶的事情呢！

今天我坐在曼殊大師的墓側對着堤橋出神，不知怎樣的我會耽心到白堤上的泥土，將完全被公共汽車的車輪飛捲以去的事情，現在想來，似乎可笑之至。

來到西湖，本爲求得精神上之休息，奈所得恰相反，只增加了疲勞，這有什麼辦法呢？

友人忠郎來此追尋舊夢，而且舊夢中的脚色，一齊都在這兒，將開演新夢吧；而我呢？唉！

這封日記式的信函，從這裏斷成了一片殘葉，從那時以後，天天忙于演戲的事情，回滬後雖在上課以外不少餘暇，而我的心情却又使我不願再續下去。飄泊的開慶啊，你原諒我吧。

此函本想直接寄你，但你的通信處我又忘去了，（近

來有很多事情，轉眼即忘去了，我真不知怎麼的好。）承伏園先生的厚情，收下了他給我的「貢獻」很不少，沒法替他做點東西，所以我現在把這信給他老人家，也算是一篇稿件吧，雖然太些微一點！假如你能夠得見這信時，請將通信處給我。請了！順祝
近佳。
弟銘彝上。五月十五日補寫。

前 進 第一卷 第二號 出版了

由日本問題談到所謂外交.....	愈之
怎樣到了現在？（下）.....	愈之
穩健派迴避革命的策略.....	允
總登記的前途.....	希
張作霖出關後的政局.....	桑土
外蒙古經濟的價值（續）.....	藤野

最近談外交的幾個錯誤見解.....	潘雲超
紀念五卅應有的覺悟.....	潘雲超
讀者論壇	
恢復本黨的先決問題.....	又文
通訊	
日本鐵締下的青島.....	清林

作品與時代

王任叔

或許我底見解的確狹隘一點吧。「文以載道」這一種文藝的性質，我始終不曾否認過。我總奇怪，爲什麼主張「言之有物的」文藝批評家，一定要否認「文以載道」的見解。在我以爲，「道」和「物」還是一種東西。而這種東西的獲得就在於作家所處的時代。文藝作品一定要有有些作家所處的時代中的「道」或「物」，這是我始終肯定着的。

——然而這也是我文藝見解的狹隘吧。

但我不是說，這「道」與「物」的獲得，並不是不需要感情的。而且，「情動於中，而形於聲」的話，我也能理解。不過，我的前提却確定於「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的上面。如其沒有外界刺激，感情是決不會妄動的。同時，文藝作品也無從產生。因了外界的刺激，感情的應召，於是好像要說些「什麼」了；這「什麼」便成了文藝中的「道」或「物」。文藝作品的產生便是這樣。

可是這樣的「刺激」與「感應」，是誰都有的，爲什

麼有的寫出來是一篇文藝作品，有的不但不能算是文藝作品，連這由刺激而得來的感應把捉都把握不住。這當然有點靠天才了。——但得聲明，天才也不是從天而降的，天才的發生自有他遺傳與環境。——於是，我的話又要轉到作品的表現的方法上去。

爲貪便利起見，還是把自己的老文章抄在下面。這篇文章是登在春暉裏的，題目叫做「虛僞的情感」，現在摘錄在這下面：

「情感是最不容易表白與傳述的，牠好像一頭逸馬，倘然不是有經驗的御者，就會失却了步調，東西南北的亂跑，文學作品裏，如其發現了這種現象，文學作品的價值就立時失墮。」

在以前，中國的文學作品，已經有人下過適當的批評，就是「無病呻吟」。但「無病呻吟」，我以爲要分做兩方面來說：一方面，是誠然有這種作者，自己本來沒有什麼失意事，偏要說些坎軻落魄的話；自己本來沒有什麼

大不了的才能，偏要說些懷才不遇的話；自己本來沒有什麼愛人之類，偏要說些相思的話。這是真正的道地的「無病呻吟」。另一方面，作者並不是沒有病，而且，或許還是病的很厲害，在他們的生活上確然可以說「憂傷以終老」的過着日子。但，把他們這種「憂傷以終老」的情感，表現在文學作品上，却反而被讀者看作「無病呻吟」了。這，並不是讀者們缺少賞鑑的能力，完全由於作者不能駕馭情感的逸馬，以相當的表現方法傳達出來的緣故。在這裏就發生我們所要談到的情感的虛偽的問題了。——因為由前者說，失却了文學作品產生的根本原理，簡直談不到情感的虛偽與不虛偽了。

最使讀者們對於作品的情感覺得虛偽的，就是感傷主義的作品。在中國的文學界，簡直是什麼都談不到。所謂浪漫主義，自然主義，新浪漫主義，祇能當作一種點綴的說法。可是感傷主義的作品，則所在皆有。在我以為，作品中帶些感傷的色彩與情調，是不大緊要的，或許，在某種場合裏，還是需要；而且，誰是健全的人，誰對於人生不會發生懷疑過，感傷的情調，正是誰都有的。即就大多數人認定為自然主義派的作家魯迅來說，在「吶喊」的「故鄉」裏，最後一節就不免流於感傷；「徬徨」裏的「在

酒樓上」，「孤獨者」，都有感傷的情調。然而，這只是作品的一部分的色彩與情調，不是作品的全部；所以終不至於失却文學的「真實性」，而流於虛偽。要不然，如其有作者，把全部的作品，渲染了感傷的色彩與情調；那麼這作品不是成為「無病呻吟」，就成為「無病乾喊」了。——這「無病乾喊」確是今日一派自號為感傷主義者作品的特色。所謂情感的虛偽，就從這裏發生了。

我們應該知道，情感表白於作品裏，很難與我們心裏的情感的原狀取一致的形態。所以要把我們心裏原樣的情感，成為文學作品的情感，這必須取一種特殊的徑路，這所謂特殊的徑路，就是藝術的經營。然而經過了藝術的經營的情感，已不是原狀，當然有留其大者遺其小者的地方，但這也正是文學作品成其為文學作品的緣故。

以上的話就是說明「無病呻吟」的另一方面的意義。這固然由於作者表現方法的不妙，就是我這篇文章後面所指出的兩點「過火的描寫，與抽象的說明。」但一半總還是情感欠有鍛煉。再換一句話說，情感不深切，太淺薄了。我們的作家一定要勇氣來担受得起苦痛，來深切地把住人生；不到失敗，決不致「無病呻吟」。所以我這篇文章最響引了自己做的二句詩：「我從此要唱理性的歌，理性自

有精練過的真情。」也就是這點意思。

在貢獻第二卷第五期裏我底『作家與人生』這一篇裏，初意本也不過要叫作家深入人生，而且要『爲人生而人生』，文藝作品不過是在這『爲人生而人生』的生活下偶然產生的寵兒。對於『無病呻吟』的，我固然不大歡喜；對於把人生的片面，當作人生的整個的作家，我也不大贊成。這不過站在一般讀者的立場上的說法。雖則陳先生說，我似乎有點狹隘，講到作品的真實性，有點傾向『文以載道』這一種性質。但我現在也好，就把這『道』或『物』和時代的關係來說說吧！

我聽到有許多人談起文學上的主義，總是說：『浪漫主義是古典主義的反動，自然主義是浪漫主義的反動。』好像文藝思潮，只有一脈相仍的文藝思潮能直接影響的，時代思潮是影響不了什麼的。這如其僅僅限於文體的改革上的說法，我也不想否認。如其就內容說，我則有些懷疑。我覺得有人說頹廢文學發生的主因即是工業。由工業所組織複雜而痛苦的社會中間，產生出病的文人，和病的文學。這話我頗相信。那麼，文藝思潮無論如何是避免不了時代的影響的。而浪漫主義，自然主義，等等文學的發生，與其說是反抗什麼什麼過去的一種文藝運動，還不如說是

時代給予牠們一種推動，影響到牠們的精神方面爲對。作者，因爲學識太淺薄了，不能把這些各種文藝上的主義各加以時代的說明，真是一樁抱憾的事，如其有人這樣做，我覺得是很有意思的。

同時，我們講到作品上的『物』，也一樣是從時代中獲得。不過，這獲得有正反兩面。正面的，就成爲表現人生，批評人生的健全的文學作品；反面的，就成爲否認人生，咒詛人生的不健全的文學作品。在我頗有些功利色彩的眼光看來，似乎不大需要後者，而需要前者。但我爲文藝應取寬容態度起見，却不排斥後者。

近來頗有些人贊成革命文學，但也頗有些人反對革命文學。在我呢，當然是贊成的。唯一的理由，就因爲這個時代，是革命的狂飈時代。提倡的人，大概不會是投機，或趁時髦吧。怕是應某一種社會的需求，——不是讀者社會，——以進行他們所謂『意識鬥爭』的工作吧。但這，也可說這個時代在這樣的應召他們，使他不得不這麼做。一切『奧伏赫變』，『鮑爾喬亞』，我以爲儘可不必管他。革命文學之提倡與產生，總定時代的必然的趨勢。別的不容說，革命文學呼聲不起於五四以前或五四以後任便那一個時期裏，而偏偏起於南方的革命勢力正要向北發展開去

的時候，便是一個證據。同時，革命文學裏揭着顯明旗幟的無產階級文學不起於北代正在發動之時而偏偏起於像現在這樣一個局面下，也是一個頗可尋味的證據。雖則這般提倡者本身未必都是無產階級，或什麼勞動階級；但他們爲什麼要鼓着勇氣來提倡，一個不好還是禁止，封閉，殺頭。這也不能不說是這個時代推動他們，使他們不得不如此。而且，我們追憶起來，無產階級文學的提倡，也不是今日始，好幾年前，沈雁冰君早已說起過了；可是應之者多麼寥寥。現在，似乎不是這樣了。這原說是一般人看風使舵，趁熱鬧。但爲什麼竟要使人『看風使舵，趁熱鬧』呢，這就是有『這樣的一個時代』，使他們不得不『這樣的做』。所以反對革命文學的人，我總覺他們偏見太深了。他們以爲文藝的價值是超於功利觀念上的，文藝的永久性是超乎時代的。唯一的理由，他們以爲過去的偉大的作品，到現在還是偉大。過去の有價值的作品，到現在還是有價值。莎士比亞，屈原的作品過去是光華燦爛的，到現在也還是光華燦爛。偉大的有價值的文藝作品是終古常新的。這，我覺得不是偏見，至少也是站在自己的立場上說話。文藝的永久性，就是建築於文藝的價值上。文藝的價值的衡定，我們是不能不取決於一般的讀者社會的。原說是

當，作家創作時，多不過爲了自己。但一篇別人看不懂的作品，未必會真的流傳於後世吧！所以與其說文藝爲了做着自己看，倒不如說，文藝爲自己做，却要使別人看。好在於『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多少總有使人了解的可能。所以我說文藝的價值的衡定，總還是取決於一般的讀者社會爲對。叫現在的英國人來讀莎士比亞，我不知道他們怎麼樣。叫現在的中國人來讀屈原的離騷，我以爲還不如讀魯迅的吶喊吧，讀茅盾的幻滅動搖吧！這樣講來，文藝的價值就不得不跟時代估定了，文藝的永久性也不得不因時代的變遷而有點搖動了。我以爲，文藝的永久性是寄宿在時代的歷史價值上。要是不了解某一時代的背景，便不能了解某一時代的文藝，文藝的永久性便也失却了。不過，話要回轉來說，在特殊的讀者社會裏，他們或受過高深的教育，他們或終年浸沈於古籍裏。他們被迷醉了，文藝的永久性便可在他們的心中建築起來了。然而，同時，他們也否認了文藝的時代性了，我可以預料。

文藝上的寬容，我覺得是需要的。正因爲人生是多方面的。提倡革命文學的人，紅頭赤筋的似乎是文學即非革命文學不辦。我也有點感到氣悶。但我總覺得與其說文藝是精神生活之一，還不如說是物質生活之一，更來的直截

了當。因為精神活動根本寄宿於物質條件之下。有某一種樣式的物質條件於是才會有某一種樣式的精神活動。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不是並行的，是隸屬的。吳稚暉說得好：『人……接觸外物，則造感覺。迎拒感覺則造情感；恐怕情感有誤，乃造思想而為理智；再理智再三審查，使特種情感恰合自然的常如適當，或反糾理智之蔽，是造直覺。有些因其適於心體，而無需檢查，故遺留而為本能……』這就可見精神生活無論如何是受管束於物質生活的。所以文藝無論如何脫離不了人生，脫離不了這一個時代的人生。至於文藝可以滿足人類的精神生活，這，我也承認。但也有相當的限制。這限制也就是地位與時代。工人總歡喜描寫資本主義的罪惡的作品，資本家總歡喜讀歌頌黃金世界的作品。各人的物質環境的不同，各人的精神狀態也不同，各人需要滿足精神生活的文藝作品因之也異其趣。這是就地位說。就時代說，因環境的變遷作品產生時的背景，未必是讀者時的背景，領解便不十分容易；滿足精神生活這一點當然也有點欠缺了。

總之，我底意思是：文藝的永久性是寄宿在時代的歷史價值上。文藝的真實性是寄托於一個時代裏的真實的人生上。（即作家與人生裏的主意。）一個作者要努力於一

個時代裏的人生，不要做什麼『藏之名山，流之後世』的綺夢。努力人生後偶然的發洩，或許還是偉大的著作呢。沒有時代反映着的人生的作品，不特得不到永久的價值，便時代的歷史價值也未必會得到。這是帶着頗有功利色彩的眼光我的說法。六，一四，作於春暉。

歌 Christia Rossetti

當我死了，我最親愛的，
莫為我而哀歌；
不要種玫瑰在我頭上，
也無須森森的松柏；
祇任節雨含露的青草；
長覆着我的頭上。
你記着，也罷，
你忘了，也罷。
我將看見日影，
我將感到天雨；
將我聞不到悲苦的夜學；
祇是歌唱着的；
在永忽隱忽現的；
朦朧意我夢幻着；
也許我記着你，
也許忘了你。

（巖野譯）

新評論半月刊

第十三期出版

目 錄

國民黨到底代表什麼？	章乃器
有人注意到濟南的情形嗎	章乃器
可為痛哭的外交	章乃器
對日宣戰	章乃器
再談到黨的組織	章乃器
法國革命與中國革命	章乃器
不統一的外交的效果如何	章乃器
日人在濟南暴行的背景	章乃器
我們是什麼	章乃器
現代的中國是什麼	章乃器
智識階級	章乃器
奸的問題	章乃器
賄選議員出來了	章乃器
讀了『五四運動的意義及目前的責任』以後	章乃器
給——	章乃器
半月間大事記	章乃器
北伐軍克復北京	張作霖被炸
濟南的狀況	程潛免職
德國選舉形勢	歐洲的新風雲
鄉政局長與鄉董	鳳棲
我見的標語	夢

編輯者兼發行者

新 評 論 社

上海霞飛路二百十四號

電話一零八七二

本埠代售處

商務印書館

外埠代售處

新月書店 (兼代定) 各大書局

江灣出版合作社 南京中央書局

杭州民智書局 廣州新廬

汕頭三民書店 開封文化書局

西安派報社 新加坡正興美術公司

價目

零售每冊四分，外埠加郵一分；半年二十冊五角五分，全年一圓。歐美半年七角，全年一元三角

價 特 辦 法

學生，工人，兵士，如同時有六人以上，聯名訂閱全年，每份只收銀六角，但要舉出一位代表，以後刊物，全數寄給代表，以省費用。學校暑假及年假期內，可以因訂閱者的要求臨時分別寄到他的家鄉去。

實用藝術研究社第一次徵求圖案

一品名 扇子。

二材料與形色 不拘摺扇團扇蒲扇鳥羽扇等，所用材料與形式，一概自由。如能別出心裁，應用未經人用材料，尤所歡迎。

三圖樣 應徵圖樣尺寸最好實大，如須放大或縮小，須註明倍數或尺寸。

四期限 七月十日截止。過限得另行審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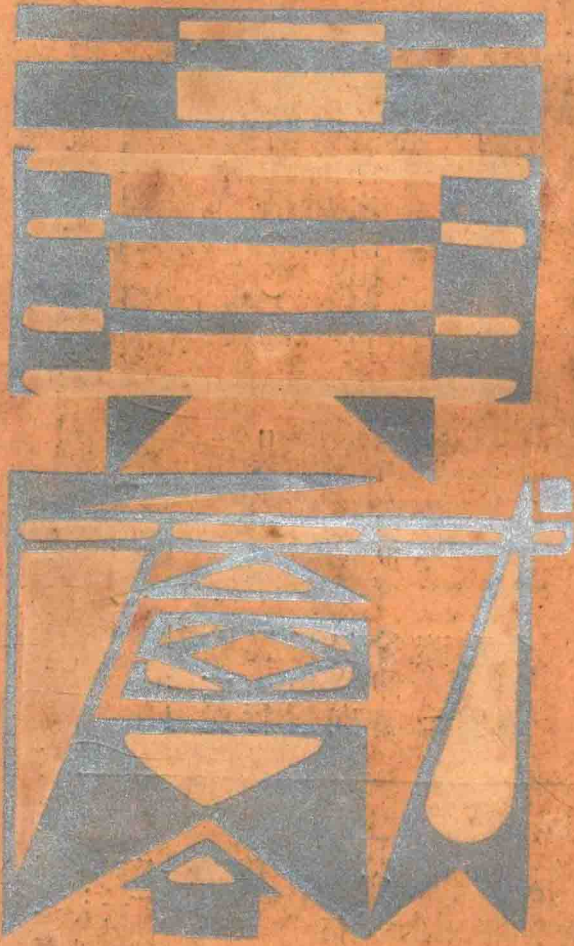
五審查 本社特請專家開會品評後，即將審查結果報告各人。

六報酬 由本社介紹及格圖案於各製扇廠家，并登載廣告投標，此值完全歸設計者所有，本社不取絲毫。

七通訊地址 上海福煦路六三二號嚶嚶書屋轉。杭州西湖國立藝術院轉。

實用藝術研究社啓

中國經濟學叢書掛號之報



三卷 四期

貢獻旬刊 第三卷 第四期(即22期)目錄

封面

舞蹈雜論

現代的文學(上)

行為論的起源

濟南事件之前因後果

廉恥心

決裂

美國的影戲

單純化的藝術

大題小做

我哭着

南京苦旱時

美的死

理智

中國國民性一何麻木！
個人的能力實在太弱小了

——十七年七月五日出版

日本上田敏著

法國美爾博著

法國雷尼埃著

劉既漂

杏士元

嬰行

張申府

努向

曾仲鳴

葉馨

醉雲

俞劍華

孫福熙

退維

貽冰

劍波

李宗武

孫福熙

康農

啓事：本刊每年四卷，每卷九冊。第二卷第一期即第十期。第三卷第一期即第十九期。自第二卷第三期起，預定價目略有改動，如下表。第九期以前會定十期二十期者，仍照前寄奉，待滿期後再請按照新章續定。

定價

每册大洋一角

預定半年八册大洋一元五角

全年十六册大洋三元

(國外另加郵費每份四分)

廣告價目

每期半面二十元

全面四十元

哈同路民厚里六三二
嚶嚶書屋發行

電話西一八六四

本代
處派
開明書店
新月書店
光華書店
現代書店
愛約書店
泰東圖書局
亞東圖書局
春野書店
協保圖書公司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金局書局
愛文書局

舞 蹈 雜 論

查士元

(一) 偶感

短期間的流行，好像潮水般，一忽兒便過去。此種使我們不忍說它是好現象的現象，在上海已是見慣了。見慣了倒也能平心把它看過；但不曾見慣的人，便不禁要嘆息上海人心的輕浮；更利害些的，就罵一切流行的本身的壞。說人心輕浮，我們倒不能去堅決的否認；但罵到流行的本身的壞，我們可有些不平。

我覺得只要上海人的物質文明的享樂的程度提高；提高者，並非要人人都成專門；只要人人「能够」享樂，能够對物質文明發生趣味，則輕浮的人心，便會變成久長的趣味；流行也得交到較好的運道。且同時也能使大家明白流行本身的並不壞。

昨天偶然在太陽底下的阿斯番爾路上沒事散着步；走過一家二流資格稍差的影戲院，望進去看是很涼快的樣子，外面又見寫着有各國各式的舞等字樣。便去買一張門票，

想進去偷他三個鐘頭閒。

進去一看很奇怪，奇怪這平日不會坐得滿滿的戲院，今日居然在未映前一時左右，已如此的擠擠一堂了。這當然是美女跳舞的魔力所致。我因想起了跳舞之在今日上海的流行轟動；但同時却也憂着這個「流行」，不要也不過是一刻兒的流行？

據我個人的觀察，跳舞之在今日的上海，已無異是一種投機事業了；一方面舞女個個是速成，一方面男子個個胡亂的去投入這個流行中。在女子是投機，在男子是好奇。更好了一批西洋婦人，她們可不愁失業了。因為在小學堂中學得的，如今可以拿來投中國人的好。正好比麻將之在美國流行，中國人差不多個個可以去傲先生。上海的跳舞潮，如今正與波作浪得起勁時，實在不容我們在旁說毀話；並且我們也儘可爲了此種舞的無藝術上的價值，不去問根尋柢。

我們所憂着的是一般人對於舞台舞的賞鑑態度的太輕

浮。什麼毛毛雨，妹妹我愛你等自創的小孩的「歌跳」賞鑑者，我們倒不值得去談；我們覺得可憐的，值得提出來的，是一般人對於西洋舞台舞的不正經的賞鑑態度。

昨天我所見到的舞，我說不出它的名目來，只有幾種步式而已；但觀者對於此步式的賞鑑態度，已足令人心憂。舞者出來後先用脚去表演步法，剛走了二三步，觀衆中忽然有二三人鼓掌起來，接着許多人都鼓掌了。一會，舞者一足向前高舉（high kicking）時，這時觀衆中更「帶了笑聲」鼓掌起來。他們的心理很容易明白，是因為舞者把脚踢起時，露出了大腿以上，大家看了，好像某種慾望得到了滿足，便不禁樂而帶笑鼓掌。此種心理，是我在他們的談話中聽到；因此我覺得影戲院的專以「裸體」，「模型」等名頭來號召，而居然能號召到了這麼許多觀衆，完全是他們迎合上了觀衆的一種淺薄的心理的緣故。不過影戲院本來是營業性質，倒不好怎樣的非難他們，但觀衆的此種心理，實在是太輕浮了。

演歌舞劇的地方，在上海不是沒有；但中國人去看，往往被外國人看不起，因為他們以為中國人都是去看外國舞女的裸體的。

寫本文的動機，便因為目擊此種難堪的現象，中國人

在上海常爲了藝術的賞鑑被西洋人輕視的不平，特想了一個積極的補救辦法：來從事介紹西洋舞蹈。

(一) 東西舞之不同

跳舞大體可分三種

(1) 羣衆舞 (folk dance)，產生於原始狀態的民間。
(2) 交際舞 (Society dance)，作家所作成的，社交用的。

(3) 舞臺舞 (Stage dance)，比較的是藝術的，舞台用的。

此外尚有種種依國別而異的舞，如下列；其中也有超越了國境的，則單記現今最流行的國。

西班牙有 bolero, cachucha, chaconne, fandango, habanera, saraband, seguidilla.

匈牙利有 Czardas.

奧大利有 Landler.

波希米亞有 Polka, redowa.

德意志有 allernande, fackeltanz, waltz.

意大利有 Pavan, saltarello, tarantella, siciliana.
法蘭西有 farandole, gavotte, minuet, quadrille.

俄羅斯有 Kosalisch

波蘭有 cracoviense, mazurka, obertas, polonaise.

英國有 galop (流行於英法), gigue (jig), hornpipe,

morris dance, Sir Roger de Coverley.

蘇格蘭有 reel, schottische, sword dance.

愛爾蘭有 reel, hornpipe, jig.

墨西哥有 tango.

世界上最開名的舞蹈國，是西班牙。不知憂愁的國民的跳舞迷，實在不足為奇。在西班牙，披了平日披的外衣 (mantel)，手中拿了扇子作舞的也有。更有趣的是愛爾蘭的 jig 舞和 reel 舞 hornpipe 舞。兩手一直垂下，只用兩足來舞。所以實際上只可說是鞋子音的音樂。到緊湊的時候，甚至十五秒間，會用鞋子在地板上接連踏上下七十五回。白爾盧地方有名 Schühplattelnanz 的舞蹈，舞時女的裙必如輪子一般張開來。土蘭特地方的劍舞，據說是爲了要消解戰爭前夜的兵士的心的緊張，又爲了要表示從容，占卜運命而舞蹈的。以彼處之殺伐的舞蹈，與意大利的舞蹈相比，誠有被摧殘於寒風中的山松和香味之被地中海的微風吹動着的橘樹那樣的差。

且看東洋的阿拉伯的舞蹈。此國的舞蹈，不是動作的

舞，是繪畫的舞。是美的肉體的曲線舞之連續。「招待舞」者，是使奴隸的少女，和客人舞的。有時爲了要取得客人的歡心，也有主人的妻子出來和客人舞的。不過平等朋友間，若使自己妻子出來和客人合舞，其目的大概在於顯示其妻的舞姿的美態。舞時蹲於壁間的吹笛者，便吹起夢幻一般的如泣的音樂。東洋的舞蹈，都沒有如西洋的那般，把脚高舉起來的動作。廣大的場也不需要。足差不多常踏在地板上。是用足，手，臂，頭來表演種種的身態劇。日本的所謂「踊」(Oton)亦然。在日本有所謂「都踊」者，每年在京都舉行，藝妓們手拿了扇和花枝而舞，伊奏着笛，三味線(琴名)，銅鑼，琴等音樂。檀香山更有所謂荷拉荷拉舞(Hula-Hula dance)，是一種挑撥的舞。

(三)關於「華爾姿」

舞蹈的音樂，其作用大半在使舞蹈不脫拍子，全沒有藝術上的價值。不過舞曲中也有可以用到演奏會中去的，如彌埃，加僕，馬士爾加，華爾姿等。馬士爾加小曲，在其中爲最有藝術上的價值，有彼本氏等作成的名曲。但在溫泉場樹蔭底下，黃昏的公園中所奏着的最爲一般人所愛聽的音樂，總得推華爾姿。華爾姿乃英語 Waltz 之譯音，

德語謂華爾采爾 (walzer)，法語謂凡爾司 (valse)，起於波希米亞及南德意志者。如飄揚於風中，如水之給人以甘味，如音之將引着人的心去逃避。除此三種情調外，便一無所得。

華爾采的作家中，有名王爾托伊番爾 (Smile Waldteufel 1837—1915) 者，在東洋知其名者最多。二百六十種以上的舞曲中，最流行的有“Tues Jolie”，“Plate d’Or”，“Les Sirenes”。此外尚有羅默尼地方的伊諾維西，其作品有「美麗的羅馬尼亞女」(La Belle Roumanie) 及「東洋之薔薇」，「宵之明星」，「月光」等。

在「特那河之漣」和「美麗的羅馬尼亞之女」中，有東方人所喜聽的短音階；嚴格說來，這種短音階是毫無價值的；故凡受過訓練的耳朵，是不願聽的。

(四) 演舞

用管絃樂來演奏東方人所嗜好的前面說及的「特那河之漣」和門特森的「春之歌」(Frühlingssied)，王爾托伊番爾的「華爾采」，一方面舞台上則有數舞女繞纏着薄紗，跟着音樂的調子，作着或緩或急，似喜似悲的身態和表情而舞；舞者只有表演的動作，不唱歌；舞台上則放着

各種色彩光線，用以美映舞者之身。故可見美麗的舞台，有如水之精出現其上，或天女下降，在彼處作婆娑舞，使人迷惑心醉。此即所謂「演舞」(Ballet) 之表演。Ballet 乃出於拉丁語 ballare (舞意) 之法語也。

演舞之產地也為法國。或者便因此「演舞」以次其他一切專門術語，都用了法語。也有把演舞作為一種安慰之情的表現，用來插入歌劇中者。惟現在則大半已可獨立上演。要之，演舞者，便是講着一個故事或其他，再加入樂器和跳舞的身態劇 (Pantomime)。

意大利近代大文豪丹農雪烏氏有一篇名作叫「喬貞特」(Giocanda)，經作曲家彭基埃 (Ponchielli) 編成歌劇，其中有「時之舞」的一節 (The dance of the Hours) 是表現光明與黑暗的爭鬥，穿桃色衣的「曙」，黃色的「正午」，薄紫色的「黃昏」，銀色的「星」，穿黑衣的「夜」，全體四組，每組共舞者六人。音樂則由各組給與各組的特殊的主題，變化各種的拍子和調子而伴奏着。如此美麗的演舞，人咸謂當無其二。

其次達利浦 (Delibes) 的「雪爾薇亞舞」(Sylvia Ballet) 中，表演出月之女神的隨從雪爾薇亞及十名水之精和牧羊者的故事。水之精或單獨或併為五段而舞。

契可夫斯基的胡桃曲，也是由演舞而作成的。

演舞在法國產生後，流行一時；其後不幸大失人心，被人作種種揣測而加以壞批評。有的憂着此種舞會使舞者脫歇，太不人道；也有人憂着其在舞中作 *high kicking* 時，露及大腿以上，實傷雅觀；至裸體之表演，更被痛罵，以為是足為世道人心憂。後俄羅斯舞興，一般人始由夢中醒來。

(五) 俄羅斯舞 (請參看本刊前期)

俄羅斯舞，已在前期刊中詳細述及之。此處再略提梗要。此舞指由俄國宮廷演舞學校脫離出來的尼琴斯基 (Nijinsky) 加爾薩薇娜 (Karsavina) 所募集而在監督提義列夫 (Serge Diaghilev) 演舞師福根 (Fokine) 畫家白克斯脫 (Balst) 之下所組織成的俄羅斯演舞家的一團體之演舞。作曲大半出自斯托拉維斯基氏 (Stravinsky)。他們的演舞，卒竟還是加入了在舊法蘭西舞中負大名的舞者登肯 (Duncan) 女士之技術 (參看申報藝術界及藝術界週刊) 纔得了完成。登肯女士一八八〇年生於舊金山，在歐洲各大都會中，博得非常的聲譽，建設學校於巴黎及柏林附近，教授生徒。不幸於去年為汽車所輾死，當時歐洲全士哀慟，各報都有關於其生平之詳細記載，上海申報藝術

界上，也有長篇記事文。尼琴斯基為一八九二年生於瓦爾沙的俄國人，在白德樂格拉之演舞學校研究，以演「百德爾修加」，「謝肉祭」，「牧神之午後」得名。今年尚只有三十六歲。

加爾薩薇娜和白荷綠娃 (Anna Pavlova) 乃俄羅斯舞國中之主要份子。白荷綠娃前年曾到過日本一次，但她喜歡的是英國，如今構家於倫敦之亨浦斯坦。

俄羅斯舞團上演的歌劇和音樂，有鮑洛亭之「伊果王子」(藝術界週刊上有介紹文) (Prince Igor)，契可夫斯基之「白鳥湖」(Le Lac des Cygnes)，加爾查可夫之「西海拉代」，「薩獨」(Sadko)、「金雞」(Le Coq d'Or)，斯托拉維斯基之「火之鳥」(L'Oiseau de Feu)，及法國特比西的「牧師之午後」等。

貢獻合訂本第一二卷裝成

每卷實價一元

各代派處均有經售

現代的文學

上田敏著

嬰行譯

一、現代文學概觀——小說的勃興

藝術以情緒爲必要的條件。沒有情緒，無論描寫何等可貴的事物，發表何等精密的議論，只是別種的可貴，而沒有藝術的價值。反之，倘富於情緒，即使道理稍有不合，議論稍有矛盾，雖不能爲大藝術，至少必是真藝術。所以情緒爲藝術上最重要的條件，再加入別種要素，即成爲充分的條件。

文藝當然也以情緒爲中心，但還須加別的條件。其所加的條件就是「言語」。言語的範圍非常廣大，差不多就是人生。在別的美術，所需的是色，形，音等條件，即只把人生的一部分明瞭顯現，而不能充分顯現別的部分。反之，藝術中的文藝，以情緒爲中心，以言語爲媒介，故含有比別的艺术更複雜的分子。因這原故，文藝自昔爲宗教所利用，或爲哲學所利用，又爲政治，道德所利用。但到了中世時代，藝術漸漸獨立，同時文藝也判然地劃分其領

域了。

爲宗教，政治，道德所利用的文藝，非常混沌，包含着後世所分的詩，歌，小說等全體。但在文明稍進的國內，早已把文藝劃分三部分，即敘事詩（Epic），敘情詩（Lyric），與劇詩（Drama）。

這三者，在「時」的關係上說來，敘事詩是歌詠過去的，敘情詩是歌詠現在的，劇詩是在現在中表出過去的。即敘事詩歌咏已往的事件，敘情詩吐露作詩時的心情，感興，劇詩在看客的眼前演出過去的事件，故可說在現在中表出過去。這原是當初希臘文學上所用的分類法。但因其有理論上的根據，故不妨通用於一切文學上。

當初這等詩歌是狹義的詩歌，皆用有一定的節奏，一定的拍子的言語來寫出或唱出。及于近代，比韻文遲發達的散文漸漸來侵犯詩歌的領域了。到了今日，所謂敘事詩

差不多已經滅亡，而代替敘事詩的小說就興盛起來。劇詩也大部分用散文。即韻文的有節奏有拍子的言語的部分狹小了。

只有敘情詩，還是保存着從前的原形，仍用韻文。這在愛好韻文的人是可惜的事；然而並不足憂。文藝的盛衰，不在乎韻文或散文的有無。且從別方面看來，韻文在從前是過于拔扈的。在從前，可以不用韻文的地方也往往故意用韻文。例如各種歌偈，論理公式，勤儉修身等，用韻文的不少。故現在是韻文回復其當然的領分而已。

到了今日，敘事詩差不多滅亡，小說起而代之。在現代文藝上，代替這敘事詩的散文的敘事詩（即小說）很有勢力。從前的 Homeros 的 *Iliad*、Milton 的 *Paradise Lost*（失樂園），或 Arist 及 Tasso 的敘事詩，在今日已不流行，只有專志于文學的人去研究牠們，普通的人大都不讀了。

故現今有勢力的小說，是從前的敘事詩的變形，且在從前的敘事詩中又加着別一分子。這別一分子是甚麼呢？就是在野蠻人之間也通行着，在文明國的某社會中也尚通行着的一種「話」。

敘事詩起于宗教，很雄大且高尚。小說的起源，則于

雄大或高尚之外，又含着滑稽輕妙的，使人慰安使人發笑的分子。讀 Homeros 決不會使人發笑；但讀「膝栗毛」可使人捧腹絕倒。即在高尚，雄大的點上，Homeros 與「膝栗毛」不可同日而論；但 Homeros 等的作品滅亡後，在他方面發笑的「話」漸漸高尚起來，成了今日的小說。就歐洲而論，在中世紀這形式原已有流行。小說之高尚者，稱為 *Romance*，另有滑稽談一類的稱為 *Fabliaux*。這二者隨了近世文明的進步而漸漸合成一氣，依地方而論，即在法蘭西，意大利，英國等處合成一起，入十八世紀而築成基礎，到了十九世紀而具有絕大的勢力。

十九世紀法蘭西方面小說尤為盛行，有種種理由。現在請就這等理由說一說。

先從表面淺顯地論來，有兩個原因。第一，法蘭西革命後歐洲的中流社會忽然得勢，所謂 *Bourgeoisie*，即不是大富人，也不是無產的勞働者的，是小有財產而安樂度日的中流者，因了法蘭西革命的影響而忽然得勢了。今日的論者常常說：中流社會是國家的中堅，中流社會繁榮的國必不致滅亡。這是限于現今的國家的話。在希臘，羅馬時代，或中國的往昔，日本的古代，歐洲的十八世紀以前，這等中流社會不是重要的。只有今日的國家的維持上中流

社會爲重要的，並非從過去到未來皆如此。大概說這種話的人自己是中流社會的，要是其人是貴族或貧民，就不說這樣的話了。總之，法蘭西革命的影響，歐洲的中流社會得勢，小康的人大繁殖了。這等有小財產而未平度日的人的生活是安樂的；但是非常狹隘。至多不過星期日出去散步，或到館子裏去吃吃飯；像往昔的帝王的酒池肉林的驕奢，是沒有的。總之，他們的生活穩定，安樂；然而狹小，實在是不甚有趣味的的生活。這班人也沒有大的野心，但求平安樂地度過此生，故對於自己的生活也覺得滿足。然而因爲這種安樂的人終究也是人，故對於自己實際生活上所不能做到的事，也歡喜在想像中做做看。即想像吃美味的食物，想像住華美的房子，即在小說中做自己所做不到的事。自己雖不能做到這種大事，讀虛空的歷史也可自慰。故法蘭西某小說家曾經說，「小說不是實際的歷史，是可以有的歷史。」自己沒有這種歷史的人，可在書中空構，或做了美少年，或做了美人。自己的生活雖然不是浪漫的，但在空想方面很可以浪漫。西洋的女僕人最歡喜讀描寫貴族的小說。這在東洋也是如此的。總之，想在小說中看到自己所做不到的事，是人人皆有的欲望。這便是小說流行的一原因。

還有一個原因，是較爲高尚的理由。如前所述，小康的人得勢，安樂生活的人繁榮起來。但因了法蘭西革命的原故，又因了近代的種種發生事件的原故，現今的人失却了做人的標準與理想，心中發生一種不安，精神混亂了。尤其是爲了理想與實行之間起了一大懸隔。只有頭前進而手不伴了前進的人，非常多。于是在理想與實行之間，就起了很大的矛盾，劃了一條溝壑。故對於無論何事，都覺得其爲問題的種，疑惑的因，關於一切事的 Problem (問題) 就繁多起來。因此對於平常所讀的書，也希望描寫自己所常常懷疑的事的書。所以有問題的小說，非常受人愛讀。例如結婚是甚樣的事？怎樣是好？這類的問題在人們的頭腦中浮出着。

于是有種種的「問題小說」出現了。所以十九世紀的小說家到了二十世紀也還在小說中講種種問題。這種講問題的小說中，有很好的作品。法蘭西的梅理美 (Mérimee) 有短篇小說 *Colomba*，描寫着復讎的問題。但並非討論復讎討敵的善不善，並不下結論。只是提出這個問題。還有弗羅斐爾 (Flaubert) 的 *Madame Bovary*，講結婚的問題。描寫着一個遭遇性情不合的丈夫的女子因種種原因而終于犯罪的事蹟。又如莫泊桑的小說 *Pierre et Jean*、

說着私生子的問題，論私生子應該如何處置，說私生子的性質，地位，與境界。這也沒有結論。結論固然沒有，然而關心于這等問題的人所歡喜讀的小說。

所以從前的小說，是為說話的說話，即只要是有趣的說話就好。例如東洋舊時的小說，阿刺伯的故事，埃及及中世歐維巴的逸話，都是為說話的說話。只要說得有趣，說得使人歡喜，發笑，就好了；沒有說得艱深的必要。現代的小說却與之相反，說着艱深的問題。簡單地說，是風俗與人情的研究。即研究英語所謂 *Manners* 或 *Moeurs*，風俗，人情或一般社會的道德等。在法蘭西即所謂 *Roman des Moeurs*。同時又必須研究性格，例如有吝嗇的人，則細細描寫其吝嗇。在英語即所謂 *Character* 的小說。

今日的小說大致分這樣的兩種，而對于僅以有趣為主的話不滿足了。但這當然不是說以話的無味為目的，是說僅乎有趣不能為唯一的必要的條件。即現代人對于小說，要求其有有趣的話以外又有一種意義。

所以在風俗人情的研究的小說中，必描寫着社會一般的一時代或一國的事情，且多少帶着一點「客觀的」色彩。反之，在性格的研究的小說中，解剖人的心理，細細描寫甚樣的人做甚樣的事，因為甚樣的關係而終于甚樣。比較

前者的客觀的，很帶着主觀的色彩。

先舉例來說，風俗人情的的小說，在近代的寫真小說或自然派的小說中很多。前述的弗羅裴爾的 *Madame Bovary*、莫泊桑的 *Pierre et Jean*，便是屬於風俗人情的的小說的部類中的。又如陶特 (*Alphonse Daudet*) 的小說等，也都是屬於這類的。不屬於近代自然派的小說家，大都描寫性格。他們採擇一個人，或與普通人不同的奇異的一個人，把他詳細解剖而描出。在全十九世紀的法蘭西，這兩種小說不絕地流行着。在別國也都如此。就中一人兼兩種小說的作家的也有，例如世所認為天才的罷爾碩克 (*Balzac*) 便是。故罷爾碩克真可說是一人代表近代的小說的。罷爾碩克稱自己的小說為 *Comédie Humaine*，即「人類的喜劇」。這所謂 *Comédie* (喜劇)，在廣義上決不僅是滑稽劇，當然也包含着悲哀的事。把人類看作一劇場，故用這名稱。這是近代最可誇耀的大作。即對于中世的但丁 (*Dante*) 的 *Divina Comedia* (神曲即英語 *Divine Comedy*)，十九世紀有 *Human Comedy*。在但丁的時代，即中世時代，純文學中所含的材料很是簡單。當時比現今的社會，物質文明的方面較少。故神曲中寫着整然的，全無有形的分子的事；設使但丁生于今日，一定也同罷爾碩克一樣，以散

文作基礎而建設 Human Comedy 的大殿堂了。所以罷爾碩克可說是近世的但丁。

罷爾碩克的作小說的目的，蒐集近世文明中所出現的一切事實而照樣描寫，便是其一。但還有不可遺忘的一目的，即于事實的照樣描寫以外必有心的 Passion，即熱情。這是罷爾碩克自己所聲明着的。

古今一切歷史家，都是描寫公共生活中所發生的事件的。其實不限于公共生活，即一個人的生活中也有很有意義的事。在眼所不能看見的各個人的日常生活中，有各種人的重要的行為。研究這等事的原因結果，也是人間有意義的事業之一。罷爾碩克懷着這思想。

罷爾碩克把一切小說分爲三種，第一是「風俗的研究」，即描寫世間種種事件的。即表現社會中所發生的種種事的結果的。

第二是「哲學的研究」。這就是以上的種種結果的原因的說明。

第三是總括的研究。這不僅是研究個個的原因，而考察全體的原理。

所以他的小說，一方面研究風俗人情，又一方面研究各個的性格，而作成近代小說界，近代文壇的偉觀。

在他以後有種種小說出來。但只是罷爾碩克的一面的展進，都不能有像罷爾碩克的廣大。在自然派盛行的一時，左拉 (Emile Zola) 根基了裴爾拿特 (Claude Bernard) 的醫學的研究，拿他的醫學的態度來觀察社會，而作出小說。這就是有名的左拉的所謂實驗小說，寫實小說，或自然派小說，一時非常成功。然而只是一時的成功，在現在已沒有生命了。因為左拉抱有小而高尚的目的，用科學的教人的方法來作文學。這就是罷爾碩克所謂蒐集事實而照樣描寫。在這範圍內，左拉很像罷爾碩克，然而可惜沒有生氣，沒有 Passion (熱情)。所以終於變成了乏味的科學，而不成爲文學。寫事物時專描寫其表面，而不能味到其中的自然。然而這左拉的作風與態度在當時對於德意志，意大利，西班牙，英吉利都有影響，但現在已只留剩其形骸了。

現今的小說界情形如何？從種類上說，分「歷史小說」，「心理小說」，或「滑稽小說」等種種部門，甚至又有所謂「科學小說」的名目。這似乎陷於混亂的時代了；然而並不，這是常態，在文學上却是可慶的事。因為小說沒有必須作一定型的理由。

小說的作者可任自己的性情而創作，隨其人的傾向而

作各方面的活動。因這原故，現今的小說，其作法，看法，思想態度，與五十年或百年前的小說大不相同了。

小說中有種種不同的性質，舉一例來說，像近來的所謂 *Zetvolsket*，即神經質，或多感性，或內心主義，即穿微不已，深入普通人所不注意的地方去搜求生活的生命的，也是其一種特長。這性質顯明地表現于小說的態度與作法上的，例如托爾斯泰的小說「戰爭與和平」便是。這是拿破崙戰爭的時代的散文的敘事詩。看了這小說可使人起不可思議之感。倘拿這書給希臘人看，希臘人一定驚奇；且在中世的人，十九世紀的人，或頭腦陳腐的今日的人，大概也不覺得有趣味。理由是因為其思想與從前完全不同。或者有人以為這是關於拿破崙戰爭的書，寫着的必是拿破崙的性質，拿破崙的言行，或拿破崙的軍略；其實却完全不然。這書中詳細描寫着拿破崙出 *Austerlitz* 的戰陣以前的早晨在幕中由僕從扶着而化妝的情形，即單把拿破崙當作一個「人」而描寫，不把他看做如鬼的，如惡魔的化身的，漠然的無意義的英雄，而看做一個「人」。這看法便是今日的人的態度。又這小說中有關於俄羅斯的 *Prince Andre* 的夫人 (*Princess Bolkonskii*) 的上層的話，在許多地方提及着。描寫很長的戰爭的小說，而在

其中時時提出某公爵夫人上唇短小，笑的時候有可愛的神情，其上唇上生着薄毛等語。這是從前的人所全然不注意到的地方。倘是古人所作的，夫人是甚樣的顏貌的人，必不能使讀者明瞭感得；而讀了這「戰爭與和平」，好像已與這人交際過，深知這人了。這書中又描寫馬蹄的音，說是「穿透似的音」。馬蹄的音確是好像穿透的樣子，在像俄羅斯的寒冷地方，尤其如此。又描寫着少女成人後第一次參與夜會時的感情。托爾斯泰是男子，但似乎對於女子的心很能理解，巧妙地描寫着少女初次赴夜會，在人面前露胸及於乳部時的感情。這鄉下人一般的鬍子，怎樣會委細地懂得這女子的微妙不可名狀的感情，真可使人感服！看了托爾斯泰的描寫，我們方悟到其真果如此。

這樣地穿微不已，深入普通人所不注意的地方而描出人的生活，是現代人所努力的工作。在腕力上原不能與古人匹敵，然我們的神經比古人強得多。倘教古人生於這二十世紀，見了電車，汽車，恐要起神經衰弱的病了；然而在我們是恬然的。專事物質的學問的人一旦到了歐洲即起神經衰弱之病，是現今的留學生中很多的例。這是因為不慣于接近西洋現代的激烈的文明的原故。所以神經衰弱一事，在一種意義上也許是名譽；但大概神經衰弱的不是現

代人。雖說現代人是神經衰弱的，其實並不然。能抵當神經的衰弱的人，才是現代人。現代人非粘液質的不可。神經強盛，故無論甚麼都可感受。托爾斯泰活到八十多歲。其間曾從事戰爭，殺人，作非常的大活動，而又能那樣地長生。這完全是神經強盛的結果。故神經強盛，實在是現代人對古人大可誇耀的一件事。

上面所提的托爾斯泰，只是一例。現代的藝術家，都是神經強盛的。所以鑑賞這等藝術家的作品的讀者，也多少是神經強盛而銳敏的。其結果，現今的讀者就不要求誇張的，龐大的，悠長的，古昔的文藝，而希望有生命的藝術，感覺精細的藝術。現今的人能注意古人所不注意到的地方。試看從前的 Homeros 的詩中，青與綠混同而不區別，即可知 Homeros 的時代的人對於青與綠是不能區別的。即在今日，鄉下地方的人也還是如此的。文明人則能利然辨識其區別。從這關係可推知現今的人具有昔人所沒有的感覺。舉一例來說：我們的手上有五根手指。這五根手指中何者最爲可愛？這樣的問題如向希臘人或中世人提出，恐怕他們一定不能懂得。但在現在的人就懂得了。五根手指中最可愛的是無名指。這無名指實在很可愛！很有優美的地方！這種話在古人一定以爲可笑；但在今人，這

意味可從一人胸中傳響到他人胸中，道理雖說不出，然而人人領悟而點頭。

故近來竟有聽了音而聯想到色的人。近世詩人即波 (Arthur Rimbaud) 曾作一首題曰「Voyelles」(母音) 的小歌。據他說，音與色都有關係，發 A 音看見黑色，E 音白包，I 音赤色，U 音綠色，O 音青色。這在心理學上也有「有色聽覺」之稱。所謂「發黃色的聲」，的確是有根據的話。這種理由在現代人漸漸了解了。還有一更極端的人：數年前逝世的法蘭西小說家許斯孟 (Huymans)，于千八百八十九年作小說 A Rebours (逆行)，其中寫着與普通思想不同的奇特的事。書中的主人公造一間屋，晝夜籠閉在其中，或聽音樂，或看繪畫。但對於普通的音樂與普通的繪畫都覺得沒有興趣，而歡喜聽一種特別的音樂，看一種特別的繪畫。其考慮的結果，作出了「味的音樂」與「香的畫堂」。所謂味的音樂，是一架像風琴或鋼琴的器具，在其風琴的拉手 (Sord) 上注各種的酒。彈出一字，落下酒一滴，即以舌嘗之。再彈別的字，又落下酒一滴，再以舌嘗之。這樣就作成音樂。因為 Character 酒甘而酸，又有滑味，像樂器 Clarinet (一種木管樂器) 的味道。又 Kammerl 強烈觸鼻，似樂器 Oboe (也是一種木管樂器) 的

味道。一同嘗這兩種酒的味道，就聽到一種很好的音樂了。還有Gin酒像Corney（一種喇叭），威士忌酒像Trombone（一種喇叭），作成複雜的合奏，即所謂「味的合奏」了。還有「香的畫堂」是甚樣的呢？把各種的香放入許多瓶中，拿瓶來嗅，即在心裏描出繪畫。例如要描寫一女子在春野中逍遙的繪畫，真果描寫起來很麻煩，只要嗅有春草的氣味的香水，及White, Rose, 次嗅麝香。這樣，野，花，美人，都有，就是很好的一幅美人春遊圖了。但這是最極端的例，在現代的藝術中，不過有這樣的傾向。所以神經倘不強盛，不銳敏，不健全，不能領會現代的藝術。

如上述，曲盡極細緻的地方而描寫出，故不能像從前地僅描出思想。必須深入物的內面去描寫，即把事物如數照樣寫出的罷爾碩克式的描寫。

左拉在小說「生的歡喜」中描寫着婦人生產的情形。精細寫出婦人與醫生等的談話。這真是忠實的，連極細部都描寫出。但事實上要看了婦人臨產的光景而描寫，是做不到的。反之，托爾斯泰在Anna Karenina中也描寫着生產，但不像左拉地細描，而只描寫爲了妻的臨產而狼狽的丈夫的心情。故讀了這書，使人感到彷彿自己家裏有人生產的樣子。即讀者與小說的人一同擔憂，一同歡喜，這

正是真的態度。我們家中倘有生產的事，決不像左拉地記賬，而必然擔憂，心慌。這樣才可使讀者的心深入于藝術中。近世的學者們有「沒入」的一說，就是說心必須攢入藝術的內面。古昔的殿堂的美，在于能使觀者的心攢入柱中，心與柱一同動作。在文學也如此，讀者的心必須全部沒入于文學中。這是真的藝術與似是而非的藝術的分水線。

（本節完）

現代文化月刊

第一卷第一期

無產文藝運動的錯誤	尹若
無產階級文學的批判	謙弟
關於現代的中國文學	一波
革命文學評價	孟明
民衆藝術與作家	柳絮
無產階級藝術之產生與其蛻變	劍波
基督教與其永滅	劍波
Satan 低夢	有恆
狂濤中的瞎三話四	人癩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六日出版

行爲論的起源

張申府

——行爲論宗師渦岑博士自述——

心理學歷來附庸于哲學，近年是脫離了哲學，標示爲一門自然科學了，但舊日的迷信概念，却是一時擺脫不了。真正要擺脫這種迷信概念，純粹用頂精確謹嚴的科學法，重行來建設心理學的，只有所謂行爲論或行爲主義。行爲論是美國一位青年博士叫渦岑（John B. Watson）的所創立。當作一種方法，是確乎無可疑的。新近美國一個雜誌，登有渦岑的一篇短文，述行爲論創立的由來及其方法的大意。我覺着足以助人對於此學的了解，且可藉以曉得現在心理學關切的所在，爰爲譯出來如左。（新近在柏林出的『系統哲學與社會學雜誌』中，也登有渦岑自述的『行爲論的起源與發長』一文，當更有可觀。）

吾想是在一九〇三年，看着些眼不能看，耳不能聽，鼻子又聞不見味兒的白耗子，圍着一隻複雜的迷籠，跑着要得到食詩，吾才着手要程式出一個心理學的觀點來：

這個觀點，就是現在已經叫作了行爲論的。吾那時思想的路術，大致是這樣子的：

「如果吾能寫一部心理學講白耗子，不能說話，不能內省，不拘怎樣也不能使吾曉得它有『心』與『意識』的耗子；如果吾的耗子心理學裏，講得也很算得完備周到，那麼爲什麼就不可以照一樣的路數來寫一部人的心理學？吾的耗子心理學，吾所唯一能根據的『今有』（知料），不過是看着耗子餓了時怎麼行爲，冷着了着了濕了時怎麼行爲，遇有性的刺激物時怎麼行爲，以及特別的動物攻擊之，或窠裏有了小耗子，等等時，怎麼行爲，這樣子得來的。人本也是一種動物，同耗子完全是一樣的，只不過因爲學得了一種新行爲，就是曉得怎麼樣子說話，比較着複雜點罷了。那麼爲什麼就不把人看成一種動物，看成一種能談的動物。可是只因爲人能談，能高聲地談，并對自己談（即是思想），不要就把這種新奇的行爲弄成一種神祕，而

假定有種什麼新本質，必須叫作「意識」或「心」的。那麼，在這種人的心理學裏，也就照着生理學的路數來辦罷。也來變更情境，看着人怎麼行爲，只把所看見的，記下來罷。從這個方法，當會得到一種真正的客觀心理學。」

這個漠忽的夢想，等到成就出來，便成了行爲論。在吾在一九一三年心理學評論中的一篇論文，「行爲論者觀看來的心理學」，我第一次把這種普通觀點，刊布出來，創用了「行爲論」(“Behaviorism”)這個名詞。這篇論文曾激起了浩然無盡的爭論，自從那時以來，各種心理學雜誌裏充滿了對於行爲論的討論。

今日，在吾那篇論文出來十五年後，行爲論在學界與通俗的地位，還難以估計。美國現在是差不多箇箇大學都設有行爲論一課。然而，担任教的人，却是照常總把行爲論樹爲攻擊之的。現在在老一輩的以心理學爲職業的心理學者當中，並沒有幾個徹頭徹尾的行爲論者。但雖如此，行爲論却已微妙地把心理學整個的路向，全改變了。你再也看不見還有什麼實驗家就他所實驗的人物在實驗時心裏的情形，寫長篇內省的報告。對於意識本身，現在已很少有人說什麼，就是素來所講全屬

意識的哲學家們，現在用這個名詞，也彷彿是太熱了一點，不受言語的操縱的。

年青的心理學學者似乎都已漸漸地承受了行爲論。公衆對於這個是真正有興趣。就在學問界裏，行爲論對於發生心理學，也帶了一種新生命來。很大的興趣，現在正集中在行爲的發長上，大家正在很快地看出來，要懂得行爲，必須向回下走，來研究正在發長的有機體，即是嬰兒(人的與人下的)。

現在有一種新心理學，即是一種發生心理學，方正在到來，且在很快地到來。這種心理學當由對於嬰兒，孩童，小動物的實驗，而寫成。當是事實的，而非爭論的。中世懸想哲學的氣味，在心理學上，定當一點一點都飛散了。這種自然科學的心理學到來的時候，行爲論是要認爲自己的孩子的。

而且對於陶鑄人類指導人類，有怎樣的一種不可計算的力量，正在前頭等着(在人在建設起一種實在的人的心理學上已費了幾百萬的金圓，多少年的忍耐的考索之後)，不拘對於誰，但研究研究已經成就了的東西，必都是顯然的。

以上譯渦岑的話竟。但從最後一段，却節外生枝，使

我想起了兩件事。一則是，西洋人始終相信，知識即是能力（力量），所以為求力量，遂求知識。中國人好像不知知識與力量的關係，既不求力量，也不求知識，或則雖求力量，也不求知識。既無力量也無知識，不知其在這個既重知識又重力量的世界，還怎麼能圖存。二則，行為論真是美國的產物，并非因其師宿也在力量，動不動就說幾百萬金圓，好像電影片子一樣花的錢多就是好的，豪無超逸之思。這恐怕是美國的特色。既然如此，行為論作為一種方法，雖是可以無疑，究竟上，是不是正見，恐怕不能這樣子決斷。

還有。馮岑所說現在心理學的興趣方集中於行為的發長：這一點却是極值得注意。我以為許多問題，都要待這個而解決，以至於哲學問題。瑞士近來有一位心理學家叫畢亞日（Piaget）的，著有嬰兒的思想與言語，嬰兒的世界表象，等書，雖不是行為論者，却是研究的這一方面問題。同時，不但簡人的嬰兒期要研究，人類的嬰兒期（即是原民）也要研究，都有助於許多問題的解決，這現在也有很多人注意了。說到哲學問題，說到思想與言語，我還要于此附帶說一句，就是：思想與言語的關係，相互的影響，應是現代哲學裏一個主要問題，許多哲學問題的解

決，也要有待于此。中國人于此是可以有獨立貢獻的，不知有已注意到此者否。這比整理國故，搗麻雀，政治工作，都要有意思的多。（巴黎大學有兩位教授都有講『言語與思想』，或『思想與言語』的著書，不過都偏重言語學方面。）

而且如照馮岑所說，思想不過是言語的一種，就是一個人同自己說的，而普通習慣是不好意思出聲兒的那種。（我以為此說對於事實是對的，對於科學法也合，因為於此可以得到好幾層的省約：思想是言語是一層；言語是行為是又一層；心理學是講行為的，不用另假設什麼東西，且與別的講自然科學的講現象一致，又是一層。）如照着這種說法，來研究研究『言語與思想』這個問題，我想也一定可以得到些新鮮而有趣的結果。

雪 人

開明書店出版被壓迫民族的文藝二十二篇，代表十二個民族，十九位作家，三十二開二本四百零三頁實價大洋一圓

濟南事件之前因後果

使人類感覺最慘痛最不平的濟南事件，不兩月間，竟被受慘痛和壓迫的中國人民在憤不可遏的氣勢之後忘記了。這也難怪，因為濟案的發生，交涉的經過，政府所持的方策和今後應如何的進行，要問起來，除了中央政府常說已有了辦法外，恐怕其餘的人誰也莫名其妙，因此一般人對濟案的前途，想談也無由談起且不敢談了。

再濟案已成了沒辦法的殭物，熱心的人祇得暫取不問不問的態度，其實這不對，我們為以國民的資格來製造輿論起見，也應以冷靜的心情和熱烈的態度來考察發生濟案的過去原因和推測交涉的未來結果，考察和推測的見解和方法各有不同，就鄙意應從下列的幾點：

(甲)原因之考察

(一)數十年來日本的對外政策——遠因

(二)太平洋的國際現勢——近因

(三)中國今日之弱點

(乙)結果之推測

(一)中國的國力

(二)政府對此次外交的任務盡了沒有？

(三)各國對濟案所持的態度——即國際聯盟的態度之一斑

(甲)原因之考察

(一)數十年來日本的對外政策——遠因

日本自歐勢東漸，即首受其壓迫，其時對中國亦常盡貢獻之禮，所以對外完全是屈服。到了明治當國，國民漸漸的覺悟，加以明治勇于維新，銳意圖治，舉國一致抗外，終能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民氣大振，悉心經營，一躍而為世界第一等強國。自武力充實，人口繁殖，頗覺國土狹隘，物質缺乏，故對外政策專事領土侵略。然而環視太平洋沿岸：極東是美州，為美國門羅主義所不許，且有鞭長莫及之勢；西是朝鮮與中國；南是琉球，台灣，澎湖；北是庫頁。所以這時候的對外政策惟有伸張於中國，雙動

朝鮮獨立而滅之；再以兵力戰勝中國，略取澎湖，琉球，台灣諸島；又與俄換得庫頁南端。這正是世界上軍國主義最盛行，日事戰勝攻取，經營殖民地時候，日本既達到初步侵略的目的，益增其繼續侵略之野心。但是各方的障礙也不少，由朝鮮西進有俄的旅順大連和德的青島屏障住了，自台灣南向有英之香港，美之菲律賓抵觸。英美德三國既強且大，新起的日本自然不敢與之抗衡，遂專心於大陸政策。西與英同盟，意圖夾擊俄國瓜分中國，同時英俄相持於波羅的海，又欲實行其三C政策以塞俄國黑海之門。且英略華的目的在由西藏以控長江，與日本在華北的大陸政策不相衝突，故英亦樂與之從事。當時妨害日本的對外政策的敵人，一是障礙大陸政策的俄德，一是在南洋相衝突的美；德美是當時最富強的兩個國家，祇得集全力以對俄，不久擊退俄國在東方的勢力，進佔旅大各要害。這時候的大陸政策就是滿蒙政策也就是向滿蒙拓植的政策。

日本此時的軍備雖充實，然工商業之發展尙幼稚，故經濟競爭仍在列強之後。明治四十一年桂內閣遂定下兩個政綱：（一）維持和平，（二）發展國力，用意不過想發達國家的資本。到了歐戰爆發，各國疲於戰役，又給他兩

個好機會：一個是趁火竊取青島以為侵略華北的根據地與南滿成犄角。一個是各國工商業停頓，牠僻處遠東，前後八年間安然猶操工商業，由是實業得以勃興，資本得以發達。遂注意經濟的競爭。故所持的對外政策不專在大陸，同時亦注重大洋，就是武力的侵略和經濟的侵略並行。第一牠獨操太平洋的航權，好向外殖民，第二想壟斷中國的市場，發展貿易。這種計畫，與美國大相衝突。總之，日本數十年來之對外政策大概是（一）聯英，（二）攻俄，（三）敵美，（四）略華。所以中日和日俄之戰即是滿韓政策之逐次實現；在歐戰中加入協約國的唯一目的就是想攻取青島作侵略山東的根據地，決不僅是做一個通商口岸。況且遵華府條約青島應交還中國，尚不肯退，其堅持侵略的野心，已可想見了。我們可以說日本數十年來之對外政策，聯英即是攻俄，攻俄和敵美即所以略華，故無日不思壟斷中國南部的市場和侵略北部的土地（參看明治外交史）。日本帝國主義一日存在，則中國革命勢力到了北部，如濟南的事件是一定有的。以上所述，也可以叫做濟案的遠因。

（二）太平洋的國際現勢——近因

自一九一四年歐洲諸軍國主義和資本主義衝突，在近東的土耳其開戰以後，消滅了彼此敵視的不自然的政治現

象，且作列強對遠東的一個前鑒。因此西方列強對遠東的競爭和侵略也起了變化，這個變化關係於太平洋很大。如俄國人民乘酣戰之餘且鑒于各資本帝國主義之結果，遂革命建立蘇俄聯邦，在國際間已成孤立之勢，無暇顧及東方。德國一戰而弱，本國幾不自振，何暇東顧。英國自英日同盟廢除和土耳其獨立後，在太平洋的地位已成客體。其餘如法意葡荷奧匈在戰後亦無力經營東方。現在爭霸于太平洋的祇有美日，且兩國因歐戰反與以資本發展之絕好機會，益形成衝突之勢。美國素持門羅主義，拒絕日本移民，又以菲律賓為海軍根據地，保護商業，使之自東向年發展；由舊金山，檀香山，菲律賓以達中國。日本則近西常以遠東專權自矜自負，不容他人染指。又唱遠東門羅主義，以抵抗他國向遠東的侵略，也以海軍保護移民向南發展，由日本到琉球，澎湖，台灣達南洋羣島；南向則求軍事的发展，西折則壟斷中國全部。日美兩國雖各持門羅主義，其實對外陰行侵略主義，他們競爭的目標，自然是中國，他們衝突的焦點就在南洋羣島間。數年前喧傳的日美戰爭，因日本大地震，軍事的物質準備，完全喪失，同時經濟亦受極大的虧損，祇得暫時屈服。但以後仍積極的準備。他的軍事計劃想把美國的勢力驅逐到遠東以外去。

物質方面本難敵美，他的計劃如一旦戰事發生，先出兵佔領中國的北部，拿中國的物質供給對美的戰爭。我們固不能料及太平洋內國際間將來的變化，但是內中最可注意的日美在太平洋的霸權問題，兩國軍事發展的趨向和企業競爭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再以美為盟主的華府會議曾承認美州的門羅主義之效力而否認日本在遠東之優越權勢；打銷英日同盟，同時否認日本在滿蒙的特殊地位。日本近年屢受美的壓制，日人鑒于過去的權力不能伸張和未來必需的準備，雖不必顯明的佔據山東，至少也要能控制山東以為戰時佔領中國北部之準備。故由太平洋的國際現勢看起來，濟南事件是日本現在對美必取的手段，這可以說是濟案的近因。

(三) 中國今日之弱點

除了上述的兩個主因以外，最近還有一個大原因，就是日本看出了中國人一年來所曝露的弱點。我們看第一次北伐自廣州出發，內部是如何的團結，氣勢是如何的威壯，旗幟是如何的鮮明，民衆是如何的信仰。中外的人那一個不說這次民衆覺悟了，中國的改革定在這一次。軍閥和帝國主義者也驚心動魄，所以當時收回漢滯的租界，不費吹灰之力。自此以後，內部意見衝突，繼之以改組，整理，指

導，其結果至使一般忠實黨員，革命民衆，由渙散而退却，而被捕殺，終至於烏有。這樣一來，怎麼不叫日本帝國主義看清了而乘機侵略？日本每次對華的舉動都是看清了機會才進行的。第一次看清了滿清是被世人欺凌和苟且偷安的政府，遂有中日之戰和以後的迫脅要求。第二次是乘袁氏稱帝而有二十一條之提出。第三次是直系下台，北京陷入無政府狀態，而出兵奉天，助張倒郭。第四次就是看清了中國民衆的渙散，所以纔有濟南事件之發生。這也可以叫做濟案最近的原因。

(乙) 結果之推測

(一) 中國的國力

凡兩國有事件發生時，先經過和平的外交手續，然後以武力濟和平之窮，通常英語稱外交總長爲 *minister of peace*，陸軍總長爲 *minister of war*，即此意也。昔佛利德利亨大王有言，「無武力之談判，如無樂器之譜調」，斯言雖露，然事實大抵如此。觀夫今日中國的國力。(1) 政治的力量：近世國與國間的戰鬪第一是憑物質，第二是拚人命。就憑物質說，中國既無權力集中的統一政府，不能發達實業以厚生產。就拚人命說，平時所養的軍隊數

百萬分成數個部分，一味的訓練，使之勇於私鬥而怯於公戰；這樣的軍隊決不能做反抗侵略與壓迫的革命武器，還知道爲民族爭生存而拚命嗎？所以對付外交的政治力量，可說是完全沒有。

國家的政治力雖弱，也有由奮鬥以求與世界民族共存共榮的民族，都是恃民族生存自覺的力量；再由黨或政府領導或利用之以作外交的武器，這叫做(2) 民衆的力量。在程度較高的民族遇着外侮和程度較低的民族受壓迫到了忍受不住的時候，雖無戰勝他國之可能，然具有死中求生之決心，即可以表現民衆力量之偉大出來。如日本和土耳其的獨立也不外乎這樣；其實日本和土耳其當時的武力不能說有戰勝壓迫他的強國的希望，人民要比中國少好幾倍，所受的外侮也不及中國現在之甚；何以他們的國土沒有被人瓜分人民沒有被人殺盡，政府的外交手段不要忍耐，和平？再舉去年收回漢滬兩地的租界來證明，完全是以赤手空拳的革命民衆與英軍衝突，並不是英國不能繼續以武力戰勝他們，實際是英國看見中國民衆起來了，殺又殺不盡，纔認交還，由此可以知道民衆力量的效用和偉大。

現在有人說：黨之所，以不恢復民衆運動因恐共黨藉以搗亂；殊不知我們如不要民衆，不作民衆運動，共黨

乃能乘機搗亂，不然，民衆運動做得到家的時候，民衆人信仰三民主義了，共黨又何從而搗亂呢？此次的外交，因無民衆團體，人民的意志既無由產生，民衆的力量也不能表現。政府既沒有民意爲先導又沒有民力爲後盾，好像一個沒有羅盤和輪葉的孤舟，一任外界風潮的力量衝撞，結果自然是不堪設想。

(二) 政府對此次外交的任務盡了沒有？

世界各國外交的任務莫不隨時代而變遷，昔時(1)宮廷外交，僅爲王家和戰之決定和宮室交歡的意義。因諸皇族間的互相爭戰，與國際之離合去就無關。至拿破侖三世，一變而爲(2)官僚外交，一任君相的愛憎，私情和獨斷，不尊重國民的意見，不顧公論的歸向，不以國民的利害爲標準，總之不以國民爲主體的外交。君相的愛憎，私情和獨斷，不尊重國民的意見，不顧公論的歸向，不以國民的利害爲標準，總之不以國民爲主體的外交。自歐戰後，再轉而爲(3)國民外交，較前兩種的性質擴大而其體質亦較堅實。如兩國的權利相衝突或相侵害，政府依最善的和平手段不能解決時，應即以他國民的能力，實力，同情和誠意，完全的嚴正的披揭於國民之前，無論國力如何，應隨時特別的宣傳，以鼓動民氣，促其覺悟，再委之國民，使之作

最後奮鬥之準備。在今日國民的社會的活動不僅限于國家的政治境界以內；國內的政治的對象亦不僅自國的國民；一國政治不惟在于本國民之價值而在於合世界人類之價值。將來由各國民協力的國民外交，更進而爲人類協力之(4)社會外交。上面所述的四種外交之任務，現在中國既不是帝國國家，又不是世界上社會與社會，民衆與民衆可以離國家而直接交涉。所以宮廷，官僚和社會外交都不適宜，最適宜的是國民外交。但是處在被壓迫的地位和人道毀棄的時候，也祇能以革命的手段對付，所以現在尤須以革命的手段行國民外交。

與上面所說的作一個比較，就知道此次政府對濟案的任務還沒有盡。就事實來說，政府這次的外交尙是數十年前的舊法。而現在國民黨的任務是領導有覺悟的民衆與帝國主義者作最後的奮鬥？即是說，政府宜以人民爲主體，以革命手段辦外交。固然民衆應該受黨的領導和政府的約束，爲有紀律的外交的後盾；但領導和約束之中決不能離離絲毫的抑制，以免不自覺的墮於獨斷的官僚外交。苟不幸而墮於官僚外交則欲得一個良好的結果便很難了！

(三) 各國對濟案的態度——即國際聯盟態度之一斑
國際聯盟的態度如何，我們不得不觀察一下。某國對

濟案的態度，不必因公理正義和公法而定，大概可依其對本案的實際的利害關係而定。與中國素無利害關係的弱小國家即有所表示，因無力量，不能發生若何效果。所應注意的就是列強的態度；因為他們的態度的表示，直接間接對濟案可以發生影響。第一是英國的態度，祇要不動搖他的長江和珠江流域的商務，就是日本把華北總統佔去了，他也未必過問，何況濟南一隅。看張伯倫在議會之答詞謂在中日兩國未正式請求英國時英國概不過問，完全持冷靜態度可知。法國與華北完全無關，故其態度尤為冷靜。俄國的主三國際與國際聯盟成水火之勢，近來對華亦不同情，故無表示。德國就事勢說當然是同情於中國，但力與心違，倒不如不表示之為妙。意國政府的態度，向來對中國革命是疾視，雖無表示，其不同情於中國無疑。所謂持和平正義的有力量的且與日本的利害極端衝突的美國，也不過電令山東的領事作濟案的調停人。

現在還是一個強凌弱，大欺小的野蠻世界。與他沒有利害關係，他決不願去打什麼推不平，所以摧殘公理的是強權，擁護公理還是要強權。現在殼得上打抱不平的祇有美國，請看威爾遜要乘日本大地震後的機會纔提出拒絕日本移民美州案，即美人避免日美戰爭的表現。美國在國際

間的地位，雖儼若盟主，于自己有利害關係就設法干涉或解決。國際聯盟也不過是列強拿來號召或宰割弱小民族的一個東西，祇能助強欺弱，決不能扶弱抑強。國際聯盟會否認日本在遠東之優越權勢和滿蒙的特殊地位，何嘗發生了絲毫的効力。濟案發生以來日人無日不有野蠻的行爲，近日更進佔安邱，山路等處，絕未見國際聯盟飛一字以制止。由各國對濟案的態度和國際聯盟的過去的功効觀察，已是不足主持公道和抑制強暴的日本。故國人和政府希望他們幫助，是絕無實現之可能。他們充其量祇能做一個幫助日本勸中國吃虧的調停人罷了。

結論

凡考察一事之發生，必由牠的過去的經歷，現在的環境和發動的時機。(一)數十年來日本的對外政策是他對外歷史上可考的事實；(二)太平洋的國際現勢是日日向他逼近的環境；(三)中國今日之弱點是發動的時機。有這三個原因才形成一個濟南事件。如以這個考察錯誤，我們就可以反證一下。設若日本沒有滿蒙政策，就不要膠濟與之成犄角；沒有太平洋日美的衝突，就不至促成他急據青島以圖戰時佔領華北；中國今日不露出弱點，他也無機可乘。

所以濟案是有歷史，環境和時機的關係，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

自然科學的定則，有力量才有工能。利用國力來辦外交亦然。你有怎樣的力量才能得怎樣的結果；沒有國力的外交當然沒有結果，祇得任人宰割。凡當進行的事而不進行，應盡的手續而不盡，如作一件事，不識時應變，不盡力之所能，就尋常的事理來講，也不能生效果。如去希望帝國主義的集團的空洞的國際聯盟，其結果依舊是等於零。濟南事件，要認為日本一向的政策，有意的侵略，一時決不肯退兵，你看他的藉口，說僑民須得到絕對的安全才允撤兵。何時才是絕對的安全？這完全是不退兵的語氣。總之他按他的實際的利益去進行，什麼信義那不算一回事，國際聯盟又將奈何了他？

再日本此次出兵山東，固意不在佔領華北，恐在解決滿蒙問題。近閱日本支那事情週報所載，對全滿蒙問題此時認為解決絕好之機會，將超出中日條約範圍以外，不拘於既得之權利，不必以中央政府為交涉之對手方，以該地的最高實權者為對手方。如最高實權者不允其要求即以武力解決。且最高實權者已到了末日，彼此互結的密約終久是要暴露。由此看來，革命政府欲以軍事解決東三省，日

人在該地的陰謀侵略就已到了圖窮匕見的時候了。是則濟南的日軍似有所待而東三省之交涉將要大於濟案。這是鄙人做國民的一點過慮或杞憂，還希望當局者須認清環境，然後進行為好。

一九一八，六，廿四。

新評論半月刊

第十四期出版要目

這只是我們的	不肯承認	章乃器
農工除外的	經濟會議	章我器
新入股和階級	一答復一氓	章乃器
反共聯俄的	日本	章乃器
已經四分五十九秒了		章靈唐
福建的現况		章毛唐

價目
 每期四分，外埠加
 郵一分。半年十二
 冊連郵五角五分，
 全年連郵一元。
 郵票十足收用

附告
 本刊自本期起改歸震飛路
 二一四號青年書店發行

廉恥心

法國美爾博 (O. Mirbeau) 著

曾仲鳴譯

人物——

盜

被盜者

警察長

僕

佈景——

路易十六時代式的客廳，極為雅緻。右邊有門，通至臥室。左邊是爐檯，上置一座路易十六時代式的大鐘，還有一對裝璜華美的中國花瓶。室的背面，係向着欄干的廣闊的窗門。室的中央，有一鑲銅的桌，桌上陳列許多珍貴的小像，和希罕的古玩。窗的左右，靠牆處，一面陳列一個古銅牌櫃，係玫瑰木裝成的，一面陳列一張寫字

第一場

案，係桃花心木製成的。案上置一隻西維的大瓷瓶，壁間懸掛幾幅古畫……室裏放着豔色綢的長榻，和椅等……。

幕啓時，室中沈黑，只於百葉窗的隙間，略見外面的夜色……鐘響五下，忽然有微細的聲音，似在窗後發生……百葉窗裏，彷彿現出兩隻人影……少頃，百葉窗打開，人影漸現漸濃……接着聽見鑽石針裂破玻璃的聲音，一塊四方的玻璃，墮在地氈上……兩隻人影就停止工作，約有片時……極爲沈寂……末了，有一手臂，從玻璃破處穿入，將窗際的鐵梗旋轉，窗開後，走

進一男人，他的衣飾華麗，高帽皮服，領間的白領結，與胸前的白襯衣，均可望見。他進來後，細心觀察，側耳偵聽。在他之後，隨著一僕，舉止端正，衣服齊整，手提黃皮包一件。

盜

這回不是不費力……（俯下拾玻璃片）僥倖地祇很厚，沒有聲音……人家不會聽見……

（他在室中小心行走）

僕 這也難講……我全身戰慄，和可憐的小姑娘一般……

上帝……黑得利害！……

僕 要不要點巡捕燈？……

盜 不必……這裏有電燈……（尋找方向）想想看……爐

檐應該在左邊……我記得若是不差……

僕 在圖上，爐檐是在左邊……那麼，現在室裏，應該在

右邊。

（他摸索而進）

盜 想想看……想想看……（他以脚尖行走，張臂細摸，并對僕人道）小心些……不要亂撞……一房子都是吓

玩……

僕 我甯可遺途在森林中，夜裏，遺途在大森林中……

盜 （走近爐檐旁）呀……在這裏了……

盜 什麼？

僕 爐檐……

盜 你應該可以找到電燈的開閉機……快點開燈罷……大光明……

僕 在這種的形狀，先生還能說笑麼……先生不怕麼……

盜 不……不……你快點罷……（僕人將電燈啓開，室中

明亮，他們觀看四周，僕人戰慄，盜則呈滿意狀）好的……正是這些……

僕 （忽然驚慌手，指着門）先生！……先生！……

盜 什麼？

僕 那邊……你沒有聽見麼？……

（他們靜聽，沈寂無聲）

盜 你真是呆笨的……

僕 呀，先生……這些事結果一定不好。

盜 喂……把皮包放在榻上……（他向門旁探聽）他睡得很

濃……他并已大發鼾聲……

僕 他發鼾聲……先生可以知明，我曾聽得一點音響……

盜 現在……動手工作(看看鐘)五點半鐘了……已經十
……我們剛剛夠時候……

僕 因為有許多工作呢……蠢才！……

盜 今夜我在俱樂部，太過作無謂的勾留。

僕 (作親切的責備)爲要飲得爛醉……呀，先生真不對
了……

盜 不要怕……我們在這裏可以補救……

僕 設使先生早肯明白些呢……已經很久，先生可以滿載
而去，不管事了。

盜 不做事，使我難過……我愛奮鬥……我還很年輕呢……

……咳？

僕 總而言之——……(他把皮包打開)工作罷……奮鬥
罷……

盜 小心些……要精微……要細密……要冷靜……

僕 總而言之——……(他把皮包中的手槍取出，放在桌
上)先要這個……

盜 啊，我頂不喜歡使用這些器具。

僕 (將鉗子取出，放在桌上)這個呢……

盜 好了……我們快快動手罷……(他舉目巡視室中)你
呢……打開這座銅牌櫃，把所有的古銅牌，放在皮包

裏，那些東西很稀罕的，一定極爲值錢……(他除去

外衣)我呢，我來檢察各抽屜……(他坐在桌前，

用鐵鉗慢慢的將抽屜打開……一面工作，一面閒話)

設使我所打聽的消息，是確實的……在這個抽屜……

裏面……可以任我的殘年……去過好人的生活呢……

僕 (把銅牌放在皮包中)那麼，我們退隱在鄉間……在

一間小屋……和一座小花園……何等的夢想啊，先生，

何等的夢想！……呀……鄉間……晚上，在門跟前……

……或非欄旁……稻草的奇香……被推爲教區管理員……

……或市政府的市政委員……

盜 (將屜中的股票取出，整包疊好，放在桌面)俄國的

外債券……好的……匈牙利的外債券……西班牙的外

債券……意大利的鐵路股票……柏林的電車股票……

他一向是極端的國家主義派，原來如此，我也不奇怪

了……呀法蘭西……銀行的鈔票……這幾束……法蘭

西萬歲——……(他把幾束的鈔票放在桌上)我們以

後再算……

僕 (在一抽屜中，取出許多信)先生……許多信呢——

……(他嗅嗅這些信)女人的信呢……喂！……

盜 不要說這些粗俗話……不要動這些信……

僕 但是，先生……這些信或者是一個鑽呢……

盜 不要動這些信……你知道我是頂不高興做嚇詐的行爲……這種事，是不道德的，也是鄙劣的，我們要規規矩矩的，我們不好失卻紳士的態度，咳，放好這些東西……（僕人將股票鈔票放好）放在皮包裏……這些現幣，你可以收去……

僕 （他把屜中檢到的金銀現幣，交與僕人）
 謝謝，先生……呀，真的，先生是一個紳士……
 盜 （取桌上小石像而細察）真好看啊……（詳細審視）

真美觀啊……我想是巴朱的作品……放在皮包裏……咳小心些……這幾個鼻煙壺……呀……（他把一個一個審察過）妙極……古品……放在皮包裏……不……這個不要……它是近代的……（他站起來）喂……這些倒也不壞……人家告訴我的話一點也不錯……（他在房中行走，向爐檯前細觀古董）咳……一座鐘在這裏……一座頂美的鐘……咳……最貴重的……它抵得到加蒙多先生所有的呢……啊，這些小東西……都是彫刻的傑作……這個珠品……我呢，我也可以把它贈給魯維博物館呢……放在皮包裏……是預備送給法蘭西的……（僕人將鐘放在皮包裏……他繼續在室中

行走）他很有審美的觀念……這是不用說的，他很有審美的觀念……這是可愛的，也是難得的……一個人能够有審美的觀念……

僕 先生，快一點罷……你看，快要六點鐘了……

盜 是的……是的……（他要拉開小寫字檯的抽屜……拉來拉去，拉不開……他用力拉着，桌上花瓶搖動，便擲下打碎，聲音很大）釘鏟，乒乓！……

僕 （大爲驚惶）上帝啊！……

盜 我真是蠢才！……

僕 （他側耳細聽……）

盜 什麼？……

僕 隔壁的房中有人行走……我聽見隔壁的房中有步聲……

盜 不要多話……（稍稍沈靜）並沒有……

僕 有的，先生……有的……

盜 他一定沒有聽得……

僕 先生……我同你說有人在隔壁的房中行走……我們快逃去罷！……

盜 吓……真的……

僕 （他就想跑）

(他也想逃去，但門已打開，走進一人，穿着睡衣，赤着兩腿，行到門旁，站住)

僕 太遲了……我們被捉了……上帝！……

盜 勇敢些！……整作些！……

第二場

盜

僕

被盜者

盜 (行近被盜者，表現漂亮的態度，向他行禮) 先生——

被盜者 我打擾你們麼？……

盜 (很規矩的) 一點沒有……

被盜者 呀，那最好也沒有……

盜 進來罷，先生，我請你進來……

被盜者 你是很可愛的……

(他前進幾步)

盜 我太不靈便，把你吵醒了，請你恕我……但也不全是

我的過錯……你府上的古玩，實在太有感覺性，我的

鐵鉗稍為迫近，它就暈倒(他微笑……又作矯飾的聲

音) 我以爲它們也染得「世紀病」……它們也有神經

病……和一般人一樣……

被盜者 上帝啊……何必埋怨它們……那是當然的，你也

要承認……它們都是很老的！……

盜 當然……

被盜者 (沈默片時) 我有榮耀和你說話，你是誰呢？

盜 上帝啊，先生，在此時，若把我的姓名說出，或者會

使你……很驚訝……

被盜者 那麼……我也不一定要知道……

盜 並且，你不覺得麼？另找別的機會，我們再通姓名，

不更妙麼？……這種機會，不是很難遇到的……那時，

我們儘可以規規矩矩的……互相介紹……

被盜者 那也隨你的便。

盜 (繼續微笑，并說道) 並且……我可以對你說罷……

今天我真不想呢……

被盜者 很好……

盜 設使得你的許可……我真想今天不必道出我的姓名……

被盜者 可以的……

盜 在紳士之間……一切事情，都容易商量……

被盜者 請你相信……在我的方面……

盜 我絕不懷疑……

被盜者 是的……然而這些事，我不大明白……

盜 我進到你的府上，在這種異常的時候，并且……（指着打開的抽屜）在這種紛亂的景狀？……

被盜者 正是這些事……設使你……不大覺得……我是好奇而不客氣的……請你給我方便……告訴我……

盜 一點不便也沒有……我老實對你說……你的好奇心是應該的……我絕也不想躲避……我以為你是可親近的，先生……

被盜者 慚愧，慚愧！

盜 你是非常可親近的……你有高妙的審美觀念……高妙的……

被盜者 過獎，過獎！

盜 絕不如是……我說真話……現在「新派」極為風行的時候……審美觀念是很罕有的……啊我認識這些……

被盜者 真的，我看出我們的嗜好是相同的……這是很適意的……

盜 是麼？……這是一種精神上的……結合……也可以說是……一種團結……但是……對不住……你既然願意……我也最高興……我們閒談一下子……你不以為麼？……

盜 ……為你的康健起見……你應該加披一件袍子？……

你的衣服穿着這樣薄，我真不安……這裏又冷……頂容易傷風呢……

被盜者 你有道理……請你恕我……一分鐘……（他將走出又轉回來）並且，我真不愉快，和你還有過分的爽直和禮貌。

盜 先生……

被盜者 我實不得已，要通知警察長，你現在他的區域中……啊！……這也不過照例而已。

盜 儘管做，先生……儘管做……

（他走出）

第三場

盜 僕

盜 沒有運氣……吓……真麻煩呢！……

僕 啊……我已對先生說過……這一次，完事了……（呈請求狀）我們逃走罷，先生……可憐些……我們逃走罷！……

盜 你發瘋了麼？

僕

他或者會任我們逃走……他是一個奇人……我覺得他并非凶暴的人……但是上帝啊，先生，我們快點離開這裏！

盜

切莫怨訴……把我們所拿去的東西，放回原位……我們再尋機會……算了罷……

僕

先生真是鬼怪……紙幣也要放回麼？

盜

紙幣也要放回……有時我們要聽得犧牲。

僕

現錢呢？……我所得到的現錢呢？……

盜

現錢也要放回……

僕

咳，先生！……（將物件由皮包中取出……）

再見了，鄉間啊！……再見了，小牛啊，母牛啊……

（很爲發怒）豬啊！……

盜

你不想沈靜不說麼？……

僕

照先生的聰明才能，先生儘可以占得一個好位置，或者弄得一件好職務，安安穩穩的去偷盜人家的錢財，

一點危險也沒有，……和我們所認識的許多闊人一般……

……他們何等安閒……政府還要給他們勳章呢……

啊，先生太不聽話了……

（被盜者穿了家居的華衣進來）

第四場

盜

被盜者

被盜者（見盜和他的僕人正在排列剛纔竊去的東西）放下罷……放下罷……我請你們……請你們不必費神……

……我的僕人一下子就來排好……

但是……

盜

被盜者 他已有了習慣……

盜 我們也有了……

被盜者 沒有什麼要緊……（他將椅推前，自己坐一張，僕人由臺後退出，以手扶頭）……現在，先生……我

聽你說話了……

盜

在我開始談話以前，我能夠，先生，和小說裏，或戲

場上的人物一般……我能够隨常例而沈思，而使我的

生命復活……『那麼，他的生命復活了……』不，不，

先生，我要除去這些俗事。

被盜者

被盜者 我感謝你……

盜 我一直說到底……（稍停）先生……我是一個盜……

（被盜者點頭）一個以偷竊爲職業的盜……（被盜者又

點頭)說出名詞來罷……雖然這個名詞不慣於進到雅人的耳中……一個竊賊……并且我也知道你已經猜到……

被盜者 確實猜到的……

盜 如此見得你真聰明……

被盜者 心理的習慣罷了……

盜 那麼，我是一個盜……我決定在社會上，占得這種的地位，我曾經詳細想過，並且在我們所處的紛亂的時代，這種地位，還算是在無數的職業中，最爲老實的，最爲公正的，最爲清廉的……

被盜者 這種奇想，是很有趣……但也不過是奇想罷了。

盜 你等等再講……

被盜者 不過我也愛奇想……

盜 偷竊，先生……我說偷竊，和說商務，法庭，工業，文學，繪畫，財政，醫學一般……偷竊成爲不名譽的職業，因爲直到如今，充當盜賊的，都是粗俗的暴徒，和無賴的流氓……沒有教育，不知禮節的人們……這些人，實在不能招待在家裏……

被盜者 我讓你說……

盜 我想給這些人以應得的榮光，我想把偷竊一椿事，成爲自由的，榮耀的，可羨慕的職業……

被盜者 你不容易達到呢。

盜 或者……但和許多創造人一樣……我總可以做到……

被盜者 這種自信心，真可欽佩……不管什麼，總要經過

許多的事情呢，今日……再談談罷。

盜 先生，我們不必費時間話……設使你許可呢，也不必帶浪漫主義的態度……我們對於人生，要觀察每日的，普通的實在情況……偷竊是人們單獨的事務……

被盜者 然而……愛情呢？……

盜 當然不錯……但要求得愛情，而使愛情表現美景，也是要賠錢呀……不管從何方法去賠錢……啊，凡是說賠錢……就是說偷竊……(被盜者呈否認狀)

被盜者 很有趣，但也很奇特……

盜 你不要驚歎……請你靜靜聽我說罷……我們選擇職業……不管那一種……只是因爲這些職業，可以任我們，許我們偷竊，簡直說迫我們偷竊……或多或少……總之，向隨便那個，偷竊隨便那些的東西……你有很明白的智能……你也知道得極爲清楚，在我們的名譽和我們的道德之外，還遮着詐僞的裝飾，所以我也不能引出許多事實作例，以證確我的意見……

被盜者 我覺得你稍爲偏僻些……

盜 但是你自己呢，先生？……

被盜者 我？……

盜 純然的……你呢，你的廉潔的名聲，是人人知道的，

你如今是最可敬愛而最帶巴黎式的人們之一，從前你

不會是交易所中人麼？……隨後又是收藏家麼？……

你如今不是一位慈善家麼？……你能夠對我說，你的

如許財產，沒有由陰謀狡術……所計算……而得來的麼？

被盜者（稍停，帶悲愁態）我的上帝……這要看從那一

方面來講……或者真有如此的……當然的……設使你

站在嚴緊的哲理的地位……或者站在高尚的思想的地

盜 位……那麼，你所說的話，就可以算是對的……

你要曉得，我是不認得你……我不知道你的生活情況

……我不過從普遍的方面來說，我說一個人從他的事

業得到的錢……偷竊……

被盜者 或者只是個字典上解釋字義的問題……實在……

盜 是麼……但是，我們現在只談關於我的事……我要簡

簡單單的說，更進一步來說……

被盜者 你不必客氣……

盜 我會做過大生意……我所做的污濁事業……需要用害

人的狡詐，下流的欺騙……假偽的重量……交易所的

買賣……這些醜斷的行爲，即刻使我引起良心的責備

……違反我的本性……我的本性，帶無限的誠摯，和

無限的廉恥，我因此就捨棄商務，而從事理財事業……

被盜者 先生，那也可以說，由單眼的商務，跑進瞎眼的

理財事業……

盜 不錯……理財事業，也即刻使我厭惡……我不能夠自

鄙而去發起騙人的事務，製造假劣的錢幣……組織詐

偽的鑛公司，煤公司……整天只想把別人的銀錢，吸

收到自己的鐵櫃中，靠着我的主顧們徐緩的，或忽然

的破產，而增進我的財源，或靠着虛偽的廣告，陰險的

組合，而擴張我的營業。這些事，都不近於我的性格，

我的性格，是極端反對謊偽……如是，我又改操新聞

事業……

被盜者 越變越好了……

盜 還不到一個月，我就明白，設使不做種種違心的嚇詐，

繁雜的局騙……在新聞界，也難過活……尤其如我這

種人，受過教育，而做那般不能讀書，不知寫字的人

們的奴隸……呀……不……如是……我以為政治……

被盜者（捧腹大笑）哈！……哈！……哈！……

盜 是這樣……不說別的事……（笑聲停止）……隨後，

我又想成一個社交的名人……真正的社交的人……就是我們所叫做以社交為職業的人……

被盜者 操這種職業的，在今日多得……也是靠不住的……

盜 是的……然而，人若是有價值的……那地位也變為有價值的，我是個美少年……我已具有天然的誘惑性……

我練習體育……如鐵的體格……又有智能……

被盜者 呵，智能……有智能還會發生阻礙呢……

盜（更正他的話）稍有智能，我以為……足以裝做種種態度，那些態度，正是那種職業所需要的……我也可以說，是一種倒退的智能……

被盜者 應該有許多這種的智能纔是……

盜 我確確有許多這種的智能……我又伶俐……我又能隨俗……我又有無數的友朋……各種情形都熟識……各處俱樂部都歡迎我……來往於大商家的辦事房……和名婦人的梳粧樓……有時是這般人的介紹者……有時又是那般人的牽引者……但是……我太有廉恥心……

被盜者 當然的……

盜 在賭場跑馬場做弊，在交際界度活，以我的姓名，賣與大公司做廣告，以我的勢力，助將倒閉的銀行騙錢……

作盡許多下流的事……呀……不……我即刻明白，這些事我萬萬做不到……

被盜者 呀……這些事業，當然不是坐領乾俸的缺呵……你對那一個說……總之，世上所謂種種榮耀的職業，尊敬的位置，我也都充當過，不過我是……

被盜者 心理學的……

盜 你要這樣說，那也無所不可……我看出偷竊……不管那種隱伏的名詞……實是人類的單獨的目標……不過何等矯飾起來……何等藏匿起來……因此，它是何等更為危險可怕呵……我就自解如下：「既然一個人不能跳出偷竊的定律，那麼，他若能夠光明正大的做起賊來，他還比那些人更為有道，他還比那些人更為知恥……」如是，天天我都行竊……我很廉價的行竊……夜裏，我穿洞鑿穴，進到富翁的家中……我憑着我的物質上，精神上，感情上的需要……按着我的人格的發展而偷取……這種工作，只要幾小時，當在俱樂部的閒談和跳舞場的吊膀子之間……除此以後，我和平常人一樣，此平常人更舒服的過活……我的工作所得，若是充裕呢，我就可以隨意施與……

被盜者 你真有幸福麼？

盜 在這種惡濁的社會中，人人只向謊僞裏過活，所有的事物都使我傷心，我能如此度日，倒也愉快，最確實的，就是我的良心的責備，消除已盡……因為我所認識的許多朋友，只有我能夠憑着我的思想行事……得到人生的真實意義……（帶着悲笑）人生不過是一種意義呢……

被盜者 呀……原來如此……

盜 實在人生只是一種意義，隨人的想像而給與的。

被盜者 或者……這就是說因為有了許多意義，到末了，一個意義都沒有……

盜 這些事，實在複雜……

被盜者 總而言之……你幾幾乎是一個聖徒呢……

盜 我的上帝，是的……一個聖徒……有些覺悟……

被盜者 好危險呵，有時……聖徒的結果常常不妙……

盜 有的做了總長，這也是真的……你要怎樣呵？……但

是總有酬報……有意想不到的好事呢……

被盜者 小說的……奇遇……是麼？……美人……嬌小的

美人……是麼？……

盜 有時遇見……（呈自誇態）常常呢……

被盜者 你能夠告訴我麼？……我極好聽美人的韻事……

盜 先生，這是職業的祕密，不能對人說的！……

被盜者 呵，不必說出姓名……

盜 好的……如今我告訴你一段故事罷……這段故事，在事實上，不算是頂奇異的……但是在時間上，算是頂

新近的……前夜，我鑽進一個最豔麗的妓女的家中，……我知道……盡人家所能知道的……她正獨睡……

在這夜，是例外的……我已經把許多首飾和有價值的物件，放入皮包裹……忽然……什麼事呢？……我的

聲音太重麼？……我正在工作的房門打開……她大驚

慌……恐懼……絲髮紛亂，肌膚半露……那位妓女出

現了……

被盜者 和我剛纔一樣麼？

盜 （微露調弄狀）親愛的先生，我要不要對你說，當那

時候，她的嬌容姿態，比你剛纔的狀況，美麗過於千

回，動人亦過於千回呢？……

被盜者 不必再辯，先生……我既沒有和她一樣的希望，

也沒有和她一樣手段……繼續說下去罷，我請求你……

……她的頭髮是棕色的麼？……

盜 赭色的……

被盜者 我中意這種顏色。

盜 她那時的樣子真叫人見而消魂……她的美容……她的

晚粧……她的驚態……還有其餘的……通通可以勾引我……我就由盜賊而變爲愛慕者，「饒了我罷……饒了我罷……不要殺我……一切隨你所欲……但是不要殺我！」我便拜倒美人的足旁……我求她不要怕我！

「呵，你的細口呵……你的雙乳呵……你的眼呵……你的髮呵！……」我把她拖着……她還是戰慄的……

把她拖到她的房中……

被盜者 呀……呀……我好聽美人的故事……那麼？……

盜 第二日早晨她不肯放我走……她很感激的對我說，

「我的親愛，你……你和別人不同呢……」我還有許多更有趣的。

被盜者 可賀可賀……（帶着夢想的神氣）你真有幸呵……

盜 我有理論罷了。

被盜者 你的職業很有趣，當然也很危險……

盜 但是若使能夠用聰明……小心……去充當這種職業……

被盜者 無論如何……總有許多危險……但也很有趣……

盜 你可以試一試罷……

被盜者 （很懊悔的說）呵，重新變換職業？……我太老了……我已慣了……萬萬做不到……（他站起來）

盜 真可惜呵……

被盜者 你應該相信我真懊悔呢……（他見窗間曙色漸現）

你看罷……天已亮了……（臺後聲響大作）我不聽見

黃鶯的鳴聲……我倒聽見警察長的聲音……他是個可

愛的人……（警察長忽然進來）我幾乎忘記他了……

（向着警察長）警察長，先生……早安。

第五場

盜

被盜者

警察長

警察長 有什麼事，親愛的先生……有什麼事……你遇到

什麼事？……

被盜者 （稍覺局促不安，看完警察長，又看盜）沒有什

麼不了的大事，警察長先生……

警察長 什麼？

被盜者 再說清楚一點……什麼事都沒有……

警察長 什麼事都沒有？……然而親愛的先生，既然什麼

事都沒有，就不好打擾警察長先生呀……（他觀看房

中）這些打開的抽屜……這些亂拋的物品……這些損

壞的器具？盜案麼？……

被盜者 不過是一種鑒定審查的事情……始初我以為是盜案，那曉得我弄錯了，你明白麼？……

警察長 我一點不明白……

被盜者 我也一點不明白（指着盜，我以為這位先生也一

點不明白……（盜點首示意）呀，警察長先生……大概一般人都不大明白所遇見的事情……不是這樣呢……

……那麼，人們就是上帝了……

警察長 先生你真奇怪……我不認識你了……這些事真奇

怪……既然如此，為什麼叫我來呢？……

被盜者 照例的罷了……只是照例的罷了……

警察長 算了罷！

被盜者 正要這樣……（他慢慢的領警察長出去）再見，先生。

警察長 但是，先生？

被盜者 再見，再見！……

（警察長出去）

第六場

盜

被盜者

盜 你不特有審美的觀念，且有異常的智謀！

被盜者 我的上帝……只好如此呵……

盜 真的……我不知如何謝你……

被盜者 好說……好說……我很高興……

盜 你太過客氣了……我不想再吵擾你……我對於這次的

事件……一定終生不忘……

被盜者 只可惜許多回想，接着發生，不大相同……你能

够和我一齊早餐麼？

盜 謝謝你，先生……我不能夠……

被盜者 為什麼呢？

盜 你看麼，如今已經八點鐘了……我還穿着夜禮服……

太過不成樣子了……我不願意使你厭惡我的無禮……

并且我要趕快回去……家人等候我已久，一定很掛念

呢……

被盜者 但是……我有電話機……你可以使用……

盜 你太過客氣了……謝謝你！……

被盜者 你不要一輛車麼？

盜 多謝，多謝……我的汽車已停在鄰近等我……

被盜者 那麼更好了……你的汽車是好標號的，是麼？……

盜 是頂好標號的。

被盜者 一點鐘可走幾多路？

盜 一百二十基羅邁當……
 被盜者 那麼，我也安心了……
 盜 (走近門畔) 你許可麼？…… (叫他的僕人) 約瑟——
 …… (約瑟進來，幫他的主人穿皮外衣) 帶回皮包——
 …… (向被盜者) 再見，親愛的先生…… 請你寬恕我呵。
 被盜者 那麼，再見…… (盜行至街旁，正想跨出)…… 不……

小說月報

第十九卷 第七號

村(水彩畫).....	陶元慶
秋千(屏畫).....	豐子愷
阿毛姑娘.....	丁玲
浪漫派的紅半臂.....	虛白
追求.....	茅盾
一個人的死.....	沈餘
藝術家.....	熊佛西
過去.....	斯泰馬託夫著 鍾憲民

你莫再愛我.....	渾沌
我們等到冬天看.....	鶴西
我底眠歌.....	鶴西
她底眠歌.....	鶴西
歌司底里亞.....	露明
拿起鋼刀在手.....	程少懷
海倫葛瑞.....	鶴西
在林中.....	戴望舒
百鳥頌.....	豐子愷
希臘羅馬神話傳說中的戀愛故事.....	西諦
現代文壇雜誌.....	趙景深

盜 真的…… 請你恕我…… 我走慣了！……
 …… 不好這樣…… 我的心不安呢…… 親愛的先生
 …… 向正門走去罷…… 由大門走去罷…… 你要麼？
 (點頭致敬，便走出去)
 (完)

决裂

亨利德雷尼埃著

葉譽譯

獻

誌

那時我剛纔滿過二十一歲，我第一次享受一個完全的自由。直到那時，我的父親指導我的事務。爲要服從他，我應當以多量的時光用功，少量的去尋快樂。因此，我頗不耐煩地等待着我的成年，使我去據有由我的母親遺下來的財產。我的兩重的獨立底合法的時候來到，我向我的父親宣布說他要勉強我過的那種生活不是我打算在將來過的。沒有一種職業引誘我，我毫無有意應用他所要求我獲得的文憑。我愛藝術，我不再需什麼東西來佔據我的家庭與財產底新的地位所給我的閒暇。

我的父親不以這類主張底宣布爲然，於是在我們父子間便發生一暫時的齟齬。想使父親的不高興自己平靜下去，我決定出外旅行。意大利牽引我，我計劃遊歷意大利。我在那裏的居留底前幾星期是非常愉快。我在維尼司和佛羅倫司過春末，在羅馬遇着夏天。那年天氣是過分的熱。羅

馬簡直是一個火爐，我想尋得一個比較不大燥熱的地方。我認識的一個年輕的畫師向我稱揚瓊命特底相對的涼爽，勸我去試一試。我聽他的勸告，我就到他給我指定的客寓去住。我很讚美我的決斷。美頭客寓甚好，瓊命特底氣候卓越。海上的和風減輕牠的燥熱。柑子樹與檸檬樹噴出香氣使人呼吸的純淨的空氣也香。這是一個幽秀美麗的地方。

我祇缺乏一件東西，不然我便完全地快活了。我是在一個人如果沒有愛情就會不能想像出什麼是幸福的年紀底時候，我的情感的孤獨使我覺得頗沈悶。特別的因爲在我的周圍成雙成對的愛人甚多，我愈感情感的孤獨底煩惱。客寓收留着英國的，德國的，並且意大利的情人。那些別墅還庇護着別的人，我在城內或在路上碰見他們，這種遇見並不能幫助我，使我恬退。那倒是真的，我可以在納布

耳或在瑣命特尋得容易得的娛樂，但是我爲人浪漫。行樂差不多不能引誘我。愛情纔是我所夢想的。在我看起來，祇有愛情纔值得我的願望。

自我在瑣命特居住的初時起，我就注意一個年輕的女人，這個女人，我在我的散步中間，頗時常撞見。她立即給我一個很深的印象。每一次我見着她時，我便想到那爲像她這樣的一個人所愛而得的喜悅。她以她的清秀的美姿合我的祕密的理想。怎樣的溫柔嫵媚的面龐！看見她許久以後，我還將她的影像保存在我的眼前，不止一次，我掉轉身來看那載着她的車子消逝。那個好看的不識的女人在那裏常常都是單獨的，好像是尋求那種孤寂，因爲她亦是一個人住在瑣命特底別墅底一所內。我探聽出她的居處並且她的名字。這個年輕的夫人是法國人，叫C：夫人。

由是C：夫人在我的思想內佔據某一個位置。她的高雅的美與她在這個外國城市內所度的隱遯的生活在我看起來給她不少的牽引力與奇特；因此，一天，在她平時常用來延長她的孤獨光陰的那個舊的四輪活蓬車內，我看見一個還年輕的男子坐在她的旁邊，與她頗生氣地說話，便不得不驚異。看見這個景象，我並且感覺得氣憤。但是，什麼！這個不意的伴侶，假如他不正是她的兄長或她的丈

夫，很可以是一個在瑣命特偶然遇着的無關重要的人！祇是，不久，我就知道我的後邊的這個推測錯誤了，因爲那一晚上，在回客寓的時候，我看見假定爲C：夫人底丈夫或兄長的與看門人談話。我到賬房去打聽。新來的人名叫B—V查耳。他佔四十三號房間，與我的房間隔壁。我是C：夫人底情人底鄰居。

這個無緣無故跑過我的心的，不通的，胡亂假定的思想，實並不如初時我看來的那樣的謬妄。

真的，沒有許久，關於這件事情，我便沒有疑惑了。

B—V查耳先生不祇是C：夫人底相識。他們的親密證明他們的關係較諸尋常交際的關係所有的爲密切。B—V先生生在C：夫人底別墅內成天成日地過他的日子。好幾次，我看見他在她的門口拉鈴。他必定在她的家裏晚餐，並且在那裏留得很晚，因爲我在夜間很晚的時候聽得他回來。我還將自己供認說在我的隣居睡臥以前，我不能熟睡嗎？B—V先生很使我就心的確地，我嫉妒他。我的嫉妒有這點特別：我不懂嫉妒B—V先生有這樣美好的一個情婦，而且，還有，我恨他或者沒有像他應當愛她那樣地愛她。快樂的情人往往是冷淡的，自私自利的。B—V先生可以是這類人之一。他至少曉得他的幸福不！呵，假如同

樣的幸福降臨在我的身上，我將以什麼的崇拜表示我的感謝！我怨B—V先生，沒有以他的面容，以他的舉動，以他的全體顯露出他的鴻福底表徵。

※

※

※

我到一小小的柑子林內去審察這些癡想，林主人得了點小錢，許我在那裏去散步，許我吃如我所要吃的多的果子。最多的回數，我坐在美好的清香的樹下，吸那菓樹所散布在牠們的帶有溫熱的暗陰內的又甜又苦的芬芳，便以為滿足。這地方底寂靜很如我意。沒有什麼東西到那裏來擾我的冥想。還有一層，特別的因為這個樹林與C：夫人底花園祇隔一牆，我可以穿過樹木看見她的別墅，這個樹林尤其使我喜歡。一天早晨，當我正在那裏空想的時候，我聽得在牆底那一邊有脚步與說話底聲音。我清清楚楚地覺得這是C：夫人與B—V先生。突然，我立起來；我想知道走開或以某種方法表示我在那裏是更有趣一點，但是好奇心把我留住。我就聽。那已經起頭的話談停止了，但是脚步仍然向前進。忽然，他門停止，同時一個簡峭的生氣的聲音起來：

——查耳，你都知道這是無用的。聽我說，我的親愛，不要逼迫我向你重說我昨晚已向你說過的。我沒有什麼話

再加上了。我的決斷是無可挽回的。

這個聲音又殘刻又冷酷。她又重說道：

大大方方地分開。或者，一天，我們仍可以做朋友，但是這却需要時候。：我能忘了你的愛情，至少你所稱為你的愛情的時候。

那個聲音在最後的幾個字底含有苦味的冷刺上止住了。此後是一時的寂靜。我等着反辯。那聲音又重起來，更加辛辣，更加刻毒：

——因為你自稱你愛我。這是可能的，但是我不願像這樣地被愛。是的，你到此地來與我聚會。謝謝，我的親愛，謝謝你的這種圖試，這是一種體貌。我已答報了牠，但是現在完事了。各人走各自的路，你走這邊，我走那邊……

我的心跳着。無疑的，在牆底那邊，他們是臉對臉地站着，她很固執，他在哀求。他將請求她的寬恕。我將聽得他的哀告，聽得他因想到永久失却她而起的忿怒，與他的做情人的人底請求，因為他不能像這樣不聲不響地接受這個女人如此無情地開脫他。他或者拉著她的衣裾，在她的脚下膝行。誰人知道她不會被感動！

這個思想使我覺得難受。我不願在那裏多停留一刻。

很快地我就走到柑子樹林底出口。我急急忙忙地出來。因此，那林主人，年老的皮埃突羅，在過道上雖想留住我，我差不多不理會他。他以我不時給他的錢，剛纔買了一個大銀錶，想得我讚美那錶幾句。那個錶，我現在還看見牠，牠的兩顆針在著彩色的錶面上正指著十二時。

* * *

從柑子林到美面客寓，那路是沿着C：夫人底別墅的。正當我走到那別墅時，我看見那門開了；B—V先生現出他自己來。我一見着他，我感覺得一種真實的愁鬱，我把眼低下。我不將在他的臉面上見出我會無意地爲其證人的決裂底失望，而又發見他的心底紛亂嗎？像這樣在人的底臉上偷看熱情底蹂躪不是一種卑污的輕浮嗎？但是我的好奇心尤強，我冒昧地輕輕地看了一眼。

呵！我的拘謹大錯特錯了。B—V先生好像是完全沈靜的。門在他的後邊關了以後，他從他的衣袋內取出一個小皮篋，以最細心的安靜，選擇一卷紙烟，點上火，在拋火柴以前還把牠吹滅。他沒有一個剛受過他的命運底一個苦痛的變動後的人底神氣。當我在他的面前走過的時候，我並且相信他將給過行禮。這是明明白白的，B—V先生底精神是在完全的平定中。

由此看來，他與C：夫人和好了麼？在我看來，這個不大像。他習慣於這種烈情所不能避免的風暴麼？然而在C：夫人底話內却有很堅決的表示：。於是祇剩下這個假設了，他剛纔所受的損失於他是毫無重輕的，牠不使他悲愁，亦不使他哀惜。

使我確信我的這個想法的是在轉一個圈之後，回到客寓時，我看見B—V先生正在午餐。他的胃口甚好。我愈觀察他，我愈覺得我真真實實地恨他。什麼！這個男子會爲這個女人所愛！牠會向他微笑，他曾吻過如此引人慾情的口，據過如此婀娜，如此美麗的身體；這一切對於他都是永遠地失却了，他還繼續生活着。他截他的肋肉，擊他的麵包的樣子好像在他的生命中沒有什麼變更過的。呵！愚蠢的命運，你慷慨慨地將那最稀有的幸福給與那些不知享受的人，給與那些玩味那陶醉人的喜悅並不過於感覺這種喜悅底令人哀傷的缺乏的人！

在這一天的內，我重複地想同樣的思想。我碰見B—V先生幾次。我看見他交一封信到郵局去。我看見他在客寓底露臺上飲菓露酒。我看見他晚餐，他的臉老是安靜的，那張既不憂急，又不就心，既不美，又不醜的臉，我見着那張臉我便發怒：。

當我進我的房間以後，我聽得他進他的房間時，我還在想他。這個鄰人使我如此地憎惡他，我戴上我的帽子，我已預備着下樓。我還不會做出這個舉動時，一個鎗聲響了，接連着又是兩響。聽得聲響，我便跑去。B. V 先生剛纔自殺。他的襯衫底胸前紅着一大攤血。他是坐在他的椅內的，他的頭倒在椅背上，他的面容在死後現出如此的失望，我不覺恭恭敬敬地在他的面前脫下帽子來，鬚髯是自己認罪：曾將他這樣錯誤地判斷了。

亨利德雷尼埃(Henri de Régnier)是法國現尚存在大詩人之一，生於一八六四年。系出貴族。初依其家庭之願望，治法律。在中學時已起始作詩。自一八八五年起投稿於一小雜誌*L'Infer*。同年，刊行他的第一詩集*Landemains*。次年刊第二集*Apaisement*。此時他不大與人交接，他所識的作家祇有Sully Prudhomme。他喜讀Hugo底詩。他又喜讀Baudelaire, Vigny, Mallarmé, 及José Maria de Heredia底詩。他的詩的熱情並不將他全盤籠罩着。他的精神底別一面使他讀分析心理的書，小說，筆記，及一切描寫人生與人的。關於這件事，他曾解釋道：「我像是二重

的，既是象徵主義者，又是寫實主義者，我愛象徵，同時又愛逸事，我愛Mallarmé底一句詩，同時又愛Chamfort底一個思想。」但是他的詩的需要在他的內心裏許久都是較為強烈的。他知道：一個人在二十歲時鮮能寫出有價值的小說，他必須生活過，他等待着。到他的詩的作品已至超越的地位，他纔多致力在小說上。他於是寫他的短篇小說*Contes à Solimène, La Canne de Taspe*。這些短篇小說是他的詩與他的小說的過渡。在*La Double Maîtresse*內，每一頁裏，人都可以看出這個會著過*Poèmes anciens of romanesques*詩集的人底詩意與文筆。到*Le Bon Plaisir*出，這種詩意與文筆較少，及*Le Mariage de Minuit*出，則幾乎已無，當我們讀*Les Vacances d'un Jeune homme Sage*時，我們便祇見純粹的小說了。

他的聲名早洋溢於文學界中。他是象徵主義底最為人知的提倡者之一。凡法國的與比國的注重象徵主義的雜誌幾乎沒有一個他不在其中投稿過。他不久即為當時文學大師所知，時常過訪Leconte de Lisle, Verlaine, Stéphane Mallarmé等。

在一八八七年與一八八八年他又發表兩本詩集，一爲 Sites，一爲 Episodes。但是他的人格底完全的發現是自一八九〇年所發表的 Poèmes anciens et romanesque 這部詩集起。他最善使用自由詩體。他的詩神祕，和諧，細膩，悱惻，輕逸。他的最著名最重要的詩集在 Poèmes anciens et romanesques 之後更有二集，Arétuse 與 Les Jeux rustiques et divins。最有影響於他的詩的是 Mallarmé 與 José Maria de Heredia。

他是法國的學士院底院員。我所以譯他的這篇小說的原故並不是想介紹他，祇因喜歡他所寫在這篇小說內的那位 B. V 先生，他的那種內藏熱情的沈靜，將捨身時的從容。我很喜歡這種不聲不響的健者。

附註：這篇小傳底材料是由 Van Bever 與 Léautaud 底 Poètes d'Aujourd'hui 內取出的。

譯者。一九二八，三，二二，里昂。

前 進 第一卷 第三號 出版了

我們對於第五次會最小限度的要求……公孫愈之
 五次會議聲中回想到四次會議……詰 艾
 第五次會議的前途……乙 子
 第五次會議可以恢復本黨的精神嗎？……允 支
 國民黨與小資產階級……觀 復

附件

(一) 國民黨必須有階級基礎嗎？……顧孟餘
 (二) 所謂小資產階級……汪精衛
 美國務秘書克羅格非戰條約的提議……桑 士
 復古思想有幾天的生命？……桑 士

上海白萊尼蒙馬浪路新民村 27 本社發行

美國的影戲 醉雲

美國的影戲，也和美國的文明一樣：在物質方面，雖然花了許多錢，用了許多材料，但精神方面，却貧乏得可憐。凡是一個被廣告所稱道，所誇耀的影片，說是佈景如何偉大，服裝如何富麗，演員有若干萬人，戰馬有若干萬匹，總共用去了幾百萬美金的，結果每每是出人意外的不好，反會不及小規模的不甚出名的影片的耐人尋味。我們要曉得藝術的好壞，不在乎材料的多少，不在乎耗費的大小，却是在乎思想與技能的運用。譬如一個人，他用十丈畫布，十斤顏料，去繪一幅大油畫，然而他並沒有偉大的精神和這巨大的材料相適應，結果却祇能騙庸衆的俗眼而已；其實，在善繪者，儘可以尺幅之畫去超過他而有餘。這是因爲一是有藝術精神一是有藝術精神的緣故。

美國人恰像一個暴發戶，金錢上的富裕固然可以誇耀於世界各國，但文化程度上到底不及歐洲遠甚了。在他們那裏，沒有比較偉大的文藝作品，而且對於文藝的瞭解力

也差。譬如他們的影戲界裏，把法國的「漫郎攝實戈」(Manton Lescaut)、「嘉爾曼」(Carmen)兩部小說，攝成影片，但是祇採取了原作中一部分的情節，把許多有精彩的地方隨便便丟棄了。而且不但毀棄原作中的事蹟，還任意增加淺薄的情調，無聊的穿插；結果，便把這種影戲弄成名存實亡，非驢非馬的東西。如其觀衆中有曾經讀過原著的人，一定更將大失所望。然而他們——美國的影片製造者——却把對於原著者的責任及對於觀衆的責任，都輕輕地一筆鉤銷了。而且一不做，二不休，他們不但忘記了責任問題，還要利用廣告來大吹大擂，以欺騙無辜的觀衆，那真有點使人憤慨呢！

假使那些編劇者導演者果真有本領的話，也未嘗不可以把採爲劇材的原作改變，像裴倫的改編「唐璜」，哥德的改編「浮士德」似的。但是試問他們可有這樣的「青出於藍」的能力嗎？如其沒有的話，那麼還是少作聰明爲是。美國人所多的是錢，所缺的似乎是「墨汁」，像他們那些編劇與導演，還得多喝些「墨汁」纔行；因爲要把一部名家小說攝成影片，實在不是不學無術的人所能勝任的；又何況毫不忠實的把原作任意割裂改易呢！

即使再退一步說，情節已經改變了，結構已經淺陋了，

其他方面或者該有可取的地方，然而劇中的主角所表現出來的人物，又和原書中的人物大異其趣。「漫郎攝實戈」，「嘉爾曼」兩書中的兩個女子，何等的熱烈，何等的浪漫；她們都是生活力很強的人，充溢着特殊的個性，代表着特殊的女性，正像一件不能用尋常的權度去衡量，不可用尋常的價格去估計，不忍用尋常的規範去責備的藝術品一樣。但是在美國影戲中所昭示出來的兩個代表者，却完全沒有這種特性了，幾乎成了被生活所壓迫所役使的弱者，已經不是創造生命，發揮生命，具有使人愛而又使人憎的「希世之尤物」的女性了。所以我看了這樣的影戲，覺得第一個不滿，第二個不滿，第三個還是不滿。我現在不過舉了上述兩個影片做例子罷了，其實他們所攝製的關於文藝作品的影片，差不多都是同樣失敗的；祇有自出機杼的不以名作為標榜的影片，有時倒還頗有可觀。

美國是一個商業化的國家，祇沾沾於物質的效率，沒有運用思想的機會；祇斤斤於目前的近利，沒有遠大的眼光。所以他們將於有藝術性的影戲，也不過當作營業與賺錢的工具而已；一方面祇求迎合一般低級趣味的觀衆，不想作進一步的努力，——就是努力的著眼處，也在於營業的利息方面；一方面更利用不負責任的廣告手段，像推銷其他

貨物一般，去吸收觀衆，藉此多銷幾券，多賣幾個拷貝。美國人最大的本領，似乎是不負責任；祇要錢到手，便沒有責任可說了。所以攝製取材於文藝作品的影片，可以任意改變原作的思想事象而毫不為奇，也不會受不忠實的批評；聊以想號召觀衆的時候，也可以作誇大的不切實的鼓吹，絲毫不會犯欺騙的嫌疑。

那種低級趣味的和小有禮貌的觀衆，確乎也易於滿足，像美國影片中所常用的老調——一個爛蘋果丟在人家臉上，弄得眼鼻不分；一個人踹在水盆或是掉水潭裏，弄得滿身淋漓；以及戲弄巡捕，追逐頑童，不應相遇的竟無心巧遇，可以相遇的反失之交臂等等，便很足以使那些頭腦簡單的人們捧腹大笑和拊掌喝采了。在藝術方面思想方面，是拘拘於平庸的小節，沒有像法國影片那樣的大膽的描寫；在佈景方面表演方面，是好為杜撰，偏於輕巧，沒有像德國影片那樣的認真與沉著。所以美國影片的產額雖然不少，但總是流於淺薄的多，每每使人惦記德國影片的印象的深刻，與追憶法國影片的韻味的雋永。

在美國許多製片者中，——包含編劇，導演，及影片事業的經營者等，——却利却別麟總算是一個最特出的人物。他是一個頗有天才的人，所以一身兼任編劇，導演，

主演三重職務。但他的勝人處並不在這些，就是我現在所要稱道他的，也不是因為他能够身兼數職，却是因為他的思想的使人佩服。

人家都說却別麟是「笑匠」，但他的影戲却是笑中含着淚的。在他的影戲中，沒有偉大的佈景，沒有出奇的情節；劇中的人物，也不是絕世的英雄與曠代的美人。在他劇中所代表的腳色，常常是些低級社會中的不被人所注重的人物；在他劇中所採取的環境，也常常是些悽苦的，可憐的，被人所不屑道的民間狀況。他的戲，名義上被人稱作喜劇，其實却是悲劇。

却別麟同時又是一個懂得社會心理的人，知道一般大多數的觀眾，不會輕易地去領受他的哲理，不能輕易地瞭解他的高深的意義，所以特地在戲裏邊加上了許多笑料。其實這種笑料，都是些被社會所播弄的活劇，被習俗所壓榨的顛慄，被生活所嬉謔的故實，被命運所造成的過失；從劇中人的本身說，或是出於無意，或是由於無可奈何；然而一般觀眾，却像隔岸看火似的，便覺得可笑了。譬如我們看見一個人從火窟中逃出來，衣袴不全，禮貌不周，無意中做出種種無暇拘忌的動作，一定會有許多人失聲大笑；然而如其是聰明的人，在這種景象之下，恐怕祇有黯

然的感慨，或者，在那笑容中也將忍不住含着一滴眼淚罷。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大多數人都愛看却別麟影戲，覺得很可發笑，而稱它為笑劇；同時更有少數人也愛看却別麟的戲，覺得含有深長的意義，而稱它為笑中蘊淚的作品。所以却別麟的影戲，仁者可以見仁，智者可以見智，愚者可以得趣；總之，是隨各人感應程度的高下而各有所獲。

却別麟影戲中的主要人物，常常是一個畸形社會中的弱者，一副悽清寡歡的面孔，就是偶作哭容，也是不自然的慘笑；他的事蹟，便是被命運——境遇——所播弄着的歷史。在我個人的意思，是極希望那劇中人能夠發出堅強的毅力，和社會奮鬥，和環境奮鬥，和一切支配自己的壓迫——舊勢力，舊制度，舊禮教，舊觀念奮鬥，表示出一個具有偉大性的人物，去作一切弱者與具有劣根性與奴性者的榜樣。不過却別麟也自有却別麟的方法，他到底不失為一個清醒者，在感覺已經被事實所麻痺了的一般人前，他却用藝術的手腕把一部分人生的悲劇提示出來，讓我們從娛樂中得到一個感觸，惹起一種思索。

却別麟所主演或導演的影戲，結構中最特色的，是它的結尾。我們試看「馬戲」的末了一幕：一個立在曠野中

的孤零零的男子，目送着他所心慕而力不足以娶她的女子，乘在馬戲班的車輛中隨着別人遠去。正當他惘然地無聊地不知所可的時候，忽然一眼瞥見地上有一張破紙；這張破紙，是他所心慕的情人，玩把戲時從紙障上穿過而破碎下來的一片。在一切事物都和他絕緣的時候，祇有這張破紙被野風颯颯吹動，充滿着悽清荒涼的情調，更使他起睹物思人之感。他無聊地拾起這張破紙，似嘆似慨的把它揉成一團；再抬頭看時，那些車輛已愈去愈遠，於是這廣大的曠野，便祇賸他一個人踽踽涼涼的躑躅着。

我們再看却別麟所導演的「巴黎一婦人」的末一幕：一個從繁華夢中回頭的婦人，消磨她的歲月於鄉村的樸素生活中，她悠然地搭坐在人家的牛車上，緩緩地回到寓所去，一路上更聽着同車的鄉人用手風琴奏着悠揚的調子。這時，恰巧她的舊相識——一個愛胡調的男子，也乘着汽車從這條路上經過；但是因為她在牛車中是背坐着的，所以當兩車相逢的時候，他們都不曾看見誰的面目；後來兩車便背道而馳，愈離愈遠，從此他們就永遠走上那各自的道兒了。

從上述兩個例子看來，可見却別麟的影戲的結尾處，常常是含着悠永不盡的意味，使人愜然爽然的追念不置。却別麟的影戲中的主人公，常常是怯弱的，憂鬱的；

但范鵬克的影戲中的主人公，却常常是勇敢的，豪爽的，適處於相反的地位。范鵬克所主演的影片，在美國影戲界中也是獨具一格的。像他的「羅賓漢」，「查祿」，「查祿之子」，都是表現騎士式的精神，愛替人家打不平，同時也為自己的戀愛而努力。那種影片，雖然沒有甚麼偉大的思想與深邃的意義，但是爽利暢快，也頗有可觀。英雄主義的所以給人詬病，是因為它重視自己的功業，蔑視人家的生命，這當然是應該反對的。不過騎士精神，我却覺得頗可稱道；因為它並不為自己的功利著想，所關切的，每每是些人間的不平。固然，我們應該用正當的方法，從根本上使社會改善；但這事是不容易的，社會無論如何改善，不平的事總不會沒有，讓我們的騎士來排難解紛，也許是一樁美事；如其社會上的人大多數都有騎士精神，那自然更是美事了。我因為講到范鵬克的影片，所以順便談談我的意見，同時也表示我對於范鵬克的影片的並不討厭，雖然它並沒有甚麼偉大的思想與深邃的意義。

在美國許多導演家中，西席地密爾也算一個可以稱道的人。他的最好的傑作，就是「伏爾加船夫」。這部影片，在藝術上有相當的成功，在思想上有相當的進展；雖然依然逃不出傾向於營業利益的範圍，但在許多美國影片

中確乎算是一部難能可貴的佳作。不過西席地密爾所導演的其餘的影片，像「十誠」之類，却每每表現着膚淺的宗教色彩，是有意迎合美國人的宗教心理的，在藝術上在思想上都不足取。影戲本和文藝作品一樣，祇能用情緒去使人同情，祇能用暗示去使人體味，最討厭的，却是直接式的教訓。西席地密爾即使想在人們的娛樂中做點勸善懲惡的工作，但也應該從可能的理想中去建設一種新道德觀念，決不應在科學昌明的現在，再用迷信的故事去作玄虛的哄騙。至於以神話為題材的影片，那是因為有文藝的美與象徵的色彩，自然又該作別論；但也祇是叫人欣賞，並不是叫人迷信呵。

在許多層出不窮的美國影片中，固然也有好的作品，但總是不甚好的居多，尤其是將名家著作攝成的影片，使人更覺失望。這是因為美國的從事影戲業者，對於文藝缺少瞭解的緣故。他們雖然也曾借材異國，像聘用德國的劉別謙到美國來擔任導演，但劉別謙在美國所成就的作品，却是些輕鬆的，滑稽的玩藝兒，並沒有在德國時所導演的那樣莊嚴深沉而使人富於回味與憧憬了。這當然是美國人要他如此的緣故。所以在過於商業化的民族裏，是不易產生偉大的藝術的。

一七，六，二〇。

新月月刊 第一卷 第四號 目錄

- 羅利特畫像
先飛主義
曼殊斐兒
文學與革命
潘金蓮（話劇）
羅利特畫像
萬性園裏的一個人
夏拉瓦極
高民族經濟生活之推測
畫像
情願
春來了
自願
歌窗
西窗
同胞姊妹
畫像
阿麗思中國遊記（續完）
西京通信
「雜誌和圓本」

- 徐歐
程方劉陽梁西開劉
利摩海予實子一海
蒂懷重譯粟倩秋濤多
徐歐
謝劉陽梁西開劉
聞一多
饒孟侃
志摩譯
仙鶴
顧仲彝
羅利蒂
沈從文
西滢

單純化的藝術

後期印象派的藝術均趨重於內心的表現與感情的流露；對於物象的表面，多刪繁就簡，而繪畫乃日近於單純。塞尚奴，谷哥與哥更三人乃世人所崇拜的後期印象派始祖。一直到現在後期印象派的人還繼承他們三人的遺鉢，並且智識的與本能的探求他們三人的方法，努力於醇化，無不有一種單純化 (Simplification) 的傾向。

現在的藝術界已經自覺藝術不但是外界物象表面的寫實，於是不得不入於單純化的傾向，既不忠實描寫物象的表面，自與表面的屬性無關心，而其目的乃不能不以最後的情感直為造形的表現。所以這種最純真，最高貴的單純化，乃是對於物象所發生的一種感情，而這種感情乃發於內心窮極絕對的境地。在內心窮極絕對的境地感得造形的表現之欲求時，始能創生這種感情。

表現的最簡單的姿態厥為線，情感的湧動，俱可託之於一條線上，無論如何簡約，均可達到直接表現的境地。所以在單純化的表現上，線佔了一個最重要的位置。用線

不是一種說明物象的手段。情感的發表託在一條線上，可以有一種象徵的存在。所以在線上，須保持線自身存在的目的。於表現單純化的畫上，若要拿丟一條狼簡單的線，則畫的全體，就要破壞，好像建築物被去樑柱一樣，有崩壞傾倒之感。在此種事實上可以暗示，此等繪畫有構造的 (Constructive) 特色。譬如描寫女的裸體，其外面的寫實早已無用，只能將裸體上最必然的線描最簡約的形，不失其構造就算了。這種構造須將表面視覺的認識純化，觀照又須十分透澈。在上邊可以看出造形的欲求，所以這種「構造的」同時須保持牠的厚度 (Third dimension)。因為畫面早已不是平面的了，須有立體的與空間的存在。有許多單純化特色的畫家往往將寫實意味的光與陰沒却，僅用單純色度的變化表示厚度而已。

現存的印象派畫家，最提倡單純化之藝術的高調者為法蘭西的亨利瑪提斯 (Henri Matisse 1869—)，稱爲線的詩人，同法蘭西的安特德倫 (Andre Derain) 亦深進於單

純化之道，亦可以說他是立體派的畫家。他的色調艱澀古拙，對於反印象主義的蔑視光學的傾向為最露骨的代表。

生於羅台爾他木的畫家王當鐵 (Kees Van Dongen) 的繪畫，也是表示單純化的意匠的，以為美的影像不是人生的寫真，乃是人工的且空想的。他那影像的藝術 (Part dans une image) 不是以自然與理智為終極的目的，是要脫離現實的卑俗與醜惡，而乘空想之翼的。達到這種境地，藝術始能產生。當鐵以為藝術應當逃避現實無味的粗率，所以寫實的藝術，在他是不認為藝術的。取現代的生括以表出他之所謂美的影像，他也是因為受了印象派的感化而才導成了他的單純化的意匠。

他在廿歲來到巴黎，浸入於都會的魅惑。他反對哥更嫌惡文明人的醜惡而逃入於半開化的島上。他以為欲忘却文明人的醜惡，當益益深入文明的旋渦中。因此他變成一個喜歡描保持都會嬌媚的與保持都會幽雅的女子的畫家。這種女子的特癖為巴黎都會之藝人階級的女子所特有，很容易使人感溺於巴黎都會感性的香氣裏。因此他的藝術觀可以說是唯美主義，由他可以聯想到唯美主義的槐四台來爾 (James Abbott Mc Neil Whistler 1834—1903)。

當鐵的作品在他的使用線條上可以看出單純化巧妙的

效果，色彩的意氣蕭洒，頗近於日本畫的沒骨法。表面上却浮有近代官能的都會之洗鍊。「抱黑貓的女子」所描人物的姿態與花紋的綜合可以組成一個美的空間。在英吉利生於奴郎四特郎特的弗爾葛孫 (J. D. Ferguson) 與生於阿美利加的女流畫家類斯 (Anne Estelle Rice) 及皮普爾 (S. J. Peplow) 的三人，都輸入法蘭西的後期印象派。他們的畫，用感情的明鮮色彩，單純化的形線，大胆使用黑線，乃是他們共通的地方。他們畫的形象的面，不單是平滑的面，而且有立體感的觀照，使用有組織的筆觸。弗爾葛孫所繪的「安穩」係描一着水色衣物的金髮女子坐於安樂椅子上。金髮，肌肉，與衣物的表面，俱將細部省略。例如水色的衣物，只用水色強健的筆觸，以幾次濃淡的色度書出有組織的階段。恰如有大鑿痕的木彫，可以表立體之感。在要緊的地方用黑勢的線總括起來。在畫面上，不注意於物象之寫實的再現。單謀組織的濃淡與明暗流動的諧和。此種純粹畫的興味為後期印象派藝術的生命。在近代藝術運動，對於意匠最為重視。於其巧於模寫自然不求其抽象的性質，而所謂抽象的性質，不可不將自己生命的力量與天賦的力同時賦於作品之上。此處所謂抽象的，牠的意思就是非寫實的與非文學的。脫却視覺所認識的物之表面，而從自然界的秩序，律動，諧調上，另在畫面上組織成形線與形線獨立存在的東西。

大

題

小

做

我哭着

孫福熙

我哭着。

康農坐在我的床頭對我說：「你最會分析，分析一下不就完了嗎？」

我哭着，眼淚雖然盡量的溢出，而大半還是伏流到鼻孔，以致答語不能成聲。我天天想哭，今天算是哭成了；實在是天天抑制，今天卻抑制不住的哭了。

爲什麼要哭，我當然可以分析出來，然而要指定什麼是我要哭的原因，我只能名之爲無名的悲哀。

「你想巴黎嗎？」康農說。

想的，不過不僅因爲是想巴黎。

「你如果想巴黎，未免太弱了；既然要想，又何必克制呢？」

大概因爲漸趨衰老的緣故，我怕變換了。以前，我最願體會一切的滋味，絕盡方法的換新事物新景象，甚且用翻閱近地友人來信而設想他是在遠隔。萬事都設想，而萬事之不論哀樂，於我都有一種甜味。我有能力試嘗一切鹹酸苦辣甜的滋味而不爲所襲。現在大不同了，我怕變換，我明知現狀之不能如我心意，却怕新境况之到來，非有十分的把握，知道新事物之必勝舊者，我決不棄舊換新。我又怕回想往昔，我怕看以前所寫的文字，不得已要在舊行李中尋取物件時，凜凜然的怕被沈死的東西引起舊感情。我是如此的怕說將來怕說過去的一件怪東西了！

今天的感情有一部分就是從王先生之走引起的。

「王先生的走能引你動感嗎？你與他並不很熟。那末龔先生走時你該格外動感呢。」康農說。

從王先生離此的變換又聯想寶賢的走。總之，沒有變化還能使我懶惰下去，一有變化，我就經不起的作今昔與將來之感了。我來此那時竭力拉寶賢同來，那時並不如現在的只求現在的安逸而已。在梵王渡與他等車的晨曦中，我們熱烈而且很有把握的計畫，我們將描寫西湖各處的景物，並助以繪畫，作有統系的介紹與批評。他將寫「裸體與中國社會」，「服裝史與戲劇」，「中國畫在藝術上的地位」等等，都是久欲寫而大有可寫的。我想寫「憶里昂」，「表情研究」，「美術的字體」等，并欲以西湖為佈景寫一部小說。呵呵！三個月過去了，他與我都是沒有寫！他變換環境去了，我還是留在這裏尋不到可以實行計畫的新環境。現在新發見世間有一月兩月三月的儘不能實現自己所定的計畫的事實。

「既漂的兩幅畫也是有影響的。」康農又說。

既漂真是可愛可佩，他做事又好又快。昨晚託他畫的兩個封面，今天就畫了交來了。這樣短的時間內畫得如此美麗新穎，這是只用留學長久富有天才兩句話所不能盡的，大原因還在他把自己的勇敢。我們雖然計畫畫很多的人，却永遠的只有計畫而已。

「時間要過去而計畫不能實現是我的大悲哀。」我說。

「這還在於如你所說的，我們以二十多歲的人負有法國四十歲以上的人的責任之故。我們在法國的實驗室中，白鬚子的老教授拍着我們的肩說『我的朋友，這是不對的。』這是何等的輕鬆，現在能夠嗎？」

我不禁又大哭起來。

住在中國負擔真重呵！四周逼着我不准有少年人的真性，逼我說出老成人的話。多少的疑難與是非，沒有地方可以請教取決，我哭的就為這可憐的沒有父母的小孩！我回國來簡直不曾作畫，這自然因為我的懶惰，不該錯怪他人。但考究自己的心情，有時見到風景與人物，也如在求學時的動心欲畫，可是立刻想到或者畫不好，不免太見笑，於是學了老成持重，偷懶不畫了。萬一非畫不可的時候呢，就用已經畫慣的材料，再不肯像以前的冒險創作了。現在竟又加上教授的頭銜，真是夠受呵！明知對學生說一句語改一筆畫必影響他們，但又不得不然的說着自己也還不敢完全相信的話，真真說一句一痛的。我知道這問題只要能夠到法國去立刻可以解決的；然而，以前是只爲了母親與經濟兩個原因，現在却加了擔任職務而不能離開了。

於是我似乎只得這樣的鬱爛下去。

這原是一個大題目，籠罩在這題目底下的可想有幾千

萬事，可是，就因為這不得不然的原因，只可小做做這大題目了。

南京苦旱時

退維

差不多什麼什麼——一切東西都渴了。比方黃瓜罷，葉子是癟縮了不能舉起，垂垂乎其焦矣。牠所費盡心力而結構的那種彎彎而長長的菜料，已是不能待到少壯，即變黃變硬而不可食了。從前個個水塘是多水的，現在却就大謬不然，有的是尙餘少水，供菱荇沾濡，有的是滴水全無，淤泥龜裂，菱花枯焦，大魚小魚，均不知所之，而且最喜歡大喊小叫的青蛙，現在也一聲不响了。（以上退寫。）這些，其實都不要緊，我們既不是什麼詩人，對於大自然的美，欣賞力本來就不多，這些都不是關於切身問題的。只有我們天天所喝的，黃濁的，泥質很重的苦井水（這裏沒有自來水）到現在也快乾了，一個個張開它欲哭無淚被太陽晒燙手的破井口，桶子吊下去，比平時要長幾倍的繩子都打不出半桶水來。身子髒了，還可以用空氣浴——因為夏天之汗特別多，除空氣浴有什麼法子？何況在

這裏——嘴乾了，沒得喝，即使你願意喝點溝裏的水，也難乎其難！不用說，秦淮河當然會好一點。好友也是舊名勝！但到現在，連一泓臭水，（著名的「馬桶與菜米同淘，河水共黃泥一色」所在，）都望得見河床。在禮拜天或其它放假的日子，人們往往踏着鷄狗的足迹，只須經過桃葉渡——這才真是「過江不用楫」——可以誕登彼岸。不信，臨河的秀山公園（說慣了，我應說「血花公園」，好像革命一點，但是，現在也改了，還是說第一公園吧！特此更正，）為何到了夏天入門票反少賣許多？其實，這也不奇怪，有水的，因天氣乾燥，說句科學的話，水分都給吸收了，還有可說。可是，沒有水分的，如我們之荷包，除了多數之「老爺，大人」以外，真不在少數，都乾得像欲哭無淚，被太陽晒得燙手的破井口一般！從前，在不知到什麼時候的夢裏，曾夢過沙漠是很乾燥的；雖然我至今還沒到沙漠去，但我敢相信，這裏比沙漠還乾燥得利害！沙漠，土人們還有逐水而居的水可逐；這裏呢，除了我們哭，那找得那麼便常的水。但是，現在也不比從前了，哭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事！沒得水；那來眼淚的來源；而且，在年青的時候，感情豐富，哀樂過人，浪費了不少眼淚。至今至少也得留下一點，雖然不比前人要留下三別眼淚，

有某一個時候，我們渴望的時候，是需要眼淚來解自己的渴的。（以上維寫。）我說說我們這一個小小的工廠罷，却還不像一隻舢舨，雖然有四個窗子。熱烈而多情的太陽先生，自東照之，自西照之，終日光顧，除了黎明之前，黃昏之後。有人說這總像一個掛爐，即是熏雞燒鴨子烤乳豬之爐，可惜天花板上少幾隻鈎兒，不然，就滿可以「像煞有介事」了。地板原來是吻合的，現在是現出裂縫了，墨盒原來是調和的，現在輕二養不翼而飛，只賸了絲綿女士和膠黑先生戀作一團，糾纏固結而解不了。假如你把了毛穎先生之臂，讓它錐幾個曲曲彎彎的中國字罷，準教你把手裏不到二分零兩秒鐘，牠便真正搖身一變而為極銳利生硬的一支毛錐子，於是乎你不得不嘆息中書君之不中書了。你看別扭不別扭？然而不但此也！漿糊成了化石，海棉變成珊瑚，印色盒裏出了清油，打字機上打出了無色之字，諸如此類，就使你十分能作速寫，一秒鐘寫一百廿個「等因」，也要寫八天不完呀！在這樣一個枯焦的小工廠裏，如果……無暇寫了，硬算是說完了罷！（以上退寫。）

（編者按：稿尾原有「閱後付火」四字，但妙文可惜，「火」字定係筆誤，天下安有苦旱而濟之以「火」

之理，故為按情酌理，斷定「火」字乃「印」字之誤。）

美的死

鮑冰

雖則是春暮了，風尖還帶有峭寒的刃鋒。久住在小樓中的我，忽然於清早起來，感到胸腔的窒悶而想舒暢的呼吸一下。在煤煙籠罩與車聲控制下的上海，有什麼地方可以給你有舒暢的場所呢？除非是公園，然而鄰近又無公園可走，只得在僻靜的馬路上，去吸受清晨的朝氣了。

在慢步閑眺中，我又走過以短木條為圍牆而崢嶸的法國梧桐高聳雲表的靜安寺外國公墓了。外國公墓是在矮牆上用竹籬編着與市廛隔離的。長眠在地下為上帝所祝福的人們，固然不會看到市廛的惡濁；而我們在人行道上散步的人，終會無意地被大理石十字架墓碑的光芒與鮮花的豔色在竹籬縫裏透露出來所引誘，而略略注視，終於一瞥即逝走過去了。我好幾次想停步來仔細欣賞，怕得被人家訕笑我的淺陋，裝做沒理會的走過了。在久住都會的人以為司空見慣不值得理睬的事，在我都有新的感悟，終至於想

出哲理來了。

在許多大理石墓碑上的返光，閃爍在我的眼簾，蔚藍而有朝氣的天空，廣披着春的溫和之光，撫摸在花的心葉的尖墓碑的稜角上，如慈母一般溫和。兩旁高大而聳挺的梧桐，如宮殿中侍衛，執着長矛擺出森嚴的面容來迎迓。只有楊柳拂着嫩枝，如宮娥屈着纖腰來侍候。在這一塊廣大慈和而靜穆的氣圍中，我只覺得如在天國如在樂園一樣安甯與靜謐，毫不覺到死的殘暴與悽慘。我所覺到的，只是人世的寂寞與煩擾，冷酷與屠殺。

這是多麼美的死啊！在這大理石鑲嵌的草地上面，豎着十字架，墳前不時有鮮花來供奉，有時候金銀雀也飛到墳前與小草親一個嘴，叫幾聲「媽媽我愛你」，來破地下人的寂寞。這是多麼有意思有興味有藝術的安眠呵！我羨慕着。先生們！太太們！姑娘們！小朋友們！我都願跟你們一塊兒玩啊。

在這裏，床並着床肩靠着肩的靜靜安睡；在這裏，白種人黃種人紅種人黑種人都在一塊兒安安的熟睡；在一覺醒來時，你可以隨便講你生前所顧忌而內心要你講的真心話；打破了一切國界與種界的隔礙，這是多麼有國際性啊！？

在這裏，也許有你生前所愛慕的他或她安睡在大搖籃似的墓地上。你只要略略睜一睜眼，就可以分明看得到。如果他在那一角，你在這一邊，雖則不像生前可以奔過去擁抱，但是，先生與姑娘！你可以高聲的談笑表情，因為這裏沒有嚴厲的父親來阻難你，更沒有詭詐的戀敵來破壞你了。

在這裏，你儘可痛恨，你儘可咒罵，你儘可切齒忿怒，你儘可誹謗嘲笑，那法律的冷酷，禮教的虛偽，人情的勢利，女性的負心；在這裏，你儘可不顧一切痛快的幹一下。朋友！你想這是多麼暢快的一件事啊！

在這裏，也許有你生前在戰場上咬緊牙齒瞄準槍刺對付過的那一個敵人。但是恰巧這敵人就安睡在這裏，而且靠緊得很。朋友！你切莫再怒髮衝冠來咬牙切齒，你須清神靜慮回想一下，你的祖國有什麼給你又以安睡瞑目呢？想到這裏，你也許攜着手互相慚愧恨相見之晚，而深深懺悔呢！

在這裏，墓碑的式樣很多，高大的如屋子一般，低小的如泥上鋪了一塊磚；精巧的如宮殿雕樓，簡陋的如路牌的破陋。朋友！你見了以後，也許要氣這最後的歧視，但是「統率世界」的英皇，「身經百戰」的名將，「傾國傾城」

的美人，都已經在一塊地上，在你的左邊，或者在你的右邊。你雖平凡，他們也一樣超不脫這平凡啊！朋友！你不必在半夜三更來發牢騷，你已經獲得人類最後的平等了。

我想人類是應該親愛的，然而到了利害衝突的時候，非特國家與國家，連一國一省之內互相殘殺了。人類是應該互助的，然而到了利害衝突的時候，非特不認識的人，卽至親好友亦排擠傾軋，互相暗鬥了。不知睡在最後的搖床裏相見，作何感想？

只有美而公平的死，我是這樣的企望着。

理智

劍波

李石岑氏在一篇「舊倫理與新倫理觀」文中說（在一般二卷一期）：

『人類與獸類畢竟沒有區別，因為同在「欲」的世界討生活，同在生命保存和生命擴張裏面論理智』。又說：『人類爲求慾望之圓滿才有理智，爲求慾望之美化，淨化，自覺化，想像化，才有理智，理智不過是慾望的一種工具。』

申府氏在所思（貢獻二卷七期四〇頁）上也說：

『理是好東西。但是理是敵不過欲的。其實，理就不見得不就在欲之中。』

他們倆的見解，都有互通之處。當我讀到哥德的浮士德（Faust）中有：

Racion. Li ghin uzas nur,

Por asti besta pli ol bestnatur?

「註」郭譯是：（這天光）人稱爲「理智」而專有，只弄得比禽獸還要禽獸。

使我感覺得，現代人之所謂理智者，實在不是外國文中的 Reason, Ratio 那個東西而是「無理性的機智」。固然，理就不見得不就在欲之中，然而並不如維素所說：『最高的道德規則應是：要行爲得可以造成諧和而非不和之欲』。現代人的理智僅僅只是在是做滿足人「不和之欲」的工具這一點。霍爾巴哈（Holbach）曾謂理性（Reason）是真實的幸樂（True happiness）和達到此幸樂的智識。而且人是常常追求幸樂的，他的本性催促他去避痛苦而求快樂（見所著 Systeme social, Vol. I, P. 17）。他的後繼者百科全書派又開發了他的思想，主張人有追求其幸樂的權利，然而，人的最大幸樂不是在損害別人的幸樂上。但是近代人的理智呢？只是「一種打算計較，冷酷刻薄的心

理，殘忍狠毒的行爲」（用李石岑語），損人利己的動作。他以為這樣才是理智，才不是感情。要不是感情所推使才是唯物主義者，才是革命家……一九二八年六月廿五日。

中國國民性一何麻木

伏園吾兄，

不見又是半年了，一个月前，曾到過一次上海，因僅留一宿，即匆匆返京，致未能抽暇趨訪，深深地感到悵惘！兩三个月前，因馬振華的自殺，上海許多的淺薄的文丐與電影公司，投機營業，說得天花亂墜，糟得一塌糊塗，且自眩爲新文學新藝術，對於這事，我會想做一篇短評發表些意見，但終于因最近主張少說而沒有動筆。

馬振華是這樣慘痛的死的，社會上不與以同情與自省，反藉此漁利投機，言之已殊堪痛恨了。最近日兵在濟南逞兇慘殺我同胞達一千餘人，外交官吏，且被割耳剜鼻而後鎗死，這不但是國家的一個永遠不能磨滅的大恥辱，實在是中國全體民衆的生死關頭，凡稍有心肝之人，誰不悲憤切痛。乃上海海甯路中央戲院，竟又利用此慘變以作廣

告，其原文是——

「濟南事變後之上海日本人」

自濟南日兵越境暴動後，國人聞之，無不髮指，俱願奮起雪恨。不圖正在國人怒氣緊張之時，忽有大批日本人，光顧海甯路新中央戲院，爭觀「武松大鬧獅子樓」。日本人雖愛讀水滸傳，然決不致此時來看中國影戲，其所以來看之原因，或因片中有身長二尺一寸的矮子飾武大郎，特來與之表同情也。

劇中尚有韓雲珍飾潘金蓮，詳情看戲目廣告。」

伏園兄，這樣一件慘痛的事件，他們依舊當作好玩的笑話材料看呢！中國國民性，何麻木不仁一，至于此！何奴性十足，一至於此！我讀過這個廣告，真不會說話了！醉雲兄是否住得很相近？乞代候。

李宗武。五，八，在雨花台北麓。

個人的能力實在太弱小了

孫福熙

個人——這是何等美麗的名詞，從這名詞產出創造與真

西洋音樂

春 苔

「中國也用西洋音樂了，而且用得如此普遍，也算難爲你們學的了。然而，在出殯的時候，樂隊奏的是輕快喜悅的跳舞調子；而以沈滯不快的曲調用於一個婚禮。」我聽了一位西洋人這話以後，立刻寒悚，不知我在說的外國也如中國樂人的顛倒用處否。

心中的枯燥

春 苔

一位朋友講起：「我以爲中國之不能產出文學作品，因爲沒有生活之故。你看每一個作家有多少可寫就完了。老年的，過去的經驗較多，材料上比較的有力，然而寫得不久也完了。以前常寫小說的，一進商務書館，每天上下午都關起來，沒有社會可以接觸，所以再也寫不出了。」我贊同他的話以外，還發見如果常在看豐富的作品的人，心中還添一點資料，如果一點書也不看，這人真是枯燥了。我就十分的枯燥着。

善頌

康 農

昨天太陽曬得頭痛，你讚揚說：「偉大的太陽呵！你給予我們光，給予我們熱；我靈魂裏感覺到拍拍地誕生了新的生命！」

今天烏雲陰得悶人，「無邊的陰雲呵！你就是光明，因爲你包含着我們看不見的光明；你教我們安靜設想的光明比一切的光明更加燦爛！」這仍是你的頌辭。

語是兩般的話，嘴却祇是這一張嘴！

「讀書界」出版消息

一、篇幅，四開紙一張；二、內容，國內外文壇消息，及作家訪問記，新書批評等；三、印刷，用上等印書紙，期於精美；四、撰述人，集讀書界興趣相同者爲一組織，而以汪儁然先生爲主任；五、通訊處，哈同路民厚里嚶嚶書屋轉。

新生命月刊

第一卷第七號出版

日本研究專號目錄

一，	日本的危機和我們的努力	周佛海
二，	危機四伏的日本	文舉
三，	逐漸衰微之日本帝國主義	鄺敏
四，	日本資本主義的過去現在和將來	薩孟武
五，	日本資本主義之一般的研究	康生譯
六，	金融恐慌後之日本資本主義	楊亦生
七，	日本金融概觀	夏維生
八，	日本對外政策	周鯨
九，	現代日本政治勢力的分野及其前途	馬頌五
十，	日本革命運動的過去現在及將來	胡一貫
十一，	日本無產政黨的過去和現在	伏量
十二，	日本對外貿易概觀	唐道海
十三，	日本對華貿易研究	武培幹
十四，	日本的殖民政策	秋濤
十五，	日本思想界的變遷	武濤
十六，	日本軍制(一)	樸初
十七，	日本軍制(二)	徐然
十八，	所謂特殊地位的滿蒙問題	王先強
十九，	日本對華侵略之經濟的說明	陳慶瑜
二十，	國際方面對日軍濟南暴行的輿論	許逸上

革命評論

第九期出版

本期要目

淺薄的革命力	陳公博
謎一樣的所謂第三黨	馬溶元
我對於所謂第三黨的態度	劉侃統
城市小資產階級與民主革命	施存統
我們的國民革命與吳稚暉先生的全民革命	蕭淑宇
國民革命與軍事制度	朱瑞元
國民黨過去改組的原因及今日危險的現象	王逸民
統一小組問題	芳士
小品(二一二)	江紹原

當代 第三編 目錄

插圖

時事畫
易卜生像
易卜生手筆與居室

五幅
兩幅
兩幅

新黑暗時代
美國與蘇俄
第三國際主義
從馬克思到斯大林主義
英國的西藏政策
可注目的對華悲觀論的盛行
中國從混亂中得救嗎？
中國南方政府承認問題
蘇俄的普及知識運動
俄羅斯的農業勞動者
吾自的婚娶觀
易卜生的故事
俄國現今文學研究的方法問題
最近的高爾基
化學與農業革命
將來的化學革命
神話中之別當

Count Hermann Keyserling
Frank H. Simonds
Arthur Ransome
"The Road to Freedom?"

米田實
布施榮治
西山榮久
報知新聞

N. K. Krupskaya
日內瓦國際勞工局報告
Bertrand Russell

L. Aas
Yoznesensky
丹露燕

Oliver G. Pitman
Waldemar Kaempferer
Joshua Kunitz

三卷

五期

實

友

吳老何樹



貢獻旬刊 第三卷 第五期(即23期)目錄

易卜生的「伯蘭」

一非

中國革命與國際現勢

從予

現代的文學(中)

日本上田敏著

嬰行

國人對於西洋方藥及醫學之反應(六)

江紹原

英國農民的政治運動概觀

周憲文

時代與超時代

陳醉雲

大題小做

波格達諾夫去世

陳雪舫

應時小品

江紹原

旋風

開因

往事

禮智

——十七年七月十五日出版——

啓事：本刊每年四卷，每卷九冊。第二卷第一期即第十期。第三卷第一期即第十九期。自第二卷第一期起，預定價目略有改動，如下表。仍照前寄奉，待滿期後再請按照新章續定。

定價 每册大洋一角

預定半年八册大洋一元五角

全年六册大洋三元

(國外另加郵費每册四分)

廣告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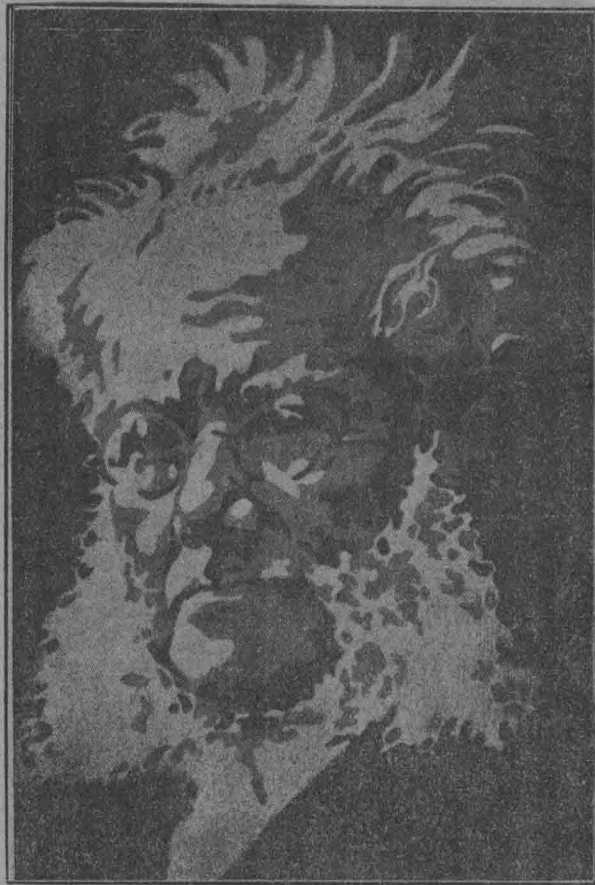
每期半面二十元

全面四十元

哈同路民厚里六三二一 嚶嚶書屋發行

電話西一八六四

- 本代 開明書店 (兼代定) 泰東圖書局
 埠派 新月書店 (兼代定) 亞東圖書局
 處 光華書局 (兼代定) 春野書店
 南華書局 協謀圖書公司
 現代書局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愛文書局 愛文書局



易 卜 生 像

易卜生的「伯蘭」

一非

我也曾逐當時的國內「思潮」讚美易卜生，用我半通不通的英文讀他的幾種劇本；那些討論社會問題的近代名戲，什麼「人民之敵」，「羣鬼」，「娜拉」，「海上夫人」，……略曾過目。怕因我的膚淺，也因我的年齡，這些社會上的大問題在我似是十分遼遠而不切於我的目前，所以易卜生的這類劇本，為當時國人所津津樂道的，實沒有許多什麼留給我，我隨衆人叫好而已。有一次過天津，經西書舖，看見一本「伯蘭」(Brand)的英譯本，照名人的作品總可靠之例，我花一塊大洋，據這本書於行篋中。久久未閱，因看是詩劇，自己英文不高明，怕不懂之故。來法國之第一年，初學法文，無書可讀，偶然取出這本書，淡淡的翻開來看，意在消遣，不敢有別望。及數葉，覺無形中有一種勢力催促我，幾乎鞭策我，要我快快看下去，我不管文句上的細節的不懂，我一直不停的讀完。我當時的感想是下面的簡單一句話：「這就是我希望中的近代大戲劇家易卜生！」

忽忽數年，人事的劇變，心理的潛移，一切一切都忘記在半明半滅的情形中；舊事與我似無關，易卜生名字，「伯蘭」一劇，自然也冷淡了。但是，這劇的靈魂，在我又是易卜生理想所寄託的這句響雷般的話：All or nothing (全有或毫無)，永未從我的思想中消滅。不特永未消滅，而且久而愈顯愈深，連帶而「伯蘭」的名字，而易卜生的名字不斷的在我腦海中重現。

要有則全有，沒有則毫無，幾分之幾，折半，固然不要，即百分之九十九，或千分之九百九十九，苟有一絲一忽的不周全，都要不得！要完全達到理想，有半點不到，犧牲一切，犧牲這個理想，亦有所不惜！這種毫不退讓，毫不調和的精神，是不是附在我們身上所最缺乏的魔鬼？尤其是，是不是附在一切中國人身上所最缺乏的魔鬼？什麼都是魔鬼——稱為上帝或神仙亦無不可；我們，我們中國人，幾乎身上只有退讓調和的魔鬼，這是中國人的好處罷？我不曉得。但我讀「伯蘭」，我大歡喜看見這位不退

讓，不調和的魔鬼，我大讚歎易卜生放出這位魔鬼；當時血氣方剛，年輕暴躁如我，自然要呼出：救我們，救我們中國，必得這位不退讓，不調和的魔君當位，必得這位鬼王在國內縱橫馳突，方有一線的希望！

人不能完全尊奉崇拜這位魔王，這是人的缺點；他更爲中國人所深惡痛絕，「全有或毫無」，在中國人，真是「何苦來」，折半的中庸，比不上不足，比下有餘的退讓，是再好沒有的處世妙法。中國人是如尼采拿來作他一種著作的標題：「太人的」了；中國人，理想高不及幾寸，眼光遠不到數尺，貼地的，靠邊的死死把住，「太人的，太人的」誤盡中國人！「伯蘭」是對症藥，是刺激劑；我久久等待中文的譯本，但今尙未見。

今年是易卜生的生辰百年紀念，歐洲各國都在慶祝這位大戲劇家；我無意中在報上發見著名演劇團 *Theatret* 有來里昂排演易卜生的「伯蘭」的廣告，窮而不喜歡看戲如我，這次亦要破格了。*Phoebé* 劇團演員的藝術是有名的，用不着我瞎贊，且我非行家，人云亦云的叫好，實是多事。我看過「伯蘭」後，倒想乘這個機會將這劇的內容，略爲一述，償我數年前對這劇的讚美的債務。

「伯蘭」是一本五節的詩劇；在一節一節的敘述之

前，先對於劇中的主人伯蘭說幾句。伯蘭是一牧師，懷一種很高的理想，而求將其實現，但這個理想是什麼，即伯蘭自己亦不太清楚。倒是他十分明白他的仇敵是什麼，他的唯一的，最大的仇敵是調和，是退讓。因他的這種毫不調和與毫不退讓的精神，他要與一切所謂世間的，一切所謂人生的，搏擊，奮鬥；這樣的一種苦戰，自非犧牲不可，絕大的犧牲，不單犧牲自己所有的一切，而且犧牲自己！所以這本劇可以說爲「殉理想的犧牲者」或「殉仇敵的犧牲者」，理想與其仇敵，不過是同一事物的兩面，許多人不明白自己的仇敵，所以沒有理想，有理想的人，必見其仇敵。想有理想而成大事，請先攻擊你的仇敵，仇敵破，理想現，而大事自成。當知世間有如戰場，人生由無權的戰爭所合成，於此而退讓，實唯一取死之道；必要犧牲，方爲最上之光榮。我們且看伯蘭的不斷的奮鬥與其續續的犧牲。

第一幕，伯蘭手杖背囊行於他的故鄉冰雪堆積的嶮崎山徑間，這是濃霧彌漫而欲雨的沉暗朝晨。一個農夫和他的少年兒子走在伯蘭之後，呼喊伯蘭，遂相談話。農夫問伯蘭是什麼人，伯蘭答：「我是一位大人的使者。」「他的名字是什麼？」「他的名字是上帝。」農夫看見山路的

多險難行而止步，他的兒子又從旁慫恿，他們要回去，且勸伯蘭莫再前進，伯蘭反詰他，不是他的女兒在海港墮及死門，要等他救援嗎？農人終怕危險而不肯前行，情願捨自己的女兒，而且家中還有妻子呢，伯蘭問他願不願將他自己的生命換他女兒的生命，農人驚嚇的答：「我的生命？我親愛的，良好的先生——」農人與他的兒子回去了。伯蘭向前，到較高處，對着農人去的方向喊道：

「……呵卑怯的奴隸！你若能起一滴的願力，而你缺乏力量，我願負你在我的背上；我疲倦的背，我出血的足歡喜的應你的需求。但幫助對於這種人是無用的，因他當他能而不願救！……生命，生命！……這些好人與他們的妻，以那一種價格抵他們的生命！若要生命，親愛的生命，即救濟全人類的事業放在他可憐的肩上簡簡單單的下人也駭怕。若單留下生命，親愛的生命，他們滿心願意的拿出所有來。」

伯蘭開始其負有的使命而實現所懷抱的理想初次所遇見的是人類的卑怯。淡霧漸散，陽光射來，一對男女現在伯蘭面前。這對戀人欣喜的，輕佻的正在調情，是一對未婚夫婦，男名埃索爾，女名亞尼斯。伯蘭與他們對談，看不慣這種浮薄景像，要走了。埃索爾忽然認識伯蘭，他們

幼年時同學，兩人乃重複談話，敘過去的舊事。伯蘭想搭埃索爾的船到某處，埃索爾說這是他們的婚禮船。伯蘭聽說結婚，說他搭這船要到一個地方，非為結婚，乃為葬事。埃索爾問葬誰，伯蘭說：「葬你們所十分驕傲的那位上帝。」埃索爾說伯蘭發瘋，病了，伯蘭答，現在的時代確是病了，需要救治。這個救治是改革信仰，將古老的上帝埋去，立起嶄新的上帝來。伯蘭乃歷數他的上帝與衆人的上帝的不同，埃索爾微笑問：「你想改造時代嗎？」伯蘭答：「我願！請細聽：我曉得很確切！我，我生來是冒險為這種戰爭，為這種慢慢他根的創傷的療治的！」埃索爾打斷他的話頭，說要走了；伯蘭往北，埃索爾朝西，互換幾句尖刻的讖諛話，兩人於是分手。但亞尼斯在旁聽兩人的談話而心中感動。伯蘭獨自一人走，至山徑的一半停步下望，認識他的故鄉，自己在此生長的房屋，心中未免感觸，微覺悲哀，但立刻重復振作，望巖下說道：

「……呵我曉得你們，人心與靈魂，心硬與怠惰的東西！……似乎全音調中只有一個滿引的叫吼得達於在上的上帝，以為上帝單單來救，當下面這幾個字說出時：天主，給我們每日的麵包。……」

伯蘭碰見這對代表油滑輕浮的男女後，第三次遇見的

是瘋女越提。他正走，瘋女在上面拋擲石頭，伯蘭喊止她，她問伯蘭到那裏去，伯蘭說向教堂去。瘋女說那教堂太小，有一個更大的教堂在上面，要伯蘭跟她走，這個大教堂是冰雪做成，高入雲中的大教堂。一個說這個是教堂，一個說那個方是，兩人爭執一刻，伯蘭曉得這是瘋子，任她走了。伯蘭，略一停息後，說：

「……疎忽的心，當巖穴開在下面，誇言爲花冠；懶惰的心，隨風俗與習慣，不管是非而爬行；迷亂的心，眩暈的態度，以模糊爲清楚，以錯誤爲合理。向前進，到戰場！要不信的直攻這種惡濁的三角同盟！……速起，劍出鞘，靈魂！上陣爲天的繼承者獲取他們的權利！」

伯蘭下入谷中。這是第一幕。

第二幕在海港邊，一座古老的教堂在山脚下。正打風暴。農人，男女老少，一羣的聚着，或立，或坐。區長坐在石上發糧食，因本地方大飢荒。埃奈爾與亞尼斯亦在，伯蘭正來，他們兩人見伯蘭，乃呼他來分取糧食。伯蘭見這一般人，擁擠的奪取麵包，蔑視的說他們像禽獸的一般爭食物，應受上帝的責罰而無須憐惜。他更要他們看高遠一點，勿留在卑下的泥濘中，奮鬥，戰爭，自然能得勝利。

羣衆聽他說這些話，大怒，要逐他，打他。忽然一個婦人大呼求救，她的男人將死了，要一位牧師去；但此間的牧師已走，伯蘭乃挺身而出。惟風暴正大，而垂死人乃在海港的別一邊，伯蘭入一舟中，問誰敢伴他去，大家都怕危險，沒人答應。伯蘭問那個婦人能否同他去，婦人說有小孩在家，不能去。亞尼斯要她的未婚夫埃奈爾與伯蘭齊去，埃奈爾怕起來，說不敢，怕。亞尼斯乃自己跳上伯蘭的船，駛上海港的別一岸。衆人至此大讚歎伯蘭的勇敢，及爲亞尼斯祝平安。

風暴漸定，亞尼斯坐在海邊，伯蘭從死人的房門出來，說人死了，一切都完了。村人從後山跑來，伯蘭對他們說，死者既死，已無須他們的幫助。但這些村人在伯蘭面前盛稱他的勇敢，有力，求他爲此地的牧師。伯蘭說他生來爲做大事業的，這個小小地方，非他所當居：「在我身上負有一種更偉大的事業：我須要全世界的耳朵開張聽着我，以生命的完全跳動的情緒爲糧食。」村人說此間需要他的力量，而且他的使命即在此，以他的能力，定能別造一個天地。伯蘭乃答應爲此地的牧師。村人走後，他亦到海邊，見亞尼斯在那裏凝神靜聽，乃近前問她何所見。亞尼斯答，她見一個待要造作的新世界，似乎聞到有聲叫

喊：「做你的工作，受你的定命，這個世界將爲你的創作。」伯蘭再問，亞尼斯答她看見內心世界，就是這個世界應該創造，因這個世界是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希望。伯蘭熱誠的說：

「是的，內心世界。我聽到這一句；這就是大路；這條線引人至真實。心，我自己的心，是爲上帝而成熟的地域，創造新的！在這裏，新生的人將殺死那意願的老梟！任世界走牠的路，做奴隸，犯過惡，隨牠；但是，若我碰見仇敵，若世界要阻止我的事業，我對天說，我要盡力剷除，攻擊！……」

伯蘭的母親來了；他的母親是一個吝嗇鬼，伯蘭因此離開家庭，現在回來故鄉，遇見母親，當然有一番談話。他的母親見他生得長大，強壯，要他回去看守錢財，將家產遺給他，但唯一的條件是不浪費。伯蘭說，他自幼時即反對她，她既非母，他亦非子，假若家產到手，必將其散開。他的母親駭怒，幾欲以杖打他，問他何來這種狂想。伯蘭答，錢財固是可貴，但她因此丟了一件更可貴的東西：「我對你的愛，我的靈魂！」他加說，她負債甚重，他當盡爲人子之責，替她償還。他的母親問是什麼債；他答，她誤用自己的精神，將上帝給她的純潔靈魂變污了，

使自已罪影長留任人間，遺毒無窮，這就是她的債。但她的兒子願爲她償清，因爲他是牧師；他請她記起，在臨死之前，他必來她的病榻前，爲她祈禱，懺悔，償債。她問，假若她送信來，他即去嗎；他答，是，惟有一條件，即他不願她死後有點累贅，赤條條的入墳墓，將一切遺產給他，全數財產，不能有絲毫留存。他的母親聞言之下，痛苦失望而絞手，一方面怕靈魂受罰，一方面捨不得金銀，答應臨死時當送信給伯蘭。她走了。

伯蘭回向亞尼斯，漸近黃昏了，兩人續談因伯蘭的母親來而打斷的話。亞尼斯想爭得新的事物，因爲既有的比空無更壞；伯蘭要堅強的，不屈不撓的實現他的理想，與一切搏擊，他說：

「與詭騙戰，與半真戰，醒起意願的壯獅來！是的，粉碎大地的手與揮舞刀劍的手同有勇武大丈夫的價值；這兩者的目的是同一個：爲上帝削木板，洗清木板，待他來寫上新文字。」

他轉身走，不幾步，埃奈爾迎來，要伯蘭還他的亞尼斯，伯蘭指給他亞尼斯所在。埃奈爾求亞尼斯回去，過快樂的生活，她不動，埃奈爾嚇她，求她，以理喻，以情動，她固執不肯走。於是伯蘭向前說，且勸她，前途黑暗，非有

十分強力者不能支持；她答，她現不怕黑暗，不懼困難。伯蘭再說，他的唯一目的是：「全有或毫無」，這是一條死路呵；埃索爾要亞尼斯選擇苦樂之間，日夜之間，生死之間。亞尼斯毫不遲疑的說：「願入夜。願經死！」隨伯蘭走了。埃索爾目光迷亂而俯首；第二幕完。

第三幕是在三年後了。伯蘭與亞尼斯既結婚，在本地爲牧師，且已生子。這是下午，在小園中，伯蘭起立，亞尼斯坐着。伯蘭等他的母親的消息，因他聽得她病了；同時他們談起他們的兒子，亞尼斯說小孩身體弱，怕不能康健的長大。伯蘭安慰她，要她相信上帝；且說他對於她的愛，對於兒子的愛。但要振作精神，勿絲毫退讓，勝利必屬他們的，「失敗在沒有力量，可以原恕，但永不能失敗於沒有意志，」「勿爲怯懦的退讓！只半個半個的工作而躲避爲全數整個的人，他的一切工夫卽已判決；又我們要以實行使我們的教條爲有價值，不單僅僅空談而已。」亞尼斯投在他懷中，說：「你足所至，我必隨你。」

醫生進來，說此地的陰沈，不可久居，伯蘭答，氣候不能損害靈魂；醫生要伯蘭去看他的母親，但沒有信，伯蘭不去。醫生說，爲着「愛」的關係，他應去；醫生走了。伯蘭說，醫生謊言，以「愛」騙人；第一是意願，

「當意願在這樣的苦戰得勝時，愛的時候方是真正到了。」他忽然恐怖地走進房中，跪在他的小孩的床前，絞手悲悲痛狀；不久出來，問有便人來否，仍沒有。繼一人來，說伯蘭的母親要他去看她，將財產的一半給他。「一半，一半」，伯蘭喊道，「要全數」，他不動，第二個人來說他的母親願給十分之九，伯蘭說不是全數，仍不能去。來人勸說，他總固執不動。這種堅定頑強的態度，使亞尼斯驚異，伯蘭說，他不能讓步，非到最後勝利不止；他動心，要她進去看護他們的兒子，祝上帝願全小孩，他心中似有了一個不祥的預兆。亞尼斯進去。

區長到伯蘭家，要他離開此地，但在未說之前，先爲伯蘭慘戚，因伯蘭的母親快要死了。同時不直說要伯蘭走，只是說他的母親很有錢，現在死了，家產自然由伯蘭繼承，以伯蘭的有才有錢，區長狡猾的說，偏僻小地不足以容伯蘭，伯蘭應到更大的地方去發展他的志願。伯蘭曉得區長的意思，要其直說，無須繞這許多灣子。區長於是說，在伯蘭未來之前，此地如何如何的有秩序，自他做了牧師，一切都紛亂了，而且民衆毫不懂得他的主意；爲避免糾紛起見，所以請伯蘭離開，別棲高枝。伯蘭不肯，說他命定是在此地的，堅執要留着；區長說，留亦可，但不

能行使牧師的職務，但如常人守在家中一般。伯蘭說：「人的使命是在爲他自己，背負他自己的理由至勝利；我從我自己得有光明，而將其照耀於我的故土」；他說要鼓勵人民爲普遍的戰爭，達到他的目的。區長說，若戰爭，第一敗倒的就是伯蘭，同時勸伯蘭要顧全妻子，不要固執使他們流離無依。伯蘭一定要留，說：「我若讓步，我即喪了我自己。」區長說，一人不能支持，多數人都反對伯蘭，微笑的走了。

伯蘭看着區長走開，焦灼的等消息；醫生進來，伯蘭問他的母親如何，醫生答，死了。伯蘭說，沒有懺悔就死了！醫生前近伯蘭，說他對於他的母親過固執，勸他凡事要隨和一點，人生的格言，第一是在爲「人的」。伯蘭聽了「人的」，說，即因「人的」而有所謂調和，容讓，即因「人的」，將自己個人的意志打倒，爲一切罪過的遮飾，不敢求戰勝一切，「人的」是最卑怯的話！亞尼斯面色蒼白，驚駭的跑出來請醫生進去，小孩不好了；伯蘭看他們入內後，立起來，要爲「靈魂對肉體的戰勝」，以他的願力出去繼續工作。醫生匆匆的自內出，亞尼斯隨後，叫伯蘭不要走；醫生說，他們的小孩須要陽光，苦仍留在此地，必不能度隆冬。伯蘭心中非常之難過，醫生說，他

爲人父亦與其他的人一樣，要顧全孩子的性命，避開此地，伯蘭遲疑着。亞尼斯用大衣裹身抱小孩出來，伯蘭不敢看她；同時一個人進來，對伯蘭說，區長是他的仇人，請他當心，因爲區長要他離開此地，而且單獨他一人與區長抗，大家都不附和他。這人又說伯蘭在此毫無作爲，不過對衆人說謊語而已；這人走了，伯蘭氣得面色蒼白。亞尼斯說，她預備好行裝了，爲孩子的緣故要走了。

此時瘋女越提跑來，立在門口，大喊此間的牧師跑了，伯蘭指自己說，他仍在此，並沒有走。瘋女續說，牧師跑了，她的牧師來替代，她的牧師是在冰雪做的教堂中，不怕什麼而爲一切人服務的。伯蘭說她崇拜偶像，瘋女指亞尼斯抱中的小孩說，這就是一座偶像；她又說，一切都響動，她的牧師來了，她的牧師的笑聲亦可聽到了，她從門口跑開，在吼號的聲音中不見，迎她的牧師去。

亞尼斯說，時間不多，應該走了，伯蘭指門外與門內問，走那一邊，亞尼斯驚嚇道：「伯蘭，你的孩子！」伯蘭說：「請答覆我，我爲牧師呢，或爲父親呢？」他續說，她是母親，可以領小孩走，他要留着，盡牧師的責任。亞尼斯說，她是他的內助，應服從他，伯蘭要她選擇，要她說一句話，決定生死的路子，她不肯，問上帝。伯蘭說：「走罷」，

亞尼斯指門外問，伯蘭指門內說：「這裏」，亞尼斯於是舉起小孩向着天，求上帝保護，領她過黑暗的夜，她進去了。伯蘭注視一刻，眼淚流下，用手抱着頭，從石級上跳下，跪着喊道：「耶蘇，耶蘇！給我光亮！」這是第三幕。

第四幕，當耶蘇聖誕節的晚上，牧師家中沉沉，天正下大雪，伯蘭出外未回，亞尼斯焦灼的等着，他們的小孩既死了。伯蘭進來，亞尼斯對他說單獨一人在家的愁悶；偶然提起小孩的葬地，她悲不自勝。伯蘭安慰她，激勵她，要她忘記，要她幫扶，完成上帝的使命；她答，她雖想奮鬥，總覺軟弱無力，她雖不願記念，但亦不能忘記。伯蘭說，她的事業是在助他，與人世的虛偽戰爭，尋得真的上帝；她答對於什麼事都覺無能，一心想小孩，昨夜且看見小孩在房中現身。繼而她見伯蘭身上有傷痕，心中感動，說伯蘭與小孩同佔她心中的兩部，現在小孩死了，伯蘭又傷，她願盡力保護他。她又說，她有一種感觸，如俗語說的：「輕於舉起而重於執持」，現在的教堂實在太小了；伯蘭問，爲什麼太小，她答，她覺得教堂太小！伯蘭說，不錯，他從衆人的口中曉得教堂實在太小，現在他計畫改造一個大的；這是亞尼斯提醒他爲這種偉大計畫，他感謝上帝，要亞尼斯幫助他到底。亞尼斯亦滿腔熱誠，願乾眼

淚，全副身心成他的志願，伯蘭說：「道路阻長，但終極偉大」。亞尼斯轉身要走，伯蘭問，爲什麼，她答，去年聖誕節，孩子還在，他們很鬧熱，今年孩子死了，但仍應該歡樂，她去預備晚餐：

伯蘭緊抱她說：「孩子，拿光亮來！你是曉得光亮在那裏的！」

亞尼斯愁慘的微笑說：「建築偉大的教堂！我愛，要在春未來之前築成！」

伯蘭望着她走，自言道：「願意，於祭壇上願意！於殉道者的火樁上亦願意！力量失敗嗎？靈魂傾跌嗎？她雖然心碎，但她不願屈服！呵天主，將你的力量給她！……呵天主，我有力量，有勇氣；讓我担雙層的重負，但請饒了她！」

區長進來，說他是失敗的人了，因他從前與伯蘭賭氣，現在伯蘭佔了勝着，今來道歉，大家做朋友。伯蘭答，像他們一般的戰爭是沒有盡時的，而且最後勝利屬誰，尚在不可知之數；區長謂無須看到這樣遠，願目前爲是。伯蘭說：「人爲他自己的事業而生；他的天就是天；在他與天之間雖有大海與魔鬼之窟爲阻，他亦不能懶惰不前」；區長說，無須如此拘執，成功在乎機智。伯蘭說，機智不能

說白爲黑，區長答，譬如雪，雖不能說黑，但可謂之爲白灰，以迎合人們的心理，人間是如此的，折中，調和，爲無上的妙法；又如做事，既經不可，則讓步，偷偷的潛到別一邊去，慢慢等的機會，總是好的。區長續說，他有一個計畫要做，求伯蘭的幫助；選舉將近了，爲買民衆的歡心起見，他想建造一座房子，一種病院之類的東西。但他有家室之累，他不能拿出錢來做這事，理想不能止身體的飢渴，理想不能造牛油和麵包，羊毛出在羊身上，錢要向大家捐，所以請伯蘭幫忙，因大多數民衆信任伯蘭，可以捐得多錢；同時他願捐棄前嫌，與伯蘭爲朋友兄弟，日後互相幫助，這是兩利之事。伯蘭說，他亦要建築一個東西，區長問是什麼，伯蘭開窗指教堂給區長看，他想改造教堂；區長勸他拋棄他的計畫，建築病院，伯蘭不聽。區長變聲說，若伯蘭建築教堂，從民衆傾款，他必設法阻止，使伯蘭的計畫失敗，因爲伯蘭妨害了病院的建築。伯蘭說，建築上帝的房屋，他一文不費他人的錢，通由他人拿出來，區長聞之，大讚伯蘭的慷慨，世上少有的善士！且說，他願盡力助伯蘭，伯蘭的計畫就是他的計畫，「你相信區長，先生，他必使你成功！」更大笑道：「這不獨是你的，而且是我們的」。區長告訴伯蘭一件事，這

是關於伯蘭的母親的：前時有一少年向他的母親求婚，被拒絕，乃墮落與流蕩的女子爲偶，生出一羣兒女都是如他一樣瘋亂的，瘋女越提即其中的一個，現飄泊在此地，這是他的母親的過失，因她拒絕婚事。伯蘭聽說，變聲音的追問，區長忙迫，不續說，祝聖誕安走了。伯蘭靜默的思，想一刻後，說他的驚訝與命運的變化不測，繼想他的兒子，爲洗他的母親的罪過而喪生，這是上帝的法律；「僅有完完全全的犧牲自己，方能付償我們的自由的價值」。他在房內走來走去，想起他的孩子死的時候，心中慘感，覺不可一刻居，他疑惑，「我不曉得從那裏去找尋光亮」。他呼亞尼斯，請她快拿光亮來。

亞尼斯拿聖誕燭進來，問伯蘭爲什麼這樣打戰，伯蘭說不，她笑他的剛強不屈。她放下火燭，悄悄的獨對自已，說去年小孩在時如何如何的生趣，快樂，而今小孩下入黃泉，音容杳然，慘感之情，不可言狀。伯蘭對她說，像她海樣般的愁鬱，應該忘記；她答，她是做夢，不久要醒的。伯蘭要她快醒，且謂她如此，是犧牲非全數；亞尼斯要伯蘭取去一切，她都服從，「呵，你的上帝的路十分難走」，「意願的路是這條唯一的路」。她記起這句：「面着耶和華的，要死！」伯蘭請她不要看，她想走，見伯蘭

的神情難過，回頭問，伯蘭答，他十分愛她，見她離開，所以難過。亞尼斯於是留着，願犧牲一切，但要伯蘭不離開她；伯蘭安慰她，勸她安心，他進內室。亞尼斯關閉窗戶，絲毫不能外望她小孩的墳，這是伯蘭愛她如此的；她四顧只有自己，孑然一身，不覺悲泣，思念愛子之情，更加濃烈，「呵，只一年光景，就有如此不同的變化！……我在地上一無所有了，這個無價的寶貝（小孩），只有母親的心纔能估計！」她跪在一衣櫥邊，取出幾件東西來，同時伯蘭打開門，想和她說話，看她如此，立着不動，她亦未注意他。她取出來的東西是她的小孩生時穿戴的衣衫，她一件一件的看，時說時笑，覺得小孩固然死了，但有這些遺物，她仍是富有的。伯蘭看着情動。

忽然敲門聲甚急，亞尼斯回頭看見伯蘭，門開，一婦人抱一小孩進來；婦人見許多衣衫，問亞尼斯要。伯蘭問婦人是做什麼的，婦人答是走江湖的，為飢寒所逼，故來此討東西。伯蘭要婦人暫時留在此，亞尼斯說，至少小孩可憐，養在他們家裏罷，婦人答不能，她的命運如此，願飄蕩，難安居，只求給些衣服與小孩，私心即足。亞尼斯聽說要她的小孩的衣衫，心中難過，但伯蘭在前，要她給婦人，她心碎的答應，願分給一點。伯蘭說，單單分給一

點嗎，要給全給，亞尼斯聽從了，但立着為苦悶的內心戰爭；伯蘭問她是否滿心的願意給一切衣衫與婦人，她答是。婦人走出，亞尼斯對伯蘭說，她悔恨，她尚留着一頂小帽在懷中未給，今情願一齊給婦人，伯蘭拿小帽趕去與了婦人。亞尼斯站着不動，面容漸漸變為光亮的大歡喜，挽伯蘭的頸說：「我畢竟自由了！」是的，她戰勝了；她又想起：「面着耶和華，要死！」的話，對伯蘭說，現在選擇在伯蘭，因為照這話，她不能作伯蘭的伴侶，伯蘭在歧路中了。伯蘭說，他有能力保護她，一切可沒有，但不能沒有她；他沒有什麼選擇，他只一直的走。亞尼斯感謝他的好意，夜深了，兩人祝夜安，亞尼斯進內，伯蘭留着，叉手在胸前，說：

「靈魂，要堅持到底！一直至戰爭之戰爭過了！當你所有的一切都丟開時，喪失就是獲得——永遠的獲得！」

第五幕。過去一年半；亞尼斯死了。新教堂既完全造好，預備行落成禮。這是多霧的早晨，教區書記正掛花圈於教堂外，學校教員前來，兩人談話。書記說伯蘭獨自造成這個教堂，名垂永久，受一切人的景仰，大家被他警醒了；教員答，上頭人暗中不喜歡伯蘭，只民衆愛他，他

做了些事體便是。書記說，他們那些人是在期望中的民族，并問一民族的期望何時可實現；教員答，他們確是在期望中的人，期望意指將來，永無實現之日，因為一實現即成過去，所以造一期望即是毀壞期望，人不能同時放出與持住自己的言詞。他們正談話，忽有樂聲，書記說，這是伯蘭，怕沒有睡，他常弄大風琴，悲哀如哭他的妻子。教員續說，他們應尊敬區長，盛稱區長如何的有力，有德；書記說，人事變化，新陳代謝，現在民衆都向着伯蘭了。書記隨手指着向教堂而來的羣衆，兩人覺到伯蘭的偉大，不敢露面，避在一旁。

風琴聲柔和的響着，繼高聲，終盡為破裂的音調，伯蘭出來。他想教堂，他有些疑惑，他曉得民衆都稱讚，但是，「是這個房屋爲我願望的房屋嗎？」他見落成禮的預備，刻着他的名字，他羞愧，想藏匿不見人。區長穿着禮服迎上來，滿面笑容的讚伯蘭，稱伯蘭爲好朋友，同時說教堂如何的偉大，壯觀。伯蘭答：「你前時說的話可是真理——我們將舊的謊言變爲新的謊言……前時大衆說教堂太小，現在則稱教堂偉大，壯觀……總之，是一種欺騙的主義。」區長正對他說，今天是行禮的日子，不能如此胡亂說話，尤其在羣衆面前，不能任性，要保一點習慣的

尊嚴，而且政府因他獨造教堂，褒獎他，給他勳章。伯蘭不願受勳章，區長勸他隨和，「我們是在中間的」；伯蘭答，這是懶惰的廢話，他心中的偉大非尺寸可量的，跑上教堂去。區長自言，這些胡亂言詞，毫無意識的話，怕因酒醉的緣故，他走了。伯蘭回望平原，覺到莽蕩與孤獨，隨着區長走遠，說：

「呵亞尼斯！爲什麼你如此軟弱呢？厭倦這種虛空的把戲，我今頓躓了；毫沒有退讓，毫沒有屈伏；是的，我爲獨自與無希望的戰爭相戰爭的人。」

牧師長上來，多謝伯蘭造的教堂，稱揚他的價值，同時勸告他，教訓他，因他是沒有經驗的人。牧師長要伯蘭懂得教堂是國家的一部分，不能與國家分開，所以要受國家的指揮，服從政府的法律，不得政府的保護，准許，教堂是沒用的。伯蘭驚異其中有這些的曲折，引證譬喻的與牧師長爭，說他要獨力與天齊。牧師長說，太高要傾跌下來的，而且理論上的爭執是無謂的，現在時間已逼，小心遵守普通的習慣法律便是。伯蘭大聲的道，如此是死路！一定要說謊，簡直是喪失靈魂；牧師長答，現在可如此亂說，開會時斷斷不能的，要伯蘭留意鄉土習慣的要求，要他注意人情世故，尤其是要他向「人的」方面走，且說自

已是有經驗的人，伯蘭應相信他。伯蘭聽得不耐煩，要他走開，牧師長說，本來他有事要走，讓伯蘭有時候靜想，看得明白一點，他是爲伯蘭宣講人的天性的，而人性則在靈肉的分口中間，不要單注着理想；牧師長走開。伯蘭挺立沉思如石人，說：

「一切我所有的都犧牲了——我的一切，爲完成上帝的使命！現在上帝的鼓角已吹起，我所致力的神靈已現出！……我的生命在這座教堂下，我尙不願我的靈魂下去！」

埃索爾在路上經過，停步看伯蘭，伯蘭呼他，問他情況。埃索爾說，他已得救，他前沉湎於酒，求速死，現在反對酒，但引誘甚強，要變變門路，他今去北方傳教，即要走。伯蘭要他暫留，問他還能憶起那個人兒；埃索爾說，他不太記得亞尼斯了，但他願曉得她的消息。伯蘭乃告訴他，他們如何結婚，生小孩，小孩死了，不久她亦死了，前邊兩座墳就是他們母子的；埃索爾連說，這些都沒有關係，他想曉得亞尼斯怎樣死的，死時是否悔從前之錯。伯蘭答她一直堅持到底，相信上帝，至死不改她的志願；埃索爾說，這樣她是判決入地獄的人，再加幾句譏諷話，埃索爾走了。伯蘭望他一刻，忽然目發炯光，大聲

道：「這個人就是我心最後所寄的！現在最後一個圈亦解了；現在我的旗飛舞在我頭上，雖則沒有一人服我或愛我！」

區長急上，要伯蘭去，教堂開始行禮，羣衆在門口等着；伯蘭不去，留着，羣衆鼓噪要牧師來，區長與牧師長都沒有法子。大家向着伯蘭，伯蘭乃開始對大衆說，要大衆不退讓，求全數，「我所找的是在全有或毫無之中」，「大衆請聽！容讓是真正的謊騙之王！」他極力指斥世間的惡劣，卑鄙，要大家捨去，別求真正的樂土，大家齊聲要他爲導，牧師長阻止，爲羣衆所斥。伯蘭對大衆喊道：「齊來，帶你們鮮美的面龐，入生命的大教堂！」「在其中你們與真正的神靈相處，快樂無極」。羣衆擠前，呼伯蘭爲救主，伯蘭於是把新教堂的門關住，將鎖匙投入河中，請大家跟他去找真正的教堂，大聲說：

「請跟我到勝利之場！有日你們必警醒；有日，你們更長大，決然必將容讓打碎！快將這件卑鄙的賤物丟開，於兩眼之間，椎擊你的仇敵，挑他爲誓不兩立的戰鬪！」

區長，牧師長，眼看伯蘭爲衆人捧着，向高山上去，沒有法子阻止，說話反受大衆的么喝，書記與教員亦隨去

了，大家都想得偉大的房屋。他們兩人深深感到失敗，被傷；區長不甘屈伏，要決最後勝負，趕上去，牧師長不久亦向前。

羣衆跟隨伯蘭，向最高山的小屋上走，是微雨的天氣，伯蘭指下面的遼廓，激勵衆人；衆人中的因疲倦而停步，有說他的父親不走了，有說她的小孩病了。冰雪的教堂現在眼前，大衆心中疑惑，議論達到時所有的獎賜品，且以三個問題問伯蘭。伯蘭答：

「你們問這種戰爭幾久纔終結嗎？戰爭終結，當凡你們的世上生命過去時；當你們打碎『容讓』，上升至犧牲之高度時，——直至你們的意願絲毫不弱時，你們的一切怯懦與疑惑在『全有或毫無』而前傾落時！什麼是損失嗎？你們的偶像打碎了，——你們的注意日常瑣屑的卑鄙心沒有了，——使你們爲奴隸的鍊索斷了，——凡你們的怠惰奴性都沒了！什麼是獲得嗎？新生的意志，獨一的靈魂帶，翼的信仰；一種犧牲的歡喜，卽至墳上亦不怨訴的；各人頭上一頂荆棘花冠；——是的，這些將爲你們的戰勝的獲得！」

羣衆聽說，大呼被騙，有的喊殺伯蘭，速歸家，正遲疑間，見牧師長趕來。牧師長勸衆人回家，而且他亦不念

既往，但願衆人隨他歸去；伯蘭請衆人選擇，衆人都要家。區長急急的跑上來，對大衆說，港內來一隊整千百萬的魚，大衆速去捕捉，遲則無及，這是能養活人的實利，無須犧牲的便益，速去莫自延誤，大家聽說，都要去捉魚。衆人丟開伯蘭，有的說他說謊，下賤東西，有的說他不爲母親懺悔，弄死他的兒子和妻室，牧師長說他是壞基督徒，區長說他偷取建築圖樣；大衆趕伯蘭，以石頭擲他，他乃獨自走上高山。牧師長溫言慰勸羣衆，書記與教員的飯碗仍保住，區長且褒獎他們，大家都稱讚牧師長與區長的盛德，齊走下山去。於是牧師長問區長以港內的魚的事情，真是天與的機會；區長答，這是他的謊話，因爲環境的需要編派出來的。他們回看伯蘭，見有一人跟他，這是瘋女越提，牧師長欣喜的笑說，伯蘭若死，墓碑可這樣寫：「記念伯蘭。他有一個從者——一個瘋女」。區長作沈思狀說，現在他曉得羣衆判斷力的愚駭無定，實在難可捕捉，牧師長念一句拉丁文，與區長同下。

伯蘭獨自上山，陰雲四佈，將有風暴的樣子，山頂爲霧所遮，冰雪阻途，刺傷他出血；他止步回頭下望，數說人們的怯懦，卑鄙，縱是耶穌基督，亦不可救藥，他爲一段很長的獨白，疑惑自己在夢中，到現在方醒。忽然有聲

發於空中，說他定命與一切奮鬥，結果是喪失一切，他不能曉得他生來是爲地上的生活的。伯蘭淚下呼亞尼斯，亞爾夫（他的兒子的名）。亞尼斯的靈影現出，伯蘭向前，亞尼斯止他，因爲在他們之間已有一條鴻溝分隔；伯蘭問亞爾夫好否，亞尼斯說，很康健在他的祖母身邊，繼說，伯蘭有病，必先治好，方得聚首，重新生活。伯蘭問藥方，亞尼斯說，拋開他的主張：「全有或毫無」，即是治法。伯蘭不肯，謂若捨却「全有或毫無」即是生活，他怕生活了，他要亞尼斯隨他來，勿再在這種夢裏的生活中，似真的生活中。亞尼斯請伯蘭想想過去的一切，且謂，若有機會，他是否要再做，伯蘭答，定然再與從前一樣，毫不能改；亞尼斯責他，兒子因此死了，她亦因此犧牲了，伯蘭說，這是無可奈何必要如此的。她更說，若伯蘭不改，永遠在迷途中，永遠不能見上帝，伯蘭堅持他的意志；霧來遮住靈影，似作崩裂狀，喊出這一句：「死罷！世間既用不着你！」伯蘭呆立片刻，似鷹飛過，覺有物來按他的手，說：「那就是容讓！」

瘋女越提持來福槍趕來，問伯蘭看見鷹飛過否，她要追牠；伯蘭說她幾句，轉身走，越提看他用一腳走，問伯蘭。伯蘭答爲大衆打破了，而且頭額亦受傷，越提說，

現在她曉得他是最偉大的第一人，繼要看伯蘭的手，說他是背着十字架的救主，「你是被釘死的他！」伯蘭說自己不過是世間最微賤的小虫，當不起這些稱呼，越提指高山上的冰雪做的教堂，要伯蘭去那裏做她的牧師。伯蘭忽然警覺，說他現在要光明，求和平，溫愛，哭着呼耶穌的名字，「從今日起，我的生活將改變，要溫和與豐富；打破堅硬的外殼；今日我方痛哭，能跪，能祈禱！」他跪伏在膝下。越提向山頂瞪視，說鷹在上，瞄準開槍，山谷響應如雷鳴的滾下；伯蘭驚起，越提狂呼鷹下來了，這是從上崩下的冰雪塊，她見冰雪塊的巨大，駭怪的跳下去。伯蘭爲冷雪所捲，喊道：

「請於死神之口答覆我，呵在天的上帝！人類的意志是否能全數，整個的得超度，解救？」

冰雪葬埋他，全山谷填滿。在響雷般的震撼中，有聲喊出：

「上帝是愛！」（完）

以上的總括及徵引，是看英譯劇本的記憶與法文的排演所合成，自然是任意與隨便的掠取，或有遺忘，或有錯誤，當然不能避免。私心實希望有人能取多種譯本參考互證，翻成中文，這種工作，定非徒勞。我們曉得「伯蘭」

「劇乃易卜生顯名之始，從其全部作品上看，有類乎中心，即易卜生自己亦視之爲十分得意之作；易卜生是求「絕對」的詩人，他曾對友人說他的欲望是在：「達到人可能於偉大與明白中得到的最大的完全」，假使達不到，「我則要死去」。他不單在美學方面要「絕對」，在道德方面，亦求「絕對」，這在「伯蘭」中表示得很明白；作者的思想可以從此窺見。此劇充滿哲學思想的獨白或對話，根本就是要求「絕對」，凡相對的都在排斥之列；這是極端的個人主義。極端的，真正的個人主義——這我們應先明白——與卑劣的自私自利主義截然相反；前者擴大自我，化自我爲宇宙，所以用全神奔赴，到處犧牲，犧牲自己亦所不惜，後者只求保守，死按猥瑣如毫末的自己，惟恐有纖微的損傷，所以卑鄙怯懦，披一毛利天下亦不爲。許多人不能辨別於兩者之間，肆詆個人主義，以爲個人主義與自私自利者相同，只求溫飽，這是何等的錯誤！試看歷來的偉大人物，那一個不是想以自己的理想轉變全人類，但這種轉變的工作乃無可比擬的苦戰，須要無價的犧牲，所以個人主義就是犧牲主義。必犧牲乃見所謂個人主義，比諸自私自利者，即天淵之隔，亦莫喻其萬一；至假個人主義之名爲自私自利之實，更不足論，而滔滔者則皆是也！

讀「伯蘭」者，或以爲伯蘭的這種「全有或毫無」的超人精神，是詩人的幻想，乃子虛烏有之談，實則不然。我們試想，即我們自己，在日常行爲之間，不是有許多低等的欲望，我們因求更高的理想，而將其犧牲嗎？不是有時將自己愛吃的東西給飢人嗎？真正的說，人類的進步即在於人能因高尚的而犧牲卑下的；人從獸進化，是人性與獸性的戰爭，慢慢的犧牲獸性而超至爲人性，「超人的」又與「人的」戰爭，求達於至善之境。這是宇宙間的一種永常的爭鬪，最平庸不過的，除非甘居下流，願重歸於禽獸者，莫不如伯蘭的時刻在奮鬪，在犧牲！伯蘭不過是放大的我們，而所謂藝術即在爲適當的放大，我們要曉得真正的偉大藝術家斷不會說謊騙人的；所以易卜生的伯蘭是永遠存在的一個險孔，表現一種普遍的真理的作品。伯蘭豈不愛他的母親，豈不愛他的小孩與亞尼斯，但因要達到他絕對的理想，乃不得不忍痛的割愛，我們聽他對於他的孩子的命運，對於亞尼斯的愛情的表白，我們可以猜得在他思想中的驚心動魄的辛苦掙扎，他的靈魂實在已寸寸碎裂了！有人將「伯蘭」比諸但丁的「神聖的喜劇」，稱之爲「神聖的悲劇」，的確是，這種對人世所有一切的悲壯戰爭，有些非人的而爲神的。幾乎人世的一切都在調

和與容讓中；調和與容讓是「人的」，不錯，但要留心，調和與容讓的惰性，將使人復歸於禽獸！對人世所有一切的悲壯戰爭，對調和與容讓的誓不兩立的戰爭，固然是神聖的或超人的悲劇，其實則不過是使人為「更人的」悲劇而已。

中國人從來以調和容讓為訓，遂致人心衰弱，國勢萎靡；結果養成這種不可救治的病根：懶惰。真真說，只有懶惰人，纔講調和容讓，也因調和容讓足以偷安，遂更助長其懶惰；久而久之身心麻木，不單不為，而且不能為了！由是事事都要倚賴人，國家大事如此，個人小事亦如此，這樣，與所謂奴隸性，簡直沒有什麼分別！懶惰，懶惰，你實有無限的化身，無窮的形式，混雜，顯現在中國人身上：袖手不為是懶惰，想一蹴即幾，想頃刻見效，又何嘗不是懶惰？世間是廣大無邊的戰場，人事是相續不絕的戰爭，願束手待斃或想一勞永逸者都是懶惰鬼。想除懶惰，當先打破傳統的調和，中庸，容讓，……等等；我們要深的感覺到調和，容讓等第一類東西，實與所謂生活不相容，到現在還講調和，容讓，直是尋死路。我們當記起伯蘭，記起伯蘭的「全有或毫無」；我再引與此意相類詩作結：

……
甯遂死以流亡兮，
余不忍為此態也！
鴛鳥之不羣兮，
自前代而固然；
何方圓之能周兮，
夫孰異道而相安！
（屈原離騷）

看過「伯蘭」的排演後，隨翻新近出版的「兩世界雜誌」，中有篇講「伯蘭」如何產出頗詳，不厭煩碎，更撮述之如左。

「伯蘭」於一八六四五年間寫於羅馬，在前易卜生已作有九種劇本，他實在是有經驗的作家了。但當時那威的文學界，貧乏得可以，文字生活，無有誰敢嘗試；易卜生是想以筆墨作生涯的第一人，其失敗是當然的結果，一時貧窮困苦之狀，難以描述。他還有妻子待養，失望之餘，幾欲為海關人員。忽於此時，易卜生認識同時大作家伯約生（Bjornson），受他的影響，勇氣忽振；易卜生從政府請一筆旅行費，欲到意大利旅行。政府本有此例，准他所請，但他有債務，津貼又少，後得友人之助，清了欠

債，遂得成行。

在他決定旅行與實地出發之間的幾個月中，發生重大事件，促他爲「伯蘭」的創作。一八六四年普魯士與奧大利聯軍，從丹麥國奪去斯列斯克（Slesvig）公爵區，隸屬於普魯士；那威與丹麥爲唇齒之邦，而且當時那威人盛倡蘇堪的那維亞主義，那威、瑞典、丹麥三國應相幫助，所以當時那威人聽見普奧兵打丹麥，皆激昂慷慨，主張派兵浮海援助。易卜生是熱烈的蘇堪的那維亞派，作詩在會場中誦讀，以激勵民衆；然而，事實上，那威只能空言的吶喊，不敢爲實力上的援助，即派兵亦必失敗，所以丹麥終於屈服了。易卜生見國人徒執空言，甚以爲恥；在他的意思，這並非利害問題，是道德上的義務的絕對必要。他曾以下的理據答覆人：一個國家雖因盡義務而戰敗，但由此即證明其應得存立，將來亦必存立；若這個國家以卑怯的手段避免失敗，牠即因而滅小，且有滅亡的危險。那威救丹麥，所對着的，非政治國際上問題，猶之伯蘭所對的非宗教上問題，唯一的，唯一的，這是道德上的義務的絕對需要。

易卜生不久上路到意大利，經過普魯士，見從丹麥獲得的戰利品，受深刻的印象。像他生長於濃霧沉黑的北方

的人，一到太陽光耀的意大利，自然十分稀奇；他比較南方的氣候風物，他懂得那威地方的粗糙嚴酷，而且歷來文人所歌唱的，在他看來完全是謊言了。他認識那威，他愛那威，但因此次丹麥事件，他憤怒國人的卑怯，所以他將「伯蘭」置在荒漠近海港的冰山雪窖間，表國人之無情冷酷。他將實地的風景，竟不緣飾的描出，他所用的完全是現實的藝術。「伯蘭」在那威文學上實開一新紀元。

易卜生到了羅馬，得一友人指導，遊各處勝蹟，他這位友人在羅馬頗久，所以易卜生得無困難的認識古代的羅馬，歷史上的羅馬。同時結識寓居意大利的同國人，常相聚會，討論古典；有一天他的友人念一本游利安（Julian）事蹟的書，易卜生傾心諦聽，他於是起做「游利安」的悲劇的心。他此時會寫信給友人，說他的著作計畫，提及「游利安」，其實這就是「伯蘭」，而寫游利安事的劇，則直至八年後，以「皇帝與加利安人」的題目發表。

但此時易卜生心中的「伯蘭」是一篇很長的敘事詩。爲什麼他想寫「游利安」而作「伯蘭」呢？他在羅馬，見古代興亡的事蹟，因觸動心懷，乃欲作游利安，但同時他不能忘記那威，尤其是最近普魯士與丹麥之戰，那威人袖手旁觀，任丹麥失敗，即在這古蹟滿目的羅馬中，他亦不

忘其憤怒之情，這在他的通信中，可以看得出來。因此而有作「伯蘭」史詩的計畫，不過心中對於這史詩的結構，尙十分模糊，所以同時他又留意「游利安」；他想將兩種著作同時做成。待「伯蘭」的大致已定好後，他決定放下「游利安」，先寫「伯蘭」；這兩種東西，一寫古代，一寫現在，似很不同，實則從同一個思想發出。易卜生在通信中常說，他在「伯蘭」中討論的問題，完全不是宗教問題，單是意志的問題，對於理想的忠實問題；他研究游利安，我們可以說，亦非爲宗教問題。游利安禁止基督教而重興異教，在易卜生毫無關係，他不過感於古代羅馬的滅亡，因而想到現在的那威；那威人對丹麥事件，毫無能力，在他來看，這種國家是不能存立的；由此我們可見「伯蘭」與「游利安」在易卜生心中的關係密切。

他於是先寫「伯蘭」(原名爲哥爾岡)，用幾千句的詩組成，而其中的事蹟亦留不少他在意大利時的記念。當時在意大利的那威人，常爲公同的聚會，尤其是文人與美術家，「伯蘭」中的亞尼斯斯有好幾點是寫其時的一位女士，而埃奈爾亦有所根據。易卜生寫「伯蘭」時，心中感到滿足，雖然經濟困難，亦沒有覺得不快活；同時克利斯地安那(Christiana)的劇院請他做主任，他不願放棄著作

家的生活，雖這樣的一種位置，他亦堅決的拒絕。

此時「伯蘭」的形式是敘事詩，其中人物與現在的「伯蘭」差不多一樣；易卜生覺得單用言詞的宣說，不足充分的達出他的思想，還須要動作。有如伯蘭，若像平常的牧師一樣，單在那裏宣講他的主張，沒有實行以證明，終是軟弱無氣力；他的計畫遂一變，他懂得實行與動作是傳達他的思想的最重要原素。於是詩的形式應當改變爲劇的形式。

這種改變，是經過長期的苦思的；一八六五年，他的朋友都走了，他自己與妻子獨居鄉間，一次到羅馬遊覽，靜觀聖比哀(Saint Pierre)教堂，心中豁然開朗，他寫給伯約生的信中說，現在他就明白他所要的形式了。他於是開始寫「伯蘭」詩劇，這五千多句的詩，四個月即脫稿，而醞釀之期則有十四個月之久。這個謎怎樣解釋呢？爲什麼他靜觀聖比哀教堂而領會呢？

一個人當感情爆裂至最高度的時候，說的話，寫的東西，必紛亂無序，如感情的激動一般；必待這種情緒平息後，纔能寫出內外和諧的偉大作品來。易卜生寫「伯蘭」，因惱怒那威人的怯懦，坐視兄弟之國戰敗而不敢救，他的這種憤怒在羅馬與友人聚會時的演說，及通信中，都表示

其至濃烈的最高度。他於是用敘事詩的形式寫「伯蘭」，待他的激烈情緒漸漸平息，他覺得這種敘事式，不適合於他的思想；因伯蘭實在是易卜生自己，他想於此表現他的主張，描寫他的要求絕對的獨一理想。這樣，自應與一時的環境，情勢，脫離關係，迺出自己為普遍的敘述。但當情感正盛時，他把自己與他的人物及當時的事實混雜為一，不能清楚的分別，所以此時的易卜生的苦心焦思，是難以形容的。一旦看見肅穆和諧的偉大建築，聖比哀教堂，他即懂得他所要來表現他理想的形式應是那一種。在原始的「伯蘭」，用敘事詩的形式甚為適合，但在他理想中的「伯蘭」則非戲劇的形式，不足盡意。所以現在的「伯蘭」找

不出丹麥事件的痕跡，固然這件事做導線，使易卜生寫伯蘭，但一步一步轉變，一步一步進化，本來是指斥，反對那威人怯懦的史詩，終畢乃為指斥，反抗人類心理的卑怯的戲劇。而即至此，方完全顯露出真正深內的易卜生。自有聖比哀的啓示後，四個月即寫成這本不朽著作；易卜生將稿子送與書舖印刷時，怕受國人的激烈反對，結果不然，他反因此劇而得大名。讀「伯蘭」的，都曉得伯蘭是易卜生自己，即他亦再三有些謙虛的說，這是當最好時候的他；是的，必為他，大無畏的天才，方敢向前與舉世為絲毫不退讓的血戰！

前進

第一卷 第四號

目錄

黨的前途——一個關於革命同志聯合的提議……	桑土
中國農民問題……	公孫愈之
怎樣訓政，怎樣建設？……	觀復
官僚與革命的建設……	艾
談腐化……	詒

中日紡織業之現在與將來……	達
東三省之鐵路問題……	咸
反共與民衆運動……	堂
炸車事件與東省將來……	余
	穀
	崇
	熙

中國革命與國際現勢

從子

這是我在浙江省黨部各縣市黨務指導員訓練講演大會的講演稿，當時因為身體不好，在講台上就講的很雜亂簡略，差不多只是一個大綱。講演完後，省黨部各同志怕報上的記錄有誤，即囑我將講辭自己記出預備印行，返京以後，李超英同志又來書催促，然而我的身體還是這樣不行，無可如何，只得仍舊寫一個大要以應，簡略的地方，要請同志諸君原諒。

七，三日於南京軍校。

欲明白中國革命在現今國際外交中的形勢，則第一須知道中國在國際間的現狀與中國革命的特殊性。中國所處的現狀是怎樣？總理說是在次殖民地的地位。不錯，中國向來便是資本帝國主義各國謀解決其無法解決的政治與經濟的矛盾的地方。他們以中國為銷售貨品的市場，以中國為投資資本的投資地，因為此時的世界，只有中國這一大片土地，具有衆多的人口與富饒的資源，而尚沒有專屬的主

人，實儘足以資他們的侵略，為資本主義的續命湯。所以自十九世紀以來，各國的眼光即羣集於中國，太平洋的風雲日緊一日。美國既自夏威夷菲律賓而東來，更鑿巴拿馬運河以溝通大西洋與太平洋的交通，一方面更有所謂三A政策，欲自America，經Alaska以進窺Asia，覬覦我滿蒙。英國亦有延長三C主義為四C的野心，即自Cape Town，經埃及Cairo，達Calcutta，由此以窺伺China，圖謀西藏。他如俄國之西伯利亞大鐵道，德國之三B主義，其目光所注，司馬昭之心，固盡人皆知。

但是，這樣的局面，自經資本帝國主義互相火併的大戰，形勢一變，即我國倘能奮發圖強，則當此時機，實不難由次殖民地，由列強用以解決其政治與經濟的矛盾的地位，一轉而為解決列強政治與經濟的矛盾的地位。蓋時至今日，資本主義發展的矛盾，已只有一天天的尖銳化，深刻化，由最近反動勢力的橫行，資本主義雖表示一時的安定，但實則內部的矛盾衝突益烈，實愈見其瀕於沒落的命

運。而我們中國的革命，言其遠大的使命，即負着打開此瀕於沒落的資本主義而另闢新局面的責任。這是由國際形勢所造成的中國革命的特殊意義。惟因我國事事落後產業不興的緣故，我國的革命更具有他種特殊的性質，與歷次各國的革命不同。茲舉其犖犖大者四點如下：

(一) 中國革命是在求中國政治的統一，故須打倒割據一方的武人軍閥，其性質大似十九世紀德國與意大利的統一運動，與俄國共產主義的革命固絕不相類，與土耳其反對英人傀儡的君士坦丁政府之革命，亦微有區別。

(二) 中國革命是發生在殖民地國家的革命，殖民地之政治的經濟的統治者為帝國主義國家，故中國革命始終為反帝國主義的。但其反帝國主義，與俄國之以共產主義的立場而存心反對者不同。

(三) 中國革命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因為中國自秦始皇破壞封建制以來，官僚政治即與舊日的封建勢力相結托，自成一政治的集團，以壓迫民衆。國民黨既代表民衆利益而革命，總理的三民主義，第二便是民權主義，故中國革命之應打破官僚政治實是不容懷疑的。至如俄國革命，雖亦曾着力於沙皇政治之

打破，但其目的在實現無產階級獨裁，與我之求民權主義之實行，使一般人民俱得享有直接間接之民權者不同。

(四) 中國革命是民生主義的含着社會主義革命性質的革命，因為處在資本帝國主義壓迫下的中國，則不平等條約得以廢除，關稅得以自主，還是不敷的，在中國，要推翻資本帝國主義之政治的經濟的勢力，到底非建設強大的國家資本，不能與之相對抗。故不僥倖為避免資本主義過去的錯誤，而論革命形勢，也是必然的非走非資本主義的道路不可。

總之，中國的國民革命，對內是在打倒割據的軍閥，以求政治的統一，打倒傳統的官僚政治，以建設民主主義的政治；至於對外，則必然的在脫離資本帝國主義的統治，以求民族之自由獨立，——經濟的獨立與政治的獨立。前者非本題範圍，茲且從略；關於後者，則處資本帝國主義漸趨安定之今日，其於我國革命前途的影響，實有可得而言者。

我們放眼世界，可以看出兩個很明顯的陣營，一是資本帝國主義的，一是反資本帝國主義的。在反資本帝國主義的陣營中，實含着三種不同的勢力：(一)是以共產主

義的立場根本反對資本主義的蘇俄，(二)是以民族自決主義的立場反對資本帝國主義的統治的弱小民族，(三)是以無產階級的立場反對資產階級的壓迫剝削的勞動運動。我們的國民革命便是屬於第二種而含有第三種的性質的，因為我們不但是在帝國主義的統治下，我們還是在國際資本主義的剝削下，我們固須推翻帝國主義各國的統治，我們還要打倒國際資產階級之剝削，非如此，我們即無從獲得自由與平等。

當此之時，資本帝國主義為保持其殘壘，維持其殘餘勢力，自然要對一切反資本帝國主義的勢力下總攻擊。於是於蘇俄，當其革命初起時，各國即一致聯合，肆其壓迫，並援助白黨使之搗亂於內，情形大似法國大革命時，各國一致援助王黨向法國的革命勢力進攻一樣。但是那時正當大戰之後，資本帝國主義各國元氣大傷，不勝疲憊，眼見白黨次第為赤俄所削平，俄國的勢力又非一時所得而鎮服，於是只索罷手，並為謀歐洲戰後經濟的安定起見，不惜與蘇俄恢復通商關係，承認蘇俄。此時，蘇俄亦因戰爭及施行共產主義的緣故，弄得經濟破產，民不聊生，不得已也只好與資本帝國主義各國妥協，以重振其國內的產業。這樣兩方雖表面一時妥協，但是暗地却仍鈞心鬥

角，繼續作戰。在蘇俄方面，一方援助各國的勞動運動，使之自內起而推翻資本主義的統治，一方援助弱小民族的獨立運動，使之起而拊帝國主義之背。同時，在資本帝國主義方面，為造成強固的反俄聯合戰線起見，自道斯計畫，羅加諾會議以降，其政策無非一方面謀消釋內部惡感，一致團結，一方面則以謀戰後經濟的安定，以充足反俄的實力。道斯計畫解決賠償問題，可說是消除法德惡感的一種表現，羅加諾會議則為拉德國使入資本主義方面，以造成反俄的大團結。

然自近年以來，俄國方面的反攻，竟着着得勢，西歐方面，勞動運動蜂起，英國五百萬人的大罷工，實為空前所未有，同時亞洲方面的民族運動亦如火燎原，勢不可遏，土耳其波斯阿富汗既先後獲得獨立，印度半島亦枕陸不甯，而中國革命的進展，尤使資本帝國主義各國震駭莫名。資本帝國主義各國於是亦起而為防禦戰，在英帝國主義之領導下，一致反俄，英國自己竟不惜犧牲其巨大的商業利益，對俄絕交。為鎮壓革命勢力起見，於是不顧一切，盡量反動。在國內實行法西斯帝的政治，竭力鎮壓勞動運動，在國外，則不顧一切人道正義等好聽的名詞，拿出狎獮面目，調兵派艦，對各弱小民族的革命運動，與

以極慘酷殘忍的摧抑，一方面，並於沿俄邊一帶，造起反俄的防綫，從北冰洋岸之芬蘭起，直至黑海灣頭的羅馬尼亞，以防蘇俄勢力之西向發展。

以上便是蘇俄與資本帝國主義各國相對抗的現勢。惟蘇俄之援助東方弱小民族獨立，其動機本是爲的自利，想藉東方民族之獨立運動來增加其反資本帝國主義的聲勢。不然，倘是真正的爲着革命，那末苟非別有用意，決不至抹殺事實，不顧經濟的客觀的條件有否具備，想在生產落後的中國，實行無產階級革命之理。考共產主義，即在蘇俄本國，亦嘗以實行失敗，於是乃退而爲國家資本主義之新經濟政策。蘇俄尙不能實行，乃必欲強施之於我國，吾真不知其意何居？若說是爲的革命，則我國今日之需要，乃求民族之自由獨立的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而非無產階級獨裁的共產主義革命，蘇俄當局甯不知之？質言之，其動機無非是基於偏狹自私的心理，強人類我，以在西方的共產主義革命計畫的失敗，因而謀桑榆之收，以遂其世界革命之野心而已。

閒話休提，却說自我國去年清黨反共，進而與俄絕交，於是俄國在東方的勢力，即受一大打擊。俄國爲保持其在東方的地位起見，於是乃別求與國，恰好日本爲對抗

英美，得以恣意侵略我國起見，亦想求一強力的援助，於是以前原，後籛等之使俄，日俄關係乃趨於妥協。日俄密約之說，喧傳一時。同時，英國方面以我國革命勢力的進展，在華利權大受損害，加以英美對抗的形勢，自三國海軍會議破裂以後，日益銳化，於是在東方亦很想拉攏他的舊友日本，日本爲得自由肆其對華侵略起見，也樂得彼此妥協，據傳以西藏方面的交換，兩國已有諒解。日本這樣拉攏於英俄之間，兩方討好，遂得毫無顧忌的實行其對華侵略。由此可知此次之山東事件，日本是已早有布置。即與美國，在去年底以雷芒德（Thomas W. Lamont）之遊日，曾有摩根銀公司向滿鐵會社投資之傳說。獨怪我國當局，昏聩糊塗，任人擺佈而不自知耳。

遠東方面之形勢如此，歐美方面的形勢怎樣呢？則資本帝國主義之各國，雖一般情勢已漸恢復至戰前狀態，但內其部，實無可諱言的含着不少衝突與矛盾。歐洲資本主義各國雖有產業同盟，國際經濟會議等設施想竭力謀彼此的團結，但是其力到底不能與新興的美資本主義爲敵。歐洲現狀是一步步的逼着不得不俯首受美國資本的支配。德國各地之到處美國化，不過是一個很明顯的現象。因經濟權力之轉移，於是政治亦漸漸爲美國勢力所左右。裁軍

會議的主動是美國不必說，最近的非戰條約，也是美國發起，其意實在奪國際聯盟的地位而置之美國之下。以歐洲的盟主，不但是歐洲，以全世界的盟主自居的英國，當此之時，見美國之着着進逼，到讓無可讓的時候，自然只有頑強的反抗。現在差不多可說是到了時候了。

歐洲資本帝國主義各國這樣在一方面有蘇俄的威脅，在他方面復有美國的壓迫，形勢自然是很不利，但是不止如此，在各國之間，還有內部的衝突。法德兩國的感情，雖然經過了道斯計畫的實行，安全保障條約之訂立，但是始終沒有消除敵意。在法德兩國，右派的勢力都得很勢，我們於此就可窺見其個中消息。同時，法意兩國，亦很不和。意大利想伸足巴爾幹，獨霸亞得里亞海，當其衝者為南斯拉夫。南斯拉夫是法國指導下的小協約之一，且是法國的同盟國。故因法意兩國之對抗，巴爾幹的風雲，時時有一發而不可收拾的危機。再，法國之強大，把波蘭及小協約三國都置在自己勢力下，儼然中歐盟主，這是英國之所忌，故英國外交，甯親意而疎法。但是意大利在地中海的發展，在東非及阿拉伯方面之得勢，於英國海權，亦甚有影響，所以一方面英國亦要顧忌意大利。近頃以來，張伯倫的外交，竭力想調和法意，他也知道英國的地位是左

右作人難的。

這是帝國主義各國間內部的衝突，還有使歐洲資本主義不得保其安定的局面的，那便是各國境內弱小民族之不安與勞動運動的發展。歐洲資本帝國主義各國在亞非澳各有其殖民地，近年以來，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如火燎原，成為列強各國之大患，茲且擱過一邊不說。單說自凡爾賽和約以來，以疆界之改變，於是有許多德奧人民，現在却隸在波蘭，捷克，意大利的統治下，受異國政府的凌虐；還有斯拉夫與匈牙利的人民，現在却歸割受拉丁國家羅馬尼亞之統治。因此之故，歐洲各地，到處漲着不安的空氣，加着年來因生活之困難，勞動運動的聲勢，日益張大，動搖不安的情勢乃更甚。雖然以資本帝國主義各國當局之蠻橫壓迫，極力取締，（如英國有勞動組合法，法國有國家防衛法，日本有治安維持法，暴力行為取締法等，並且各國更以此為不足，竟實行廢止八小時勞動法，）一時表面現着平靜現象，但其不安的氣分，必定更為深入擴大，慢慢的蘊釀着，到了機會，是不難轟然爆發的。

我國所處的地位是這樣，我國國民革命的特殊性是如此，而國際間的形勢則是這樣，然則我們的革命，到底應取何種步驟呢？資本帝國主義，我們是無論如何要反對到底

的，但是同立在反帝國主義戰綫上的蘇俄，他的強人以類已的偏狹態度，也是我們所不能默爾看過的。於此，我們如欲打破在外交上的孤立局面，造成廣大的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綫，則總理在遺囑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的話，是值得我們深長思的。同時，土耳其波斯，他們的革命，與我們的國民革命差不多，他們所處的地位，也與我們相似，據此，他們在外交上的經驗，實在也是值得我們的參考的。

我們的外交，向來是處在被動的地位，沒有自主的外交。自然，這在次殖民地地位的中國，是無足深怪的。但是現在，我們的革命，不是想打破這大殖民地的地位麼？爲

什麼我們的外交，仍依舊被動，不能拿出自主的革命的外交手段來呢？我們要知道，我們的革命，不但是在求中華民族之自由與獨立，並進而援助他弱小民族的解放，以我們現在國際間的地位，我們的革命，還必然的負着一種打開此資本主義的矛盾的局面，而另創自由平等的新世界的責任。我們若能拿出革命的自主的外交手段來，則國際政治的重心，固不難由歐美各國，移轉入我的掌握。否則，吾見其被人宰割而已，根本談不上外交！亦根本談不上革命！然而現在的外交當局，恰正低聲下氣請求各國修改不平等條約也！

(完)

中央畫報

上海中央日報新增中央畫報，每逢星期日出版，內容豐富，極有藝術價值。隨報附送，不取分文。零售每張三分。

上海望平街中央日報社

現代的文學

上田敏著 嬰行譯

二、英美小說與大陸小說的比較——自然派小說

十九世紀的小說有二種：其一是描寫風俗的小說，法語爲 *Roman des mœurs*。其二是性格小說，法語爲 *Roman de caractère*。這一種到了罷爾碩克(Balzac)而合併。然別的作者，亦因自己的技倆或趣味而傾向着二者中的某一邊。描寫風俗的小說大都容易傾于客觀的，描寫性格的小說大都容易傾于主觀的。在千八百四十五年以來的三十年間，這二者中的客觀的即描寫風俗人情的小說流行着，這一派的旨趣，是如實描寫自然，寫出實際，描出真實的真實，寫出 *vérité vrai* (真的事實)，即所謂「自然派」(Naturalism)。這主張中當然含着很多的真理；這主張的一面，尤其是與近代自然科學有關的一面，在自然科學不滅亡的限度內總是可爲藝術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自然派的一面有這樣的確實的真理，但科學與藝術是不同的。其差別，前者用理來分析，後者則訴于情而綜合地味得。故過

于拿小說來同科學結合，就發生弊害，而缺乏趣味。其缺點即雖能精細描寫外部，而不能寫出其中心。這缺點於二三十年來已經暴露，自千八百八十五年到今日，可說是其反動的時代了。自然派在歐洲衰微了，只從外面描寫社會，人情，風俗的小說，人們已經看厭了。這自然派的小說的反動，就是性格小說的流行。性格小說即解剖某一個人的心而描寫出。從前的性格小說，是努力于細寫一個人的性格的，且大多是描寫著者自己的性格的，故其小說幾近于自敘傳。現今則不然，雖然描寫性格，雖然描寫一個人的心，但其一個人的心爲全社會的縮圖，可在其中看出一小天地。所以不僅從外面描寫社會，而取一個代表人物或非常奇拔的例外人物來描寫，而一并表現其時代的社會。這是小說的大體方針，至于其寫法，則用極精細的，穿透人的心底裏的微妙的，細寫方法。從外面看來，現代的小說界

正在混亂的時代，不能辨別那一種是最流行的小說的定型。但現在的人正以沒有定型為誇點。隨了自己的好尚，依了自己的智識的範圍，而着眼于各種方面。不但在小說，在其他的精界，現代的特色，一方面是同情，同時他方面是誠實。即一方是Sympathy，同時他方是Sincerity。拿了這兩者而大胆地描寫一切人類社會的，或人心中的一切變化，一切狀態，而毫無忌憚，便是現今的人的特色。

英美小說與歐洲小說之間，有很大的差異。簡言之，英美的現代小說缺少文學的價值，所及于人的思想界的影響也小。故有心人往往不能讀了英美的小說而開悟或有所得。就小說而論，英美的思想界是很貧乏的。反之，僅就小說看來，歐羅巴大陸，尤其是法蘭西，德意志，意大利，俄羅斯等，思想界的進步很多。現代小說界的偉人，在俄羅斯與法蘭西最多，意大利，西班牙等處也有小說界的大人物。但這在研究英吉利文學的人却是遺憾。試看這三十年間或五十年間，在英吉利誰是小說界的巨人？或在亞美利加誰是小說界的天才？即有，也不過一人二人，且與現代歐羅巴大陸的多數人不足比較。

所以英美小說界雖有二三偉人，也並不在英美大得人

望，並不被全國民尊敬為非常的文學者。他們也不顧國民的冷淡的態度，只管用其微小的天才的力來孤立而著作。藉極少數的有限力者的扶助，費了數十年間的苦心，終於贏得名聲。英美所流行的小說，大都是二等三等，或四等五等的一般人所歡喜的東西。

這是為甚麼原故呢？因為英國的社會，美國的社會，對於文學的態度與別國的態度大不相同。美國是新近創立的國，姑置不論；英國是從前的社會與今日的社會情形大變的國。十八世紀以前，這原是文學上雄飛的國，在文學的各方面多優越。近代歐羅巴的文學，其發源不在法蘭西，必在英吉利。但入了十九世紀以後，英國的良好文學集中于詩歌，即集中于韻文了，在這方面有優秀的作家出世。所以在韻文上，現今的英吉利亦不遜于歐洲大陸，人數也多。小說，在十九世紀中葉也有很好的作者。但因為與政治界同樣地到了平民主義，民主主義，即多數人民得勢的時代，就產生一種多數民衆所容易懂得的文學，小說，變成趨向衆意的阿世的態度。小說家但求能使人泣，能使人笑，不觸多數人的忌避，不招多數人的誤解，避去他人的抵抗，而博衆人的喝采。所以十九世紀的英國詩歌雖然優良，而小說漸漸墮落了。在亞美利加，小說的讀者

衆多起來，這傾向愈甚。所以英美的有心人，不在小說中求慰藉，不在小說中求興味。而甯在論文及小品文之類中發見好的思想，于是小說愈加被輕蔑。小說愈加被輕蔑，就愈加墮落了。

英美唯詩歌可尊而小說漸趨衰墮，其理由已如上述。然其更深一層的内面的原因是甚麼呢？簡言之，是因為英美人尊重商業，過于貴重金錢，過于注目于實行的方面，而怠于無形的思想上的活動，以致造成這樣的結果。又因為不像德意志或法蘭西，始終不受着思想上的刺激。英吉利與亞美利加，限于一個島或一片大陸，在思想上差不多是鎖國。其中特別優秀的人原不一定如此，但一般民衆皆有鎖國的傾向。雖然是自由貿易的國，但思想上却是保守貿易的國。種種的思想的輸入須出繁重的關稅，頗不易為世界的大勢所動搖。因這原故，他們對於近代的難問題有忽視的傾向，這不是思想的愈加落伍麼？

如上所說，英吉利是這樣不良的。然而並非全部如此。英吉利的富，是貴族有巨產而平民依然貧窮的。其思想上也如此，大有貧富的懸隔。優越的人非常優越，尋常人竟是无學——或不致無學，但少有能自進而考察問題的人。故英吉利是思想沈滯的國，有偏見的國。這在一方面看來

是好的，但在思想上是漸漸衰微下去的原因。對於人生的問題，當然沒有人說好說壞，即在社會的改良，道德的增進上，其實如何，全體人類情形甚樣等觀察，在英美人也不要正面觀看，他們歡喜在臭的東西上加蓋。故大陸的人稱之爲「British Cars」，就是對於他們的在臭的東西上加蓋的主義的嘲笑的名稱。人們對於壞的東西往往不要看。對於與人無關係的事，英美人很注意，而對於與人有關係的事，他們反而閉目，這是他們的 Bourgeoisie 的態度。

所以在小說上，他們不歡喜描寫真的人生，無論風俗，性格，他們都不歡喜寫出真的人間的真相。他們不歡喜過于接觸根本的思想。例如人類社會中的根本的事實是「飢」與「愛」即 Hunger 與 Love。這真是事實，猶之在人生的內與的發條，是活動的根源。但他們不歡喜描寫這種。寫貧民的悲慘的光景的小說，在英吉利沒有人要買；寫伯爵夫人，侯爵夫人的所謂「Society Novel」即描寫交際社會的小說，就很有人要買。他們自己不入交際社會，讀小說而在空想中出入於交際社會。所以普通都把小說當作消閑物而讀。寫現今的社會中的貧民情形的，所寫的是極惡的方面，故他們不要看。又在人的愛的方面也是如此，關

於戀愛的，在他們很嫌惡。但十八世紀中葉以前英吉利決不如此。十九世紀的 Trafalgar 海戰以後的 Victorian age 的英吉利，起了所謂偽君子的風潮，或偽善的行為，思想界多模仿駝鳥的態度。駝鳥被人追趕的時候，把頭鑽入叢草中，以爲自己的身體已經隱蔽了。這實在是極淺薄的求安的態度。所以像迭更斯 (Dickens) 一流的人，也絕不談起 Hunger 與 Love 的根本問題。只有迭更斯的友人薩卡雷 (William Thackeray) 是非常優越的人，又是蒙大陸的影響的人，故最爲開通。薩卡雷用大陸的態度而當面觀看社會，然其在一般社會的人望反比迭更斯輕得多。

英美入了十九世紀，在言語上也大戒嚴，對於人類社會中的某一部分的事件竟不得公言了。例如在女人面前不得說起「禪」之一字。這樣窮屈的社會，在希臘，在羅馬，在歐洲大陸，都沒有，只有英吉利有之。英語中有 [bell] 一字，但這在英文中決計不用。詩歌中特別許可，但在普通文章中決計不用。甚至連 [howel] 一字也不行，連 [legs] 也不用。又像「臀」這種字，也不直接說出，而以「後」等字來代用。倘直接說了就惹人笑，但在必要的時候是不妨的。「聖書」中明明說着。「聖書」是非常的 Outspoken 的文學。「聖書」特別許可。故在英吉利，亞美利加，一

星期中六天不准用這等字，只有星期日一天許用，真是窮屈的狀態！有這樣的卑怯的態度，故決不能真實地寫出人的心。但莎翁等決不取這種卑怯的態度。試讀其 Romeo and Juliet，實在有可驚的地方。Juliet 的乳母對 Juliet 全無忌諱地說許多滑稽的話，實在可驚。倘隱去莎翁的名字而僅把這一部分寫出來給人看，當局一定要認爲了不得而禁止發賣了。然而英美人對於莎翁當作別論，因爲他是像神一樣尊貴的人，不妨視爲與「聖書」同列。但也有很頑固的人，列如十九世紀初的鮑特勒 (Bowdler)，讀了莎翁的作品說有非常猥褻之處，特別自己出錢，把不好的地方刪去或混過，而發行改正版。所以此後把大文學中刪除數處而特爲青年子女出版的書，名曰 Bowdlerized edition。

這種呆腔，在大陸實在是少有的。然而不是說大陸的人是對青年子女隨便地說出人類的一切活動的。不過對於文學的態度不同。英美人用輕蔑的眼光對付小說。在大陸則小說是文學的一種。尤其是在現代，小說佔着重要的地位。所以小說是認真的人成了大人後而方可讀的書，這觀念大陸人比英美人強。故青年子女所宜讀的書與大人的讀物是別種的。無論何人均可讀的，沒有文學上的價值而又沒有害的 'pures titles' 的書，給孩子們讀的冒險談，尤其

是除外男女關係的書，非常地多。但這等不能視為小說。小說是與劇同樣的認真的書。簡言之，他們尊敬文學，即使寫着的很亂暴的事，只要用嚴肅的態度來寫，決不能說是壞事。於是小說的作法也就愈加嚴肅，愈加大胆地寫出人生的一切情形了。但在英吉利，即使有人努力這種描寫，也沒有讀的人。倘是論文或學術的書，原有人讀；但倘說是小說，人就侮蔑而不要讀了。故嚴肅的小說的作者就愈加少起來。因這原故，英美在今日小說很不發達。

在英吉利的小說家中，其作品比大陸不遜色的人，實在少得很。就近年而論，前數年逝世的梅雷地斯 (George Meredith) 是其一。他的作品是十九世紀的誇物。還有一人，即湯馬斯哈地 (Thomas Hardy)。這二人是共負了英吉利文壇的立着的人。其他還有惠爾斯 (H. G. Wells)，基伯林 (R. Kipling)。又有孔拉德 (Joseph Conrad)，也是英文壇上有名的人，但他不是英人，是波蘭人。少時當船員，中年罷職，後做了小說家。這人是波蘭人，故用波蘭語作文是應當的，然波蘭語不能把自己的思想廣播於世界，又幸而他一樣地懂得法語與英語，故起初用法語來作，後來任在英國，就用英文來作，終於在英文壇上得了名。這人也可說是英文壇上的誇物，不過不是英人而是波蘭

人。這樣看來，純粹的英人的小說家竟少得很。只有近年逝世的史蒂文生 (R. J. Stevenson) 很有意義。這人死在南洋的 Samoa 島上。起初是生肺病，肺病是只要有錢就可保住性命的病。但這人患肺病而沒有錢，雖不休養，也只管生活着。患肺病者必居在溫暖的地方，所以他起初在法蘭西的鄉下地方著作，漸漸南行，到意大利，終於移居到加里福尼亞。這時候他的書漸有人要買，他就在這時候告奮勇，結婚了。此後移于沙漠亞島上去，一面養生，一面著書。書漸漸推銷，他的身體也非常強壯起來。然他的肺依然不好，強壯的身體要不過弱的肺，終於死了。但這人是蘇格蘭產，不能說是純粹的英人。

這樣看來，除了前述的二偉人以外，其他可數的簡直沒有。且二偉人中，梅雷地斯雖作出很好的作品，而沒有人要買。到了二三十年前始漸有銷場。那時候有限力的人評他為英國第一，世界第一，而追崇他。然而其書的推銷也不過與普通一般的作家差不多而已，通俗的小說家往往賣脫了自己的小說之後，立刻拿這筆錢到鄉下來買一塊大地皮。梅雷地斯在生涯中終於不見這種「成功」，只是聽了良心的命令而繼續努力。哈地則比梅雷地斯更為英人所不歡喜。因為哈地是半信叔本華 (Schopenhauer) 哲學的，

即抱厭世主義的，而厭世主義是維多利亞朝的英人的大禁物。做拿破崙時代的夢而坐吃昔日的遺產的人很多，故一說起這種事，就被視為故意騷擾世間的好事的論者。然哈地是厭世主義者，他的思想以為人間有運命，運命恰好比從前希臘的劇中的神，是蹂躪人間的善惡的一種可怕的力量。抱了這種思想而著書，故其書決不為世間人所歡喜。他是大家，然而他的書銷路也不廣。

講到亞美利加，實在難於舉名了。十九世紀初有亞倫坡 (Edgar Allan Poe)。這人生前非常受人攻擊。死後在亞美利加一般人之間批評也不好。然而亞倫坡一躍而為世界的詩人，世界的思想家。但倘說在亞美利加亞倫坡是第一詩人，亞美利加人必然動怒。他們非常稱讚郎費洛 (Longfellow) 等，却不許亞倫坡為亞美利加第一詩人。為甚麼原故？因為亞倫坡是飲酒家。這實在是無理的思想。亞倫坡以後，只有詩人輝德曼 (Walt Whitman)，但亞美利加人也厭惡他。所以倘用亞倫坡，輝德曼來讚美亞美利加文學，他們非常不高興。且他們所用的語不是真的英語，是亞美利加派的英語。近來有霍惠爾斯 (W. D. Howells)，作寫實的小說，又有近年死去的威廉乾謨斯 (William James)，及其兄弟亨利乾謨斯 (Henry James) 一九一六

年春逝世)。這人受法蘭西文學的影響很多。且不住在亞美利加而住在法蘭西，近年又住在英吉利，故不能說是真的亞美利加的小說家。這人的小說中有很有趣的描寫，然而很難解。前述的梅雷地斯的小說是以難解有名的，亨利的小說更為難解。試拿這二人的小說來讀五頁看，梅雷地斯的一讀就曉得是難的文章，亨利的初見似是容易讀的，但讀下去漸漸困難起來。前者是不懂的，故不懂；後者似是懂的，却不懂。且甚至文章不好。文章如何且不說，總之，兩人都是偉大的人。英美的小說界到這裏，非經一轉化決不能得良好的成績了。但這是照非常高的標準而說的。僅就現代而論，梅雷地斯，哈地，亨利乾謨斯等是英美小說界的最高權威的人了。

因了上述的關係，現今的認真的讀小說的人，奉為與詩歌比肩的嚴正的文學，而用尊敬的態度來讀小說的人，宜讀大陸的文學。現在倘有籠閉在書齋中讀迭更斯全集的人，我要勸其儘可讀莫泊二全集或屠格涅夫 (Turgenev) 全集。現代人讀屠格涅夫尤宜。迭更斯與屠格涅夫，是西洋文藝上的兩極端。

國人對於西洋方藥及醫學之反應(六)

江紹原

——小品二八四至二九一——

收到周啓明先生從北京寄下的醫學週刊(丙寅醫學社編輯)一份，招勉之，孫伏園兩君從上海報剪下寄來的新聞兩則，又伏園兄手抄的李衛改建杭州天主堂爲天后堂的石碑記。

二八四所引「癩園醫語」，是一個舊醫學學校所出的講義帶宣傳品。此種刊物，必不只杭州有，我見聞有限，敬求讀者代爲搜求。通信請仍寄：杭州下板兒巷十五號。十七年六月十八日。

(二八四)肝的葉數、部位、分量

(1)毛景義編輯的『中西醫話』中頗有些於我們有用的資料；但假使我用的石印本可靠，他有時只抄旁人之文而不注明出處，這未免可惜。例如我們今日要從卷四中引的一段，原實見唐宗海的『中西匯通醫經精義』卷上。

肝 舊說七葉，居左(石印本醫話誤作「在」)脅下，

非也。西醫云四葉，後靠脊，前連膈膜，膽附於肝之短葉間，膈即附脊連肝，從肝中生出，前連胸膈，肝體半在膈上，半在膈下，實不偏居於左。謂肝居左者，不過應「震」「木」東方位，自當配在左耳。(唐氏原書另有幾句也應引在這裏：『舊說言肝居左，西說言肝居右，然其系實居脊間正中。至診脈分部左右，亦從其氣化而分，非以形而分也。』)

(2)自號癩園居士的傅崇獻，著有『組織學翼語』與『癩園醫語』(翼語，未見；醫語卷一，成於民國十年，浙江中醫專門學校刊行，是否賣品不詳，浙江圖書館所藏，係該校捐入者)。關於本問題，『醫語』卷一頁廿七至廿九有傅氏與學生朱慶熙之下列問答：

又問曰：肝之形如葉，有七，左三而右四，並居於左。今西醫言肝葉只四而居於右，又曰居中。果在

左，在右，在中乎？其數又若何？

答曰：按『難經』四十二難云，肝葉，左三葉，右四葉；又按『難經』四十一難云，肝獨兩葉。楊氏注云：肝者，據大葉而言之，則是兩葉，若據小葉而言之，則多葉矣。按肝形，其大葉却是兩葉，而葉之下部分各分又爲二，此中醫之所謂兩，西醫之所謂四者，殆即指此耳。至於所居部位：西醫曰肝在於右；中醫『刺禁論』曰，『肝生於左』，滑氏注云，『肝之爲藏，其治在左，其藏在右脅右腎之前，並胃着脊之第九椎』。然則肝明明在右，中醫已早言矣（刺禁論，素問一篇之名；滑氏想係元人滑伯仁——江註）。刺禁論注所謂生於左者言所生之氣應於左，故所治亦當在左耳，不然，何以不謂『居於左』而曰『生於左』乎。至於居中之說，尤不待辯：心在肺之下，膈之上，不偏左右而居中，此固盡人皆知也；然素問『陰陽離合論』云，『廣明之下，名曰太陰』，廣明者心，太陰者脾也；『太陰之前，名曰陽明』，陽明者胃也；『太衝之地，名曰少陰』，太衝者衝脈也，少陰者腎也；『少陰之上，名曰太陽』，太陽者膀胱也；少陰之前，名

曰厥陰，腎前之上，肝之位也；然則廣明居南方之正，其餘者祇言上下前後而不言左右，是可知皆居於中也。所謂在右脅右腎之前者，指肝之下部分而言也；所謂並胃着脊之第九椎者，指肝之上部分所繫之處而言也；脊居背之中央，則肝實繫於中而偏於右，上部分居中，下部分偏右耳。要之：肝藏後靠脊，前連膈，上半在膈下，實不在左，所謂左者，不過應東方震木而氣在左耳。故診脈分部左右，亦應其氣化而分，非以形而分也。

即使素問『生於左』三字不應釋爲『居於左』，而難經四十一難已知肝之『大葉』凡兩，然西洋解剖學輸入之前，漢醫却都沿襲舊說，以爲肝七葉而居左。唐宗海看了『全體新論』一類的書，纔恍然大悟，知道肝葉四而不居左；癩園居士生於西說已得普遍認可之時，於是不但也不擁護葉七居左之說，且能引素問及各家的注以證古人本無此主張。這固然是很可喜的。然現在各省的漢醫，不見得個個讀過滑註刺禁論，全體新論，中西醫判，癩園醫語，這般未受過西學影響的人們，或許至今還夢想肝居左而七葉。至於肝位既居右何以氣又應左，尤其說不通。唐傳二人承認肝不居左而仍不敢否認左手配肝的診法，真令人

失笑。

※ ※ ※ ※ ※ ※

懶園居士只是節引難經，其全文如下：

四十一難 肝獨有兩葉，以何應也？然肝者東方木也，

木者，春也，萬物之始生，其尚幼小，意無所親，

去太陰（脾）尚近，離太陽（膀胱）不遠，猶有兩

心，故今有兩葉，亦應生葉也。

四十二難 肝重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

主藏魂。

一部份古人所以要說肝居左，是不難索解的：他們先

以五行中的「木」配五臟中的肝，木爲五方中東方所生，

東配八卦中的「震」，震居左，故肝亦應居左。至於肝的

分量爲什麼要定四斤四兩，如難經四十一難所云，則此刻

我還答不出。兩葉之解釋，亦見四十一難，其幼稚可笑，

人人可以看出，故不多說。七葉必亦有說，雖則難經不之

載；張世賢註云「左三右四，陰多陽少也」，或與古人之

意不悖歟。

(1) 附難經四十一難肝有兩葉之圖（明人張世賢繪）



(2) 附王清任醫林改錯肝形古圖新圖及原說明

肝左三葉 肝右四葉 凡七葉



肝四葉 脾附于肝右邊 凡七葉



總經長于男，肝又長于總枝之上大面向上後連于脊肝體堅寬非腸胃膀胱可比起不能藏血

(二八五) 肝與肺、筋、目、淚、爪、魂六者之關係

漢醫自以爲不但知道臟腑之分量，部位，形狀，及彼此之關係，而且知道它們各與人體其他器官或部份之關係以及其各爲何種精神現象之所由出。

漢醫所說肝之部位形狀，見上條。今續述肝之其他各點。唐宗海的『醫經精義』卷上於『其主，肺也』，『肝在體爲筋』，『肝之合，筋也』，『在竅爲目』，『其液爲淚』，『其榮爪也』，『肝藏魂』，『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各條下，均繫以詳註，茲按上列次序引之。

(1) 其主，肺也。○肝主血，主清陽之氣，必得肺金制之，木不鬱而爲火，則清氣得升，脈脈和暢；如金不能平木，則肝火上升，爲痰欬，虛癆，失血等證。(頁二十)

按：漢醫以肝配木，以肺配金；金是理應勝木的，故肺金能制肝木時，肝木便不至於成火而阻礙清氣之上升；反之，若肺金太弱，則肝木必鬱而爲火，於是有所痰欬等病。用五行說來定肝肺間之關係，既屬不經，則肝火上昇之病理，自然也站不住。

(2) (甲) 在體爲筋 ○筋連於骨，蓋骨屬腎水，筋屬肝

木，乃水生木之義，以應天甲乙之象。究肝生筋之迹，實用肝膈連及周身之膜，由膜而連及於筋也。西醫剖視，見白膜包裹瘦肉，而兩頭即生筋也。然彼但言筋之體，未言筋之根。唯內經以筋屬肝，是從肝膈而發出膜網，然後生筋。若不尋出筋之源頭，則筋病不知治法。(頁五)

(2) (乙) 肝之合，筋也。○筋聚甲乙木，故爲肝所合。人但知筋著於骨節間，而不知筋實與肝通。蓋肝中有大膈膜，內連肥網，外連皮膚，凡有瘦肉，皆有網膜包之，其兩頭皆連於筋，肝之氣即由內膈膜發爲外之網膜，由網膜而發爲筋，筋所以爲肝之合也。中醫但言其義，未言其形，今借西法指出迹象，尤爲確實。「合」者，相連之謂也。凡痠痠筋抽，皆是內膜伸縮收放，因牽動其筋而然。若不知筋所發生之源，則不能治也。(頁十九)

(2) (丙) 其華在爪。○爪是筋之餘，肝主筋，故其華在爪。

按：肝合筋一語，本無深理，何必用西洋的解剖學知識強證之乎？由此語推出的治療學以及肝之華在爪之說，不消說是也不能成立的。

(3) (甲) 在竅爲目。○肝脈交頰入腦，由腦而通於目，故肝開竅於目。肝藏魂，晝則魂遊於目而爲視，夜寐則

目閉，魂復返於肝。西醫剖視眼珠，極費重疊細絡之妙，受光照察之神。然試問醒開寐閉，黑子瞳子之所由生，則不知也。又使無神水，而欲其受外光能乎。惟心火腎水，交會於腦，合肝脈注目中，肝者，心之母，腎之子，故併二臟之精而開竅於目。西醫之精，能將斜目修削使正，然不久仍斜；不知病源，剖割何益哉。（頁六）

(3)(乙)其液為淚。○目為肝竅，故淚為肝液。

按：肝在竅為目，又是一句空話，故治目疾應從理肝下手及淚為肝液云云，也毫無可信之價值。

(4)肝臟魂。○魂者，陽之精，氣之靈也。人身氣為陽，血為陰，陽無陰不附，氣無血不留，肝主血，而內含陽氣，是之謂魂。究魂之根原，則生於坎水之一陽，推魂之功用，則發為乾金之元氣；不藏於肺而藏於肝者，陽潛於陰也，不藏於腎而藏於肝者，陰出之陽也。晝則魂遊於目而為視，夜則魂歸於肝而為寐，魂不安者夢多，魂不强者虛怯。西醫不知魂是何物，故不言及於夢，然西人知覺，與華人同，試問彼夜寐恍惚，若有所見者，是何事物，因何緣故，則彼將啞然，蓋魂非剖割所能採取，而夢非器具所能測量，故彼不知也。（其下「肺藏魄」條：魂主動而魄主靜，……人死為鬼，魄氣所變也。凡魂魄皆無

形有象，變化莫測，西醫剖割而不見，遂置弗道，夫談醫而不及魂魄，安知生死之說哉。）（見頁十八至十九）

按：唐氏所及知的西醫，或不言魂，然來華的西教士以及西洋本土某種學者則言之，唐氏不之知耳。中國人對於那「非剖割所能採取」的魂是頗留戀的，故唐氏著書後不到四十年，張君勳等將杜里舒(Dirschau)運來大講其「生機主義」(參看我譯的「實生論」，亞東書局發行，及商務書館發行的「杜里舒講演錄」。夢學在西洋近來的進步，唐氏自然也不知道(看舒新城的小書「夢」，中華書局發行)。

(5)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凡人身之陰陽，陰主靜，靜則有守，陽主動，動則有為。肝為厥陰經，乃陰之盡也，故其性堅忍而有守；厥陰中見少陽，陰盡陽生，胆火居於肝中，陰中含陽，陽氣發動，故能有為；謀慮從此而出，所以稱為將軍之官。故肝氣橫者，敢為狂亂，肝氣虛者，每存懼怯。（頁二十五）

按：這又是毫無根據的話。

合看小品二八四及本條所引唐宗海的話，便知他所謂「匯通」「折衷」真不值一文錢：舊說中已被西洋醫學用實證駁倒了的諸點，他不敢再信為真，然舊說中更加恍惚

無憑之處而西醫尙未暇詳駁者，則他仍看作至理。他始終沒覺悟人身內外表裏的關係影響以及「肉體」「精神」的關係影響，絕不是憑藉陰陽五行說所能發見說明的。我們必須早點把「中國固有」的這些謬譚完全丟開，專心致志的去研究中國固無的生理，病理，心理等學。

(二八六)中國固有的肝學被西學打手余雲岫

打倒了

唐宗海的那一套肝譚，是「有所本」的，所本非他，乃漢醫寶典「素問」經。余雲岫先生的「靈素商兌」曾引該經的一段而痛駁之如下（我本打算爲余先生的全書作一提要以餉讀者，且已作了一小半——即小品二六七，但現已決計不續作，而改將其中各部，在適當時分別引用。又伏園來函云，此書在上海華豐印刷所排印，「似係初版售完，正在重板」。我所用係杭州王吉民先生惠假的。）：—

素問陰陽大象論曰，「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其在天爲玄，在人爲道，在地爲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體爲筋，在藏爲肝，在色爲蒼，在音爲角，在聲爲呼，在變動爲握，在竅爲目，

在味爲酸，在志爲怒，怒傷肝，悲傷怒，風傷筋，燥勝風，酸傷筋，辛勝酸。」又「五運行」所載，與此略同。凡靈素全書，論列藏府之功能變化，病疾之起伏傳導，內外表裏之關係影響，其謬誤皆根本於此，乃荒謬之巢穴也，不得不痛擊之。願其恍惚之論……

如道生智，玄生神之類，則置之弗辯。

所謂風者，由空氣流盪而生。……地球當赤道，受太陽光熱最烈，地面亦最熱，空氣亦熱，……故赤道下層之風恆自南北來……赤道上層之風，恆向南北去也。此理論之風，規則之最正者也。然……風之方向，受地理上，氣候上種種複雜之影響，不能如式而推矣。東方非風發源之地，亦非風製造之所，而東方生風之說，爲不經矣。

木之生也由種子，種之生也由胎孕，孕之成也由雌雄蕊之交，雌雄蕊之相近者，或自爲交接，其隔遠者，或因蜂，或因蝶，或因鳥，或因風之飄盪而至。是風者，不過諸媒介中之一種，焉得以生木之功，全歸之耶？風之爲媒介，不過諸功用中之一種，又焉得以風之功，全在生木耶？風非製木之原料，亦非木之父母，安得謂之生木乎？

至於酸，非由木生也。諸強酸如鹽酸硝酸硫酸，皆屬鑷酸。有機酸中，醋酸爲強，諸果酸其小焉者也。且木亦不僅生酸；植物有機成分中之有強大生理作用者，乃在鹼性反應之類鹽基質也。

酸生肝之語，愈不可解。致肝藏之原質，除水及油質蛋白之外，最多者爲動物澱粉，次爲普林基，次至於尿酸肉乳酸之類，其少焉者也。無論其中酸類成分所含極少，卽如動物澱粉等，其醫化學上生成之原因，亦非待酸而就也。然則酸生肝之說，又荒謬矣。

筋，說文云，肉之力也，从肉从力从竹，竹，物之多筋者也；集韻又音乾，曰，大臆也。以古代之智識推之，卽今之所謂臆（Sehne）已。胎生學上，筋之發生，不與肝相涉也，肝之生也由內胚葉，筋肉之生也由中胚葉，自受胎約四日後，已劃然分別，安得比而同之耶？

又胎生學上，心之發生最早，肝乃在腸胃發生之後，是則肝生筋，筋生心之說，爲與事實顛倒，純乎盲說癡語而已。

肝與目之關係，於解剖學上求之，不見有相聯絡之痕跡，生理學上亦無相干之作用，病理學，醫化學中，

皆不能得其相依輔之點。諸肝病證候之及於目者，惟黃疸爲著。黃疸之發也，由肝臟胆汁之逆流，入於血液，播諸全身，而着色於內外臟器也；其症候之見於外者，則全身皮膚之變而爲黃色也，而眼中內結膜，純白無色，其着色與否，最易識別，故黃疸之有無，先驗目之黃否，以其鮮明易見也。然則黃疸者，非獨於自有黃染特性，其對於身體各部，平均無厚薄，但皮膚等處，本帶雜色，不易顯露，不易分別，故若先呈於眼白耳。肝主目之言，無根捏造，不可信也。

其餘怒傷肝，風傷筋，酸傷筋諸說，徧攷生理，病理，醫化學，精神病學諸著述，及近時諸碩學之試驗報告，皆無有交相發明之點，皆瞽說也。（以上見原書頁九至十一）

余君這樣用科學智識來「痛擊」素問，漢醫見了，只能生氣，要想駁回，是無法的。又余君的一番話，固然不見得只有余君一人能夠說。但旁的新醫，或因其淺薄而不屑說，或忙於診務，「院務」，研究（？）而無暇說，或因洞達世務怕得罪人而不願說，獨余君一人肯痛快的透澈的說了，真是一樁功德事。「靈素商兌」一書，重一百板也不爲多；我若是個富翁，必定印它十萬本流通全國。

(二八七) 心裏或心旁的小人兒；入教者之受

藥(附)

魏源的海國圖志說過，入天主教者須先吞藥丸一枚，此藥下肚之後，變爲寸許的女形，眉目如生，乃天主聖母也，久則手抱人心，其人自然專誠奉教，至死不疑（見小品二六九）。我願凡讀魏書者都能够知道，心上或心中會有小人在作怪云云，其實又是我國本有的迷信話。今日請爲諸君引一段書以證之。近人王葆心虞初志（序於庚申，西一九二零）甲編卷一頁廿三至廿四云：

見聞隨筆，載科爾沁僧忠王，在鹿邑攻破金家樓，獲妖婦邵王氏，訊問處死，剖腹之時，刀不能入，胸中若物拒之者，王怒，令塗以穢物，仍堅不受刃，因祭刀鈴印刀口，王親視行刑，劃然開解，心包之內，裹一小人，長三寸許，鬚眉畢具男形，以石灰澆之，凡參謁者皆出以傳玩，殆所謂姦女嬰兒也，是其內丹已結矣。按：此亦三娘三姑之流（紹原注：烏三娘及劉三姑事，見本書），其雙修性命，又在諸婦武勇之上，惜乎其與捨匪爲緣也。或曰不然，此種當以心理學解之。情史類編，載至元間，松江李彥直，與女郎

張麗容相悅，後爲阿參政所得，兩人皆死，焚女，女心不灰，足踐出一物，儼然彥直也，彥直心中亦有一物相等。又有一商，泊舟，與岸上女相視，月餘後商去，女病死，焚其尸，獨心不死，如鐵，磨之，見中有舟，舟中有人。又一婦好山水，日臨坑成心疾，死焚之，惟心不化，堅如石；有波斯胡重價購去，鏗成片，中有山水樹木如化。觀此三事，焉知邵王氏心包中之男形，不與此同類也耶？若云內丹，不應成男形，女子太陰，鍊形亦無竟成男形之說，裴氏所云，蓋未解此，惟以近世心靈學解之則得矣。近黃天河金龜逸墨，襲情史商舟與岸女事，緣飾爲楚州生與浙賈女子在南濠之事，而蕉窗雨話又以松江李彥直誤爲閩人顏生與張麗容事，而易阿參政魯台爲滿洲人官闔將軍者，皆小說改頭換面互襲之習，爲糾正之。

旁書中類似的妄說尙多，要徵引是再容易不過的。它們既然完全是無根之譚，所以內丹鍊成之解說固然不必，卽王葆心所提議的向近世心靈學去求解，也半點用不着。玉珂說我們在北京時用過的一個女僕，曾入理教（？）不飲酒，不吸煙；據她說入教者例須受藥，服後瀉三日，這樣不但能將從前所積的煙毒酒毒及種種「不乾淨」去清，

而且包管以後見煙酒自厭。然則天主教徒吞受丸藥之說，又是用「中國固有」之俗去揣摩西教者所造的話頭了。

十七年六月六日。

望遠鏡攆跑了天上的玉皇大帝

解剖刀送終了體內的姪女嬰兒

善哉！善哉！

六月七日。

(二八八) 泰西「脈絡圖說」

十七年六月四日，買到商務書館鉛印本廣陽記（共雜五卷，頁百六十），著者係大興劉獻廷（繼莊），別號廣陽子。據卷末王源所撰墓表，劉生於戊子，卒於乙亥（康熙四七年至乾隆二十年，一七零八至一七五五），享年四十有八。另有刪本，視此足少十之四，節次不盡同，然亦有刪本有之而足本轉不載者，故潘祖蔭氏之跋，斷此書初係隨手札記，未有定本，後人傳寫，詳略不同，遂多同異耳。

卷二 長沙有李氏女，其母尼也，年將二十，已許字人矣，忽變為男子，往退婚，夫家以為詐，訟之官，官令穩婆驗之，果男子矣，遂薙髮留辮，解足纏，易男子裝，學剃頭取耳以為業，今三年餘矣，列肆於市。……余憶泰西

人身之說，言女變為男，只內腎脫出便是，若男變為女，則決無此理矣。說在「脈絡圖說」中，可檢也。（頁四十）

脈絡圖說不知是否羅雅谷「人身圖說」之一部，容將來致之。

(二八九) 南鉛一石出銀四兩

下條見廣陽雜記卷二（頁五十三）：——

紫庭（劉之友人）言西洋有製南鉛法，每鉛一石，追出銀四兩，銅六斤，餘皆變為黑鉛，亦厚利也。余向以黑鉛置南鉛，則南鉛皆變為黑鉛，然為時頗（須或頗之譌？）久，若不多折耗，則利亦可倍。

讀此可知西人能變鉛為銀之說，雖富有科學精神之士如趙氏之流亦不之疑。參看小品下條。

(二九零) 銀銅混合質之化分

A Study of Chinese Alchemy (中國鍊丹術攷)

美國斯丹福大學華文教授 Obed S. Johnson 著
一九二八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價三元，九折

我們歡迎本國出版界印行洋人講中國東西的著作，一來我們容易看到買到，二來價錢或可比西洋便宜一點（？）。

此書想證明西洋的 chemistry (舊譯點金術) 本是從中國傳去的。做序的 Dr. T. Williams (加州大學華文教授) 也頗以此說為然。我尚未將全書仔細看完，不必多說，今日只要引頁一零五至一零六上面的幾句。

銀與銅的混合質，(中國人知道) 用鉛去分解。原註：其法 M. Stanislaus Julien 曾敘述之，見氏所著

Industries anciennes et modernes de l'Empire chinois (Paris, 1869) 頁五一及五二。E. Biot 有一篇

有價值的論文載於 Journal Asiatique (1835) 卷 13, 頁 14, 頁 15, 頁 16, 頁 17, 頁 18, 頁 19, 頁 20, 頁 21, 頁 22, 頁 23, 頁 24, 頁 25, 頁 26, 頁 27, 頁 28, 頁 29, 頁 30, 頁 31, 頁 32, 頁 33, 頁 34, 頁 35, 頁 36, 頁 37, 頁 38, 頁 39, 頁 40, 頁 41, 頁 42, 頁 43, 頁 44, 頁 45, 頁 46, 頁 47, 頁 48, 頁 49, 頁 50, 頁 51, 頁 52, 頁 53, 頁 54, 頁 55, 頁 56, 頁 57, 頁 58, 頁 59, 頁 60, 頁 61, 頁 62, 頁 63, 頁 64, 頁 65, 頁 66, 頁 67, 頁 68, 頁 69, 頁 70, 頁 71, 頁 72, 頁 73, 頁 74, 頁 75, 頁 76, 頁 77, 頁 78, 頁 79, 頁 80, 頁 81, 頁 82, 頁 83, 頁 84, 頁 85, 頁 86, 頁 87, 頁 88, 頁 89, 頁 90, 頁 91, 頁 92, 頁 93, 頁 94, 頁 95, 頁 96, 頁 97, 頁 98, 頁 99, 頁 100, 頁 101, 頁 102, 頁 103, 頁 104, 頁 105, 頁 106, 頁 107, 頁 108, 頁 109, 頁 110, 頁 111, 頁 112, 頁 113, 頁 114, 頁 115, 頁 116, 頁 117, 頁 118, 頁 119, 頁 120, 頁 121, 頁 122, 頁 123, 頁 124, 頁 125, 頁 126, 頁 127, 頁 128, 頁 129, 頁 130, 頁 131, 頁 132, 頁 133, 頁 134, 頁 135, 頁 136, 頁 137, 頁 138, 頁 139, 頁 140, 頁 141, 頁 142, 頁 143, 頁 144, 頁 145, 頁 146, 頁 147, 頁 148, 頁 149, 頁 150, 頁 151, 頁 152, 頁 153, 頁 154, 頁 155, 頁 156, 頁 157, 頁 158, 頁 159, 頁 160, 頁 161, 頁 162, 頁 163, 頁 164, 頁 165, 頁 166, 頁 167, 頁 168, 頁 169, 頁 170, 頁 171, 頁 172, 頁 173, 頁 174, 頁 175, 頁 176, 頁 177, 頁 178, 頁 179, 頁 180, 頁 181, 頁 182, 頁 183, 頁 184, 頁 185, 頁 186, 頁 187, 頁 188, 頁 189, 頁 190, 頁 191, 頁 192, 頁 193, 頁 194, 頁 195, 頁 196, 頁 197, 頁 198, 頁 199, 頁 200, 頁 201, 頁 202, 頁 203, 頁 204, 頁 205, 頁 206, 頁 207, 頁 208, 頁 209, 頁 210, 頁 211, 頁 212, 頁 213, 頁 214, 頁 215, 頁 216, 頁 217, 頁 218, 頁 219, 頁 220, 頁 221, 頁 222, 頁 223, 頁 224, 頁 225, 頁 226, 頁 227, 頁 228, 頁 229, 頁 230, 頁 231, 頁 232, 頁 233, 頁 234, 頁 235, 頁 236, 頁 237, 頁 238, 頁 239, 頁 240, 頁 241, 頁 242, 頁 243, 頁 244, 頁 245, 頁 246, 頁 247, 頁 248, 頁 249, 頁 250, 頁 251, 頁 252, 頁 253, 頁 254, 頁 255, 頁 256, 頁 257, 頁 258, 頁 259, 頁 260, 頁 261, 頁 262, 頁 263, 頁 264, 頁 265, 頁 266, 頁 267, 頁 268, 頁 269, 頁 270, 頁 271, 頁 272, 頁 273, 頁 274, 頁 275, 頁 276, 頁 277, 頁 278, 頁 279, 頁 280, 頁 281, 頁 282, 頁 283, 頁 284, 頁 285, 頁 286, 頁 287, 頁 288, 頁 289, 頁 290, 頁 291, 頁 292, 頁 293, 頁 294, 頁 295, 頁 296, 頁 297, 頁 298, 頁 299, 頁 300, 頁 301, 頁 302, 頁 303, 頁 304, 頁 305, 頁 306, 頁 307, 頁 308, 頁 309, 頁 310, 頁 311, 頁 312, 頁 313, 頁 314, 頁 315, 頁 316, 頁 317, 頁 318, 頁 319, 頁 320, 頁 321, 頁 322, 頁 323, 頁 324, 頁 325, 頁 326, 頁 327, 頁 328, 頁 329, 頁 330, 頁 331, 頁 332, 頁 333, 頁 334, 頁 335, 頁 336, 頁 337, 頁 338, 頁 339, 頁 340, 頁 341, 頁 342, 頁 343, 頁 344, 頁 345, 頁 346, 頁 347, 頁 348, 頁 349, 頁 350, 頁 351, 頁 352, 頁 353, 頁 354, 頁 355, 頁 356, 頁 357, 頁 358, 頁 359, 頁 360, 頁 361, 頁 362, 頁 363, 頁 364, 頁 365, 頁 366, 頁 367, 頁 368, 頁 369, 頁 370, 頁 371, 頁 372, 頁 373, 頁 374, 頁 375, 頁 376, 頁 377, 頁 378, 頁 379, 頁 380, 頁 381, 頁 382, 頁 383, 頁 384, 頁 385, 頁 386, 頁 387, 頁 388, 頁 389, 頁 390, 頁 391, 頁 392, 頁 393, 頁 394, 頁 395, 頁 396, 頁 397, 頁 398, 頁 399, 頁 400, 頁 401, 頁 402, 頁 403, 頁 404, 頁 405, 頁 406, 頁 407, 頁 408, 頁 409, 頁 410, 頁 411, 頁 412, 頁 413, 頁 414, 頁 415, 頁 416, 頁 417, 頁 418, 頁 419, 頁 420, 頁 421, 頁 422, 頁 423, 頁 424, 頁 425, 頁 426, 頁 427, 頁 428, 頁 429, 頁 430, 頁 431, 頁 432, 頁 433, 頁 434, 頁 435, 頁 436, 頁 437, 頁 438, 頁 439, 頁 440, 頁 441, 頁 442, 頁 443, 頁 444, 頁 445, 頁 446, 頁 447, 頁 448, 頁 449, 頁 450, 頁 451, 頁 452, 頁 453, 頁 454, 頁 455, 頁 456, 頁 457, 頁 458, 頁 459, 頁 460, 頁 461, 頁 462, 頁 463, 頁 464, 頁 465, 頁 466, 頁 467, 頁 468, 頁 469, 頁 470, 頁 471, 頁 472, 頁 473, 頁 474, 頁 475, 頁 476, 頁 477, 頁 478, 頁 479, 頁 480, 頁 481, 頁 482, 頁 483, 頁 484, 頁 485, 頁 486, 頁 487, 頁 488, 頁 489, 頁 490, 頁 491, 頁 492, 頁 493, 頁 494, 頁 495, 頁 496, 頁 497, 頁 498, 頁 499, 頁 500, 頁 501, 頁 502, 頁 503, 頁 504, 頁 505, 頁 506, 頁 507, 頁 508, 頁 509, 頁 510, 頁 511, 頁 512, 頁 513, 頁 514, 頁 515, 頁 516, 頁 517, 頁 518, 頁 519, 頁 520, 頁 521, 頁 522, 頁 523, 頁 524, 頁 525, 頁 526, 頁 527, 頁 528, 頁 529, 頁 530, 頁 531, 頁 532, 頁 533, 頁 534, 頁 535, 頁 536, 頁 537, 頁 538, 頁 539, 頁 540, 頁 541, 頁 542, 頁 543, 頁 544, 頁 545, 頁 546, 頁 547, 頁 548, 頁 549, 頁 550, 頁 551, 頁 552, 頁 553, 頁 554, 頁 555, 頁 556, 頁 557, 頁 558, 頁 559, 頁 560, 頁 561, 頁 562, 頁 563, 頁 564, 頁 565, 頁 566, 頁 567, 頁 568, 頁 569, 頁 570, 頁 571, 頁 572, 頁 573, 頁 574, 頁 575, 頁 576, 頁 577, 頁 578, 頁 579, 頁 580, 頁 581, 頁 582, 頁 583, 頁 584, 頁 585, 頁 586, 頁 587, 頁 588, 頁 589, 頁 590, 頁 591, 頁 592, 頁 593, 頁 594, 頁 595, 頁 596, 頁 597, 頁 598, 頁 599, 頁 600, 頁 601, 頁 602, 頁 603, 頁 604, 頁 605, 頁 606, 頁 607, 頁 608, 頁 609, 頁 610, 頁 611, 頁 612, 頁 613, 頁 614, 頁 615, 頁 616, 頁 617, 頁 618, 頁 619, 頁 620, 頁 621, 頁 622, 頁 623, 頁 624, 頁 625, 頁 626, 頁 627, 頁 628, 頁 629, 頁 630, 頁 631, 頁 632, 頁 633, 頁 634, 頁 635, 頁 636, 頁 637, 頁 638, 頁 639, 頁 640, 頁 641, 頁 642, 頁 643, 頁 644, 頁 645, 頁 646, 頁 647, 頁 648, 頁 649, 頁 650, 頁 651, 頁 652, 頁 653, 頁 654, 頁 655, 頁 656, 頁 657, 頁 658, 頁 659, 頁 660, 頁 661, 頁 662, 頁 663, 頁 664, 頁 665, 頁 666, 頁 667, 頁 668, 頁 669, 頁 670, 頁 671, 頁 672, 頁 673, 頁 674, 頁 675, 頁 676, 頁 677, 頁 678, 頁 679, 頁 680, 頁 681, 頁 682, 頁 683, 頁 684, 頁 685, 頁 686, 頁 687, 頁 688, 頁 689, 頁 690, 頁 691, 頁 692, 頁 693, 頁 694, 頁 695, 頁 696, 頁 697, 頁 698, 頁 699, 頁 700, 頁 701, 頁 702, 頁 703, 頁 704, 頁 705, 頁 706, 頁 707, 頁 708, 頁 709, 頁 710, 頁 711, 頁 712, 頁 713, 頁 714, 頁 715, 頁 716, 頁 717, 頁 718, 頁 719, 頁 720, 頁 721, 頁 722, 頁 723, 頁 724, 頁 725, 頁 726, 頁 727, 頁 728, 頁 729, 頁 730, 頁 731, 頁 732, 頁 733, 頁 734, 頁 735, 頁 736, 頁 737, 頁 738, 頁 739, 頁 740, 頁 741, 頁 742, 頁 743, 頁 744, 頁 745, 頁 746, 頁 747, 頁 748, 頁 749, 頁 750, 頁 751, 頁 752, 頁 753, 頁 754, 頁 755, 頁 756, 頁 757, 頁 758, 頁 759, 頁 760, 頁 761, 頁 762, 頁 763, 頁 764, 頁 765, 頁 766, 頁 767, 頁 768, 頁 769, 頁 770, 頁 771, 頁 772, 頁 773, 頁 774, 頁 775, 頁 776, 頁 777, 頁 778, 頁 779, 頁 780, 頁 781, 頁 782, 頁 783, 頁 784, 頁 785, 頁 786, 頁 787, 頁 788, 頁 789, 頁 790, 頁 791, 頁 792, 頁 793, 頁 794, 頁 795, 頁 796, 頁 797, 頁 798, 頁 799, 頁 800, 頁 801, 頁 802, 頁 803, 頁 804, 頁 805, 頁 806, 頁 807, 頁 808, 頁 809, 頁 810, 頁 811, 頁 812, 頁 813, 頁 814, 頁 815, 頁 816, 頁 817, 頁 818, 頁 819, 頁 820, 頁 821, 頁 822, 頁 823, 頁 824, 頁 825, 頁 826, 頁 827, 頁 828, 頁 829, 頁 830, 頁 831, 頁 832, 頁 833, 頁 834, 頁 835, 頁 836, 頁 837, 頁 838, 頁 839, 頁 840, 頁 841, 頁 842, 頁 843, 頁 844, 頁 845, 頁 846, 頁 847, 頁 848, 頁 849, 頁 850, 頁 851, 頁 852, 頁 853, 頁 854, 頁 855, 頁 856, 頁 857, 頁 858, 頁 859, 頁 860, 頁 861, 頁 862, 頁 863, 頁 864, 頁 865, 頁 866, 頁 867, 頁 868, 頁 869, 頁 870, 頁 871, 頁 872, 頁 873, 頁 874, 頁 875, 頁 876, 頁 877, 頁 878, 頁 879, 頁 880, 頁 881, 頁 882, 頁 883, 頁 884, 頁 885, 頁 886, 頁 887, 頁 888, 頁 889, 頁 890, 頁 891, 頁 892, 頁 893, 頁 894, 頁 895, 頁 896, 頁 897, 頁 898, 頁 899, 頁 900, 頁 901, 頁 902, 頁 903, 頁 904, 頁 905, 頁 906, 頁 907, 頁 908, 頁 909, 頁 910, 頁 911, 頁 912, 頁 913, 頁 914, 頁 915, 頁 916, 頁 917, 頁 918, 頁 919, 頁 920, 頁 921, 頁 922, 頁 923, 頁 924, 頁 925, 頁 926, 頁 927, 頁 928, 頁 929, 頁 930, 頁 931, 頁 932, 頁 933, 頁 934, 頁 935, 頁 936, 頁 937, 頁 938, 頁 939, 頁 940, 頁 941, 頁 942, 頁 943, 頁 944, 頁 945, 頁 946, 頁 947, 頁 948, 頁 949, 頁 950, 頁 951, 頁 952, 頁 953, 頁 954, 頁 955, 頁 956, 頁 957, 頁 958, 頁 959, 頁 960, 頁 961, 頁 962, 頁 963, 頁 964, 頁 965, 頁 966, 頁 967, 頁 968, 頁 969, 頁 970, 頁 971, 頁 972, 頁 973, 頁 974, 頁 975, 頁 976, 頁 977, 頁 978, 頁 979, 頁 980, 頁 981, 頁 982, 頁 983, 頁 984, 頁 985, 頁 986, 頁 987, 頁 988, 頁 989, 頁 990, 頁 991, 頁 992, 頁 993, 頁 994, 頁 995, 頁 996, 頁 997, 頁 998, 頁 999, 頁 1000

Sur Quelques Procédes industriels connus en Chine au XVIe siècle, 係根據華文材料寫成，大部份係述說提鍊五金之法，鍊成之品，實業界如何利用之，亦及焉。

我國舊時，的確知道怎樣把相雜的銀銅分開。本草綱目卷八「銀」條引宋人蘇頌之語曰：「銀在銅中，與銅相雜，土人采得，以鉛再三煎煉方成，故為熟銀。」同書同卷

「密陀僧」條又引同語曰：「今嶺南閩中銀銅冶處亦有之，是銀鉛脚。其初采礦時，銀銅相雜，先以鉛同煎煉，銀隨鉛出；又采山木葉煨灰，開地作爐，填灰其中，謂之灰池，置銀鉛於灰上，更加火鍛，鉛滲灰下，銀住灰上，罷火，候冷出銀，其灰池感鉛銀氣，積久成此物，未必自胡中來也。」(按：唐本草謂密陀僧出波斯國，故蘇頌辨之如上)。

劉獻廷所謂「南鉛」，未必就是這裏所說的雜銅的銀吧；如果是，則加鉛化分法本為我國所有，並非傳自泰西；而且這只是用鉛使銀銅可以分開，並非鉛中有銀可供提鍊，明如劉氏，豈有不知之理。南鉛究竟是什麼，我實在不知道(辭源不載，此外我一時又找不到可查的書)。但

我有點疑心泰西人鍊鉛(南鉛也能，普通鉛也能)。為銀之說只是一個以固有的對於鉛的迷信(或簡稱「鉛謠」，lead-lie)為基礎而生出的新謬兒。舊時人對於鉛的迷信，從下面一段話可見一斑：「鉛乃五金之祖；銀坑有鉛，是白金之苗，而中有鉛氣，是黃金之祖矣；銀坑有鉛，是白金之祖矣；信鉛雜銅，是赤金之祖矣；與錫同氣，是青金之祖矣。」(本草綱目卷八「鉛」條引)。至於天主教入中國前，此土是否已經有鍊鉛為銀之說，我現在又是回答不出。

十七年六月七日。

(二九一)馬醫為子開刀(附)

下亦見劉獻廷廣陽雜記卷二頁五三：「饒卿言：有馬醫子病癩，脊間有塊，礙手，病日甚，百藥不效，死矣，其父恨之，取刀刮其脊，有物如筋狀，刺甚，取出，刀斧不能割斷，其物既出，而子之鼻間栩栩然，撫其胸間微溫，遂繞刀割處置之於地，久之漸斃，經一晝夜，能言，索湯水，竟生矣，調理久之而愈。此事雖怪誕，然有至理，華陀之方，皆從此入想，惜其學不傳耳，聰明而能深思者，當於此別開一路。」

劉氏有此等見識，若生於今日，目視西醫外科理論之精，技術之巧，不知他將如何歡喜贊嘆也。

英國農民的政治運動概觀

一、工黨與農民運動

(一)英國議會的現狀。未入本論之先，試一觀察英國議會的現狀如何？其一九二四年十月，即最近一次總選舉的結果如次（据Herbert Tracey: The Book of The Labour Party, Vol. I, P. 15）

- 保守黨 四一一名
- 工黨 一五一一名
- 自由黨 四二名
- 其他 六名

自此之後，以至本年（一九二八年）三月，共有過四十次的補缺選舉。結果，保守黨減少了九名，工黨增加了六名，自由黨增加了兩名（据本年三月十日日本大阪朝日新聞）。(二)工黨參加議會的狀況。在現在英國國會中，工黨雖占有所屬議員百五十七名，但當其創立之初，僅有議員兩名。試觀其歷年選舉狀況如左（Report of The 25th

周憲文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Labour Party P. 7.)

年次 候補者數 當選者數 得票數

一九〇〇 一五 二九 三二一、六九八

一九〇六 五〇 二九 三三三、一九五

一九一〇 七八 四〇 三五〇、六九〇

一九一八 三六〇 五七 三二二、四四五

一九二二 四一四 五七 三三六、七三三

一九二四 四二七 五七 三四八、三七九

一九二四 五一四 五七 四八七、六二〇

英國夫工黨成立於一九〇〇年，初名勞動代表委員會（The Labour Representative Committee），後改稱工黨（Labour Party）。其遭送於國會的議員，漸次增加，至一九二三年，達到了最高潮，共有議員一九五名。雖於翌年（一九二四年）減少了四十四名，但其所得票數反而增加，由此可知，工黨的實質，仍在發展。

由工黨尚未成立以前，即由初次選出勞動議員的一八七四年至一九二二年，其間全勞動議員（當然，包含工黨議員）的發展狀況如左（Labour Research Dept. Labour and Capital in Parliament）：

年次	工黨議員	工黨以外勞動議員	自由主義勞動議員	聯合勞動組合及全國民主勞動組合議員
一八七四至八〇	—	—	—	—
一八八〇至八五	—	—	—	—
一八八五至八六	—	—	—	—
一八八六至九二	—	—	—	—
一八九二至九五	—	—	—	—
一八九五至一九〇〇	—	—	—	—
一九〇〇至〇六	—	—	—	—
一九〇六至一〇	—	—	—	—
一九一〇	—	—	—	—
一九一〇至一八	—	—	—	—
一九一八至三三	—	—	—	—
一九三三	—	—	—	—

（備考：上表字數，包含補候選舉當選者在內。）

觀此可知：即在今日，除了工黨以外，還有其他團體的小數勞動議員存在，惟因其數甚少，故縱言「勞動議員的大勢，是在於工黨」，亦不為過。

（三）工黨對於農民的态度。工黨屬的議員，雖如此漸次增加，但農民的參加國會，從事政治運動，為時不久。其原因，是由於以前工黨未曾注意到農民的方面。

夫自一九〇〇年創設工黨，以至一九〇六的總選舉，乃是該黨的建設時代。因在當時，尚未與勞動組合完全結合，故對於農民，幾置之度外。在另一方面，又因農民的結合，非常薄弱，故工黨亦未及注意。

就是到了一九一〇年的總選舉，工黨仍祇熱注於都市勞動者，對於地方勞動者，頗為冷淡。然自一九一七，八年起，工黨對於都市勞動者以外的農民，已有相當的注意。此雖由於當時（一九一七，八年）選舉權已經擴張的緣故，然因純粹的農民團體——全國農業勞動者組合，已與擁有多數農民的勞作者組合，同樣地加入了工黨，以致該黨的農民黨員，因而增加，此亦為促成工黨注意農運之一原因。工黨之所以於一九一三年，向國會提出「農業勞動者的教育法案」，亦因此。

在一九一七年，工黨曾與農業勞動者組合協力為農民

制定穀物生產法而奮鬥。同樣，在一九一八年以後，工黨曾爲農民而努力於制定最低工資法，及改革農業制度等等。特別是在一九二四年，工黨組閣之時，使通過了農業工資法，乃是該黨的一大功績，雖謂此農業工資法的法律效力，已因反對黨的結合，而有相當的低減。此即如托拉賽（Tracey）所謂：「結果，對於保護農民的機關，雖無充分的力量，然同時，農業工資法已經提出了比此更加顯著的進步」（Herbert Tracey: *ibid.* p. 257）。

工黨雖如此漸次而爲農民努力，但因自創立以來，迄無鞏固的全般的農業政策，故當其組閣之際，遂痛感有確立此政策的必要。

於茲，工黨就在一九二六年發表了全般的農業政策，此政策的重要條項，是根據當時（一九二六年）大會所協定的「土地的公的支配」與「農民的生活工資」等。

諸如上述，工黨之注目於農民並爲農民而奮鬥，是始自最近的一九一七，八年。故農民之努力遣送勞動議員於國會，亦始自一九一八年以後。由此可知，在此以前，所謂工黨者，實不過是都市工業勞動者的團體而已。

一、英國農民的政治運動

初期的勞動運動，雖多是經濟的鬭爭，然隨此鬭爭的

漸次深刻化，進而轉換爲政治鬭爭，乃是勞動運動之必然的過程。英國勞動者的參加政治，是始自十九世紀末葉，其運動，是限於教區會，州會，及國會。即如日本，雖亦相同，然因普選的成功，選舉權的擴張，遂促進了勞動者階級的政治運動。申言之，選舉權的擴張與勞動者的政治鬭爭，是有不可分離的因果關係。英國之都市勞動者以選舉權，乃始於一八六七年。勞動者的政治運動，雖曾大敗於一八六八年的總選舉，然此後乃漸次白熱化，至一八七四年的總選舉，遂選出了兩名英國空前的勞動議員。待到一八八四年，農民亦獲得了選舉權，代表農民的議員於是出現。以下試述農民的選舉運動。

(A) 前期下院選舉運動

英國農民的政治運動，其範圍雖廣宜於地方會，州會及國會等。但本文所述，祇限於國會。並以一九一八年爲中心，分前後兩期敘述。

諸如上述，英國農民的獲得選舉權，乃始於一八八五年，故其初次參與下院選舉，乃是一八八五年十一月的總選舉。

一八八五年總選舉的結果，阿濟氏由挪福爾克（Norfolk）區，當選爲最初的農民議員。阿濟是與柯倍德並稱爲

農民的救主。但當時的勞動者，大多是信奉自由主義的，故其所舉的勞動議員，亦幾乎都是自由主義的勞動議員。

阿濟氏即為其中之一。他的處女演說，是於一八八六年，在國會壇上，反對查別麟的小園地法案。(F. E. Green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Agricultural Labourer, 1920
P. 84.)

次之，在翌一八八六年，克蘭特斯頓 (Gladstone) 地方自治法案破裂之時，再遇總選舉，此時，阿濟氏雖僅以二〇票之差而落選，然至一八九二年又當選。此後數年間，並無農業勞動議員產生，迄至一九〇六年，尼閣爾斯氏始受農民的援助而獲選。尼氏是一農民，同時是一小地主。後來，他曾充東部諸州農民及小地主組合 (Eastern Counties' Agricultural Labourer's and Small Holders' union) 的組合長，而他的當選為議員，亦非由於工黨的援助，即他亦為自由主義勞動議員之一。自尼閣爾斯當選之後，以至一九一八年的總選舉，此十二年間，未曾選出一名農民議員。

今試述由一八八五年至一九一八年間，農民的選舉運動的特徵如下。(一)在工黨未成立之前，固無論矣，即在工黨成立之後，就大體而言，農民的政治運動也是自由主

義勞動者的運動，故當時的兩位當選者，都是自由主義勞動議員。即於一九〇〇年工黨成立，而組合主義的選舉運動漸盛之時，而農民之信奉自由主義，可說迄無稍變。(二)又農民的選舉運動，惟其信奉自由主義的緣故，所以散漫而不統一。

要之英國農民，於一九一八年的總選舉以降，始有團體的，統一的選舉運動。

(B) 後期選舉運動

到了一九一八年，英國農民始有階級的，統一的政治運動。換言之，即英國的農民，在一九一八年，始有階級的政治意識之覺悟。其原因固多，茲舉其重要者如下。

(一) 諸如上述，因全國農民組合，在一九一二年，加入了工黨，故自此之後，純農民的團體，遂於工黨指揮之下，進行了選舉運動。(二) 因穀物生產法成立的關係，組合員驟然增加。(D. H. Cole: *An Introduction to Trade Unionism.*) (三) 因在一九一八年，選舉權更加擴張，連女子，亦獲得了選舉權，故當時工黨遂有變更組織之必要，改組的結果，乃許可個人(不論男女)加入地方工黨。(Constitution of Labour Party. 2. Membership.) 因此，地方工黨的勢力，就增加了。(四) 因根據穀物法

而產生了農業工資局，結果所至，農業工資局的設立，是依其組織而予勞動者的狀態以改良，且其交涉（農業者與農業勞動者的交涉），則於今無疑的，是使大多數勞作者，一致信賴對於「同盟罷工的苦痛」之防禦手段（Green *Ibid.* P.298）。故使農民自覺到可以政治改善其境遇。

(一)選舉母體。農民既已實行統一的選舉，則選舉的母體，實為團體的政治鬥爭所必需。以下試略述其重要的母體。(一)地方工黨(Loeal Labour Party)。此是以產業地方為其構成單位，乃由勞動組合與社會主義團體的支部及個人黨員組織而成。在一九二六年，全國共有六〇二個地方工黨，而為工黨的基本勢力。(二)全國農業勞動者及農村勞作者組合(National Agricul Rural Labourers' and Rural Workers' Union)。此是一八七二年由農民組織而成，降至一九一二年，乃於農民外，並加進了農村勞作者，因而改稱現名。在一九〇二年，號稱共有二十萬組合。(三)勞作者組合(W. U.)。此創立於一八九八年，初由糾合都市的未組織勞動者而成，後因譚凱的盡力，致使農民亦有加入，現號稱祇農民組合員，已有十五萬人左右。(四)蘇草蘭農業雇人組合(Farm Servants Union Scottish)。此組合的主宰者是獨立工黨的喬賽夫譚凱。

又據克林氏說：「此外，因大多數農民皆已加入於全國勞作者組合，全國合同勞動者組合，全國勞動組合，人夫及全國磚瓦工組合等，故半數以上的英國農民，是有組織的勞動者」(Green *Ibid.* P.323)。(一)一九一八年十月的總選舉及補缺選舉。工黨以上述的陣容，直而於總選舉，關於農業，則根據當時(一九一八年)所決定的第二新政策即(一)產業之民主的管理，(二)改革農業制度。地方工黨(包含組合)雖曾豫立了農業勞動議員候補者廿三人，但結果僅當選兩人。

氏名 選舉區 得票數 所屬團體
 斯密斯 Northampton 101150 N. A. L. U. (全國農業勞動組合)

雷斯 Lewes 666 D. L. P. (地方工黨)
 斯密斯氏是全國農業勞動組合長，也是全國靴工組合長。但因斯氏的選舉區，並非鄉村，乃一都市，故他雖為農業勞動議員，其實，很少農民的投票。雷斯氏本來是一地主，後來加入於工黨，並主張農民應享一般勞動者所享之利益。然勞作組合(W. U.)的組合長克拉氏，則以六三一五票而落選。著名的全國農業勞動者的組合的書記長奧卡氏，得票九七八〇，僅以約四百票之差，被敗於保守黨，

亦可惜矣。又一九〇六年當選的王室農業委員尼閣拉斯氏，也是落選，農業勞動議員的選舉結果，成績非常不好。

如此不好的成績，就農民初次的統一的選舉運動而言，也許是當然的結果，亦未可知。

此後，在一九二〇年的補缺選舉時 W. D. 的書記長譚凱氏，曾出馬於烏來金，雖未當選，但亦得有相當的票數。

又在同年（一九一八年）選舉失敗的農業工資局的勞動委員，並為農業勞動界的元老喬治氏，乃護選於一九二〇年的補缺選舉。故至一九二二年的總選舉止，農業勞動

議員，雖有三人，然由工黨議員五七名看來，則確屬少數。

(3)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的總選舉。一九二二年，聯合內閣倒壞，保守黨內閣出現，議會即被解散，進行總選舉。

工黨對於選舉的農業政策，是主張恢復農業工資局（該局與穀物法同廢止始於一九二一年），以謀確立全國的工資標準，並主張創設農業評議會，以謀改良農業技術。總選

舉的結果如左。

當選者氏名	選舉區	得票數	所屬團體
阿大姆生	斯得福斯	九,八〇〇	W. D.
洛丁蒲克斯頓	阿塞林頓	一六,四六二	I. L. P. (獨立工黨)

那愛爾蒲克斯頓	挪福爾克	11,002	D. L. P.
譚凱	代爾比	11,108	W. D.
雷斯	路以斯	11,663	D. L. P.

上記五人中，阿大姆生是 W. D. 的農業部長，洛丁蒲克斯頓，雖是土地調查會長，惟因其選舉區之為都市，故

少農民的援助。那愛爾蒲克斯頓，於前次選舉時，曾由自由黨立為候補者，僅以二一三票之差而落選。其後，改入

工黨，而於一九二四年，工黨組閣時，充任農業大臣。此外，主要的落選者雖尚有泰勒，奧克，及前次當選的斯密

斯，喬治諸人但各得票一萬以上。

由此次選舉的結果，工黨一躍而占有第二黨的地位，獲選的農業勞動議員，雖亦較多於上次，但就工黨的全體而言，尚無多大的勢力，而農民領袖，如斯密斯，喬治之

同時落選，亦堪注意。

(4)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的總選舉。保守黨內閣因失業問題，保護關稅問題，受工黨的反對，遂解散議會，定

十二月實行總選舉。在本年（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工黨發表了選舉綱領。試觀其中之有關於農業者如下。在

其綱領上，首謂農業是國家產業中，最大而最本質的產業，次揭其政策如左：(一)設立一定的機關，用以決定農

民的最低工資。(二)提供農民及小地主以信用貸借及國
立保險制度。(三)助長生產分配上的協同組合方法，以謀
價格的安定與俾能完全利用研究的結果。關於土地，則為
使民衆恢復已失的土地權利起見，而主張：(一)土地評
價局的再設，(二)經濟地租的社會確保等。於上述政策
下，戰鬪的結果，當選了六名農業勞動議員。列表如左：
當選者氏名 選舉區 得票數 所屬團體

阿大姆生	斯得福斯	11,926	W. D.
挪愛爾蒲克斯頓	挪福爾克	11,175	D. L. P.
斯密斯	全上	10,071	N. A. I. D.
雷斯	路以斯	16,621	D. L. P.
喬治	挪福爾克	11,621	農業勞動界元老 農業上資局委員
譚凱	代爾比	11,926	W. D.

此次的選舉，農民團體的首領，大多皆已當選。而其
中如斯密斯氏，竟得票二萬有餘，為農業勞動議員中，得
票最多者，即在其選舉區，亦以斯氏得票為最多。

但要知本年的選舉結果，是工黨獲得歷史上最高議員
的時期，亦即農業勞動議員最多的一次。

此外，尚須注意者，即在本次的選舉，選自農村的保
守黨議員，為數較少，農業大臣與勞動大臣，俱各落選。按

其原因，是由於保守黨的政策，不為農民所歡迎，故農民
的大多數投票，皆被工黨，自由黨所得，特別是因工黨，
於選舉之前，確立了有利於農民的政策，故他們的投票自
然傾向於工黨。

(5) 一九二四年十月的總選舉。一九二四年一月，工
黨提出了不信任案，經自由黨的協助，通過於國會，於是，
位於第二黨的工黨遂組織英國空前的工黨內閣，是年十月，
因共產黨問題，解散國會，十一月，遂於工黨內閣之下，
實行總選舉。

當解散國會之時，工黨曾向國民發表聲名書，關於農
業的宣言如下：『以前勞動政府的行動，皆本於促進農業
的繁榮與國民的隆昌之信念。結果，遂以協同組合，信用
組合，農業教育等，救濟農業者，又為減少「隸屬的家屋
制度」之弊害起見，曾從事於減輕地租的規定，又於他黨
的大反對之下，再以法律恢復地方工資委員會，與農業
工資局，而使勞動者得以適當的生活』。(Report, Ibid
P. 194) 而其具體的農業政策是：土地國有，確保佃權，
以及禁止隸屬的家屋制度等約十項。

本屆總選舉的結果如次。
當選者氏名 選舉區 得票數 所屬團體

阿大姆生 斯得福斯 W. D.
 挪愛爾蒲克斯頓 挪福爾克 D. L. P.
 譚凱 代爾比 W. T.

本屆總選舉的結果，祇有三人當選，成績很壞。泰拉斯，斯密斯，喬治，及奧克等統統失敗。

農民選舉的不振，固屬常例，但於本屆的結果，則有特須注意者，即工黨在本屆選舉所公認的候補者，雖較多於往屆，然其獲選者，則反而減少，其減少的原因，固有種種，惟因工黨政府的關係，致使工黨濫立候補者，確為其失敗的主因之一。例如，在斯密斯氏的選舉區，因工黨於斯氏之外，又公認了一位有力的婦女勞動者為候補，故結果兩敗俱傷。申言之，若工黨於該選舉區內，祇立斯氏一人為候補，則他絕對可以當選。

諸如上述，自一九一八年以來，農業勞動議員，雖每屆皆有當選，但其成績都是很壞。更有進者，上述歷屆當選的諸氏，雖為純粹農業勞動議員，但其獲選的主力，不能說是全靠農民的援助。除了斯密斯與喬治兩人得力於農民的愛戴較多外，其他如譚凱，如蒲克斯頓，都有非農民的應援。

但在另一方面，因為農民的散在於各地方的關係，故

他們援助工業勞動議員之處，一定很多。由此可知，農民選舉不振的原因，不能一概責之農民，不過，純粹農業勞動議員的選出率之不良，確為事實，以下試檢其不振的原因。

二、農民選舉不振的原因

英國農民，自一八八五年，選出阿濟氏為議員以來，已有約五十年的歷史。其參加政治的運動，確較早於他國，但結果總是不振，其最大的原因是：

(甲) 財政的困難

財政的困難，不獨農業勞動議員如此，其他一般勞動議員，莫不皆然。以前阿濟氏獲選時，克林氏曾謂：「他的選舉費用是由富裕的自由黨支出，恐組合祇出了赴議會去的旅費吧」。(Green: *Field P. 85. 293.*) 即到後來，財政的困難，仍然如故。此農民選舉不振的原因一也。

(乙) 農民的團結不固

每當選舉之時，農民團結力的薄弱是其最大的障害。工黨調查部會就一九二二年的總選舉，而評論農村勞動者團結力的薄弱曰：「農業組合，一般勞動組合與職業組合固屬激昂，然在鄉村地方，則勢力薄弱。而地圖乃更

明示著，在有力的組合員與多量的勞動投票間，具有密接的關係。即就實際而言，諸如農民組合的領袖泰勒，奧克，以及對於鄉村具有密切關係的地方工黨首領，且為 N. A. L. D. 的挪爾福克支部長代拉氏等，每次落選，就足證明農民的團結力薄弱。又自與農業勞動組合關係最深的挪爾福克地方，以至東部諸州，其所選舉的農業勞動議員，向來較多於他處，觀此，亦可證明農業勞動議員之地理的分布。

(丙) 農民之保守的傾向

農民之有保守的傾向，不獨英國如此。世界各國，無

不皆然。惟於英國，則保守的國民思想特深，故排斥急進的勞動候補者亦特別。即在農業勞動候補者中，諸如泰勒，賽喬夫譚凱等急進份子，迭次落選，其原因即在於此。

(丙) 工黨之缺乏農業政策

如上所述，工黨確立農業政策，乃始於一九二六年。在此以前，雖每當選舉之時，發表些農業政策，但皆薄弱而不堅固。故工黨的缺乏農業政策，亦為農民選舉的不振原因之一。總之，英國是一商工業的國家，其農民的政治運動之不振，亦為情理之常。

(六) 十四日，節譯自社會政策時報六月號，齋藤榮一原著。

革命評論 第十期 目錄

黨的改組原則	陳公博
怎樣廢除不平等條約	許德珩
蘇俄共產黨「民主化宣言」的批判與感想	劉侃元
目前怎樣建設國家資本(三)	陳公博
革命的立場與黨的立場之研究	鄭重民
金文泰與李濟深	公博

通訊

五個問題	无我
革命事業與職業	毓秀
有團體訓練嗎	公博
編輯後的短訊	李化石
	公博

時代與超時代

陳醉雲

近來頗有些人說，文藝作品必須反映着時代的色彩，注重於時代的觀念，總之，表現的範圍，是不要離開了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

這些話的發生，也不為無因；祇要一談到「時代潮流」，一般人不是都以為非跟着這時代潮流亦步亦趨不可嗎？否則，便會變成時代的落伍者，同時也就是不時髦。這種觀念，當然會影響到文藝的趨勢，并且也影響到文藝的理論。

不過我却很有點懷疑：追隨着一個時代的潮流，果然是百無一失的嗎？這些潮流，果然都是健康的嗎，果然都是正當的嗎？我們可不可以另換一個新方向，或是比它更進一步，或是糾正它的謬誤及批評它的得失？

即使要去參加這個潮流的話，我們也得經過理性的審度纔去參加，也得經過同情的印證纔去參加，決不該毫無瞭解的去一味盲從。本來，一般人的思想，多是受着「時髦」所支配所左右的，這不但現在如此，從前也如此，就

是將來教育如果還不發達時也還是如此。

固然，好的最合理的時代潮流，原是一個大眾所不約而同的要求；但實際的情形，也並不盡是這樣。而且時代潮流，也不一定完全都受自然趨勢的必然的影響，有時簡直是發生於少數人的提倡與支配。譬如中國歷史上最顯著的幾個關於思想與文學的潮流，像漢代的尊經重儒，魏晉的清談，宋朝的理學，明清的八股文等等，在我們現在看來，也並不怎樣高明，然而在當時，却的確是風靡一時，一般人都以為非此不可，非此不時髦的。而且提倡這些思潮的，又每每是些學究，官僚；利用這些思潮的，又是幾個抱有籠絡人民的野心的帝王——像漢武帝明太祖之類；對於當時的民生社會，實在並沒有甚麼怎樣的需要。至於推波助瀾的，便是那些盲目的民衆了。

上面所說的幾個時代潮流，也可以說是多半由於人為的力量造成的。至於受着自然的趨勢所影響的潮流，禮教與破壞禮教，便是兩個最顯著的例子。原來在中國古代，有

桀紂的荒淫，春秋諸國的亂倫的流行，——子蒸母，兄姦妹等事，在左傳及其他稗史上都可以見到，——於是大家都感着要有禮教這一種東西來約束纔好，不過雖然感覺到了，苦於說不出，而且也做不出；因此就有那所謂聖賢之徒，他們早就很明晰地感到，而且更有相當的才能，能够說得出，做得出——製成了禮，作成了樂，使一般人相安於禮的範圍以內，生活於樂的陶養之中。這種制度，在當時如果能夠相當的活用起來，也有相當的意義；可是一般人每每死板地刻畫過度，做得過分，到後來，便弄得和善者呻吟於禮教之下，狡黠者却借禮教做利己的工具了。因為這樣的緣故，於是又有一些先知先覺者，感到禮教的必須破壞，束縛的必須解放，可是因為人數少，力量薄，積重難返，應者寥寥，所以沒有做成功；直到近年受了歐洲自由思想與新倫理觀念的影響，纔漸漸把這禮教的藩籬打破。不過以後一般人如果過於放任恣縱時，社會上又會發生什麼新禮教運動了，這是我可以斷言的。

在歐洲，古代的希臘人，享樂着藝術的，現實的，肉的生活，除開因鬪武而發生的痛苦之外，一般人是很快樂的。後來一到羅馬人時期，雖然承繼着希臘思想，但因為缺少明慧的理智與自省的美德，祇一任情感的放縱，慾求

的滿足，從健康的享樂而流為頹廢的沉湎；到後來，一般人便反因此感到了生的厭倦與慾的痛苦，於是那禁慾的出世的希伯來思想，便應時勢之需要，乘隙而入了。那時，這種宗教思想的移植與流行，原是想對於當時的社會有所補偏救弊的，不料因為羣衆的過分推波助瀾，這個潮流便漸漸變成極大的權威者，竟淹沒了全個歐洲，使無數人民輾轉呻吟於禁慾生活的壓迫之下，成了著名的中世紀的黑暗時代。因此又起了一般人的反感，經過了多時間的醞釀與奮鬥，直到文藝復興時期，纔算發現了新生的曙光。所以當一種時代潮流初起的時候，每每是反抗的，——反抗當時社會間的不良狀態，——但是一到後來，又每每變成壓迫者，更使第二個潮流來反抗它。這都是因為羣衆的無理性的盲從，與無謂的推波助瀾的緣故。

所謂時代潮流的大致，差不多就是這樣。你如果站在歷史的觀點去看，也許會使你失望或發笑。至於一般人盲從的原因，就是由於缺少知識，徒尚「時髦」，沒有鑒別眼光與批評精神。在先知先覺者喚出一種主張，創出一種主義的時候，也自有他的見地與意義；但是一到「不知不覺」者的手裏，他們却祇知道要這樣，而不知道所以要這樣的緣故，於是便拿着「雞毛當令箭」似的濫用起來，執

64

著而且專擅；怎樣的應變，怎樣的改良，怎樣去消除舊的與容納新的，他們却是莫名其妙；因此便發生各種流弊，而又成爲壓迫勢力的代表者了。

在現在，最激盪一時人心的潮流，自然是社會主義了。因爲自從機器工業發達以來，一般手工業者都被破壞，吸收，至於不能獨立存在，因此資產愈加集中，貧富愈加分明，所以社會主義的產生，確乎是必然的趨勢。

社會主義的派別很多，不過總逃不了一個共通的目標。這個共通的目標，便是使人類生活普遍的改善。但是因爲各派中間，意見紛岐，手段互異，而且這種手段，又很有可議的地方，有時因爲誤用手段，竟反忘記了根本的目標；所以如其對於這種現象不能糾正，便又有發生壓迫勢力的可能了。

現在的時代潮流就是這樣，文藝作品果然也應該跟着它們去亦步亦趨嗎？我覺得：與其跟着有時不免謬誤的階段去表現，還不如向共通的目標——使人類生活普遍的改善——去努力更爲有意義些罷？與其陷在混亂的狀態中去顛簸，還不如站在清醒的地位去作新方向的啓示更爲高妙些罷？

而且，文藝的使命，也並不如此簡單。做社會運動是

一件事，作文藝表現也可以說是另一件事。這正和做社會運動工作的人，還得吃飯，睡覺，更須有相當的娛樂一樣。我覺得文藝所努力的方向，大部分還是屬於精神生活方面的。

一講到精神生活，就很有些人曾經這樣說：「精神生活是隸屬於物質生活之下的」。這幾乎會使人疑心它是近乎懦夫的話。即使要用科學的說法來證明這句話，但也決沒有這樣簡單。如其說是精神與物質互爲因果，那倒是較爲合理的話。若是完全照那樣說，不是個個人都做了物質的奴隸嗎？所謂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移——不因爲物質的條件而變節——這樣的精神，在我們人類中果然是沒有的嗎？而且所貴爲人類者，就在能够運用智慧去征服物質，改造環境，不是完全聽命於物質，適應於環境就算了事。現在的世界，所以能有這樣的物質文明，多半是由於人類心意的不滿足，精神的需要創造。如其完全是由於物質的感應，環境的支配，那麼，雨來時頭上蓋點草蓆好了，風來時身旁遮點泥障好了，又何必需要美麗悅目的超乎實用的建築？飢有得吃，寒有得著好了，又何必要有音樂的悅耳，繪畫的娛目，詩歌文章的感動心神？

總之，一個人的精神，是需要活動，需要變化，沒有

一種固定的物質可以滿足一個人的慾求。譬如，即使天天給你吃珍貴的魚肉，你也會吃厭；即使天天給你著華美的綺羅，你也會著厭；即使天天給你住高大的洋樓，你也要住厭，有時反會羨慕蓬窗的風月，憧憬茅簷的雨意。

說人類的精神生活完全寄托在物質條件之下，我覺得這是原人時代的事情；自從人類有了文化藝術之後，精神的能力便超過物質的威權了。人類的思想行為，有許多固然是由於物質的被動；但像悅耳的音樂，娛目的繪畫，抒寫心靈與激宕心靈的詩歌，滿足賞鑑味與求知慾的小說，論文，以及其他美與愛的希求等等，却是由於精神的要求，而不是受物質的支配了。

在原人時代，為滿足物質的需要起見，可以人與人相食而毫不為怪；但在現在，人與人之間却需要相當禮貌與同情了。這不能不說是精神的建設與功績。固然，在現在還有掠奪階級的存在，無異於人與人相食，但到底比從前進化得多了，而且我相信這種掠奪階級也正在逐漸消滅之中。但是如果僅僅聽命於物質的支配，而沒有精神的幫助，恐怕人類的進化也很難說罷。人與獸的所以有顯然的殊異，可說是人類有精神生活，獸類沒有精神生活的緣故。我想這話大概不會錯罷。

所以，我相信努力於精神方面，使人類都趨向於精神上的醇化，可以比其他的辦法更好；因為大家都有了陶養，有了同情，並且受了理性的暗示與思想的指導，便自然不會做出掠奪與殘害的事情來了。——雖然也要有相互間的道德與規律的維繫。

所以我更相信，文化藝術是可以歸到人類的精神生活方面去，也不失為一個改善人類社會的根本方法。——固然別的方法還多着。而且，除開治本的方法之外，我也並不反對治標的方法，我承認治標的方法也儘可以與治本的方法同時並進；不過應得認識明白，聲明清楚，免得人家把手段誤作唯一的目的；否則，東風壓倒西風，西風壓倒東風，狼咬殺狗，狗咬殺狼，互相報復，互相爭持，人類社會間便永遠不會有好的現象了。

講到「治標」性的文藝，「革命文學」也可以算是其中的一種，祇要有相當的思想與情緒，並且在藝術上有相當的成功。不過最好是多做創作，少發議論，不要用這種方式作獨一無二的標準，想去征滅其他的一切文藝。因為世界上的事情，本來沒有這樣簡單，即使是一個真理，也不見得就會像萬能的法寶一般，可以到處去應用。無理的謾罵呢，尤其不該，至少須像創造月刊上麥克昂君的態

度，那纔是值得我們尊敬的。

至於有些刊物，做了幾篇新禮拜六派的文字，插了幾幅淺薄狹狹的圖畫，也似乎標榜什麼「革命文學」——甚至於「未來的文學」或「明日的文學」了。我覺得：即使是對待敵人，也該有相當的尊敬，萬一要把他「明正典刑」，也祇能「明正典刑」而止，決不該加以無謂的嘲弄；何況他們以着真正的敵人不說，丟開真正的目標不管，反從三個閒暇中去尋閒仇，借筆墨做武器，專幹些欺善怕惡的工作，還要自詡着什麼什麼文學的頭銜，這却怎能使人信服呢。

現在，應該讓我的話轉換一個方面了。文藝作品，果然必須執着於時代的觀念上嗎？到底有沒有超乎時代的可能呢？我敢這樣說：多數的文藝作品，固然受時代潮流的影響，并且常常採取當時的背景作題材，藉此完成他們的創作；但也儘有不受時代潮流的影響，不需時代背景作題材的文藝。

如其是一篇小說，作者描寫所及，或者每每離不了現代的背景；但是，也可以採取任何古代的人物作題材，或任何傳說中的事象做軀體，來表現作者的超乎現代意識的思想，昭示比現代思潮更進一步的見解；或是在美妙的故事

裏，寫出人類的永久性，暗示着遠大的哲理，當然也是可以的呵。

至於詩歌呢，那更可以純粹抒寫一個人的靈感情緒，——這種靈感情緒，雖然是個人的，却也是在人間具有共通性與共感性，正和個人就是社會的一分子，并且也具有社會相一樣。況且文藝的性質，本來就不是一個人的佔有物。它是有無限制的投贈與接受的可能的。有人把文藝分作個人的與社會的兩個區別，我覺得不大妥當；因為素質上如果沒有引人共感的可能，壓根兒就算不得文藝。——可以與時代觀念不生關係，祇要用藝術的手腕寫出來，便有成爲永久性的文藝作品的可能了。譬如飢了要使他飽，寒了要使他暖，以及需要美的欣賞與愛的滿足，這不是超乎時代的永久的真理嗎？我敢斷言，即使時代無論如何變遷，它們的永久性却是決不會動搖的，除非是到了地球毀滅的時候。

我相信唐代諸名家的詩，在現在與將來，都不會失掉它的價值，正和莊子的哲學思想，不會被後人所否認一樣。在歐洲的文藝作品中，我想，像憐慈的夜鶯曲，雪萊的雲雀歌，就是到後世，也不會怎樣失去它的價值罷。

固然，文字的形式，是常常隨着時代而改變的；但文

體與字型的改變，不見得就會喪失古代之傑作的價值。因為即使後代人看不懂，還可以借重於翻譯，像我國古代的文言，可以翻作白話，西歐的拉丁文，可以譯作英法語一樣。

而且，文藝的永久性，是說它的內涵方面——情緒，思想等等，不一定在形式方面。我們去評判文藝的價值，也得就它的本質而論；不能因為自己所喜歡，就隨便說它爲有價值，也不能因為自己所不喜歡，就任意說它爲無價值。假使是這樣，那麼，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人，便可以否定一切文化藝術及其他一切科學了。要想照那樣的立論，似乎不能算作公允罷。

有些人主張用功利的眼光去評判文藝，我覺得也不妥當。因為功利這句話很難說，而且頗有流弊。譬如有些從事革命工作的人，他是非常奮發，勇敢，而且有時還簡直忘記了自己的生死。但是所以能夠使他如此的，那是由於「主義」的鼓勵，却不是由於「功利」的督促。因爲主義是某一種相當的真理，代表着正直與公道的意味，所以能夠使人奮發，使人歌，使人泣，使人忘記生死。如果一個人祇斤斤於功利的觀念，我敢斷定他決不會如此的。而且太看重功利，會使人過於自私；太著眼於功利時，更易不

擇手段，無所不爲。在一個社會間如果大家都一味斤斤於功利，把功利做本位，恐怕一定不會有好現象罷。

我覺得過於注重功利的文藝，雖然「言之有物」，也許會變成「道學」那樣的東西，反因此缺乏了真情實感的氣分——或者是所謂「真實性」呢。

總之，我覺得從事文藝的人，最好不要過於執著。我們的時代，說起來也真可憐，不過僅僅是歷史的短促的一頁而已；我們的眼光如其不願踟躕於目前，也何妨瞻瞻前，顧顧後，認識一些已往與推想一些未來呢。

所以我的結論是：文藝可以表現時代生活與時代意識；但也可以超出時代觀念，去表現人類宇宙間的永久性與共通性，或是更遠大的思想，及更永恆的真理，藉作現在與未來的啓示。

一七，七，五。

貢獻合訂本第一一二卷裝成

每卷實價一元

(外埠酌加郵費)

各代派處均有經售

大

題

小

做

波格達諾夫去世

陳雪舫

剛纔得到消息，波格達諾夫（A. Bogdanoff）已於四月七日午後十時五十五分去世了。

波格達諾夫的名，在我國想必也已很有一部人知道。因為他在大學裏所編的經濟學講義，前曾由施存統氏譯出，以『經濟科學十講』的名稱出版；現在也有周佛海氏譯的，題名『經濟科學概論』在商務印書館出版。那是一本體製特殊的經濟科學書，留心社會科學的想必仔細地把它看過一邊。所以至少，研究社會科學的，該已知道他的名。

但他是一個會使外國人，疑心俄國究竟有幾個波格達諾夫的博學多能的人。他曾做過全俄最高經濟會議議長，對於經濟自然是很有研究的，他所講的經濟學自然可以放

心地去讀。可是他又是一個哲學家，他所著的『社會意識學』，實是討論思想全體而有科學風貌的第一部書。他又是一個藝術批評家，像關於無產藝術的諸論稿，如『無產階級詩論』，『藝術繼承論』，『無產階級藝術批判』等，也頗很可供藝術理論的建設上的參考。同時他又做創作，像他所著的『紅星』，一種以火星為舞臺的桃花源風的故事，就東鄰的日本也已譯出，而且盛行過一時了。

他是：

經濟學家？

哲學家？

藝術批評家？

藝術家？

……

誰料他所專修的竟是醫學；倘若一生只許以一種學問的名稱爲一個專家的標識，則波格達諾夫便可稱爲醫學家。他生於千八百七十三年，今年五十五歲。初年習醫學，晚年復歸於醫學。最近他在莫斯科做着蘇俄人民保健部所屬的血精醫學研究所所長，他的死就是做了血精醫學的實驗的犧牲。

他著的『社會意識學』，中國已有人在譯，但不知何日能成！

應時小品

——小品二一三——

江紹原

下見十七年六月廿九日（即戊辰年五月十二日）上海新聞報：——

怪傳單亟應查禁

- 倘能傳十張
- 全家可無災
- 如果要添印
- 存板者發財
- 此中定有黑幕！

本埠近日忽發現一種怪傳單，並有人黏貼門首，謂十一日至十三日，不能動烟火，否則有殺身之禍，因此有大部份人，竟信以爲真，以點心充飢，免遭災殃，此項傳單，印發者，詳明他址，表示負責，聞本埠軍警當局，以其妖言惑衆，騷擾民心，擬嚴查禁，茲查錄該項傳單原文如下，

各界注意今年的瘟疫，北京胡大人死了三日還陽說，今年人要死大半，五月初十日瘟神下界，六月人要死八分，若有不信者，身得大病，口吐鮮血而亡，倘有虛言者，男盜女娼，有仁人君子繕傳一張，可保一身之災，能傳十張，可全家無災，即有靈驗，又湖北省之人，在北京做官後，回家演說本年之災，人要死無算，若有不信，至後請看有妖怪出世，半夜叫門，切不可答應，五月之後十一二三日，不可煮飯，十三日過午開火燒飯，須用破法，硃砂三分，袋在身邊，可除妖怪，此日天下紅雨，三六九吉利，法租界盧家灣康佛路口福記米號郁載庭印送，此信由北京都姜堂王老太太送，板存法界八仙橋鼎新里五弄四號。

我比有些人似乎幸運些，因爲六月廿五日（舊歷五月

初八)我就已經見到了這個傳單，假使我有心，當然很來得及從從容容的預備一切。那日下午，二房東太太的婆家有人到杭，他交出一張紙，說是他從長安動身的時候老太太囑咐他帶來的。紙上有人用鉛筆抄錄了許多行的字，與新聞報所載的傳單原文只有幾個字的不同：「今年的瘟疫」作「今年的瘟症」，「瘟神下界」句無界字，「可全家無災」句作「可保全家之災」，「至後請看有妖怪出世」無「有」字。本文後面的附語，則為：

敬惜字紙閱後轉送他人

此信(係?)田(由?)上海鄭太太送印。

可見上海之外，浙江的長安鎮也發現過那個傳單了，且先生既然將它帶到杭州來，那麼省會中總也算有了它的蹤跡了。在以上三處和其他地方，它出現的時日和所從來，又它傳布的廣狹，和所生影響的大小，切盼有人趕緊調查一下，并通信告訴我。來函請寄杭州下板兒巷十五號。

立正！——別忙走

開 因

「立正！——別忙走。」

我們站在凝成漿凍的血層上。血裏橫斜映射出各種意

義的字影；最是鮮明的是兩個大字「青春」。

站在血層上面的人，每人的臉上或心底多少都反映下些須痕跡；因為這是光的反射的結果。

是懷着這種痕跡的心在血層上站着。走終於是要走的，不走也會給垂死的兇魔或新興的狂暴捲去。

現在，我們用得着再喊一聲「立正！」但是，且別忙走。

立正不就喚起了注意了麼？我們且用最大的小心先檢點檢點看。

方向大體是認準了的，最要緊的是得盤問盤問同去的到底有多少人，報過了名的是不是都真同去；問明白了免得陣線裏夾雜不清耽誤了大家的事。胡塗老弱的，丟下了他；討小便宜的，一脚踢開去。

還有一件，也是萬萬不能忽略的，便是須得清查清查看我們口袋裏的乾糧：第一要提防蛙蟲同敵，其次得估量够不夠用。半路上挨餓發慌，中毒或者喫了下並不滋養的腐朽糧食，這些都大大地礙事。

武器也得預備好，途中免不了要遇見講不通道理同我們為難的敵人。

歌譜也得預備幾套，不然，大家擡着苦嘴走，不是太悶

得慌麼？

一刻都不能耽擱，一切準備妥當了，大家挽着手臂，整齊步伐，踏踏實實高高興興地走去。

十多年前，我們聽過一聲「立正」的口號；這是驚天動地的第一聲！那時候陣行還沒有站齊，大家就慌裏慌張亂跑一陣，甚至於跑到敵軍營陣裏去趁一搗熱鬧都不覺得稀奇。累得喊口令的指揮人辛辛苦苦再整頓一陣，好不容易才保留住前進的勇氣。

一隔就是八九年，我們聽到第二聲「立正」令了！這一回知道跑快了是不成功的，定出了「行前須知」的幾條規則。可惜走不到幾步，大家躲的躲，藏的藏，陣線上漸漸人馬稀少起來，甚至於喊口令的人都告了假。祇剩了一兩個堅忍的主將帶領着一部分人馬依舊在走；然而因此他們也就感到蕭條寂寞，與會沒有從前那麼勇往了。

最近，第三聲口令霹靂一聲響叫出來了！這結果就是目前填厚我們地皮的一片血層。

「朋友，你沒有染顏色麼？」

「沒有呢！因為還沒有看到足以使我像奔赴淫慾那般強烈情緒的一隻染缸；同時我也懷疑並愛惜着自己的能力。」

「那麼正好，我們私地裏彼此鼓勵着，再喊一聲『立正』！」

六月二十八日，一九二八。

旋風

康農

思想像旋風似地亂轉。

自從認識以來，始終保留着頗好的印象的西湖，一直到昨天還在憐惜他的些少的短處的，今天晴光底下陡然生出平淡甚至於厭煩的感覺來：那就是他的過於小巧。一直愛好有時甚至於心醉的他的清秀與嫺靜與玲瓏，頓時間一一在眼底消逝。所幸晚來一陣暴雨過後，濃密的烟霧，添加下垂的夜色，滿滿地舖在湖面，引起了野海的幻象，這才恢復了不少的原有感情。

昨天那一位純潔得像 *White* 樣的朋友還住在一齋時，兩人憑着破敗的欄杆，絮絮地談論，談到在中國作人之難與苦，想到逐漸逼來的多少難關應該如何謹慎度過等等，這話，引起了相約寫點「大題小做」的斷片思想與意見的動意；今天他剛剛離去此地，腦子裏的野馬便又跑出了岔路，怎麼樣也收勒不住韁繩，儘他胡亂馳騁了一陣。

那位守身如玉，纖塵不染的朋友，一花一草的體味，一嘆一喜的興思，都時刻凜凜然以墮入庸俗（他常說的 Banalite）自戒：這本代表性格高華的一面，對我頗具引力的。

近天來於是我們談起了「新村」之類的生活方式來，因為他已苦於精微體味之不易普施於他所愛好的事物。我們想倘使能以自力自給的結果與我們所不願接觸的一部分世界絕緣，合力開劃恬靜的小小天地，讀書寫作，析理抒情，一切自如，倒也頗是誘惑人心的生活。絲毫不雜出世的冥想，只為抗拒促人墮落與麻痺的力量。

如是者談了兩個下午；雖然事實上的難題隨着層出不窮，仍不減過屠門而大嚼的興致，以至於一鱗半爪地已移在筆底下留得些須痕跡。

朋友去了，維繫的力量失了，一陣魔也似的旋風，捲挾我到了凶暴的，却也並不十分生疏的一角世界。

耳朵裏馬上能見暴戾喝叱的聲音：

「想往那裏逃走，你懦怯的心靈！」

「因循的死路，你想着幾時走完？求全的夢境，你相信幾時實現？這些你到底曾經——那怕是僅僅的一次也好——抱緊了藏在僵硬的軀殼裏的靈魂，死力震撼着盤問

他過沒有？你麻痺的心靈！

「生活變換得來的感覺一天天遲鈍到沒有踪跡，你却獨自感解是性格的堅定；奮鬥掙扎以至於失敗的呻吟一時之傳到耳邊來，你却認作是『無可奈何』的迴響；你可鄙的虛驕的心靈！」

「偷偷地躲避一切罪惡的牽連，那罪惡歷程中所有強烈的歡忻與苦楚，你拿什麼來替代？忍心地謝絕所有愛的繁累，那愛的背後遺下的絕大空虛，你拿什麼來填補？你畏縮殘酷的心靈！」

「再總問一句，懦怯的心靈，你到底想往那裏逃走！」
野海似的湖面，魑魅地騰上了猙獰萬狀的巨影！
是存在有這樣的一種心情。
七月一日。

往事

禮智

一
春苔兄有位二哥。在山野掇拾和歸航中，作者常敘述，記念他的二哥。我讀過這樣親切的文字後，停雲落月，倍懷往事。我的二哥，不幸早年去世了。兒時，二哥八歲，

我六歲，我們同在小學堂念書。我的功課常得他指導。他似乎魯鈍，然而他的聰慧所在，爲人所不知。直爽的性格，則時常流露。他走路，從不好生走，總是連跑帶跳的。他的體格很健，腦殼很大，當時在小學裏，教師發給學生每人一頂操帽。獨沒有他合式的帽子，每頂總是小了。母親十分愛他。那年他生了病，累得母親日夜憂愁。他的死，大半也是死於庸醫之手。

他死後，祖母，父親，母親不知流了幾多眼淚。至今提及，猶有餘悲。我的大哥那時在北大念書。家中不讓他知道這悲痛的消息。假期中，大哥歸來，他問「二弟的病好了沒有？」母親答應一聲，「好了。」大哥總不相信。後來他知道真的消息，伏案痛哭起來。那時正是傍晚，在一間湫隘的房子裏，房屋在很深一條巷中，慈母失了愛子，長兄喪去幼弟，我失了天然的伴侶。這傷心的事，永遠不會忘記。

去年冬日，我渡河到他的墳上。真是「十年生死兩茫茫。」況且相隔已十五六年，然而記憶在我心中，仍是新的。

二

現在剩了一位長我三歲的姊姊。伊是一個心腸慈悲的

人。家中的人常說，貓死了，伊也是要哭一場的。我九歲時從小學裏畢業出來。家裏以我年紀尚小，只要我進一私塾裏讀書。這時所讀的書，只是孟子，左傳和幾冊國文，自己又看了一部綱鑑易知錄。也值這時，大哥每年暑假由北大回家一次。我這時很喜歡的是三國演義。大哥教給姊姊和我念古文。第一次教姊姊念班昭的「爲兄上書」，教我念馬援「戒兄子嚴敦書」。當時我們覺得津津有味。接着又教我們念了好幾篇古文。我愛好讀書的性情，幼時即非常熱烈，書非讀熟不放手，現在反遠不如從前了。

第二年的夏天，大哥畢業回家。他買了一部「上下古今談」給我們看。窮三日之力，我們一口氣看完，高興得了不得。夏夜乘涼的時候，銀河耿耿，晚風習習，我們縱談天地。這時我立志學天文，姊姊說學化學。不過後來姊姊學音樂，並在幼稚園教課，而我反現在學化學了。

從那年夏天起，我不再往私塾讀書了。我在家跟大哥學英文。他的教法很好，我的進步也十分快。這時「新青年」已出來，許多文章我讀不懂，大哥教我看了一篇胡適的「歸國雜感」。不久，大哥又離開我們，往北大學習法文，後來他就到法國去了。次年我也考入省城中學校。正也是「別時花灼灼，別後葉萎萎」了。

三

大哥到法後，稍稍與我通信。這時我們的生活，總算是幸福了。三年後他回到上海，又教書一年。他的意思，是要在本地講教育。回來後的嘗試，處處失敗。我又跟他學三角學等。他原來學的冶金，隨後即到萍礦作事。大哥長我十歲。我們以兄弟兼師生。後來我們通信甚密，也用不著細述了。

吾文累敝兄弟之怡怡，刻乃稍敝我敬愛的師長。大哥由萍礦停工出來，因約友人在原籍創辦一中學。值彼地大學新易校長，校長前為北大教授，毅然欲建一完善之大學。大哥作書招我前去求學。我到後，大哥引我同到大學見校

長。校長詢我物理化學數學之內容。彼時我心中之喜悅，至今未忘。惜校中學生不能真好學問。半年後，我因病仍回家。再半年，校長亦解職回北大。

我廢學者兩年餘。

四

我既因病廢學，大哥又辦學失敗。兩人心中之戚戚可知。此時常作信寄師。去夏欲來甯繼續求學，師亦贊成。覆書有云，「弟雖有親老家貧之事實，仍不患無深造之機會。」去冬來甯，在萬半年，前途如何，甚不可知。我之敘述，暫以此止。

新評論

第十四期出版

目錄

這只是我們的經濟會議	章乃器
農工除外的階級——答復一氓	章乃器
新八股和階級	章乃器
反共聯俄的日本	章乃器
已經四分五十九秒了	章乃器
福建的現狀	毛唐
軍事教育的精神	汪冰
慶祝嗎	適生
「嫁」去「夫人」未亡人	陳照石
幾句話請問中央委員	

文明結婚禮	龔明
保存國粹	柯明
不知足	虞明
民衆與海水	亞寶
打黃包車夫	孔寶
半月間大事記	編者
張作霖的死	直隸和北京的改名
武漢政會議決	停造步槍
五次全會	日民政黨對華態度
	南斯拉夫國會慘變
	國府發表對外宣言
	將召集

本刊下期

劉·既·漂·建·築·專·號

告預目要

- | | |
|--------------|-----|
| 劉既漂先生作建築圖及圖案 | 十幅 |
| 水面上的圓痕向著無窮擴大 | 孫福熙 |
| 所望於劉先生 | 林文錚 |
| 初識劉既漂先生 | 夏康農 |
| 美術建築 | 劉開渠 |
| 美化社會的重擔由你去擔負 | 李朴園 |
| 建築原理 | 劉既漂 |
| 色彩與情調 | 劉既漂 |
| 雷峯與閉沙 | 劉既漂 |
| 南京改造 | 劉既漂 |

當代 第三編 目錄

圖插

時事畫 五幅
 易卜生像 兩幅
 易卜生手筆與居室 兩幅

新黑暗時代
 美國的長成
 第三國際與蘇俄
 從馬克思主義到斯大林主義
 英國的西藏政策
 可注目的對華悲觀論的盛行
 中國從混亂中得救嗎？
 中國南方政府承認問題
 蘇俄的普及知識運動
 俄羅斯的農業勞動者
 吾自己的婚姻觀
 易卜生的故事
 俄國現今文學研究的方法問題
 最近的高爾基
 化學與農業
 將來的化學革命
 神話中之別甯

Count Hermann Keyserling
 Frank H. Simonds
 Arthur Ransome
 "The Road to Freedom"
 布施米田實
 西山榮久
 報知新聞
 N. K. Krupskaya
 日內瓦國際勞工局報告
 Bertrand Russell
 L. Aus
 Yoznesensky
 昇曙夢
 Oliver G. Pitman
 Waldemar Kaempferle
 Joshua Kunitz

貢獻旬刊 第三卷 第六期 (卽四期目錄)

劉既漂先生作建築圖及圖案十一幅

水面上的圓痕向著無窮擴大

所望於劉先生

初識劉既漂先生

美術建築

美化社會的重擔由你去擔負

建築原理

色彩與情調

雷峯與閉沙

南京改造

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版

孫福熙

林文錚

夏康農

劉開渠

李朴園

劉既漂

劉既漂

劉既漂

劉既漂

啟事：本刊每年四卷，每卷九冊。第二卷第一期即第十九期。第三期第一期起，預定價略自第二期起，如下表。第九期以前曾定十期，如期者，仍照前寄奉，待滿期後再請按照新章續定。

定價

每冊大洋二角

預定半年一元五角

全年大洋三元

(國外另加郵費每期四分)

廣告價目

每期半面二十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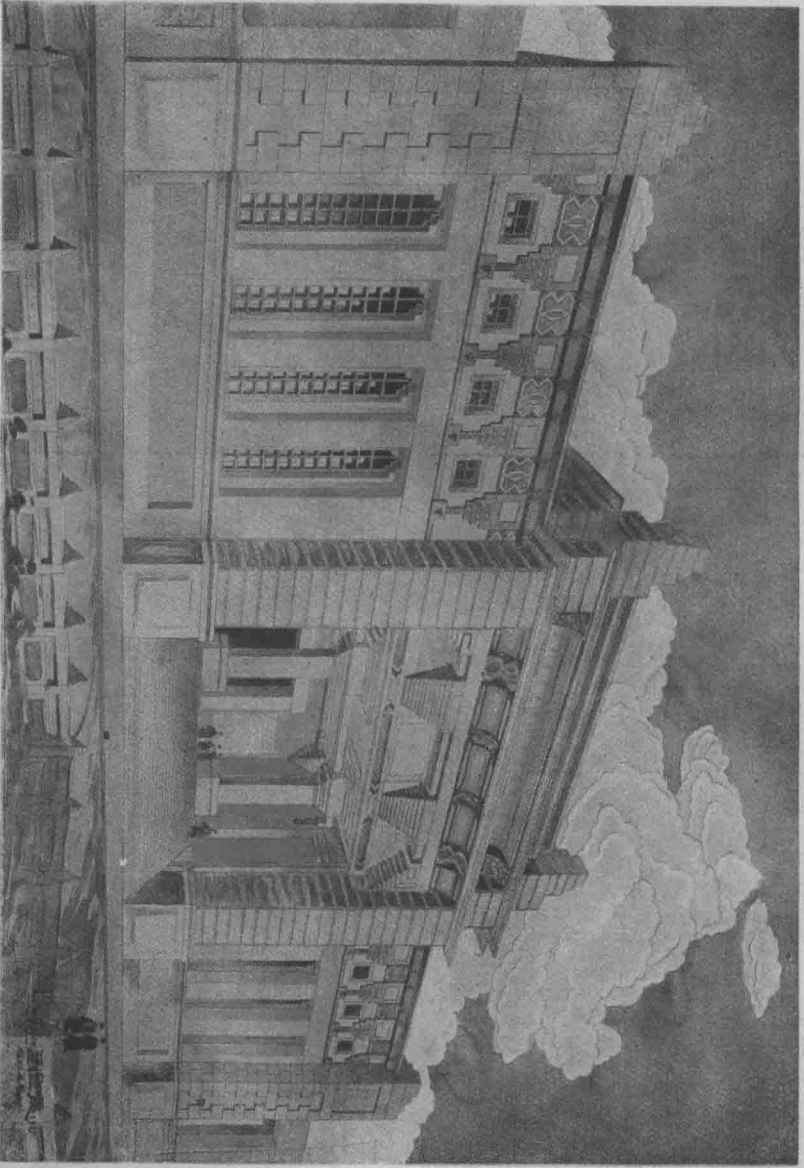
全面四十元

哈同路民厚里六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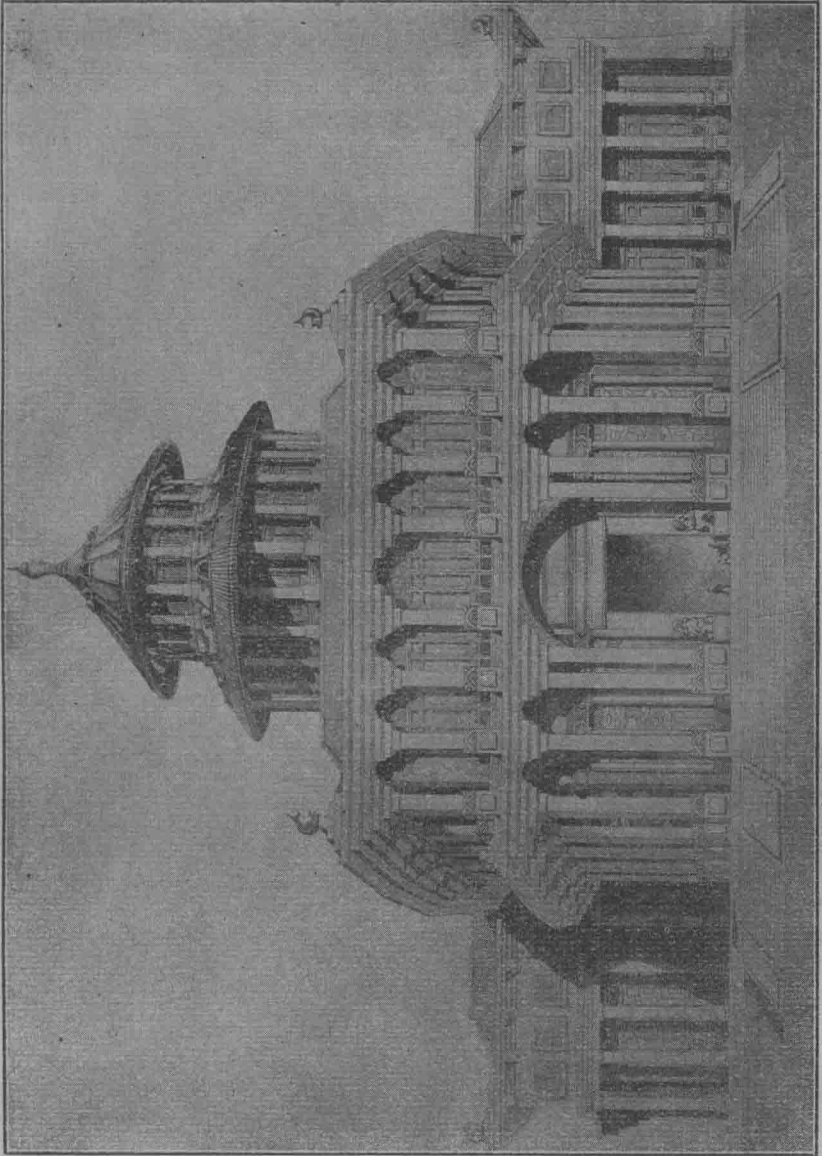
嚶書屋發行

電話西一八六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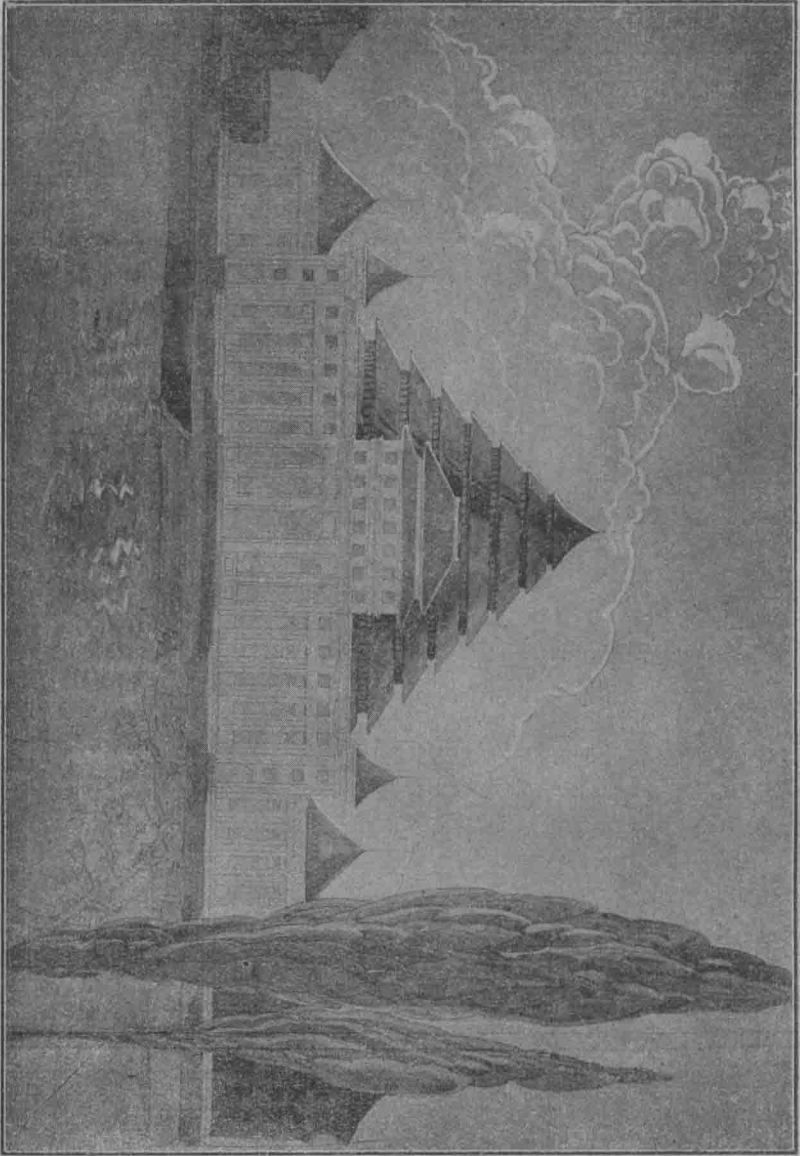
- 本代處
- 開明書店
 - 新華書店
 - 光華書店
 - 南華書店
 - 愛文書店
 - 泰東圖書局
 - 西東圖書局
 - 春風圖書局
 - 真友圖書公司
 - 金屋書店
 - 愛文書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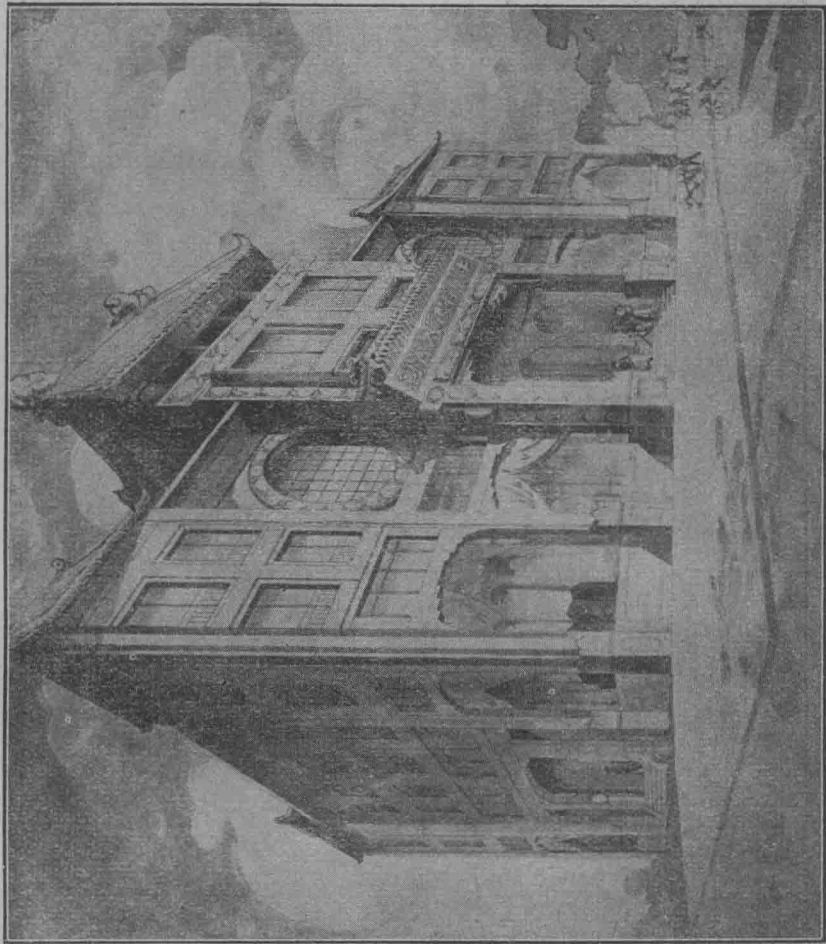
祠 士 刻



國家圖書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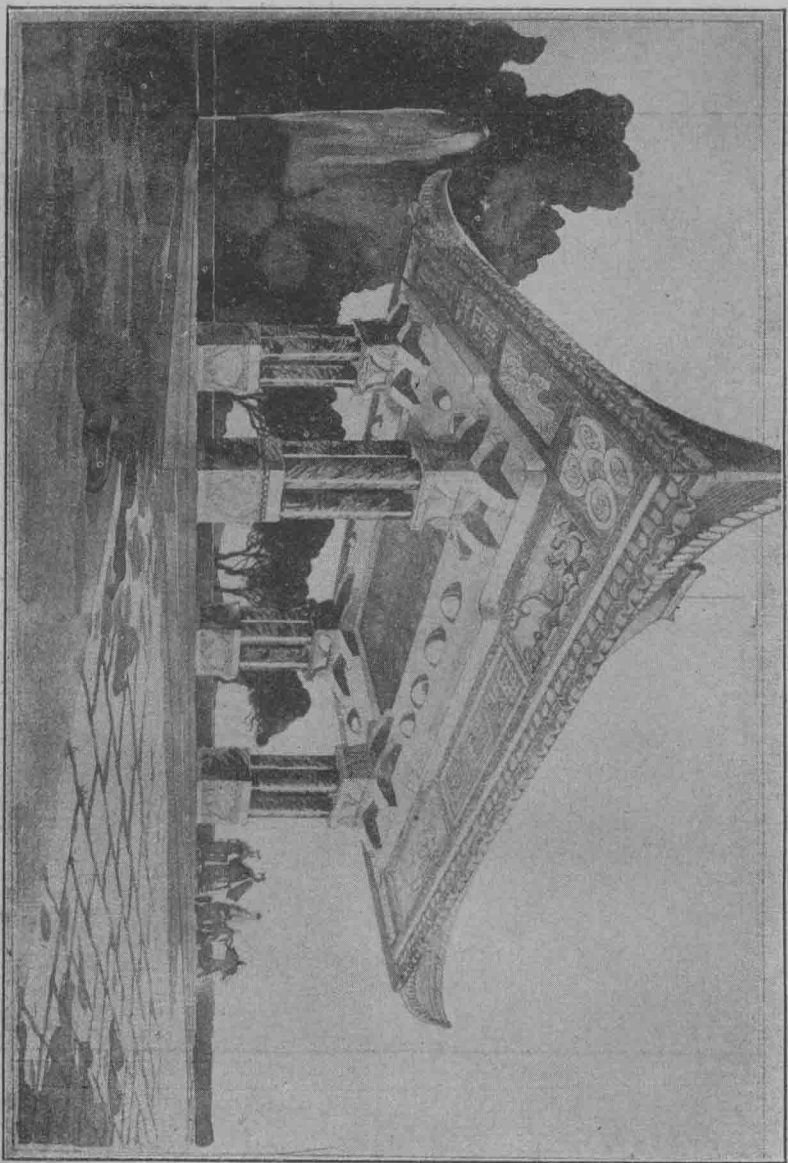


大 會 場



公

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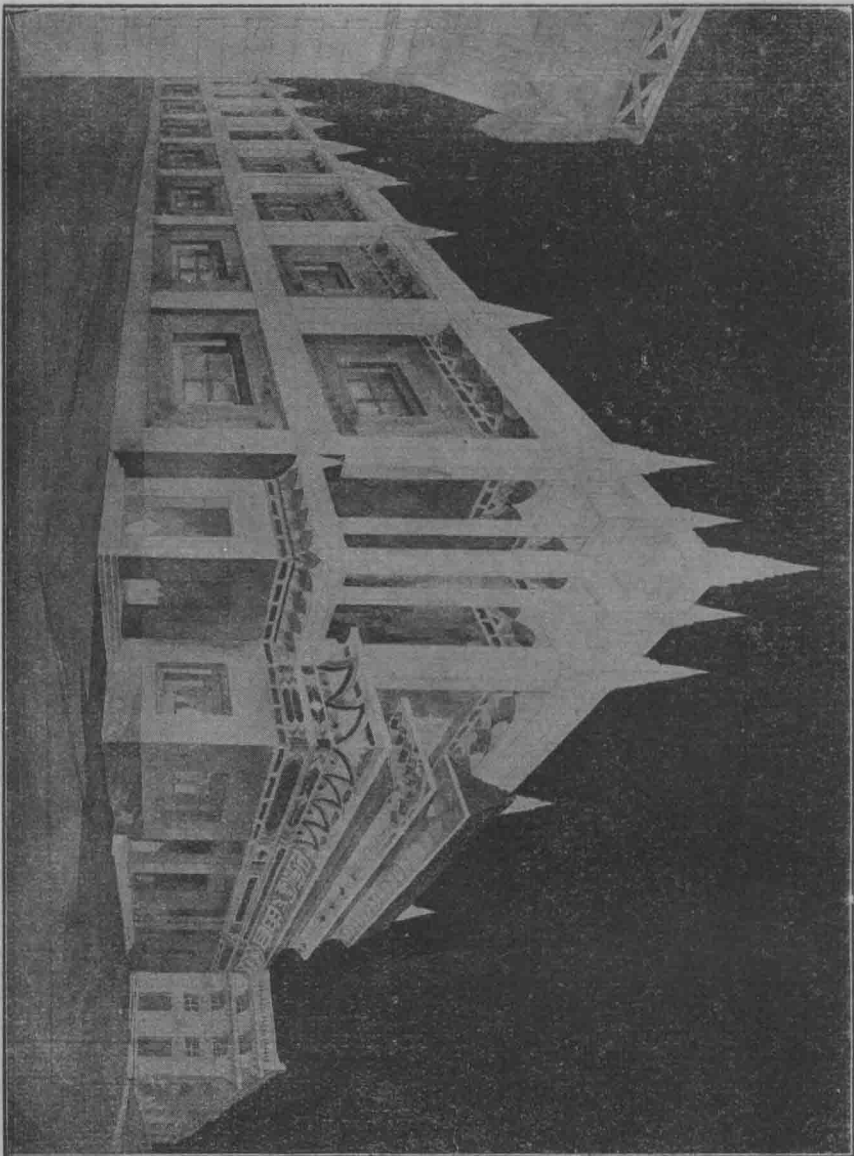
亭

月

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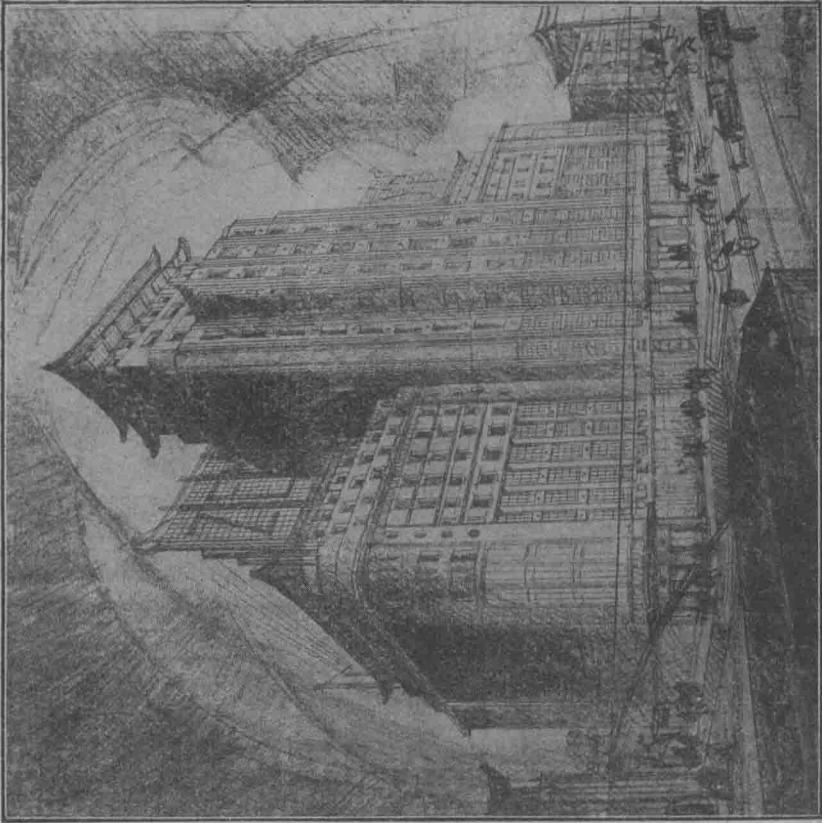


美 術 圖 書 館



院

戲



商

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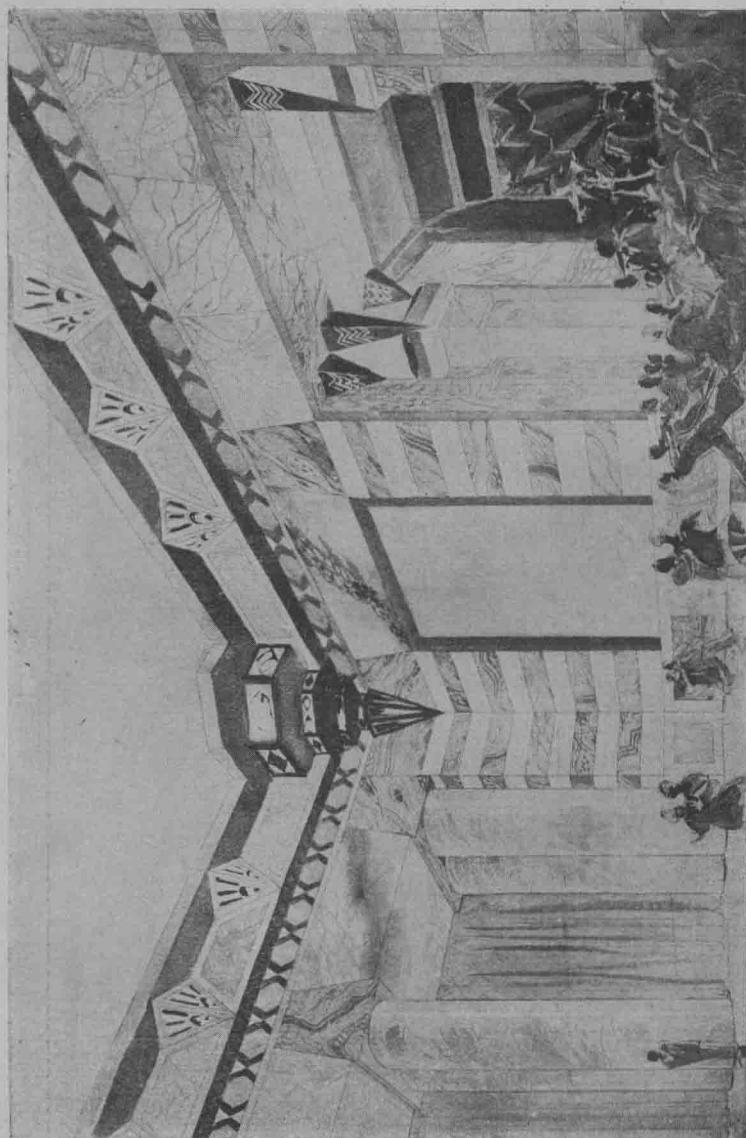
新村建築
VILLAGE MODERNE

No. 5
L'INTERIEUR
聖安東尼



墅

別



跳 舞 場



月
舞
三
六
年

舞 月

水面上的圓痕向着無窮擴大

孫福熙

——介紹建築師劉既漂先生

許多人，對於我的文章常常是介紹人的，頗不以爲然，所以我近來已特別謹慎了；然而，無論謹慎到什麼程度，介紹劉既漂先生的文字是非做不可的。

似乎，在中國，罵人是最高貴的行爲，說他人的長處是失自己的身分，失文字的尊嚴，比助人爲惡更是可恥。倒是暗中諂媚者無罪，以文字贊揚人者便是人格的自卑。介紹原只說其優點，介紹者本來不必兼負他的缺點的責任；至於將來的變化，也是介紹者所不必管。在這兩點上，贊揚人是比罵人有效了。所以，贊揚優點，就在警惕缺點；贊揚現在，就在督促將來。我的介紹有我重大的意義。中國少有介紹人的習慣，或者將以這專號爲奇突，但這很平常，無非想大眾知道這人用功的途徑，并鼓勵他更進而已。

既漂，我們面前有着一個大森林，有密樹遮陰，有奇花放香，舒適，而且安逸。這就是你還沒有深入的中國社

會！是的，你憎惡這中國社會，你不肯屈從，所以站在這社會面前苦惱；然而，只要你肯走進去，倘若不再憶念過去，你是可以很快活的，多少人不是歷來安住着而且成隊的吸引進去嗎？可是我相信你不能被這社會所吸引。

我之所以特別要介紹你者，因爲從你的回國，格外使我有已經漸被這大森林吸引的覺悟。這覺悟，我特別要介紹給森林內外的朋友們。

初回國來，我最致力於毋留學生的臺，因爲，憑良心說，在外國求學，未必得到很多的東西，而大半養成了荒蕩與奢華的習慣，回國來正用此作鋪排場面掩飾淺薄的燈彩。爲了這緣故，我特別要打破社會對於前留學生的迷信。現在，滿場看來，我不見有什麼受過外國教育的人物，有的，留着某國某學校尊銜的還都是中國社會老森林中嫡派土著，我也是其中的一個，於是我反要來頌贊留學生了！到外國去留學，可以得到智識與技能，這只是外表的

收穫；可是，還有最大最有用的收穫，爲留學外國的主要目的者，就是人生的態度：這是活的，動的，無形的，非文憑所能表現，非考試所能測驗的。可惜這種收穫非所有留學生都能尋見，尋見了未必能帶來，帶來了未必能保持。這人生態度之消失遠在智識技能之消失與流利的說外國語的習慣之消失以前！

既漂，你對我說你站在這社會前苦惱，你的苦惱是應該的了。

你還記得，冬天的早晨，你到嚶嚶書屋來，室外是凜冽的大風，伏園兄與我請你也圍在燒着木炭的爐邊坐下。民厚里的房子已是陳舊得很，門窗都有點不平，雖然關着，還是吹進冷風，如果後門有人進出，立刻灌入一陣大力，把前門向外推開，鬧得滿屋的紙片飛颺，滿屋的人們驚亂，這種房屋裏面接待着一位以造屋爲終身事業的建築家。可是我們都不理會這些，熱烈的談論現在與將來。就是這時候，我請求你在貢獻雜誌上出一個你的建築專號。此後你寄你的建築圖來，交我各位批評你的文字。這樣應該就可出版了。可是，這是中國社會了，插圖的版儘是沒有做好，而且，我屢次說要寫的一篇介紹你的文字，也是遷延沒有寫，一直到了六個月以後的現在。你對於我，對於

這老弱羸死的社會能不煩悶萬分。

你卻是活躍奮勇，不像我不像這中國社會一樣。人家要我畫封面，可憐我頑硬的腦，乾枯的筆，畫一輩子也畫不出的，託了你，晚上交你，第二天早上畫好擊來了，一幅是葛有華君的瘋少年，一幅是徐霞村君翻譯羅諦的菊子夫人，都是如此美麗動人，完全超出他人與你自己以前所有的的方法以外。

多能自必造成多勞，你對於公務的勤奮已儘夠你的忙碌了，而相識與未識的人還要如我的以私事來煩勞你，而你仍不辭勞苦，你有快樂與興奮給你滋補，不絕的產生成績。中國社會裏多的是計畫，兩人以上的相聚，就議論風生，談的範圍廣得很，上下古今，公私黨國，無所不備，窮極其美，盡你的勤奮也不能用建築圖畫出他們設計的萬一。然而這議論底下生着一個熱烈的火爐，使這滔滔不絕的來源蒸發得留下一點痕跡。沒有預備熱烈的火焰，哪裏敢發熱烈的議論呢！你呢，你一聲不響的工作着。我聽你說，「畫得頭痛了，去打一打網球好了！」頭痛了不是可以休息可以睡眠的嗎？而你卻是打網球，這仍然是動的，仍然是工作，而打球以後你還是繼續作畫。這樣的精神有奇的成績可以證明。藝術院房屋的改造全是你的規畫。別



院術藝立國之後造改

墅與祠廟完全不適用於藝術院，要你改造，實在是對你不敬，但這比新建更是費勁，更加勞你的心神。

我們只知道舒適與安逸的中國大森林的土著，應該追究你具有這活潑勇敢精神的來歷。你出國以前不也是悲哀與慘白的嗎？你想到外國去求學，從廣東故鄉遼遠的跑到上海，預備出發，但你不能出去，你說，「在上海過了三年無意義的生活，非常懷疑生命之虛偽，甚至一事一物一言一動，似乎都無意義而應該消滅的。」這種思想雖未必個個安逸的中國人都有，但確非現在的你所有的。你終於出國了，在法國社會裏你覺察人羣的酬酢滋味，又漸漸得到個人生活的經驗，雖然還是相信人生不是真實或永久，卻覺得有點意味，這是你改變中國思想的開端。

到了一九二一年，在柏林，你的思想大變了。在這北歐的都城中，富有莊嚴偉大，富有堅強高傲，這普魯士民族性質所表現的藝術，爲你所屢屢稱道不忘的，是雄偉建築中壯麗的戲劇與深沈的音樂。你與風眠文錚相互琢磨，在這高亢的空氣中鍛鍊你的偉大。

半年以後，你又回法國來了。用了新得的氣魄，研究美學，在巴黎大學聽講，在圖書館博物館看書畫，兼德法兩種精神之長，這是你最滋養的時期。



門大之部國中會覽博國萬黎巴

就在這時候，你得到一條新途徑，你努力於建築了。你相信建築比其餘藝術都能發揮你的思想，而且要在中國人研究的這種學問上做博大的工夫。這三年中，你的進步是很顯著的，但並不滿意，一九二五年巴黎萬國博覽會你所作中國部分的設置，得多少批評家的贊美，得法國政府的重獎，你却因愈加深入而愈覺漂渺。正是這時節，國內寄來惡耗，母親死了。自覺沒有寄託的藝術家是何等的動感呢！

惟有自足最能限制進展，活躍奮勇的你豈愁沒有寄託。你最怕是不成問題，每遇問題，你就利用你的活躍奮勇去追蹤，一九二六年，覺察建築之需要感情甚於理智，而且如你所說的，「數年來的理性生活確實有點枯寂，於是仍舊把打入冷宮的情感放了出來，而有南歐海邊的漫遊，與意大利名城的探訪。」你以前理性的莊嚴的建築作風，在此添了不少南國香豔的情調；可是好比魚頭出水，水面上的圓痕向着無窮擴大，創作慾增大了，而世界仍然是如此廣漠，這就是你每每引以自勉的。

我們友朋中都愛你的熱心工作，都愛你的活潑快樂，你的思想敏捷巧妙，使我們屢屢稱你為詩人。那天，我們在文錚的「白雲間」會談，就在那裏吃便飯，只有你約了

沒有到，大家都問起。門外的黑暗中，你粗大的竹杖得得擊地發聲，大家知道你來了，接着就是一聲鐘響，宛然畫出你用手杖打鐘的喜悅，不等你進門，大家嚷着「詩人來了！」你又害腸病，只能吃素，所以吃了飯在黑暗中再起來的。

你在座的時節自然滿是和樂與輕妙的「詩句」，可是我永遠覺得，你喜悅的面貌上，眉間微微的畫出一點摺皺，疑問着人生的究竟。

讀者諸君，劉既漂先生不是樂觀主義者，他悲苦的尋求人生，現在他已有一個終身事業的預備。有一個晚上，我與他都走得疲倦了，在湖邊坐下。時候已將半夜，不見有什麼人影了。談講過去將來之中，我問到他的最遠計畫。他說，「我沒有對人說過，因為要被人疑心是空話。我每到一處，必參觀孤兒院，我想將來在中國建立一所。德國的是專靠種植收穫以供小孩消費的，意大利則亦募款。關於建築設備我都加以研究，將來先作一本書。」我同情於無辜而受苦的中國小孩，聽了這計畫，爲人類爲我自己的生命安慰。

不過，既漂，這時代遠着呢。眼前的大森林要吞沒我們；不肯被吞呢，卻無法解避這苦悶。我是用輓力抗爭的，

萬事都認爲沒有什麼，或者認爲也有道理，這樣不打起自己旗幟，有時也模糊的經過難關了。然而大毛病就在不自覺的輓化。你當然不值得如此討巧，你是不知一切習俗之類的，然而因此要吞沒你的力量也愈加強大。多少人是這樣的被吃，只留博士學士的皮而已！既漂，我介紹你，是警惕你，督促你；給人知道，就是爲你樹敵，不知你將如何操持！

既漂，要堅苦！到了你圍在成羣的孤兒中時，你再從微笑的老顏上滴下你現在苦悶所含蓄的眼淚不遲！

孫福熙。六月二十，一九二八。

所望於劉先生

林文錚

大家都知道，我們的祖先是游牧民族，五千年前，由帕米爾高原延天山黃河東下而盤據中原。那時的酋長，正如猶太聖經中所描寫的賈恩(Cain)統領其雄健如熊熊的弟子，橫行山林曠野之間，日則與外族猛獸搏鬥，暮則枕戈仰臥於皮幕之中，聚談日來之獵品戰績。嗣後因為地利的關係，遂由游獵漸變為耕植民族，由侵掠而變為保守。物質生活，既然增進，精神生活亦隨之而發達，向之羊皮帳幕遂漸次變為固定的居室，數千年遺傳來的燕尾式的建築，還是脫胎於初民的皮幕。

據一般學者的見解，藝術之中最能表現民族精神的，莫過於建築，因為建築是藝術之府庫，一切藝術如彫塑圖畫工藝美術等，都蒼萃於其懷中，甚且不能脫離牠而獨存。同時凡是一種建築品決非一人之精力所能獨創，斐帝亞之建築巴登農，亦全藉助於無數石匠和彫刻家之合作。總而言之，凡是一種建築之圖樣雖可出之於某作家之手（其實圖樣之成形已賴特前人之作風矣），但其複雜的內

容，尤其是關於裝飾方面，如壁畫，彫刻，圖案及各種陳設等等，都要藉助於無數勞心勞力者之共同努力，建築既然是多數人的作品，所以牠最能代表民族的精神。我們現在看見七千年前埃及的建築，就感覺到斯民族之堅強偉大的精神，看見波斯巴比倫之餘跡，就冥想到當時之繁華與盛，看見希臘雅典之巴登農，就回想到荷馬之史詩，哀希兒之悲劇，莎和之抒情詩，蘇格拉底柏拉圖之哲理，柏里克烈士之明政，看見羅馬之建築，就感覺到斯民英勇精神悍殘忍好鬥之精神，同時具有沈毅理智的頭腦，看見君士坦丁的宮殿，就回想到東羅馬帝國之驕奢淫佚，看見哥帝式的教堂，就想到中世紀法德兩民族宗教觀念之崇高，看見亞拉伯之寺院，如沙漠中之蜃樓，就感覺到回教徒之英挺飄逸文質彬彬的精神，看見印度之建築，如崇山峻嶺，如赤帶之植物，欣欣向榮，就感到印度民族狂熱的精神和對於宇宙人生深刻的了解，凡此種種，都足證藝術中之建築是民族性之最完備的表現。

談到中國的建築，若根據本國人的觀念，很難得到正確的見解，因為自己的國粹總喜歡言過其實自誇自大的。若根據歐洲人之普遍見解，有時亦不免失之於皮毛或誤會，他們嘗以天壇為黃河流域建築之代表，龍華塔為長江流域建築之代表，殊屬笑話。因為寶塔之式樣是隨佛教由印度傳入中土的，萬難承認為純粹的中國建築，例如北京圓明園是摹仿法國維爾賽王宮之作風，並由法國教士製圖的，假如未被焚毀，千百年後，亦將被不識者認為中國建築之代表了。

純粹的中國建築當以燕尾式為代表，因為牠是直接脫胎於初民的帳幕，在美觀方面尚不失其相當的價值，那兩條曲綫很能表現和平喜悅，宛如笑容之兩頰。這種作風襯之以南方秀麗柔軟的峯巒，確是極其諧和，但是中國建築有好幾種毛病，現在順便談一談：

在整體方面看起來，中國的建築數千年來老是那麼一套，無論亭閣樓臺宮殿廟宇，總是那兩條曲綫，未免失之於單調。在美觀方面，總趨於秀媚而缺乏壯大雄峻的精神。若比之以埃及偉大如山岳的建築，未免太遜色了。在實用方面，中國建築是最講究鋪張作無為之複雜，歐洲人嘗嘲之為 *Chinoiserie*，對於實用不甚符合，這一層反失却

建築之用意，因為建築是實用與美觀並重的。同時中國的建築多半是用木材，既不經久，又不偉大，故勢必流於纖細小巧。統觀中國現存的大建築，當首推北京故宮，但在美觀方面，似難令人滿意，一眼望去，徒然是鋪排霸佔空地，表面上似乎井井有條很有一氣連貫的精神，但細認起來，亭亭相似，殿殿相同，色彩綫條千篇一律，缺乏個性。總而言之，中國建築最大的毛病在單調，觀此亦足證中國歷來的建築缺乏創造的精神。同時又無高深科學之襄助，所以只能取材於土木而不敢建築巍峨偉大之石質宮殿寺廟。我們若把中國之疆土比之以歐洲全部，那麼中國在建築上之創造是遠不及歐洲，這是不可隱瞞的，亦足證中國民族富於保守而缺乏創造性。

我們可以大胆說一句：中國百數十年來簡直沒有代表時代的新建築，一直到現在，雖然吸收了一點歐洲的科學方法，但在作風方面並無新的出現，偶有弄巧者亦皆失之於張冠李戴，根本忘記了建築是有表現的，有箇性的，有生命的藝術。例如黃浦灘頭的許多大洋樓，都是火柴盒子或鴿子籠，無論牠是中西，根本不能認為藝術品，至於美觀上之價值更不消說了。

現在中國藝術界最冷落的莫過於建築，恰好和歐洲藝

術界成箇反比例。巴黎美專的建築系人數占全校三分之一。中國至今尙無建築班之設。西湖國立藝術院對於這一門科目尙在籌備中，可見中國建築界之沈寂了。吾友劉既漂先生精研中西建築多年，極有心得，且尤致力於創作，最近所製圖樣，極其新穎，不落古今中外之陳式，誠吾國建築界之特出人才也。現在軍事時期已告終止，建設時期

到了，關於建築方面，不特首都需要新穎壯美的建築品，以表現中國新興之盛概，就是全國各省各地都需要新建築以喚醒數千年來酣睡着的老大民族。關於這一層，我們敢用十二分的熱忱希望劉先生加倍的努力！上面草草說了幾句關於建築的廢話，還望劉先生斧正爲感！

開明

這是一種精巧而又豐富的刊物，報告你新書出版的消息，并使你不費時間而知新書的內容，可定細讀與否的標準。預定六冊九分，十二冊一角八分。創刊號已出，第三爲藝術專號。定閱地址上海望平街開明書店。

初識劉既漂先生

康農

是在這第三次的來訪杭州，才明白覺察出這裏是酒的故國：這裏原來有一種以現燙熱酒給客品嘗爲主業的營業。春苔也會大杯滿斟地喝起酒來了。他酩酊談笑，興致淋漓，說明了酒國居民的快樂與高傲。

時間已過八時了，我們帶着微醉從老朱恆升走出來。春苔提議說「我們便路同訪劉既漂先生去」；轉過兩個灣，一忽兒平海路四十六號住宅紅門前面便立着有叩訪的來客。

傳達人引導我們到一間小巧的廳堂裏，當中懸着低級光度的電燈。矚矚看去四周填滿了樸素與悄靜。

樓梯上聽出急促的拖鞋的響聲，立刻主人便走到同我們對面。從手掌的交握裏我彷彿接觸了主人顏面上溢出的清秀與喜悅與生之蓬勃的奔流。口音一聽去便可以辨別出是南國語言轉變的語音，這似乎更能增添我的羨慕與了解：你們有幸早同外來的新的一切接觸，你們有幸不完全浸潤在古老沉滯的空氣裏，你們南國的人，你們從母親的

襁褓裏便已和同乳汁吸取了活潑進取的美德，組成你們的營養分了！更何況你，劉既漂先生，你又早年就沉浸在光耀人類史冊的巴黎。

主人輕快的脚步引着我們上樓，低低的門楣下面陡然喚起我法蘭西的回憶了：我眼前彷彿鋪陳着似里昂或似巴黎的美術展覽會場裏「室內陳設」部的一角。桌椅的形式同構造都極其新穎簡單，却安排在絕大的諧和裏。方方的，一切形體的轉角處都是直角相交。貼壁擺着的方座的靠背是那麼低矮的，座褥偏又安放得那麼高；桌子低低的，竟沒有安脚，當中用錐體的下半支持住，桌沿的四周兩面像整塊木板似的抽屜一直寬到幾乎着地，另兩面却又空出高高的間隔，劉先生的茶具不提防便從間隔裏取了出來：我胡亂想着這些都是給予我們驚奇的。

淡青的板壁同白墁的磚牆上，稀疏地張掛着幾幅小畫同塑像的照片，這些都用土黃色的夏布襯托着。板壁同小柱交接的角落裏還藏着小小的玩意，一具瓷質的劇場臉譜

的縮型。

我們的帽子放下後，主人引我們進西側的一間書室。這裏面又是一番氣象了：燈光比較亮多了；映在白的牆壁上，滿房間都是鮮明。環釘在四壁上面的是劉既溧先生用文字以外的工具表現的將來社會的一部，而這都待劉先生的努力促使實現的。這裏有將來華美的公共娛樂廳堂，宏大的公共圖書館，秀媚的公共園地，一切都為將來的公共打算。劉先生研究得精透了的，所有巴黎莊嚴的 Louvre 故宮，壯麗的 Versailles 行轅，以及 Tuileries 花園，Fontainebleau 行宮等，還有我們北京的頤和園，三海及一切的宮殿：這許多從前的建築師祇為承歡一二人的奢侈慾設計的，如今是一齊還給公眾了。我們的時代的藝術家即使生活上少能同廣大的社會接觸，他們的心血終是向着公眾輸送的。

劉先生還引我們更上第二層樓，呵呵，這裏是我們的藝術家的工廠了！廣闊的案上鋪着一幅正在動工建築的圖形；橫斜擺着長的短的半圓的規尺同各種儀器。案側左右一捲一捲地擺着正待興工的建築。這裏壁上張掛着的不像下面書室裏的華麗，却正是構成這些華麗建築物的骨骼解剖。是由這種精密的測算，細緻的繪工，複雜的設計，

我們才能見到華麗宏壯的建築的。

劉既溧先生更從搜羅豐富的書架上取出古今中外的各種建築圖式給我們欣賞，並一一為我們說明。別久了的 Paris monumental 又在眼前飄逸地閃耀一遍！還有神往多年的羅馬，弗羅倫斯等城市的宏大建築，劉先生也都一一按圖介紹。翻閱的各書中尤令我驚喜的是一部三十四卷的「李明仲營造法式」。這是一部搜採極富，講解極詳，圖印極精的談中國建築的專書。驚喜的理由很簡單，祇為這類累銖積寸一點一滴地搜採材料的著作，在旁的國家是每一門學問都由這種功夫建造起來，而我們的前輩學者却並不着重的。記得從前在春苔文字裏也曾讀過這一部大著的介紹；如今竟由專門家展開來給我講說，自然更添幾重的高興。

我勞叨了這一陣，無疑地絲毫談不上介紹劉先生的藝術同學問，那是另有劉先生自己同其他專家的介紹，而我還沒有望見門牆的。我之貿然把筆談劉既溧先生者，祇紀錄我初識他時的印象。久矣夫中國生活之使我漸趨麻痺！忱惕不安之感，祇間或一來襲擊。這次在偶得的閒適旅程中，不意遇着甫從法國歸來，而起居生活都活潑潑地保留着法國的喜悅蓬勃的性格的劉先生，卒然間麻木的靈魂像

受了興奮的一擊。連我自己算在內，我見過不少的國外回來的前留學生了，他們都展轉在無法調和，無力創造的支離破碎的生活裏。見了劉先生不改留學時的精神放手生活下去，不禁生我無限的欣羨。

那麼，劉先生的生活應是極其發揚暢適的了。不幸地，他和我們原來也感到相似的悲哀！

他爲我們講解了他居室的佈置，同幾幅重要建築的設計以後，我們的閑談便引到中國生活的感想上面去了。他苦於這個國度裏的生活幾乎都是假戲，而做戲的技巧偏還花樣繁多。談到這方面，劉先生像禁不住陰鬱的重壓似的，用法語說出下面的話來：——

J'ai souvent des idées noires en Chine (在中國我常有灰暗的想頭)。

這真使我有點吃驚了：看去那麼生力瀟灑的青年藝術家竟吐露出這種意見！

我們的談鋒於是轉到法蘭西，尤其是巴黎，的生活了，我們羨慕那裏的人生之享樂，生活便是人生第一義。作工吃飯，恣情遊樂，「享樂了現在，也並不懷疑於更美的將來，」如 Fougère 在「法蘭西民族之心理」，一書裏所自道的。

這兩種生活的對比又使我們聯想起易卜生的話來。也是一個在巴黎學美術的，青年藝術家 Oswald，回到了陰

沉的故國挪威後，受不住牧師的教訓，回憶起巴黎的生活，就悲向母親訴苦，說出這樣意思的話：

——在那裏，在那裏，人們祇是生活着；我們這裏呢，一天到晚祇聽見說「責任」。(見「羣鬼」一劇)

確實地，我們這國度裏，一樣也到處都遇見「責任」的神碑。這責任的口號最初由老年人向青年人提出，有時還擬出責任的條文來。青年人是自從初見天日起便聽到這神聖的訓示的，一直不懂得懷疑，也不敢反抗。等到他們開始真能意識着責任的重要，研求責任的條文，並想從活的社會裏追尋生活的模範時，老年人們偏又模糊起來；像是疲乏了，像是熬熬不住，支支吾吾地對答，或竟是沉沉地隱藏起來。這樣他們指示給青年人一件新的教條了，其名叫做「世故」。青年人條文還沒有弄清楚，方向也沒有摸準，老大地撲了一個空，這才着起慌來了。再撈尋背後的過去看，覺察出已經失去了寶貴的東西。他們於是趕緊豎起金繡着「責任」兩個大字的旗幟來，迎風招展，鼓舞着「世故」的翅膀，心裏却仍罪愆地自譴着，便這壓在由享樂化身的放縱的天空裏翱翔。於是乎我們的社會顯着永是繞着圈子旋轉。

每當愧恨自己能力的薄弱時，我同時也深味到老大眾族裏的青年的悲哀！

話說的太遠了，——然而這是認識劉既漂先生給予我的啓示。
六月四日，一九二八。

美術建築

——介紹劉既漂先生——

北京宮殿式的建築作風，我們承認它是很偉大，很莊嚴，而且十分華麗的，但是中國由古及今，從南到北，所有的宮殿，廟宇都一例的採用那個作風，摹仿那種式樣，而不知另外求一點新意味，代代相同，所以也就覺得死板，平庸，沒有什麼可觀了。

民間建築，在早受了官廷中的限制，除了因南北氣候不同，微有穩重與輕俏的不同外，其餘更是家家一樣，戶戶雷同了。

亭，橋等的形式似乎比其它各種建築有變化。但這也只是就比較上而言，實際它們的變化是很微，在大體上仍是一樣的，仍是在一種作風內兜圈子，沒有新生命的。

近年以來，建築方面同其他事物方面一樣，一般人似乎都很討厭舊作風了。一般人不採用舊作風，但却沒有創

造適於自家用的新式樣，而又純然整個的抄襲了西洋的方法。我們看稍微交通便利的市鎮，總有不少的洋式房屋建造在那兒。我們不一定要絕對的反對採取外來作風，但是這樣的摹仿，如在早摹仿舊作風一般的辦下去，總也是一樣的不對，沒有道理的。摹仿自家的古式不可，摹仿人家的式樣亦是不對，況且中國所採取的西洋建築式樣，都是最下等的，醜陋不堪的形式，它們的偉大處，是一點沒有學來。

最近那種上中式下西式的建築，似乎要盛行起來。這種中西配合的新式樣，還不能算一種作風，因為它沒有表現出它獨有的生命，而還是有點張冠李戴，合不攏的樣子。但是這種變化，不管成功與否，總比一例的抄襲，高明多多了。

二

中國建築所以這樣沒有變化，沒有時代精神，以前的

劉開渠

原因暫且不說，現在的確是因為沒有建築人材的原故。

建築人材缺乏是不錯的。但是近年以來，並不是一個建築家沒有，為何中國建築還是這樣不是的下去呢？我們知道這一面與國家社會的經濟情形有關係，然而最主要的原由，還不是在此，是因為沒有美術建築家的原故。

建築可分為普通建築與美術建築。普通建築家，大概都是在既成的時代作風之下，設計圖樣，規劃一切，辦理社會上的建築事宜，因此他們的工作近於工程師方面，說句不好聽的舊話，他們是泥水匠頭。美術建築家不同：他們由藝術的立脚去創造新作風，他們要用那些線條（建築可說是完全以線條為主）製造新形體，產生新的生命，包含時代精神。他們完全把建築歸到美術方面，不為實用的原故，而傷害了作風。總之他們是創造的，表現的。因此美術建築家的作風，所以能代表時代，能給一般的建築家開時代的新路，為一代的建築風尚所趨。

中國此刻是需要一種新建築作風，它不抄襲古舊的，也不摹仿西洋的，是要能代表這個時代，適於現時的民性的。這種新作風的創造，不是一般的建築家或工程師所可能，唯有美術建築家才成，才能製造出這種偉大的作風。雖然不見得每個美術建築家都有此大力，但是這事總是歸

之於他們一方面的，不是普通建築家所可問津。

劉既漂先生專製美術建築，在歐洲潛學十年，遍游歐洲各地，研究古代建築，綜覽現代作風，對於建築學理與歷史都有澈底的研究。其作風鮮明，秀麗有如南歐的天氣，中國江南的晴空，其磊磊落落，偉大的表現又有北方的崇高精神。這種作風是溝通中西建築的精英而成的，實足代表中國這一代的文化精神，時代思潮的。

三

建築而冠以美術二字其上，是表明它與普通所謂建築不同，而是與繪畫，彫刻……一樣為藝術之一種。這在上邊已說過了一點。既漂先生本是研究繪畫的，熱心於繪畫的，繪畫是藝術，為何他不繼續研究繪畫，而跳到建築，而走到同是藝術之一的美術建築上去呢？我們要明白這一點，不能不向他的思想上研究，分析：

藝術的目的，吾人之所以不惜一切而去致力藝術，就在它能完滿人類的的生活，安慰人類的為現實所苦惱，不得解放的精神，心靈。我們看自古及今，多少作家，去犧牲了一時的物質生活，去努力藝術，藉以滿足他精神上，內心裏所需的生活，求得心靈的解放。既漂在早研究繪畫，

後來歸於建築，完全是因為他的思想變遷，而內心所要求的不同的原故。

他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的四年中，他覺得人生的意義，不單是求活，而情感須有永久的安慰，心靈須有廣大的解放，才算是一個真正美滿的生活。他心裏需要這種安慰，解放，於是有些有綫較易有表現的的繪畫，爲他所熱烈的執着了。繪畫雖與其它藝術一樣能安慰人，但究因是靜的，平面的，所給予人的慰藉不過段落的罷了。既漂生活上所需要的是永久的安慰，現在在繪畫上所得到的，只是段落的，未免對於繪畫有點失望。因之他的精神，這時實陷於苦悶的狀態中。他這時出遊德比，觀覽瑞士，荷蘭……尋求精神的歸宿，但是這種狂奔，猶如苦雨悽風之夜中行路，終於找不到一條平安大道。所以這幾年中，他的生活是很苦悶，很慘淡的。

苦悶，慘淡，奔波使得他十分疲倦。由困倦，無趣味的生活裏，使得他對於一切的認識加了深刻，漸漸地望見了自己的新生活，新道路。

四

既漂在這種徬徨不知所措的生活裏，在這覺得繪畫所

給予人的安慰過於段落，微薄中，祈求新出路而不得中，適於一九二三年遇到了許多當時有名的建築大家，圖案大家，於是他的新生活開始了。他覺得建築與圖案比繪畫來得複雜有力，足以應他內心的需求，乃決然捨去繪畫而致力於建築了。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既漂之所以由繪畫走到建築，完全因了內心的需要而變的，完全是把建築當成一種藝術在工作的。不是一般的建築師只在應人家的需要而活動。因爲他把建築完全當成一件藝術在工作，所以他能創造新作品，新形式了。

建築上直接應用科學的地方很多，因此這時的既漂精神安定，對於一切都能持之以客觀的態度了。那種前期的浪漫生活，十分情感的生活是不大有了。一天一天的只是努力建築上的研究，精神完全歸宿到建築上去了。

既漂致力於初步建築以後，進而作廣大的研究了。在這時候，探討學理，研究歷史，以明各代建築作風之不同，於是思想乃爲之深刻豐富，而將完成自己的新作風了。

五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八年。既漂初以曲線萬能，費了

不少的時間，專努力於曲線的研究，對於以曲線勝的哥
 的 (Gothique) 希臘，埃及，印度……的作風，十分
 崇拜，甚至於所作建築圖，多取材於它們之中。但是曲線
 的表現偏於華麗，未盡偉大莊嚴之極致，而且與現代的精神，
 似背道而馳。在此時，既漂旅行於鮮明，秀麗之意大利，
 對於色彩上受了不少的益處。歸國後，捨去曲線，純
 以直線作圖，配以鮮明，秀麗的色彩，於莊嚴，偉大中，
 蘊蓄着優美，而完成他中西調和，能表現現代東方精神的
 作風。

六

既漂以畫家的根底，出發於建築，從學理與歷史的研
 究上，溝通東西建築，創造了他的新作風，這是中國現在
 所急需的人材，這是能担当創造一代建築新式樣的人材，
 這那是一般建築師所可及的呢。

(一) 國家圖書館圖 這是中國作風與俾桑單 Brantini
 作風相調和而成。我們看那些平行線與垂直線，十分的表
 現出它是個學術的寶藏，人類思想的總匯，它留了人類的
 過去，它又能開擴人類的未來。圖書館建築是很難的，單
 單能藏圖書不是它的重責，什麼房子不能藏圖書呢？最要

緊的是它要有偉大的思想表現，要人一望而覺到它是一個
 最廣大的學術之所在，人類到達理想之橋樑。既漂這幅圖書
 館建築圖，很充分的表現了這意味，殊為偉大之作。

(二) 大會場 以埃及北京天壇的形式相混合而成。極
 能表現出一個民族的浩浩蕩蕩的偉大氣象。比那種上中下
 西，合不攏的建築，高強到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了。

(三) 美術圖書館 結構整密，着色華麗而又不失雄壯
 的氣概。屋簷一反燕尾式之舊風，而彎垂如花瓣，儼然一
 朵明媚的玫瑰花。圖書館建築不易，這種特別的美術圖書
 館建築尤其難，它不單要有一般圖書館的意味，同時還
 要表出人類思想精英的美術精神。既漂此幅，對此可稱
 恰到好處。其明爽，豐富的色彩，又得力於意大利的巴
 未亞 (Pavia)。

(四) 醉月亭 中國的亭子建築比較有變化，不十分
 壞，但太偏巧小玲瓏，沒有中國一種大民族的精神表現。
 既漂的『醉月亭』以中國的飛簷屋頂，配之以西洋的柱
 頭，在秀麗·優美中，示其偉大之生命，一矯向來巧小
 之風，真是新作風中之傑作。

(五) 烈士祠 以橫線倍長於垂直線完成全部形體，以
 垂直線所界成之四大方柱分立正面，其莊嚴，宏偉誠不讓

於希臘的『巴登農』。正大，悲壯，表現了爲人類犧牲的，熱烈，奔放的烈士情感。

既漂同時兼長裝飾圖案。我們看他的每幅建築圖，其用色，裝飾無不恰到好處，這決不是單致力於建築的人，所可辦得到的。

他的圖案與建築一樣，也是溝通了中西而成的，如天花板上的圖案，綜合北京皇宮與意大利宮殿之式樣而構成；玻璃窗圖案，則脫胎于哥德式教堂之花窗，而却是取材於中國舞台上之臉譜與其他事物。既漂的圖案多用直線，熱烈的色彩，與現代的立方體派之神髓，頗相吻合。

七

中國在這無建築，無圖案的時候，社會·民情頹喪的時候，十分需要這種精神上的力量來激揚，啓發。我們希望劉既漂先生本其既成之學，努力在國內作一種廣大的新運動，更希望國內的一切明達，大家相攜一致努力於這種新運動。庶幾中國不至永久頹喪，一切將無所有之國！

藝術概論

此書爲黑田鵬信所作，黑田在日本的藝術界上馳譽已久，關於美學論著甚富，本書是其最得聲望者。今經豐子愷先生譯出，欲知藝術者不可不讀。精裝一元。平裝五角

上海望平街
開明書店

美化社會的重擔由你去擔負！

李朴園

最近遇到王月芝先生，不曉爲了什麼，忽然談到「美化社會」一個時式的題目上來。

——「美化社會」，這句話我不了解。既說是美，當然離不開藝術，既是藝術，爲什麼又要「化社會」呢？

——王先生覺得藝術同社會是截然分離的嗎？

——這是什麼話，藝術怎會離開社會？社會是人組織成的，藝術是人爲的，人如果能離開社會，藝術如果是天然的，藝術同社會或者會分開！

——王先生是怎末講的呢？

——這全在創造藝術的藝術家身上。我以爲，藝術家是人間感覺最銳敏，想像最豐富，表現力最強盛，眼光最鋒利的人；藝術家所感到的社會，決非普通人所感到的社會，藝術家所想像的人生，決非多數人所能想到的人生，藝術家所看到的境界，怕平常人夢都夢不到一點兒；藝術

家果真夠得上一個真的藝術家，他所表現的東西，決不是常人所能以愛惡或迎拒左右的，他必是他自己的寫真，必是他自己的忠僕。如此，真正藝術家所表現的這種真的藝術品，也必是離世駭俗的，奇特非常的思想，感情，境界。以這種東西去見人，人怎末能容受？以這種東西去公諸社會，社會又安能鑑賞？人看到了，不驚駭便排斥，還怎能拿去化他們？

像王先生這樣的說法，給一般遺老遺少們聽了，怕很覺得合味罷？

且慢！王先生所見的藝術家的態度，並不是故意用了「遠懷古人」的意念，去做這驚世駭俗的高蹈生活的！王先生所見的藝術家的態度，如像孫中山之在滿清時代，是有真知灼見，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態度，是思想的革命家的態度！與其說他是追求形而上的，不可思議的美的，極其渺茫的遺蹤，不如說他是大我之真實的追求者！他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徒以入世過深，所以反致爲世人所不了

解，絕非想像往古或疾世痛俗者之所能望其項背！

便依王先生所說，藝術家誠然是見常人所不能見，想常人所不及想，言常人所不能言，道常人所不敢道的，而經藝術家思之見之言之道之之後，也未見得個個驚世，個個駭俗；且如王先生所見，有王先生所見之一類的藝術家，而藝術家不盡如是，則其所創造之藝術品，亦不盡驚如是之俗，駭如是之世，是不是？容或有些人，他的眼便是全人類的眼，他的心便是全人類的心，於是他的喜怒哀，也同樣是全人類的喜怒哀，便是全人類的哀樂，於是他所表現的思想感情，也便是全人類的思想感情，像這樣的藝術家，怕不見得不是藝術家吧？但這類藝術家的作品，未見得不為當時的人類所容受吧？

此地，我們不想把這種問題，作怎樣深切的討論，我們所要研究的，是以純粹的藝術，究竟能不能美化社會的問題。

不管像王先生所說那類的藝術家也好，或像專能見人所共見的這類的藝術家也好，我們以為，如果必要以純粹的藝術，如詩歌音樂戲劇跳舞繪畫雕塑建築及小說等類，來把社會美化了，大抵還是不可能。因為真正能了解詩的意境，能辨別音的剛柔，能透入畫的趣致的，到底沒有多

少人，尤其在此刻現在的中國，能記記流水賬的人已是少數，平常家信還要請別人看，怎能便講到這些呢？再如中國的這樣經濟狀況，普通教育費都出不起的比比皆是，沒有一兩間好茅房住的也多得有，怎能便講到讀文學的書，住有建築意味的房子？

在事實上，如像我們此刻之所謂藝術云云，到底是極有限的：像詩歌，像雕塑，像建築，像跳舞，像小說，在現在，不是找不到更通俗的作品，或說找不到能了解這些東西的人衆，便是製作之所需於經濟力者太多，一時不易辦到；即或能辦其一二，至多不過在通都大邑，而中國之交通如此，工商業如彼，所謂通都大邑偏如其寥寥！餘如繪畫之類，戲劇之類，能夠用胸無點墨者之目光看得懂，而返觀中國之繪畫同戲劇界，能出通都大邑的時期，還遠得很呢！

以此而言「美化社會」，或「社會的藝術化」，豈非癡人說夢！

二

蔡子民先生是中國提倡「美化社會」的第一人，記得他曾有一篇「美育實施方案」，不但講到了社會爲什末需

要美化，并且直接把怎樣去美化社會的方案都寫得清清楚楚，足為談美化社會者的最好的參考品。

他彷彿寫到，在公共場所，應當有很好的公共運動場，以為大家工餘之暇，鍛鍊體育的所在，因為他把體育看成美育之第一要著。

是的，中國人的身體真是太弱了，雖不必說人人都是病夫，到底完全沒有病的人，怕終究沒有幾個。因為身體不好，死亡率是一天比一天大，生產率是一天比一天低，做事無恆心，學問不進步，哪一件不是吃了不講體育的虧？便在身體的美醜上著眼，過去的裹小腳，現在的東乳頭不講，只看我們之所謂健全的新青年者，有幾個不弓肩有幾個不彎腰的？

他彷彿寫到，在公共場所，應當有很美麗的公園，以為大家工餘之暇，遊戲散步的所在，因為他覺得整日的工作太苦，必需有逍遙遊玩以調濟之。

這也是理所當然，人根本不是架無知的機器，為了保存的生趣才工作，不是為了工作才生存的，如果一天天埋頭在工作一邊，成日累月的不能享一享人生的樂趣，豈非太不人道？公園，是多好的一個遊戲場？空氣是新鮮的，顏色是豐富的，遊人是活潑生趣的！果實在相當的工作以

後，能到公園去散散步，無論身體或心情，都能收到康健的效果，公園是不可少的。

他彷彿又寫到，婦人如果有孕，便應到公共建築的門口（忘記了名字）去，那裏該有很好的氣候，很好的用具，很完全美好的設備，因為他相信古人之所謂胎教的。

這層更要緊，孕婦的心理，當然能直接影響於孕中的胎兒，孕婦的衣食住行之所觸，眼耳鼻舌身之所接，意志感情之所依，如果都能完美無缺，在孕的胎兒，自會吸收其完美無缺的遺傳，出胎以後，自必優良。

想到孕婦，便想要兒，他彷彿又寫到，孕婦於臨盆後，便應入公共醫院，而將其嬰兒送入公共育嬰堂，他很用心地為育嬰堂想了些很好的設備，好像在此中還附設了幼稚園。

這是多末思慮得周詳？中國人惟一的短處是不會養小孩！不管自己的經濟力如何，只管在那裏拚命地生，生，生！生來生去，小孩子生了一大羣，結果，大多數是失了調養，一個個先面黃肌瘦起來！你想想這有多末危險？小孩子還不同一棵小白菜一樣嗎？他們最要緊的是小時的灌溉，如果小時水分不充足，不要說根本長不起來，即使長得起，也是棵爛白菜，總歸不會鮮美的！中國人的身體不

強，後來的沒有正當運動是其一，小時不得正當營養，也是原因之大者！

再其次，大概是講到了美麗的墳山，這是顧到「追遠」同經濟，衛生之數方面者。

總觀蔡先生之所論列，件件事實所必需的，而且通通是從大處著眼，令人不敢不服其思想之周至，與夫言論之扼要。但仍有不可不注意者，則此種建設，倒非握有絕大權力，以及絕大經濟力者不能辦。蔡先生近來不可謂沒有握到大權，且國民政府年來總算注意到社會的建設方面，但試觀關於此項美育的實施，除公共體育及公園而外，其餘如關於婦女之孕育問題，何嘗有半絲兒辦到了？且無論所謂墳山！

以蔡先生之品望，發為如此周至之方案，更以蔡先生執政治之高權，親為社會排難解紛，而其結果，僅至如此，則知此之所謂美化社會的方案，恐仍有不盡合適之處！

三

在第一節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眼前的狀況，要以純藝術去美化它，是不可能的。

在第二節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眼前的狀況，要以大規

模的美的設施去美化它，也是不可能的。

第一，因為中國的人衆，還沒有普遍的美的常識，便是有真美當前，而苦無領受之雅量。如像真正的純藝術的創作，反不如別樣東西之易於吸收。過去關於美的製作，如高雅的書法，鏗鏘的詩詞，超然的國畫，在趣味上，技巧上，雖不能說沒有獨到之處，到底離一班普通人衆太遠了，成了少數人之有專門此項知識者之寶錄，大多數普通人衆是視為無關痛癢的。欲救此弊，尚須有一種極易普遍的藝術品，以培養其美的感受性。

第二，因為中國的經濟力，實在太落後了，還不能有大規模的美的施設。過去的工程，如巍峨的皇宮，富麗的御園，都是為一人一家所專有，單顧到一人一家的利益，多數人是只有受其害，不能收其利的；眼前內患外憂，交相頻仍，社會事業，多難顧到。欲救此弊，一方面固應用種種方法，促成工商業之進步，以培植社會的經濟力，一方面仍應先從小處入手，使所費不多，而美的福音，仍可繼續傳播於人間。

這裏，我們提到實用藝術，便是所謂圖案了。

圖案有幾種命名，在這些命名上，我們可以找出它的特性：裝飾藝術是它。裝飾是色形美的總名，是要直從

人的眼睛，送一些愉快給人心的。近世紀的藝術，漸漸重在裝飾的美，也就是圖案漸漸變成造形藝術的中心的表徵。

實用藝術是它。圖案的原意，是要考案其用品之質料形狀，以計劃為美的圖形的，所以它的主要性質，是側重於在能夠應用的物品，作出美的形像的。

工藝藝術是它。所謂用品，當然是由人工製造出來的物品，即所謂工藝品；在工藝品上，用藝術的方法，作出美的形象，故名之為工藝藝術。

因為圖案是實用藝術，是藉實用物品以傳達其美的情緒者，是以只要是要用東西的人，便不期然地接收了藝術的宣傳，使用物品的人，在衣衣，食食，住住，行行的各方各處，都接觸到美，這種普遍的宣傳，可能性是極大的。所以，圖案，可以說是藝術與人衆的一道鵲橋。

因為圖案是裝飾藝術，是單以純美為條件的，所以用不到如何深奧的思索，一接到眼睛，便感到美好，圖案接觸得多，美的常識，自可一天天啓發起來，也是藝術到人間去的一個開路先鋒，這先鋒是不可少的。

因為圖案是工藝藝術，是能佐工藝之發展，以提高工藝品的生產率，及社會的需要率的，必如此，然後工商業

方可有長足的進步，所以圖案同時也是提高社會的經濟的必要工具。

要提高社會的生產率，以與列強之資本主義者競爭，俾社會的經濟得日以增高嗎？請來提倡工藝藝術！假如我們的製造品不但不為世人所喜，連本國人都不得合用的時候，要參加世界工廠商戰是不成的！

要提倡美化社會，使社會人衆得從衣食住行的各種用品之美的色形中，消除他們的苦悶，涵養他們的德性嗎？請來提倡實用藝術！假如我們的藝術，不能從這些小的，人人必需的，各種用品中，問道把它的美的意識輸入人心，徒唱提高藝術地位是不成的！

要提倡藝術運動，使藝術的真假，很確切的為一般人所了解，而把藝術的地位磐石一樣穩生在人的心頭嗎？請來提倡裝飾藝術！

四

中國之需要圖案，不是口頭的，不是理論的，不是高調，是事實上的需要，很急切的需要！

你看大家的服裝！近年來服色的變易，服式的革新，一天比一天不同，一週比一週不同，一季，一年，都有着

很可觀的變化。在這種蛻化上，我們可以看出大家對於服裝美的要求。然而事實上，爲工商業中心的上海，尙有一兩家專門研究此種藝術的商店，在其他各處，雖大家在那裏強烈的要求着，供給此種要求的，簡直可說沒有！於是一班人的服裝，便只有上海或距離上海很近的地方，還多少看得過，其他，便只有醜陋，可憐！他們在購置質料上所鎔耗的金錢，很不下於上海一帶的人們的支出，而所得的結果，却又不過如此！

就一把茶壺看吧！中國的瓷料，是「支那」所由得名的特產，近年以來怎末樣呢？不說外國人，只看中國人所用的茶具，有幾多不是用日貨或其他洋貨代替了的？卽或勉強肯用本國貨，談起來總是不滿意！我們曉得，這種不用或不滿意，不是爲了中國的瓷料不好，却是因爲，凡是中國人自己造出來的茶具，看起來總覺得不舒服，不美麗！是的，你看那種形式，一個圓筒形，又一個圓筒形，還一個圓筒形；一個扁圓形，兩個扁圓形，種種仍不脫是扁圓形！你看那種花紋，大的太師少保，小的太師少保，紅的太師少保，藍的，黑的，還是太師少保！近年雖知略加變易，變易得既不好，又不好得一律，千個一律，萬個一律！

再看一張襪子！像昔日一樣那種紅紫的色調，好是未嘗不好，不過要千百年不肯改一改調兒的時候，如同吃飯，總是覺得膩膩的！像昔日一樣那種龍樣捲葉樣的彫飾，也照樣是好過一時的，但一致這樣好下去，一些兒不求新奇，也無怪人們看了不舒服吧？便是襪面的形式，方的或圓的，長方的或橢圓的，也總須有個不斷的改進才好啊，老是傳襲下去，到底要被人家厭棄的！

像是織布的布紋！團龍舞鳳的時代過去了，五福捧壽的時代過去了，緻密的正方連續，圓形連續都過去了，閃光的花緞亦已不時髦，但新的，合理的，有趣的花紋，我們還沒有看到！像是染織的顏色，近來比較好一點的，多半是外貨的模擬品，真正自己用心研究出來的染法，不曉大家看到過沒有？

近年來一種可喜的現象便是書皮圖案之日有進益！上海一帶的書肆中，最近的出版物，都有了比較像樣的書面裝飾畫；但此種裝飾，不是抄襲外人已成的作品，便是請一兩位藝術學校的教師，於課餘偶製的！我們希望我們的藝術界，不要把這樣精神放棄，要急起直追，把這種東西當正當的工作下去！

你看中國的商店！烟草公司吧，分派四處的宣傳隊，

張掛四處的廣告畫，盒內盒外的小圖畫，處處可以見到營業者經營宣傳同廣告的苦心；於此，我們的裝飾藝術界，如果能早爲之所，把宣傳者的衣服同用具弄得美觀些，把他們的招牌廣告弄得使人注意些，把盒外花紋，盒內畫片弄得在色彩學上，裝飾美上站住些，該有多末不負營業者的苦心，該有多末好的散佈美的福音的機會呢？但是，我們試留意看一看！充斥城市同四鄉的，那種活動的廣告，衣着的顏色，招牌的花樣，畫片的取材，沒有一樣不是惡劣，陳腐同醜陋的！

一般比較明白的愛國志士，提起中國的貧弱來，便是那樣愁眉淚眼，問其所以，多半會說出一「中國的工商業不發達有什末辦法呢！」是的，中國的工商業誠然值得振腕太息，而要使中國工商業發達，絕不是一哭了之所能濟事的，中國工藝藝術一天不提倡，中國工藝技術一天不改善，中國工商業到底也只是徒呼負負而已，別有何種辦法？

一般比較明白人心病源，而思用藝術變化其精神，振作其意志的先生們，開口是藝術，閉口是美育，到頭來仍不過如此！要知道，圖案的美的傳播，是事半功倍的，是從無量數小的地方，把人們包圍了，使之潛移默化于美而

不自知的！這種方便，這種力量，是別種藝術運動所不及的！

五

社會上對於圖案儘管是這樣強烈的急切的要求著，而培養圖案藝術家的地方却異常之少！

在國內的小學校，排在他們課程表裏的工藝一項，鐘點爲最少，且在這些微的容量中，又包括了不少別樣的東西。一般小學校的教師，自始便不知圖案爲何物，教起來又是那樣的含混。這樣一來，在學校方面，早不把工藝看成怎樣重要的功課，教法如何，成績如何，自然已是忽略的了；教師既以此項功課不爲人所重視，教起來當然會十分的不注意；同樣在學生的家長，所重者爲子弟之僅能識字記名，且視此種功課爲有礙正業；於是，學生在小學校時代，已先立下了一個不重視工藝的成見了！

在國內的中等學校，近年來雖間有在師範學校加設藝術科者，而藝術科中却多側重於音樂同普通的圖畫，工藝圖案，多半僅具形式，不問內容；加以爲藝術科教員者，已不爲同業同學所尊重，教工藝圖案者，其地位又在普通繪畫教員之下，宜乎其仍不能盡量發展！且在普通中學，

甚至并此不甚重視的藝術系而無之，仍以手工當工藝，圖畫兼圖案，亦不過使功課表上看起來完備一些而已，原無所謂怎樣了不得的希望也！如此，則在中等學校中，為社會上如此需要的圖案，仍不能使學者有相當的學習，遑論其他！

等而上之，像各省的大學區，新近尚有設立藝術系或工學院者，但在圖案方面，至今還沒有看到他們有何項成績！

這樣還可以說，這些學校都不是專為研究各項藝術的教育機關，我們對之自不必有如何進一步的希望，我們的唯一希望，自然要屬諸藝術學校。

別處我們不大知道，且可置諸不論，大約在工商業不大發達的地方，他們還不曾看到工藝藝術如何為社會所需要，對於此項藝術的學習，當更不上緊，這或者是可以推測得到的。即如北京，上海等處而論，算是國內頂為工商業所蒼萃的都市了，辦藝術教育，肯學習藝術的人們，總不能說沒有留意到工藝藝術的重要與幼稚罷！但是，這些地方的工藝藝術，教學兩方的情形如何呢？

在北京，國立的藝術學校有一個，私立的有兩個以上；私立的藝術學校，多半是簡直連圖案這一系都不設；

國立藝術學校，圖案系是有了，經費是有了，設備是有了，教授是有了，而平均起來，總以圖案系的人數為最少，每在招考的時候，寫下來總是洋畫系，國畫系，甚至戲劇系的學生都比圖案系的學生多！

在上海，私立的藝術學校為最多，如今已竟到了六七個！但在這些學校中間，多半不設圖案系，便有，聽說學生總沒有多少！

便是這次西湖國立藝術院在上海招生，總計報考圖案系的學生，也不過三四個人！

這該是多未豈有此理的怪事！

聽說這其中另有一種大道理，便是學圖案的人們，將來找不到出路！喂喂，同胞們聽者！圖案不是所謂實用藝術嗎？為什末學作實用藝術的人們，反而找不到用武之地呢？圖案不是所謂工藝藝術嗎？為什末社會上如此急切地需要著工藝品，工藝界又如此上緊地需要著美的廣告與宣傳，而來學作美的廣告，美的宣傳，以及美的工藝品的人們，反而為一般人所棄絕呢？

這種，我們却要歸罪於兩方面，一方面是中國的工藝界太沒有認識真的工藝藝術的眼睛，或是太為部落思想所支配，不能擺脫無意味的門閥之見，而直問他處搜尋真的

人材；一方面亦由於過去的工藝藝術界，自己不能認清了自己的職務，徒好高雅之虛榮，不肯把自己的藝術，打進實際的工作中去！

六

現在，在杭州西湖新近成立的國立藝術院，我們知道，它是國民政府之下，國立的唯一藝術教育機關，根據該院院長林風眠先生的言論，我們又知道，它是領導全國藝術運動，走向中國的文藝復興之路，以實現「美化社會」——「社會的藝術化」為目標的！

在國立藝術院的分系中，我們看到，與中畫西畫以及雕塑並列的，曾設了專門研究圖案的圖案系。此地，我們以十二分的熱誠，希望林風眠先生所手創的這國立藝術院，真實地執行它唯一的，最高的，藝術的教育機關的使命，照著林風眠先生自己的主張，擔負這領導全國藝術運動，造成中國的文藝復興的工作，以美化了我們這可憐的社會；我們尤其熱誠的希望著，望國立藝術院在領導全國藝術運動的時候，不要忘記了圖案——這樣為人與藝術之鵝橋的藝術，這樣為能使人有意無意中接收美的洗禮的藝術！

主持國立藝術院圖案系的教授，是去年才從法國回國的劉既漂先生。這位劉先生，他，是一位極富熱情的學者，對於社會的種種方面，他都能用很銳利的眼光，一直看穿過去，看到它的惡的方面，同善的方面；他在法國住了八年，在這八年中，他學過了西洋的繪畫，學過了裝飾圖案，又學過了美術建築；在這八年中，他遊過了意大利，瞻仰了希拉古國的三大藝術蒼翠的古城，他遊過德意志，胞嘗日耳曼民族勇於求知的民風，他遊過瑞士，多久涵泳在瑞士的天然美境中；爲了這諸種關係，養成他那溫和的像貌，健全的意志，與優美的氣質！

這種特性表現在他的作品中，成功了一種兼攝中西之美的特質的藝術。

在建築構圖上，用線的純樸，造形的巍峨，著色的峻麗，是中國建築界從來不曾一見的作風；在圖案構圖上，色的調和，線的變化，都是表現他人之所未表現，應用他人所未應用的東西！

劉先生回國未久，他對於中國社會中的各種情形，都已看得清楚，他曾針對了中國工藝界固有的病源，作出了種種致力改良的實施計劃；他曉得，中國眼下手藝界的這種惡劣的情形，要從什末地方下手批評；他曉得，中國眼

下這種工藝界的保守情形，要用怎樣的方法，才可以使他們惕然猛醒；他曉得，過去工藝藝術教學，是怎樣的拙劣，要怎樣才可以著手改革；他曉得，中國的工藝品，都受了那些毛病，要怎樣才可以補救他們的偏弊！

以如此天才的劉先生，來主持國立藝術院的圖案系，這是國立藝術的光榮，是全國藝術界的光榮，是工藝藝術的光榮，是中國社會前途的光榮！

我們希望劉先生，能以如此特出的天才，贊助著林先生，先從國立藝術院的圖案系做起，使工藝藝術在全國藝術運動當中，能保持其價播美的洗禮，默化人的情意，提高中國工藝製作率的能力，增加了藝術運動的力量，使藝術的光明，普照在中國民族的頭上，更進而普照在全人類的頭上，使中國民族，從封建的，民族的，宗法的思想中，擺脫了出來，同了先進國的人衆共同享受人生的樂趣，共同擔負人類的工作！

劉先生，於此，這「美化社會」的重担，將要由你去擔負了！



中央畫報

上海中央日報新增中央畫報，每逢星期日出版，內容豐富，極有藝術價值。隨報附送，不取分文。零售每張三分。

上海望平街中央日報社

建築原理

劉既漂

建築原理，大概可分三大部分討論：(一)作用(Fonction)、(ii)諧和(Harmonie)、(iii)作風(Style)。

(一)作用

作用範圍，幾乎包括萬物。人類日用物品，十居七八都與建築很有關係。因為人類日常生活，不能不以建築為生命上的保障，換言之，為人類暫時的歸宿。因此人類對於建築方面的作用，絕對的要求完備。所謂完備的內容，大約可分四部：(A)鞏固，(B)力的表現，(C)材料之採擇，(D)成形。現在我們先把這四個問題討論如下：

(A)鞏固；

我們討論這個問題，必先把建築鞏固和工程鞏固的意義分析一下，然後纔有頭緒。通常建築鞏固的意義，多半偏重於精神和直覺方面。譬如，事實上夠用的量，一經美觀或直覺的評辯以後，反覺不夠。

工程鞏固的意義，雖與建築同源，却是事實上時有相

反。因工程建築的原理，絕對要求實用。同時為現代社會生活影響，不能不採納經濟的辦法。本來實用本身的作用，已把質量均配得恰到好處。以後再加上經濟的作用，則不免過分要求。在積極方面而言，似可希望科學家設法增加材料本身的能力。在消極方面而言，恰如採桑折枝，把材料的質量減少。由此可知同是建築，其作用各有不同。

美術建築的成形，換言之，建築體積(Volume Architectural)之鞏固，在物質上，實用上，自不用說應有基礎。但美觀方面，也應該立下一個基礎。譬如，一座插天的樓房，在物理上，當然相信它的重量是很大的。但為經濟問題起見，明明下層的柱身在美觀上應該大的，反做得很小，如此，雖然質量均配，可是精神上不免因此生出一種懷疑。假如一個三歲的小孩負着他的母親在路上亂跑，這種舉動，不獨與物理相反，而且精神上亦覺得不真。所舉上例適與此合。鞏固的表現，我們可取動物軀體之構造為例。譬如牛的全身用兩腿去跑路，牛先生能否行動自

如，不想而知。

現在我們可以反過來討論，譬如一座輕浮嬌姚的木房，上面建起宏大的石牆，那末恰似牛刀殺雞，小題大作，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建築藝術的生命，一方面，當應倚靠情感，同時一方面，也須竭力借助理性。總之，建築藝術本身惟一的要求，在物質方面，固不用說取用於相當的材料使之存在，即美一方面，必須創作美的生命。

(B) 力的表現 (Manifestation des forces)

以上所舉兩例，很可認為美術建築的兩個公式。但是，力的表現，也是建築原理上必須注意的，譬如，弱的人，總覺得他沒有力勢，要是壯的人，適得其反，這是普通的例子。要是進一步討論，我們可以推思力的平分，這種表現，在建築上，時能無形地演其特殊作用。譬如，我們日常動作，力和動的方向，時能自然地發生密切關係，左腳用力的時候，右腳必先坐好馬步，而且和力的方向成個反比，然後左腳纔有用力的可能。建築的曲線，可以比例筋脈，我們觀察中國担夫的動作，便可聯想到建築本身的動作。擔夫的兩腿雖然在動，但是他的上身和頭部，絕對和擔的東西成爲垂直線，所以柱身的等邊垂直線，在事實上或直覺上都能表現穩重，『亭亭玉立』的意思。再不

然，我們可以取材於植物，譬如柳樹，它的軀幹雖大，而且負着無數的柳枝，終於沒有梧桐來得挺立，並且梧桐的枝葉，恰與柳枝成個反比，究其原因，我們不能不歸罪於柳樹本身來得弱不勝風，歪來歪去的柔嫩，但是這種曲線本身的美，確有其價值，不過建築上很難取用，這種材料，在文藝復興後的建築上，時可看見，譬如螺旋式的柱身 (Spiral)，在事實上雖然沒有什麼關係，可是精神上很受刺激，似乎屋頂的重量，把柱身壓軟了，望過去，總覺得全局震動，飄搖欲倒。這種作風，現代批評家認為弄巧反拙的結果。也許他們過於喜歡柔軟的曲線。

力的表現，與其環境發生密切關係，假如環境來得沈寂不振，在事物上，確難發生作用。譬如一位大力士和一位柔弱的書生角力，任你大力士的力勢怎麼大，也許表現不出，因為對方沒有反抗的能力，恰似逢空立一石柱，從使插入雲霄，終難表現其力，假如柱的上端加上一塊大石重重的壓着，我們的觀察，馬上可以感覺到柱的抵抗力暗暗地流露出來。

有了美的意義，再加上力的象徵的懷胎，建築生命之表現，必定來得深刻，所以建築上平行線的凹凸，無非如人體用力時筋肉澎漲。假如我們能夠把這種筋肉，澎漲得

恰到好處，美的表現，當必完善！

(C) 材料之採擇

取材必先明白物質本身的性質，隨各種物質之特性供用於建築各部，所謂物得其用。本來曲線美本身，不借助於物質美，絕對不能達到極美地步，反言之，物質美，時能影響曲線美，甚且物質美本身有時竟能獨立表現其無邊價值，由此可知採用材料，不能不仔細研究。

普遍一點討論，我們都知道礦物和植物在建築上的用途，但是，植物當中，又分出許多樣子，礦物當中，更覺複雜了！有時在某一物當中，尚可分出許多質的好壞，明明同種產物，同個作風，因為質的關係而影響到作風本身，這一點，很值得建築家特別注意的。

意大利建築之能別開生面，在作風上，固然很有創作，可是物質上，確實豐過他那尤於建築礦物之富饒，為世界各國所望塵莫及。我們中國建築，多用植物，因被物質能力所限，不得不舍曲線而走部面圖案，棄永久而求暫時，中國建築之不能演進，也許素來取材不得其法，或者建築物產之不豐富。但是，有的地方物產倒是豐富，而建築反不長進，這一點我們應該明白它的所以然，現在我們可以先從中國民族心理上觀察，我們自己撫心自問，在物

質方面永久性的要求，是否薄弱，古來習用的茅屋，在風景上，或精神上，何嘗不美觀，不過實用起來，有點不大舒服，即時間方面，更覺不堪，因為它絕對的表現消極，朝不顧暮的精神，是中國建築上惟一的毛病。換言之，沒有永久性的要求。自然中國古來科學之不發達，是阻礙建築演化的一个大原因，今後中國建築之取材，不妨應用西洋的方法，因為它總比我們來得高明，這等現成的方法，我們儘可享用的。

(D) 成形

法國考古學家安拉(C. Enlart)說：「健全的建築，必譜合於作者之想像。而且一切美的體積，必適合於其音韻。」是的，每一種建築，必能表演其獨立作用，並且常能與自然音調吻合。

如棟樑行角等材料，都應表現其原來用意。好比健全的筋肉，不遮掩它，覺得非常之美，能裝飾得恰到好處，事必更妙。總之，裝飾的功作，絕對服從各種材料本身的作用而設施。譬如希臘人之美，身體已然生得魁偉壯觀，再加上那種輕妙為之裝飾，當然可以表現其一切特點。因之動作上，也來得格外活潑。建築的成形，也是一樣，有時工程師造橋，依着物理的作用，在單純的曲線上，得其

美的成形，因為自然物的原形，本來已有一種美的存在，工程師造橋，他何嘗想到美的表演，這種美，我們只能公認他為自然物理上固有的美，即如機器的成形，有時可以別生一種美。因為機器的成形，完全隨它內部組織而成，其動作之急緩和其方向之趨勢，必合物理。而且絕對偏重實用的成形，其曲線必無衝突之處，現代建築之受機器影響，確實不少，尤以美國為甚，這一點，足以表現該民族理性生活之濃厚。

中國的建築，我們可以誇言為情感表現派。灣來曲去的弧線，確實有點不平穩，而且空間和時間上的實用，也確乎不大考究。過於表現情感的作風很少永久性的要求，反言之，我們不必自誇，恐怕自誇以後，暗暗的害起羞來！

(二) 調和

建築美的所在，無非蒐集各種物質美和藝術美而成，但是，有時某物必須與某物調和，有時兩物均有美的價值，但一經混合，後到兩者完全失其價值。建築家對於這個問題特別注意的。關於調和的主要問題，大概有六個，簡述如下：

(A) 大方的表現 (Manifestation de l'ampleur)

所謂大方的原意，並非指示事物做得高大而言。譬如，一個石柱或一個花瓶，如果它們的成形做得等分，體積構得豐滿，其體積雖小，但較之粗大而不綜合的東西，來得大方。譬如凡爾賽宮 (Palais de Versailles) 花園中央的台階，在事實上，全台的高度很小，但望上去，覺得重重疊疊，非常偉大。究其原因，不過那位建築家對於這種原理，下有深刻的研究，在一所小的面積上，能用藝術功夫使之澎漲。他的方法，是把級的高度減少，同時把級的寬度放大，事實上十級的台階，可以增到二十級以上，借此可以欺騙我們的直覺，因為我們的視線習慣，總以為台級多的，其高度必大。

建築全局成形之大方法則，尤其值得專家注意，譬如，枯瘦的曲線，載重的門面，和擁擠的層次，都是大方法則的相反者。總之，建築家應該懂得人類視覺能力，和其心理狀態而設施其法則。不論那種美術建築，最妙能使觀者望去，覺到一種從容的態度和微顯的華麗。譬如屋腳一層之負重表現，應該與全局相和，全部大方之表現，固應有其特殊精神。即局部大方之表現，也必須具有妥涉能力，纔能與各局各部融合而成一體。

大精美的變遷，當隨建築作風音韻而轉移。如果曲線過於誇張或縮小，則其全部表現，必失其美。一個完善的建築，為什麼它在黃昏的背影中，特別顯其大方呢？因為他的主要曲線，確能跳出羣物之上，而與其本身裝飾相溶而立。

(B) 建築的生命

這個問題，要是讓給科學家批評。當必付之一笑。因為他們對於物質方面的視線，是透明的，有時未免過於偏重惟物，對於物的生命很少留意。假如我們稍為染點文藝的彩色於建築上，那末，建築生命上的水平線立即擴大。植物之有感覺，早已確鑿證明，礦物之有感覺，也經過許多現代科學家的研究，以為有一部分的礦物確有生命，而且列表證明各種礦物感覺速度之分別。科學家已然如此證明，可見各礦物本身的生命之存在，成為鐵案無疑。現在我們可以根據這個事實去推測，譬如人與人相組，則成社會，人的本身，固然各有各的生命及心靈，可見人組的社會，必另具一種生命較大及其心靈較廣的事物。建築也是一樣，在科學家眼光中，以為物質與物質相接，必成一體。然則，各種物質的性靈相接，又何嘗不成一體。而且我們可以證明物量相接後的結果的率數，必等於物性相接後的

率數，現在我們再加之藝術生命的率數，則後者生命率數的積量，絕非前者望風可及。而且後者率數，是永無定額的，總之建築本身生命的存在，確乎超過物質本身的作用！

有天才的建築家，其得力於物質性靈之賜，當必極大。簡而言之，藝術家自己的性靈在創作的時候，也許和物質性靈溶解而成一體，由此纔有產生傑作的可能。

(C) 類同

假如建築全局曲線互相反常，或表現之可疑，即為作風不類同之故，不類同即不諧和。換言之，各部曲線錯雜，或全局相配之意義不諧，那末，恰似破布補衣，強把時代作風拉雜配上，終於不能得到效果。

譬如把貓戴上禮帽，或加上其他各物，我們立即可以感覺到一種不快之感。再不然，我們去看一個怪物，在未看以前，我們也得推想它的真像是醜的，萬一在事實上相反，則物的構造，必合生理的定理，抑或該物脫胎於某種事物而成的。建築類同的原理，也許相差不遠。

有時徒然得到比例相稱，配置得宜，或透視美觀等條件，恐怕尚難得到動物生命本身美的地步，建築家之欲達到這個地步，非完全了解動物性靈之類別，及其諧和之法則不可。

(D) 綜合

綜合原理，也許有點空幻，譬如某作風的成形與某作風的成形發生綜合關係後的性靈，較之各作風獨立門戶時，當有明顯的差別，總之，兩作風綜者謂之調和，各作風獨立，謂之個性表現。

(E) 裝飾

建築裝飾的範圍，差不多包含一切自然生產或人造美的生命上的意義。

建築本身之美，在事實上，確是可以自立一門，假如加上裝飾之美，當然更加超妙，譬如，健全的青年的露身加上錦衣，不論在直覺上觀察，或理性上批評，都很贊美它。如果在相反的事物上批評，恐怕適得其反，因為我們隨便可以舉出一個例子來；英國人的大禮帽，大禮服，給他們自己穿用，自然非常適合，要是給矮子用，便覺得不適，因為英國衣帽的體積，和他們的身體的體積，恰好相稱。要是又肥又矮的人，當然配不上又長又大的衣帽！

無裝飾的建築，可以不必強認它受得起裝飾，有裝飾的建築，也可以不必強認它受不起裝飾，總之，裝飾的意義，不能離開建築本身的精神。

裝飾圖案在建築身上表演的範圍，也許值得討論；因

為它的作用，僅在某一部分，而且不能離開建築作風本身的範圍。我們的視覺，有時確實不易了解建築全局裝飾的諧和的原理，倒是我們的感覺比較敏銳一點。然而，欲求根本了解，恐怕不易達到目的，好比靜聽音樂聲波一樣，其大部分的諧和，似乎容易領略，但是一入深微，我們粗鈍而庸常的耳朵，也就漸次沒有分析的能力了！我們有了這種觀察能力薄弱的缺點，不得不蒐集多數智敏共同工作者，或者加上科學的幫助，推求其精微處的因素。

這種缺點，不獨常人十居八九，即建築家自己，在所不免的。總之，世界上的建築，不論那一個總有多少缺點，逃出我似的觀察感覺範圍之外的！譬如一個柱頭的裝飾，精神上，應該表現強有力的態度，假如我們把它裝上軟脆脆的花片，雖然直覺上覺得好看，不過感覺上則大不然了，因為直覺最易迷受美的欺騙，感覺則理性較多，比較容易推測事物上的真理，換了一句話說，軟脆脆的物質，確是負不起壓力，精神上的步驟，也是一樣。

本來裝飾圖案的變化，是無窮盡，它所以無窮盡的原理，因為人類情緒之演進，也是無窮盡的，現在我們所討論的建築裝飾，可分三部：(一)平面裝飾，(二)立體裝飾，(三)綜合材料裝飾。

(一) 平面裝飾，指壁畫，浮彫，佈景，走線等圖案。

(二) 立體裝飾，指柱身，彫刻，飛檐走棟等圖案。

(三) 綜合材料裝飾，指選擇材料，如各種磚石之相配，泥土金木之諧和。

現在我們可用軟，硬，冷，熱，四字去研究；軟硬屬於物質，冷熱屬於彩色。這四個字的意義及其作用，可以由代數方程式求其結果，現在我們假定A, B, C, D, 為軟，硬，冷，熱，四字低記號，M為物質，K為彩色，那末

$$\frac{(A3-B7)}{M} = 4 \div \frac{(C7-D3)}{K} = 4 = 1.$$

$A > B + C < D = B7 + C7 = 14$, 那末M與K共得十四，

$A3 + D3 = 6$ 軟和冷得六，由此可見其表現屬於壯嚴大方，A, D, 僅可供其調和之用，這種方程式，最適用於北歐建築，至若南歐的，幾成反比，由此可見南北歐之區別，是各走極端的。中國的建築方程式，較近南歐，但中國地廣，南北作風，頗有不同之處，很難指定誰是正宗，總之，中國建築，在作風方面批評，尚居南歐作風之下。

(F) 真與僞

真，美，善，的意義的對像，大概是虛，醜，惡。建築美的對像當然是醜，建築材料本身的美，不能不有真僞

之元素，因為有這兩種元素的存在，所以纔有討論的必要，本來彩色本身的元素，及其物質本身的組織，如用科學頭腦去分析，其類別之距離，當必極大，即由直覺方面觀察，尚覺容易辨別，譬如，木作鉄用一個例子，本來木的細胞，筋脉，顏色，反光，及其作用，絕對不能與鉄相似。兩者美觀方面的表現，固然各立門戶，即質與量方面的作用，尤為懸殊。

僞用的材料，我們雖然不能武斷它絕對不能容納於美術建築方面，可是這種反乎自然的事物，在我們知覺上觀察，終究不能充分的消化。總之，失却物質本身自然美的材料，其在建築美觀上的地位必小。譬如現在的三和土，在事實上，為建築材料上最實用的一種，却在美一方面批評，恐怕有些缺點，所以現代建築，多不顯露它的真面，因為它的彩色過於冷硬，很能令人發生一種悲慘的反感，希望將來化學家，終有一天把它改良，那末，建築藝術前途，當必更加可觀了！

(三) 作風

究竟作風是一件什末東西？究竟作風在建築上的地位如何？究竟作風對於各種民族文化之關係如何？

作風的範圍，也很廣大，卽如一言一語，說得好的，總得含有多少作風，好比會說話的人，不獨把句法構得文雅脫俗，並且說來，也特別令人動聽。俗一點說，各有各的套調。如中國的書法：米南宮的和鄭板橋的相比，他們的構造，裝法，用筆，雖然同是一字，但是兩者的作風，各主一家，絲毫不混。這是個性作風的比較。社會性的作風也是一樣，因爲某一社會的出品總得和別一社會不同。譬如西班牙人之崇拜痛苦戀愛和法蘭西人之崇拜舒情戀愛，因爲民性不開之故，兩者作風之表現也因之各立一幟。本來人類性靈的出產，不能不倚賴一大部分藝術去表現。藝術自己，也非取材於自然界不可，進一步說，藝術取材於自然以外，還有一種人類想象界的自然，前者屬外，後者屬內，兩者雖然大同小異，但一經藝術家個性作風鍛鍊以後，有的分量平衡的，有的相反的，換言之，有的重外，有的重內。但是，事物過於新開自然，也許有點生強，因爲我們到底不能完全脫離自然界的關係，假如過於接近自然，恐怕作風的各平線，會漸漸的縮細，藝術頹唐的原

因，也許因之而起原。總之，藝術雖然利用自然，但須永久獨立，被自然征服的藝術，我們可以武斷沒有產生特殊作風的可能。

柱的來原，取材於樹幹，或花卉。我們可以觀察埃及柱式的變態蓮花式(La colonne Lotiforme)和棕樹式的石柱(La colonne Papyiforme)。本來這兩種植物的曲線，外常柔軟的，但是一經埃及建築家作風溶化後，反覺壯嚴偉大，埃及作風之有特殊價值，皆因他能取材而不摹仿。

沒有藝術的建築，固然沒有價值，沒有作風的藝術更覺沒有價值，由此可以證明作風之關係建築非常重大。譬如一本印刷的書去比較一本自出心裁裝成的書，在事實上雖然印刷書來得整齊光滑，不過千篇一律的滿布天下。因此覺得自己裝的書，雖然樸素，倒是可愛，因爲自己裝的書的樣式是獨一無二的。中國式的建築，簡直和印刷品一樣！或者，北方印刷用墨濃厚，南方用墨淡薄，而且沒有時間和空間的分別。

似乎世界作風可分主要作和附屬作風兩種，現在試列一表如下：

(A) 第三主要作風

原始時代作風(墓坟?)
野蠻時代作風(樸陋彫塑)
地中海南岸 {洪水以前作風
(洪水以後作風
(金字塔)

B) 第四主要作風
(指自有史以來的)

墨西哥作風
印度作風(愛呂阿拉廟 Temple
d'Eljora)
亞西利作風(義義呼之遺跡 Ru-
nes de Ninive)
月帝斯國作風(Erisque.)
埃及作風(加納廟 Temple de
Karnac 和異桑波廟 Temple
d'Ysamboul)

(C) 第四第五主要作風

波斯作風
亞拉伯作風(亞郎不拉宮 Palais
de l'Alhambra)
中國作風(北京故宮)
日本作風
俄國作風(格欄林宮 Palais du
Kremlin)

(D) 第五主要作風
及第一二三四附屬作風

上古作風
希臘作風(巴登農Parthenon)
羅馬作風(哥利洗 Colysée)
朗面作風Roman(法國 Pottiers
之聖母教堂)

(E) 第五主要作風
及第四五附屬作風

悲桑丁作風(聖梭非教堂Mosque
de Ste Sophie)
中古時代作風(德國之哥羅爾教
堂)
文藝復興作風(意大利之哇的光
Vatican 法蘭西之露渥宮)

(F) 第五主要作風
及第五六附屬作風

近代綜合作風(法蘭西之路易十
四,十五,十六)
拿破崙時代作風
現代作風(德國之未來派,美國
之立方體派,法國之體積派,
意大利之彩色派)

(G) 第六第七主要作風

將來 (.....?)

各種民族文化的代表，當然是文藝，然而，文藝本身
的代表，怕是作風的地位最大。本來作風的變化和社會的
時代生活，必相吻合的。我們回首看看世界上過去的作
風，觀察各作風本身生命的延長，就可以知道那一民族文
化演進的程度之高下。總而言之，作風變化最多而最速
的，其文化程度必高。

一九二八，六月十八。西湖。

彩色與情調之關係

劉既漂

我們通常看見的自然物質，其成形必帶光及色，人類得光之助，纔能感覺或介紹物質美之可能。平常我們視覺以觀察的七色，其變化于光中之能力非常廣大，我們可以利用七音譜去替代各種主要彩色。但是應該以何色為何主音呢？我們當于視覺中最多接觸的為主。由此我們可以知道第一音 1 字為黃色，我們的視覺雖為樂譜七音限定，但彩色之諧和完全與音譜之諧和適作正比，因為我們的視覺亦極有能力分辨各色不同之真像，如聽覺之分析音調之平上去入等變態是也。

平常在光上顯明可視之基本顏色有七種，(一)紅(二)橙紅(三)黃(四)綠(五)藍(六)紫(七)桃紅。現在我們可以根據音學方程式去計算，假定 V 為光之速度， λ 為色浪之長度， N 為每一秒種色浪之數，為

$$N = \frac{V}{\lambda} \quad 309 \times 10^{17}$$

由此方程式推算，則紅色每秒鐘浪數之長度為 475，

大紅或混合紅每秒可得浪數 450 至 410，現在試把這七種基本顏色簡錄如下：

(A) 紅為音譜之 6 字，每秒鐘浪數為 68，浪之長度為 (471-48) = 423，

(B) 吉紅為音譜之 1 字，每秒鐘浪數為 89，浪之長度為 (471+51) = 522，

(C) 黃為音譜之 1 字，每秒鐘浪數為 69，浪之長度為 (521+52) = 577，

(D) 綠為音譜之 2 字，每秒鐘浪數為 69，浪之長度為 (577+60) = 637，

(E) 藍為音譜之 3 字，每秒鐘浪數為 69，浪之長度為 (637+66) = 703，

(F) 紫為音譜之 4 字，每秒鐘浪數為 69，浪之長度為 (703+73) = 776，

(G) 桃紅為音譜之 5 字，每秒鐘浪數為 69，浪之長度為 (776+81) = 857，

由此可知各色原質之不同，由其浪之長短而增減其刺激性，現在把這七種基本顏色的得數挨次比較如下：橙紅強於紅色，其得數為311(311-48)；黃色強於橙紅，其得數為411(351-51)；綠色強於黃，其得數為511(60-55)；藍色弱於綠，其得數為611(66-60)，紫色強於藍，其得數為711(73-66)；桃紅強於紫，其得數為811(81-73)；現在我們可以知道這七種基本顏色的原質，由此便可分類研究各色之變化及其作用，我們仍順音譜說去。

(A) 紅色 紅色之性質及其變化，大約可分五種，但其表現當然隨其變化而發生各色作用！

(1) 赤紅，在感覺上表現岩石，在思想方面表現自利，在情感方面表現適用；

(2) 黑紅，在感覺上表現弱肉強食，在思想上表現憤怒，在情感上表現破壞；

(3) 大紅，在感覺上表現火光，在思想上表現貪慾與奢望，在情感上表現合作；

(4) 珠紅，在感覺上表現焰，在思想上表現驕傲，在情感上表現虛榮；

(5) 白紅，在感覺上表現空幻，在思想上表現自主，在情感上表現毅力。

紅色本身混合諧和以外尚有許多變化，在情感方面而言，如紅色與金色並立，表現貴麗；與黑色並立，表現壯觀；與黃色並立，表現富貴；與綠色並立，表現淫蕩；與赤色並立，表現殘忍；與藍色並立，表現輕浮；與紫色並立，表現豔麗。總而言之，在五種紅色當中，除却黑紅以外，都屬明顯的熱色。有時明明同樣的紅色，用之於畫花卉則鮮眉悅目，用之於畫血則覺悲慘痛心，因之很難斷定。通常紅色之表現為喜或悲，因為人類視覺之進化與感覺之變遷有密切的關係，譬如有的人以紅為喜，如意大利之 *Charnese* 道院幾乎全用紅磚去表現他的樂觀主義，如中國葬器除却死者家屬孝衣以外多用紅色，北方的棺材外面多加紅毡和紅槓，明明是件悲事，反以紅為主要顏色。至若作用方面討論起來則更加複雜了，因為兩色並立尚可表現其他相當意義；假如三色或四色並立則更能表現了，並且同是一樣顏色，故意把他用淡一點或濃抹一點，都能由此生出許多枝節，藝術家之利用色彩皆因其視覺非常靈敏，能於微淡中分出色的作用來，如音樂家在幾個音中找出無窮盡的樂譜來。

(B) 橙紅 (Orange) 橙紅本身變化大約可分三種如下：

(1) 橙紅，感覺上表現火焰，在思想上表現拜金，在

情感上表現慾望及愛美；

(2) 清橙紅，在感覺上表現動力，在思想上表現勇敢，在情感上表現虛榮；

(3) 淡橙紅，在感覺上表現幻思，在思想上表現創作，在情感上表現生產。

橙紅性質及其本身變化較少於他色，與他色混合能力亦小，但與各色並力極大，這是橙紅的特長處。橙紅的作用，在古代少用，近代較多，現代為最。由此可見歷代人類心理之變態，於用色上頗可考證出來。純粹美術素來少用此色，但裝飾藝術上却用得不少，此色少用於東方，有時偶然在古式建築上看見，原來並非橙紅，乃是久歷風雨之珠色。橙紅為寒帶民族所最喜，因為此色性質熱而生動，適為寒帶生活之需要。在裝飾藝術方面自不用說而知其地位，即在純粹美術裏也很多應用，如 *Titians* 的人物畫，多用此色。又如荷蘭風景畫派的晚景，亦多用它。最近如巴黎萬國博覽會之圖案裝飾，亦以它為主要顏色，由此更加可以證明現代社會之物質慾望，殆有火焰萬丈之勢。

(C) 黃色——黃色性質及其本身變化可分五種如下：

(1) 赤黃，感覺上表現土色，思想上表現吝嗇，情感

上表現保守；

(2) 灰黃，感覺上表現礦石，思想上表現懶惰，感情上表現反抗；

(3) 火黃，感覺上表現收穫，思想上表現友誼，情感上表現實驗；

(4) 淡黃，感覺上表現空幻，思想上表現理性，情感上表現聰穎；

(5) 藤黃，感覺上表現金貴，思想上表現大方，情感上表現征服。

黃色本身最善與他色混和，至若與各色並立，則更不成問題了。除却紫色以外，不論何色，都可以和黃色混和，譬如黃色與青色混合，則變為綠色；黃與紅混合，則變為赤色；黃與珠混合，則變為橙色。假如黃色與兩種或三種顏色混合則其變化更加複雜。黃色的變化已有這麼多，但同時他的表現的本能也非常廣大。古來畫家之表現太陽光多用黃色。北京的皇宮瓦面都用黃色，望上去不能不使人敬愛而且覺得神聖不可侵犯，還有中國的黃袍和老虎身上的黃斑，都很能利用黃色。又如金色的本身也是黃色，不過他的本身有發光可能，特別表現出一種富貴的作用；如果金色與黃色並立，則更能表現出一種金碧輝煌的光景

來。但金色過多有時不免太濁，金色雖黃色一類，可是純粹美術作品絕少用它，歐洲中古時代的宗教畫，背景多用金珠兩色，所以現代人只有公認它為裝飾藝術，這是很值得現代藝術家注意的。但在裝飾藝術方面而言金色幾乎為主要音譜，因為金色有反光磁力，使人注目，並且裝飾藝術惟一的本能以好看為主體，欲使它好看，總出不了兩種辦法：(一)彩色諧和而且鮮明，(二)曲線出奇而不俗，至若畫的本身反為第二問題了。

關於現代喜用黃色的畫家如法國的 Bonard (白納巴黎美專校長) 多用淡黃去表現人物，明明一個實在的人體，一經他的彩色，即含無限空幻的意義。尤於巴黎 Luxembourg 博物館兩幅出浴圖 (Au Bain) 不獨表現人體曲線之美，同時體積和彩色都非常到家，望上去似乎想入非非的樣子，這種傑作，不能不歸功於應用淡黃的藝術高超。本來應用黃色最易流入俗的方面，這個問題應該明白色的性質及其作用，大概關於各色量的方面必先下深刻的功夫，纔能支配它去表現自己的藝術和個性。

(D) 綠色——綠色性質及其本身變化大約可分四種如下：
 (1) 深綠，在感覺上表現草本，在思想上表現偽詐，情感上表現侵掠；

(2) 青綠，在感覺上表現培植，在思想上表現憐恤，在情感上表現行善；

(3) 淡綠，在感覺上表現空幻，在思想上表現實行，在情感上表現超過感覺；

(4) 粉綠，在感覺上表現希望，在思想上表現心馳，在情感上表現初戀。

綠色可以說是中國的特色，中國素來習慣應用此色的歷史不為不久，不論其在純粹美術或裝飾藝術上，都以它為主要彩色。現在我們單在世界顏色消流表上一查，便可知道中國一國應用綠色及藍色幾占全世界三分之二，由此可想一般。究其原因，大概因為我們自己的肉色與綠色諧和，我們喜歡它也無非受自然界之支配。

綠色與各色混合的能力很大，尤與各色並立的能力更大，詳細比較，差不多沒有一色不諧和的，譬如綠色與紅色混合而成紫綠。總而言之，不論那種單純色和他混合，都可變出好的顏色。由此而觀中國人之愛綠色，並非誇張。

(E) 藍色——藍色性質及其本身變化大約可分五種如下：
 (1) 深藍，在感覺上表現深水及夜，在思想上表現堅忍，情感上表現鈍感；

(2) 灰藍，在感覺上表現遠景及暮色，在思想上表現

鄙儒，情感上表現恐懼及轉折；

(3) 大藍，在感覺上表現水及天，在思想上表現仁愛，在情感上表現忠實；

(4) 淡藍，在感覺上表現空幻，在思想上表現卓絕的忠實，在情感上表現高尚之道德；

(5) 白藍，在感覺上表現清高，在思想上表現性靈直覺，在情感上表現性靈生活。

藍色本身變化固是廣大，但與各色混合或並立之能力尤為可觀。素來西人習慣以此色為最高雅；我們看見的海水，一望無際的波濤，特顯其一塵不染的意義，無非是藍色。若在白日之下，舉首一望青藍的天色，似乎分外清高。這些空幻的感覺，雖然不能切實指定在事實上的質量若干；但由我們直覺上去觀察，藍色的性質委實純靜得很，古今藝術家不論純美或裝飾，如果他對此色的性質可以了解時，他的作品必清雅無疑。

(F) 紫色 紫色性質及其本身變化大約可分四種：

(1) 灰紫，在感覺上表現影及內室，在思想上表現失望，情感上表現孤獨；

(2) 深紫，在感覺上表現葉類或靜物，在思想上表現縱慾，在情感上表現享樂；

(3) 大紫，在感覺上表現山，在思想上表現宗教，在情感上表現羨慕；

(4) 淡紫，在感覺上表現空幻，在思想上表現心靈直覺，在情感上表現精神生活。

紫色之用於純粹藝術極多，尤以歷史畫及風景畫為甚，裝飾方面現代亦甚發達，如銀紫色的服飾及粉紫色的電光，為歐美物質生活中最所癡愛者。現在巴黎國立大戲院 (Opéra) 正面的電光，由灰白的塑刻上露其紫光，建築的價值亦假此特顯其美，直覺上雖然含有多少淫蕩意義，却是美的方面不失其高貴的態度。

(G) 桃紅 桃紅性質及其本身變化大約可分二種；

(1) 桃紅，Carmine 在感覺上表現花，在思想上表現情，在情感上表現欲望或遊戲；

(2) 淡桃紅，在感覺上表現空幻，在思想上表現高情，在情感上表現玄想的人生。

桃紅色與他色混和能力很小，但與各色並立性很大，除却深青以外，無論何色都很相投。由此可見它在美術上之應用少於裝飾藝術，此色之悅目為他色所不及，但用之不的當，則極易反，和塊用者，尚可任意，着色混用者，則須預先研究，譬如樂譜上的第七音，雖然好聽，確

實比較他音難用。

以上七種基本顏色 (Couleurs Fondamentales) 爲篇幅起見，不能不從簡分析，因七色以外尚有附屬色彩，它們雖然不是主色，却也值得討論。本來色彩變化，要是微細分析起來，恐怕共有一千來種，要是簡略說去，只有一種。這是物理上的定理，譬如把七色染在圓形厚紙上，使圓紙作速廣之旋轉，那時我們視線可感覺的只有白色。太陽光的色正與此理吻合。現在我們討論情調與彩色當然絕對不能以一色去代表，但亦不能把千餘種彩色同時研究，現在只得把這七色以外最主要的附色簡略一談罷。

白色雖然不成一色，却在空間或時間上都占重要位置，我們何以認它不成色呢？因爲白色本身不論他的白度達到若何高處，但是他的體積至少也由兩色以上混合而成，我們在這七種主要色當中隨便拉出一色，都可以使他由淡而成白色，我們平常看見的白紙，如果沒有他紙相比，似乎很白，要是相比之下，則易分辨；大概白色可分八種：青白，藍白，黃白，紅白，紫白，灰白，土白，橙白。在這八種白色當中，以青白爲最白，藍白及紫白爲最美，其餘次之，而灰白爲劣。

夜晚裏的月光，當其圓滿的時候，由我們的直覺去觀

察，總以爲月光是白色，但在事實上或感覺上，則大謬不然，譬如風景畫的夜景，捨却深藍或深紫以外，很難表現。又如風景畫裏的牆壁，本來是白的，但在圖畫上絕對不能全用白色去表現，至少也帶多少熱性的淡黃或淡青等色。

世界上最歡喜用白色的民族莫過於拉丁種，拉丁種當中尤以法蘭西爲甚。這是他們歷代的習慣，譬如在裝飾方面而言，都以金白兩色爲主，尤於由路易十四至路易十六爲最盛時代，巴黎 Versailles 皇宮的内部裝飾，除却金白兩色以外幾乎沒有他色，在雪白的浮彫上，秀麗的露出幾條金線，在美觀上確是很有價值。本來金色是濁貴的東西，但用在白色上，則反濁爲清，再加上白色的高雅，當然更加美妙了。這種色彩極能表現當代貴族心理之富貴清傲。

白色以外值得討論的爲黑色。談到黑色，不能不從中國想起。素來世界公認中國商品特有的爲墨，在國際上也最得他國的信用。我們習慣上用的顏色，想必以墨爲爲最多，這是我們隨便舉目一看，就可以據出許多例子來；徒然舉例，究與事實無涉，不如我們直接討論中國人喜用黑色的原因，那末我們不能不研究黑色的性質及其意義。黑

色在感覺上表現幽冥，物質上表現空洞，思想上表現盲目，性格上表現粗暴殘忍，情感上表現拒絕。由此而觀，可知黑色之表現，與善是很相反的。中國民族素來喜歡此色，我們把過去的歷史考察一下，適與上面所舉條例吻合。中國人的假道德雖然在社會上演得很盡致，却是自己的真面目還是黑的。中國民性的殘忍，不獨外人公認，即我們本國亦覺得過分一點，對於獸類的酷虐固不用說了，即對同類相殘的獸性，是很難自謙的。現在對於人民性格方面，姑且不論，可是中國繪圖之無進步，確因它的障礙而演成數千年來程式及傳統的流弊。這一點，對於中國今後藝術前途，不能不注意的。藝術之能豐富與藝術家之時代情感，固有絕大關係，但色彩之應用，為表現情感必須之品，中國歷代喜用黑色而忽略彩色，我們現在可以公認的，我們並非反對黑色，因為我們覺得單色派的出世畫，委實無路可走了，假如我們仍然繼續下去，可保千年後與現在的單色派不獨不能進化，將必更加頹唐。

除却中國以外，喜用黑色的國家可說沒有，他們以黑色為悲哀，因此除開喪事以外，少用此色。深藍或深青等色似乎有時因深而成黑色，可是這種顏色得到反光時即可顯出它的真像來，譬如深青色的鵝絨和雪白的臉色相形，

同時各顯其美。總而言之，不論何種深色，如有反光之可能者，用在圖案藝術上，總有相當的結果。以上所述九種主色，如果我們細心把他分類或配合起來，恰似化學家之可以得到無窮盡的變化。不過人類視覺能力很小，百色以外的色，便無能力分辨，譬如普通市面的廣告畫，必把最有刺激性彩色染上，纔能得到常人的注意，此處不詳加研究了。

一九二八，二月十五日南京。

大學院美術展覽會

開會地點 南京

徵集日期 十一月三十日截止

開會日期 十八年一月一日至三十一日

出品種類 建築圖型繪畫雕刻及各種實用藝術

徵集地點 杭州西湖國立藝術院

上海畢助路十九號國立音樂院

北平西城國立藝術專門學校

出品填單展覽條例及獎勵條例向徵集地函索即寄

雷峯與閉沙

劉既漂

世界的事物，有的確是非常奇怪的，誰都知道中國古代建築遺留下的雷峯塔，並不歪斜而驟然的倒了，但是意大利的閉沙（Pisa）塔，倒是歪斜的存在着。我們的雷峯塔，真的倒塌了好幾年了，當時也許引起許多文人學士的詩意和考古家的嘆憤；不過這種無關痛癢的耗聞，終於被人忘記了，好像一場轟轟烈烈的情史，不論它的經過如何慘淡，如何可憐，如何可惜，終有一天沒人理會的！然而，雷峯塔的歷史，雷峯塔的地位，和雷峯塔的藝術，確是一個東方惟一的古塔代表，現在它的遺跡雖有，可惜形影全無，雷峯塔的一場惡夢，我們索性讓它過去罷，因為每次想起它，心裏總是難過！尤其聯想到閉沙時，更覺難過！然而他們的閉沙塔仍舊飄搖欲倒的安坐如山；它的歷史，它的神話，它的藝術，都很值得我們研究的。我以前也去瞻仰過一次，參觀的時候，得到許多恐怖而奇妙的印象。引導者的論調，也特別有趣，他說：『先生們，你們現在已經身臨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塔裏，你們不要害怕，我們直

覺上雖然覺得危險，不過我們的上帝，是恩典無邊的！我們儘可以放心觀覽，上帝在上！我們這個塔，便是耶教永久存在的勝利紀念，而且它的建設，確實當時得過上帝的同意而造的！』同行的幾位旅客，微微的暗笑，終於在他們的眼角上流露出真面！

在神話上以爲塔的歪斜，全是上帝之表現權威使之而然的。這些論調，都是宗教家的飯碗玄學，受不起我們批評的，我們現在還是研究它的歷史罷。

閉沙塔起於邦拿奴（Bonanno 1174）之手，當初不過十
一密達高，因爲有一部分的地基不堅，塔身漸次歪斜，邦拿奴即極力挽救，由第一層改修至第三層，終於老病纏身，不克繼續！隨後由阮斯碧力（Gull d'Innsbruck 1234）繼續修理，同時加建三層，因之它的歪度，更覺利害。在 1250 的時候，由閉沙奴（T. Pisano）把六層塔的周圍，加建大理石的圓柱走廊。塔的藝術價值，由此增加百倍。最後有位建築家佳利來（Galileo），在衆議紛紛的空氣中，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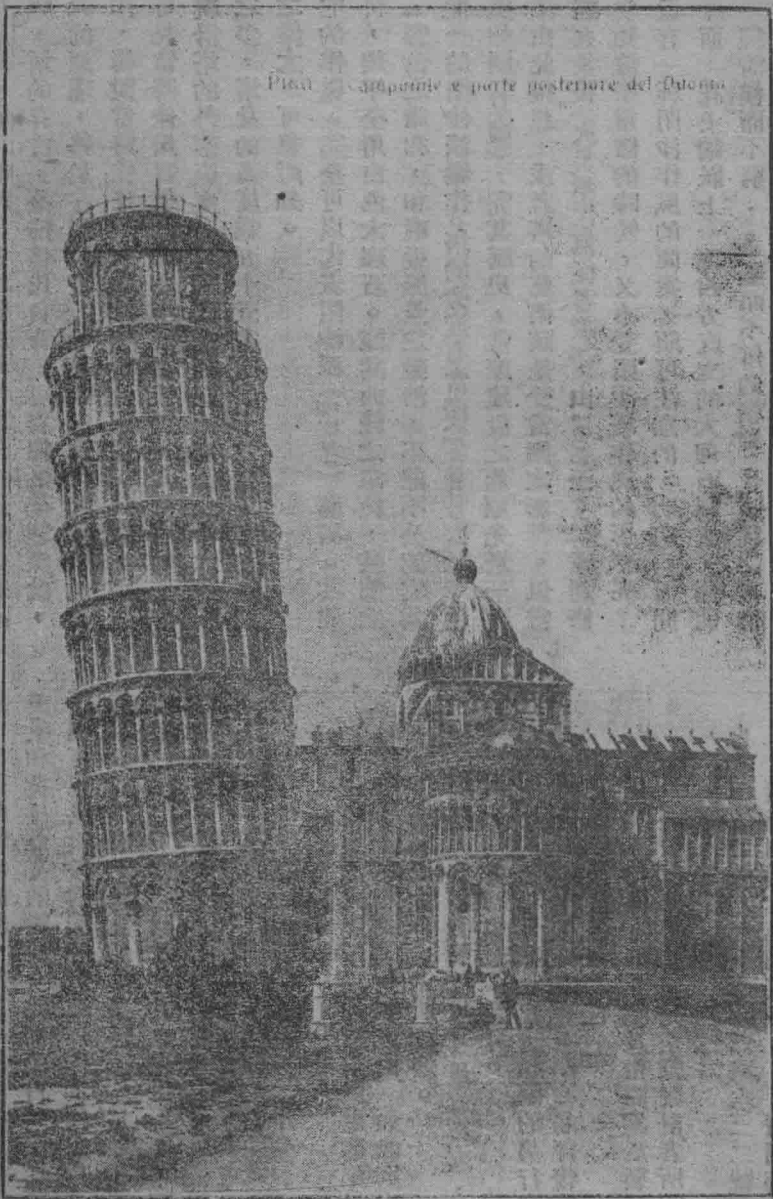


雷
峯
與
閣
塔

塔

峯

雷



Pisa Campione e parte posteriore del Duomo

塔沙閉之利大意

敢加建最高一層，當時反對的聲調非常熱烈，以為此舉必召大禍，塔的存亡，全歸佳氏負責，可喜他的學理深沈，洞悉力的原理，終於在圓心重力的範圍內實行其危險的藝術工作，傳說當時佳氏為着羣衆懷疑的關係，日夜在塔督工，可見當時佳氏自信的決心，確實值得後人拜服的。

統計塔的外形歪度，與垂直線相距四密達二十六生丁密達之多，塔身的高度為五十五密達二十二生丁密達。其體積之偉大，可想而知。

它的作風，完全可以代表閉沙派 (Pisan) 藝術。其建築材料，幾乎全用白色大理石。觀其曲綫之單純，裝飾之適當，彩色之諧和，和環近風景之融洽，不能不公認它為世界惟一的閉沙派傑作。塔的旁近有當摩 (Duomo) 教堂，兩者作風相同 (見圖)，究其歷史，當摩建設之起原先塔一百多年，由此推想，或者塔的藝術該是受當摩之影響。但當摩慘經火災後 (火災年代無從考證)，由 1603 至 1616 重新修築，安知當摩重修的時候，又不受閉沙塔作風的影響呢？

還有一種閉沙作風的圖案，頗可注意的，明明一面開空的壁面，在上端嵌上一塊四方直立的大理石圖案，極能表現一種清樸而不窮，華麗而不俗的精神。這種圖案構造，全用黑白兩色的大理石小塊嵌織而成。本來閉沙作

風，多走強健的直綫，加上一種軟脆脆的裝飾。極能表現美女和英雄並立的態度。他們的古蹟，保護得多麼起勁，不獨可以供給考古家的實地工作，即鑑賞者的遊興，也增加不少。然而，我們的雷峯塔，老是一睡千秋的下去，考古家已無從工作，即鑑賞者也樂得不問！現在誰還記得西湖與南北高峯鼎立的已倒的古塔呢？

實用藝術研究社徵求圖案

一、品名 扇子。

二、材料與形式 不拘摺扇團扇蒲扇鳥羽扇等，所用材料與形式，一概自由。如能別出心裁，應用未經人用材料，尤所歡迎。

三、圖樣 應徵圖樣尺寸最好實大，如須放大縮小，須註明倍數或尺寸。

四、期限 七月底截止，過限的另行審查。

五、審查 本社特請專家開會品評後，即將審查結果報告各人。

六、報酬 由本社介紹及格圖案於製扇廠家，并登載廣告投標，此值完全歸設計者所有，本社不取絲毫。

七、通信地址 上海福州路六三二號嚶嚶書屋轉杭州西湖國立藝術院轉。

實用藝術研究社啓

南京改造

『南京爲中國古都，在北京之前。而其位置，乃一美善之地區。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種天工鍾毓一處，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誠難覓如此佳境也。』這是中山先生在建國方略中的幾句話。對於南京的將來，在建國方略，也很明白地說過。總理的學說，我們應該想出一種最完善的方法去實現他。總理方略裏也說過『關於應何建築的方法倚待來日專家去研究。』建築事業，我雖然不是一個門外漢，可是回國不久，恐怕不能十分深悉南京市面，但是已業建築，索性盡點應盡的責任，和大家討論，縱在事實上不能發生若何效力，或亦有些須利益。

關於南京的改造，我們可分現在和將來兩個計劃研究，因爲在事實上很難籌出大宗款項，不能痛快地全體同時改造，因之不得不暫時把可能的地方着手，由小而大由近及遠的辦法，亦未嘗不可。

現在

對於現在的計劃可分四項研究：

(A) 衛生 現在我們最先應該着手的，爲衛生建設。

大凡城市之重要必需品，爲水及光。兩者當中，尤以水爲更重。市面穢水不能排洩，卽如人身大小便之不通，百病因之而生。市面水若不潔，則爲害更大，如人之飲毒液。現在南京市民用水，不出三種。(一)城內河水，(二)城外河水，(三)井水。三水當中以河水爲最惡穢。市民不得不飲此水者亦居多數。現在略舉一例，南京市民習慣，在河洗衣，洗馬桶，最奇怪的同时洗米洗菜。數百年來習慣，成爲自然舉動，同時城內各河從來無人修通，腐泥臭物漸將河底塞滿，昔時的流動水，現爲死水。可憐一般多數的市民，捨此臭水以外，又無他水可飲！(一)城外河水；雖然含帶坭質和石灰質成分不少，但較之城內河水可有天淵之別了。無如此水不易運來，因之代價甚大，市民能飲此水者居少數。(二)井水；城內井水多含石灰及硫酸質，其爲害幾乎等於城內河水。由此而觀，可知南京改造應該最先解決的爲水無疑了。現在我先行研究建設自來水的辦法。我們不敢希望政府馬上撥款經辦。但是政府應該設法

劉既漂

獎勵商辦，較易奏效。南京市面廣大，驟欲創辦大規模的水廠，恐難找得若是資本。我以為最妙仿照巴黎的辦法，分區由商人承辦。現在南京人煙較為稠密的地方為南部與中央兩部。最妙先把兩部分為界，擬出相當草案，徵集商人承辦。南京市民，其數在三十萬以上，自建都以來，人口日有增加。大約每區人口在十五萬以上。平均每人用水三升，其總數為四十五萬升，假定每升值錢二文，則每區水廠每年得息在十三萬二千元以上，十五萬人口的水廠，大約中銀一百萬元資本可以造成。八年內可將資本收回。八年後的每年利息將必源源增加。此種辦法，在市政方面，人民得益極大，在商人方面，亦得利不少。至若水的問題，很易解決。南京面臨長江，兼之環近多湖，城外又多空地，如停水池之設備，儘可任意發展。至若水廠如何建築，水池如何布置，水管如何安設，都屬建築技術，無須在此贅述。不過水廠之建設，完全是科學的出產，我們應該採取西洋新式的辦法。並且政府與商人的合約必須細訂一切，以免商人從中弄弊。有如現在上海中國地界的自來水，商人營業的眼光，總以資本少得息多為宗旨。外國來的機械，當然新的貴，老的便宜。政府不監察，安知結果將不等於上海中國地界的自來水呢？

自來水討論完後，便論到陰溝問題。因為陰溝的問題屬於「水」。不論商店，住家，工廠等，其日常排洩穢水甚多。譬如臭水發生毒菌，如不排洩，小則養育蚊蟲蒼蠅之類，甚則變為痢疾瘟疫等流行病，為害之大，不可思議！現在南京市面，雖有若干街道建有陰溝的，可是辦法不良，有名無實，到處腐水停積，惡臭不堪，尤以飯店茶館為甚。現有陰溝的弊病有三：（一）陰溝本身過小，不易修理。（二）市民不知公益，有時不免將腐物拋進陰溝，至使閉塞不通，益使穢水停積發毒。（三）街面從無用水洗掃，因之溝內不得充分之流水，而排洩他物。為市民公益幸福起見，現在政府不獨應該積極修理，一方面亦必需擴充，南京陰溝貫綫，專在人口稠密的地點上計算，至少亦須三十里以上。我們所謂貫綫者，是水溝本身較大，能容納枝綫的流水，同時溝內可以容人行動，從事修理的便是。枝綫陰溝，大約亦在百人以上。成了街道的，即有建設陰溝之必要。但恐不能同時大小水溝動工，最妙分期發展。現在假設先修貫綫十里，枝綫廿里，由市面人口最稠密的地點着手。建築陰溝材料，亦很須研究，因為南京本地出產多屬磚類，石類雖有，可惜不堅，本來陰溝建築，如能完全利用西門土，則效果最大。可惜南京附近沒有西門土出

產，由外埠運來，則運費必貴，因之成本過重，誠恐政府一時不能擔負。現在我們可以作折衷的辦法，採用意大利式的水溝建築，將流水的一部分全用二和土，過道用石料，溝壁和蛋灰溝蓋都用粗磚。這種辦法較為經濟，亦很耐久。至若陰溝的用費，比不得電燈和自來水的可以生利，假如希望市民自己組織去，恐怕三千年後也難實現。並且這個問題，關係市民生命極大，應該由政府完全負責。我提議最先着手建設貫綫十里，枝綫二十里，其用費最多不過十五萬元以上廿萬元以內。此款由政府籌撥，似屬可能。兼之南京將來必須大修馬路，陰溝工作，應在修路以前，陰溝建設與自來水同時進行，這纔是改造新都的根本。關於衛生上的建設，公共廁所，亦為重要問題之一。這個名詞說起難聽，却為人類生命上的一個絕大需要，尤其是在文物之邦。現在中國各地，除却租界以外，到處看人隨地大便其大便，小便其小便，在西洋各國認這種習慣為野蠻，不想竟在這五千年來的文化之國道德之邦，尚有這種現象，而且到處風行，認為自然舉動！這個不是，不能完全歸罪民衆本身之無道德公益，其實市政之不完備，亦是當中的一個大原因。假如這種設置完備，再加上多少衛生公法的限制，安知市民又不樂得乾潔呢？這

個問題欲根本解決，非把市上的陰溝和自來水建好，不能建設完備。為目前計，亦不妨在市面上多設幾個那種素來市民習用的露天廁所，至少也要設法改良。南京清道的方，亦應改良。西洋用的清道車多麼便宜，政府儘可採用，去替代那半生不死的清道夫！比較上，總可多得一點效力。對於城市衛生運動，也可表現點成績。

迷信風水與衛生委實關係很大，法律應該限制一般喪家，至少把他們亡人的靈柩埋進地內，不致有礙公眾衛生，和表現社會野蠻的態度。再進一步說，我們的政府應該設一公共墳山，如此，則一方面可以省下許多有用空地，一方面用人工去保護，不至死者露骨青天，如果民衆的風水迷信固執不變，法律可令他們服從。

南京的浴室，也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事實上南京委實不少浴室，不過好的和乾潔的恐怕沒有一個。南京人認為頭等的浴室，恰好等於上海最劣的。但是我們亦應該知道他們不好的原因有三：一、沒有自來水。二、組織不得法。三、無法律之規正。有了這三種原因，無怪乎沒有成績。為市民衛生起見，政府應該急速建設市立浴室，或國立浴室。本來浴室作用，不獨使人清潔，不至害病，委實可以強健身體。大約西洋浴室組織有三種：（一）盆浴

(Bain)，(1)雨浴(Douche)，(11)池浴(Massage)，中等之家多半安設第一種和第二種，但是第三種構造規模較大，非由市辦不成。同時可爲市民運動游泳。現在上海的青年會亦有此等浴池之設備，其成績如何，我們都可看見。將來南京應該於起辦自來水之日起，創辦一個大規模的浴池。其中組織，最妙仿照德國的。分開男女兩浴池，以便男女公益均沾。這種大規模的浴室，最多不過二十萬元可以建成。兼之築成後的進息，我們可以推測，假如浴池位二百個，平均每日浴客四百。每客浴費兩毛，則每年進款二萬四千左右，縱使開銷費居進款三分之一，每年利息可得一萬六千以上。十年內便可將建築費收回，這種辦法，在市政方面，及市民方面，均爲有益無害。假如市政無能建設此種浴所，亦不妨請商民承辦。彼此訂定相當條約，亦未嘗不可。現在南京浴室，一進門，至少花上五毛以上纔可洗個臭澡出來。其中醜態惡濁，極能令人嘔吐三天，甚或大病一場！

(B)交通 對於交通，大約可分三種研究：(一)修路及開拓主要馬路，(二)建設主要貫綫無軌電車，(三)擴充公共汽車。南京市面的路，委實沒有一個好的，正正當當修起來，簡直全盤都要改造。至少也要幾百萬元纔有點頭

緒。現在爲政府暫時經濟起見，只得將市面四條重要貫綫根本修理，餘作段落的修理。第一條爲中正街（由菜市口起至朝天宮止），第二條爲內橋大街（由內橋起至南門外街止），第三條奇望街（由淮清橋起至小西門而覓渡橋止），第四條花牌樓（由總司令部起直至夫子廟），四條貫綫總計不過十五里，假如每里修費二千元，總算不過三萬元而已。要是先將這四條修好，則由南而北，由東而西的馬路，可以奔馳自如了。(二)建設主要貫綫無軌電車。傳聞市政府欲修有軌電車，其用意當然完善，但有軌電車之實用遠不及無軌電車，因爲有軌電車對於交通雖然方便，可是阻礙之處亦很不少。譬如電流忽然停斷，一時車身不得行動，適逢路小，則後來各車不得不因之而停頓，有時集聚數百輛於一道而經數小時不能移動者。南京街道狹隘，汽車馳駛似覺非常勉強，假如不能先將馬路拓大，竟先架駛電車，不獨交通有所阻礙，卽人命案件，亦必大有增加。兼之建設有軌車之資本，等於無軌者。上海的有軌車與無軌車，便是鐵證。同時無軌車經過的路線必由電車公司修理完備，政府可省修費，豈不一舉兩得。(三)拓充公共汽車。這種計劃最妙政府找商承辦，但由政府規定他的辦法，當必很可發展。

(C)公益 目前南京關於公益建設，可以勉強馬上着手組織或實現的不過五種。(一)公園之改良，(二)臨時市場之建設，(三)救火局之改良，(四)公共醫院之建設，(五)國家影戲院。(一)公園之改良，現在南京稍為可遊的為秀山公園(血花公園)，但其中構造之不良很多，前後也很多人提議改良，大家都很表同情，希望市政府，除表面添換招牌以外，還要根本地改良起來，或拓大一點。不然，至少也要開個草場，讓一般可愛的小國民翻來覆去，纔像個花園的樣子。(二)臨時市場之建設，南京市面，由聚寶門而至中央大學，由小西門而至大中橋，居民不算不多。在這麼鬧熱的市面，居然沒有一個正式的市場，是很可憐的。現在市民之所謂市場的，不過街頭街尾的空地上，或廟前廟後隨便擺上菜籃肉桌，把殘菜餘骨，拋個滿地，因之蒼蠅羣集，兼之廟前廟後的空地，素來為那一般露股大便的聖地，再加上膾炙肉，其中盛況，可想而知。馬上應該建設的市場，至少也要五所，市場建築，最妙全用三和土，以便洗掃，並防火災。地點分配，必須詳細研究，因為一方面要選得市民買物便利的中心點，一方面要顧及鄉人遠來賣菜屠夫賣肉的交通便利。第一市場，在聚寶門及南門橋之間(此地點接近雨花台一帶農人，同

時為南門大街之終點，人煙非常稠密。)第二市場，可在夫子廟環近，最妙臨河，近橋，以便洗掃，同時交通方便。第三市場設在小西門內，其地勢和聚寶門相似。第四個設在內橋左右，該地為南京南部的中心點。第五個設在總司令部環近。這五個臨時市場，很可用小規模的辦法，總要布置得宜，平均每場可以容人一千。假如買物者在場勾留半小時，則上午五小時內，市場可供萬人以上之買賣。據我個人預算，建築五個市場用費，十五萬元以內，很可有爲了。因為這種建築，只求實用，不講美觀，除三和土以外，所需他料極少。兼之這種建築，三數月內，便可告竣應用。此種辦法，在市民方面之得益，當必極多，因為市場賣的食品，多由鄉人直接售賣，則可省去商人轉手的耗費。在市政方面，十五萬元之建築費，仍可由市場租金上漸次收回。(三)救火局之改良；南京房屋多用木料，火災一起，便連屬多家。救火局之改良，必須當局注意。現在西洋救火機械完善，兼之南京湖水極多，未有自來水以前，儘可設法多購兩架新式機械，其代價，不過四五萬元而已。(四)公共醫院之建設；如欲大規模地建設一個醫院，則經費至少也要三十萬元以上，一時恐難辦到。但可設法，以最小的經費，創設極大的醫院。南

京廟宇頗多，不妨覺得好的修改而為醫院。其代價必有天淵之別。(五)國家影戲院；堂堂的新都，找不出一個影戲院，多麼笑話。影戲的作用，為社會教育的工具，市民消遣的良藥，商人營利的泉源，市政府應當極力設法獎勵商人創辦，一方面市政府自己創辦一個大規模的國立影戲院。這種工作，亦是革命宣傳事業之一。有了十萬元以上的資本，將必很有可觀，並且成功以後之進息非常之多，政府的資本亦可從中收回。

(D)方法 以上所談，都是馬上應該着手進行的計劃，現在我們必須研究的根本辦法，大約可分六部研究。(一)計劃之預算，(二)工程之組織，(三)分配建設區域，(四)編譯建築法律，(五)採用西洋建築方面，(六)材料。(一)計劃之預算；亦可分現在和將來兩期討論。大約政府方面，第一期建設，至少亦要籌出二百萬元以上。商民方面，如承辦自來水及電車等資本，亦必須籌出三百萬元以上。事在人謀，金錢是由人造的。政府和商民合作，更當容易。譬如現在每月軍用費達至七百餘萬之多，如能把這七百餘萬元當中的用費扣下二十萬，則一年內可得首都建設費二百四十萬。在公款七百餘萬中扣去二十萬，簡直氈上去毛。在首都改造方面，則得益不少矣。再不然，

由政府派人到南洋華僑募集兩百餘萬元股額，想亦不難找得。至若商人方面，如政府能使之得利，小小的二百萬元，何難一籌而就，政府和商民如能在三個月後，籌出第一期建設，一二年內儘可把以上所說各部計劃實現。將來建築的經費如何出脫，到其時想必更有可能矣。

(二)工程之組織；此部當由市政府特設，僱請國內專家。如是單純的工作，委實用不了多數人材，省却許多無用的耗費。

(三)分配建設區域；此部市政府亦應聘請特別人才共同研究，如關於美觀方面的布置計劃，當請美術建築家。關於實用方面的計劃，當請建築師，工程師，測量師等。去實地調查，詳測地理，地質，及預算將來全體用費的詳表。這部的存在，西洋各國都有，名為國家建設委員會(Comité de Travaux publics)，南京市政府應該從速組織的。

(四)編譯建築法律；中國法典上向無建築法律之存在，人民造屋，絕對自由，任意妄為。為舊習慣所指使，加上省節費用的吝嗇心，甚至小康之家，尚住乞室。一日風大或雪多，則屋倒身死，隣人發見時，亦覺得此事多見，毫不為怪！此等社會心裏，如何受得？如中國民房

價，素無水溝，地窟，烟窗，廁所，之設備。這四種東西，爲西洋建築中最注意的，並且由法律限制，強迫人民設備此物，否則不得動工起造。譬如一個沒有烟窗的房子，做飯時則滿屋濃烟，令人不能呼吸，稍不當心則火焰向外延燒傢具而及房屋，一霎時滿天烟火，弄個蛇悲鬼哭！想其時多麼可憐。由此可知建築法律之應編譯，爲中國市政上一大重要事業編譯建築法律，尙屬易事。要政府實行，人民照辦，纔是難事。我覺得此部事業，最妙由政府自動，聘請法律家，建築家，衛生學家，合作編譯，採取外國建築法律和我國自由的需要。編成後，由最高行政機關通過實行。

(五)採用西洋建築方法；中山先生說『夫人類之能進屋宇而安居。不知幾何年代而後始有建築之學。中國則至今猶未有其學。故中國之屋宇多不本於建築學造成。』這幾句話便是中國數千年來建築的弊病的鐵證。我們自問，中國委實沒有其學，縱或有之，後者不能繼續研究。挨到現在，還是如此。我們知道建築學的同志，應該出來盡責，把社會生活，增點顏色。現在的建築學，除了自種以外，在現代而言，沒有其他種族可比。我們不妨採用他的方法，採用他的科學，如日本東京之建設，便是一個證

據。但是我們不能因爲學他的方法便忘記了自己固有藝術，自己個性的表現。

(六)材料；南京建築材料，在目前而言，尙未十分爲急。要是預備將來之用，則今天應該起首籌備基礎。建築材料普通用的爲磚，瓦，石，鐵，石灰，西門土等。磚瓦出產，南京本身很可發展。古式土窰，當不如西式的便利。西式可分兩種，(一)柴窰，(二)炭窰。柴窰恐難發展，因爲南京環近木少，運輸不便，因之成本大。兼之窰主自己因爲省木起見，減少火力，出產劣貨，要是炭窰，則比較妥當一點。南京環近固然無炭出產，但可由武漢或上海運來。炭的火力比柴強加數倍，代價又比柴便宜。並且炭窰建造，稍有科學常識的便可經營，有了三千元以上的資本，儘可着手。磚瓦事業，如能設法利用西式組織，則出貨必速，發展可待。不說南京將來需要孔大，即目前儘可銷行自如。石的問題；南京石多，惜無好石。據我個人考察，以爲南京石，只可用之修路，及不受壓力的牆壁。但蘇州出好石，運來南京極易。現在南京路石，應由市政府開辦石工場於環城或城內。即如路石之用，至少要一萬萬立尺之多。假如由市政府自開，則將來修路費，可以省儉一半。並且石工場開辦資本，極可大來大用，小

來小用，任意發展。因為工場用具除却小鐵路車及人工以外，其他用品，不至多大開銷。工場辦法，最妙預先指定用額開取，以免耗費。鉄的問題，南京環近向無出產，爲目前計，只能向武漢鉄廠購運。可喜長江輪行方便，想亦不至極貴，但爲將來大規模建設起見，武漢一廠出產恐不敷用。最好獎勵商民在蕪湖建設鉄廠，因蕪湖鉄礦豐富，與南京亦較接近，將必兩得其便。石灰問題，在南京環近，儘可發展。此廠辦法較之磚窯更易。因爲環近多產石灰石。西門土問題；西門土工廠之創辦，在南京附近亦很可能，製造西門土原質爲石灰石，再加上少許燧石或硅土而成，但其熱度在七百五十度以上，較之石灰成本，適得其半。同時此廠設置，全用機械，欲辦此廠，至少預備資本百萬。據去年法國西門土工廠報告，一百萬資本的廠，平均每月出產，可達四萬餘元。除却開銷可剩二萬五千元以上，由此推想，可知一切。

將來——以上所談，我認爲目前必須着手的計劃，但是我們不能因爲暫時不能實地籌備將來的建設而不研究將來京都根本改造的辦法。我們應該同時積極討論一個詳細的辦法出來。現在爲篇幅所限，只得把將來的一段談話容我改日再說。假如有人問我，『你是個美術建築家，何以沒

有提及一句美觀的意見呢？』那末，我只得謙遜地對他道歉，在現在縱欲盡力計劃，在事實上，委實萬難做到，好比大病纔好的人，你要他去做苦工，想必很難辦到。縱使可以辦到，我相信他的結果將必非常悲觀。現在我只得照着中山先生的理想，從中找出些辦法，或者對於當道，有點貢獻的可能。

現在讓我把下項預備討論的大綱錄下；——

(一) 交通建設：無軌電車。公共汽車。擴充馬路。修橋。飛機場。長江隧道(由下關至浦口)等。

(二) 區域建設：政治區域。商業區域。工業區域。教育區域。住家區域。軍士區域。

(三) 公益建設：公園。貧民新村。孤兒院。養老院。盲入院。殘廢院。戲院。影戲院。市場。屠宰場等。

(四) 美術建設：革命紀念牌。博物館。國立展覽會場。國立戲院。國立圖書館等。



當 代

插圖

時事畫

易卜生像

易卜生手筆與居室

五幅

兩幅

兩幅

Count Hermann Keyserling

Frank H. Stmonds

Arthur Ransome

"The Road to Freedom?"

米田實

布施勝治

西山榮久

報知新聞

N. K. Krupskaya

日內瓦國際勞工局報告

Bertrand Russell

L. Aas

Yoznesensky

昇曙夢

Oliver C. Pittman

Waldemar Kaempffert

Joshua Kunitz

新黑暗時代

美國的長成

第三國際與蘇俄

從馬克思主義到斯塔林主義

英國的西藏政策

可注目的對華悲觀論的盛行

中國可從混亂中得救嗎？

中國南方政府承認問題

蘇俄的普及知識運動

俄羅斯的農業勞動者

吾自己的婚姻觀

易卜生的故事

俄國現今文學研究的方法問題

最近的高爾基

化學與農業

將來的化學革命

神話中之列當

第三編目錄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獻真

三卷七

貢獻旬刊 第三卷 第七期(即25期)目錄

獨奏(封面)

奇異的來客

夢想者與政治家

醫生與政治

國人對於西洋方藥及醫學之反應(七)

現代的文學(下)

海上通信

我愛我的故鄉

小喬慕

大題小做

慈禧太后的見解

道士畫符忙

苦薇士先生的真理

美人風景與自殺

馬來人的餛飩擔

應時小品

附錄

汪精衛先生與林柏生討論黨務

十七年八月五日出版

佛朗西的談話

德國布門著

日本上田敏著

雷圭元

龔之珏

失之

王季甫

江紹原

嬰行

查士驥

王之攝

勉才

九世馨

毛彝

銘雲

少雲

春江

江紹原

啓事：本刊每年四卷，每卷九冊。

第二卷第一期即第十期。第三卷

第一期即第十九期。自第二期卷

下期起，預定價目略有改動，如

下期者，仍照前奉，待滿期後再

請按照新章續定。

定價

每冊大洋一角

預定半年八冊大洋一元五角

全年六冊大洋三元

(國外另加郵費每期四分)

廣告價目

每期半面二十元

全面四十元

哈同路民厚里六三二

嚶嚶書屋發行

電話西一八六四

- 本代 埠派
- 開明書店
 - 亞東圖書局
 - 春野書店
 - 協謀圖書公司
 - 瓦友圖書印刷公司
 - 愛文書局
 - 金屋書局
 - 現南光華書局
 - 愛華書局
 - 新華書店
 - 新華書店
 - 南華書局
 - 光華書局
 - 華南書局

奇異的來客

龔珏

突然在我底住處闖進一位客人來，正當我沉入思想中，有所期待的伏在案上，迷迷地注視着時鐘的時候。

我站起身來招呼這位突如其來的客人：「先生貴姓名？」這樣誠懇地問他。

「先生貴姓名？」他重複着說，「好漂亮的問話，你是從那裏學來的？」

我十分驚異，我心裏這樣想：真見鬼，今天可碰到了什麼了。

「確是碰到了我了，」他隨意地說：「你却沒有碰到什麼鬼；但這有什麼關係，還不是一樣嗎？」

我怔怔地坐下，茫然而又不安地注視着這位奇怪的來客，緊接着說：「客人，那末，我可以知道你底來意嗎？」

「來意？我正等着你這一句話，我可以回答你。」

他一陣狂笑後，重又把板起臉來，說他底一套話。

「自然囉，你是需要知道而且明白來到你面前的一切，但是你永遠不會知道清楚的。突然地來到你前面的一

切遭遇，怕就是你永久的客人。你誠懇地接待着你底來客，這是你底聰敏，因為你沒有法子可以拒絕。在你底住處永遠不會有可以關閉的門的；這樣你更可不必想望從一個門房底手中得知你底客人底貴姓名了。你想，張，王，李，趙，于你有什麼意義嗎？還不是一樣嗎？一樣地不會使你底清楚，正同你自己不清楚知道你自己一樣。

「你機智地接進來，暢意地送出去，用了你輕飄的不相干的問話，笑容，客套，對於你底來客：這個也是你底聰敏。你可以躲藏着自己底一切；而且可以有探索底餘暇，可以以你底誠摯接受好意，以你底儀容去寬鬆仇敵。這樣，你可以不着痕跡地使用你底防範和武器。然而這個防範祇煩擾了你自已，你底武器却損害了你自已。聰敏的人常常是如此不聰敏的，因為聰敏的人總常常忘掉了自己，期待着幸運正同期待着禍患一樣，而自己煎熬着。

「你不能使自己有一點餘暇，鎮靜；你注視着我，打量着我，而且等待着在我底來意，好意或是惡意；因之你給予我充分的時間，可以在你身上顯示，給予我所願意的。」

也是你所願意的。而且你一定曾因我而驕傲，欣喜，或者悲忿，苦訴。這些就抓住了你底頭腦，手臂。

『是的，你可以上下打量我。我底衣服破爛了吧？那末，我不過是一個乞丐，或祈求者，請你伸出手來，你可以驕傲，或者厭棄。我也可以是一個強盜，匪徒，你可以向枕邊取出鎗來。或者我是美麗的，那末，我可以是你愛人底婢僕，或就是愛人底本身，你也可以伸出手來，喜悅，歡愉，擁抱，沉醉。但是你也得提防這個或許是個魔鬼底化身吧！』

『我可以是個天神，帶來幸運，使你匍匐，敬禮，正同我是個魔鬼使你恐懼，狂喊一樣。而且我簡直是你底仇人，情敵，正同你在給情人訴說衷情時所罵的那個，和你日夜所要設計，殘害的那個一樣。那你就得顫慄，驚懼。這都沒有關係，他們都是你要用禮貌歡迎而沒法拒絕的永久的客人，正同你逐日所想所做的事物一樣的多。』

『你不必緊蹙着眉頭，瞪視着我，我底來到就是我底來意。我底打擾無須請求你底原諒，正同你自己不需要什麼原諒對於你自己的一切事物一樣。一個無爲的饒舌的酒徒與一個負有使命的正經人于你有什麼分別，還不是一樣站立起身來誠懇地招呼和送走嗎？』

『我，就是來到你的面前的客人，另外你可不用去找

意義和名稱。你如果不喜歡我，那末拒絕我，不睬我吧，祇要你能夠在招待客人底熱烈中留出餘暇去認識你自己，把穩你自己底重心。』

這位奇異的來客說完他底話，獠笑着點了點頭就出去了。

我茫然地也站起身來，但即速地重複坐下，目送着這位奇異的來客消失在門外。

一九二八，五，二，西曆。

貢獻合訂本

第一二卷已裝成

每卷實價大洋五角

各地代售處均有經售

夢想者與政治家

佛朗西的談話

失之譯

我很曉得夢想者在政治家面前是一位纖小人物。

政治家是羣衆的偶像。他是羣衆的主人與羣衆的奴

隸。他帶着一大隊黑白不分的求事者在他後面。他有勢力，著名，光榮。他手握民族的命運。他領民族至繁盛或

至衰敗。他創立法律。尤其是創立法律表出他的威力。造法律，立人羣應遵循的規約，設那一個公民都無權超出的

界限。這不是幾等於天神的一種無上尊嚴呢？

但有一個小小的保留。即法律從不規律什麼。一條法律，當領導者定出來時，久久以來既通行習用。牠不過將

風俗習慣追認而已。若牠與風俗習慣相反，牠則爲死的具文。

所以在立法者之上，有握實權的風俗習慣。由誰造成

這些風俗習慣呢？由一切人，尤其是由夢想者。夢想者的使命不是在爲團體而思索回想嗎？

對於靜想，同對於耕作，對於轉運，對於航駛，對於

建築房子一樣，要有一種推引的氣勢。我毫不曉得這類事翦裁，琢磨思想的人們是否比其他的人較有應得的價值。

至少，當他們充盡他們的職務時，他們值得受某種感謝。

有好幾種款式，他們用以改善全人的生活。

在他靜悄若睡的院子深處的實驗室內，戴古老眼鏡的屏瘦學者重捏改塑這個世界。

即在我們的眼底，我們不見因近代的機器作用，尤

其是因蒸汽機所致的革命張加擴大嗎？這種發明的震撼威力現尙未近平息。距離因此縮短了。爲交通的極端便捷所

減小的歐洲，實際上，其廣大決不超過當拿破侖第一時的法國。全世界在現時也毫沒有大過一百年前的小歐洲。

大地的歷史中的那些將要近臨的轉變，這種真理不是預先推知嗎？

書籍，小冊，日報的神奇進步，隨風播散最大胆的思想，也不是加速那些將近的蛻化嗎？

不單由於各種發明，夢想者改變他們的同類的生活，且又由於最玄妙的與表面最無用的思想。

哥白尼克證明地球非固定不動。他將地球推出那個驕傲所岸然遊步的中點之外。地球遂不過是浮游於無限中的

一個蕩爾浪子。請細察這種搖動所激起的長久回響。既是人類不住在宇宙的固定不動的中心，既是他們流浪在一滴飄泊於大空中的污泥上，則他們不是宇宙之王。他們失掉他們的神學上的確定依據。疑惑，批評，以及一切近代的滋生的不安乃鑽進他們的頭腦中。很不定與很可憫的可憐虫，他們一天一天的覺得寬容忍受的神怪與相互憐惜的神怪。

達爾文教人進化論。請究進化論自是對於人智所為的無限效果。不停的，人智更覺到使凡生活着的與凡受苦着的相接近的那種深邃的原本同情心。不停的，人智更懂得一切都不知不覺的轉變，及想阻止不可免的遷流或求將其猝發，都是徒勞無謂。

即這樣，大多數的偉大發明都終歸於影響到我們日常的生活。

其他的夢想者，作家與美術家，沒有與學者同等的力量嗎？

真實說，這就是他們，從高處，在前面引導民衆，因他們構成或劃定每一國的精神。

沒有詩人的加入，一國的精神上的和怎樣產出呢？種族的繁雜，地方省份的特奇差異，由戰爭與條約偶然的

聚在一起，一種公同的意見怎樣湧出，假若思想家不一齊與依次爲一切他們的同人而作成這個意見呢？

有些夢想者最先表出在他們四周的人們的情感：他們將聲音給與在他們周圍受苦與歡樂的人們的希求欲望。繼則，若他們的言詞清晰，若他們的生身地域由智力或由力量將這法律加諸相隣的領土，這些第一次的詩的聲調如同響一般傳達與別的歌者，將其重唱及將其流播。

漸漸的，橫被全國的各處，一種和協造成，一種交響樂作好，凡缺憾不諧的音響都溶合爲一種唯一的曲調。

當然有許多夢想者，許多詩人，許多美術家都加入這個樂會。但歷代以來，樂隊長是少有的。

很少很少維揚(Villon)，拉比列(Rabelais)，蒙丁尼(Montaigne)，莫利哀(Molière)，伏爾泰(Voltaire)……

且取別一個影子供我作比喻，這些大人物是建築一個國家的工程大師。應他們的天才的號召，千百的工作匠成羣結隊的齊集。即這樣，各國的特性漸次堅定。即這樣，我們的精靈的法蘭西，獨立的與誠實的，諷刺之熱情的與報復之譏笑的建築物，理性的，社會性的，富悲憫的建築物，人類博愛的建築物得以造起。

好哩！現在，我的朋友，這座美麗的建築，應勇敢的

繼續工作，不是叉手旁觀的時候。要將牠擴大，使一切的人都能居住。即於此，大大小小的夢想者應下他們的力量。

想看見牆壁豎立，傲岸的圓柱排與闊大的三角門頂列起，最底微的同伴都很欣喜爬上層梯，將滿盛灰泥的吊桶送給較精巧的工人，他們則在木架的高處砌結磚石。

所以請任我，我親愛的朋友，請任我替「夢的城」拌雜灰泥。這是我的定命，我歡喜這樣，我不要求別的。

○ ○ ○

這篇談話從 Gsell 的 *A Propos d' Anatole France* 一

書譯出；這書有十五章，皆是作者與佛朗西的平常談話，中有許多風趣的故事，感想，或關於當時政治家的，藝術家的，或關於佛朗西個人的文學生涯，他的主張，他的意見，他的朋友間，或慕名來訪他的笑話，等等。佛朗西不善演說，但擅長談話，隨便吐露一言一語，都令人傾倒，加以他的善譏愛諷，博聞強記，在坐終日，亦不覺其倦，所以此書作者悔恨不能將佛朗西的談話之美完全傳出，謂僅能傳神於萬一。

此書十五章的最後一章題為「夢的全能」，這段譯文即見在此章中。在佛朗西的文學生活中他有時為政

治主張的論文，他曾相信無政府主義或社會主義等等，實則他是一位夢想者，政治主張，乃他的隨便遊戲。這章述當時法國大選，有許多人勸佛朗西從事運動作議員，且謂黨中人替他預備，只要他願意即便成功。佛朗西於是為這一段談話，將夢想者與政治家比較，說他情願為夢想者，請他的朋友們不必來勸，這是他的定命云云。

我貢獻這篇短短的談話於讀者，因這幾節文字含有很深的意義，尤其是對於現在的中國青年。中國的傳統思想是：「幼而學，壯而行」，很少很少為「夢想者」而終生的人，因此，無論在任何一方面都沒有很偉大的人物出現。人的精力有限，一生實現一理想，猶恐不能；何況朝秦暮楚，一日三遷呢？因要變更，遂捨棄理想，結果大多數都為隨流合污，苟且偷安而無理想的動物！中國人的眼光只注到眼前目下的實際問題，只會在圓徑一尺的圓周內叫號跳擲，拚生捨死，曾不曉得從最高遠，最玄妙與最偉大者着手，曾不曉得一條乾燥無味的數學公式能影響全人類，改造全世界，曾不曉得一篇詩，一曲樂，一件美術品能維繫一時的人心，欣忭全國的民衆！中國人於是只能大家擁擠在

蠅頭驕角內，在這唯一的仕宦之門，狗狗偷偷爭名奪利以過此有涯無聊之生！

請現在有志的青年們細加思索，若你們喜歡夢想，立即做你們的「夢想者」，實現你們的夢想，千萬不要更改！是的，以中國現在的積弱，社會的腐敗，非做革命工夫不可；但是，但是，革命亦多方，不要在表面上下工夫，今天革了一重皮，明天蓋上一層，換湯不換藥，終是一樣，而且每况愈下的。即使如你們的願望，革命成功，將你們的主義法律都立好了，如

經典般的大家天天誦讀了，中國即刻會強，社會即會變好嗎？未必。要曉得，革命是無數原因的結果，革命能真正的成功必先既造成一種空氣，既築好一座基礎；橫的方面要為下層民衆的運動，縱的方面要為個人思想的改造，若憑藉幾個人，或某種勢力，若僅僅招出某種具文的主義，革萬次的命，仍是一個「口是心非」！青年，夢想者的青年，要死執着你們的夢想，如佛朗西說的，先造成那一種風俗習慣，因為這是你們「夢想者」的責任呵！

革命評論

第二十期 次目

一個根本觀念
財政會議中之粵鄂態度
目前怎樣建設國家資本
黨底民主化與衆羣化
相安一時的診斷
建設問題與本黨現狀
俄國共產內閣後一篇紀事
討論
淺薄革命力量的討論

尤瑋璋：公博

汪精衛
沉機
陳公博
存統
劉侃元
馬璿
許德珩

階級問題

讀者論壇

關於國民革命的三個問題

對於目前時局的幾句話

對於中央未頒布裁兵決議以前的意見

我們所要求的國民的政府

可憐武漢的黨

革命軍的今昔觀

編輯後的短訊

丁際盛：公博

漢芳
洗槐
廖英華
雕龍
肇福

醫生與政治

德國布門 (Dr. Boehm 著) 王季甫譯

醫生活動于德國政治舞臺上，或者在國會中當議員，其人數比較其他的國家爲少。現在德國國會裏，只有四個醫生在那裏充任議員，一個是屬於社會民主黨，一個是屬於國民黨，兩個是屬於國家黨。在普魯士省議會中，有兩個中央黨的議員，一個社會民主黨的議員，一個國民黨的議員，他們都是以醫生資格來兼任的。別的国家却與德國相反，醫生每是佔國會中的主要成份。比如法國國會議員中，有九十三個是醫生；在英國下議院，醫生就佔了四十位議席。其他的國家中，亦常由醫生執掌要政，對於內政和外交都發生很大的影響，固不僅在衛生行政，或民衆健康方面有顯著之事跡也。在過去的德國歷史上，醫學的政治人材亦嘗輩出，我現在舉出若干政治的醫學家，或醫學的政治家出來，以供參考。我所知道由醫生出身的政治家中，其第一人當數普魯士國務員巴爾浩森博士 (Dr. Von Ballhausen)。他是一個實習醫生，即以醫生的資格從事於摩洛哥東亞細亞之考察。從一八七九年

起，一直到一八九零年他都在畢士麥首相之下任農業總長。其次當數黑爾帕博士 (Dr. Hellpach)，他曾任過教育總長，繼後又當巴登 (Baden) 地方的州長。至於特著聲譽的醫學的政治家，當推約翰賈可壁 (Dr. Johann Jacoby)，魏爾周 (Dr. R. Virchow)，穆單 (Dr. Mugdan)，羅威 (Dr. Loewe)，郎格汗 (Dr. Langerhans)，與漢生教授 (Prof. Dr. Hensen)。在很早的時候普魯士省議會中，曾有不少的醫生充當過議員，可惜這個數目慢慢的就減少。以致從一八四九年到一八八二年所有二千八百個議員當中，只有四十二個是出身醫學界。而一八六七年到一九〇七年所有之國會議員中，醫生才不過四十五人而已。我們都有一種共同的意見，以爲醫生真能代表人民的福利，爲民衆代表之最恰當者。因爲醫生在其職業當中，能懂得多數羣衆之心理；只有醫生能夠觀察到城市或鄉村民衆之疾苦與需要，并能與各階級民衆發生密切之關係。因此醫生在各方面能獲得信仰，築起了下層基礎；這是關

于政治運動之切要問題，獲得選舉上的勝利，乃很容易的事情。

整個的政治目標，究竟爲的什麼呢？無非是要解除人民的痛苦，增進人民的福利；無論內政與外交，所祈求的僅此一事。我們運用政治的力量，是想來幫助各種企業之發展，不令稍受摧殘與損害，使人人都能享受着物質與精神上充分完滿的幸福。國家立法與制定各種條例法則，如能得到醫生參加意見，協同商定，這是很有價值的事情。各政黨儘可各爲其政治綱領爭辯與袒護，但遇制定國家根本憲法，制定各項條例，一定要共同協商，不可偏執一見。尤其是醫生而充當代議士的，要特別的注意。

很可惜的就是德國國會中醫生實在太少了。這種原因在那裏呢？是不是因爲妨礙了醫生職務的原故？或者因爲醫生從事政治生活就會被人看不起了嗎？兩種原因或許都有一點。從事政治活動，特別是當國會議員，這其中所消耗時間之多，與夫事情之繁雜，處在醫生的地位，幾乎是無法兼顧。只有放棄其醫生職務之大部份，或許可能。在現在情形看來，除非醫生有旁的一種進款，或由醫學會幫同解決其生活上之困難。否則從事政治生活之醫生，只有情人代理其醫業上之職務。不可忽略的，醫生應有政治上

的認識與見解；應該了解政治之運用，即所以增進人民之福利與健康，醫生所祈求的，原不過此等事情。以前却適得其反。的確有很多的醫生，既無政治上之判別力，亦不感政治上任何興味。曾有許多擔任衛生行政的醫生，除了他所擔任事務之外，即一無所知。因昧于現實的環境，亦無法推進其所抱之願望。然由我自身得來的經驗，醫生之性格與所從事的事業看起來，確是一個實際的政治家，所以應該問問國家的事情，應具有政治的常識，還應有點世界的眼光。最好能有一種組織如醫師公會之類，隨常討論一些政治上的問題，養成一種政治上的判別力，由此可以造就許多很適當的政治人材，代表民衆的利益到國會中去努力奮鬥。

有一段值得思念的回憶，當魏爾周與羅威爾醫學博士充任國會議員的時候，他們極力反對政府對於德國工人之苛虐條例，幾經困折，卒至成功。種種關於醫學上之解釋，非經醫生解說，很難明瞭。否則即難以排除許多障礙；又如培育青年後進，應適合其生理與年齡上之要求，以定施教之方針；這個問題自然要借助于各種醫學團體與醫學專家，但列席于國會中的醫生，共同協作，收效尤不可限量也。關於預防疾病，保護健康之種種規定，尤少

不了由醫生出身的國務員代議士共同協作。社會政策之運用，改良懲罰條例，醫事衛生各項問題，教育與內政之革新，那一樣少得了醫生？那一宗不需醫生來貢獻其醫學上之見地？我肯定的主張應有數多的醫生參加到國家各種行政方面去！這不僅是醫生本身事業問題，乃關係多數人民切身的利害問題！

* * * * *

譯餘剩話：我譯這篇東西，不是想為我們學醫的人捧捧場，更不是想為我們學醫的人另闢一條吃飯的新路徑；據現在的情形看來，當一個醫生總不會少飯吃罷。我

為什麼要譯呢？我覺得他說得很對。中國有句普通話說：「大醫醫國，中醫醫人，等而下之，大概就是所謂跑江湖的庸醫了。」孫中山先生，其政治上的功績是多麼偉大呀！原來他還是一個醫生呢。可惜在中國政治上發生過很大影響的醫生，除孫中山先生而外，再也舉不出第二個人來！做過幾天官的，亦不過湯君爾和，翟君民誼，郭君沫若數人而已。足見我們貴國醫學的與夫醫生，更是與政治無關。故特搬運點舶來品的異說，貢獻于中國醫學界的同志們，諒不致認為是海外奇談吧！

十七，七，七，譯後附誌。

新評論半月刊 第十五期要目

廢除黨外的政府
日本人口中的屠殺者
黨部是衙門嗎？
耐不住了
日本給我們的消息
謁靈
今日中國勞工運動的重要

乃器 特魯 特魯 魯

『堅壁清野』政策的討論

出版者 青年書店
發行者 上海霞飛路二一四號

德佑乃器

每冊價四分 半年連郵費五角五分 全年連郵費一元

本外埠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國人對於西洋方藥及醫學的反應 (七)

江紹原

——小品二九二至二九六——

羅定昌的「中西醫粹」，據目錄，中卷應有男，女腎臟丹字圖各一，然千頃堂民國十年石印本竟無，不知何故。閱者中如有人見過不缺此二圖的石印本或木刻本，敬祈函告，如蒙設法將圖描示，尤感。

嘉士約翰與孔慶高合譯的西醫內科全書，有番駿猷一序。茲蒙新會呂蓬尊先生將序文節錄寄下，至為感謝。

十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二八二)補遺

丁福保先生「醫餘叢錄」自序云：「高曾以來，世有薄田，刀圭之間，可居夷惠」。前誤為「家有薄田」，又未能注明出處。

(二九二)古文家的和今文家的五臟說

(一)丁福保「二十世紀新內經」自序(光緒三十四年正月)之一節：——

壬寅五月，桐城吳先生摯甫曾告我曰，「吾國醫學之壞，壞於儒，所傳「素問」「難經」，殆皆偽著，五臟部位，皆顛倒錯亂。其故因漢時有古文今文兩家之學，古文皆名儒，今文則皆利祿之士；古文言五臟，與西說合，今文即左肝而右肺者(紹原案：素問刺禁論有「肝生於左，肺藏於右」之語，吳先生所云，或即指此而言。明張世賢之五臟圖雖將肝置於左，居右者則不是肺而是脾)。漢末鄭康成氏為古文家，而論五臟獨取今說，自是以後，及二千年，蹈襲勿敢變，而鄭氏實尸其咎。」又曰：「吾國古醫，以張仲景孫思邈為最；而仲景「傷寒論」所稱之十二經，考諸西

醫解剖之學，始知其誤；孫思邈「千金方」所論之五臟，亦類取今文之說；吾國醫學之所以不昌也。吾子勉之！」此又吾國劬學者之所深思而洞悉者。

(2) 某氏『說文所說五臟與五經異義不同攷』（見毛景義中西醫話卷四）：

「五經異義」：『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慎以爲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皆五行自相得，則古尚書是也』（紹原案：上文，大體據月令孔疏）。『說文』：『心，人心，土藏，在身之中，象形，博士以爲火藏。』所謂博士說，則今文家言也；說文所稱皆古文，許君自彼固明言之。而今本說文云，腎水藏也，肺金藏也，脾土藏也，肝木藏也，皆用今文，但後人妄改。其稱肺爲火藏，見於「一切經音義」所引，推之，肝脾亦必用古文說無疑也。（紹原注：參看莊遠吉淮南子時則訓注）。攷叔重之學出賈侍中，本治古文學者，則叔重之重古文可知也。五藏之說，主古文者，叔重而外，惟見子雲「太玄」，而漢初醫家亦用古文。「史記」倉公傳，診濟北王

女子侍者云，『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又論齊丞相舍人奴病云，『此傷脾氣也，當至春兩塞不通，不能飲食』——此皆以脾爲木，故至春或死或劇，春，木德所旺也。或曰：倉公云『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又云，『胃氣黃，黃者……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此非謂脾胃屬土乎？又診齊中郎破石病云，『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死』，此非肺金不勝丁火乎？應之曰：未然也，傷脾之色，望之殺然黃矣，其下不又云『察之如死青之茲』乎？史文云，『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此但以黃爲土，不謂胃爲土，更不謂脾爲土也；吾又疑史云胃氣黃，『胃』爲誤字，其云病者胃氣黃，是不病則不黃也，胃之氣在腹中，何由知其黃不黃乎，古書多誤字，不足據也；肺傷後十日丁亥死者，蓋期以後十日死，而其日適值丁亥耳，非謂肺病必以丙丁日死也，此豈可傳會肺爲金藏之說乎？自「素問」以下，醫家諸書，皆主古文，故鄭康成駁五經異義，惟以醫家之法爲證，其言云，『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紹原案：下脫「心爲火」一句），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爲劇』（紹原案：

上文亦見月令孔疏；又自知其說不可通，於是強分五行之氣與位爲二，其大旨謂以上下右中之「位」言，則脾春，肺夏，心中，肝秋，腎冬，以金木水火土之「氣」言，則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腎水，「月令」以位言，不以氣言；然因時以得氣，因氣以定位，無二理也。又案「周禮」疾醫注云，「五氣，五藏所出氣也，肺氣熱，心氣次之，肝氣涼，脾氣溫，腎氣寒」；賈疏云，「肺在上，當夏」；「心在肺下」，（紹原案：下尚有「心位當土」句）；「肝在心下，近右，其位當秋」；脾「于藏直春」；「腎位在左，於藏直冬」。此亦據月令言，並無氣與位之別，與許說正相脗合。夫叔重以月令證古文家說，自是確據，不可易者，月令一篇，出「呂氏春秋」，時尚近古，所采輯皆三代舊聞，自足徵信，獨是圭古文說五藏者，求之漢人書中，今可見者已尠。「淮南子」精神訓云，「肺主目，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高誘注，「肺象朱雀，朱雀火也」；「腎象隄，隄水也」；「肝，金也」；又云，「膽爲雲，肺爲氣，肝爲風，腎爲雨，脾爲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爲之主」，高注，「膽，金也；肺，火也；肝，木也；腎，

水也；心，土也」。案淮南所言諸藏未及五行，高氏強合之，恐非淮南本旨，然肺火—腎水—膽金—心土，皆用古文家說，亦足以發明古義；惟肝膽並言，則又以膽爲金，以肝爲木，疑「肝，木也」爲「脾，木也」之誤。然高氏注呂覽十二紀及淮南時則訓，皆兩說並存，以肝木脾土爲用其所勝，以肝金脾木爲自用其藏，而以自用其藏爲後一（？）說。夫春木勝脾土，夏火勝肺金，秋金勝肝木，爲用所勝固然矣；而中央土所以勝心火，至冬水宜勝心火，而何以反勝腎水，此不可通之說，不若自用其藏，說顯而義確也。又「南齊書」五行志引「洪範五行志」云，「心者，土之象也」；洪範五行傳，元書久佚，斯古說之僅在者耳。此外可以證古文家說者，不可多見。自康成而後，治鄭氏之學者日衆，相承已久，堅不可破，遂不復知有古文家說矣。又案「白虎通義」，五藏之說數見，皆主今文；又「春秋元命苞」言五藏者亦數見，並用今文，蓋康成之前，今文之說已盛行。攷今文之學，肇於漢初，尙在古文之前，自伏生口授尙書二十八篇，厥後學者相承不絕，最後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學官，而古文自漢武時孔安國始傳，學未甚顯，故漢人大

率皆習博士，讀通今文家言，至於古文，非篤古好學

之君子不能明也。醫家所用，皆今文家說。張仲景爲

醫學之大宗，而所著「金匱」「傷寒」兩書，亦相沿

不改。然仲書自病證藥方外，所稱五藏脈法，大抵皆

王叔和語，叔和爲「傷寒」敍例云，「今搜集仲景舊

方，用備世急」，是其明證矣。叔和著書，雖本今文

家言，要之，五藏之說，古文實較今文爲尤詳確足據。

近者歐洲醫法，五藏部居，一同月令，益信古文之說

爲不誣。夫說不稽諸古不足以徵信，事不驗之今亦不

足以核實；歐洲創法，必別闢町畦，不踵中國故轍，

而言五藏部位，乃一一與古文之說同，此以見實事求

是之學，雖世隔數千載，地去數萬里，儼若符節之合。

夫儒先遺聞，存於今者無幾矣，間有之，又爲俗說所

蒙，學人罕能道，然則歐洲之術，固足珍惜也歟。

(3) 杭州抱經堂書店第三期書目（戊辰四月）頁一二

五有尙書今古文五臟說，一卷，江都孫蘭著，儀徵吳

丙湘校勘。差人去買，答云已售出。

(4) 唐宗海中西醫判上卷云：

宋元後圖，脾居於右；而醫圖，居於左。致淮南子，

已有脾左肝右之說。但脾之應脈，實在右手，蓋其功

用實居於右也。

※ ※ ※

今文古文的官司，我這個外行人，自然沒有資格斷。

但無論誰若有耐心將上面引的文字看完，必定立刻能看出

關於心，肝，膽，脾，肺，腎等臟之部位及其他點，古文

家今文家的主張是不相同的。且將兩派的主張列表於下，

以便省覽。（表中用張世賢五臟圖所畫的部位來代表今文

學家對於部位的主張，這樣做，不知是否錯誤，如錯，當

俟將來發見後更正）。

(1) 心 部位——古今文家都說居中；

與五行之關係——古文家說屬土；今文家說屬火。

(2) 肝 部位——古文家云近右，今文家云居左；

與五行之關係——古文家云屬金，今文家云屬木；

與五官之關係——淮南子云主耳，內經云主目。

(3) 膽 與五行之關係——古文家云屬金；

與五官之關係——淮南子云主口。

(4) 脾 部位——古文家云居左，今文家云居右；

與五行之關係——古文家云屬木，今文家云屬土；

與五官之關係——內經云主口。

(5) 肺 部位——今古文家均云居上；

與五行之關係——古文家云屬火，今文家云屬金；

與五官之關係——淮南子云主目，內經云主鼻。

(6) 腎 部位——今古文家均云居下；

與五行之關係——今古文家都說屬水；

與五官之關係——淮南子云主鼻，內經云主耳。

更簡單的表如下：

(古)

(今)

心 中，土

中，火，舌

肝 右，金，耳

左，木，目

脾 左，木

右，土，口

肺 上，火，目

上，金，鼻

腎 下，水，鼻

下，水，耳

(膽) 右，金，口

今文學 今文尙書；鄭康成；白虎通義；春秋元命苞；

素問；難經；金匱及傷寒論；千金方。

古文學 古文尙書；古本說文；太彖經；史記倉公傳；

月令；周禮賈疏；淮南子；呂覽；洪範五行志；高

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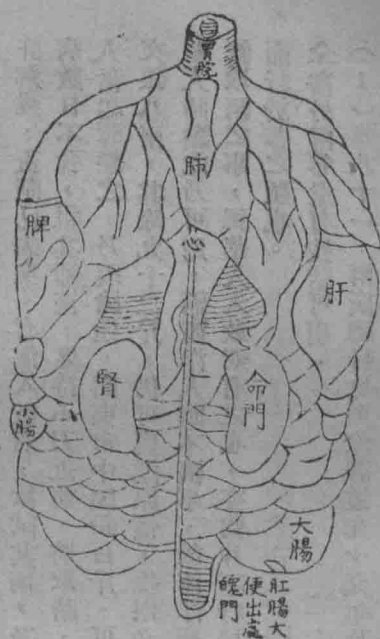
就部位而論，古文家的主張較是，而且他們的主張，

或許真正是『先民』的主張，因其先民假使於人身或獸身的內景沒有任何直接的觀察，則心肝等名怕他們就立不出，他們既有過或種直接觀察，便不至於相信肝左脾右，如今文家（假使難經張圖足以代表今文家）然。先民決不會有正規的解剖學，但戰場上，刑場上，或祭壇旁必定給與他們很多的機會去觀看生物臟腑的部位，大小，及形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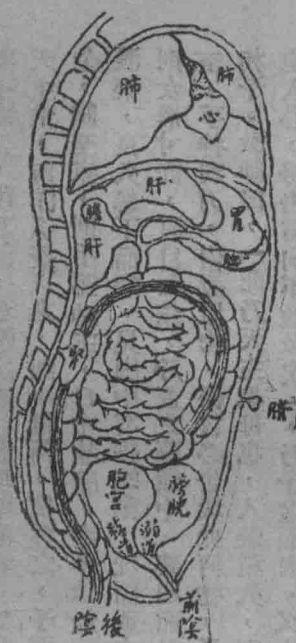
正宗醫學所承認的部位說竟不是那較可靠的古文家言而是那不可靠的今文家言，誠為憾事。然即使古文家言始終未被『俗說所蒙』，好處恐怕仍是有限的很：在部位一項外，以各臟配五行五官是古今文家都主張的，兩派的主張雖異，其為毫無憑據則一。心屬土之說並不比心屬火之說更高明；腎主耳與腎主鼻兩說也不見得有高下。從任何配合系統推出來的病理，診察，治療學，是完全一樣的糟糕，糊塗，不合理，無實用——猶之乎說天狗五條脚和說它四條脚並沒有多大的分別。鄭康成『今醫疾之法，以肝為木，脾為土，肺為金，腎為水，則有謬也；若反其術，不死為劇』云云，我怕未必果然呢。『稽古以徵信』決不能替代『驗今以核實』。

十七年六月廿一夜

(1) 四十二難藏府形狀之圖 (明張世賢繪)



(2) 唐宗海中西醫判胸腹圖



(二九三) 海國圖志中關於天主教及傳教西醫之語

小品二六九曾從「中西紀事」轉引魏源(默深)「海國圖志」裏面的一段話。茲查得夏氏只是節錄魏書，爰不避重複，將原文抄錄於下：——

海國圖志原六十卷，成於道光二十二年，二十七年刻於揚州；續增四十卷，成於咸豐二年，同年刊於高郵州。光緒元年魏之族孫甘肅平慶涇固道光彙重雕。卷廿七「天主教攷」下雙行小註：道光二十五年，廣東總督奏佛蘭西國夷呈請，天主教勸人為善，非邪教，請弛漢人習天主教之禁；奏交部議，准海口立天主堂，華人入教者聽之，惟不許奸誘婦女，誑騙病人眼睛，違者仍治罪。查西洋之天主教不可知，若中國之天主教，則方其入教也，有吞受藥丸，領銀三次之事，有掃除祖先神主之事，其同教有男女共宿一堂之事，其病終有本師來取目睛之事；其銀每次給百三十兩，為貿易資本，虧折則復領，凡領三次，則不復給，瞻之終身。曩京師有醫某者，歲終貧困，思惟入天主教可以救貧，而邪教又不可入，乃先煎泄藥升許，與

妻子議言，俟我歸，如昏迷者，急取藥灌我。於是至天主堂，西洋人授以丸，如小酥餅，使吞之，予百餘金，歸至家，則手擲神主，口中喃喃，妻子急如前言灌藥，良久暴下而醒，見廁中有物蠕動，洗而視之，則女形寸許，眉目如生，乃蓋之藥瓶中。黎明而教師至，手持利刀，索還原物。醫言必告我此何物，乃以相予。教師曰：「此乃天主聖母也，入教稍久，則手抱人心，終身信向不改教矣」，乃予之而去。又凡入教人病將死，必報其師，師至則妻子皆跪室外，不許入，良久氣絕，乃許入，則教師以白布裹人之首，不許解視，蓋睛已去矣。有僞入教者，欲試其術，乃伴病數日不食，報其師至，果持小刀近前，將取睛，其人奮起奪擊之，乃踉蹌遁。聞夷市中國鉛百斤，可煎文銀八兩，其餘九十二斤，仍可賣還原價，惟銀必以華人睛點之乃可用，而西洋人睛不濟事，故西洋病終無取睛之事，獨華人入教則有之也，亦鴉片不行於夷而行於華之類也。

全書另兩卷還有些話可引。

(1) 卷八十一 兩廣總督林則徐譯道光十九年及二十年新聞紙(澳門月報) 蘭頓(倫敦)新聞紙內，

載云律士丹合遞一稟，講論中國停止貿易，皆由鴉片犯禁起見，請國王將鴉片貿易停止。……我等自知以鴉片貽害中國之故，為中國人所憎惡，常欲自解於中國，因思惟醫道有益於人。於嘉慶十年，有醫生俾臣者，至粵教種牛痘，一年收所種小兒數千。道光七年，有醫加厘赤者，在澳施設眼科，五年中醫愈華人四千餘，費去施藥銀千有八百餘磅(磅)，皆衆人捐助。道光十五年，復有彌利堅國名醫伯駕者，亦開外科，數年間，醫愈七千餘人，一切下證，皆來就醫，其餘輕證，難以數計，所費銀亦三千兩，亦衆人捐助，此皆伯駕不貪利，不厭煩，一片誠心所致。讀此，知廣東人早就相信西醫善治眼病和「下證」；種牛痘術之得我國人信仰，也始於廣東。關於後一點，還有許多旁的記載可以作證。

(2) 卷八十三 引林則徐譯「華事夷言錄要」：一又中國藥材，多是草木，外國藥材，草木僅居十之一二，西洋醫不診脈，而中醫及回醫均信脈理，有二十四樣脈，診之即知其病何證。

前此西洋耶密等，在京作欽天監，曾帶西醫與各官府往來，借行克力斯頓教，是以教師必先曉醫道，方能

爲人所說（悅）。

可知那時有些『官府』也頗信西醫。

十七年六月十九日

（二九四）李衛改建杭州天主堂爲天后宮碑記

之一段（附）

以下是雍正九年（西一七三一）李衛改建杭州天主堂爲天后宮碑記之一段：—

（天主教人之來）攜帶土物，造作器用，其誑中國之金錢，誠不可以數計。乃開入其教者，必有所資給，人有定數，歲有定額。勞心焦思，取中國之財而仍給之中國之人，圖利者恐不若是之拙也。或云，每年紅毛船到，必廣載其國中之金錢以濟其在中國行教之人；或又云，彼來中國者皆善黃白之術，以彼國之金錢而用之中國。夫以此數人之行教，而國中居守之人肯傾資以佐其用，則其所圖者非利也；彼既以天主之教惑人，而復借黃白之術以要結人心，是其設心，殆有在矣。……此蓋非無所爲而爲之者，一見其技於噶爾巴矣，再見其技於呂宋矣，又幾肆其技於日本矣，爲行教計耶，抑不爲行教計耶。

天主教宣教師不是來中國賺錢而是來用錢的。我國人覺察到這個事實之後，自然要求解釋。用錢的動機，他們不知從某時起認爲政治野心；錢的來源，則他們早已斷定了是天主教人點鉛爲銀的法術。李總督對於此二說都很信，所以寫的出上面一段文字。「每年紅毛船到必廣載其國中之金錢以濟其在中國行教之人」云云，當然較點鉛爲銀之說更與事實相符，但李總督不以爲有辨別之必要，因爲由他看來，無論錢是外國輸入還是行教者自己弄法術點成的，皆足以證明天主教人之別有用心。

新舊教佈道事業的動機，我們現在不打算討論。但西洋人爲傳教而在中國花費了不少金錢，却是個鐵般的事實。歷年來所用的錢的數目，來源，與徵集法，我們若能查看各教會與宣教會出版的書報，以及宣教師們的著作報告，當可知道一個大概。這種文獻又不是我在杭州所能看到的，無已，姑舉一例以見一斑。現已發還給英國人的杭州廣濟醫院，其一九一六至一九二五十年中之「經常費捐款，計中國方面捐助洋一萬九千三百三十九元，外國方面捐助洋二十八萬五千四百六十三元」（語見廣濟醫院五卷五號『杭州廣濟醫院數十年之事實』一文，撰者譚信，是梅滕更休職後英國聖公會派來接任的人）。

我國智識階級以及民衆中之反對傳教者大有人在。但能不懈的精密的注視其活動，研究其內容者，似乎沒有。這是很可惜的事。

附記：天后宮在杭州武林門內城東北隅。李衛改建的碑記，孫伏園先生曾手抄一份，新近蒙他寄給我。

十七年六月十五日於杭州。

(二一九五)匯通中西的星命學地理學

下見清劉獻庭廣陽雜記卷二：

影餘處有三悟書，三悟者，「星悟」，「穴悟」，「人悟」也，云其書出榮國姚恭靖手。「人悟」一書，爲他人假去，余取「星悟」「穴悟」二書觀之。星悟則取「神道大編」，「天文實用」之說，以地平環上星安命宮，而雜以中國五行生尅之理而成之；穴悟則堪輿家言耳，而發端於地員經緯度；乃近時稍知西學者僞爲之，託名榮國耳。術數之書，大抵太公，子房，武侯，藥師輩，無一得免，况榮國耶。向者止於奇壬，風角，禽星，陣圖等，今又及泰西之學矣。然惟神道大編出於洪武中，有吳伯宗之序，（趙之謙按：神道大編，乃山陰周述學撰述，學生明中葉，不當又有

洪武中吳伯宗序，此條有誤。）天文實用及地球經緯圖，皆利氏（利瑪竇）西來後始出，姚國榮安得有此一副學問耶。市井小人被其愚弄，無足怪者，獨是讀書明理之儒，亦從而信之，鑿鑿言真，不可解也。

此條於我們研究中國人對於西洋醫學之反應者頗有意義：託名姚榮國之星悟穴悟二書與唐宗海所著中西醫判，不都是走「中西匯通」一條路的嗎？二著者皆希圖將西學中篤實之論與舊說中無憑之語拏來攙在一處，以爲這樣做便可以既不悖古，又不違今，最高的真理無傷，更確的實用可望。這種不通的匯通，在人類文化史上常見。

十七年六月廿六日。

(二一九六)「白芨補肺之實驗」

今日（十七年五月二十日）上海新聞報的「快活林」（此欄現由一位署名獨鶴的記者編輯），載有一段極古怪的醫話，其全文如左：

■濟平醫話

（蔡濟平）

▲白芨補肺之實驗

白芨功能補肺。本草原有是說。余乃親見其事實也。

長日無聊。走筆記錄。爲研究藥物之一助。丁已秋。旅行至香港。征衫甫卸。游興大佳。居停主人。請任嚮導。凡山前山後。園林勝處。頓增余之足跡。一日至某博物館。(館名英文苦予不識)見陳列玻璃藥水瓶中。貯人肺一具。色質新鮮。肺之左葉下緣。完全損壞。形如不整齊之秋葉。參差處有紅綠一條。線上係粉紅色之本肺。線下係純白色之補肺。旁置英文說明書。末端醫生簽字。詢諸嚮導。幸嚮導通英文。一一譯告。西歷一千九百零幾年。港人某患咳嗽。投醫院求治。醫生診察。斷爲肺部已爛。不可救藥。某無奈。改延中醫施治。中醫示以白茂研末。米飲調服。未幾嗽減。漸至體魄強盛。而肺病失矣。某得慶更生。赴院詰責。西醫亦大爲驚訝。詳得顛末。即出手鎗。將某擊斃。剖其胸。出此肺。陳列於館。證明白茂實有補肺之功能。加具說明。附以簽字。然後自殺以償。按汪訥菴本草備要註載。台州獄囚。服白茂補肺一節。與余所見之事實。後先輝映。確已信而有徵。惟考其藥性收瀟。質粘膩。用之不當。能令人胸悶。余治療肺病時。取用斯品。或加炒製。或佐以芬芳利氣之兼味。似較靈敏。收

效亦同。

蔡君所寫，恐完全不可信。假定真有一個患咳嗽的香港人，於西醫斷爲肺爛之後，改投漢醫求治，更假定這位漢醫居然用白茂將此人的病治好，那麼，此人從此不再相信西醫，或者至多還將他的經驗時常講給旁人聽，也就很夠了，何至於親往醫院詰責某西醫呢？即使這個香港人真如此好事，那麼，某西醫受了此人的詰責，至多覺得莫名其妙或自慚不如就完了，又何至於遽出手鎗，當場將他擊斃，剖視之後，真相大明，於是竟自殺以償呢？假使一九零幾年間真有過這樣的一個重要發見，只怕不久就可以傳遍全世界，不勞蔡君作記報告我們。蔡君云『丁已秋，旅行香港』；查丁已爲民國六年，即西歷一九一七，那時所見，過了十年多纔寫寄上海新聞報發表，也很可疑。快活林的投稿者，常有抄襲舊書，被人告發之事。我想蔡君如其不是(1)嚮壁虛造，騙取稿費，或(2)當時受了人欺，現在又寫出來欺人，就必定是(3)抄了某種舊書或舊報來投稿，快活林的編者一時不小心，被他瞞過了。我敬求小品讀者幫助我查明真相。倘若蔡君是抄書或報，原書能爲何？倘若香港真有或有過這麼一個傳說，它是怎樣發生的？我的通信處是：浙江杭州下板兒巷十五

號顧宅。

蔡君所云汪誠菴「本草備要」一書，我沒有。但台州獄囚服白朮事，本草綱目卷十三白朮條已引有，茲抄在下面，免得閱者自己去翻閱。

按洪邁夷堅志云：台州獄吏，憫一大囚，囚感之，因言吾七次犯死罪，遭訊拷，肺皆損傷，至於嘔血，人傳一方，只用白及爲末，米飲，日服，其效如神。後其囚凌遲，劊者剖其胸，見肺間竅穴數十處皆白及填補，色猶不變也。洪貫之聞其說，赴任洋州，一卒忽苦咯血，甚危，用此救之，一日即止也。

（江瓊名醫類案卷十頁五八亦載此事，文稍異。）

※ ※ ※

即使白朮確有補肺之功，其質必無直接入肺且久留不去之理。然樸素的或云迷信的藥物觀往往因不明人體生理，誤以爲藥質嘔下去之後，能輸運至（並且停留在）人身內部各處。請再舉兩個例。（1）本草綱目卷八「赤銅」條註云：——

【藏器曰】，赤銅屑主傷寒，能歸人骨及六畜有損者，細研酒服，直入骨損處，六畜死後，取骨視之，猶有罅痕可驗。打熟銅不堪用。

（2）唐張鷟朝野僉載亦云：——

定州人崔務，墜馬折足，醫者取銅末和酒服之，瘥，及亡後十年改葬，視其脛骨折處，猶有銅束之也。參看拙著「血與天癸」第一章緒言中有關之文。中國人所謂「補」，「破」，「接」之往往應照字面解，於此可見一斑。

五月廿日。

（二九七）今文家的五藏部位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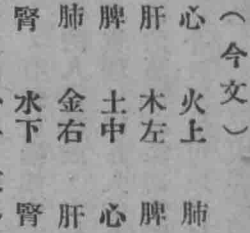
丁福保『難經通論』（十五年出版）頁五引某氏云：

四十一難云，肝有兩葉；四十二難云，肝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言兩葉者舉其大，言七葉盡其詳。

左三右四，亦自相陰陽之義。肝屬木，木爲少陽，故其數七。肺屬金，金爲少陰，故六葉兩耳，其數八。心色赤而中虛，「離」之象也。脾形象馬蹄而居中，土之義也。腎有兩枚，習「坎」之謂也。此五藏配合陰陽，皆天地自然之理，非人之所能爲者。……周子云，「木陽禕，金陰禕」，是也。（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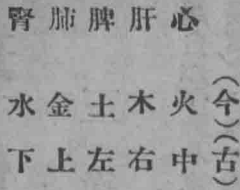
此二句，出朱子太極圖解，引周子者，恐誤。）上文「脾形象馬蹄而居中」之句與夫素問中「肝生於左，肺藏於右」二語，苟均爲今文家言，則今文家對於五藏

部位形之主張，實與張世賢者不同。小品二九二之簡表，因而應修改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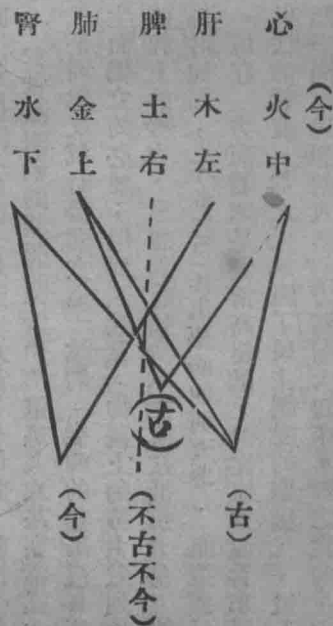
(古文)

鄭康成是混合古今文家言而為說的。關於五藏的部
位，他全用古文家言；關於五藏配五行，他全用今文家
言。看下圖自明。



以上所說假使都不錯，張世賢之主張便更古怪了：關
於五藏配五行，他純粹是襲今文家言(即素問中之主張)，

關於五藏之位置，他於雜用古文今文說之外，並且有既不
合今文又不合古文的主張。看下表。



六月三十日。

現代的文學

上田敏著

嬰行譯

三、從「爲藝術的藝術」到「爲人生的藝術」——自然派以後的文學

說起自然派的小說，就要連帶地說到「爲人生的文學」，廣言之，即「爲人生的藝術」。

在先須把「爲藝術的藝術」說一說。「Art for art's sake」，就是說藝術是獨立的，不是別的人間活動的工具。既非勸善懲惡的工具，也非政治經濟的改革的手段。藝術別有獨立的目的，作獨立的活動。然唱導「爲藝術的藝術」的人，有進於極端而完全解放人生與藝術的傾向。對於這事有的人很贊成，有的人大不贊成。我以為這在一方面也很有真理，但在人的全體看來是不完全的議論。我對於爲藝術的藝術有深切的同情，十分承認其有意義。然而這至少在今日不是可以滿足自己的心的議論，只是對之有同情而已。這所謂爲藝術的藝術，倘僅當作藝術的獨立，即藝術有獨立的目的，有獨立的存在的意思，那是與普通的文學所論相同，全無甚麼不對的地方。然而倘應用之

於實際的藝術上，就容易變成離開人生的藝術。例如作的小說，是只有其同伴懂得的小說，甚或只有作者一人懂得的小說。於是就有議論發生了。據歷史，爲藝術的藝術的一說，是自千八百四十年至千八百七十年間，即浪漫派告終，寫實派開始的期間的主張。這班人爲甚麼這樣主張呢？是因爲反抗時勢而立這一說的。從前的藝術沒有離開人生而獨立的必要；但到了近世，物質上的勢力激烈地壓迫精神上的勢力，思想與感情決不能直接抵抗大勢。故與其隨附他們，不如自己作出藝術的別天地，而逍遙於其中。這在一方面看來是非常高超的，但從他方面看來似稍有卑怯的態度。加之近來因了民主制度的關係，一般人民中無學問無思想的人們勢力漸漸大起來。因之從前在宮廷中養成的，或受王侯貴賓的保護的藝術，及仰慕這種藝術的藝術家，在今日就失却其立腳地。從前的詩人都與貴族

交際，又詩人自己大概都是貴族，至少是出於平民而被養於貴族的人。但今日的時勢，貴族的勢力在歐洲小得很，帝王及宮廷的勢力減小了。而普通選舉制，議院政治，或其他種種平等制度——一切人類平等的制度漸漸得勢盛行，社會失却了像從前的高尚趣味，雄大思想了。於是藝術家就想另造一天地而隱匿於其中，也是自然的趨勢。這不但藝術，哲學等，也都被衆議壓倒着。尤其是在歐洲的十九世紀後半，普通選舉中無知的人佔優勝。因為無知的人是多數，故優秀的人無論說甚麼都被衆議壓倒。這不但在藝術上如此，在別的學問上也都如此。不過在別的學問沒有像藝術所感到的苦痛。因為別的學問都有道理，有道理就可主張，而與人爭論；惟藝術則全靠人們的同情，故尤其痛感其被衆議壓倒。藝術家都覺得這樣不行了，我們在這世間怎樣維持我們的真的生命，真的思想呢？於是寧可與政治經濟及其他人間活動全無關係，而孤獨地籠閉在美的天地中。這天地彷彿是牢獄。唯幸而有白壁，可在白壁上描畫，自己眺望自己的畫而度過一生，算是幸福的生涯了。在這白壁上描畫，眺望這畫而度過一生，是主張爲藝術的藝術的人所常取的態度。這樣一來，藝術就變成以狹義的美爲生命的了。在詩，在小說，或劇，或別的藝

術，音樂，繪畫中，這傾向於前述的三十年來出現着。這班藝術家專事磨練技巧，想造出完全的美。不草率，不急，而雕琢，磨鍊，作出精良的作品。這就是所謂籠閉在 *tour d'ivoire* (象牙塔) 中的人們。他們不管多數人瀕於危難而泣着，叫着。以爲我們是人類中選拔的俊傑，只有我們的俊傑能入這塔而享樂藝術，取極傲慢的態度。這在英語稱爲 *Palace of Art* (藝術之宮)。但尼孫 (*Tennyson*) 少時所作的詩中，也詠着這種思想。他們又不但對於藝術，對於一切社會，對於人，對於人生，也取享樂的態度。廢止活動而僅事思考。其思考是一種遊戲。至於社會如何辦法，世間如何改良等，全不在他們的念頭上。

藝術家本來是官能的，易感的。所以歡喜這 *Art for art* 的主張。

但走於極端時，其利必伴着其弊。第一，這樣的藝術缺乏生命，猶如温室中的花，非常美麗，然而總缺乏生氣。有時其美是所謂病的美，頹廢的美，到底不易進而造出新的創造力豐富的藝術。所以這種藝術大都出於 *decadence* (頹廢) 的時代。即曾經有過茂盛的藝術，因了種種原因而漸漸衰頹，終於產出這樣的東西來。又從這 *decadence* 上未必不會再產生新的 *renaissance* (復興)；

但這是藝術一旦興盛後的說法。衰頹時代比全盛時代，在某種意義上反而有趣，猶之向晚比白晝更美。這傾向從千八百七十年起僅僅繼續三十年；到今日已經起反動了。即今日的人們已經脫出象牙塔，下降到平原上，而抱救濟蒼生之志了。但這所謂救濟，並非來改良社會或頒布新的政治，乃是來建立這新的「為人生的藝術」——不是為藝術的藝術，乃是為人生的藝術。例如最近許多俄羅斯小說家，都是以 *humanity*，即「人類全體」為心的。他們反對僅供慰樂的藝術，而主張使人類一切活動滿足的藝術。

所謂西歐羅巴的文學，就是文明國的文學，是文明繁盛發展而將示一大轉機的時代的文學。因這原故，有種種的異端邪說。或極端的，或偏狹的論見。所以欲脫却為藝術的藝術的褊狹的區域而唱導為人生的藝術，也很不容易。因為有以前的文明的種種的連鎖，故欲打破之而另樹新的藝術，頗為困難。更為了在西歐羅巴，有北方的文明國與南方的文明國之別，即條頓文明與拉丁文明之別，從何者為宜？是一個很難解的疑問。幸而從沒有這障礙的地方，即條頓文明與拉丁文明的合點的比利時地方發起了一種新的思想。像凡爾哈倫，梅戴林克等，便是其人。北歐羅巴的斯幹的納維亞半島上也產生許多思想家。易卜生，

般生 (*Bjornson*)，又有哲學者瑞屯鮑格 (*Svedenborg*)，都是供獻新思想於歐羅巴的人。從東北方的俄羅斯吹來的風，也是西歐羅巴的文明上的大福音。西歐羅巴的藝術已經達於爛熟，而躊躇着此後如何變化，此後的新轉機如何產生了。傳送新的福音於這西歐羅巴的藝術界的，是俄羅斯的文藝。這還是 *Virginia soil* (處女地)，即未經犁鋤的土地。西歐羅巴的文明已經屢次收穫，地面的滋養分差不多被吸盡了；反之，俄羅斯的黑土，還是富有肥料的土地，此後將開出新的花來。把這些土移運到西歐羅巴來。於是西歐羅巴的瘠土復活了。

最初介紹這東北的文藝到西歐羅巴來的人，是本為軍人出身的一個外交官，即近年死去的裴爾啓。這人於從事外交事務之餘暇，介紹俄羅斯文學到歐羅巴來，其餘派的勢力現在廣及於東洋。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杜斯妥夫斯基本等的思想，被傳送到西歐羅巴，顯示着非常好的效果。

俄羅斯的文學都是為 *humanity*，即為人生的文學。這文學的意趣，以為我們是人，故說人的事。所以他們不講甚麼純文學與非純文學。惟在俄羅斯有政府的壓迫及種種

的障礙，在這國中惟小說為比較的安全地發表思想的形
式，故俄羅斯的文學者，思想家，皆藉小說以發表自己的
意見。如果像別國地有言論的自由，俄羅斯人或者不致如
此。他們究竟是因為不得言論的自由，故取這種方法來發
表其思想的。小說在現今的俄羅斯為最良的工具，有力的人
都向這方面走。故俄羅斯文學，在最近不過百年之間產
生着非常傑出的名作。

我們舊有的習慣，對於文學總是要分別其為純文學與
非純文學。不但如此，即贊成俄羅斯文學的人們，也都以
為這是哲學，那是史學，與我們無關。然而在俄羅斯決不
是這樣。宗教，道德，政治，或經濟等問題，一齊納入小
說中而受世人的歡迎。他們決不像東洋文學者地為了一點
的技巧而焦心苦思，在藝術與人生之間劃一條界線。在西
歐羅巴也不像東洋地主張純文學，這從歷史上看來也可曉
得。像馬考理(Macanlay)，裴康史斐爾特(Beaconfield)
等都是政治家兼文學者。拉斯金(Ruskin)也是文人而對
於實社會有深切的興味的人，這是大家曉得的事。在法蘭
西有勒難(Renan)，也是不辨其為哲學者或語學者的
人，而被人崇拜為優秀的文學者。在東洋，普通只有作純文
學的人，尤其是作小說的人，稱為文學者。其他的都指為

評論家，或詩人，似乎是與文學無緣的人。這樣地把文
學隔離，實在是不好的現象。文學，是人所做學問，並非
專門的科學或別的東西。凡是人都應該作，都不妨作。故
倘依現代的要求，文學必須是可使人心全體滿足的文學。
必須下「象牙塔」，到地上來。這傾向在今日的法蘭西尤
為顯著。前面曾經說過，為藝術的藝術的主張在自千八百
七十年以來的三十年間漸漸衰退起來。在這期間恰好發生
了前年的 Dreyfus 事件，法蘭西的沈滯的社會忽然有生氣
了。這是從來離世的人們也非觀望旗色而擇從一方不可的
大問題。Dreyfus 事件與文學沒有關係；我也不能判斷那
一方面的為是。不過法蘭西自因 Dreyfus 事件而分為兩方
面以後，從前作批評或作詩人們也非起來附隨某一方面不
可了。于是左拉(Zola)做了 Dreyfus 黨，主張 Dreyfus
的無罪，為正義而奮鬥。又在文學者中主張法蘭西魂的人
立于反對方面，為 Anti-Dreyfus 黨。這兩黨派激烈地爭
執。這就成了動機，今日的法蘭西文學者也像俄羅斯文學
者一樣地帶着社會的傾向了。加之法蘭西人是論理的頭腦
發達的國民，故從此立刻產生關係于政治問題，經濟問題，
或社會問題的文藝。

千九百零八年，我經過巴黎的時候，恰好逢着左拉的

遺骨從孟馬爾德 (Mormaire) 墓塲移渡須因河來改葬於巴黎的邦推翁 (Pantheon)。這是把左拉加入法蘭西的英雄豪傑中，使永遠受國人的尊敬之意。政府經過會議，視為公明正大的事而執行。左拉雖有種種非難，但從全體說來，究竟是一大文學者。他的遺骨原也不妨這樣地改葬。然而那時候大起騷擾，我曾目擊其情形。

那一天天氣很熱，是容易使本性激烈的人發怒的，苦悶鬱結的天氣。天空雖然晴朗，然而空氣很重。朝晨果然就有騷動發生，即反對左拉尊崇的，學生等的示威運動。數千學生排隊，唱着歌，通過 Quartier Latin 街。所唱的歌帶着一種從前的流行歌的調子，唱着『Conspuez Zola...』(打倒左拉之意)。為甚麼要起這騷擾呢？因為左拉在 Dreyfus 事件中，曾經反對法蘭西軍隊與從前的 Tradition。左拉在文學上的位置，已有定評，他們決不是想剝奪其文學者的價值。但昭雪猶太人 Dreyfus 之罪的公關狀 (J'accuse) 的筆者的左拉，是現今的大部分的法蘭西人所憎惡的。正義與政府孰重？黃金與名譽孰貴？自由思想與主戰論孰為重要？秘密社會與羅馬公教孰為優勝？人道與保守主義孰為可取？這些都是當時的問題。又有猶太人對歐羅巴人的感情交混在內，而問題更加重大了。不察

法蘭西國情的輕率的英美人，日本人，妄下斷案，起初誹謗左拉為誹淫的書的作者，忽又崇仰他為正義的保護者。這等真不過是皮相的見解！

另一方面又有高呼『Vive Zola』(左拉萬歲之意)的學生們的示威運動。終于是晚在邦推翁附近駐騎兵，嚴重警衛。我也混在這等羣集中觀看。心中傾向那一方面，姑且不說；回想起來，我不過一外國人，今也參加這左拉移骨式的騷擾，實在是不可思議的奇緣！我不禁發生欲泣欲笑似的感情。我挨在如潮的羣衆裏，一直挨到了邦推翁的廣場上。那地方有憲兵及騎兵常在抵制民衆。其時巴黎的夕暮的薄明已經消失，星在公園的樹杪上發光了。但羣衆的潮流不稍緩和。我受了羣衆的興奮的感情的誘惑，注看着邦推翁的正堂。隔着攔阻羣衆的騎兵的黑的兜影，我望見置在正堂左右的銅瓶中發出硫黃的火焰來。其光照着立在中央的台上的巨像。這巨像便是大彫刻家羅丹 (Rodin) 的傑作，題名為『思想家』的裸體大漢的銅像。這巨人的銅像正在冷然地俯視，這足以惹起法蘭西內亂的思想的爭鬭。

猶太人勝，國家要根本改造；戰爭主義勝，真理一時要被抑制；但這銅像全不驚奇。他那力士一般的體格，不

辭世間一切奮鬥的大漢的姿態，在千載的思想的重壓下面稍稍屈着其肩膀。

在那時候我悟到了：文學者或一切思想家，真的思想家，必須是立在這「*Conspuez Zola*」與「*Vive Zola*」的兩句呼聲上面，且具有比這更進步的思想的。無論騎兵如何攔阻，學生如何擾騷，羅丹作的「思想家」總是自若。這「思想家」的思想是永遠活着的。倘這像是希臘神像似地仰天突立的像，就缺乏意味了，那是為藝術的藝術了，以為世間的騷擾沒有意義，而超然地昂首向着天空。反之，「為人生的藝術」則立在一切的上面，而懷着大的思想，大的苦悶。故其藝術不是冷然的，不是傲然的，而憐憫大衆，與大衆一同思想，且必有比大衆更高的思想。這羅丹作的塑像，正可說是預言現代文藝或現代藝術的將興的。我以為現代精神，現代藝術此後所要產生的，正是像這「思想家」一樣的人。

所以這種藝術，都是社會的藝術，或宗教的藝術，或政治的藝術。即為人類的藝術。以前曾有自然主義，象徵主義等種種名目；但現在的藝術還是稱「人生主義」(*Humanism*)為適當。現在也有主張 *Humanism* 的詩人。千九百〇二年，某新聞紙上有一投稿文，自己告白着

我是 *Humanism* 的詩人。同時代又有 *Naturalism* (本然主義)——不是 *Naturalism* 的自然主義——的唱導，即主張回復人類的本然，不分藝術或哲學，而考察人間一切。這樣以後，小說等都脫却了狹的藝術，而與人生有關係了。這正是現代的傾向。

說話仍歸本題：「為藝術的藝術」的傾向在上述的三十年間普遍流行于文藝的一切部門。就小說上說來，自然主義，寫實主義等便是為藝術的藝術。在當時，用美的言語與美的想像來描寫繪畫彫刻的領域的美，使之彷彿于眼前的詩歌，最為盛行。這種詩歌中也有傑作。其中最著名的，是刊行 *Parnasse Contemporain* 雜誌的 *Parnassiens* 的人們。巴爾那索斯是希臘的死神所逍遙的山，即死岳。故可譯為「死岳派」；但我歡喜譯為「高蹈派」。在這派的人們的作品中，有非常優秀的，使我至今不能忘却。Leconte de Lisle 及 Menard 的詩集中，不乏有傳世的價值的作品。這等人非常嫌惡「俗」。他們嫌惡十九世紀的俗惡的社會，而常想逃避。他們不像從前的人地說自己的初戀，或訴自己的悲喜，以求他人的同情。他們以為自己是詩人，是高尚的人，不願與惡俗的社會發生關係；披露關於自己一身的的事情，而求世間的愚夫的同情，是卑劣的行為；

我們與立在舞台上演出醜態的優伶不同；我們是詩人，應該獨自置身在高遠的境地，鍛鍊其技巧，作成完全的詩人。不是自己所有的，是impersonal的，不是主觀的，是客觀的。但這種詩歌，只有二三位天才者產出優良的作品，其餘的都像人造的花，總不像天然物；即使像天然物，也好比溫室中的花。以此爲非，而乘機興起的，即所謂「象徵派」。

象徵派的人們用「象徵」的一種技巧，具有象徵地觀看天地的一種世界觀。前者是一種技巧——用象徵來作詩的技巧。後者更廣，謂這世界是幻象，不能當作實體看，是從形而上的議論出發的一種的世界觀。在這世界的美的幻象的後面，還有一種東西，故從前的所謂描寫事物，其實是是不可能的，所以借「幻象」的一種型，以彷彿實體。他們用了這技巧上的識見與新的世界觀而作詩。

其實例可在凡爾哈倫的初期的詩中找到。凡爾哈倫初期是學法蘭西的象徵派的。其詩中有一篇所詠的是池旁的漁夫投黃金的網而捕魚的事。這詩是一種象徵。讀了之後不解其所說爲何事。其中的池，網，鳥，都是象徵。倘是譬喻，倒不難理解；但這不是譬喻而是「象徵」，不是Allegory而是Symbol。倘敘哲學方面的人讀了，這就是

論哲學的詩：捕魚的人是哲學者，拿了「論理」的網而搜求實體，實體是鳥，這是哲學者的解釋。倘敘實際家讀了，則又作別的解釋：網是金錢，人類想拋却金錢以買歡樂，然而歡樂的魚逸去了。這雖然種種不同，然總可得相近似的解釋。這便是比喻與象徵的異點。即比喻是A是甚麼，B是甚麼地一一指定的；象徵則漠然無定。

更進一步，從別的形而上學的思想看來人們終不了解真的事物，只能通過幻象的Symbol而窺見實體。這是與從前的詩人相反對的。從前的詩人滿足于客觀，承認其爲真；然而真決不是如此的。主觀所能領略的，只限于象徵。他們在這點上樹立藝術的目的。

然而這象徵派，仍是「爲藝術的藝術」。他們不會接近人世而從其中受得生氣。倘評高蹈派的詩爲「爲美的美」的藝術，則象徵派詩可說是「爲夢的美」。至于真的提倡Humanism的人，不是追求 Beauté de la beauté（爲美的美），也不是追求 Beauté de la rêve（爲夢的美），乃是追求 Beauté de la vie（爲人生的美）。于是藝術方能與久別的新世界握手，而成爲新的藝術。

因了這等理由，猶如藝術的材料收羅最廣的小說中有種種的新傾向，最近二三十年間的詩界也因各詩人的性格

而產生種種的作品。詩人應了其自己的氣質，而作出種種有趣味的作品。

近來在門閥出身而為伯爵夫人的女作家中也有性格非常熱烈，而真實不偽地盡行吐出自己的思想的人。原來現在已不像從前地規定詩應該怎樣做法。現在的詩只要吐出自己的真的感情就好。現在的詩貴乎感情的強烈。在形式上也不能滿足于從來舊有的詩形，而新倡所謂 Vers Libre (自由詩)。從前的詩必須合一定的法則，不能如意發洩感情。故現在已不拘長句短句，把長短句錯綜而自由地歌

詠自己的心情了。

在劇也是同樣的。現在有所謂「自由劇場」。反對從來的規定一型的劇，而作出自然的，不鋪張的，不受束縛的劇。總之，如前所說，現今的社會貴流動而忌靜止。故小說，詩，劇，都脫却舊有的形式，而傾向于新的自由的形式了。

附註：文中有數處為欲適應中國人的讀者而刪節，特此聲明。

戊辰年四月廿七日記。

革命評論

第三十週刊三期

答彭學沛先生論國民黨代表是什麼	陳公博
復古與革命	許德珩
論「黨外無黨黨內無派」	存統
如何實行黨的改組	龍淑
解決土地問題的討論	鼎
討論	
一個婦女問題	竹英
腐化會革命化嗎	韓天民
國民革命危機和錯誤的漏誤字	韓天民
三民主義的理解	鉅源

讀者論壇	潘學吟
裁兵問題	天
歸兵於計農晝	洗秋坪
建設國家資本的幾個先決問題	芳
對於目前時局的幾句話(續)	王敬惠
甚願不確的佛徒活動	梅養西
短訊	王敬惠
黃春台	李夢平
丁一	龍步雲
慕葛 M H F	衛英僑
	S U
	王敬惠
	蔡守一

海上通信

查士驥

——給芳及元弟

(一)

我真覺得自己太孩子氣了，什麼事都被感情所驅使，自己做的事，連自己也不能負責任。今日當你們同車送我上船後，芳因輪船的扶梯太高而不能上去，我匆匆找着房艙後急急回下來看着正在修理中的商船埠頭的芳時，我心中就起了一種慌張，啊，不要我們真要分別了嗎？那時離開船時間還有二小時許，我乃和你們在全是工廠的匯山附近找息足之地。一會，果然被我找到了一個日本人開的咖啡店，我們走了進去，坐下了，我呆然的看着芳，一言不發的，心中若有所失的，更一會，我的虛空的心中似手起了一種驚怖，我乃緊緊的握着你的手，芳，我說道：「我是不預備到日本去的啊，那時因你似乎不很喜歡我，所以我抱了一個自棄的念頭，爽性到東洋去飄蕩一會罷，現在你既熱烈的愛我，我還要去爲什麼呢！」說畢我緊緊的抱住

你的身子，也不管店中的下女的在旁與否。

後來弟先歸去了，你和我在店中坐了一會，你又催我早一些上船，我又竟莫名其妙的放你回去了，你上車後對我說，「船上當心一些，能够早歸來早一些歸來，免得我懸念。」我在馬路旁呆呆的看你的車子的影子漸漸消失去，我竟也不追上來和你作一個臨別的吻，祇是呆呆的立於赤日當空的馬路旁，等到你的車影因轉了一個彎而不見時，我不覺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她總不能給我滿足，不能接收我的高熱度的愛。她能以姐姐對弟弟的愛待我，不能以熱情的少女對所愛的男子的愛給我。——否，她是不能接受我如此高熱度的愛的。她已超過了接收如此的愛的時期了。」於是我禁不住要哭。一會，我又恨起你來。

現在已是下午六時半了，海面上陰雲四佈，像是要下雨的樣子。我們已吃過了夜飯，船中乘客不很多，我一個人登在二層的甲板上，坐在一張可以橫臥的籐椅上，寒風吹來，和船傍的排水聲相應，使我忘却了剛才的惡熱。看看崇明島也已經很小了，水仍是黃色的，甲板上會人都走完了，我沈醉在夜色朦朧的微風小浪中，我做起夢來了，夢着和你兩人獨乘一舟，芳，浮泛於桃色的雲的大海之上，我們沒有目的，沒有希望，也沒有未來，我們的能相

並坐而浮泛就是生活，就是目的。我覺得一個人的最大缺點便是有慾望。我承認慾望是最壞的東西。一個人有了慾望，便想去滿足此慾望，可是滿足了後，新的慾望又生出來了，這樣的循環是無窮的。所以若能在除水天之外無他物的海上浮泛，真是一種最幸福的生活呀。因為在如此情景之下，慾望是無從產生的。

我回到艙裏後，把箱子翻開來看，芳，我第一看見的是你送給我的拖鞋和一盒餅乾。我立即脫去了皮鞋，把你親繡着二條魚的拖鞋試穿一下。當我把褲腳管拉起的時候，我又看見了你送給我的襪帶。我一時如小孩玩玩具似的，坐在床上，把床簾拉好了，一個人仔細的玩味你的拖鞋襪，當我把餅乾拆開了的時候，我忽又想到不要在盒上寫有什麼字，但一檢點時，一個字也沒有。我這時才感到一些戀愛的神祕。

我這樣的在床帳中玩了一會，身上又覺得有些熱，我乃換了睡衣一個人到甲板上去。這時夜色已滿佈了海面，望開去祇是和烟一般的糊糳。甲板上夜風吹動我的長長的睡，我一手握住我被風吹亂了的亂髮，一手握住欄杆，靜靜的看着夜的海景。這種情景，我覺得祇有電影的開末拉才能實地攝出來，有的時候比實景比而能攝的美。一枝禿

筆，是寫不出的。

這樣的在甲板上立了一會，忽然遠遠有犬吠之聲；更一會，從黑暗中走出了一頭大灰色狗來，有一個穿制服的面色陰沈的水手引着它。我因想起，芳的家裏也養着一只黃色洋狗，先頃的泛孤的幻夢，至此又似乎覺得應加入一條狗了。

(二)

昨日一夜睡的很好，到了晚上雖然至少有一些顛覆，可是祇有火車的程度，一些也不妨害我們的安睡。我因日間已很疲勞，所以九時不到便去倒在床上。今晨十時第一個醒了。我很佩服日本學生的能多睡。他們之中有幾個昨夜在六七時吃過夜飯便入睡的，可是今晨他們却被僕歐打鈴催吃早飯時才起來洗面。我覺得日本人的生活真富有伸縮性，以我過去去的四年中和日本學生交接的經驗來說，我還不改變我的以日本人為世界上生活程度最低即最平民化的國民的信念。但所謂平民化，也不可一概而論。其中有幾許日人的所以穿幾件破舊衣裳，身上弄的齷齪齷齪的，頭髮養的長長的，他們並不是因為對生活不加講究，而是和上海現下有幾個什麼藝術家(?)的故意打幾個大領結和養長

了頭髮一般，是爲了要引起他人的注意，不過日本人的標語不是「藝術至上」而是「回復古昔的武士時代」。一個民族至少總得包含幾個怪物。

我的房間全是我的日本同學，因是日本船，所以雖是二等，一些也不感到困苦。日本的現政府雖是萬惡，可是自早就訂定優待學生的規則，且一般人都尊敬原諒學生，日本人有一句土話，叫「學生無禮節」，就是說學生是什麼事都會被人原諒的。一個日本僕歐並說大阪商船會社在暑期中訂有一條優待學生赴美國遊歷的辦法，祇要出十念塊錢的食費，就可到美國去白逛一輪。日本青年的所以有一部分人全無反抗現政府的意思，恐怕也是這種麻醉政策的功效。

吃過了午飯，幾個好像是放蕩不羈的我的日本同學們全不改在書院的老腔調，他們真是 *At Home*，祇穿了一條短褲，把肥重的身體輪在床上，嘴裏不銜香煙的，便哼起幾句常常可以聽到的日本式的西洋戀歌來。如：——

Tell me why nights are lonesome

Tell me why days are blue.

Tell me why all the sunshine

Come just at one time when I am with you ?

Why do I hate to go, dear,

And hate to say goodbye ?

Now somehow it's always so, dear,

And if you know, dear,

please tell me why.

這只調，差不多是個個日本學生會唱的，祇要一個學生開一個頭，全室的人都不覺拖長了喉嚨和了起來，和窗外的浪沫聲相和，倒也是一種解寂的悅耳的音樂。

到了下午三時，大家去洗澡。我是慣了日本式的洗澡的，所以洗畢很覺快樂。他們都問我到日本什麼地方，我對他們說到京都川瀨清的叔田處住幾個星期。他們又問我是否去遊玩，我說是的。他們更問我到了京都後還到別的地方去否，我說或許要到東京去看幾個朋友。日本人的絮絮問人私事，有的時候可以使你討厭，有的時候却會令人傷心。在四五十個日本學生之間，祇有我一個人是中國人，雖有川瀨君極力爲我照顧，但當他們歌唱的最快樂的時候，我便一個人隱在床帳中看你的小照，芳，越看越覺傷心，爲什麼一些事也沒有的到日本來玩呢？兩個人在上海不能玩嗎？我真願意立即返滬呀。

吃過夜飯，他們又又起馬將來，不賭錢的馬將，他們平

時在學校裏公開的練習的結果，手術都比我精，來了四五副，我因興味缺少退出，他們也停止了。他們當然可以爬上床去入睡的，且立即入睡。我也祇得在床中寫一些日記和聽夜間的海嘯。

(二二)

黃梅時節，當然免不了十日九雨。我除當他們又馬將喝酒及大開其日本的留聲唱片時伏在帳中靜聽外我很可在船中優遊自在。我一些也不感到船暈，一天能吃三次日本菜，也不因其腥氣而作吐。我可以一個人在食堂中開了電扇（雖然船中並不熱）而寫我的信，遊記。

今天已是七月四日了，船明日就可以進神戶港。早上讀七月份的菊池寬主編的「文藝春秋」，內有說到東京現在已入文明的末期，為美國文明和俄羅斯革命精神兩大思潮激戰之地，從事創作的人已不能再安心的住在東京了。這使我想起現代大會的沒落。可是回想到上海，則並不如此。上海雖也可說是美國俄國兩思潮激急遇合之地，但「末期」之感還一些也沒有到來。東京的林立的咖啡店，的確可使神經過敏的人起「末期」之感，可是上海的跳舞場及電影館，雖然似乎也已衰落在中，但這是辦理的不

好，不是因盛極而衰，所以我覺得兩者尚有復興的可能。無論如何，上海比東京總得落後十年。

現代大會的被美俄兩大文明的澎湃激衝，是一種普通的現象，而尤以東方的都會為甚。（可以東京和上海為代表）。從這現象，可以看出東方文明的早已入於沒落之期。中國的紳士名流們中雖也很有主張保存國粹的人，但他們同時也不得不一面說一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他們並不敢正式的和新思潮開戰。可是日本人的紳士名流則似乎更積極一些，他們否定一切新的思潮，在坐汽車的時候還欲擺出一副中古武士的卑賤的自大的神氣，吃大菜時還得叫幾個藝妓來和着尺八唱幾句古曲。可是，這些到底能否和新的思潮抵抗呢？不能，不能，第三個不能。祇以昨夜開留聲機的小事來說，已可證明東方舊文明的已入於被淘汰的地位了。它們（東方文明）祇能在不遇到新文明的僻地苟延殘喘，它們已失去戰鬥的能力了。唱片有日本的，有西洋的。其中二三人一定要唱日本片，可是有一大批人則主張唱 Fox Trot 的為跳舞的片子。結果還是先唱日本片。一只琴的叮噠之音，一個拖長的低濁的唱音，在航行太平洋的大輪船中唱起來，使人感到一種異常不調和的單寂的淒感。及至連續唱了四五張時，聽的人都一聲不

作的好像要入睡了。那時有一個人又喊開 Fox Tale 的舞片，開的人沒法，祇得開一張西洋片。片一開，管絃樂的宏大的聲浪，合節的調子，使全室的人都興奮起來，口中作 Vlasto，手足也不覺的拍了起來，美國的如瘋狂一般的情調，終於把死氣沈沈的東方音樂壓倒了。到了後來開機的人更唱日本片時，竟有人說「請停止」了，可見東方的什麼東西都經不起競爭，一競爭便立即失敗。所以在窮鄉僻陋的地方，還有幾個古老先生唱唱復古的悲曲，在都市中他們是加不入的。能和美國式文明競爭的，祇有俄國的

革命思潮。

在船中看看書，寫幾頁字，睡睡覺，時間倒也很容易過去，午飯時休息一會，洗了一個澡，更看看婦人雜誌，不覺又是夜飯了。霧雨還是不息，我一方想想世界的未來的預測，一方又和癡一般的想到芳的一言一動。我覺得現代青年人的頭腦，也是美俄兩國的思潮的激戰之場。美國文明是個人主義的極端化，俄國文明是戰鬥精神的極致。現代青年的苦惱，就是此二精神的不能調和。

七月四日在阿拉比亞丸中。

新月月刊

第一卷 第五期

目錄

希臘祭神典禮	名 敎	格里勃托忒作	微 笑	饒孟侃
梧桐雨(元曲本事)		胡 適	追尋快樂	饒孟侃
娃娃屋		饒孟侃	阿麗思中國遊記	沈從文
白佛洛華的舞姿		西溼譯	南京古蹟	開一多藏
		葉公超藏	金絲籠(三幕劇)	陳楚淮
詩 人		饒孟侃	白佛洛華的舞姿	葉公超藏
		論山海經的	作時代	陸侃如

我愛我的故鄉

王佐才

惠山和錫山對峙，
彷彿在幽默的對話。

蜿蜒的山脈，起伏的岡巒，
還有瞬息千變的山態。

惠山的三個茅峯

告訴我爬山必經的路程。

這是林野，薄霧籠着；

那是田舍，炊烟飄空。

我走上山下山的石磴，

走過一級還有一級；

我看出岫入岫的白雲，

給山風吹的蕩漾夷猶。

這裏不有萬丈的瀑布，

却有黃公澗瀉泉的潺湲。

山麓清冽的第二泉

洗去了多少人心上的污斑。

二泉亭前的老藤古樹

在山風中搖曳，婆娑。

龍頭汨汨的吐着泉水，

泉水聲中聽見瀉流的生命。

錫山頂有黃牆的古廟，

廟中傳出幽清的鐘聲。

我在妙光塔的影中，

看流雲，看四野，看個飽。

我的靈魂隨着山雲飄飄，

飄過了重幃窳巒。

哦，我愛我的故鄉！

※

※

進門是縷縷沁心的清香，

曲折的藤蘿攀附着「模園」石。

繞過迂迴幽深的花徑，

梅林有如浩渺的雪海，

白梅中夾着幾株紅梅，

越顯出梅花的體態如畫。

我有時扶樹微笑，
 有時爲梅樹默禱。
 我獨立天心台上遠看，
 浩薄的湖水和遠天相接。
 芊綿的綠草伴着「小羅浮」，
 我倚石聽林鳥的清唱。
 崎嶇的山徑領我到湖濱，
 山谷中響着樵歌的回聲；
 沙鷗掠水，漁舟鼓浪，
 一樣是悠悠的生活。
 小船渡我到鼉頭渚，
 叢林是蒼翠，幽密，深邃；
 孤峙的燈塔俯視着湖水，
 湖水衝激着鼉頭；
 焦黑的岩石有如魚鱗，
 岩石邊的浪沫更如雪；
 湖中如螺的遠嶼
 隱約在輕薄的烟雲間。
 我把我的愁恨，怨憤
 都交給東流的湖水。

哦，我愛我的故鄉！

※

※

前村的松林是鬱森，深密，
 松林中石龜背着沈重的石碑；
 最好看是晚秋的风鴉
 點點的在松林頂飛旋。
 映塔池邊幾棵疎柳，
 柳影在池面上浮動，
 暖水的小魚戲弄着柳影，
 水面暈起輕綃似的縐紋。
 竹林中如有綠雲擁着
 竹葉邊嬈着碎響；
 這裏是我舊遊的地方，
 竹根邊還留着我的履痕。
 門前植着一行樹，
 暑天給我們一家清涼；
 樹前便是深藍淺綠的稻田，
 常開到互相酬答的田歌。
 家裏有慈祥的母親，
 我煩惱時，她給我慰藉；

更有天真未鑿的小妹，
我愛她嬌然的微笑。
三間茅屋有白雲來去，
飄泊的遊子今天雨中回家，
故鄉依然，母妹依然，

田蛙歌唱到我的夢境。
我夢中也忘不了故鄉，
故鄉給我溫馨的回憶。
哦，我愛我的故鄉！

一九二八，六，二七，到家後，無錫。

喇叭半月刊第一期

八月一日出版
每冊八分

現社會是畸形的社會，是殘酷的社會，生存在這現社會的中間的人們，一定免不了感受悲哀憤恨；喇叭半月刊便是爲這不甘受壓迫人們發出來的呼喊，同時也就是被壓迫者的公共宣洩場。

喇叭歌.....仲山
我要這樣說.....君如
血汗.....仲山
鄉樹.....景象
飄蕩的孤舟.....君如
她和他.....韓日新

協謀圖書有限公司發行

上海北四川路虬江路北首長豐里口

大

題

小

做

慈禧太后的見解

九芝

慈禧太后曾有過一段極妙的見解，以為「只有「英鬼利」似乎確有這樣一個鬼子的國家，其餘意大利，法蘭西，葡萄牙等等，都是康有為一張油嘴編造出來的，你們別上他的當！試想天下那有這樣的傻鬼，用「葡萄牙的牙齒」來當作國名的？」

『當代』是嚶嚶書店出版的一種叢書（也可說是一種雜誌，據該書的廣告所云），專門譯載最近外國新聞雜誌上的論文及文藝的，體裁略像日本的『外國的新聞與雜誌』（半月刊）。

上面是極不相干的兩節文字，現在要講到它們的關係了。日前在南京，聽見一位朋友說：『你看過『當代』嗎？我當初以為這件工作極重要，這個態度也很穩當，現在知道

不然了，中國人真富於懷疑性呵。他們（南京的有幾位官僚）說，「當代」上的撰述者，雖然寫着外國名字，但文章都是中國人自己做的，根本上沒有那一班洋鬼子！」我說，是的，這是抄襲慈禧太后的見解，已經不能算是創見了，我便將本文第一段話說給他聽。

我想向『當代』的編輯人提議：（一）以後作者的照片必須披露，（二）作者的傳記及他在著作界的地位必須詳細介紹，（三）所引雜誌報章，單舉名目日期還不够，必須將封面攝影製板（有色者則製三色版），原作全文亦攝影製板，載在各篇之首，庶幾可免當今的慈禧太后們的指摘。但是我轉折一想，富於懷疑性的人總是富於懷疑性的，人名和雜誌名可以懷疑，難道照相便不能懷疑了嗎？這種補救的方法其實是甚笨的。

我也想向『當代』的編輯人提議：既然是完全翻譯，

索性做得更嚴格些，連編述的『當代要聞』，『當代雜聞』，編輯者自作的近乎正文的註解的『編校完了以後』也一概去掉，甚至連翻譯的一道手續也不必費，只消英文的仍印英文，法文的仍印法文，日文的仍印日文，庶幾可免當今的慈禧太后們的指摘了。但是我轉折一想，富於懷疑性的人總是富於懷疑性的，人名和雜誌名可以懷疑，難道原文便不能懷疑了嗎？這種補救的方法其實也是甚笨的。

那麼應該怎麼樣呢？我說，只有兩條路：（一）若怕慈禧太后，最好不出；（二）若是要出，最好不管慈禧太后不慈禧太后。

所以我始終不向當代的編輯人提議一個字。

道士畫符忙

毛世馨

「敵處有一所小學校，歷史很久，且富有革命精神，所造就的人才也不少。最近因受駐此丘八爺所疾視，竟將該校校牌摔壞，不勝傷心之至。現該校教員，擬請當今黨國要人書一校牌，以資捍衛。……」這是在內地的一個友人給我信中的一節話。

黨國要人的手跡像硃砂符一樣，可以避邪祟，而所避的邪祟，其實却是永遠不能避了的同胞。
鬼靈作祟忙，百姓怕鬼忙，道士畫符忙，這真像是六月的天氣。

苔薇士先生的真理

銘彝

W. H. Davies: The Truth

真理，在這時候什麼是真理？強有力的欺壓弱小的是真理？有權力的殺害無權力的是真理？資本家剝削無產者是真理？……不錯，這些都是真理，而且是很「大」的真理，他們是毫不覺得羞恥的在施行他們的「真理」咧！朋友，你不信？那你就是反真理，也許會牽連到反革命，聽說反革命就該殺頭，你的頸子要是生得硬，讓你去拚拚，說不定會拚出你的真理來；我？沒有真理，真理是一個渾蛋東西，騙人的淫婦！她會迷惑你，引誘你，使你神魂顛倒；但回頭她給你一個「冷氣繃心」，無限大的失望，使你悲哀，愁苦！到後來你明白了她的法術，那纔是一錢不值的東西。但是我們又免不掉這種苦難，自然的苦難。經驗緊壓着我們，要我們去體驗牠，朋友，這如何是好？

可是我們的苦薇士先生是有真理的，因為他是 A poet of simple joys，所以他處境淡然（我們就會不行），他纔在這悲苦的運命中，竭力的忍受，體驗與棄絕。他窮得真奇特，讀者高興時可讀讀徐志摩先生在新月上的文章，你屈指數一數有多少人像他這樣怪的，所以他就會在他的詩中，寫出他的真理來。朋友，假如你不嫌我翻得太壞，請讀以下的幾行罷：

從前有一天我曾看見一隻雀子，
他底頭被剝啄去過半了，
以僅有的一隻眼跳動着，
還預備去再戰與死——
屢從那他們的私生活

毀滅去那他們的音樂所給與底快樂。

* * * * *

因此，當今我見着這個知更鳥，
如樹枝上的一個紅色蘋果，

這是疑問爲什麼他唱得如此強烈，
爲愛麼，爲喜歡歌唱？

或者唱，可以，爲那甜美的溪流
牠那如銀的舌頭是永無停息？——

* * * * *

哦，現在浮起了這種殘忍的思想，
生于我胸中底智識：

他勝利地唱爲那前夜晚

他殺死他的父親在一場格鬥裏；

並且現在他將取他母親的血——

爲他的食物這個是最後的強敵！

我的外國文不行，所以像這樣明顯的東西都翻譯不好，不過他的原來的精意，也就是本詩的所謂真理，即是生物之生存競爭（Struggle for existence）的意義是大概可以看出的。爲食物，誰都是敵人，那怕就是家人父子之間，都很激烈地爭鬥着。——這爭鬥就是苦薇士先生看出來的真理。朋友，你如果不很相信的話，那我介紹你去會俄國的塞門諾夫（Semenov）先生，他是俄過來的，你去讀他的小說「饑餓」罷。他告訴你一個活現的故事：一家子人因爲爭食物，活生生的把父親逼死。在那裏面藏着的纔真正是苦痛，沒眼淚的苦痛啊！

苦薇士先生的真理，朋友，你相信嗎？就是這樣！

〔附記〕：本稿原係改作舊稿，因舊稿曾寄某日報被

退回來，據說原因是稿件過多。我想那倒也未必，不過我不是大學教授或名人罷了。現在改抄寄伏園先生，他老人家究竟還比較有些關係，想不再被擠去了。（阿彌陀佛！）俗語云：「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假使連朋友都沒半個可靠的，我們該怎樣的生活呢？我在此地謹頌禱他們那些大編輯們千秋萬歲！

十七年七月二日彝寫于大熱之後。

美人風景與自殺

少雲

伏老：別後又是半個多月了。在星期五那天，我們上車之後，忽然動了遊興，便去玩無錫，在惠山太湖，盤桓了兩天。太湖風景，比西湖好多了。西湖好如中國舊日的美人，其纖弱的樣子令人想起紅樓夢上的黛玉；但是太湖則不然，於美麗中含着剛健之氣，是現代解放後的女學生，伏老，有點像那『南國美人』呢——然而這是我站在你的觀點上的感想，倘若就我自己的意見，却還得另外找一個相比的對象。話說得太直率了，請您老恕罪！

前日星期，我和陶公及 Mrs. 夫婦去玩燕子磯，便是

K太太所發見的自殺的好地方。K太太說在上面有『死不得』的木牌子，但我却半天找不到。K太太可說本來是沒有死的意思的，一見了『死不得』三字，倒反而動心了。但我雖然是存着『自殺的好地方』這思想去的，一到那裏，却反一點也沒有自殺的意念了。我覺得在那裏，是得不到死的感興的。因為風景太優美秀麗了，沒有險惡慘淡的氣象，而死的感興，似乎須有悲涼悽慘的環境去引起的。我和面貌嚴重的陶公，曾這樣說，他也點首表示同意，Mrs. 的太太，聽了這話，笑了，大概在他們幸福的生活中，這種無聊的思念是一點也沒有的了。

不過話又要說回來，K太太的發見也許是不错的，因為心境天氣，都有關係。我們去燕子磯時的心境，雖然不十分高興，但也不是十分悲感，想自殺去的；當然，K太太去的那時，也一定是這樣，或者她新得到了美國來的『冰淇淋』，還是抱着滿腔的喜悅的。但是那時的天气也許有不同罷。我們去時，正是日麗風和，鳥鳴綠樹，燕子磯突出江中，下面波平浪靜，帆檣往來，前面不遠處，一片平蕪，是一個很大的沙洲。原來燕子磯不是在大江的正流當中的。所以波濤洶湧風雲開闔的景象是沒有的。或者，在陰沈晦暝的天气，有這種景象也說不定，然而我沒有去

過，不能說了。

(下略)

少云，於南京。

馬來人的餽餽擔

春 苔

你說中國人缺乏羣力，你看過馬來人便知道中國人能力之大了。說句罪辜的話，在南洋的中國人真是沒有一個不富有的，因為中國人勝過馬來人，所以能掙馬來人的錢。

馬來人中沒有一人有一百元以上財產，就不能有一百元以上資本的馬來人事業：他們只有頭上頂的肩上挑的營業，他們是不能由兩人合營一業的。做車站的檢票員是最高職務了。

譬如下了兩天雨，馬來人的餽餽擔挑不出去，他的資本吃完了，於是走到中國人家裏來借貸，抵押品是沒有的，然而中國人不怕他少還，借他兩盾，名義上是兩盾，實數只能掙一元八，此後加利按日拔還幾角，結果本利數目相等了。又如一個馬來人到中國人的店裏來看一頂草

帽，中國人就會對他說：『帽子如果喜歡，可以買的，錢過幾天不要緊。』因中國人知道他種着某地方的田，金黃的穀已成熟，再過十天可收了。於是以廉價抵押着充帽價。馬來做衣不能買整匹的布，也不能幾個人合買分用，中國人應他們需要，就以重價分賣給他們。鹽是十二包一箱，連只買一包都不易買到的，而馬來人每次買鹽只要五個銅子就夠了，又是中國人零星賣給他們。

馬來政府荷蘭人很妬忌中國人的得利，所以很是挑撥，說中國人吸馬來人的血。是的，中國人吸他們腳趾尖頭的血，荷蘭人是吸他們大腿裏的血的呀。

你說中國人受帝國主義的侵略，是的，中國人造不起房子，由帝國主義者造成大批的里房，給中國人分居，中國人造不起鐵路馬路電車自來水，帝國主義者造了，由中國人加重本利的零星還給他們。要中國人打倒帝國主義，必需如馬來人能自買整匹的布，能自買整箱的鹽。

你說中國人受帝國主義的侵略，不過，階級的，中國人也侵略馬來人。中國人不能以『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來自慰；中國人做了侵略者而又做了被侵略者，是中國人的大恥辱！

慶麟先生曾在南洋任事，告訴我這種情形。

應時小品

江紹原

——小品二一四——

十七年七月二日（戊辰年五月十五日）上海時事新報有一條標題為「愚民上當」的新聞，文如下：

日來市上發現怪傳單二種，均言舊歷五月十二二十三等三日應絕烟火，否則瘟厲人死大半，並謂十三日下午天降紅雨等邪說，市政當局已命令嚴究，但一般愚夫愚婦以及老嫗等信以為真，斷食烟火者頗不乏人，而昨日為最後一天，此輩迷信男女口誦佛號磕頭如搗蒜，不以為苦，愚態可晒，惟前昨兩日終日天氣晴朗，非但紅雨不下，即尋常雨水全無，此種惑眾妖言，可不攻自破，然三日間忍飢耐餓之輩，當天呼上當不止，然亦咎由自取也。

所說傳單，想必和我錄在小品二一三（見貢獻三卷五期）裏面的那個差不很遠，不過我止見過一種，而時事新報的訪員說有兩種之多。這兩種傳單如其有一種不與或兩種均不與我所見者相同，我極想一閱。上海方面似乎有我

們禮部的義務訪員（例如招公勉之），我恭候他們通信。

七月二日

七月十九日續寫：一位徐元甫君在上海社會醫報第廿二期（七月七日出版）上面告訴我們：「昨天我經過北四川路，看見某公司儲蓄部內的寫字檯玻璃下面，夾着一張很奇異的傳單，他的標題是「各界注意今年的瘟症」，下面敘明姓王的印送的。後來我到朋友的家裏，在他的桌上，又發現一張同樣的傳單，……下面印着劉公館啓。」

後半夜的標語

山查

「新月」月刊第一卷第五號，登着一篇極有價值的文字，是胡適之先生的「名教」。——「名即是文字，即是寫的字。名教便是崇拜寫的文字的宗教；便是信仰寫的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

他從江紹原先生所編輯的關於「名」的小品講起，一直講到「牆上貼一張「活埋田中義一」同小孩子貼一張「雷打王阿毛」有什麼分別？」

標語的來源：「有人說，這都是從蘇俄學來的法子。這是很冤枉的。我前年在莫斯科住了三天，就沒有看見牆上有一張標語。標語是道地的國貨，是「名教」國家的祖傳法寶。」

這種批斷的眼光極犀利的，可惜胡先生忽略了一件事實：他所看見的完全是「後半夜的標語」，後半夜的戲是照例不大認真的。

國民黨盛時，政由黨部出，標語非經中央頒發者，絕無人敢自由創造。胡先生沒有看見北伐未出發以前中央黨部在廣東時的國民黨（你只要問問科學社和學藝社的社員，他們都曾自擊，必能告你一個大概），胡先生也沒有看見甯漢未分裂以前中央黨部在武漢時的國民黨，多少人的夢想都寄托在國民黨三個字上。那時的標語所示，從未見如何好高務遠，像為要過發財癮而貼一張「對我生對」一般，却是切切實實，幾乎說得出做得到的。

那時不是有收回租界一條標語麼？漢口九江的租界，完全是在這條標語的領導之下收回的。這不是迷信文字有魔力，聊以過畫餅充飢的癮，這是堅信自己有能力，纔頒發似有魔力的標語出去。

可惜的是國民黨的領域一天一天擴大了，黨外的人才逐漸逐漸延攬進去了，基本的同志一天一天的夭折和凋謝了。「黨同伐異」是自古已然，除了今日的國民黨，誰也沒有擺脫的魄力。所謂「黨同伐異」者，就是愛惜自己的同志，不像魚卵一般，成千成萬的產出來，成千成萬的喫下

去。豈但魚卵而已，現在是成羣的小魚，游進大魚之口去了，整條的大魚，糜爛成零星的小塊而被小魚啄食了。

自國民黨「黨異伐同」的精神一表現，戲就變為後半夜的戲，一切都成了後半夜的，不但是標語一端而已。

（我是從未向租界裏的所謂雜誌投稿的，我以為中國之大，難道連一塊辦雜誌的地方都沒有，為什麼大家都要擠到租界裏去呢？我根本上看不起全國文化的放射點是外人的租界。大書鋪，大報館，都在租界裏。只要一且外國人下旗歸國了，中國境內沒有外人居留地，中國人的文化便永遠完了，這是何等可以駭怪的事。但是理論自理論，事實自事實，你得想想，像申報那樣的一個大報館，如果被放到中國地方去，它能有五十餘年的壽命？還不是遲早當一顆魚卵被大魚吞去！既在租界裏，自然應有它在租界裏的樣子。我住在租界裏的八字金箴是「烟酒嫖賭，莫談國事。」一談國事便要喚起民族意識，民族意識一喚起便不願住在租界裏，一走出租界便有被大魚吞去的危機。所以除「福爾摩斯」等兩三個小報以外，我絕對不投稿。今天因為看了胡先生的一篇「名教」，令我五體投地的佩服，同時因為我曾見過國民黨的黃金時代，共產分子不敢把持，腐化分子不敢侵蝕，武裝分子不敢跋扈，一切命令都由黨部發出，那時真真做過幾齣前半夜的熱鬧戲，所以不由得「白頭宮女閒坐說玄宗」一般，對胡先生說明一聲：您老先生看見的只是後半夜的標語。）

附錄

汪精衛先生與林柏生先生

討論黨務

▲林柏生先生致汪精衛先生函

精衛先生：

頃由留歐通訊社四月七日通訊，得讀

先生三月廿九日致此間四十一號總支部覆書，捧誦再三，欣慰無似。本黨自十三年改組，至今雖僅四載，然就革命的觀點言之，實中國革命史上最重要的階段。

先生將改組的精神，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奮鬥之經過，三月二十之變，漢甯之戰以至於廣州事件，及蔣介石同志之復職，分列十餘項，詳釋其因果變遷之關係，實為本黨自改組以來最重要之歷史的文據。且本黨所負歷史的使

命，自推翻封建制度以至於民生主義之最終建設，包括一極長期之歷史的進程。惟其如此，故在本黨領導下之民衆，其所代表之社會階級性至複雜，亦惟其如此，故本黨既非代表任何單階級的政黨，更非各階級的大聯盟。（若干階級之臨時聯合鬥爭機關，共產黨人常作如是說，以便利其背叛本黨之企圖，愚意此乃清厘本黨理論應注意之一點。）質言之，本黨之目的，在於集中被壓迫民族中各階級之最覺悟的革命分子，組織之，訓練之，使成爲一「超階級」的革命黨，以負起中國底及世界底歷史的無間的革命之責任。社會是演進的，革命是無間的，則本黨自身——不是牠所代表的及領導的民衆——必須爲「超階級」的結合，然後能依照社會底演進，完成革命進程上各階級的歷史的使命，其理至明。謂本黨爲資產階級的自由黨，——及棒喝團，——或無產階級的共產黨固謬，謂本黨爲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的社會黨，——如德之社會民主黨，——尤謬。至若戴季陶之孔教民生哲學，——相當于英國之基督教社會主義，——李石曾之蒲魯東化的孫文主義，則更爲穿鑿附會！然於此吾人猶有應注意者，則「超階級」性的結合，其形成當較任何單階級性或複階級性的結合爲尤難（但非絕不可能）。故在未結合爲最嚴密的超

階級性的組織之前，本黨黨員傾向之複雜，自是客觀事實上不可避免之事。社會力量之分配與社會進化之程度有關。社會每經一度之進化，社會力量即起一回新的分化與綜合，世界革命史上以革命而始者竟以反革命而終之事變，層出不窮。以此本黨自總理首倡革命以來，中經幾許的分化與改組，三十餘年始成今日之雛形，亦即以此。而『自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一般忠實同志在總理指導之下努力奮鬥，使本黨之組織與紀律日加嚴整』，然此組織與紀律即為跋扈武人與腐化分子所最仇視不忘者。而同時共產黨人爲求達其篡奪本黨之目的，則又僅望本黨有空洞的軀殼無充實的精神。故自總理逝世後，一方面跋扈武人與腐化分子既勾結一切封建勢力，與新興資產階級，力圖建立封建的與資產的聯合專政；他方面共產黨徒復乘機煽惑半封建底非純粹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利用一切土棍地痞流氓搗亂社會安甯，冀以人工造成『中國之莫斯科的蘇維埃化』。數年來中國革命之進展無日不在此兩種傾向之劇烈的鬥爭中，間有一部分以中派自居的同志，——大都小資產階級分子，——又往往欲以左右縱橫的手段，造成中國革命之『羅伯斯比』，以柏觀之，此種傾向縱能防惡化之危險，終必令本黨斷喪於跋扈武人與

腐化分子。蓋所謂中派，其政治主張社會基礎本至動搖，究其終極必降服于右派可無疑也！試觀四次會後，跋扈武人日益猖獗，腐化分子充斥各地，可瞭然矣。處此情況之下，究將何以尋求出路耶？跋扈武人腐化分子爲黨中蠱賊，黨中蠱賊爲本黨組織與紀律最大的敵人，據過去以測將來，則先生此書，實示吾人以今後奮鬥之方針，固不特一重要的革命史料也。惟柏於此時期中各次之事變尙有未能了然者，厥爲二月二十之變，蓋此時柏尙遠在莫斯科，雖微有所聞，然皆路聽途說，殊不足靠。返國後詢諸同志，則又衆議紛紜，莫衷一是，語其大要約有五端：

一，共產黨欲建立工農政府，故蔣不能不以斷然的手段處置之。

二，青年軍人聯合會與孫文主義學會衝突日甚，蔣爲免除軍中糾紛，故解散兩會，另組黃埔同學會，共產黨政治工作人員悉令退伍。

三，西山派聯蔣以倒汪，共產黨聯汪以倒蔣。

四，蔣主張北伐，包羅庭反對甚力，故蔣欲去共，共亦欲倒蔣。

五，先生因担共，故憤而去國。

然此強半臆斷之詞。（第五項之純屬詭譎，尤爲明顯。曾

憶在俄時，孫文大學教務主任亞哥爾，曾以孫大共產黨書記名義，向柏詢及 先生去國後地址，并謂係第三國際委員詢問者。柏答不知。復謂倘將來吾人——俄人亞哥爾自稱——仍未能知，可否代為訪查。柏以九月十六日離俄，此談話係在八月念間，則由四月以至九月第三國際猶未知先生所在，未能與 先生通音問，而謂先生因祖共而去國，誰則信之。惟亦不無應研究之點。謂共產黨即欲建立工農政府，未免神經過敏。謂共產黨全無動作，亦殊弗可。事變之後，被遣歸俄之某顧問，曾對某同志言：雙方均有錯誤，言外之意，概可想見。反之若謂蔣之處置純為對付共黨問題，則何以事後竟仍有受第三國際之語，及設立聯席會議之議。凡此種種，皆柏所百思而不得其解者，因將訪詢所得，并述之以問于 先生。倘 先生于休養之餘，能為之告則幸甚。揣此，謹致革命的敬禮。

林柏生上。五月二日。

▲汪精衛先生覆林柏生先生函

柏生先生：

五月二日的來信，已經收到。我讀了來信之後，所最歡喜佩服的，便是來信已解答了本黨目前最緊要的一個難

問。我曾說過，反共以後，最緊要的工作，莫過於清厘本黨理論。這種工作，如不能做到，則其他一切宣傳運動，種種工作，幾乎無從做起。如今來信所說的「本黨之目的，在於集中被壓迫民族中各階級之最覺悟的革命分子，組織之，訓練之，使成爲一超階級的革命黨」，「故本黨既非代表任何單階級的政黨更非各階級的大聯盟」，「謂本黨爲資產階級的自由黨或無產階級的共產黨固謬，謂本黨爲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的社會黨尤謬」，「真可說得反共以後清厘本黨理論的一篇重要文字。有了這種理論，則此後本黨同志宣傳運動得了方針，不致誤入歧途。這是我所最歡喜佩服的。來信所說，我從前在論文及演說裏，也曾說過一二，例如『黨與民衆運動』裏頭有一段說，『我們相信中國之國民革命，是以帝國主義爲對象的，所以必須喚起一切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衆，以從事國民革命，因此國民革命的黨，天然是多階級的，凡是多階級的黨，必不能以一階級的專欲而底於成功，故非各階級集合於一個共同目的之下，爲共同目的而奮鬥，同時調節各個之特別目的，則此各階級終不能得真正之聯合，黨的領導之必要，即在於此。』這段議論與來信所說大致相同。在『我們要建設怎樣的國家』裏頭，也有這樣的話，我那時所說『真正之聯

合』，是已經感覺到共產黨徒『若干階級臨時聯合鬥爭』之說，有無限陰謀及弊害在內，所以想起來矯正。如今與來信比較看來，我所說的『真正之聯合』，遠不如來信所說的『超階級』之意義周密。而且來信明明指出『若干階級之臨時聯合鬥爭機關，共產黨人常作如是說，以便利其背叛本黨之企圖』，大為透闢痛快。

去年秋間我在九江的時候，曾和甘乃光同志說過，『本黨所代表的是民族利益』，這是三民主義裏明明白白指示給我們的。民族主義裏所叮囑反覆的固然如此，就是民權主義裏也何嘗不是如此。除了申述民權主義的原理之外，便愷切指出說：『歐洲從前因為太沒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爭自由，我們是因為自由太多，沒有團體，沒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受列強經濟商戰的壓迫。我們現在便不能抵抗，要將來能夠抵抗外國的壓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結成狼堅固的團體。』又說，『要把我們國家的自由恢復起來，就要集合自由或一個狼堅固的團體，要用革命的方法，把國家成一個大堅固團體，非有革命主義不成功。我們的革命主義，便是集合起來的士敏土，能夠把四萬萬人都用革命主義集合起來，成一個大團體，這一個大團體能夠自由，中

國國家當然是自由，中國民族才真能自由。』就是民生主義裏也何嘗不如此。除了申述民生主義的原理之外，便沈痛說出中國民族因為受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壓迫連食飯穿衣都無法維持，這是何等的發人深省。所以『本黨所代表的是民族利益』，實在是三民主義裏一貫的理論。來信所說『集中被壓迫民族中各階級之最覺悟的革命分子組織之訓練之使成爲一超階級的革命黨』，實在是最能說明本黨之性質及基礎，無論何人，都不會有疑義的。

來信又說到『超階級性的結合，其形成當較任何單階級或複階級性的結合爲尤難』。這一段議論，將歷年本黨複雜糾紛之原因和盤托出，我讀了之後，只有悲從中來。如今本黨有些號爲同志的，其步驟已經和民國元年以後的樣子差不多了。他們已經一交跌倒在帝國主義的懷裏，要和北洋軍閥及其豢養之官僚政客爭食餽餘了。他們已經把三民主義裏頭所諄諄指示的話忘記得一句不騰，而且向着相反的道路走去了。先生，他們已經連主義都丟掉了，你還說些『組織』『紀律』做什麼？你不看見他們已賜了我一個『黨紀先生』的頭銜麼？老實說一句，他們黨且不要，何況于紀？我于悲從中來之後，我依然擦乾我的眼淚去和他們爭鬥，我定要將他們的劣根拔去，因為我覺得他們的可

惡，並不惡于共產黨。

以上我答你來信的話，簡單極了，因為意見沒有什麼衝突，所以也就沒有什麼囉唆。

來信還有問我的話，就是關於「三月二十日之變」。我於此次事變，從未有說明過。如今來信既然問及，我便也答幾句。只是我不願發空議論，我只願拿事實來證明。我既然只願拿事實來證明，則於我之行止，不能不先說幾句。我於三月十二日以後，因肝糖病重，在辦事時候屢屢暈倒，所以自十八日起便請假在家調養。二十日事變之後，蔣同志及其他同志因我不能起床，所以都到我家中開不正式會議，還開過一次正式的政治委員會會議。二十三日以後我便離家，不久便離國。在我離家以後，蔣同志及其他同志屢有懇切的挽留函件。離國以後，也不時函電往來。這就是說三月二十日以後，我並沒有和蔣同志翻臉。及至去年四月十五日，我在漢口聞得南京不待中央決議即舉行清黨，纔和蔣同志翻臉的。

我的行止已經說明，我便可拿事實來證明來信所舉五項那

一項是確的，那一項是不確的。

第一項說：『共產黨欲建立農政府，故蔣不能不以斷然的手段處置之。』如果這樣，則共產黨徒當時已公然背叛國民

政府，那麼，蔣同志至少也要將這些背叛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徒照謀叛律治罪，何以蔣同志當時並沒如此辦去？而且於五月間中央全體會議提出黨務整理案時仍然繼續容共政策，並且主張和共產黨開聯席會議呢？可見得此說不確了。

第三項說：『西山派聯蔣以倒汪。共產黨聯汪以倒蔣。』聯蔣倒汪是西山派的口號，我前年七月間在法國南方海邊養病時候曾覆蔣同志一封信說及此事，很滑稽的說，『西山派聯蔣倒汪祇做得一半，因為汪雖倒了，蔣仍未聯。』這話不錯，西山派至今還聯蔣不成。至于共產黨聯汪倒蔣云云，也許當時有些人要造出此口號，但是事實何在？如果說李之龍要將中山艦來倒蔣，那未免太兒戲了。況且若然如此，則李之龍罪在不赦，何以事後蔣同志并未將李之龍治罪，而李之龍僅僅聲明脫離共產黨，便已釋放呢？所以中山艦案，實不過一種風聲鶴唳罷了。

第四項說：『蔣主張北伐，包羅庭反對甚力，故蔣欲去共，共亦欲倒蔣。』這完全與事實不符。包羅庭於前年二月離廣州赴北京，當三月二十日事件發生之時，尚在北京。其後由北京繞道蒙古以至海參威，由海參威下船和胡漢民等同載，於四月底（或五月初）始回到廣州。那時我已離國了。包羅庭回到廣州以後，有沒有反對北伐，我不

得而知。若說三月二十日之事，是由包羅庭反對北伐而起，太不問事實了。

第五項說：『先生因袒共，故憤而去國。』這段來信已證明其不確了，我再加幾句話。我于三月二十三以後，擬搭去國，係由廣州經香港搭法國郵船安者號直至馬賽。當時我已解除政府職務，兩三個人，學生生活，當然沒人注意。到馬賽後，病勢纏綿，延至九月十五日，終不能不在病院行剖腹療治。十月杪，廣州中央催促回國，勉強行至柏林，又復病倒。直至去年三月始再成行。三月八日到莫斯科，十二日離莫斯科，經西比利亞鐵路及由海參威搭船，於四月一日到上海。在去年三月以前，絕少與國內外同志通訊，僅有答覆中央催促回國之函電及答覆蔣同志等幾個人的函電。到莫斯科後，聞得黨內分裂消息，兼程趕回，統計在莫斯科，前後不過五日。

以上四項，都是不確。只有第二項所說，『青年軍人聯合會與孫文主義學會衝突日甚，蔣為免除軍中糾紛，故解散兩會另組黃埔同學會，共產黨政治工作人員，悉令退伍。』這實是二月二十日事件醞釀爆發的一個原因。我今就我所知，詳述如下：

十三年春間總理改組本黨以後，跟着就辦黃埔陸軍軍官學

校，任命蔣同志為校長，廖仲凱同志為校黨代表。當時總理所給我的使命，是往來於北京上海廣州之間。所以我在廣州的時候，雖然也在校裏担任教授，卻是除了演講以外，校務從不過問。直至十四年八月二十日廖同志被害之後，我方纔兼任該校的黨代表。那時候孫文主義學會和青年軍人聯合會的衝突，已是很激烈了。須知道這種衝突是無可避免的，無可調和的。然在當時廣州革命根據地方處於帝國主義軍閥及反革命重重包圍之核心，這種衝突如果發生，則廣州革命根據地必然搖動，所以當時蔣同志和我都是注意於防止這種衝突之發生的。試看當時蔣同志在汕頭總指揮部所著論的『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同學錄序』和我在廣州省城所著論的『我們應該怎樣的努力』可以看出我們兩人意思相同。蔣同志還有一篇『總理實行中俄聯合的意義和世界革命統一指揮的必要』，是十一月七日在汕頭總指揮部所講演的，措辭更為激昂，其用意無非策勵兩派，使同為國民革命盡力，不可互相衝突。只是蔣同志和我這一番工作，都是徒勞。這種互相衝突的形勢，至十二月底而達于短兵相接的程度。蔣同志因此由汕頭回到廣州和我一同處理這種糾紛。第二次代表大會於前年一月一日開幕，大會所決定的是依然繼續總理聯俄容共的政策。孫會當時不

免失望，而且西山派正在北京隱在帝國主義與軍閥兩重保護之下借著反共的口號來反對廣州革命根據地。孫會雖然和西山派沒有什麼關係，但總覺反共二字幾乎為革命者所藉口，所以表面上的活動一時也就頓挫了些。而青會對之卻趁勢要將他壓倒。蘇俄顧問因黨派關係，當然暗中幫助青會，因此又惹起了孫會之激烈反攻。其形勢之軋轢，至於如此。所以前年一月及二月間，是蔣同志並沒有拋棄聯俄容共的時候，而三月二十日之事，也就於此醞釀爆發了。蔣同志做三月二十日之事，是獨斷獨行，未嘗謀之於我的。就事後蔣同志給我的手書及蔣同志所做出來的事情看來，可以歸納到以下兩點：

第一，蔣同志並沒有拋棄聯俄容共政策，尤其沒有拋棄聯俄政策的意思。

第二，蔣同志以為國民革命是本黨的使命，應由本黨主持，對於蘇俄顧問及共產黨人之勢力增長，不可不加以裁抑，以免大權旁落。

以上兩點，是蔣同志當時的根本思想。因為有了這樣的根本思想，所以聽得關於中山艦的一方面的報告，便有觸即發。後來雖然知道這一方面的報告，是不實的，但藉此裁抑蘇俄顧問及共產黨人之勢力增長，也未為非策，所以就這樣

的幹下去了。試看三月二十日以後的事，都是跟著這條線路來的。就容共來說，規定了跨黨分子，不得為本黨最高黨部的部長，因此攆走了組織部長譚平山等。蔣同志以為如此已可裁抑共產黨人之勢力增長了。容共政策並沒改變，跨黨分子仍然存在，而且還提議開兩黨聯席會議。就聯俄來說，羅加覺夫基散嘉都攆走了，蔣同志以為如此已為裁抑蘇俄顧問之勢力增長了。聯俄政策並沒改變，鮑羅庭加倫依然受蔣同志之歡迎，而且還在黃埔軍校演說有『願受第三國際指導』的話。

此外還附帶着一件事，便是解散了孫青兩會，另外組織黃埔同學會。本來孫青兩會的軋轢，其主原因，由國共兩黨的問題而起，其副原因，則是由孫青兩會分子之積不相能。蔣同志以為國共兩黨的問題，既得了相當的辦法，便趁此解散了孫青兩會，另外組織黃埔同學會，統一了基本軍隊的意志，以便同心協力，為國民革命而奮鬥。這種意思，蔣同志在黃埔同學會的演說裏，已經淋漓盡致的，表現出來了。

以上是我所認為三月廿日之事的真正原因，至於蔣同志當時何以獨斷獨行未嘗謀之於我呢，就事後蔣同志給我的手書看來，是慮我不能同意，以致不能進行，所以只得自己

獨斷獨行的做去。

如今且就三月二十日之事，下些批評：

我還記得當三月二十日之事發生後，西山會議派高興得了不得，曾發出一個嘉獎蔣同志的電報。以後看見蔣同志依然繼續聯俄容共政策，方纔復歸於攻擊的態度。不但西山會議派如此，便是其他同志，也未免有些以為蔣同志何不『二不做二不休』，橫豎三月二十日之事已經給聯俄容共政策以一個打擊，何不直截了當拋棄聯俄容共政策，省得以後又醞釀爆發出無窮糾紛呢。這些說話，完全沒有體察當時的環境。須知道當時一方面正和帝國主義軍閥及反革命者作戰，一方面又拆散了自己的聯合戰線，這是何等的危險。『夾攻中之奮鬥』，是苦語不是壯語。處在夾攻的形勢中，固然要整頓全神，悉力作戰，抱着一個不計成敗利鈍的念頭，也要審度形勢，分出個緩急先後，方纔能將敵人各個擊破。自從總理定下聯俄容共政策以來，有些同志，無心和帝國主義軍閥及反革命者作戰的，當然只有看到聯俄容共政策越早拋棄越好。至於那些正和帝國主義軍閥及反革命者作戰的同志，如何能不顧慮到自己的聯合戰線發生動搖，授敵人以間隙呢？所以蔣同志當時之不能拋棄聯俄容共政策，實是環境所不得不然，無足為異的。豈

但三月廿日以後是如此，便是去年四月間，蔣同志決心分共的時候，還說並沒有拋棄聯俄政策。直至去年十二月間方纔在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預備會議席上，提議對俄絕交啊。

然則我於當時，何以不於事後贊同蔣同志之斷然處置呢？我曾想過，假使蔣同志於三月二十日以前，將這辦法，徵我同意，我便怎樣？我還是贊同，和蔣同志一致行動呢？還是拒絕，和蔣同志決裂呢？我不可不嚴格的自己審問自己一番。國共兩黨之合作，任何一方面，都知道是暫時的局面，不是永久的局面。但一度聯合戰線之後，到何程度，到何時候，方纔拆開，始為恰當，則人人所見不能一致。不但本黨裏頭，爲了這個，生出無窮的糾紛，便是共產黨裏頭，也爲了這個，生出不斷的爭執。關於共產黨的，不用說了。關於本黨裏頭的，幾乎可以說是改組以來種種複雜變化的一個總原因。所以我此時如果將自己審問自己的話，向先生說出來，倒不如將我以後所做出來的事情，來做個證明，較為適當。我於去年四月初旬在上海的時候不是拒絕過蔣同志等『不待中央決議即舉行清黨』的主張麼？我於去年七月間在武漢不是向中央提議實行分共麼？我於向中央提議以前，先約同非共產之中央委員，開了十幾次的

談話會，取得大多數之後，又招集非中央委員之重要同志，軍人非軍人都在內，作了種種的說明，及作了種種的準備之後，方纔向中央提議。通過之後，方纔實行。我這樣做法，或者有人以爲『遲慢』，以爲『容易誤事』。但我總以爲應該如此。便是賜我一個『黨紀先生』的頭銜，盡情醜詆，我還是總以爲應該如此。明白了這一層，就可以知道我於三月二十日以後，所以不能事後贊同蔣同志之斷然處置的緣故了。中央之沒有威權，由來已久，不獨北京政府爲然，國民黨所樹立的政府，也是如此。自從總理於十三年春間改組國民黨以後，方纔將權力漸漸集中於中央執行委員會。但是楊希閔劉震寰猶在，黨的權力不能實現於軍事政治各方面。及十四年夏間，楊劉掃滅，七月一日，國民政府成立，凡事都根據着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努力奉行。於是黨的權力，方纔漸漸的實現於軍事政治各方面，廣東方纔得以統一。到了十五年二三月間，廣西也來一致結合了，湖南也來聯絡進行了，北伐大業漸漸的也有了基礎了。而三月二十日之事，事前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毫無沒有知道。我那時是政治委員會主席，我的責任，應該怎樣？三月二十日，廣州戒嚴，軍事委員會並沒有知道。我是軍事委員會主席，我的責任，應該怎樣？三月二十日，第二師團黨代表以下，都被拘留。我是國民革命軍總黨代表，我的責任，應該怎樣？我這時候，以爲不問這事情做得錯與不錯，而這件事做法，不能說是不錯。我只責己而不責人，我以爲皆我不能盡職所致，所

以引咎辭職。恰好蔣同志也在第二次中央全體會議裏，自請處分。如此，則中央威權猶在，我和蔣同志，也不致因這事情而至於決裂了。

以上是說明我於三月二十日之事的態度。我這種態度，始終是一樣的，就是蔣同志等在去年四月十五日所做的事，我以為不問這事情做得錯與不錯，而這件事的做法，不能說是不錯。這樣事情，也不待中央決議，便斷然去做，則中央要來何用？所以這一回，我便不幸的和蔣同志決裂了。及至去年十二月間，蔣同志於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進行困難的時候，誠懇懇懇的，出來維護，對於武裝同志，諄諄忠告，以爲武裝同志，雖開了黨，便成爲軍閥，這一番忠告，至少又使一班武裝同志，懷了忌憚，不敢阻撓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之進行。我對於蔣同志，完全諒解。所以於去年十二月十日，有催促蔣同志繼續執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之提議。

事至今日，特別委員會已取消了，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已開會了。蔣同志在中央裏頭，爲黨務政治軍事之領袖，負起責任，以戮力於國民革命之進行了。從前舊事，一筆勾消，已無復提起之必要。不過『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先生來信，鄭重問及，想是這個意思。我便就我所知，一一答覆，於舊事重提的時候，不參雜一毫客氣，務求明白事實之真相而已。此致革命的敬禮。

汪兆銘謹啓。

五月十八日。

本刊上期

劉·既·漂·建·築·專·號

劉既漂先生作建築圖及圖案	十一幅
水面上的圓痕向著無窮擴大	孫福熙
所望於劉先生	林文錚
初識劉既漂先生	夏康農
美術建築	劉開渠
美化社會的重擔由你去擔負	李朴園
建築原理	劉既漂
色彩與情調	劉既漂
雷峯與閉沙	劉既漂
南京改造	劉既漂

要目如下

當代 第三編 目錄

圖插

時事畫 五幅
 易卜生像 兩幅
 易卜生手筆與居室 兩幅

新黑暗時代
 美國國際主義與蘇俄
 第三國與蘇俄
 從馬克思主義到斯大林主義
 英國的西藏政策
 可注目的對華悲觀論的盛行
 中國從混亂中得救嗎？
 中國南方政府承認問題
 蘇俄的普及知識運動
 俄羅斯的農業勞動者
 吾自己的婚姻問題
 易卜生的故事
 俄國現今文學研究的方法問題
 最近的高爾基
 化學與農業革命
 將來的化學革命
 神話中之列寧

Count Hermann Keyserling
 Frank H. Simonds
 Arthur Ransome
 "The Road to Freedom"

布施米田
 西榮久
 山榮久
 報知新聞
 N. K. Krupskaya
 日內瓦國際勞工局報告
 Bertrand Russell
 L. Aus
 Yoznesensk, Y
 昇曙
 Oliver G. Pitman
 Waldemar Kaempfer
 Joshua Kunitz

實價五角

現已出版

貢

獻

于右任



貢獻旬刊 第三卷 第八期(即26期)目錄

黑的微笑

蘋果樹

國人對於西洋方藥及醫學之反應(七)

文學(劇本)

淚

嚶嚶之愛

里加特約通信

狐貂——貴裘野獸的家畜

愛彌兒吉雷的新片

健康輪

大題小做

暑假

I knew it

仁丹如意油之類

附錄

一個根本觀念

十七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英國高爾斯華綏著

法國美爾博著

張天翼

汪儻然

江紹原

曾仲鳴

陳醉雲

俞越

(文藝)

(文藝)

(文藝)

春苦

梁得所

梁得所

汪精衛

啓事：本刊每年四卷，每卷九冊。

第二卷第一期即第十期。第三卷

第一期起，預定價目略有改動，如

下期者，仍照前寄奉，待滿期後再

請按照新章續定。

定價

每册大洋一角

預定半年八册大洋一元五角

全年六册大洋三元

(國外另加郵費每期四分)

廣告價目

每期半面二十元

全面四十元

哈同路民厚里六三二

嚶嚶書屋發行

電話西一八六四

- 本代埠處
- 開明書店 (兼代定)
 - 協謀圖書公司
 - 新月書店 (兼代定)
 -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 光華書局
 - 金屋書店
 - 南華書局
 - 愛文書局
 - 現代書局
 - 江灣出版合作社
 - 亞東圖書局
 - 北四川路新宇書店
 - 春野書店
 - 馬浪路後且書店

黑的微笑

張天翼

這是怎樣黑的空氣，這是怎樣恐怖的空氣！

看罷，夜是如此之高，如此之大；他伸着雙臂擁抱着一切。他裝着鬼臉叫所有的生物噤聲，叫所有的生物滅亡了。大地上還有什麼呢？什麼都是黑的帝國的領土了，黑的勢力伸張到天邊，使人找不到地的輪廓。窗外也蔘入了寂靜，死似的寂靜，那顆枯樹猶是矗在空中，襯在黯藍的天色上，變成黑色的枯骨了，可是他噤聲着，即使拂過微風，也不敢搖他的手臂。此外呢，此外是一天麻點似的星星在閃爍着。

真的，生物們真的都噤聲着了，他們或她們都休息去了。他們打着有音節的低微的幸福的鼾，他們的鼾聲吹散了黑夜的恐怖。他們不知有黑夜的恐怖，他們反得到夜所給予的快樂。於工人們，他們一天的工作的疲勞使他們于夜間得了圓滿的熟睡，於青年們，夜賜給他們多少甜蜜的浪漫的夢，除此之外夜還扯一塊大的黑布掩蓋着性的行為——在暫時是被認為醜惡的，是他們白日裏所絕口不談的。夜賜給他們的是怎樣的恩惠！……而對於我呢？對這

七十三歲的老頭子的我呢，看看罷，他是完全換了一付臉嘴了。真的，他是另換了一付臉嘴，他剛纔笑給他們看的臉如今是變成貓惡了：神祕而又殘酷。

阿彌陀佛，我怕，我怕到戰慄了。……是這樣的黑，這樣的寂靜！

死是這樣的境界麼：或更黑，更寂靜罷。……

——二十夜

他們都睡了，而且睡得很熟。他們是可羨的。死是遠離着他們，死只是在引誘我。他們幸福，可是他們荒謬，他們真荒謬呀！他們照着普通的習慣，預為我做好壽材。啊，壽材！這是怎樣一個可怕的長方盒子，而又是為的我！它安放在我隔壁的空房間裏，它等着我去睡。……每天看幾張報，托幾回水煙筒便度過了，如此過一天，便更走近它一點，到最後——這兩字是怎樣的神祕！——便：……啊，阿彌陀佛，便什麼都完了！自己是消亡，是毀滅，是在一個極黑極寂靜的境界裏，而生者對這蒼白的靜止的尸骸啼哭着。

我如死了，他們是悲哀的，因為他們太愛我了。

設想我無知地躺着，他們會要怎樣的啼哭。……

我那時什麼都沒有了，沒有世界，沒有宇宙，沒有一切，也沒有自己。而他們哭得那麼痛苦，他們也許哭到流血。……而我無知呵，我沒有痛苦；痛苦是他們的。關切死者的生人是痛苦的，而死者只是空虛。

的確的，死只是空虛，死無所痛苦。然而死，啊，我怕它，我百二十分地怕它。……爲什麼呢？我說不出。

死是可怕，可是說不出爲什麼，幾番細細地分析這心理，追究這恐懼的由來，終是無結果：自己也不知道它的所以然。死是可怕，死比一切都可怕。……爲要免去這種恐懼，有幾回也念佛了。信佛麼，不見得罷，念佛也並非想到能免去所謂入地獄的苦楚，也更非想到什麼佛法能延長生命。不過在恐懼的海中，在不見邊的恐懼的海中，用直覺的觀察去拿一個隨便什麼的偶像來，信仰它可以一做，權且一做自己的扶手罷，也同他們青年就溺在狂熱裏歌唱着純潔的戀愛一樣罷，雖然他們相信戀愛只不過是性的吸引的。

在極度的恐懼中，只有數着佛珠：念着佛，自己聽着這微細的而又能打破整個宇宙的寂寞的這聲音。

夜被這聲音震破，但夜還是黑着。

——同夜又記

早起他們照例來請安，可是他們今早個個臉上蒙上一層神祕的沉默，他們的臉是緊張而又耽憂。他們怕麼，他們恐怖麼？無疑的，他們感到了神祕的預兆了，至少是。他們戰慄地等待着不可避免的的日子，這日子有人忘却一切，失掉一切，而有些人悲哀着。……我安慰了，因爲他們終是愛我的。他們是愛我的。——是麼？是罷：因爲只能如此想，只能如此自信着呵。否則呢，否則我將怎樣的彷徨！莫去想它罷，這些問題。

他們問安，他們只是問安，他們不說什麼。但是他們的臉上都說話了，它們說：『快來了，準備着！』
如果有靈魂的話，我的靈魂定在抽掣着了。

——廿三

飯後小荷子極高興的跳來，手中提了關鼠的鐵絲籠子，口裏叫着：

『一個老鼠，一個老鼠！』

果然，籠中關着一匹老鼠，一匹小老鼠，身上的毛還帶着肉紅色。它在這小世界裏竄着，想竄出這個世界的籠

圍之外去。它那付滑稽的忙亂的樣子使小荷子笑起來了。這可憐的小畜生，它的生命的一條線會要被小荷子割斷了，那條線是如此之脆弱。

「它是想逃麼，這樣沒命地跑着？」小荷子空洞的心靈裏只充滿這些問題，她想不到，也不去想她會操有這小生命的生殺之權的。

「它自然想逃呀，」我說。

「爲什麼它想逃呢？」

這是顯然的，就是它怕死。但是我不這麼說，這麼說有什麼意思呢，我只望她釋放它。希望這小東西能活着。我說它有娘等着，放它回去看娘罷，「它母親的愛它同你母親的愛你一樣。」於是它活着了：但望它永遠活着！

荷子是還小，否則將解剖她祖父此時心中的成分了，因爲我自己也在分析着自己哩。叫她釋放它的動機是個古怪的動機，自己說不出爲什麼。我不會想到我可憐過它，我絕對不可憐它。我真不解一個動物的死怎麼會引起一些人的憐憫和同情！……但我也並不愛它：它是可憎的。那麼是爲什麼呢，爲什麼希望它活着呢？我說不出。我只覺一切的生物，在如今都能安慰自己，熱鬧自己了。我不願見它們死。我愛生物，不，我是說我愛生物的生命。

同日

……他們在談我！聽呀，一定的，他們是在談我！他們的聲音是那麽細，但是那麽緊張，那麽神祕。他們的聲音帶了顫，他們的聲音那麽銳利，像警告人一樁未來的危險似的。

我在我自己房裏，他們的話聽不清。他們談得真細，我一句也聽不出來，雖然我凝神地，屏息地聽着。……

他們能談一些什麼呢：這可以料到一點的。老人是衰老了，鬚髮變成全白，瘦削的面上打上無數皺紋，他什麼都沒有興致了，他只期待着，期待死之降臨：死是怎樣的誘惑他呵！死對他閃耀着，跳躍着，死對他笑着。……阿彌陀佛，這真可怕！而他們爲什麼要談這些呢。

談話的聲音擊碎了和諧的空氣，震破了我的神經，束縛着我的靈魂。

還是去聽聽罷，聽他們說些什麼。這是應當悄悄地走近他們去聽的。於是自己移動自己的脚步，極其輕微地。……然而剛一出房門便站住了：我感得一種壓迫。出了房門便更近他們，他們的聲音也散布得更密了，同時那裏的空氣也更緊張，更灰黯，更神祕，更恐怖了。啊，我不敢

去，就不敢去，我與得縮回。如前去一步，我的神經便會立刻碎裂，我的靈魂會要打顫。

然而這時我聽到一個世上最可怕的名詞了：「第一斧頭」。

旁的什麼話一概沒有聽見，只有這一句「第一斧頭」！啊，第一斧頭，第一斧頭！……用什麼字什麼話來形容它呢，用什麼句子可將它形容盡呢？這是這樣一個名詞，拿世上所有可怕的恐怖的形容詞來形容它也不能確當的。

阿彌陀佛，這見了鬼的「第一斧頭」！……

然而我就相信它麼，相信這「第一斧頭」的傳說麼？

做我的壽材時劈第一斧頭的是吳三，多奇妙呵，他第一斧頭下來他能知道這壽材若干時後方有人去躺下；真是太荒謬的話！……但是我也要問他：我那付壽器多少時後有人睡。

這些傳說多麼可笑，多麼荒唐！……然而，啊，吳三的臉現在我眼前了，他的臉蘊藏着多少神祕！他知道我的死期呵！我不敢看他，我不敢看他。念佛罷。

廿四

我不怕死，死有什麼可怕的呢。

廿五

今天吳三來了。吳三他是常來的，但今天覺得他總比往常不同。他的眼睛告訴我他有祕密，有人生的祕密，他的臉將恐怖掩藏起來，掛上一付應酬的笑容。他是先知，他在劈那第一斧頭時有一種奇妙的神祕的感覺，這便是死神傳達給他的消息。

一定要問他，一定要問他。

但是自知這些話是太不科學的：自己不至于信它罷。……很難解釋為什麼要去問他，似乎是權且當它有這回事，權且相信它，而去探聽自己的死期的樣子。

他照例來叫一聲，我們便談起來。我們談栽花，談燒香，談和尚。他裝上旱煙抽着。要問的話還是不會問，因為是無機可乘，即使有了機會，又如何措詞呢？只和他談旁的話，想不到要問他時，我們是很放任地說着話的，但一想到時，一想要去叩他從死神得來的消息時，頓時感到不可名狀的不自在了，有一種麻木的感覺擊襲着我。

幾次興奮着自己去問，可是全身的血凝住了，而且變成紫色，而且變成冰。全身無一處不戰慄着，而且似被四

圍的空氣壓成很小了。我要問，可是話到了嘴邊被壓制住了。……啊，我不敢問，不，是不能問了。

我終于沒有問，但問了他也不見得能洩漏那方面的消息罷。

——二十八

黑夜多麼可怕！他是死的羽翼。

燈息了，黑色便流進來，它一起一伏地翻着黑的波浪。……它在房中太騷擾了：它微笑，它跳舞，它來拂着我的頭。

象徵式的話平素不愛說，可是這次確乎聽到類似拍翅勝的聲音。阿彌陀佛，我全身潑過冷水似了。

——三月一日夜

牙齒痛。

照鏡子，覺得自己比前二日更爲蒼老些。

——四日

一種不安和煩惱從早晨便竄進了我的心境，它們將我的靈魂繫縛住，直到現在，現在是，黑夜猖獗的時候，空

虛的寂靜引死進來的時候，犬都噤了聲的時候。向來沒有留意到，沒有想到的現實都在神祕地跳舞，它們暗示給我一種黑的預兆，黑的境界，這是說，一種毀滅，一種死亡。……毀滅，死亡，這是怎樣的字眼。是人生的歸宿麼，如普通所謂？我不敢說，我不敢想像一個這麼悲慘的歸宿，這歸宿，屬於全個人類，屬於所有的生物，是這樣一個麼？假如我死亡，我的思想，不，不是思想，或者說是心靈罷，即歸到何處。我不解。

我懼怕死亡麼，不，我不怕死，死是極平常，極坦然的事。只是我不解，不解現在極分明的我，將來歸到何處。

從早晨起就不安，如一個小姐看見生男子的局促。午飯時竟因喫得少而使自己驚異和恐懼，那桌子只流着緊張的空氣了。同桌的都起了奇妙的感覺：似乎他們自己所競地期待着的不可避免的危險，是走得更近了，或者在一二天內，或者一二小時內是要來臨了。他們的臉子令老人戰慄，同時老人又恨他們的太不近人情，他們不了解一個將死的人，他們的裝臉嘴沒有憂慮而止有恐怖，他們是在個嚇我。他們多荒謬！……

然而死的襲人並不選擇啊，他只悄悄地在人的身旁等

機會。他們的死的機會並不比我少，雖然我是比較得傾向一點。哈，他們死的機會同我是同等的量，死是同等的窺着他們。他們同我一樣。

的確的，他們同我一樣。這是真理。當我發現這真理時是怎樣的高興！

又有一樁事使我滿意的，那是午後的我自己說起飯量的減少，自己笑着說：

「你們還說我康健，而我今天只吃了一碗飯。飯量是一天一天地小下去了。……不行了啊，我是。」

雖是嬉笑地說着，可是自己却知道自己的聲音帶了顫，要是別人這麼發出可怕的聲音時，我定會驚異地望着他了。

但是在小澄提醒我是在飯前吃了許多糖，以致喫不下飯時，忽然所有的不安都消失了，似乎囚徒脫了枷時的痛快。她是扯了一個謊來安她爲死誘惑着的老父麼？不，她說的是實情，我自己知道的。

我不怕死，我不怕死，絕對不怕。我的因羨慕而妬忌那些年青人是有的，可是他們不是未來的老人麼？——痛快！

同時他們也是可愛的。他們只有純潔的天真，他們無所顧慮地淹在狂熱的，沈醉的，享樂的海中，從不去想像不幸的和恐怖的事，這粗率的，鹵莽的，熱情的感着是可愛的。

不寫了；睡罷，念佛之後便睡罷。睡着可以消滅一切憂念，可以使自己涅槃，只要不做夢。

死如果同睡着，同不入夢的睡着一樣不好麼。不知是否這樣。如果這樣我是不怕死了。然而……。

睡只是躺的意義，在我是；因爲我睡不着。家人勸服 Veronal，說極有效，但是麻醉的，麻醉着去睡着是荒謬的。我怕它，我不願吃它。躺着只是靜看夜怎樣作弄我，作弄我如何地步。一面聽着隔壁有什麼響動，那裏是有黑色的盒子放着的，——我的東西啊，

還好，隔壁沒有什麼響動。……夜是儘在作弄我。……

——七日燈下

蘋果樹

英國高爾斯華綏 (John Galsworthy) 著

汪儁然譯

「蘋果樹，歌唱的與金的。」——Murray 譯 Euripides 的 Hippolytus.

在他們的銀婚日，阿雪司特和他的妻乘摩托車沿曠野的邊際駛着，意思是想夜間停歇在圖開地方，以完成這個節日，圖開是他們初次會見的地方。這是司丹娜阿雪司特底主意，她底性格是有一點富於感傷的。如果她是早已失去她底碧睛的，花般的迷力，臉與形體的恬靜窈窕的清逸，桃花般的紅色——曾在二十六年之前很快很怪地使阿雪司特大為感動的；她在四十三歲時却仍舊是一個美好而忠實的伴侶，她底兩頰稍微有些斑點，她底青灰色的眼睛已經得到一種豐滿。

是她把摩托車停下在那個地方。在那里公地陡峭地向左升起，一條狹窄的落葉松和山毛櫸的叢林，間或夾雜着一棵松樹，向左伸展出來，向着那在道路和曠野中的第一座長高坡之間的山谷。她是在找尋一個他們可以用午餐的地方，因為阿雪司特從來不去找尋東西的。而這個地方，在金雀花和羽毛般的青色落葉松之間，透露着在四月末之

陽光中的檸檬氣味——這個地方，下視可以看見深的山谷，仰望可以看見郊原的長的高坡，對於一個作水彩畫的圖，而又喜歡浪漫地點的人底有決斷的性情，似乎是很適合的。她就抓了她底顏料盒，走出去了。

「這里好不好，弗蘭克？」

阿雪司特，頗像一個有鬚的席勒 (Schiller)，耳際灰白，高大，長腿，茫然的灰色大眼睛，有時充滿了意義，變成差不多美麗了，鼻子稍偏一邊，有鬚的嘴唇常是開着——四十八歲而且靜默的阿雪司特，抓住了午餐籃也走了出來。

「啊！看，弗蘭克！一座坟！」

在路的旁邊，有從公地頂上下來的小路成直角地橫過這條路，經過一道門而通入那狹窄的樹林；在兩路交叉處有一座單薄的土坟，六呎長，一呎闊，一塊花崗石向西樹着，墳上有人擲下一根山楂枝和一握的吊鐘花。阿雪司特

看着，他心中的詩人不覺感動了。在十字路口——一座自殺者底墳墓！富於迷信的可憐的凡人呀！不論是誰長眠在那兒，他是處于最優美的地位了——不是一座陰濕的墓，在別的許多刻滿着廢話的可厭的墳墓中間——祇是一塊粗石，一片廣闊的天空，和路旁的祝福！可是，他不加批評，因為他知道不宜於在家人之間作哲學家，他只閒步到公地上去，把午餐籃放下在一座牆下，舖了一張氈毯給他妻子坐——她到了肚子餓時是要暫停繪畫的——於是他從袋裏取出穆萊譯的『Hippolytus』。他不久讀完了『西普利安人』(The Cyprian)和她底復仇，就迴首望着天空。當他注視天空白雲，襯着深藍色，倍顯光明的時候，阿雪司特，在他這個銀婚日，竟盼望起——他不知道是什麼。安排得不得當的生活——人底組織——一個人底生活方式也許是高尚而且謹慎的，但是總有一種貪慾的暗潮，一種熱望，一種浪費的意旨。女人們也有這種情緒麼？誰說得出來？然而，有些人發洩他們對於新奇事物的嗜慾，對於新的事業，新的冒險，新的樂趣的放蕩的熱望的，這些人是無疑地受着饑餓的反面，即過飽，的痛苦。逃不出這個圈套的——一個被安排壞了的動物，文明的人！不會有他所心願的花園，那『蘋果樹，歌唱的，和金的』的花園，照那希臘歌

唱隊所用的說法；生活中沒有可成就的樂土，而且對於有美的感覺的人也沒有一個永久的幸福的安身之處——什麼都沒有，什麼都比不上一件藝術作品中的捉住的美麗，永遠地記錄下來，使人看或讀這件藝術品時，常有同樣的寶貴的，欣然自得和恬然沉醉之感。人生有時固然也有那種美的性質，和不速而來的飄揚的歡喜，但是缺點是：這些時候並不比一片雲飛過太陽的時候長；要留住它們和你在一起，像藝術捉住了美而堅執着它那樣，是做不到的。一個人偶或會對於天地之靈魂有一種光芒的或金的幻象，對於它底深遠而瀾瀾的精神的一瞥；這些三時就是像這種幻象一般地片刻即去。在這兒，太陽暖暖的晒在他臉上，一隻杜鵑在荆棘中啼着，空氣中有金雀花底甜香——這兒在新生的鳳尾草底小複葉中，有星形的山楂，而白雲飄浮，高高地在羣山和夢幻的山谷之上——在這里現在是有這樣的一瞥。但片刻間它就要過去了——好像是『盤』(Pard)牧獵之神)底臉，在一塊崖石之隅張望着的，被你一注視就立刻消滅了。忽然他坐了起來。這兒的景象很有些熟悉的樣子；這塊公地，那條帶般的路，他身後的舊牆。當他們在駛着車時他並沒有注意到——從沒有；心裏不是想到遙遠的事物就是什麼也沒有想到——但是現在他看見了！

二十六年之前，正在一年中的這個時候，他在那一天從那離此地半哩的農家動身到圖開去，他可以說是從此以後沒有從那里回去了。一種突然的痛苦侵入他心中，他忽然絆着了。他一生中的許多前塵往事之一；往事的美與歡喜他未能捉住，它已經振翼飛入人所不知之處了。他絆着了一件埋住的記憶，一個狂野而甜蜜的時候，很快地被阻止了的。於是，他迴過臉來，把他底下領攔在他底手上，注視着那些有藍色小乳漿草長着的短的青草……

而這就是他所記起的：

(1)

在五月一日，在他們同居大學的最後一年完了之後，弗蘭克阿雪司特和他的友人勞白脫加登一同出外遠足。他們那天從白倫特走起，要想走到却格福，但是阿雪司特底腳膝已經是筋疲力盡了，可是照他們的地圖算起來還有七哩路要走呢。他們坐在路旁的一條土隄上，那里有一條路沿着森林橫過的，他們歇着腳，談着宇宙，少年人總是這樣的。兩人都是六呎多長，瘦得和欄杆一樣。阿雪司特是蒼白，唯心論的，老是『心不在焉』的；加登是古怪，圓滑，多節似的，卷髮，好像一隻原始的獸。兩人都有一種

文學的傾向；兩人都戴帽。阿雪司特底頭髮是光滑，色淡，波曲，而且往往在他額角兩邊聳起，彷彿常常被他抹向後面去。加登底頭髮却如一個黑的拖地帶，深得難測。他們走了幾哩路不曾遇見一個人。

『我的好朋友』，加登正在說着，『憐憫只是自我意識的一種結果；這是近五千年來的一種病症。沒有這種東西時，世界要幸福得多了。』

阿雪司特，眼望着行雲，嘴裏答道：

『這是牡蠣裏面的珍珠哩，無論如何。』

『我的好人兒，所有我們現代的苦惱都是從憐憫來的。試看動物，和那些紅印度人，他們對於自己有時候的不幸的感覺是有限的；再看看我們自己——總是免不了要感覺到別人底牙齒痛，而發生憐憫。讓我們回到不替別人表同情的狀態，來過些好點的日子吧。』

『你就決不會實行這種辦法。』

加登用心地撥着他那亂蓬蓬的頭髮。

『欲得到完全的發育，就不可以過分苛求。在情感上使自己饑餓是一種錯誤。一切的情感都是有益的——使人豐富。』

『不錯，可是當情感和武俠衝突的時候呢？』

「啊，這話就很英國氣了！假使你談到情感，英國人常常以為你是要得肉體的享樂，於是他們就大為驚駭了。他們怕熱情，却不怕淫慾——啊，不！——只要是他們能夠把這種事情嚴守秘密的時候。」

阿雪司特並不回答；他已經摘下一朵藍色小花，正向着天空轉弄着這朵花。一隻杜鵑開始在一顆荊棘樹上啼起來。天空啊，花啊，小鳥之歌啊！勞白脫是在那兒說胡話！他就說：

「可是，讓我們往前走，去找一個我們可以寄宿的田莊吧。」在說這幾個字的時候，他覺到有一個姑娘從那正在他們之上的公地走下來。她底輪廓顯在天空的背景上，手裏提着一隻籃，你從她底臂彎裏就可以看見那個天空。阿雪司特是看見美而不去揣想這種美對於他有何利益的，他就想道，「多麼美呀！」風吹起了她底黑粗布裙子，貼在她的腿上，吹起了她底破舊的插孔雀毛的小便帽；她底青灰色斗蓬是破而且舊了，她底靴是開裂了，她底小手是粗糙而且紅，她底項頸晒成棕色。她底黑頭髮亂蓬蓬的在她闊廣的額前飄拂，她底臉是短的，她底上唇是短的，顯露出一條閃光般的白牙，她底眉毛是直而且黑，她底睫毛是長而且黑，她底鼻子直而正；但是最奇妙的是她底一雙

灰色眼睛——水汪汪的彷彿是那天初次張開。她看着阿雪司特——或者是因為他使她覺得他是形狀奇特，不戴帽子蹣跚着走路，他底大眼睛望着她，他底頭髮向後披著。他不能把那不在他頭上的帽子脫下，但是却舉手行了個禮，說道：

「你能够告訴我們：靠近這里有沒有一個田莊可以給我們過夜麼？我弄得蹣跚了。」

「靠近這里只有我們的田莊，先生。」她並不害羞地，用一種美麗的，清脆的聲音說。

「它在那兒？」

「下面這邊，先生。」

「你肯讓我們寄宿麼？」

「哦，我想我們肯的。」

「你肯給我們引路麼？」

「好的，先生。」

他蹣跚着腳向前走，靜默着；加登就來採用這個問題。

「你是一個地逢縣的姑娘麼？」

「不是的，先生。」

「那末是什麼呢？」

「是從威爾士來的。」

「啊！我猜到你是個威爾士人；那末這個不是你底田莊了？」

「我姑媽底，先生。」

「亦是你姑丈底？」

「他死了。」

「誰管理這個田莊呢，那末？」

「我的姑媽，同我的三個表兄弟。」

「但是你姑丈是個地逢縣人吧？」

「是的，先生。」

「你在這兒住了好久麼？」

「七年。」

「你在威爾士住過之後，你覺得這兒怎樣？」

「我不曉得，先生。」

「我想你不記得了吧？」

「哦，記得的！但這是兩樣的。」

「我相信你這話。」

阿雪司特忽然插嘴道：

「你多大了？」

「十七歲，先生。」

「你底姓名是什麼呢？」

「美根大衛。」

「這個是勞白脫加登，我是佛蘭克阿雪司特。我們本要走到却格福去的。」

「可惜你底腿使你受傷。」

阿雪司特微笑了，當他微笑時，他底臉是頗美的。

下山經過那狹狹的樹林之後，他們突然走到那個田莊了——一座長而低的，有格子窗的，石砌的屋子，造在一個農場裏面，這農場裏有豬，雞，和一匹老馬在逍遙着。背後有一座短而峭立的草崗，頂上長着幾株蘇格蘭松；前面有一個蘋果樹的老果園，這些蘋果樹剛剛開花，這個果園一直伸展到一條小河，和一塊長而曠野的草場。一個歪斜黑眼睛的小孩子正在牧豬，屋子的門口站着一個婦人，她向他們走來。這姑娘說：

「這是納勒康夫人，我的姑媽。」

「納勒康夫人，我的姑媽」有一副銳利的黑眼睛，好似一隻母野鴨底眼睛，而她底頭頸亦有那種同樣的蜿蜒的彎曲。

「我們在路上遇見你的姪女，」阿雪司特說；「她以為你或者可以讓我們寄宿一夜。」

納勒康夫人從頭到腳地打量他們過之後，就答道：

「我可以的，假使你們以為合住一間房也不要緊。美根，把那間空房收拾起來，預備一碗乳酪。你們要喝茶了，我想。」

這女郎走過一個由兩棵扁柏合成的門廊和一些開花的覆盆子叢，就走入屋內看不見了，她底孔雀毛的小帽和花底玫瑰紅扁柏底深綠相映成趣。

「你們到客廳裏來歇歇腿好不好？你們是從大學來的吧，大概？」

「我們是從那邊來的，但是我們現在走下到這裡來了。」

納勒康夫人聰明地點點頭。

那個客廳，地上是鋪着磚的，擺着光桌子發亮的椅子和塞着馬毛的沙發；這個客廳好似從來不會用過的，乾淨得不得了。阿雪司特立刻坐下在沙發上，把他底破了的膝頭抱在兩隻手裏，納勒康夫人朝他看着。他是一個已故的化學教授的獨養兒子；像他這樣的人常是高貴地不覺到旁人底存在的，可是旁人却覺得他頗有一種貴族氣派。

「這里有沒有一條我們可以洗澡的河？」

「果園的後頭有一條小河，但是你們就是坐在河裏，水也不會蓋過頭上的！」

「有多深呢？」

「大概一呎半深吧。」

「哦，這樣很可以了。往那條路走？」

「走下那條小路，走過右邊的第二道門，那個池子就在那棵獨立着的大蘋果樹旁。那兒有鸚鵡的，假使你們能够引逗它們。」

「大概還是它們來引逗我們吧！」

納勒康夫人微笑起來。「等你們回來的時候茶就預備好了。」

這個池子，是因為水被一座岩石所阻而成的，有多沙的池底；那棵大蘋果樹是果園中最低的一棵，長得極靠近這池子，所以它底樹枝差不多垂在水面上；這樹正在生葉子，還沒有開花——深紅的花苞剛纔發出。那條窄路每次只有一個人的地位，阿雪司特就等着挨到他，磨擦他底腳膝頭，注視那荒野的草場，所有的岩石和荆棘叢和野花，遠處有一個山毛櫸的樹林，高長在一座坦平的山岡上。每根樹枝是在風中搖擺，每隻春鳥是正在呼唱，一道斜陽把青草映成斑駁。他想到蒂俄克列得司 (Theocritus) 和七威爾河 (Cherwell)，想到明月，和水汪汪眼睛的姑娘；他想到這許多的東西，所以他似乎是什麼也沒有想到；而且

他覺得荒謬地快活。

(11)

他們喝茶喝得晚，可是很考究，還加上雞蛋，乳酪和果醬，以及塗上番紅花底橙黃色的薄而新鮮的餅。在喝茶之際，加登談講到塞爾特人(Celts)住在愛爾蘭威爾士及蘇格蘭高原之人民——譯者)。那時候正當塞爾特人覺醒時期，加登是一個相信自己也是塞爾特人的人，如今他發現這家人家有塞爾特的血脈，就大為激動起來。他伸手伸腳的躺在一張塞馬毛的椅子裏，嘴角邊銜着一枝手製的紙烟，把他底冷冷的針尖般的眼睛注視着阿雪司特底，讚美着威爾士人之優秀。從威爾士到英格蘭來是好像從磁器變成了陶器——弗蘭克，做了一個倒霉的英格蘭人，自然看不出那個威爾士姑娘底微妙的優秀和情感的豐富——而且，斯文地撥動着他底還是濕的頭髮，他解說她是何等準確地證明了十二世紀中威爾士詩人毛根阿普某人底著作。

阿雪司特，直躺在塞馬毛的沙發上，腿老遠地伸出在沙發外，吸着一根深顏色的煙斗，並不聽他說話，只想當那女郎拿一盤添吃的餅進來時的地底臉兒。那真像是看一朵花兒，或是自然界中的別種美景——直看到，她低垂

了眼光，好笑的微微一抖，就走了出去，靜得和一只小鼠一樣。

「讓我們到廚房裏去吧，」加登說，「去多看看她。」
廚房是一間有椽子的粉刷的房間，椽上掛着煙燻的火腿；窗檻上有花盆，槍掛在釘子上，還有古怪的大酒杯，磁器和錫器，和維多利亞王后的肖像。一張狹長的木桌上放着碗和湯匙，在一串高懸的洋蔥下面；兩隻守羊的狗和三隻貓亂輪着。壁火爐的一邊坐着兩個小孩子，懶而規矩；另一邊坐着一個壯健的，淡色眼睛的，紅臉的青年，他底頭髮和睫毛底顏色正像他手裏拿着通槍管的芋蕪一樣。納勒康夫人在小孩和青年之間，像做夢地攪動着一個大罐裏的有香氣的羹。另外還有兩個青年，歪眼睛的，黑頭髮的，很有些害羞的，像那兩個小孩子一樣；他們正在談話，身體挨着牆壁。還有一個矮矮的，年長的，臉修得乾乾淨淨的，穿厚棉布袴的男子，坐在窗邊，默讀着一份破碎的報紙。那美根姑娘彷彿是室中唯一的活潑生物——倒着蘋果汁，拿着有柄瓶從桶邊走到桌邊。加登看見他們將要吃了，就說道：

「啊！假使你們許我們，我們等到你們晚餐用過之後再來吧，」他們不等候回答如何，就又退回客廳。但是

廚房中的色彩，暖氣，香味，和那些面孔，都增加了他們這間光亮的房子底陰寒，他們就快快地再坐了下來。

「純正的健潑撒撒式，這些小孩子們。那兒祇有一個撒克遜種人——收拾着槍的那個人。那個姑娘在心理學方面是一個很微妙的研究。」

阿雪司特扭着嘴唇。在那個時候他覺得加登是一匹驢子。微妙的研究！她是一朵野花。一件使你看了有益處的生物。研究！

加登接下去說：

「在情感方面她會是奇妙的。她需要覺醒。」

「你是不是要去覺醒她？」

加登對她看看，微笑起來。那一笑彷彿是說「你是多麼粗魯和英國氣呀！」

阿雪司特噴吐着煙。覺醒她！這個傻子太看得起他自己了！他推開了窗把身體靠出去。暮色漸深。田莊的屋宇和藏車室都是朦朧而且作淡藍色，那些蘋果樹都成了一片朦朧的荒涼；空氣透着廚房中火爐的木柴的烟味。一隻睡得較遲的小鳥正發着沒精打采的啾啾鳴聲，彷彿驚詫這樣深的黑暗。從馬廄中傳來一匹正在吃草的馬底噴氣聲和頓腳聲。遠在那邊是朦朧的濕地，再遠再遠的地方就是光輝

尚未充足的羣星，白晶晶地凸出深藍色的天空。一隻顫慄的貓頭鷹叫着。阿雪司特深深地吸了口氣。多麼好的一個宜於出外漫遊的夜晚！一陣未釘蹄鐵的馬蹄底得得聲從小路上過來；三個模糊黑暗的形體過去了——晚間出外放青的小駒。它們底披着細鬃的黑的頭顯出在門上。聽見了他拍煙斗的聲音，看見那一陣的小火星，他們就閃避了，很快地跑了過去。一隻蝙蝠鼓翼飛過，發出它底差不多聽不見的「啾，啾」的聲音。阿雪司特伸出他底手，在他底翻轉的手掌上他覺得有露水。忽然他聽見頭上有低低說話的小孩子底聲音，皮靴丟下在地板上的沉重的聲音，和另外的一種聲音，嬌脆輕柔的，一定是那個姑娘底聲音，她是在服伺小孩子睡覺；他聽見清清楚楚幾個字：「不，立克，你不能把貓放在床上」；後來就有一陣格格的笑聲和咯咯聲，輕輕一拍聲，和輕俏好聽的一笑，好聽得使他不禁微微顫動起來。一陣吹的聲音，在上面幽暗中閃爍的燭光熄滅了；沉靜瀰瀰着。阿雪司特退入室內，坐了下來；他底膝使他覺到痛苦，他底靈魂覺得憂鬱。

「你到廚房裏去吧，」他說，「我要睡覺了。」

(二)

對於阿雪司特，睡眠之輪常常是靜寂滑溜而且迅速的

旋轉的，但是當他底同伴上來時，他雖似沉沉入睡，可是其實是清醒着；而且在加登悶睡在那間低屋頂房子內的另一張床上，用他底仰起的鼻子頂禮着黑暗頂禮了好久之後，他還聽見鼻鳴。除了他腳膝的不舒適之外，這種情景倒並不可厭——對於這位青年，人生底憂慮並不巍然出現在他夜不成寐之際。其實，他並無憂慮；他剛登記做律師，有文藝的志願，前程遠大，沒有父母，自己有四百鎊一年的進款。不論他到什麼地方去，做什麼事情，在什麼時候做，這有什麼關係呢？而且他底床是堅硬的，這個使他不至於生熱病。他躺着；夜底氣味從那靠近他頭邊的開着的窗吹送到這間低陋的房間裏來，他嗅吸着這種氣味。除了對他朋友的一種明確的激惱（當你和一個朋友同行了三天之後，這種激惱自然而然而要發生的）之外，阿雪司特在那不能入睡之夜的記憶和幻象，都是和善，熱摯而且使人興奮的。有一個幻象特別的清楚而不合情理，就是那收拾着槍支的青年底臉，因為他甚至於並不覺得他曾注意到那個臉；他那凝視的，呆鈍的，然而吃驚的，向着廚房門口的抬頭一看，很快地又轉過去向着那搬着蘋果汁瓶子的姑娘。這個紅色，碧睛，淡睫毛，芋蘇色頭髮的臉兒依附在他底記憶中，牢固得和那個姑娘底臉兒一樣，那麼清新而

且天真的。但是到後來，從那沒窗帘的窗所顯露的一方塊的黑暗，他看見白天來臨，聽見一聲粗嘎含糊的鴉鳴。接着就是靜寂，與前一般的沉靜，直到一隻尚未全醒的山鳥底譁聲突破了寂靜。於是，因為注視着那框內的漸深的光明，阿雪司特睡著了。

第二天他底膝頭腫脹得很厲害；徒步旅行顯然要停止了。加登，次日就須回倫敦去的，在日中的時候去了，去的時候譏誚地一笑，這一笑留下了一個激惱的瘡疤——但是當他底大步而前的身體轉過了陡峭小路底路角而看不見了的時候，阿雪司特底瘡疤就好了。整天的阿雪司特養息着他底膝，坐在扁柏樹的門洞旁一塊草地上的一張綠漆的木椅內，在那里太陽光蒸提水楊梅和紫蘭花底香氣，和開花的覆盆子叢的微香。有福氣地他吸煙，夢想，注視。

在春季的田莊全是「生」。——幼小的東西從芽和殼中出來，人類帶着微微的興奮注視這種變化底進行，飼養而且看護那些已經產生出來的。他坐得這樣的靜默不動，所以有一隻母鵝就堂而皇之地蹣足搖搖擺擺的走着，帶了她底六隻黃頸青背的小鵝，來把它們底隊在他腳旁的草上磨礪。納勒康夫人和美根姑娘時時來問他要不要什麼東西，他總微笑答道，「不要什麼，多謝。這里好極了。」到

了喝茶的時候她們一同出來，用一個碗帶着一條長的用什麼黑的藥材做的膏藥，在長久而且鄭重地察看過他底腫脹之後，就把這張膏藥網上。當她們去了後，他就想到那姑娘底輕柔的「哦！」——想到她底憐惜的眼睛，同她額上的那條小小的繃紋。於是他又感到對於他那已去的友人的無理的激惱，因為他說她的壞話說了這許多。當她把他底茶拿出來時，他說道：

「你以為我那個朋友怎樣，美根？」

她勉強抑住她底上唇，彷彿恐怕笑是失去禮貌的。

「他是一位滑稽的先生；他使我們笑起來。我想他是很聰明的。」

「他說什麼話使你們發笑呢？」

「他說我是行吟騷人底女兒。騷人是什麼？」

「威衛士的詩人們，生在幾百年前的。」

「爲什麼我是他們底女兒呢，請問你？」

「他底意思是說你彷彿是他們所講唱到的那種姑娘。」
她繃繃她底眉頭。「我想他是喜歡說笑話的。我真的是麼？」

「假使我告訴你，你會相信我麼？」

「哦，會的。」

「那末，我想他底話是對的。」
她嫣然笑了。

阿雪司特就想道：「你真是一個尤物。」

他又說「求」是一個撒克遜種。撒克遜種是怎樣的？」

「那一個是求？那個有藍眼睛和紅臉兒的嗎？」

「是的。我姑爹底外甥。」

「那末不是你底表兄了？」

「不是的。」

「他底意思是說求是像那些在一千四百年前到英國來，征服了英國的人。」

「哦！我知道那些人的；但是他怎麼？」

「加登是很迷醉這種事情的；但是我必須說求是真有些像早期撒克遜人。」

「是的。」

那個「是的」很撩動了阿雪司特。這一聲是這樣地嬌脆柔美，這樣地斷然，而且是對於她所顯然不懂的事情有禮貌地順從別人。

「他說另外那些孩子們都是純正的健潑撒。他不該說那句話。我的姑媽笑了，但是她自然不喜歡這種話，而且

我的表兄弟們都生氣起來。姑爹是一個農夫，——農夫並不是健潑撒。說話傷人是不對的。」

阿雪司特真想抓住她底手，擠它一下，但他只答道：

「說得很對，美根。隨便問一句，我聽見你昨夜安置小孩子門睡覺哩。」

她微微地臉紅起來。「請喝你底茶吧——茶冷了。我要再替你倒點熱茶麼？」

「你平常有時間替你自己做點什麼事情麼？」

「哦，有的。」

「我是在注意着呢，但是我還沒有看見你替自己做的事情。」

她繃繃眉頭，顯出聽不懂的蹙眉之狀，她臉上的羞紅更深了。

她去了之後，阿雪司特想道：「難道她以為我是在挖苦她麼？我隨便怎樣不會做這種事情的。」他是在某一種時期之中，在這種時期內像他這樣的人常以為「美是一朵花」，像詩人所說的，而且「美」在他們心中引起了武俠的念頭。他是從來自己不很覺到她底環境的，因此過了許久他才知道加登稱為「健潑撒型式」的那個青年是站在馬廐底門外。他穿着他底沾污的棕色厚棉布袴，泥穢的套鞋，

和青的短衫，湊成了一片好看的顏色；紅的手臂，紅的臉，太陽把他底頭髮從芋綠色曬成亞蘇色；他不變地愚蠢，堅持的態度，板着臉不笑的站着。後來，看見阿雪司特對他望着，他就走過了院子，走路的姿態很顯出他是一個那種自愧走路走不慢走不穩重的青年農民；他轉過屋角向廚房門口走去時就不見了。一陣冷氣蓋住了阿雪司特底心情。蠢材們？你即使有滿腔的好意，要和他們合得上却是何等的不可能呀。可是——看那姑娘！她底鞋是破裂的，她底手是粗糙的；但是——是什麼呢？難道這個真的是因為她底塞爾特的血脈，像加登所說的話麼？她生來是一個上等婦人，一粒寶石，雖則她大概不過略識點字和略能寫字而已。

他昨夜在廚房中見過的那個年長的，臉修得很乾淨的男子已經帶着一隻狗走到院子裏來，趕着牛去擠乳。阿雪司特看見他是蹣腳的。

「你那裏倒有幾頭好牛呢！」

跛子底臉上現出喜色。他底眼睛有一種仰視的神情，這是拖延得久的苦痛常要使人如此的。

「對的，它們都是很好看的東西；而且都是出乳的好牛哩。」

「我相信它們是的。」

「希望你底腿好點了，先生。」

「謝謝你，腿漸漸好了。」

跛子摸摸他自己的腿，說：「我曉得腿痛是怎樣的；這是件很討厭的東西，腳膝頭。這十個年頭裏我的腿一直是不好。」

阿雪司特表示同情，那些有獨立的進款的人常肯發出這樣的同情；那跛子又微笑了。

「不過，倒不可埋怨——他們差不多把這病痛醫好了。」

「哦！」

「對的。把現在的跟先前的比起來的話，現在的簡直是好得像一條新的腿了。」

「她們細了一條敷着好藥料的綳帶在我腿上呢。」

「那姑娘她去採來的花草。她是個懂得花的好姑娘。」

有些人好像曉得各樣東西的醫病的用處。我底娘就是這樣一個了不得的人。望你不久更好些，先生。哈，往前走。」

阿雪司特微笑。「懂得花的！」她自己是一朵花！

那晚，在他吃過冷鴨肉，果餅，和蘋果汁的晚餐之後，那姑娘走來了。

「對不住，姑媽說——你肯吃一塊我們的五朔餅試試

看麼？」

「假使我可以到廚房裏去吃。」

「哦，可以的！你要想念你底朋友哩。」

「我不。不過你確實知道沒有人會討厭麼？」

「什麼人會討厭哩？我們都喜歡你來呢。」

阿雪司特因為他發硬的膝頭，站起來很快，但是太快了，身體就站不穩，倒下了。那姑娘微微地喘了一下，就伸出她底手。阿雪司特抓住了這雙手，小小的，粗糙的，棕色的手；他遏住他底要放這雙手到唇邊去的衝動，讓她拉他起來。她走近到他身邊，把她底眉頭給他靠。他於是靠着她走過了這間房。那個肩膀似乎是他所曾接觸過的東西中的最可愛的。但是他有足夠的鎮定功夫去從架上把他底手杖拿下，並且在走到廚房之前把他底手伸回。

那夜他睡覺睡得像陀螺一樣，醒來時他底膝頭已經差不多退腫到平常的大小了。他又坐在草地上的他那張椅子裏，悄磨這個早晨，潦潦草草地寫着詩；但是到了下午，他帶了列克和立克兩個小孩子出去閒遊。那天是星期六，所以他們早早地散學回家了。這是兩個活潑，害羞，黑皮色的七歲和六歲的小流氓；但是不久就很多話了，因為阿雪司特很能得到小孩子們底歡心。到了四點鐘，他們已經

把他們所有的毀壞生命的方法都顯出來給他看了，只除了引逗魚的方法；他們把短筏子捲上，肚子朝下的躺在有鱈魚的河水上，假裝他們也有這個引魚的才能。他們自然不會引出什麼東西來，因為他們底格格的笑聲和叫喊的聲音把這些魚都嚇跑了。阿雪司特坐在山毛櫸叢林旁邊的一塊岩石上，注視他們，聽着杜鵑底啼聲，直到那較大而耐力較少的列克走來站在他身邊。

「那個健潑撒鬼就坐在那塊石頭上，」他說。

「什麼健潑撒鬼？」

「不曉得；從來沒有看見過他。美根說他坐在那里；老及姆有一次看見過他。在我們的小馬踢死了爸爸之後的那一夜他是坐在那里。他是在拉着梵亞琳哩。」

「他拉着什麼調子呢？」

「不曉得。」

「他怎麼個樣子呢？」

「他是黑的。老及姆說他混身都是毛。他是個特別的鬼。他只有到了夜裏才來。」這小孩子底歪斜的黑眼睛溜來溜去。「你想他會要把我帶走麼？美根怕他哩。」

「她看見過他麼？」

「沒有。她倒不怕你。」

「我想她不至於吧。爲什麼她要怕我呢？」

「她替你說過一個禱告。」

「你怎樣知道這件事，你這小流氓？」

「在我剛熟的時候，她說：『上帝保佑我們大家，同阿雪司先生。』我聽見她低低兒地說。」

「你真是一個小流氓：別人不願你聽見的話，你聽見了，都說了出來！」

小孩子靜默了。後來他進攻地說道：

「我能夠剝兔子皮哩。美根，她不忍剝兔子皮的。我喜歡血。」

「啊，你喜歡血！你這個小怪物！」

「怪物是什麼？」

「一種喜歡傷害別的東西的動物。」

這孩子面現慍色。「它們不過是死兔子，我們吃的東西。」

「說得很對，列克。請你原諒我。」

「我也能夠剝田雞皮哩。」

但是阿雪司特已經是心不在焉了。「上帝保佑我們大家，同阿雪司先生！」列克看見他忽然不和自己接近了，弄得不懂起來，就跑回到河邊去，格格的笑聲和喊叫聲立

刻又在河邊發出。

當美根拿茶來時，他問道：

「健潑撒鬼是什麼，美根？」

她抬頭對他說，吃了一驚。

「他帶不吉利的事情來。」

「當然你是不相信鬼怪的？」

「我希望我永遠不見他。」

「自然你不會看見他的。沒有這樣的東西。老及姆所看見的不過是一匹小馬罷了。」

「不。山巖中間是有鬼怪的；他們是在很久以前活着的過的人。」

「不論怎樣他們總不是健潑撒；在健潑撒人種還沒有來時，這些老頭子都已經死了。」

她只說：「他們都是壞的。」

「爲什麼呢？假使有這樣的人，他們祇不過粗野像兔子一樣罷了。花兒不因爲野而壞；荆棘從沒有人去種的。但是你不討厭它們。我要在夜晚過去找你們的鬼，去和他攀談攀談。」

「啊，不要！啊，不要！」

「啊，是的。我要去坐在他那塊石頭上。」

她把兩手抓得緊緊的，說：「啊，請你！」

「唉！假使我遇到什麼事情這又有什麼要緊呢？」

她並不回答；他用一種撫慰似的態度接說道：

「可是，我敢說我看不見他的，因爲我想我不久必須

要走了。」

「不久？」

「你的姑媽不願意再留我在這裏了。」

「哦，願意的！我們在夏季常常把房子租給人住的。」他注視她底臉，問道：

「你願意我住下去麼？」

「願意的。」

「今夜我要替你說一個禱告了！」

她臉羞得深紅，繃了繃眉頭，走出房外。他就坐在那裏，咀咒自己，一直咀咒到茶煎好的時候。他那種行逕彷彿是用厚皮靴去踐踏一叢嬌嫩的吊鐘花。爲什麼他剛才說了這樣一句沒意思的話呢？難道他不過是橡加登那樣的一個城裏的傻大學生，一樣地不能夠了解這個姑娘麼？

(未完)

國人對於西洋方藥及醫學的反應(八)

江紹原

——小品二九八至三〇〇——

題目雖然是「國人對於西洋方藥及醫學的反應」，我在這些劄記中，幾乎無處不將我自己對於各種人和各種議論的反應或反感也表現出來了。我的反應和反感，自然不免為某種人所不喜，然表同情於我，希望我努力進行的人，並不是沒有。

此番只能發表三條，因為這區區數條已經要佔貢獻二十餘面的地位了。(二九八)的確離題稍遠，然它是一篇真能够「溝通中外」的小論文，似乎尙值得閱看。

旬日來接連得到若干位讀者的鼓勵與指教，這是令我高興的事。(1)杭州王吉民先生惠假張錫純的「醫學衷中參西錄」，和楊百城的「靈素生理新論」二書。(2)北京丙寅醫學社因周作人先生之介紹，寄贈「醫學週刊集」第一卷一厚冊，并云將要把我的這些劄記全數轉載在他們的醫學週刊上面。

(3)上海招勉之和吳淞樊續兩先生都有信來，喚起我注意上海中醫丁某等編輯的「康健報」，招先生而且將該週刊寄了兩期來做樣子。我自己也找到新的材料，將來當陸續的徵引討論。

十七年七月十七日 於杭州下板兒巷十五號

(二九八)論漢醫典中諸臟各有所司說是野蠻思想的遺跡。

題目裏面的「各有所司」，不是指生理機能而是指精神作用。讓我先引書，後討論。

壹 材料

索問靈臺祕典論云：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清休甯汪詒庵註曰：儒釋之書，惟言一心，不知五藏各有所司，獨

心爲之主耳。歧黃之書，可勿讀哉。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

全書宣明五氣篇又云：

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是謂五藏所藏。

全書六節藏象論云：

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肺者，氣之本，魄之處也，……腎者，……精之處也，……肝者，……魂之居也，……凡十一藏，取決於膽也。

全書陰陽應象大論另云：

神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體爲筋，在藏爲肝，……在志爲怒，……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體爲脈，在藏爲心，……在志爲喜，……在天爲濕，在地爲土，在體爲肉，在藏爲脾，……在天爲思，……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體爲皮毛，在藏爲肺，……在志爲憂，……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體爲骨，在藏爲腎，……在志爲

恐，……

難經三十四難曰：

五藏有七神，各何所主耶？然藏者，人之神氣所舍藏也，故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脾藏意與智，腎勝精與志也。

附張世賢五藏七神圖



靈樞本神篇：

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者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

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中略）肝藏血，血含魂，……。脾藏營，營舍意，……。心藏脈，脈舍神，……。肺藏氣，氣舍魄，……。腎藏精，精舍志，……。

附宋許洞虎鈴經相人篇語：

魂居肝，魄居肺，志居脾，精居命（命門），神居心。

貳 討論

在以上的許多空論中，心和其他諸臟（肝，膽，脾，肺，腎）各與精神作用之關係，是何等的不清晰。但一般人竟無此種感覺，只有王清任在「醫林改錯」中窮詰之曰：

其論心爲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意」藏於心，意是心之機，意之所專曰「志」，志之變動曰「思」，以思謀遠曰「慮」，用慮處物曰「智」，五者皆藏於心。既藏於心，何得又云脾藏意智，腎主技巧，肝主謀慮，膽主決斷？據所論，處處皆有靈機，究竟未說明生靈機者何物，藏靈機者何所，若用靈機外有何神情。其論心又如此含混。（看小品二八一）

王氏所以能抵古人之隙，是因為他已經悟出「靈機記性，不在心在腦」（看醫林改錯中的「腦髓說」）。但我們此刻所注意者，不是靈機在心抑在腦之一問題，而是另數點：古人既然認心爲「神明」所出，何以又將「治節」，「謀慮」，「決斷」，「技巧」等功能分屬諸肺，膽，肝，腎？何以又云心只主喜而怒，思，憂，恐，四志爲肝，脾，肺，腎所主？既云心藏神，爲何另云脾腎藏意志，肺肝藏魂魄？蓋心既然被認爲神明所出，其地位似頗崇高；然肝膽脾腎等又被認爲治節，謀慮，決斷，技巧所出，或魂，魄，意，志所藏，或怒，思，憂，恐等志所在，則其地位亦復不弱。那麼，在古人思想裏面，是心先本居於一尊的地位，「統辦」或「壟斷」一切精神作用，而較晚纔有人將肝膽脾腎等招了來，與心共組織成一個「分治合作」式的精神委員會呢？抑是心肝膽脾腎的地位先本近於平等，而其後心纔將諸同志的勢頭壓下去，自己成爲「神閥」或精神委員會首席呢？換言之，心獨裁制（或云心集權制）與心肝膽脾腎聯邦制（或云心肝膽脾腎分權制），孰先孰後乎？素問，靈樞，難經論諸臟各有所司之語，就大體而論，是主張分權的。「心爲君主之官」也至多只是心集權而不是心獨裁的主張。然則儒家只言一心

與醫家普言六臟，究竟以誰的議論爲更近於古呢？

我頗傾向於心集權觀（和心獨裁觀）晚起說。理由如下。

在野蠻人的思想中，人的各種精神功能往往分寓人各部。J. G. Frazer 的『金枝』節本頁四九七云：

〔非洲東南部的山民〕若殺死一個特別英武的敵人，必將他的肝（據說這是勇敢之所在），他的雙耳（據說這是聰明之所在），他的額皮（這被認爲剛毅之所在），他的睪丸（外腎）（這被信爲氣力之所存），以及被認爲其他品德所在之身體部分一一割下，炙之使焦，所得之灰，小心的貯入空牛角藏起來。舉行割勢皮禮的時候，即取灰與他種質料調成漿糊，由族中祭司授與少年人服食之。這樣便可以將氣力，勇敢，聰明，及被殺者之其他品德移給少年人了。

節本『金枝』中所謂『其他身體部分』是些什麼，我無從知道；完本我至今無力購買，甚至於手邊的節本還是周啓明先生贈與的呢。

下散見 E. W. Hopkins 的『宗教之起原與演化』頁一二八至一二九……

在巴比倫，祭者憑祭牲之魂（肝）以斷神是對他們表示許可，不悅，警告，或其他情景（意譯）。同樣，在希伯來的詩歌中，Kabed（肝）被用爲與 nephesh（魂）同意之字，此肝即魂之信念，晚至回教紀元之初尙未漸滅。

原註：比較 Morris Jastrow, Jr. 教授之論文『古代之肝與解剖學的初起』（見本薛費尼亞大學醫學論叢，一九〇八年一月）。（此人主張肝藏魂之說在世界各處均早於心臟魂之觀念。）關於肝爲魂之說，且另從小海洋洲（Micronesia）與俄羅斯兩處各舉一例。馬來語 Otai（小海洋洲語 Ate）之義爲『肝，心靈，心』，易言之，爲主思與主情之魂。俄羅斯屬下之薩滿教人，謂人死則 Etil 帝爺『取其肝去』。……

……印度之早期宗教中，沒有過查看臟腑以下吉凶之事，且只有極少數的例，可據以想見『心魂』之外人身其他較大器官亦被認爲有魂，從其中之一例看來，魂舍不是肝而是兩腎（意譯）。……

據 Galen 說（Windsch引之），基督後第二世紀中，俗人心理上（？）似假定這樣一個區別：靈魂主

思想之部是屬腦的 (cerebral)，主勇敢之部是屬心的 (cardiac)，主情感與肉欲之部是屬肝的 (hepatic)。然此非人有三魂之謂，只是靈魂分居於此三部之謂。

上引之文，很明顯的指示我們『凡有血氣』之倫並不一定把一切精神作用歸之於心或腦人身二大器官，或其中所藏的魂。Jastrow 先生，力言肝魂說必發生於心魂說之前；此外又『有若干位學者以爲人從魂靈藏於較小的寓所（例如足趾）之魂靈觀進至魂靈寓於較大處所（例如心）之魂靈觀』（意譯 Hopkins 書頁 111）。此二種假設，Hopkins 均不以爲然，而且他的不以爲然，也許是對的。然從相反之方面看來，則世人相信心腦等大器官之外，肝腎及其他處所也是思想，情感，或其他精神作用之所出，豈不是也毫無疑義。『在原始思想中』，J. A. Mac Culloch 云，『肝似乎被認爲生命之本所，造心之生理機能爲人認識的較清楚，於是心又大抵被看作生命之本所。心之跳動以及人死時心跳動之停止，似頗足誘人把它和生命視爲一物，爲魂靈之寓所，在相信人有數魂——這是常有的說數——之處，則視爲其中一魂之寓所，而且通常是其中主要一魂之寓所。此其結果，大抵使「心」字不但標指肉心，而且

標指靈魂，生命，靈智，感情，意志，及其他類似之物』（見 E. B. 卷五，頁五五五）。此數語中所包含之演進論倘若不錯而且適用於世界各處，則心包攬一切精神機能說之在我國也應是後出的。

在我國古時，肝肺等器官之地位與心之地位之帶有幾分平等性，從另二處還可以看出，這就是『髮鬚爪』註七一和註七三所分說起的「人神」說和「泥丸百節皆有神」說。第一說謂「人神」在每月中按照一定的時序周遊人身各部，第二說云人身內外各器官中各有其神。此二說孰先出現，我們現在不必討論；所應點明者，第一說認爲人神暫居之地，中確包有心肝膽脾肺腎六者，第二說認爲自有其神之所，亦包含心肝脾肺腎，和膽與腦，以及其他。此足以證明昔人並不以爲心之爲物，軼倫超羣，自成一類，而肝膽等都只是低低在下，萬不能與心並肩齊肩的。

『泥丸百節皆有神』之語，見道家書黃庭內景經。今日姑將明朝人王九思等難經集註（佚存叢書十三至十五冊）中引存之楊註抄在下面，因爲楊氏之語，本出自道家。這裏所謂楊氏，必是唐楊玄操宋楊康侯二人中之一。

肝心肺各一神，脾腎各二神，五臟合有七神。（卷三）
肝神七人。老子曰，名明堂宮，蘭臺府，從宮三千

六百人。又云肝神六童子，三女人。又肝神名蓋藍。

心神九人，太尉公，名絳宮，大始南極老人元先之身，其從宮三千六百人。又曰，心爲帝王，身之主也。心神又名响响。

脾神五人，玄光玉女子母，其從宮三千六百人。其脾神又名俾俾。

肺神八人，大和君，名曰玉堂宮尙書，其從宮三千六百人。又云肺神十四童子，七女子。肺神又名鳴鳩。

腎神六人：司徒，司宮，司命，司隸，校尉，廷尉，卿。腎神又名鬪鬪。

膽神五人，太一道君，居紫房宮中，其從宮三千六百人。膽神又名灌灌。

胃神十二人，五元之氣，諫議大夫。其胃神名且且。小腸神二人，元梁使者。小腸神又名潔潔。

大腸神二人，元梁使者。其神名涸涸。（以上見卷四）齊（臍）者，人之命也，分爲一名太中極，一名太涸，一名崑崙，一名持樞，一名五城。五城有真人，卽五常也。五常之外有八使者，卽八卦神也。八

使者，并太一爲九鄉（卿？）八卦之神。八卦之外有十二樓，樓有十二子也。并三焦神爲二十七大夫。又并四支神爲八十一元士（士？）。齊中央名太一，君之侯王，王天大將軍特進侯，主人身中萬二千神也。効（郊？）在頭上腦戶中，廟在項後頂上，社在脾左端，稷在太腸窮，風伯在八門，八門在齊傍，兩師在小腸窮，四瀆雲氣在崑崙，溺水在胞中。所以備言此者，欲明腎爲人身之本焉。（見卷五）

注意肝心肺腎膽胃三焦大小腸與臍皆有神，而且每種神在一數以上；也注意「人身中萬二千神」之語；最後，注意心神的地位在衆神上並不特別高。道書中尙有敘述衆神形狀者，願意知道的人，請自己去查書。

容許有人要這樣懷疑了：「人神」說與「泥丸百節皆有神」說出現之書，並不是很古的書，坐是之故，我們用以指明我國人之魂靈觀由一元式變爲多元式則可，若用以證明心與其他器官地位初本近於平等，如君所爲，恐未爲可。

我請答曰：莫以爲泥丸百節皆有神之說，是只有思想前進了一步的人纔能有的複雜觀念，反之，許多野蠻社會

已經有過這種說數了。上面我舉了野蠻人和早期文明中人平視心肝等臟的事實以顯示我族先民亦有這樣思想的可能性，此刻再引野蠻人中近於泥九百節皆有神之說以證此說在我國之發生未必一定晚。不幸我沒有很多的西籍足資引用，現在我只能從手邊的幾種書中找一點材料譯出於下。

E. W. Smith: *The Religion of Lower Races, as Illustrated by the African Bantu* (New York, 1923) 頁廿三曰：——

肝被認為耐心之官，脾被認為憎恨之官，心為理智與意志之官，胸為伎巧與巧言之官，膈為良知（辨善惡）之官。Bantu 人類將這些器官人格化，他們常說，『我的心指導我』，『我的胸告訴我』。我們稱為生活過程者，常被他們說為各種古怪的準人格的小神物（原文係 *creatures*）據說是住在各器官之內的。耳中有一個神物，以聽音與分泌耳垢為職掌；耳後突出的骨峯中另有一個神物是主辨味的；生殖功用，有些 Bantu 人亦以同樣的小神物解釋之。這些小神物各有本名，他們是將這些小神物當作有自動力的個體來述說的。

Nebraska 大學的 H. B. Alexander 教授寫道：——

Walter Roth 報告 Guiana 印第安人時，說（文見

R. B. E. W. 第三十種，一九一五年，頁一五二及其下）他們『初本以為不但人影應看作一個魂靈或當人活着的時候為肉體之一部而死時即離開肉體之某物，而且以為心，首，及人體一切較顯著而有血管跳動之部分皆然，餘如血，津液，足跡，與骨想亦爾。……居住島上之 Carib 人（*Carib*）篤信手脈之跳動與心之跳動其中必有神：『他們稱前者之神為手神，司心之神物他們以 *Gonami* 或 *Lanichi* 呼之。』心神為衆神中之首，人死時它……昇天與其他同類的靈同居，在那裏它變成一個少壯的新身。』以上見 R. B. E. 第十一冊頁七二六。同冊頁七二八又汎論曰：

人體各部幾乎無一不被世界上這裏或那裏的人認為有其本神的，這本神便是其物的生命，故人之全部身體生命（並不是一件單純之物而）可說是若干品物合成者。在原始思想中，骨，髓，目，髮，與腹部皆曾被發見是認為有神魂住在之所。

一般文化還很低的人種之也能够想像人體各器官各部分有其自己的魂或神，從以上所引諸書看來，可說已毫無疑問。

上面所說的人體各部分各器官之魂或神，其實只是「地方魂」或「地方神」。一如 Hopkins 所說，「有些非洲人辨識三十魂靈云云，只是他們將人體三十處認為中有生命的處所之謂。故我們必須認請這些「質魂」只是地方魂，它們與那些雖也是有質然不專屬於某處或某器官之魂——例如影魂，林魂，與鬼——實有不同」（頁一一二）。後面的那些魂，我們姑且稱之為全魂或全神。現在我們並沒有憑證，可藉以斷定世界各處的人都是先只信複數的地方魂，後來進步了，纔於地方魂之外又加信複數的全體魂，其後他們的智識又有進步，於是複數全魂兼複數地方魂之說變為單數的純一魂之觀念。這樣的 Worldwide evolutionary scheme 有沒有學者提出過，余不能知，但我自己是無論如何不來冒這種險的。我所爭者，（一）複數地方魂之觀念不是只有較文明的社會中頭腦複雜的普通人或神學家纔能構想者，和（二）統一的單純魂之觀念在人類歷史上是出現得很晚的而已。

所以關於我國的心魂觀念之變遷，我的假設如下：

從人神徧遊人身各處，泥丸百節皆有神，醫家之心肝膽脾肺腎各有所主，以及「三魂七魄」等說看來，我們或可假設在更早的時代我族先民也是信多魂主義

者，他們所認為實有的多魂，有些是所謂地方魂，有些是全魂。苟然，則內經論心肝等臟之語及黃庭內景經多神之說，可說是這來源極早的多魂說之遺跡。人神徧遊全身各處之說，則代表由多魂到一魂之努力；然內經既有心為君主之官之語，所以也可以說是代表由精神多元到精神一元之努力。儒家只言心而不及其餘各臟，已達於精神一元說之水平，但他們既仍不能忘情於魂魄，故未得稱為純粹的一魂主義者。汪劭庵勸人相信和醫家至今相傳的諸藏各有所司說，其所本只是野蠻時代就有的一種 Crude 唯物主義的信念。

有些中國學者，竊「溝通中西」之美名，硬把近代西洋許多極重要的發見都說成我國古籍中已有的東西。這是「傅會」，哪裏能算溝通！這篇文字，指出我族醫典中之諸臟各有所司說基於許多野蠻民族都有的一種信念，倉卒寫成，頗許有說錯或說過分的地方，然我相信所走的路是真正溝通而不是牽強傅會的路，是引導人疑古而不是引導人迷古的路。有欲知所謂「肉體」與「精神」的真實關係者乎？請丟了靈樞素問，用西洋近代科學的方法去研究生理學心理學。

下見俞正燮癸巳類稿卷十四：一

書人身圖說後

西洋羅雅谷龍華民鄧玉函所譯其國人身圖說二卷，以肝爲百支主，心則在近脊第四胸眼上而居左，說曰，心居胸中之左者，其本性所定之界域，至安至穩之所也，其言至爲顯白；儒者又增言心最初生，又言體甚堅厚，無過不及之差，此中土淺儒教之進退無據也。其分脈絡，血絡，經絡，不合靈樞，其他人心居左，脈又發自左，故不得分左右十二經；其言血絡者，養生脈發自右；其單言脈者，經心之血也；其云血絡見脈絡不見者，血絡是靈樞脈絡，其脈絡則經脈，然其經隧異矣；其言公細綫，則時辰表中發條。初見其書，意爲奇偉；反覆讀之，乃得其不同乖異之處。此書在中國二百年矣，未有能讀之者。今求其指歸，則中土人肺六葉，彼土四葉；中土人肝七葉，彼土三葉；中土人心七竅，彼土四竅；中土人等九二，彼土等九

四；中土人腸二，彼土腸六；中土人肝生左，肺生右。肝系在心系左，彼土心系在肝系左；中土人心帶五系，彼土人大耳二，小耳十一，則所謂四竅者，又有二大孔十一小孔。向讀金樓子言，紂剖比干心有十二穴，其事無所出，或是西方古說，梁元帝得之西僧者，因以附之比干（看小品二五六）。此書初譯，幸與儒之不讀書不通經脈藏府者商之，故得存其異趣，惟謬纂文譚，心爲生始，無過不及，及儒自捫翠二，隱約其四翠之文耳。人生實異；宋淳祐洗冤錄卷十七云，髑髏骨男子自頂至耳並腦後共八片，蔡州人有九片，婦人止六片，則蔡州人異矣；洗冤錄云，肋骨男子十二，婦人十四，集證云，慶元婦人止十二，則慶元婦人異矣；明史古城傳云，國采人膽置一器，而華人膽輒居上，況西洋地遠，人秉質不與中土同，不足怪也。此書言翠丸積精，又以要腎達膀胱之絡脈爲溺絡，其精名「質」，具肝血補養心脈生活而成，而以腦髓筋爲激發。按靈樞本神云，「腎藏精」，精者髓也；海論云，「腦爲髓海」，是精由腦隨脊而下。今據此書，則西洋人生源已異。古經言精路不由胃與膀胱，不爲不淨，精循督脈而下，故謂之精，而此

書言要腎積質，具積溺，則佛書以出精爲出不淨，自是西土稟賦不同，亦不足怪。此書言子宮如膀胱而有二角。檢「丹溪心法」，有婦下一物，如垂帕，有角二歧；一婦下一物，如手帕，約重一斤餘；一婦下一物，如合鉢，狀有二歧；此子宮也，皆以大補氣升提之，事與此書合。而漢書元后傳，王章言羌殺首子以蠶腸正世，是羌以婦人腸爲子宮，羌漢不同，則西洋與中土不同，均不足怪。佛家「禪祕要法」云，子藏在生藏之下，熟藏之上，如豬胞，如芭蕉葉，如馬腸，如臂馴，形上圓下尖，如貝齒。此書言子宮有頸，以硬肉成，能縮展拳張，長圓而空，如狗喉管，皺縮不平，則非膀胱之滲者可知；言子宮外短而廣，戶有細皮阻冷氣，亦爲中土人所不能言。其論便毒諸瘡發於橫骨。檢素問骨空論云，督脈起少腹下骨中央，又云督脈有病治督脈，治在骨上，解者以爲脊骨，實則本經少腹下骨，卽此書圖外腎上橫骨也。素問氣府論云，衝脈氣挾鳩尾，外至齊一寸，挾齊下旁下至橫骨寸一，是腹脈法也。蓋督，任，衝，爲表裏，督脈起橫骨，其下行者爲衝，其繞絡陰器及上夾脊項顛至目內眦者爲督；惡中督脈，故病至腦，督脈

附巨腸膀胱，合少陰腎，後世醫書俱不曉，乃別之爲奇經，又言宜與十二經並論，實則十二經在手指，督任在橫骨，衝在氣也。楊梅瘡者，宋寶漢瘡瘍全書及名醫類案謂之黴瘡，據此書，洋有之，應曰洋黴；王肯堂證治準繩言肝腎二經，張介賓景岳全書言衝脈受病，據戰國策言癘雍腫胛疾，是由胛歸經，蓋巨陽發病，二陽並至，若厥陰絡陰毒，並脈外，非脈中也，得此書橫骨一言，乃知其脈所終始。又論知覺在手第二指。此服虔所謂食指嗟鹽指也。又論人知覺在腦。其人南懷仁於康熙時上窮理學書，云一切知識記憶不在於心而在頭腦之內，亦不出此書之旨。惜藏府經絡，事非衆曉；藏府不同，故立教不同。其人好傳教，欲中土人學之，不知中國人自有藏府經絡，其能信天主教者，必中國藏府不全之人，得此等人千百，於西洋教何益。西洋人倘知此，亦能殷然自惜，掉首芟舍，決然舍去者歟。嘉慶乙亥（西一八一五）二月初吉，書於休寧北門江氏書館。

俞正燮一方面雖承認泰西人身圖說裏面確有「爲中土人所不能言」或足以發明中土古書中奧義之處，然一方面又將中西說差異之點認爲中西人體組織不相同之證。他

的錯誤，誠屬不可掩，但我又以為是未始不可原諒的。漢種之外，必還有旁的民族也以為世界各處皆有奇形怪狀的人和外面雖同為圓顛方趾而內部組織畢竟與我族類不同的人。在杭州洋書是很缺的，只好等將來想法子補證。Physical anthropology告訴我們，各個人種在身體方面並不是沒有顯著的差異；其他之不同之點，例如 Facial blood-indent (參看東方雜誌廿六卷十三號梁伯強一文)，近來也漸漸的被發見；然從解剖學生理學上面來看，則「人同此生，生同此理」確是不容懷疑的。

俞氏以為圖說中『心最初生』，『體甚堅厚，無過不及之差』等語為『中土淺儒』之所增，未免近於無理取鬧。他又云，『儒自捫絜二，「於是」隱約其四絜之文』。讀此，便知人有四絜之說，與其說是人身圖說的主張，不如說是俞氏的羅織之辭。

關於腦與腎，以後我們還有機會細說，茲不贅。

十七年七月一日

七月三日補 唐宗海中西醫判例言云：「一，中國醫林改錯，曾剖視臟腑，與西醫所言略同，足見中國臟腑，與西人原無差別，因採其圖，以為印證。」然則醫林改錯一書如不出，中西人臟腑不同說的生命，

必定還要長些。

(三〇〇) 嗚呼新醫的膽量！

下文係龐京周醫生所撰，原登十七年七月八日新聞報之「快活林」欄。

屍體解剖未成之經過

(龐京周)

科學！法律！人情！

前一星期。余所主之同德醫院中。來一病人張君小崖。所患為肺結核而至喉頭結核。狀至危殆。飲料不易下咽。咽則痛。明知其不久也。入院後即向余言。死後願將屍體供醫院之研究。言時憤慨。蓋渠五六年來受病之痛苦深矣。余當時為安慰其精神起見。言不需如此。君病或當可為也。此後每日往診。張君必以此要求。且曰倘能將毒藥使其即死尤感。余頗佩其主義堅定。然對毒藥一語。則力加解釋。告以醫者萬無此辦法。惟注射鎮靜劑。使君減痛苦則可。如是凡四日。其友人來探病咸聞之。至二日晚八時。病者更危。又提出此項要求。余當告以即欲實行。必

請律師立遺囑。病者聞言動容。就床頭作感謝狀。立命速延律師。余卽代延狄巽公大律師至。病者云對家族遺囑。早寄往家鄉。此僅爲屍體問題而已。言畢。喘喘然白其讀書經過。所作事業。猶自作文言。命律師直書。前後貫串。至有條理。末言身體願交醫院解剖云云。事畢由余將遺囑重繕一過。交渠閱訖。張君提筆簽名。更就床頭出小印蓋於已名下。於是見證代筆律師一一蓋印。遺囑告成。次日下午二時。張君病故。渠生前曾言死後卽電告其友人陳君等。余爲尊重其意思起見。立告陳。陳偕二友至。對遺囑頗不贊成。不任醫院執行解剖。詢其故。則謂張君夫人。係舊思想人。恐事後責難。彼三友將受家鄉人大指摘。且張久病。友人爲其料量醫藥費數百金。倘家鄉譏言友人賣其屍體。作解剖材料。則三友將不堪。而醫院名譽亦不妥。余當告以病理解剖。與普通解剖不同。祇須割取內臟。作顯微鏡檢視等工作。却非支解其肢體。且張君羸瘦。肌肉盡失。作普通解剖。已不適用。假如今有病者。因生腫瘍而受手術。術後不治。則屍體亦有傷口。膿血狼藉。恐較病理解剖後尤甚。其友仍不允。至是余知不可強。然張君之遺囑具在。固未便無形消滅也。遂由其友三人作一負責書面證物承認將張君屍體成殮。而未經解剖情

形。(張君遺囑附後)此事經過。使余發生下列諸感想。(一)科學方面 余深知中國目下尙少真解科學之人。而一部份又爲環境束縛。故行醫多年。從未遇自願解剖之人。更不敢向人要求此種駭人聽聞之說。此次張君完全自動發揮其志願。且立有遺囑。然而終久爲環境所囿。未經實行。余等既不能貫徹其主張。則至少亦須爲其發表。使人知張君爲中國之提倡者。科學界人必能崇拜之也。

(二)法律方面 張君遺囑中。有「余之身體。不受任何人干涉」等語。而此遺囑爲合法成立。則効力甚大。其家亦無從反對。而况友人。且律師言其友之證明書。萬不能抵銷其遺囑。假如今有人臨終支配其遺產。立有遺囑。亦可經三數朋友一紙負責書取消之乎。理蓋甚明。噫。國人視科學與財產爲何如哉。

(三)人情方面 張君之友人。亦是學界中人。對張君遺囑及法律諸點皆了解。惟恐在湘之張夫人不以法律手續對付。而以無理取鬧之手段對付。且在鄉間大放譏言。故堅執不可。

當時張友已伴張君之屍。醫者卽欲據理實行解剖。甯能與其友攘奪一屍。又使卽以正當手續。訴諸法院。必能照遺囑實行。然而斯時社會之誤會。又將以爲某醫院因強解病

屍涉訟。其影響於新醫前途爲何如。且院中其他病人聞之。亦必引起大誤會。豈能一一爲之講科學。講法律。其影響於本院已成之局者又何如。

按張君之病。尙非世界從未經見之疾。卽解剖後對科學有多少供獻。尙不可知。於是權輕重。論人情。委曲求全。而張君之遺囑。遂以打消。然而余終耿耿不能忘其精神也。嗚呼科學。嗚呼法律。且待諸異日而已。

張君遺囑原文 立遺囑人張小崖。字煦光。湖南安化縣人。年三十五歲。自小立志讀書。畢業於郴縣小學。十七歲由湖北中學畢業。二十二歲畢業南京高等師範。二十四歲在長沙明德大學任職。二十五歲至東南大學肄業。兼辦江蘇省立體育場。任江蘇體育專門學校校長。又辦湖南旅甯公學。兼辦青年會體育會等公共團體一切事務。至民國十二年。身體漸弱。所任各職。至十三年逐漸辭去。十三四兩年。生傷寒病兩次。在南京鼓樓醫院診治。十五年春起。兼患咳嗽吐痰。請中西醫至十八人之多。不能醫愈。十五年下半年。在南京因被孫傳芳捉拿。逃至武昌。後至湖南江西。至去年六月。又回南京。自六月起。又診治於鼓樓醫院。有半年之久。一無見效。是年十一月。在上海兵工廠任職。今春病勢復加。用愛克司光照肺驗痰。證有肺病。三月二十八日。在杭州廣濟肺病療養院住至五月中旬。頗覺好。在五月二十號。喉忽發痛。每日發熱。由是天天加重。向來身體一病。萬念俱灰。六月二十二日。憤而投海遇救。經友人勸至上海。於二十七日入同德醫院。

一月之前。卽知不起。余之身體。余可自由作主。不受任何人干涉。願供醫院解剖作研究參考。毫無勉強。余之遺囑。已寄至家鄉。此囑專交醫院中及予海上之友人者也。民國十七年七月二日下午八點鐘立於上海同德醫院。

張小崖君懇切的堅決的將自己的身體貢獻給醫院做研究之用了。法律又是允許並且保護合法解剖的。張君的友人誠然不很贊成院中的人照遺囑執行解剖。但他們既然都是「學界中人」，似乎未嘗不可以喻之以理。龐君苟能稍堅持，他們必可軟化，而且說不定能毅然爲他分辯。乃龐君太會替自己辦的醫院和住院的病人打算了，致坐失良機，殊堪浩嘆！這是一小段新醫先敗史——湖南鄉下人戰勝上海醫生史——個人利益壓倒科學研究史！

也許如龐君所言，「張君之疾，尙非世界從未經見之疾」。那麼，龐君至少仍應負責將張小崖的遺軀移送一個醫學校，以供生徒門實習病理解剖之用啊。

奉勸新醫們把膽子放大些，不必等候「全國四萬萬同胞」沒一個不舉手贊成，或海內外所有團體都函電交馳的表示「願爲後盾」，纔敢解剖病死人的身體。新醫者爲了熱心研究而受到精神上物質上的損失，「科學界必人崇拜之」外，即我們非科學界中人也起來擁護他們，贊助他們。反之，若他們的顧忌太多，太會「委曲求全」，是不能夠使我們滿意的。請不要忘記「舊思想人」的「事後責難」之外，還有那新思想人的督促與希望呢。

文學

美爾博(O. Mirbeau)著 曾仲鳴譯

—Literature—

第一場

大文豪睡在床上，觀閱函件，他的僕人朱瑟佛引領杏黎屠梅林進來。

大文豪 什麼，是你呀！

屠梅林 呵！是呀！……你形容看，我走過這個街中……我自

念道：「呀，設使我上去，向大文豪請安。」

大文豪 好念頭！

屠梅林 我真高興見你還穿着睡衣……真高興見一個偉人

穿着睡衣……我一向只見你穿着禮服呢。

大文豪 我的杏黎……你真乖呵！

屠梅林 你這幾時好麼？

大文豪 呵……胃痛、常有的事……你坐下罷，一下子……

……(朱瑟佛推一張椅子過來，靠近床旁)朱瑟佛，香煙呢……

屠梅林

(朱瑟佛往取一盒香煙送過來)

屠梅林 (取香煙一枝)呵！……金頭的！……這不是一枝香煙……簡直是一枝鉛筆管！……

大文豪

我的好朋友，這是現在頂闊氣的了……倫敦的闊人都吸這些香煙……這盒是卜里斯奇伯爵夫人的禮品……

屠梅林

哈，哈！……好利害……你這個鬼文豪！……你真是個能手……

大文豪

(很軟弱的說)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并非和你所說一樣！……一位朋友……只是一位老朋友罷了！

屠梅林

你很小心，你有道理，哼！……(他燃火吸烟，抽了一口氣，皺着眉頭)喂，你知道麼……不要使她難過……她的香煙……有一種氣味……你許可麼！……(他將香煙投在煙碟中，把自己的烟包拿出，取香煙一枝)我呢……真奇怪……我只愛這

些平常的香煙……

大文豪 隨你的便！

屠梅林 (坐下) 那麼，你有胃病麼？

大文豪 是的！

屠梅林 我的老朋友，你的宴會太多了！

大文豪 我可以告訴你，并不如此呀……(呈愁悶和厭惡狀) 這是我現今的生活……它要我這樣……大局

面……大應酬……我呢……我絕不自由了……什麼榮譽，真好聽呢……然而你若是在曉得負這種榮譽，實在不容易。

屠梅林 說什麼話！：你只好隨這樣過活罷了……

大文豪 你以為這樣麼？：呀，如此可見得你不知道什麼

叫做榮譽……它和情婦一般，又暴虐，又癡狂，要每日每夜，時時刻刻，滿足它的無理性的怪癖，和最奇異的矛盾……我可以對你說……常常的……我很懊悔脫離從前的生活……我倒羨慕你的無名……哼……你看罷……我還要答覆這些信呢……還要會客呢……還要交際呢……(他長歎一聲) 罷了！……不要說了……你呢？……

屠梅林

呵，我呀！：我要告訴你一樁事情，這是很蠢的……但是遲早你總會聽到的……這樣！：昨天晚

上……在志那斯戲園……說到此事，我先要問你，爲什麼昨天你不在志那斯戲園？

大文豪 首次開演的戲！：有什麼好玩！……

屠梅林 這件事情是如此！：是的，昨天晚上，在志那斯戲園中……在休息的迴廊裏……保羅巴河說到你呢……他的話氣，一點不合我的意思……

大文豪 他纏到什麼事！：他說我什麼？
屠梅林 放屁罷了！

大文豪 說確實一點罷……我請求你！

屠梅林 他說你是一個時髦的……一個流氓……他說你一點才能也沒有……總而言之，差不多這些話！

大文豪 真乖，真乖。

屠梅林 我請他不要多話……因爲……我……你曉得……

朋友們……他說得更利害……我打他一掌！……

(默然片時) 我們等一下子，就要用劍決鬥呢……

……那麼……我不知道爲什麼……我要來看你，今

早……只來看你罷了，我的老朋友！……

大文豪 (很冷淡的說) 我親愛的杏黎，你替我辯護，你

真可愛……我很感謝你……只是你應該曉得……

就不曉得……你也應該感覺着，我最不喜歡株連

到……就是間接的……那些決鬥的事件……

屠梅林

（很局促的）人家反對你……我以為……

大文豪

你如今把我弄到這種奇怪的地步……很奇怪的……

呀！……我真不中意這樣呢！……我真不中意這樣呢！……（稍息）我的上帝……爲着和婦女們相好的事情……和實際界的婦女們相好的事情……還有得說……若是報館訪員的爭鬥……爲文學問題！……呀……不……我不中意這樣，我一點不中意這樣呢！……

屠梅林

（現可憐的狀態）那麼……我做過一樁蠢事麼？

大文豪

一件不小心的事，那是無疑的……我將要告訴一

般人……我和你們的爭鬥是絕沒有關係的……我的姓名……我的鼎鼎大名……却要慎重行事，唔……要小心……要謹慎……要用外交手段……同管理戲園……一樣艱難呢！

屠梅林

呀！你以爲麼？……

大文豪

當然是的！……（稍息）你的這種行爲，我應該感激你的用意……我只可惜你的這種行爲，如此合

時的……你明白麼？

屠梅林

我想方法調解這件事情……（他站起來）我呢……

……是麼？……人家反對一位朋友……那麼……

大文豪

我們不談這些事了！……（稍停片時）你的夫人好

麼？

屠梅林

謝謝你！……（他在房中行走，見有許多束的鮮花）

喂！……有怎麼多的鮮花！……好傢伙……我正要問你……今天我在「巴黎的後場」報上所看見的新聞，是真的麼？

大文豪

什麼新聞？

屠梅林

你快要結婚麼？

大文豪

（很厭煩的）那裏的話……在這個時候……絕沒有這一回事。

屠梅林

呀，更好！……因爲……我可以對你說……這種消息，我的妻和我聽着，都很難過……我們相對說

道：『他要結婚……報紙比我們還先得消息……這真不好呢……』更好……呀……更好！

大文豪

不講別的……只說報紙上所載，我將娶一個猶太

屠梅林

的貴族的女子……這一件事……你試想想看……正是這樣呀……我正在說『他要結婚，他一定要

一位與他相等的人物呢！』

大文豪

若是從前呢……那還可以……然而……現在呢……

……我的好朋友……情形不同了……我從前和猶太的社會往來密切……實在太過密切……如今還妨礙我的前途呢……我正想方法要人家忘記這些舊事……

屠梅林 呀……好了……你現在變成反對猶太教的人了，你也如此麼？

大文豪 不是堅決的……也不是極端反對的……不過我在這個時候，好朋友，我萬萬不能娶一個猶太的女子。

屠梅林 爲什麼呢？

大文豪 因爲會惹起人家的攻擊……所以無論如何……最少的限度……我總不願意公開的惹起人家的攻擊……

屠梅林 呵！我呢……你知道麼……猶太教的女子……基督教的女子……耶蘇教的女子……回回教的女子……我真不管呢，只要我有幸福。

大文豪 呸，你呵……你和我不同……你沒有和我一樣鼎鼎大名……并且結婚這一件事……不是幸福的問題……只是成家罷了。

屠梅林 是的……然而……你只算我沒有說什麼話……（稍息）好的……我走了！……

大文豪 你這樣着急麼？

屠梅林 在一刻鐘後……我就要到決鬥場去呀。

大文豪 那麼！再會——我祝你遇到好命運，無論如何，快快的給我一個消息。

屠梅林 謝謝你。

大文豪 你即刻給我一封快信，報告消息，不要忘記！是這樣了！（他與大文豪握手）再會！……

（屠梅林退出）

第二場

大文豪

朱瑟佛

大文豪 你——知道決鬥的結果後，你即刻把我的名片，送一張到……保羅巴河的家裏。

朱瑟佛

好的，先生。

大文豪 設使他沒有受傷……你就對他說，我誠心地慶祝他……設使他是受傷呢……你就對他說，我祝他早早復元……

朱瑟佛

設使他死了呢？……

大文豪

不要胡說！

朱瑟佛

呀！人道主義，先生真懂人道主義呢。

大文豪

這是我的技藝。

朱瑟佛

先生呵，這是我們的技藝，罷了！

（門外有人按鈴）

（完）

淚

陳醉雲

凝臨走的時候，叮囑着說：「我大概星期日回來，萬一來不及，星期一準可回來了……」

一星期的光陰，匆匆過去，壁上的日曆告訴我，星期日已經到了。這天起來之後，把屋子裏收拾得比平時整潔一點，像是等待一位遠客的來臨似的。

我照例翻閱着當天的報紙，可是顯然比平時忽略了，深怕時鐘會同我開玩笑，偷偷地把長短針很快的旋過去，使我在放下報紙時突然吃驚。

我一邊翻閱着報紙，一邊心裏惦記着：「早點去接她罷，不要再像前幾次那樣，常常去得太遲了，使她左等右等，等得沒法子，祇得一個人蹣蹣的回來，而我恰在道上和她相左，結果又是跑了一個空！」

可是我雖然這樣想，但又不願去得太早，免得在輪埠上枯候着。不料時間就在我這樣的猶豫中間飛逝過去了。

「唔，不好，又是十一點多了！」我看了看桌上的

鐘，微微有點着急，連忙立起身來，披上長衫，又從書堆中間找出了一隻錶。這隻錶，讓它投閒置散的休息着，已經有幾天不開動它了，這次因為路上要看時刻，所以必須帶着。

本來是預備趁電車的，但因為時候已經不早，非設法補救不可，於是就決定去趁公共汽車，甯可讓他多費幾個轉折，多換幾趟車。

在路上時時看着錶，——是剛纔已經開好了的。「唔，快要十二點了！這次也許又接不着罷？難道也像前次那樣，到了輪埠時，又是冷清清地乘客已經散盡了的景象嗎？」我心中不住的這樣想着。

我似乎頗怪車子走得太慢，但我也知道車子的速度不能替我分咎。結果，我還是歸咎於輪船的到埠沒有定時，否則，依時而來，我也不會感到因太早而無聊，因太遲而懊喪了。固然，我不該替我自己的懶惰與因循辯護，遲到的責任應該由我自己負擔；但如果就這樣輕輕的判決了我的過失，心裏却到底有點不舒服，總之，這容許——也許是造成——我懶惰與因循的機會，我是頗抱着反抗它的態度的。況且，我的時光即使悠閒，又怎能枯坐在輪埠或車站上作長時間的等候呢。乾脆一句話，我就是怪那些從事

交通事業者的不能遵守確定的時間。

幸而還好，在我將到輪埠的時候，就遠遠地看見那邊沿路上停着許多車輛，似乎正在等候乘客們的招雇。我知道這是輪船還沒有到埠的證據。跑進輪埠的售票處去一問，知道當天的輪船果然還沒有到，我的心也就立刻寬了不少。於是我就在那嘈雜的待船的客室中找了一個座位，蜷縮了身子翻閱着一本帶來的書。因為經驗告訴我，使我帶着這本書，否則，在照例有唾沫與煙氣交飛的公共場所裏，我真將無法挨延我的時刻了。

「船到了！」幾個碼頭上的工役在奔走相告。我看了看時刻，知道當初以為怕來不及的，現在却也等了半個多鐘頭。我闖了書，很興奮的跑到浮橋上面，從汽笛聲裏，望見了一隻有許多人頭在攢動的小輪船向岸邊駛來。這時，十分炎熾的陽光，滿照在整個碼頭上面；我的心胸，被期待與喜悅燃燒着，也幾乎像那陽光似的熱烈。

船漸漸攏岸了。可其岸邊還有一隻升火待開的船，雖然已經過了開行的時刻，因為客還沒有載滿，倘依依惜別似的捨不得開去，所以那隻來船便不能靠近碼頭，祇能停它的外面。同時，我的正在探索的自光，也完全被它遮蔽住了。

我看着許多攜箱挾篋的人們，很難難地從那隻橫梗着的船上穿越而出，有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陸續的躍登岸上，可是却沒有我所盼待的凝。

「也許她還在裏邊，等別人走盡了再慢慢的出來。」我心裏這樣的解釋着。可是那些登岸的客人，已經從急流的變成零雨似的，漸漸地越走越稀疎了，還依舊沒有她的踪影。我纔開始有點失望起來。本來，我早就想跑到那邊那隻船上去看看，因為怕我從右邊進去，她或者恰從左邊出來，竟撲了一個空；可是這時却不能再忍了，便越過橫在中間的那隻船，到了裏邊一看，但見每個客座中間都是空空洞洞的，祇有幾個茶役靜悄悄的在那艘空船上吃飯。

「哦，原來她沒有來！」沉默與忍耐多時的我，到了這時，把最後的一線希望也結束了。「她大概要明天——星期一纔來。不錯，她前次臨別時確是這樣說過的！」當我回到岸上時，就這樣的自己解答着。

明知她這次沒有來，但我還在浮橋上徘徊着，不忍即時離去。這時，東邊的天空中，有一大陣黑雲，正在很迅疾的飛馳過來，一個個烏黑的雲頭，分明在猙獰中含着驟雨的成分。頭上的陽光已經斂去，涼風吹拂着我的衣裾，

使我頓然感着一陣寒意，同時四圍也似乎增加了一種清寂的空氣。我立近水邊，俯瞰着黃浦江，見那滔滔的波浪，正在起伏不定的鼓盪着，似乎含着一種神秘的意味。

我立刻明白了它那神秘的意味，記起了它那狂烈的誘惑。不錯，不是有許多人，因為感着生的厭倦，或是受不住環境的壓迫，而去投在它的懷裏嗎？它呢，又是那樣的來者不拒，又是那樣的虛懷若谷！

我對着那滔滔的江流，正在看得出神，忽然聽得有人喚道：「看哪！雨，雨！」我微微吃了一驚，直覺也立刻警告我道：「可以走了，趕快！」但是身上還並沒有感到雨點的襲擊；東邊天空中的雨勢雖已逐漸逼近，但也還沒有臨到頭上。再回轉頭去看那身後時，却見那邊高高的岸上，有幾個人聚集着，正在很驚奇的向着江的對岸眺望。於是我也走到了一個較高較空曠的地方，縱目一看，果見隔江的天空中呈顯着一種特殊的景象：上層是一大團鬱勃濃密的烏雲，孤懸在長空中，它的周圍，大概可以掩蓋幾里路的地面；下面就是狂注而下的雨脚，映現在強烈而慘白的背景中，一東一西擺盪着，顯然有猛烈長風在那裏吹動。這時，我立在一無遮蔽的江流上看起來，更顯得奇偉有味。一不料盈盈一水之隔，兩岸的遭遇竟這樣不同。

我被那奇景所攝引，也頗感到一種滿足；但一邊也深怕驟雨的襲來，至於無法躲避。同時，我的心胸中，也似乎瀰漫着一種風雨，但沒有天上的風雨那樣厲害罷了。——總之，至少也有幾分陰暗籠罩着，決不像晴明的天氣一樣，這是無疑的。

我在那邊不敢多逗留，便匆匆跳上車子趕回家來。在意思中，以為中途一定要遇着暴風雨了，也許會把我的全身淋漓得不可收拾。這一點小小的苦難，我原是準備着領受的，但完全出乎意外，在一小時的途中，竟絲毫不曾遇到一滴雨點。

回到家裏，見早晨所插在瓷瓶中的一束鮮花，似乎有點枯了。「它也許會等不到看它的人的到來，而就凋落罷！」我心裏這樣想。

本來不怕清寂的我，這時也似乎感到一種清寂了。我坐在書桌的旁邊，無聊地拉開抽屜，從抽屜中檢起一封信來。那信上寫着的是：

「……我吃過晚飯，無聊的坐在牀沿上，吃着你替我裝在罐內的花生；這黯淡的燈光所給與我的，本來已經不是快感，恰好在這個時候，郵差送來了你的信，拆閱後，知道你在我走了以後很是寂寞，我覺得很難過，一陣心

酸，禁不住落下幾滴淚來……」

雖然是這樣寥寥的幾句平凡的話，但確乎充滿着真情與實感，我當時看到這裏，也不禁泫然的綻出淚來。

「淚，的確，我是不大容易流淚的！」我用手指抹了抹眼角之後，就這樣的想。「但是，我也是易於流淚的啊！」我又這樣的自己補足了一句。

因為淚的聯想，使我立刻起了這樣的一句話：「現在我的性情已經變了！」

這句話的起因是這樣的：有一次，我去看一齣殷格蘭姆（Rex Ingram）導演的影劇，見劇中有幾處滑稽的穿插，就立刻有點不快之感，我覺得即使要「幽默」，也該含有深意。可是在兩三年前，當我看殷格蘭姆所導演的其他影劇時，又確乎是頗喜歡這類「涉筆成趣」的滑稽穿插的。

至於我現在所最喜歡看的，是些甚麼呢？就是像「厄倍龍根」（Vibelnngen）劇中的一個音樂家那樣，當身陷在敵人的火窟裏，四圍已經斷絕生路，覆蓋在他頭上的巨廈也都熊熊地燃燒起來了，但他却全不亂奔亂縱，也不揮一滴將死之淚，祇是巍然的坐着，用手拉着琴絃，發出鏗鏘的極沉痛的聲音，將全身的抑鬱，憤怒，感慨，都寄托

在琴絃的絕響中，直等到他頭頂上的火柱崩墮下來，掩沒了他整個的肢體。又如同一劇中的克利姆希德（Kriemhild）公主那樣，自從她丈夫被人謀害之後，她竟不會流一滴眼淚，但是她的面上却從此蒙上了一層嚴霜，一切鬱憤，悽愴，也永遠盤據在她的胸部，甚至比哭泣還要千百倍的痛苦，直等到甚麼都不顧的報了深仇，連她自己也飲劍而死。——總之，我現在却愛好像這樣的沉著的描寫的刺激。

所以我纔顯然的知道「現在我的性情已經變了！」

當一切困苦危難向我進攻的時候，即使無論怎樣酷烈，祇有使我沉默，使我堅執，我是決不會流淚的了。但是，如其是至情的接觸，喜悅的感動，音樂的挑逗，我却又是頗易流淚的。換一個比喻說，譬如冬的嚴寒，只能使我趨於沉默，而春的和愛，柔軟的風像慈母的手一般，撫着我的肩背，倒也許會使我因感而淚呢！

要我投降社會嗎？不能，不能！要我舐着創痕而涕泣嗎？不能，不能！萬一到了筋疲力盡不能動彈時，也甯願去安息於那露着神秘的笑容的滔滔的波濤中。

我願儲着並不珍貴的淚，為一切可以感動的事物而流，但是却不能投降於任何事物！

嚶嚶之愛

飴冰

大家正在忙着看印好的貢獻，寶賢兄突然轉向藤椅背仰視，左手不禁向窗外急指說：「鳥逃出了！」這一聲使我分外驚異，順他所指示的方向看去，一隻鳥確已飛在天井外玻璃的邊上，而竹籠門已開了半英寸，籠中只剩一隻了！一面我跑去把籠門關好，而寶賢兄拿了草帽想把它捉回來。結果對付籠內的鳥究竟容易，出籠的鳥就飛向隔壁上去了。於是我們又計劃第二步。寶賢兄立刻主張用籠子掛在窗口來引他回來。我們靜靜的等它消息，小心屏氣的等，然而非但沒有回來，他簡直飛到別家的屋簷上去了。在我們總以為它能顧到同居的情誼，決不忍獨自飛去，誰知道個人的緊要關頭，那裏去顧到以前的海誓山盟呢。從此我們的一對小乖乖各失了伴侶，這是七月九日的上午，距六月初二日他們到嚶嚶書屋同棲，整整共了一個月又一禮拜的夫婦，從此就分離了。

講到這一對小乖乖的來歷，本來是養在杭州西薦橋路的某鳥店裏。春苔兄喜歡鳥，全時也用以來做嚶嚶書屋的象徵，因為這一對色澤的可愛與羽毛的光潤，就中選了。

鳥店裏本來是曠怨分居的，春苔兄要成全他們，這毛遂自薦的媒人，就把他們撮合成眷屬了。這一對佳偶，究竟誰都不認識誰，誰都沒有一絲兒友誼，結果關在一籠子裏老是打架。春苔兄急了，因為實在無法調勸，于是用正在寫字的毛筆起勁的向籠內掃，來阻止它們的吵嘴。當然，「不打不相識」，何況同類的異性在一個籠內，除了表示各自的尊嚴以外，更有誰能支持下去？過了一二天之後，就安靜無事了。

安靜了一二天之後，春苔兄就把它們放在籐箱內帶到上海來。

當春苔兄放下行裝，從箱中取出鳥籠時，幾乎使我疑心是從幻術中變出來的驚奇與欣喜。我就默默的相了一會。這瑪瑙般紅潤的短喙，這靈活的小眼珠，眼邊鑲了白的一塊。這瘦細而乾淨的足，塗上一條薄薄的淺紅，這成身的羽毛，細緻精巧安排得不紊不亂，是藝術家用盡了顏色調合得沒有這樣勻稱不着痕跡的。光滑呢，光到水珠也放不下；乾淨呢，乾淨到塵埃也粘不住。只是整個的可愛，除了鳴聲不大雅聽外，一點沒有瑕疵可以挑剔。我因為這小乖乖異常的好玩，出神的可愛，幾乎使我每次要伸手到籠子裏去緊緊捏它一會，方足表示我的熱愛。但是隔着

籠子有什麼辦法呢？只是空有此心耳。

從此嘍嘍書屋添了兩個小動物，在我多了一對小朋友。在冥思幻想的當兒，在倦後憩息懶躺在藤椅上時，我必定瞪着眼睛向它們凝視，在百無聊賴的時候，我還要跑到籠前去撫慰它們。

從它們倆到嘍嘍書屋後，我每天起來牙齒還沒有擦，臉還沒有洗，先照料一對小寶寶，忙着灌水加米洗滌籠底。到了吃中飯的時候，又給它一個冷水洗澡。這種種已經列入我的工作日程上了。我雖匆忙，從來對於它們倆的事，未曾差一絲毫，養護的全部責任，當然都放在我的身上了。

這一對小乖乖相處日子久了，也漸漸親密，毫沒有先前的拌嘴吵鬧會淘氣了。關于飲食，總是雄的先試嘗再去叫她。關于洗澡，總是雄的先探險再請牠下水。關于外來的一響一動，總是雄的先挺身出來抵禦與探聽。他已懂得一切做丈夫的道理，伉儷間遠比以前瞭解得多了。

因為新到了一件玩意兒，來看我們的客人，總會有意無意地在閒談中看到與談到。我們告訴他們鑒賞這一對小鳥。大家都稱讚玲瓏得可愛，而叫不出名字與叫得不動聽為美中不足。有一天，某太太到我們這裏來，我們就介紹

這一對鳥給她看。她說：「這在廣東叫禾果鳥，能銜紙牌，卜休咎」。這一對小東西的名字到這時候纔正式發見。我們仍乎嫌它不美，然而那有更美的名詞可替代呢。

這名字確定了不久，小貓就有覬覦的心思了。牠烏溜溜炯炯有光的眼睛，老是釘住鳥籠流口涎。因為鳥籠是掛在靠牆壁，所以牠用盡心思爬上籐椅，再想法子爬上椅背來着手。不快要到跳上去的時候被我看見趕走，狠狠給牠一個利害。從此牠就不敢再作癩蝦蟆的想頭了。

講到這一對小夫妻幾個月的生活，聊聊我我的實在有意思。白天雄的整日玩接吻，短鬚的小嘴儘自在雌的腮邊十餘次連續的襲擊。雌的老是懶鬆鬆的不動，由他擺佈。有的時候，雄的把頭頸擱在雌的頸上來求愛。有的時候，為雌的整理羽毛，按摩痛癢。在夜間總是緊緊的擠着，恨不得併作一團。這就是它們倆的美滿而甜蜜的時期。

事情往往是這樣的。美滿好像大海的無論如何來得平靜，然而還時時有小小的風波。尤其是早夕相處的夫婦。因為愈要求美滿，兩方就有同目標而異手段的齟齬了。我們一對小朋友也逃不出這個例。不知在哪一天的晚上，它們分睡了。雌的睡在籠底，雄的息在檔上。彼此不響的閉着口不理睬。我發見它們的勃谿後就替它們擔憂起來了。

過了一夜，第二天的清早，它們咕咕刮刮七跳八跳像沒有事一般的快樂了。

她們在既不鬥氣又不親密的時候，老是東啄西掘想法子。籠門又做得不好，很有幾次給它們弄開了。終于被我發見，就把籠門靠在牆壁來使它們絕望。然而從時常要弄開籠門的緣故觀察起來，就可以證明它們于豐衣食足性的安慰之外，還要求求生存之自由。這無異人于物質生活滿足以外，還要求精神超越一樣。我想我是疼愛它們的，應該為它們的生之自由而開放，讓它們逍遙翔翔于深山幽谷，在潺潺的溪邊洗濯，在芬香的果園中啄食，然而我的感情還是要我在支配之下來疼愛，在我的豢養之下使它舒適。人類愛的佔有慾是這樣熱烈排它而不可理解。我非超人，當然我更無法控制我的感情了。

自從雄的逃出了籠子以後，我就時時注意雌的行動，怕有意外的事情發生。然而看她還是一點不變常態。這或者是經了日久相處的麻煩，反覺得單身來得乾淨的緣故罷？我倒反安心了。然而這何曾是實情，過了一夜的空籠獨宿，在大清早晨她就着慌跳躍哀叫而找尋了。然而我們有什麼法子可以勸慰她呢？除了添米加水之外。到吃午飯的時候，她就閉着眼睛一點不動了，毛也懶得梳理，米水也

不願再吃，只是緊緊閉上眼皮，全身抽咽淒顫。這樣的狀態，足足有了一天多，我們恐怕她的生命難以久留在人間，于是計議到善後問題上去。第一，趕緊放她出籠，可以回復她的自由，變換環境而另找對象。第二趕緊為她擇配，以新歡來代舊戀，消失她的悲哀。第三等主人回來再解決。經伏老實賢兒與我三頭的決議，結果採用後者，讓主人看過後來處決。但等主人回來後，她的悲哀已減輕不少而回復到往常態了。主人是怎樣懂得愛之神秘而善會憐惜體貼溫存的人，對於我們第一提議，亦極同意。不過為她幸福起見，仍不願她孤身隻影去漂泊，受盡世間的淒涼與欺凌而結果天涯海角，不知從何找起。要是雄的不薄倖，再來窗前招呼她，則它們倆雙飛，正是我們所祝福而心願，豈肯禁閉她空籠獨守呢。善後問題且看她的變化如何，而再應付。而擇配問題已決定實行而不變更了。

我想這幾日的回復常態，或許是她有較高的認識，能犧牲個己，而瞭解他為生之自由與光明而不得不拋棄隱愛罷。或者是聽憑命運的播弄，與環境的支配，而隨遇而安罷。我雖非她然而必知兩者之必有其一了。然而，這究竟是一段淒涼寂寞的時間。

一九二八，七，二二于西湖兜率禪院

留雲室。

里加特約通信

俞越

「里加特約通信」一行題目是各帝國主義國家的報章雜誌上常常看見的。內容大抵是講的俄國經濟的危機，共黨屠殺的殘酷，和第三國際的種種陰謀等。凡見「里加特約通信」的題目，我是無論如何必看的。因為我對於革命國家的腐敗政治，懷着甚深的研究興趣，願意多搜輯些這類材料，為後進的革命國家做一個前車之鑒。因此我特地跑到里加來。當我初到時，我到處找尋各帝國主義國家的特約通信員，以便請教他們探聽消息的路子。不料白白的花去了一禮拜多功夫，找不到一個西歐的通信記者，正在驚異着「那麼這許多里加特約通信從那裏來的呢？」這時候買到一本舊雜誌，是一月二十五號出版的紐約之聲，裏面宣布了一件秘密，說凡「里加特約通信」都是主筆先生在編輯室裏嚮壁虛造的，那麼它的真實的程度還不及中國辛亥革命時南方各報館門口貼的「傳儀逃，奔助被逮」。這纔把我苦得夠受了。我於是乎胡思亂想：

「一個冒味的人是無論如何做不成事業的。假通信與真通信這一點辨別力也沒有，試問這許多旅費，許多日子，許多精神，白花了還不是活該！」

「帝國主義的國家真應該沒落了，他們不是沒有力量派遣里加特約通信員，他們之所以嚮壁虛造里加特約通信，最大的病因還是在於一種對於俄國的迷信，以為一個革命的國家一定是政治修明的，即使真派一個特約通信員去也未必能探聽出比嚮壁虛造更真實的消息。」

「無論如何假造消息騙人總是不應該的，至少也得根據一些世界上可以會有的事實，或者縱使俄國沒有他國却有的事實。」

「怪不得我看見各報各雜誌的里加特約通信都是籠統的記載，沒有個體的事實，這便是嚮壁虛造的鐵證，怎麼我會沒有看出來的呢？真胡塗！」

「現在我既然來了，我總得探聽一點真實的消息回去，一方面可以驕帝國主義國內的各報各雜誌，使大家公許誰是真實，誰是虛造。一方面仍不放棄我的本來目的，搜輯一些革命國家腐敗政治的材料，為後進革命國家作前車之鑒。」

這樣一來難題便發生了。我滿擬用一用我的不完全的

英法文，向英法記者拾一點牙慧的，現在既然找不到一個英法記者，而里加本地又是懂得英法普通語的人甚少，消息的來源第一便枯窘了。

梭可羅夫斯基是我的俄文教師，也是我在里加的惟一的俄國朋友。俄國人的語言天才本來比歐西各國人都卓越，尤其是曾經研究過語言學的。他一方面教我俄文，一方面校正我的英法文的謬誤，這已經是十分難得的了。還有更妙的是，梭可羅夫斯基極好客，愛縱談，座上幾乎不斷的有十位八位從俄國內地出來的朋友。他自己是一個沒有黨見的。如果你初次和他會面，聽他對於現當局壓迫人民自由的不滿，反對俄國人潛入中國國民黨參加革命的無謂，和對於俄國內中農漸次變成資本家的隱憂，議論橫溢風生四座的時候，他簡直像一個脫離次基派的極左傾的共產黨。但是和他相處日久，聽他對於文學藝術的見解，接觸他的從舊時代獲得的議論多而成功少的所謂閒暇階級的性習，你就說他是一個白黨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其實，我不妨重復的說，他是一個沒有黨見的。他相信天下決不會有沒有原因的結果，眼前的種種不能令人滿意的事實，都是現在覺着不滿意的人們有意或無意的在前造成功的。所以他既不悲觀，也不樂觀，他只是極好客，愛縱談，為好

客而好客，為縱談而縱談罷了。

但這只是閒話，與我的任務沒有關係。我所希望的是我的俄語日有進境，能夠在他的朋友當中聽出一些什麼材料來。

「只有五千盧布」，一天，衣尼伊希匆匆的跑進來，不管梭可羅夫斯基正在和我講論契訶夫與戈爾該的異同，直跑到我們的案頭，眼瞪着梭可羅夫斯基。「明明說定是一萬五千盧布的，忽然財政機關只肯給五千，而仍要我們填一萬五千的收據。這不是暗中有鬼！可怪的是『俄語運動大聯盟』居然議決領受了，我實在看不慣這種同流合污的舉動，當夜一個人動身來里加了。」

以後還講了許多令我甚了然的話，終於因為這是我們的上課時間，衣尼伊希對我和梭可羅夫斯基道了一聲歉走了。

「衣尼伊希剛才講的是什麼？」我等講完正課以後，近乎探聽消息似的問梭可羅夫斯基。

「他從美國回俄國不久，也是研究語言學的，你知道。」他答。「他回到俄國以後，因為俄國的語言太複雜，新教育方針又力圖發展各地的方言，所以發起了一個『俄語運動大聯盟』，想從發展方言的潮流當中，兼顧到『統

「國家必有統一語言」的原則。」

我知道他的話剛要開端，索性聽着不參加絲毫意見。

「原則，潑林雪潑兒」，他照例的攪幾個英國字進去，

「這個東西，未必就是一成不變的。衣尼伊希纔從美國回來，他以為在美國適用的原則一定也就是在俄國適用的原則。不錯，美國國土這樣廣大，而居然能夠統一，原因當中的一個確乎是統一的語言。但是，社會科學方面的原則，決沒有自然科學方面那樣的穩定。社會科學方面的因果，也沒有自然科學方面那樣的明顯。平常紙面上，口頭上，儘管可以光明正大的舉出三個五個原因來，看去似乎毫無疑問一般。但是在同一個結果裏面，你去請問另一個人，他也可以舉出全不相同的三個五個原因來，看去也似乎毫無疑問一般。這兩個入，也許是甲對了，乙錯了，也許是乙對了，甲錯了，也許兩個人都對了，也許兩個人都錯了，也許兩個人都有一部分對了，都有一部分錯了：這個判斷是極困難的。」

「統一國家必有統一語言，在美國幾乎可以算作一個原則。但是坎拿大，印度，及三島等合成的英國，不能不算是一個統一國家，它的統一語言在那里呢？俄國的國土與英美都差不多，在柴皇時代是強迫的全國學校均用俄

文，有用方言教讀的幾乎算是犯法。革命以後，把這個暴政推倒了，代之而起的自然就是各處方言之勃興。所以衣尼伊希今日的工作，實在是反潮流的，反潮流是好是歹自然是另外一個問題。」

「再說，他那種青年會式的運動，自然在美國是極有效，但在俄國，則很難說。」

「只是我對他的活動，却不加可否，我覺得凡是提倡改革的，大概是可以同情的。」

他講了這一大套，仍沒有講到我所要問的五千盧布的事情。我望他語氣近似收束的當兒，便又加了一句問話：「剛才衣尼伊希所講，像是還不止這一點罷。錢的問題是什麼呢？」

「唔，那是不關緊要的。衣尼伊希一方做運動，一方却請求政府的資助。政府允助一萬五千盧布。待到領款的時候，付款機關只肯給五千，却要他們填一萬五千的收據。」

「這不是付款機關的康米訓嗎？」

「康米訓，哼！」梭可羅夫斯基笑了一聲，「你這個字說得很妙。這不是商業上的名詞嗎？衣尼伊希從美國學來，要做這種商業式的運動，於是他最先得到的報酬，也

是這樣商業式的！」

「付款機關應得幾成報酬，章程上有說明的嗎？」

「那里的話！他們都是國家的官吏，按月都能得到官俸，他們也不是什麼經紀人，要康米訓做什麼？你對於這種事情並不十分奇怪似的，難道中國也有這樣的嗎？」

我笑了，說「這却不大知道。但是既爲章程所無，他們拿這幾乎十成之七的大康米訓做什麼呢？」

「做什麼嗎？」梭可羅夫斯基解釋了，「剛才衣尼伊希說，俄語運動大聯盟裏的董事會也照你一樣的疑問着。但是要疑問，除了你爽性也丟了那五千盧布，而且碰運氣也許還要給你加上一個脫羅斯基派或白黨的罪名。所以董事會居然議決領受了，但爲報帳起見，希望得到一張一萬盧布的收條，至少也希望得到一張一萬盧布如何用去的帳目。收條是辦不到，帳目却辦到了。你沒有聽見嗎，剛才衣尼伊希說，局長多少，祕書長多少，局長的大太多多少，祕書長的小姐多少……我記不清那一串數目，也記不得那一套官銜了。」

「那是在中國也絕對沒有的，豈有官吏的小姐也分潤賄賂的道理，笑話！」

「『笑話』嗎？『絕對沒有』嗎？也許會有的。說話

別太勇敢了，與其勇敢，甯可游移。游移雖少決斷，但少語病；勇敢似多氣概，也多成見。我是有國籍的人，也未始不愛國，但我的愛國是感情的，不是名分的。我希望你也如此。我對你講俄國政治的缺點，我絲毫不覺羞慚，我希望你也不必見笑。同時即使中國有若何的缺點，你也不必諱莫如深，也不必曲爲辯護。」

「先生這個態度好極了。我剛才只因爲聽你說到『小姐』，忽然提起了興趣，纔發生這詫異的歎惜。少年男子聽見『小姐』一字，總覺得裏面含有神力似的，以爲天下最寶貴的東西莫過於小姐了，『天使』等等都不算什麼！而賄賂又是天下最醜惡的東西。以最醜惡的東西與最寶貴的東西一道講，我所以詫異得要跳起來了。我的太爾莽的態度還請先生原諒。」

僕人進來問梭可羅夫斯基是不是要開飯。「真的，今天特別就誤了先生的時候，我要走了。」我一發見已到了喫飯鐘點，我便告辭。

「開兩位飯來，一磅的伏特加一瓶。」梭可羅夫斯基對僕人囑咐了，轉過頭來對我說，「你在此沒有什麼朋友，今天一定在我這里喫了飯去。你酒量不壞罷，一磅伏特加我們兩個人喝。我們可以暢談。」

我也不很推辭，反正除了梭可羅夫斯基，我沒有要看的的朋友，也料定決不會有朋友在我廬裏等我，所以即刻答應了。伏特加雖然猛烈，但富有田野香味。梭可羅夫斯基的酒量到底不壞，我只是不敢大口飲。

「好東西！這於眼睛極有好處。」梭可羅夫斯基有了幾分酒意了。多飲傷目，我在中國似乎聽見過，未聞多飲於目有益的。但我仍是靜聽着。「這個眼睛不是物質方面的，是精神方面的，是指的觀測一切事物的眼光，不致為淺見所困，不致為意氣所拘，却能鞭辟入裏，看到近乎真實的處所。這是深的方面。還有大的方面，見到平常認為不堪入目的東西，也能放大眼光，認為未始不近乎情理。譬如剛才你所說關於『小姐』，是因為青年人慕少艾，把少女擡得太高了，以為一定與『賄賂』不能相提並論的，這就見解極高超，伏特加就有幫助這種見解的效力。其實『小姐』還不是一樣的人嗎？天下有受賄賂的太太，當然也可以有受賄賂的小姐。」

我點着頭。

「還有雪維爾格佛納的小姐哩！」梭可羅夫斯基又攙進英語了，「格佛納是基安斯烏一區的行政首長。他的小姐便管着格佛納的印信。凡是區內各小行政官的委任狀，不

是都要蓋着格佛納的印信的嗎？小姐便在這印信上大做生意了。儘管格佛納怎樣當面派你在他區內做什麼官吏，但你沒有得到委任狀你未必有赴任的勇氣罷。於是乎金錢也好，飾物也好，最好是西歐頂時髦的珍寶，不斷的往小姐那邊送過去。說也奇怪，真像美國小游戲場裏的自動電影一般，一個生丁擲下去，自然會有紅男綠女的花樣轉出來給你賞鑑。

「謝米諾夫是曾經見過這位小姐的，在他表兄的宴會席上，丰姿真綽約得可以。連他也似乎不相信，這樣尊貴的小姐會幹出這樣醜態的事情。

「別做夢了，少年！」我彷彿也像警惕你一樣的警惕他。「你要排除你那少年尊視少女的障礙，便會不覺稀奇，也便會覺得可以原諒了。」

「這種笑話是常有的，我希望漸漸的會沒有。這種材料給白黨知道，總說這是革命革壞的，我曉得這話當然不對。如果給反對派知道，總說這是當局的右傾傾壞的，我曉得這也許有一部分對的，但也未必全對。壞現象的發生，因為世界上有壞人，壞人的產出，因為世界上有壞現象。這個循環的因果，永不會有鬧清楚的一日，蓄意改革的人，只有無時無刻不在改革上努力，改革在原固上固好，改革

在結果上也好。……」

「我想等學好俄國語以後，到俄國去看看。」我插入了我的話頭。

「不必去的。等將來人與人間減少了猜忌，鬆懈了嚴重的隄防，那時全世界都可以去，用我們的心靈深處去接觸他們的心靈深處，是多麼不必裝腔作勢的！」

大家都有了幾分酒意，我便匆匆辭別了梭可羅夫斯基的家。自念到里加以後，還沒有正式的寫過一封通信，只

得將今日的談話，先撥記了一篇塞責。如果給帝國主義國家的報紙雜誌的編輯先生們知道，也許肯出重金購買了去。但我轉折一想，他們歡迎的是謠言，我為什麼要自貶身價，混入他們的謠言中去。再說，我到底是中國人，至少總有像梭可羅夫斯基所說，雖然不是名分的，却是從情感方面出發的愛國心。我為什麼要貪重金而將稿子賣給別人呢？這就算是我的第一信。

新評論半月刊

第十六期

出版

編輯者 新評論社
發行者 青年書店
上海霞飛路一二四號

本期要目

對於五中全會的要求

非「國家主義的愛國思想」

角力者的經理

唯心與唯物

東拼西湊答章乃器

章乃器的答覆

特殊情形下的裁兵問題

目價

每冊四分 預定半年連郵費五角五分

全年連郵費一元。

另有優待學生、工人、兵士辦法，詳本刊封裏



(鐵網中的四隻水獺)

狐貂——貴裘野獸的家畜

壽明齋

在這吃冰扇電扇還是噓氣伸舌頭的天氣，談講貂皮狐皮，好不識時髦！

不過，拉風登的寓言告訴我們，現在唱歌最高興的「知了」，現在還沒有知道，將來秋風起時，他要到螞蟻府上求乞，正如中國故事所講的是「遲了！」人類比夏蟬高明的，就在知道夏季以後還有冬，秋風未起，美婦人們急着要狐狸圍頸額。男子們比螞蟻高明了，在他們需要的時候，立即拏得出。這種狐裘，就是男子們不論夏季及冬季的在預先籌劃的。

在中國似乎永遠是「地大物博」下去，什麼都不成問題，即使狐皮貂皮漸漸缺少了，還是不想到什麼，而別國卻有大規模的設備，研究各種貴裘獸類的性質，擇其相宜的環境，給以相宜的食物。

德國人在這事業上很有成績，出產皮貨甚富，賣給歐美各處，有巨大的收入。現在法國在 Grenoble 亦設場飼養，在「我都知道」雜誌上有「鄉野生活」雜誌編輯 M. Jacques Nahmias 的文字，給我們很多智識。

貂皮甚軟且美，但不多見，而且靈敏難於捕獲，故須養育以求出產之增加，且免於絕滅。他的性質喜歡奔跑，最好在較大的野地上任其如自然的生括。如籠養則四周圍以鐵網，但他不甚能跳躍，圍欄高一米突半已足。惟須遮風并遮陰。貂的家庭大概是一雄四雌的組合。當受孕的時候，雌者應該隔離；懷孕期為一月半。哺乳期約三禮拜，在這時期內的小獸頗難養育。在乳期以

後，先給牛乳，麵包或肉類少須。以後漸漸減少，以至每天給食兩次，他的食譜是：肉，魚，熟的穀類，煮肉的湯等。貂愛吃雉雞等鳥類之卵，但在飼養時不能完全如他所欲了。因為人們愛黑貂之故，所以擇毛色最黑者配種。大概生產後八個月即供犧牲取皮，但只有在十二月至一月最好。德國養之最多，他們在美國及加拿大選了好種來飼養，仍舊賣到美國去。這是一宗可觀的收入。

麝香鼠也是有好的毛皮的，以前是捕獵的，現在亦有飼養的了。如自由飼養則只要卑濕之地，連海邊斥鹵之地亦可，然而不能在每年結冰一月以下之地，大家知道，愈是好的皮愈出在寒冷之處。如用鐵網，須深藏土中十生丁米突，且必向內彎轉。他是能掘地的，須防他爬出來。他的巢穴是水邊的泥築成的。上層是住室，下層是倉庫。他的食物是水邊的植物，可隨時撒下種子補充。一隻雌麝鼠，每年可有四次生產，共約三十個，生產後只要兩個月，小動物也能生產了。自由養育者生產更多，捕捉時可用陷阱或槍殺。這動物除皮以外還有麝香的收穫。這香是他求愛的作用，與其他動物的美羽歌喉一樣的。中國素稱麝鼠被捉前常自己嚼破香囊，使不為人所所得。這香料用於藥材及化妝品，亦甚貴重。去皮後，他的肉精細鮮美，美國人在筵

席中視為上品。以一塊荒原而能得極大收入，遠非種植及他種事業所能及。

水獺愛吃魚，蛙，生或熟的肉類，菜蔬，麵包牛奶等，長成者每日晚間飼一次，幼小者早夜兩次。每次生產約有



(根樹啖在狸水的育養由自)

四隻小動物。養育水獺須在樹林而有水流之處，因為他是喜歡在水中吃東西的。鐵網須深藏地下而且在土中向內平摺三十生丁米突，以免掘土遁出，而鐵網上端亦向內彎折。他的皮毛光澤柔軟，即外衣領上所常用者。

河獺 (Loutre)

與水狸 (Castor) 都是需水的動物，但以西伯利亞寒地

產者爲佳，食物則樹根，樹皮，樹葉，蘆葦，苜蓿，水萍等。水狸兩年始生產，懷孕三月，約生四隻。

尚有許多野生動物都是可以飼養的，如狸(Marte)，野生時以鳥類，栗鼠，野兔，蟲類爲食，養育須有石山，而且地面鋪沙，藏巢沙中，有洞通地面。其食性與貓相似。鼬鼠(Hermine)與白領鼬(Foinne)性極野，如非幼年者，頗難養育。

出產最富者要算是銀狐。不過母狐最膽怯，他爲兒女更甚於爲自己。亨利教授的研究，謂銀狐在生育時，聽到一點聲音，一點舉動，他就以爲他的家庭將遭災難了，於是就嚇死子女，或者也將藏入深土中而致悶死了。所以在這時期最須注意，免遭嚴重的悲劇。參觀是絕對禁止的了，如欲考究新產的消息，計算增加了多少丁口，也只得輕步謹慎的到他們的窠邊，在預先特製的顯微音機旁，可以微微聽出窠中的聲音，產母的叫痛與新生的小生命的啼哭。

我所能介紹的盡於此了，在中國的提倡科學本來只限於文字上的，而中國人的科學興趣也只限於文字上，所以，我於此似乎也盡了我的職務了，何必再管女子們之要用狐皮與否呢？

(文藝通訊社稿)

愛彌爾吉甯的新片

這樣驚人的影片「伏得維兒」，「法老王情史」與「最後一笑」的主角德國人愛彌爾吉甯，是我們百看不厭的。他現在新演一片，名爲The Last Command，其成功尤出我們期待之外。他善於表現榮華以後的人生惡運，他的莊嚴的面色與舉止，在富貴與落泊的兩極端，都有如此壯偉美麗的表演，我們看「法老王」已很知道了，現在，The Last Command 片中是更進一層了。他以他的舉止與表情敘述給我們，一個俄國侯爵，俄羅斯帝國陸軍上將，因政治與社會的變化，失掉他的地位，他的財產，他的尊榮，以至於流落做一個可憐的電影配角了。一個俄國前時革命的首領，正在做導演，認出了是他，就要他演一個片子裏的軍官。這樣在銀幕前表現他自己舊日的生活了，他全心全力的表演，真的以爲回復他昔日的黃金時代了，在這光榮的一幕中死了。

這片子的導演者是史登堡(Joseph von Sternberg)，「支加哥的夜」即爲他導演的名片。今與吉甯合作，實相輔愈顯其成績。此片事跡即由他就Lajos Biro的小說而改編的。現在正在巴黎開演，未知何時可到中國也。

(文藝通訊社稿)



健康輪

倫敦市上新近發

見一種新遊戲，名為

健康輪 (Wheel of

hygiene)，以手足攀

住輪上把柄，隨意旋

轉，可作各種姿勢的

練習，於身體極為有

益。這原是德國發

明，用以為練習駕駛

飛機者的預備，所以

德國來比雪也用為運

動器具，英國警察及

救火隊均已練習也。

(文藝通訊社稿)



 大

 題

 小

 做

暑假

春 苦

呵，暑假又快完了！然而，我相信，許多人必定不與我有同感，他們的心中只是想：呵，暑假還沒有完！這是難怪的，暑假給人的，除了悶熱以外，只有過一天還有一天的感覺。

這暑假怎麼不使人討厭呢，居住，生活，環境，一概都與平日一樣，不同的只是停止了平日所做的功課或事務。在平日還有作事的忙碌，可以消遣，可以忘記苦悶，到了假期，就是張了口實受這炎熱的無聊，豈有不一天比一天難過之理？善於設法的人自然還可多吃幾杯冰，整天整夜的叉馬將，然而在小城鄉村間，冰是沒有的，打牌自然須禁止，除了太陽曬在肚皮裏睡覺以外還有什麼呢？

這暑假，最好利用於變換環境。各人可以到平日想去

的地方；到了無論什麼新地方，即使是不可愛的，也可使人發生新感想，比沈死在一個地方者爽快得多。我知道現在中國沒有設備給人避暑的地方：沒有涼爽的旅館，沒有穩妥的海水浴場，即使是輪船火車的交遞，也不給旅客以方便，不得不然的要坐船坐車以外，何必為遊玩而去吃船車的苦痛呢。然而這也是並進的，交通方便，自然旅客較多；而旅行的人多了，一切設施也因之完善了。

中國有的是山，山上總比較涼快些，我們不妨去分租山村人家的小屋，自己去燒飯，吃山菜山雞。午間或者太熱，但早夜必定很可爬山，可以看村中及附近的一切。海水浴，中國有的是海邊，漁人的生活與西洋一樣的可供描述，沙灘上可檢的貝殼比西洋的更是豐富。其餘，到處，只要「自己的草床永遠勝過他處的金床銀床」的觀念改了，沒有一處不可供我們旅行的。然而只可供旅行，他不能使永遠住着的人有好處。

這樣旅行是只為避免暑假不易過去的無聊嗎？不盡然的。旅行給人新智識，新環境給人新勇氣，最要緊的，平日所計較的所眷戀而頭打開也要爭奪的，看了大海，看了山下的大地，看了無論什麼新景象之後，眼光放大，一切改變了。

我勉勵自己，所以來海上浮盪一遭。

七月三十一赴香港船中。

我老早就知道了

梁得所

卓別靈之偉大，就是他能用滑稽的筆調，深刻地寫出人生的悲哀，下面所講的是其中一例。

在「馬戲」一劇中，當他窮極無聊，僥倖在馬戲班裏找得一個位置，做粗賤的雜役的時候，他的滑稽舉動大博馬戲觀眾的喝采，他自己蒙然不知，班主也就利用他，對工頭說：『不要使他知道自己位置之重要。』

後來有一天，班中女主角和他密談，對他說：『你知道嗎？觀眾很讚賞你，你在班中位置很重要的，班主現在利用你。』他於是恍然大悟，依理，他應該答道：『原來如此！』可是滑稽得很，當他恍然大悟的時候，他却很

神氣地說：『I know it!』『我老早就知道了！』

他既知道自己重要，便搭起他的架子了，班主馬上阿諛奉承，於是他出入有大禮服穿，而且可以在工頭的屁股劃火柴，順手把火柴餘燼丟到班主的帽子裏。

一個人窮極無聊的時候，忽然得人體恤招呼，像卓別靈之入馬戲班，得免凍餓，自然心滿意足，感激得很。然而假如你受人之惠而無功績，被踢出去是意中事；倘若竟然像卓別靈博得觀眾喝采，施惠者也要將已施之恩惠蓋過你的價值，一直蓋到你發覺自己價值的的時候，那時，你就在他屁股劃火柴，他也笑嘻嘻地轉身向你鞠躬。人情如是，社會如是，國際亦如是。

世態炎涼，中外一轍。——『I knew it!』我老早就知道了！

仁丹如意油之類

梁得所

由外國留學回來的，有一部分很可憐，有一部分很可羨。可憐者用了十多年工夫研究一種專門學問——比如工廠管理法——畢業了，在太平洋或大西洋船上的歸途中，滿懷希望地打算振興祖國的實業；回到上海，暫時住在旅館，

一面接洽職位。只是個多月找不着適當位置，不能不由每天五元的旅館搬到每天一元的青年會寄宿舍。然而再下去，才知道和自己學歷差不多而同是失業的人以百計，於是微微的悔恨當初何必去學那麼專門的學問，把自做成一個人似乎中國不需要的人才。

可羨者，在外國拿到一個博士或什麼士的銜頭，不管所學的是農科或文科，只是回國看風駛塵，到學校當教員也行，百貨商店裏受職也行，軍隊裏做政治工作也行。於是頭頭是路，好不羨煞人也！

在中國，只有傻子才走狹路的，聰明的人都走向四通八達的大路。最顯而易見的，醫生掛的招牌，常常寫着「男女內外全科」，而賣藥的也要賣「萬應」的藥——仁丹如意油之類。

科學愈精明，人的功能愈分得細微，做醫生的精於眼科者不必兼治肺病；做教員的不會跑去管理商店。那時，萬應藥就不行了。

然而中國人爲穩健起見，喜歡做沒有危險的事，外科病症擦擦碘酒或如意油，內病就吞一顆金雞納丸或仁丹，確實效驗如何且沒有工夫去研究，只知碘酒和如意油不會剝死人的，一顆金雞納丸或仁丹不會毒死人的——既然不會

毒死人，就一定是萬應的好藥了云云。

萬應藥，性必平和，沒有病也可服，用來治小毛病則可。倘若非常重病，就必用非常藥。比如麻瘋，斷非如意油所能搽好；腦膜發炎，斷非仁丹所能救治。

中國患着非常重的病，可不是嗎？她所需要的藥，不是仁丹如意油之類，而是非常的對症的藥，甚至在必要之時，或者要開刀。

在將來，那些「男女內外全科」的招牌剝掉，那些不是只求穩健而有胆有識的醫生多起來，中國的病症才有全癒而且不復發的希望！

青年呼聲第十二期合刊目錄

短評

國民政府是代表誰的利益

李宗仁的「提前裁兵」

我們對於五次全會的基本要求

五次全會中對於目前政治應有之決議

如何結束軍事

五次全會中我們對於外交上最低限度的主張

五次全會對於民衆運動應有的決議

弱小民族國際問題

第五次會議前途的預測

掃射

通信處上海望志路順昌里二四號
各省大書坊均有代售

宵任毅一息荆涼

練照民聲明凡影璞陶等

附錄

一個根本觀念

汪精衛

編輯先生：我今日接到上海同志寄來的一封信，裏面夾着五月廿三日及廿四日民國日報，言論題爲『書汪先生最近言論後』，是吳稚暉先生做的，信裏面并說其他各報皆有登載。我看了一遍，覺得關於一個根本觀念，不只是屬於過去，於現在未來，都有關係，所以做出這一篇，請求貴報登載。想貴報既已登載吳先生的言論，則對於這一篇，也必不吝登載的。

吳先生的書後，是對於我復駐法總支部的信而發，我復駐法總支部的信，有一個根本觀念，如下：

總理於十三年春間，改組本黨，容共政策，亦於此時確定。惟容共僅屬一時政策，決不能謂容共卽爲本黨改組精神所在。本黨改組之精神，在於認定三民主義爲救國

不二法門。欲求三民主義能實現於中國，則不能不使三民主義普及於民衆。欲求三民主義普及於民衆，則不能不使黨員真能爲主義而奮鬥。欲求黨員真能爲主義而奮鬥，則不能不鞏固黨之組織，森嚴黨之紀律，使黨員之行動，趨於一鵠。此實爲本黨改組之精神。有此精神，然後本黨乃得一新生命。此與容共無關。謂容共爲改組精神所在，固謬。因反對容共，並改組之精神，亦拋棄無恤，尤謬。此爲弟始終一貫之見解，當先爲諸同志告者也。

以上關於一個根本觀念，用抽象的說明。如今更可以用具體的說明如下。

十三年春間，改組本黨以後，有幾件重要工作：

第一，總理所著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以次出版，關於本黨主義的內容，至此已充實而明瞭。

第二，總理所著的建國大綱，已經公布，關於主義實行之方法及程序，至此已有切實詳細的規定。

第三，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指出國民革命之需要及最低限度之政綱。

第四，重新製定中國國民黨總章，使本黨組織，趨於鞏固，紀律趨於森嚴。

第五，注重於喚起民衆，『農工商學聯合起來』及『扶助農工』兩個口號，同時並行。

第六，極明顯的，指出帝國主義及軍閥爲國民革命之對象，使民衆認識，誰是他的敵人，如何纔能得到民衆之解放。

改組以後重要工作很多，以上所舉，僅其犖犖大者，由這幾件重要工作，生出以下幾樣重要效果：

第一，本黨的主義政綱，切實宣傳，得到了民衆的了解，因而得到民衆的擁護。

第二，本黨的組織趨於鞏固，紀律趨於森嚴，於是革命分子得以認定方向，共同致力，而不革命假革命反革命分子漸漸的在黨內無所容足，終於排除出去。

第三，黨的力量，及於政治軍事各方面，從事政治的有一種廉潔勇敢的精神，來担当責任，破除困難，尤其是從事軍事的武裝同志，能奮不顧身，爲黨犧牲，所以能於數年之間，由統一廣東，而完成北伐。

以上是改組以來彰明較著的效果，無論何人，不能否認。雖然改組以來，有一段容共的事實，因此惹起黨內許多糾紛。但是黨的基本精神，並不因此搖動。分共以後，對於上述改組以後的幾件重要工作，應該照常進行，而且應該

加倍努力，使國民革命得以完成，方纔說得是圓滿效果，方纔不辜負總理改組本黨一番苦心，及無數已死未死的同志之努力。

這便是我所說的一個根本觀念。

據五月廿三日民國日報所登載的吳先生的書後，所說的關於一些個人零碎的事，我只可在附錄裏來答復，不入正文。廿四日所說的總括起來，不外以下的幾個論點：

第一，總理被迫於共產黨，纔改組國民黨。

第二，總理受俄國越飛等甘言媚語的奉承，且樂得接受點物質的接濟。

第三，總理覺得共產黨那種水滴不漏的搗亂紀律，恐怕我們寬大的國民黨喫他不住，決意引入他們來幫同改組。

吳先生並且堅決的說道，『這是當時容共的真相，也是改組國民黨的動機，誰也不能否認。』

關於第一第二的兩點，吳先生所說，完全和十三年間改組當時黨外的陳廉伯黨內的馮自由所說的一樣，對於總理之污蔑侮辱，可謂達於極點。總理在十三年間，曾痛懲陳廉伯，削除馮自由黨籍，以此例彼，我們當作何感想。至於第三點，更是離奇，既然『覺得共產黨水滴不漏的搗亂紀律，恐怕我們寬大的國民黨吃他不住』，如何却又『決意

引入他們來幫同改組』，這豈不是引狼入室。這種說法，看似離奇，實則仍然肆其污蔑侮辱的伎倆而已。總理改組本黨之用意，有蔣介石同志所影印的手扎，說得明明白白，還有十三年一月二十日對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的訓辭，及二十日以後，在大會裏歷次的訓辭，也說得明明白白。這些訓詞，都是總理口說，同志筆記，經過總理訂定方纔刊行的。我們要知道總理改組本黨之苦心，只要細細看那手扎和訓辭，便可明明白白，沒有什麼疑義。總理很沉痛的說，『從前本黨不能鞏固的地方，不是有什麼敵人，用大力量，來打破我們，完全是由於我們自己破壞自己。』又說，『自民國成立以至於今日，還沒有完全達到這主義的目的，原因是在什麼地方呢，一是由於我們的辦法不完全，二是由於各位同志不能同心協力，一致行動。』到了閉會的訓辭，更是鄭重的說，『政綱和主義的性質，本來是不同的，主義是永遠不能更改的，政綱是隨時可以修正的，但是修改的時期至少都要一年，除非遇了狠重大事情，對於政綱是發生根本變動的，我們臨時才可以召集特別大會去修改，由此便知政綱的修改，是有一定時間，因為預定了一定時間，大家進行的步驟，才有秩序，不紛至亂，本黨黨員從前看見政綱有不對的地

方，做事就立刻和政綱相矛盾，這是本黨致亂之大毛病。』又說，『各位同志，以後縱然看見政綱有不對的地方，或者中途得了新見解，或者有特別聰明的人，一時發見了政綱中有不合理的地方，都不可自作自為，如果一二人自作自為，便是亂了全黨的一致行動。』我們看了這些又沈痛又鄭重的訓辭，可以看出總理之痛心，莫過於黨員之腐化，所謂腐化之最大特徵，便是黨員遇事隨便，自作自為，以致團體渙散，紀律廢弛，使主義政策，都無從實行，革命遂無成功之日，所以才決心改組。我們並可以看出總理當時已經洞見改組以後的糾紛，所以不惜苦心苦口的，預先諄諄告戒。我於今日重溫總理的遺訓，只覺得總理的精神面目，如在目前，從無窮的悲痛之中，生出無窮的勇敢。我深信全黨的同志，全黨忠實的同志，必能仰體總理的遺訓，繼續努力，決不致因一二人之污蔑侮辱，而搖動了信仰的。

吳先生的第一個誤謬，在以改組與容共併為一談，以為容共即是改組，改組即是容共，遂將總理改組的苦心，完全埋沒。其第二個誤謬，在不知什麼叫做黨紀。須知道，黨的主義是規定黨的行動的內容，黨的紀律是規定黨的行動的法則。凡是一個黨，要有好主義，還要有好紀律，有了

好主義，而沒有好紀律，不能說是健全的黨，有了好紀律，而沒有好主義，也是徒然。黨之有紀律，和軍之有紀律，是一樣的。帝國主義的軍隊，主義是壞透了，而紀律却是好的，所以也能以無道行於一時。他將來的失敗，失敗在主義，不是失敗在紀律。反之，本黨的主義，是極好的，却因為沒有好紀律，所以民國以來，流離顛沛，得不到成功。總理改組本黨，就是以好主義為中心，而以好紀律為維繫。吳先生連紀律二字也沒有認識清楚，自然不能知道紀律的用處，自然將總理改組的苦心，完全埋沒。

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總理的精神，貫注於全黨，黨義的闡揚，和組織紀律之鞏固森嚴，使全黨頓呈活潑嚴整的氣象，所以國民革命，能夠積極進行，中間雖然因容共政策，惹起許多糾紛，卻靠了本黨的組織紀律，已經比較健全，所以卒能將共產黨驅除出去。吳先生說國民黨自總理逝世後，黨紀自喪失喪失，以至於無。又說，廣州中央黨部同國民政府，搬往武漢以後，被共產黨把持，所以那時的黨紀，祇是共產黨的黨紀，不是國民黨的黨紀。我可以事實證明其不確。當去年七月間，中央黨部，在武漢能決議將共產黨實行驅除出去，可見得國民黨能執持黨權，以施行黨紀。不錯，本黨驅除共產黨出去，至少可以譬喻

做在病人身上割去了一個惡瘤。但是割治之後，更應培養元氣，以抵禦本來的疾病，恢復以前的健康，不應自暴自棄，以自取其死。這就是說，本黨自驅除共產黨出去以後，更應鞏固其組織，森嚴其紀律，使日益健全，不應還於改組以前的舊觀，使一般黨員遇事隨便，自作自為，再墮於渙散廢弛之惡習，以致「自己破壞自己。」

不能明白總理改組本黨的苦心，不能明白改組以後的幾件重要工作，和由這幾件重要工作所生出來的效果，則決不能明白為什麼改組以後，幾年之間，本黨就能由統一廣東，而完成北伐。如吳先生所說，改組的動機，不過如此，而其禍害，又已如彼，則試問本黨何以能有今日之進展。天下事沒有無原因的結果，吳先生當然歸着於黨軍之善戰了。唉，忠勇的黨軍，能奮不顧身，為黨犧牲，將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等等軍閥，以次打倒，這自然是本黨進展之一個重要原因。只是吳先生若輩以為本黨進展之唯一原因，那就無怪其然，謂「黨軍可愛，黨人可殺」了。吳先生的論據，以為本黨今日之進展，是黨軍打出來的，而改組以來本黨之一切糾紛，都是改組以來黨人所幹出來的。這種論據，就是為「黨軍可愛，黨人可殺」下一注腳，也就是去年十二月間，主張「把黨也交給武裝同志」，主張

「三揖三讓做個形式的開會，止是醜醜的辦法」的根本觀念了。吳先生絕不想想，分共以前，黨人裏頭，固然夾雜着共產黨，黨軍裏頭，何嘗也不夾雜着共產黨。何以共產黨夾雜在黨人裏頭，便累到了「黨人可殺」，而共產黨不通。而這樣一來，黨軍也就以為黨即是軍，軍即是黨，黨軍以外，更沒有黨。凡在黨軍以外的黨人，隨時隨地，都是可殺的。這樣一來，連黨人也沒有了，還說什麼組織，什麼紀律，宜乎可以一齊拉倒。吳先生還要扭扭捏捏的說，「這是當時東南的流行語。」就算我讓一百二十步，當是當時東南的流行語，吳先生，你何以對於這樣流行語，不去矯正他，却去稱引他，你就算是個「述而不作」，也就對於這兩句話，拋不了責任，何況你一路的主張，都是以這兩句話為出發點呢？吳先生，你已是六十多歲的人了，你應該記得，民國以來，軍閥不專是產在北洋，便是本黨裏頭，也產過不少，你只看看，你前幾個月裏頭，所稱道為「豐功偉烈，百世之下猶令人思慕的」，如今不已是在武漢自相殘殺了麼？你所謂「相安一時」，其效安在？照今日這樣情形，如果裁兵與建設，不能同時並行，每一個軍人，擁着一枝大兵，據着一個大地盤，還怕不製

造出無數軍閥，重為地方人民之禍？吳先生，你須知道，在好的環境裏，懷人也會變成好人，在壞的環境裏，好人也會變成壞人。你那些「相安一時」的主張，和聯省自治名異實同的「分治合作」的主張，都是引誘軍人入於壞的環境裏。吳先生，你切莫以為我有幸災樂禍的念頭。如果他們能治定功成，他們只管恨我，我只管在海外，舉起手來，祝他們的健康。我只望他們好，並沒有望他們壞。吳先生，你如果將我這些年來和血和淚寫出來的文字，都當作個人的憤憤不平，那麼，你至少從前也白認識了我了。

附錄

以上正文已完，還有幾句話，附錄於後。

五月廿三日，民國日報所登載吳先生的書後，有幾句話，不能不辯正。第一，吳先生說，「七月裏正由馮煥章先生調停實漢，汪先生不應於其時反寓書許汝為先生，要溷漢合作，共同制甯，造出特委會的惡因，這種密函，也可以發表麼？」我寓書許汝為先生是有的，但並沒有說「共同制甯」，尤其並不是「密函」。我於十月十六日，在武漢政治分會，曾公開的提出報告，茲括其大意如左：

關於黨的人才問題，「一切忠實同志聯合起來，」實為目前最緊要的一個口號。關於黨的組織問題，從前曾有

兩個提議，第一個提議，是主張於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以前，先開一個預備會議，將非中央委員之重要同志，也邀請參加。關於一切重要事件，經過共同討論之後，纔開正式會議。如此，則以預備會議集中黨的人才，以正式會議鞏固黨的組織，庶幾法理事實，雙方兼顧。這個提議，兄弟曾於八月間致許崇智同志一封信，詳細說過，九月間在南京上海，亦曾說過，但被擯棄，不蒙採用，於是第二個提議，見諸實行，即是特別委員會之產生。

以上大意如此，要看全文，可檢我最近演說集第七十九頁至九十一頁。我如此公開報告，如何說是『密函』，更和『共同制甯』，渺不相涉。我如今反問吳先生，我何以不應致書許汝為先生？我心中並沒有如吳先生當分共是專利品，更沒有如吳先生以為『分共祇此一家，並無別出』，我以為分共以後，一切忠實同志，聯合起來，是必要的。我致書許汝為先生有什麼『不應』，我真不懂。吳先生不是自己承認是西山會議派麼？我致書許汝為先生，而吳先生說是不應，我真尤其不懂。我當時所望於西山會議派的，是他們能矯正過去，補救將來。我後來和他們決裂，是因為他們所定的主張和計畫，（一）特別委員會推翻第四次

中央全會及推翻第二次代表大會，（二）促成甯漢戰爭以擴張特委會之威權及延長其生命，（三）造成一一二二的南京慘案，以致不能不和他們決裂。如果他們將來能有深切的覺悟，拋棄從前這般誤謬的主張和計畫，我對於他們任何個人絕不仇視的。我這種見解，至今無變。

第二，吳先生說『八月初甯漢正謀合作，何以汪先生又送密書與李白，一面八月八日又讓唐生智本了反共倒蔣的大政策，把蔣同志罵得狗血噴頭，李白諸位，就因之而請蔣先生歇歇，這種密函，也可以發表麼？』這更容易明白了，李白諸位，如今正是欲得我而甘心的，吳先生何不請他們將當日密書發表出來，看看裏頭有什麼不可告人的說話。八月八日甯方齊電，十日漢方蒸電，是甯漢合作的始基，在這些日子以前，兩方豈但相罵，如吳先生等寒電所說，『甯方尙留倒汪的殘帖，漢方又有罵蔣的新電。』並且一個西征，一個東征，幾乎相打，我和蔣先生當時各成了一方攻擊的目標，捱罵簡直不算什麼事。只是甯漢合作以後，漢方同志，對於甯方，已不罵了，而甯方同志，對於漢方，卻還今日要罵這個，明日要打這個，這纔是可詫異的啊。

我請吳先生發表所謂密書的時候，不能不預先說幾句話，

便是最好將密書原本影印出來，一不要捏造，二不要割裂。我何以說這幾句話呢？因為我有些寒心。去年看見吳先生所作什麼『贅言』，硬生生的捏造我的說話，被我舉發，只得道歉，又硬生生的捏造何香凝同志的說話，被何同志舉發，並且提出這是張靜江先生的說話，於是吳先生又只得道歉，卻還支支吾吾的道是靜江先生說而香凝先生自言自語的複說的，及至何同志確實指出，連自言自語也沒有，於是吳先生頓口無言了。以此之故，我不能不有些寒心。吳先生是六十多歲的人，我不忍說壞他，只是他一種成見，以為政治是齷齪的東西，既然從事政治，則一切齷齪手段，都可使用，以能打倒敵人爲止，他這一種成見，是他一切造謠惑衆之根源。

第三，吳先生舉出十三年秋間來往東江及廣州市城一段故事，這段故事，與我所謂『吳先生倡爲孫文沒有陳炯明便成爲草頭革命黨之怪論』何干。當十三年秋間，總理率師北伐之際，曾有明明白白的命令，許陳炯明悔過自新，並且將惠州圍城的駐軍撤退，以俟其覺悟。吳先生於此際往來奔走，何碍於事，而且這事是人人所知的。我所說的，是吳先生不應發什麼『草頭革命黨』的怪論。這種怪論，無非重軍的輕人，是吳先生一路的病根所在。吳先生所以自

解的，是『至於說到無軍便算草頭，乃是吳稚暉的粗俗文調，要說得生辣可喜，就故弄此狡獪，語雖不敬，意實平常，素來自中山先生以次的朋友，無不原諒的。』不錯，吳先生平日對人開口『精蟲』，尿壺，閉口『狐狸尾巴』的亂罵，落得個『語雖不敬，意實平常』，只是我忽然想起在報上看見吳先生陪什麼李將軍陳將軍遊西湖，自比劉老老，那一副足恭面諛的神情說話來，我替吳先生難過。以上我的話完了，吳先生的書後還未完。可是五月廿四日以後的民國日報，我至今還沒有看見，無從作答，只是如果也是這一類的話，我就恕不作答了。

法國短篇小說集

精選左拉等短篇名作十篇

曾仲鳴譯

嚶嚶書屋出版

實價大洋四角

小說月報

第十九卷 第九號

沙和沫 (油畫)	司徒喬
琴夜 (扉畫)	豐子愷
某城紀事	桂盾
自殺	茅盾
大小雅研究	陸佩如
愛人	徐元度
雨後	甲辰
追求 (七至八)	茅盾
菊子夫人 (十一至三十)	徐霞村
祇是一個人 (四至五)	尤利勃海著
希臘羅馬神話傳說中的戀愛故事	鍾西
『飢餓』	錢景
現代文壇雜話	趙景深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新女性』

第三卷 第八號 (第三十二號)

對於米萊的『晚鐘』	馬尊
女郎	燕志

非戀愛論與非非戀愛論

贅言	章錫琛
談『性』	劍波
『尾巴』的尾巴	謙弟
尾巴以外	章錫琛
尾巴以謙之續——非非戀愛論並就致於主張雜交諸君	章錫琛
又來一信	謙弟
來信後再拖一條尾巴	錫琛
裝飾的起源	黃石
故鄉裏	M F
楊鄭二女士的自殺	M 義
廣州育嬰士法之一種	M 曼
北印度林居族與奴族的婚俗	M 均
夏日的鳴蟬 (續完)	M 樓
夜裏	M 俊
我要唱唱	M F
一隻胡蝶化得許許多多	M 非
到大連去	M 歌
急急的	M 湘
鄉人之妻	M 文
鏡吻 (西洋名畫) A. D. Magaud作	M 珍
	M 景
	M 深

章錫琛	錫琛
劍波	謙弟
謙弟	錫琛
章錫琛	謙弟
章錫琛	錫琛
黃石	M F
M 義	M 曼
M 均	M 樓
M 俊	M 非
M F	M 歌
M 湘	M 文
M 珍	M 景
M 深	

大學院美術展覽會啓事

本會由大學院藝術教育委員會發起，經大學院核定，每年春秋二季開會展覽，第一次定十八年一月一日至三十一日爲開會時間，自登報日至本年十一月三十日爲徵集時期，十二月一日至卅一日爲審查時期。開會地點定在南京。徵集組事務所設杭州西湖大學院藝術教育委員會內。國內外藝術家願以作品（種類分建築圖型繪畫雕刻及各種實用藝術等）送會展覽者，請來函索取填單本會條例及獎勵條例，並於十一月三十日以前將出品寄交西湖本會徵集組，或上海辣斐德路西首畢勛路十九號國立音樂院，或北平西城國立藝術專門學校，俾便到時運往南京審查展覽。本會辦事各員，自知才力有限，還望國內外藝術家隨時賜教爲幸。

獻 頁

期九卷三



貢獻旬刊 第三卷 第九期(即27期)目錄

紀念湖濱的小住

開因

美爾博略傳

曾仲鳴

國人對於西洋方藥及醫學的反應(八)

江紹原

蘋果樹(二)

英國高爾斯華綏著

汪倜然

法行通信(十三、十四)

傅雷

一個關於樂院教學的重要參考

唐學詠

心瓶

王佐才

大題小做

春若

不到其境不知道

春若

廣州也炎熱

江紹原

「北京胡大人」與「北京胡進士」

招勉之

梳頭婆從後門送進的胡大人傳單

方足止

尼姑與聞怪傳單的事

寶柏

大大題小小做

寶柏

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出版

啓事：本刊每年四卷，每卷九冊。第二卷第一期即第十期。第三卷第一期即第十九期。自第二卷第一期起，預定價目略有改動，如下表。第九期以前曾定十期二十期者，仍照前寄奉，待滿期後再請按照新章續定。

定價

每冊大洋一角

預定半年一元五角

全年大洋三元

(國外另加郵費每期四分)

廣告價目

每期半面二十元

全面四十元

哈同路民厚里六三二

嚶書屋發行

電話西一八六四

- 本代處
- 開明書店 (兼代定)
 - 泰東圖書局 (兼代定)
 - 新月書店 (兼代定)
 - 亞東圖書局 (兼代定)
 - 光華書店
 - 春野書店
 - 南華書店
 - 協謙圖書公司
 - 現作書局
 - 友友圖書印刷公司
 - 愛文書局
 - 金屋書店

紀念湖濱的小住

開因

——讀「北京乎」寄朋友孫福熙先生

北京乎！北京是否仍像我夢裏的北京？

算來相別已是整整七年了。遠道傳聞，只聽見北京衰敗的消息。那裏住着的人們，沙漠之感，想必更深了罷？抑或只如古井裏的止水，無從動感呢？

廣州武漢的盛事往矣。久住上海的人不知道怎麼樣？只看很少聽見「沙漠呀！」之類的慨嘆聲，想來大家都安居無故。我却常時湧起路過可倫布，新嘉坡時絕對相似的感覺。

最近似乎北京又興隆起來了；實情不知道究竟怎樣。煥發進取，無忌無畏的精神，像似減退了許多呢？因此也更令人想念北京不置。

這時候，亦怨亦慕的優美作品「北京乎」又落到手頭來，該夠多麼使人興感呵！

我們的民族即使氣魄再薄弱，活力再鈍滯，畢竟仍有北京最是深湛大度，包含得住新的希望的萌芽與滋長，這

希望便先先後後滲透到整個民族裏。任你是怎樣強暴與愚頑，對於全個民族新的希望的萌芽，意識着或否，總不敢重加侵犯。我們試數數看，現在支持着我們這個民族的大大小小的台柱子，有幾人不曾直接或間接濡染過北京的大氣？

所以常時聽說，只要是到過北京的人，大都推許他居各人經歷的中國城市中的第一位；而且別離後也少有不夢魂飛繞的。

這就是我們的「北京乎」的作者確切地道出的「這北京的無形的力量」(一)。

(註一：見原書頁一)

如果問到這無形的力量何以能夠籠罩着攝引着一切認識他的人；整個的說明，應是幾百年來多少人離棄鄉井，合力締造的闊大丰度。兩件結果必然地由此產生：不至限於區域的停滯與狹隘，及必須大量地彼此寬容。倘再分析

地說來，那又可以列舉各種各式懷念北京的心理：有的縈迴於北京的私人庇蔭高大繁多，輕輕巧巧地便可以取得優裕的生活；有的忘不了北京的廣闊的街道，清爽的天氣，宏大的建築，整潔的園林，隨處都容易獲得闊大舒暢的感覺；還有一種呢，這關係到民族的命運，他們憶戀着北京深厚的靈性生活的培植與發展。

這第一種情性心理的普遍，嘗使偉大的革命家爲了民族的進步厭惡北京，想斬釘截鐵地捨棄他，另行大刀闊斧地開闢適於新的發展的城市替代。所幸有最後一種力量足以調協控制，北京仍常是我們依戀注意的中心。

「北京乎」的作者孫福熙先生之愛慕北京，便是懷着最後一種心理者中之一人。他說「在北京大學中我望見學問的門牆，而擴大我的道德者是這莊嚴廣大的北京城」(一)。他又說「參觀故宮博物館後，我於斜陽中深深的刻下舊與新的長流的觀念，使我更知道我們所以留下事業的真意義」(二)。

(註一：原書頁二)

(註二：原書頁二〇)

這些都是作者明白告訴我們的。此外還有他不願明說，而只用他的生活，他的全部文字，表現北京所給予他

的不可磨滅的影響的；就是他因了愛慕而初度趨赴北京時所領略到的一陣新生命的風的吹薰。這在那蓬蓬勃勃的當時是歸納作兩條極則的：古老癡癡中的自我覺醒與完成，及一切已成的「真理」的重新估價。這一陣清新的銳敏的希望風，最初吹進青年人的頭腦裏，表現在行動方面的是搗毀一切足以妨害這些原則的發展的勢力，於是發生了燦爛光華的五月四日。

只要是那時候住過北京的青年，誰不深深留下這普及青年界的洶湧澎湃的印象？主持這時期的思想的刊物在每一個進取的青年的書案上必然地可以見到。公寓裏，宿舍中，青年們忙碌了一天熟睡了一夜之後，剛好一覺醒來，我們很容易從他們的牀頭聽見發出「聽差！報來了沒有？」的喊聲。這所謂「報」者，就是多載新舊勢力之鬥爭的消息，而態度袒護青年；首幅呆呆地擺着五個顏體字題的「北京益世報」。這是據說在運動後一月內銷數陡增到十倍的。想來那是多麼熱烈，多麼鼓舞人心呵！破天荒的組織與企圖都有嘗試的勇氣，文字並不是惟一的表現。在北京小遇着挫折，其他各城市都見到青年們奔馳推動的形影。反抗與復興的思潮一波緊急一波地遞遍全國。那時的北京是何等值得歌頌呵！

是在承受了這「對內自我完成，對外重新估價」的兩條極則以後風起雲湧的留學熱忱，才始確定地變易了歷來留學的使命；這是想以此極則作骨幹，更從先進的民族裏注射新的生命的血液來充實自己的民族，挽救自己的民族的。這是新的生活態度的陶養，的發揚；是「攷試所不能測驗，文憑所不能表現」的，如「北京乎」的作者在最近的一篇文章裏所說。

我們那麼愛慕北京的朋友孫春苔，便是懷抱着這種宏大的志願，忍心別離了極盛時代的北京的。

他極能懂得這扭轉幾千年的傳統，完成新創的偉大工程的使命之艱難重大的。他又有幸從先代的血液裏繼承了「細磨細琢」的天稟，益加堅定了我們對於他的嚴明自守的信心。他一絲不敢苟且，一毫不肯放鬆，凜凜的精神籠罩着他的全部生活。在離別北京的四五年期間除去學畫的正課外，他還爲我們新興的文藝界加添了那許多寶藏。他縷析地告訴我們生活攷試他的難題，他却也不瞞着我們生活教他發現出的自己的長處：一切都報告我們說是有這麼一個片刻不懈，認真生活的青年。

他不肯誇張，也不願擁進大家馳騁的大路。反正方向是把持定了的；曲折些繞行小徑，再警惕着不要鬆解了脚

步，結果不一定比旁人更後到達理想的境界。

他常好躲藏在角落裏，却沒有什麼用得着隱瞞人家。他離去北京太久了禁不住相思情切，便遠遠迢迢跑去看他，「重溫舊夢」。他明知道北京是完全了解他別後的時光盡在身心健全的狀況度過的，所以他毫無顧慮，迸發熱情地投懷於他所愛的北京；沒有驕傲，也沒有羞慚。

不幸地，「北京已非五年前離別時的北京了」！他決不肯相信是自己有了神奇的進步，「阿爾卑斯山的崇高與印度洋的廣大」並不能使他減少了對於北京的愛慕。然而不由得使他心傷，整整費了一年功夫的體味，北京的確面目都非了！可詛咒的舊的勢力變本加厲地襲來，踞視一切。虛偽與愚昧與殘忍與自私，更加佔了上風，成了生活上不可缺少的品德。才祇幾年前奮起一世的進步的老年中年先輩所努力建豎起來的極則，如今就很少看見系統完成的正文；一切重新估價的清單上面，也見不着加添的眼目。多少名字都告了長假，更有多少名字竟至沒有了下落。「他們到底那裏去了呢？」這真叫人納悶了。終始堅持下去的雖然也還有理智清明的先輩；但每每浸染着沉重的悲觀，而且勢力單薄着實令人焦急。

另一方面呢，進取的青年，因了光榮的五月四日的影

響，伴着「自我覺醒」而生的有一部分流於「自我誇張」，輕看了一切事業，以為都可以由我們馬上接過手來。這樣又可以速成他們少年英雄的驕傲。於是我們細磨細琢的朋友的耳朵旁邊，便常時聽到新的滔滔粗暴的聲音了。這樣將撼動了他的玲瓏的世界，搗毀了多少他心愛的東西，他禁不住再提出他的抗議了。這抗議由他提出來最沒有毛病，因為他仍然時刻警策着自己，繼續踏向自己認定的前路。

然而，也因此，北京已不是作者夢裏的北京了。在從前，舊的醜惡，因為作了新起的力量搏擊爭鬥的對象的緣故，反倒有時幫助了新的理論的發揮的；如今，舊夢眼看者不易重尋得到，愛慕的北京像將一片片地解體似的，更新的勢力已經拋棄了從前的行程，又時刻不免於鹵莽滅裂地搗毀一切，於是北京只剩了空虛的惡的印象給我們的作者了。爲了愛北京的緣故曲折地原恕他，再別時却又不禁說到對他的憎恨。「憎恨」？這兩字也竟從細磨細琢的作者嘴裏吐露出來！我們了解了愛憎強烈時可以並存的消息，同時也爲有福的北京慶幸了。前前後後穿流在「北京乎」一書裏，我們在許多地方可以聽到不是絮絮的軟語，便是恨恨的怨聲。

「北京乎！」你或許竟是北京的挽歌？

新近在一種刊物上，見到署名「自清」的一位先生的題作「那裏走！」的一篇文字，那也是哀挽盛時的北京的作品；裏面充滿了沉吟深歎，委婉淒清的情調。他預感到「大時代」之必將到來。他雖然醇化了接納這大時代者的力量與情感，却終禁不住怨恨隨着這一陣雄偉粗暴的巨潮全來的必將免去許多的污恥；他雖然原有玲瓏透剔的世界，却又決不願爲了自己的愛好挺身起來抗拒這闊大的狂潮；結果他無法拂逆着自己半生的生活趣味，掩飾起自己的情感去隨波追逐時，只落得哀悼自己，長抱着自己的偏愛一齊汨沒，空令不能自己的哀悼長存天壤間了！

我們的作家孫春苔可就倔強多了。他相信自己的健全，他癡愛自己的世界，他認爲「世界是各人各有一份的」(一)，他不侵犯人，也決不許人侵犯他。所以哀傷的情緒並不存在他的性格裏，而只是堅定地說：「我們應該鎮靜，冷眼的觀察他們各人，但切勿輕意附和誰」(二)。這一點，我們很顯明地看出他的堅定，他的不爲物擾的絕大長處。但倘使沒有更詳明的解說，我慮到這種意見容易陷入沮尼前進者的勇氣的危險。比起來，心力薄弱的人或許更愛「那裏走」的作者的哀怨。原來在從前，他寫「山野

撥拾」同「歸航」時，旅客與學生的生涯，一切都允許他住在恬靜玲瓏的世界裏。歸來後，甜夢都消，「亂頭髮似的攤着的中國事情在接手了！」（三），所以他禁不住說出他的意見。雖然有時他也苦於「人家責你欠虛心，跟了他，造成了輕信；你以為應該堅忍，不巧的，常常只是固執」；但這畢竟只是偶發的意見。他的思想的重鎮，仍在要鍛鍊成功「模範的獅子，不吃人的獅子；模範的人，不被獅子所吃的人」。他想我們既已經認定了幾條極則，便應該振起精神來完成這一段工程；更新的路給後來的人去走，倒不一定是忠實於自己的工程者的羞恥。倘使用流行的術語來講，極盛時代的北京所號召於國人的如果是一「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精神，那麼，待完的工程須人努力的正多，儘「剷除封建思想」，救出赤裸裸的個人這一點上，也就足夠大家出汗的了。是有了這個人覺醒的精神作基礎，再在上面建造起集團主義的工程來，這樣才算有了新時代的氣息。正如「北京乎」的作者講給他的法國朋友們聽的「現在中國還需要一個啓蒙運動的時代。」否則只在制度上下工夫，壓在我們背上的古老靈魂依然無力擺脫。「想跳出舊勢力的羈絆；然而無形的圈套多少還存着」。那所謂進步者將只成了翻新的花樣，浮面飄忽一陣。

（註一：原書頁二一五）

（註二：原書頁一四一）

（註三：原書頁一三九）

我們的孫福熙先生是有了堅定的天稟的，他時刻警惕着「大風括得真起勁，小腿上細針似的滿在刺我，想我降服」（一），又時刻以「我倒偏要保持我的習慣」自勵。也許有人要以為他是固執，這在他自己本早知道，屢屢向我們自白他的理由。他是要以鐵般的毅力，馭使着感情，驅向自己的思想與道德所指歸的路上去的。我在前面所舉的他的愛憎北京的感情，許多都經過這種嚴肅的衡量；他具有指揮他的感情的異人的本領。有幸接近他的親切生活的人，有時至於可以發現 Miracle 似的事蹟。今年法國人正在紀念着百年生日的歷史文學批評作家 Taine 在十九歲時的著作裏說過這樣的話：「有的人活在自己的圈子裏，對於他們，一切的慾望，苦痛，歡樂，行動，都蘊藏在內心裏。我就是這種人中的一個」。孫先生的喜怒哀樂的表現也有這種情形。

（註一：原書頁四一）

我們即使再相信物觀的哲學，讀了像「我常想勸人去默想，一個人關了房門去想，離了城市去想……這樣的想

幾天，想幾月，最好想幾年，此後再回到人羣中，未必如以前的自私凶殘與狡詐了」(一)；「怕看他人凶惡的面龐時，最好對鏡看看自己的，您會發見原來自己惱怒時的面龐也是這樣凶惡的」(二)；「倘若你該誅滅與你不同的，那末你也正該爲他設想，爲他誅滅你自己」(三)：這一類的句子時，也總禁不住無限地驚喜：原來有這麼一種甜蜜的青年夢。

(註一：原書頁二二三)

(註二：原書頁六)

(註三：原書頁二二五)

詩人 Vigny 的博人傳頌的名句：「一種優美的生活是青春的好夢實現在成年期裏」，適用到孫福熙先生身上來，真值得無窮欣賞。——他將怎樣不使好夢殘破呢？朋友，近來你屢屢對我談到你的遭遇不能盡如心意得心應手地作去時，我更了解你的困苦了。

穿織在「北京乎」裏面的，除去哀悼北京一類嚴重的題材以外，便是我們熟習的「細磨細琢的春台」了。當他發揮這一方面的舊本領時，處處都是體貼，時時都是細膩，看不到三兩行字便教人辨認得出不是第二家的作品。他自己借畫菊時的抒寫道出了這裏面的消息：「我雖然刻

刻竭力勉勵從闊大處落墨，然而愛好細微的性質總像不可改易的了」(一)。

(註一：原書頁五六)

他所接觸的一切事物，只要能給予人以安慰的，他都認爲是廣義的藝術；他的一切朋友，只要有你的可取的長處，都能得到他的讚賞與鼓勵。反正盛氣凌人，輕侮傲慢的態度，到處都多的是；有了這種寬容與虛心，也爲我們挽回了不少融融的和氣。這一種精神，在思想的授受的痕跡上，應該是得力於「兼容並收」的蔡老先生。提起蔡老先生，近年來不知道給什麼糾纏糊塗了，從前那麼「大度容納一切，又大力引導一切使不抵觸而各得其用」的，現在只教我們聽到他的沉默與退守了！我與春苔完全同意，相信「世間究竟不能有充塞天地的人」(一)。所以相信「新中國的柱石固然要在我們新青年中琢磨出來」，但「能消極的抵禦外侮，使將來的柱石能安然的琢磨者，也是現在的柱石」(二)。這在熱狂的青年必欲卑之無甚高論視爲「磚頭瓦片」的柱石，昔年舉國期望於蔡老先生者，如今這一支柱石下面，不知道到底有意扶持着新中國的柱石沒有？新舊的變換，新舊的不相容，原來只差了幾年的工夫！

(註一：原書頁八六)

(註二：原書頁一四三)

話又說遠了，再回來談幾句我們的「細磨細琢」。說也慚愧，談菊同談「味兒」的兩篇，直到執筆的此刻，我還沒有讀完。我所能從這一種 *Charmant* 的特性裏領略到的，只知道他教我們發現了。常接觸着却又覺察不出的小巧玲瓏的世界，正在這世界裏安放着他的人生哲理。倒是愈是細微的事理愈加能夠吸引他的注意，這一點又像前面提過的一意的選擇重要的細微事件適當地安排，如量地擴大開來作為歷史研究的新創方法的 *Taine*。Pierre Loti 在法國作家中最受他的愛好者，並非偶然的事。

最妙妙的應是委婉熨貼的人情美，倘使人們都具有這種修養，人世也不會像現在這麼苦惱，幸福者的名冊上將要加添不知道多少名字！諸位有讀過「歸航」裏面「在途中」的一段文字的麼？夜靜中的滄茫大海裏，孤單單進駛着的海船，邂逅遇見了遠遠正迎來另一艘的時候，立刻發出招呼的電信符號；更幸而遠來的是同一公司的兄弟船隻時，電信後還接着洋洋的幾聲氣號。這時候，我們的細膩的朋友便提醒我們，說是人生旅程中，親疏的差別原也不妨分分的；但美妙的是時常存着一個準備發放氣號的好

心。他又勸告人「請不要以自己的心理被人知道了是被入侵襲。用糖投好於小孩，正因為自己也會愛糖之故」(一)。用了這種心思，所以一切都是他的朋友。他說他愛獨居，因為獨居可以使他普遍地想到他所有的親愛。

(註一：原書頁一六八)

無怪乎他時刻想念法蘭西了。他告訴我們的四月騙人節日送炭(一)，同電車工人失去帽子(二)的故事，不是交相體貼的心情，都成了大家日常生活的習慣了麼？那裏的人比我們這裏的更能懂得社會生活的意義，一般的生活都有了大家共存共榮的素養，大抵各自有各自的職業，除去政客市僧以外，彼此間少有說謊的必要；加以善感暢懷的性格，隨時要求趣味情感的慰藉；這種環境裏面生活起來，自然到處都是輕鬆爽適，暖意融融。不幸在我們這中國，一切人惡意揣測他人的時候多；爲了自己，那怕些小的接觸，都似不願意別人與己並存。這是何等顯明差異的對比。更何況教我們的細緻的朋友感受起！

(註一：原書頁一八〇)

(註二：原書頁九五)

話又要說回到個人覺醒的努力上面來了。他們那裏正因為經過了這麼一番嚴格的訓練，所以自己以外承認還有

別人。在法國革命以前的文學作品裏不是也可以見到特權階級任意擄掠路途邂逅的嬌美的故事麼？

可是我仍只承認他們比我們前進了一步。並不是不艱難的一步——至於大規模的，複雜的，不像我們這淺視的，肉搏的，凶殘與自私，我却相信仍與旺地存在着：這是我不同意於孫先生的地方。

然而，法蘭西終究是世界的樂土呵！我們最常懷念法蘭西的作家稱頌法蘭西的原由，是在於性格的適合，抑或承受了法蘭西的影響；我不能明顯辨出。我的意思是想說「世間不能有充塞天地的人」這一點思想。我們似乎都相信在由法國渡過萊因河的國度裏，住着世界上出產英雄最多的民族；然而，據法國哲學家 Parodi 告訴我們說：法國的真正傳統，在思想上同在政治上一樣，是百年以來不斷地引起世人對於德國思想家的輕蔑；而這是在 Parodi 頗病為淺薄的。橫掃一世的尼采，一到法國便遇着 A. Fouillee 的迎頭打擊，一直不會在法國思想上發生多大影響，他的著作却仍都被翻譯出來。法國沒有莎士比亞，沒有哥德，沒有但丁，沒有託爾斯泰，這在法國也嘗引為恨事。然而他有 Montaigne，有 Descartes，有 Voltaire，一脈相傳到現代有 A. France，這些都是指導我們認識自己，尊重智

慧，並如何對英雄拆台的偉大的名字。有了他們，英雄們在那裏才不容易站腳，於是熙熙皞皞地圍住着的都是和易易，會着面就拉起手來傾談一陣，歡笑一陣的平凡人。爲了受不住目前中國新的舊的各式的英雄的壓迫，想到這裏不由胡亂說出我的不成熟的意見來。春苔，你是準備在短期間裏就再去法國的，我們幾時才能在馬賽埠頭暢快把晤呵？中國是終於不適於青年的健全發育的，雖然我們也不忍撇棄他。

你說你的「北京乎」出版一年了，一直沒有得到什麼迴響。其實，在表面喧嘈而實質死默得怕人的中國，多少事件都享着寂然的待遇，何只是你的文字？我屢曾說過我願意寫點意見；祇是，你是知道的，我所能說的只有這麼蕪雜零亂的東西。倘使因爲多了話而也如你一樣地受到訓斥與威嚇時，那我們原只爲說給青年同伴們聽聽的；而且我歸國來除去家人同三兩友朋外，已經見慣了冷落與麻木，也不在乎這許多了。近來切想能夠清靜下來，努力多讀點有系統的思想的著作，救濟自己的貧乏與苦悶；然而情形是如此厄人，何能輕巧許我。

爲了紀念同在湖濱的小住，這雜亂的文字，改也無法改好的，便這麼寄給你罷。七月二十四日，一九二八。

美爾博略傳

曾仲鳴

— Octave Mirbeau —

一、美爾博的時代

法國的浪漫主義，在千八百三十年前後幾十年中，極為興盛。過此以後，作者的智能，漸漸竭了，叙情的源泉，也漸漸涸了。那些文人們純粹注重主觀，所讚賞的，是驚奇神祕的文章，所抒寫的，是悲傷空想的情緒。他們以直覺的概念，代替事實的研究。他們沈醉於理想的天國，而忘却現在的世界。但是十九世紀中葉，哲學上的實驗論正引人考慮，而科學精神亦臻全盛的境地。一般人對於虛無漂渺的浪漫思想，便起厭倦。并且各種工業發達，物質文明又逐日進步，富者益富，坐而享受，窮者益窮，困無所歸，人生到處，遇着苦悶。一般人對於迷戀想像的浪漫生活，便生反感，於是就有實寫主義的運動。實寫主義與浪漫主義，在文學的體裁上，雖偶有相同之點，而在精神上，則純然相反。浪漫主義，重主觀，實寫主義則重

客觀。浪漫主義求美，以趨向藝術為目的，實寫主義求真，以研究人生為目的。浪漫主義傾於幻想，重乎情感，實寫主義則傾於實在，重乎理智。

實寫主義受科學的陶冶，采科學的方法，對於個人或社會的病象，都用分析法解剖法去考究，對於人生的美醜，都以敏銳精細的觀察，為率直誠實的描寫。這時代的文學家，如左拉莫泊桑輩，均是實寫主義的健將。

美爾博就是生長在這個時代裏，他的性格思想，受當時環境的支配，自然很大，他的文學技藝，受當時文人的影響，自然也很深。

二、美爾博的性格

美爾博 (Mirbeau) 名奧德維 (Octave)，以千八百五十年二月十六日生於法國的特維伊耶城 (Trevières)。這個城係在西北部，人民的性質樸素爽直，與美爾博同時的實

寫派的文學家，如佛羅貝（Faubert），如莫泊桑（Maupassant），都是生在這區域中。他幼時居鄉間，少與外人來往，閉門讀書。千八百七十年，入巴黎大學，研究法律，校課既畢，與一般少年嬉游於咖啡館，或飲葡萄酒，或吸鴉片烟，放浪自豪。稍長，乃急改過。千八百二十五年，受「秩序」[L'Ordre]雜誌的經理的聘任，為編輯員，作文評議時政，辭氣激烈，經理怕因此獲罪，婉言解約。美爾博亦以發表言論，不能如意，決然他去，專心著作。他對於社會的各種人都有無限的厭惡。

他所最厭惡的，是資產階級。他以為貴族的罪惡，世人皆知，且為數有限，容易剷除。至於資產階級，則多是無恥之徒，靠欺詐局騙而暴富，既無高尚的思想，深博的智識，又每自恃自驕，而厭惡輕視窮苦無告的平民。

他所最厭惡的，還有無教育的婦女。他以為她們多陰險狡怪，引人墮落。還有無才能的文人，他常說「這些文人們是世上頂污濁的東西」。此外如教士的詭詐虛偽，如軍人的殘暴橫行，都是美爾博所厭惡的。

美爾博少年時帶厭惡資產階級的性質，而所與來往的，多是貴族。故其言論，參雜保皇黨的主張，而替禮拜堂作辯護。年事漸長，閱歷漸深，憤恨世間富貴的不平等，

窺見宗教所提倡的假道德，思想大變，乃有無政府主義與反宗教的主張。對於政客教士，為熱嘲冷諷的批評，或作激昂猛烈的攻擊。他以為世上只有人類，無所謂祖國。凡事有害於人類的，吾人應極力排除，勿使其實現。什麼愛國主義，不過是野心家藉以率領人類於互相殘殺，以滿足自己的虛榮私慾罷了。

美爾博的一生，曾經法國兩次的戰事。第一次是千八百七十年普法戰爭，第二次是千九百十四年的歐洲大戰。他遇第一次大戰，正在少年，悲痛憤怒，他的性格，大受刺激，遂成恨世厭亂的念頭。迨到第二次大戰，他已衰老，慮殘殺的蔓延，怒德人的無理，愁悶苦惱，他的性格，又受刺激，遂起愛國憂民的情緒。

他臨逝世的前一天，留下一張遺囑，含着濃厚的政治氣味，

『在四十年中，我努力揭開人類的罪惡與詐偽，以四十年之奮鬥，只達到人類的歷史的大罪惡——德國的暴舉……現今有兩種危險，繞住我們，其一是犧牲者要變為壓迫者，其一是假借所設虛無的人道主義的愛情，而把犧牲者與壓迫者混而為一……一般人要和我一樣發現，知道祖國是一實在的東西。』

這種意見，和他平日的主張，大相矛盾。他的政友都頗驚駭，以為將死的人所說的話，是靠不住的。實則美爾博臨死時，精神極為清明，他的遺言，實是出自他的本心的。

美爾博述社會的怪狀，叙人類的凶德，言辭雖極激烈狂暴，然在平時，交友待人，又甚和藹可親。青年後進，偶有文章，送他觀閱，他必為修改，遇妙辭佳句，則默記憶，向人念誦，稱許不已。所以他雖慢世，評論人類的詐僞，恨他的，固然不少，而愛他，服他，敬慕他，親近他的，却有千萬許人。

三，美爾博的小說

美爾博的小說，可分短篇與長篇兩種。

美爾博的短篇小說，第一本係爲「牙舍的函札」，其中所述的大半是法國西北方農民的故事，而近於理想派。此時他尙未表現憤恨社會的觀念。他的思想，曾由守舊的保皇的，變爲維新的革命的。他的小說，也隨着而變。其初所寫的，多半淡無奇，迨至思想變遷以後，便有激昂憤慨的文字，凶猛尖刻的辭句，以實寫的技藝，紀人類的黑暗，用誠摯的態度，述衷心的怨怒，使人感動，而表同情。他

的其他短篇小說，係他的友人於他逝世後，始搜集彙編，而印爲單行本。

近代文學批評家黑蘊 (Reyon) 說：「美爾博的短篇小說，多是神來的作品，而含深遠的意思，對於社會，爲不掩飾的批評，對於世俗，爲頂沈痛的諷刺，這就是他的特性。」

美爾博的長篇小說，最著名而最帶自然派采色的，有『受難的花園』，『女傭的日記』，『狂人的二十一日紀事』等，都是描寫事實的作品，搜集叙述人間的瑣屑生活，剔抉記載社會的醜陋真相。他和左拉莫泊桑諸人一樣，以實驗的方法，從博物學與社會學的見地，去研究人類，而特別注意環境的影響，與遺傳的現象。

美爾博譏笑社會，好出以滑稽，使人初讀時，不大感覺到，但細加思慮，便覺他的情緒刻摯，思想高超。他以為人類無論何時，都有不平等的現狀存在。他常說『資產階級厭惡工人，工人厭惡無家可歸的窮民，這些窮民，又厭惡比他們更貧困的人們，因此，人間的不平等，終無已時。』

黑蘊說：『美爾博的長篇小說，多述痛苦的事情，寫社會的醜史，暴露人類的獸性，窺透文明的裏面，使人讀

罷，生激烈的反感，而起厭世的概念。

然而他以誠懇的心曲，流暢的文章，來寫人類的卑鄙淫猥，正欲顯示社會的惡質，使人警惕，使人覺悟呢！』

四，美爾博的戲劇

美爾博的戲劇，也可分短篇與長篇兩種。

美爾博的短篇戲劇，都是獨幕劇，和他的小說一般，都帶譏刺社會，厭恨文人的辭氣。他的技藝高妙，思想深沈，句法短勁而有力，精神勇猛而忠實。他厭惡世間所妄談的假戀愛，故每以滑稽的語調，描寫男女的愛慕情況，他厭惡近今所提倡的偽道德，故每以輕蔑的言論，表示心中的菲薄意思。

美爾博的長篇戲劇，有家庭 (Le Foyer)，壞牧人 (Les Mauvais Bergers)，事務是事務 (Les affaires sont les affaires) 等篇。其中家庭一篇，是和那東孫 (Thadée Natanson) 合著的。至於「壞牧人」與「事務是事務」兩篇，算是他的傑作。

「壞牧人」係於千八百九十七年十二月十四日，第一次開演於黑那遜 (La Renaissance) 戲院。美爾博在這本戲劇裏寫一個工人抱着革命思想，向工廠中極力宣傳，奔走

狂呼，無人響應，反被逮捕下獄，備受艱苦。後來這位工人，進到一個女工人家，相識不久，互相愛慕。女工的母親，因勞病死，她將一生的慘況，向他陳述，他更憤怒，就開始鼓吹罷工。終因罷工的工人們，勇氣不足，團結不力，工潮遂起波折，大家怨怒他，誣蔑他，說他侵沒公款，向他索取麵包。正在騷動之時，那位女工突然走出，用勇敢的言辭，果斷的姿勢，證明他是忠誠的堅毅的。彼此諒解，恢復從前的感情，即刻表決，異日燒燬工廠。同時，廠主想以武力彈壓罷工風潮。他的兒子是得到新思想的少年，不贊成他的父親的行為，遂和他的父親絕斷關係。一日，工人和軍隊交戰，廠主的兒子也加入，助工人抵禦。無何，工廠卒被焚滅，許多人被鎗彈打死，女工也受重傷。但當她蘇醒之後，還呼叫勇進，希望新運動早日成功。

「事務是事務」係於千九百〇三年四月二十日，第一次開演於法蘭西戲院 (La Comédie Française)。美爾博在這本戲劇裏，寫一個商人不顧廉恥，不講感情，專心於「事務」，只求致富，不管他所用的手段，害人與否，不管他所取的方法，正當與否，有時失敗而破產，但仍努力工作，以恢復他的「事務」。他本出身貧窮，卒擁千萬的財產，購報館，任經理，運動為議員，想擴充他的勢力於政

界，以求虛榮。他的園丁，將有一子，他嫌小孩吵鬧，立把園丁的全家驅逐。他的管家，本是貴族，窮無所依，執役於他的家中，勤謹異常，他不哀憐贊獎，反時加那揄。他的女兒，酷嗜藝術，見他的殘暴狡詐，極引以為恥。他想與貴族聯姻，決把女兒嫁給他的債戶，——一個侯爵，——那曉得他的女兒却愛了他的書記。這位書記，貧困多才，也常常受他的虐待。他隨後結交兩個壞人，商議組織一個公司，他們三人，性質相同，互相利用，互相欺騙。一日，他的兒子駛汽車遇險而死，他極哀痛，他的兩個朋友，暗將公司的合同修改，只合宜於他們二人的利益，並以為他已悲悶昏亂，乘此時候，求他簽字。他悶罷大罵，將合同改正，對於他自己的利益，絕無損害，然後簽字，交還，且說道「事務是事務」！

美爾博在前劇描寫工人們終日在刑具般的機器下做苦工，餓不得食，寒不得衣，工作的時間，吸着和毒烟不相差別的煤氣，休息的時間，飲着和毒藥不相差別的酒料，正在壯年，體已衰疲，夫死婦繼，父死子繼，若羣起反抗，求較安適的生活，找較光明的道路，則又被人誣為叛徒，如以慘殺。意義深遠，辭句沈痛，鼓勵人們的心血，使之沸騰，掀動人們的肌膚，使之戰慄。此劇每次表演時，觀衆

都憤憤不平，歎社會富貴的不均，恨資本家的暴虐，勃然起猛進的勇氣，而生革命的精神。

美爾博在後劇，描寫商人們的卑鄙，只求物質的享受，和社會的虛榮，對於人類的譏刺，似乎過於刻薄，實則世間正多此等人呢。此劇和莫利哀 (Molière) 的慳吝人 (L'Avare)，伯克 (Henri Becque) 的羣鴉 (Les Corbeaux)，均是法國文學界的不朽的傑作。

五、美爾博的文藝批評

當聖佩韋 (Saint Beuve 1804-1869) 在浪漫主義極盛的時代，取生理學的方法，應用於詩文的批評，已漸開實寫派的文藝批評的端緒。聖佩韋不特承認作者的剛柔的氣質，與健懦的狀態，有關作者的思想，他并要把批評學由藝術引到科學的區域。他說

『我有一種興趣，就是分析採擇。我是一個精神的博物學者，我所欲建設的，就是文學的自然史。』
隨後又有譚奈 (Taine 1828-1893)，對於文藝，完全當作一種科學看待。他說

『美學正如植物學，在植物學，無論是橙樹，桂樹，松樹，都帶有相同的興味，藝術亦復如此。』

他要從人種環境時代三種要素裏，詳細探究，找出證據，以創立審美學。他所採取的文藝的方法，純是科學的。他說，

『科學是給人以自由的，任各人的所好，任各人仔細去研究，那是最適宜的學問。科學對於一切藝術的形式，一切的派別，都有同情，即與科學相反的，亦予以同情。人類的精神，儘管有所表示，科學却要完全收取，加以研究。』

自聖佩韋譚奈以後，許多的文藝批評家，都依照這些方法。所以美爾博的批評文字，也頗受他們的影響。他在千八百八十五年，曾出一本批評美術展覽會的小冊子，議論嚴正，文筆閒適，不似一般人誤解藝術，妄評藝術。他在他的批評文字中，很表現出他的性情好尚。

黑蘊說『我以為美爾博太過厭惡心理學的文藝，他常常注意作家的形式，他算是審美學家，不算是批評家……美爾博很崇敬馬納 (Marché)，穆納 (Monet)，荷丹 (Rodin)，贊譽他們的作品……但是他尚有成見存在，他在批評的文字裏，也每每參着自己的成見。』

六，結論

黑蘊說，

『美爾博的小說戲劇，有時參以自己的個性，有時假

託他人的名姓，簡直把自己的生平，陳述出來。他的滑稽態度，他的神祕思想，幾乎可算是我們的文學界的「孤獨者」，然而他生於實寫派的文學通行歐洲的期間，與無政府主義宣傳極盛的時代，他的言行，總受着影響，他的強暴的嗜好，近於左拉，他的敘事的筆法，近於莫泊桑……』

黑蘊又說，

『美爾博的作品，雖可列入實寫派中，但是他的文章偶然却帶浪漫派的采色，他對社會人生，作精細深刻的觀察，又像莫里哀與巴呂扎 (Balzac)……』

美爾博雖不能算是第一流的文學家，然而他的文辭，絕不庸俗，他的幻想，又甚豐富，不特在法國近代的文學界，為不多觀的作家，就是在世界的文學界，亦非常有的文人。

他的文才瑰瑋，因使人佩服，他具着不妥協的性情，與大無畏的氣魄，更使人景仰。他向不為名利所誘，亦不為強權所屈，他的自信力極為強烈。他每每說道：

『我們的主張，若有人以為是怪論，我們一切不管，還要幹去，還要永遠幹去。』

我們敬愛美爾博，我們應該細讀他的作品，我們敬愛美爾博，我們尤當認識他的精神啊！

國人對於西洋方藥及醫學的反應(九)

江紹原

收到北京協和醫學校李振翩先生寄來的「協醫通俗月刊」一冊。又周啓明先生寄示疑古玄同先生給他的信，中云將檢出舊醫的小冊子兩種，送給我用。

十七年八月七日寄稿時誌。

(三〇一) 注意中醫的宣傳工作

康健報『介紹中國醫藥常識之報紙』週刊 中國康健學會編輯發行 丁甘仁之子丁仲英爲會員之一 每期大洋四分 館址上海大馬路望平街口

此報和王一仁的小冊子中國醫藥問題一樣，用的是黃帝紀元。下面的一文，見第六十三號，『黃帝紀元四千六百四十一年四月十五日，星期六』(即“Saturday, May June, 21938”)刊。

宣傳中醫常識期以普及國外

陳存仁

溯自西醫東漸。其初華人因其學背國情。藥非國產。且然不知其學理如何。孰敢以身輕試。比年以

還。西醫事業。蒸蒸日上。迥非昔日所可比擬。吾數千年歧黃國學。不特不能與之並駕齊驅。抑且有喧賓奪主之勢。如滬上中西醫家。納稅相等。而中醫在衛生局除試驗事宜外。無參政之權。亦未聞政府或省政府以公款辦理中醫校醫院。其餘社會事業。西醫中醫利權高下者尤不可勝計。此李平書先生所以有拔幟易幟之嘆也。推原其故。非中醫不及西醫。亦非西醫駕乎中醫之上。蓋由於西醫善於宣傳而已。試觀昔年西醫之設立衛生會。遍贈宣傳西醫常識之圖畫報章傳單雜誌。西醫及教會之所補助經費。年以萬計。及於今日。社會中人對於西醫之『腦膜炎』『猩紅熱』等名詞。竟朗朗上口。對於『阿司匹林』『拍勒托』等亦受之無疑。苟其國中醫者。富於保守亦如吾中醫不以宣傳爲急務者。則余敢決其醫藥事業。雖百年以後。仍不能出其國門一步也。本報有鑒於斯。遂集巨資。抱犧牲之精神。先行康健報一種。發揮中國醫藥上精細之學理。期與西

醫一爭短長。且除分贈國內各團體機關社會外。尤注目於國外華僑團體。庶幾他日國藥行銷異國。自足以塞今日每年數萬萬之漏卮矣。

基督教會的勢力蔓延到中國了，有心人康有為陳煥章等憂之，於是設立孔教會，抬出孔丘作教主，按期舉行講演以抵制之。

張作霖孫傳芳等知道國民黨宣傳的力量之可怕了，於是把國家主義派及其他老年青年們招了去辦理講演，出版，張貼標語，印送圖畫等事以抵制之。

『宣傳西醫常識之圖畫報張傳單雜誌』，一日多過一日了，丁仲英等見了怒焉心傷，故創辦康健報，介紹『中國醫藥常識』以抵制之。

但是基督教，國民黨，以及西醫之所以能有今日，是否全靠文字宣傳呢？這一個點，康有為乃至丁仲英不幸似均不曾仔細考慮過。

關心於近代醫藥常識在我國之進展者，請注意舊醫之宣傳工作。舊醫中有大規模宣傳的傾向了，你們應如何改革工作，纔不至於失敗！

從事於華僑教育及衛生醫藥事業者也請注意。莫忘記中醫正想攫取這塊肥肉呢。

中醫的刊物，無論注重「宣傳」或注重「研究」的，我也頗想調查一下。甚盼各處的同志予以助力，例如這次所講的康健報第六十三期，便是招勉之先生寄贈的。

(三〇二) 中醫果真能治西醫所不能治的病嗎？

我們的確常聽見人說：西醫所治不好的病，有的中醫能夠治好，足見中國醫學是不可以輕視的。

但是這宗話究竟有幾分可信呢？欲解決此疑問者，應參攷像下面的一篇文章。該文原見北京協和醫學校通俗月刊五卷一期。

「西醫所不能愈中醫有能愈者」

李振剛

「西醫所不能愈，中醫有能愈者」，每逢智識界人，常以此詰難。中西醫的優劣，係另一問題。而這句話，決不足替中醫張聲勢，因為這句話的本身，不能成立，待我一解剖出來。

「西醫所不能愈，中醫有能愈者」這句話，是否根據事實，便是一個問題。我每遇人以這話詰我時，便反問：「先生所說那位病人，姓甚名誰，住在那裏，

我很願意調查一下」。於是詰難者既不願直認爲「想當然耳」，祇好說，我不過是聞所聞。

進一步說，便假使有一個病者，經西醫診過，病未見好，改請中醫，一劑而愈，這也不能證明中醫果有價值，請分言其故。

(一)中國現在之所謂西醫，漫無限制，品流複雜，替西醫提過皮包的，也自稱醫生，一二人的錯誤，當然不能代表全體。

(二)許多人常不懂病的原因及治療的原則，以爲病非藥不能愈，治病全恃乎藥，殊不知許多病症，均能自愈，所謂一劑而愈者，多係病之自愈，與藥無關，西醫也好，中醫也好，均不得貪天之功，以爲己力。

(三)國人對於西醫之信任心甚淺薄，常見病人入醫院後，已施用某種治療方法，計日可愈，而病者不知病程有定期，因未立即見效，堅欲出院，改請中醫，適逢病愈，於是西醫用其力，中醫收其功。

(四)受過科學訓練的醫生，診斷非常小心，決不輕易宣佈某人之病，爲不治之症。至於病人，常喜說不負責任的話。曾請中醫診過，而改就西醫的病

人，常說中醫如何如何腐敗，及其再請中醫時，又說西醫如何如何不可靠。此爲病人的普通心理，故西醫所不能愈的話，如出自病人之口，其價值實在很小。

果欲證明「西醫所能不愈，中醫有能愈者」，這一句話，必須有下列的事實。

有某君患某病入某醫院診治，(該醫院的設備人材須與歐美A等醫科大學醫院同等，)經許多醫生會議以後，認爲不治之症，並用某種實驗方法，證明他們的診斷沒有錯誤，病者出院，改請中醫診視，認爲可治，服藥以後，病果然好了。這種事實，我敢大膽說是不會有的。孫中山先生的病，就是一個很好的例。當孫先生的病，被協和醫院證明爲癆時，我的一個朋友對我說，「假使孫先生的病，被中醫治好了，你覺得怎麼樣？」我答應說，「那不但近世醫學，須根本推翻，即電燈火車輪船等一切科學的產物，都要推翻，因爲牠們都是根據同樣的原理而來。」

「西醫所不能愈，中醫有能愈者」這一句話，的確往往並沒有事實作根據。關於此點，請參看前引蔡某的白芨治愈

肺癆譚（貢獻三卷七期）。

料想李先生這篇文章，還不能夠使中醫和信中醫的人完全信服。他們將說：「然而中西人的體質和中西藥品的功性，畢竟是不同的啊！而且我國必也有些病是西醫所不認識的啊！」關於這幾點，我深信西醫必定能給我們滿意的答覆，且等我看到時再引給讀者看，讀者中如有人已經看見過對題的解釋，則請通知我，以便我抄給沒見過的人看看。

七月廿四日

（三〇三）兩個「驗方」

聶氏家言選刊第三輯 聶其杰（雲台）輯纂 中華書局代發行 十五年十月初版十六年十月再版 售價二角五分

李振翩先生請看：

知道你願意調查西醫所不能治而經中醫治好的病症，請讓我與貴同鄉（？）聶雲台所編的家言選刊第三輯抄兩條出來給你看。

西瓜灰治臃脹方

用極大黑皮西瓜，於蒂部切去一蓋，如五寸碟大，挖去

瓜瓢，留皮約四分厚。每一瓜內加入大蒜頭（去梗連皮切片十二兩），陽春砂仁，去壳抖碎四兩，仍將切下之蓋，用篾籤扞上，外塗酒礬泥約寸許厚，再敷以薯蕷，用木柴青炭炙存性，研極細末，好瓶密藏，不令洩氣。每服一錢，清晨或臨睡時開水送下。輕者五六服，重者十餘服可愈。切忌葷腥鹽及麵食，并須永不食瓜，倘食之復發，則不可救治焉。

此方見前年申報常識欄，蓋蘇州豐備義倉製以行方便者。有某君患此病，服此而愈，因函登申報，於是同病者紛紛向該義倉索藥，轉瞬藥罄，義倉執事乃將原方登報傳布。

家慈生平好製藥施人，凡聞驗方，必抄存配製，今秋試照該方製瓜數枚，施治輒效。表姪曾寶函女士學西醫於杭州，持以試驗醫院中患水臃者，服藥數劑後，小便暢通而臃脹消；據云，此症為腎臟發炎，驗其小便，皆含蛋白質，西醫但以手術放水，及服通利小便之劑，然旋消旋腫，不能全效也，服此藥者，蛋白質大減，故其效可恃也。又按西瓜治腎炎，日本人知之。曩年在日見有售西瓜糖膏者，謂能製腎臟炎也。又大蒜利水，西醫亦知之。昔年亡室亦患腎臟炎，故予研究

治法甚悉。此方則西瓜大蒜兼用，故其效殊勝也。

治糖尿症法

黃君伯樵。患糖尿症。德醫診治多年不愈。聞德國有專門治此症者。遂赴德就診。又二年。亦無効。時黃君英伯亦在德。告之曰。此病非西醫所能愈。須服中藥香連丸。及多食西瓜乃可愈。伯樵旋歸國。如其言食西瓜百數十斤。兼服香連丸。果全愈。糖尿症亦腎臟炎也。西醫治此症惟有一法。即禁食糖質粉質。米飯能變糖。故禁食米。西瓜含糖質甚富。西醫亦所禁食者。而不知其竟能愈此病也。又消渴症亦糖尿症之最劇者。中國驗方多食梨能治消渴。而西醫以梨含糖。亦在禁食之列者也。西人凡事專從物質研究。斥氣化為荒唐。而事實上氣化之功用。有成効大驗如此。足徵近世科學之偏而不全也。又瞿止庵太親翁晚年患糖尿症。德醫克利言晚年患此最危險。投以藥月餘無効。又照例禁其食米。命多食鷄蛋魚肉。而公自幼不食肉。勉強多食鷄蛋。遂致病。適胸際氣痛。家慈以家製之五香丸勸之服。三日後痛已而糖尿亦全愈。食飯如常。亦不復有糖尿。五香丸見驗方新編。方為五靈脂香附黑丑白丑也。是否全為此丸所

愈。雖不可必。但其病愈。適以是時耳。特附誌於此。以備研究。

假使西瓜灰治臟脹和西瓜肉治糖尿都是驗方，那麼，先患臟脹而用西瓜灰治好的人，以後若又患糖尿，恐怕便不得吃西瓜去治了，因為治臟脹方不是明明的說過嗎，愈後「須永不食西瓜，倘食之復發，則不可救治」。我國的便方，其中常有一兩種主要品物是病好之後終身不許喫的。我疑心這個說數只是個迷信，未知果然否。

西瓜能否治糖尿病，尤其是個有趣的問題。如其能，西醫的禁食糖質，豈不成為應修改的話？有一點却是我們這般醫學門外漢也知道認為確乎無疑的：西瓜能治糖尿病與否，純屬「物質研究」。西瓜苟真有此妙用而西醫不知，謂西醫之「物質研究」曾有所遺漏則可，謂氣化研究重於物質研究則不可。昔人所謂「氣化」，其能用物質術語表明者（Expressed in terms of matter）則此後應應用物質術語代替氣化之論，其不能者，必係謬言，不得靠了氣化之名，偷生於天地間。一切學術都是循這條路進展，醫學豈能獨居化外。

上述兩方，是否可信，切盼先生早日予我們以深刻確切的答覆。聶氏家言，在南方似很有些讀者；所載關於醫

藥的筆記，中醫刊物，常見轉錄。例如「治糖尿病法」，康健報第六十三號曾轉載，改題「反西醫之糖尿病治法」，并以奉聞。

江紹原上。十七年七月廿七日。

(二〇四) 袁昶校刻黃帝內經太素序

「黃帝內經太素」三十卷，『其經刺取素問靈樞，注則隋通直郎守太子文學楊上善奉勅所撰也』。元明以來，其書久無傳本，清朝人始從日本得之。光緒年間，袁昶在北京看到一個鈔本，他自己雖不習醫，仍借來錄副，後『屬（其友）張廬先生校勘之而鮑生次甌佐成之』，既成，刊以行世，並為文敘其始末於卷頭。袁氏這篇敘文，以下語結束：

倘由此發摛義蘊，參以近日西醫所得新理，得課俗醫以扁倉，程之十全之效，躋芸生於仁壽，匪止一溉之功，滋幸矣，滋幸矣。（光緒二十三年丁酉西歷一八九七 敘，同年刊）

此校刻本「附錄」中又云：

張廬續示舊鈔「內經明堂」十餘葉，仍屬次甌校刊，附太素後以行。近日西醫全體通考，得諸實測，惜乎未得明堂十二經之指。而此書又殘缺僅存，斷圭碎璧，無由據以訂正俗本之譌舛，可惋也。

讀這兩段文字，便知不習醫的人也和醫者一樣，堅信此土醫典中藏有甚深甚精的理，為後人所遺忘，且為西人所未嘗夢見。將它發掘出來，參以西醫新理以救世濟民，是他們所希望所禱祝的。若告以內經幾乎全部是廢紙，其中的基本理論大都不能成立，他們鮮不駭而却走者。內經為過去之物一語，誠然是個聽了令人難堪的真理，但我們如不早點承受了，又怎能「躋衆生於仁壽」呢。前一輩的人所不能或不肯承受者，讓我們毅然承受了吧。雖然，我們應覺悟與其鑽研古書不如效法泰西，往前探討者，又豈止醫學而已哉。學術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皆須努力。

十七年七月廿六晚

(二〇五) 清史稿無王勳臣傳

俞平伯先生來函

紹原兄：從貢獻上看見

惠書，查清史稿藝術傳一中並未為該王勳臣立傳，只有葉天士徐靈胎之流耳。似應由貴禮部札飭接收該館之諸委員，逕行附入可也。敬問
弟平伯上。 六月卅日



王清任的真學問並非從書本上得來的呀。畫他手裏擎着書，委實與他叛經的精神適得其反。說這簡直是污衊他，也不爲過。好事的畫家，塑像家，雕刻家們啊，這裏是你們的一件愉快的任務：訪查一下——假使可能——王清任生前的相貌體格，然後動手替我們畫或造些能充分表現他的新像。記清了我們要求看，喜歡看的，是刑場屍場上用用手眼的他——不是什麼掛着朝珠，手執書卷，坐在榻上的他，像上面那個 Conventional 圖所示。

上圖是吾妻玉珂影描的。她只求忠實於原本，餘非所計。

紹原識。

紹原謹覆 邇來敝禮部，若存若亡，且與任何政府，向無往來，札飭接收委員添入王勳臣傳一節，絕對譯不到。無已，揮汗將粵刻本醫林改錯中王氏畫像敬謹摹出，煩貢獻社製版印在旬刊上面，略誌吾人敬仰之意可也。

中華民國十七年七月廿四日

(三〇六)柯爲良全體闡微的自序和林序

柯爲良編譯的「全體闡微」，我已從杭州舊書舖中買到一部。共四冊，用有光紙，係「光緒乙巳（即光緒三十一年，西歷一九〇五）秋惜蔭書屋（石印）」。從全書各處的紅印泥圈點及書頭的注看來，我們可以知道它的原主是一個醫科學生。

柯氏自序於光緒六年（庚辰）（西一八八〇）暮春，「榕垣保福山之聖教醫院」曰：

醫之爲道，動關生死，欲知治法，須識病源，欲識病源，先明部位。故泰西各醫院，有剖驗大辟之囚，以課生徒，日益求精，於全體之功用，無不既明且備。余航海到閩，十有餘載，施醫之暇，學習華文，遍閱中國醫書，所論骨格臟腑經絡，或缺或

誤，不勝枚舉。（中段已見小品二七二，不必再抄。）咸豐初年，英國合信氏曾著全體新論一書，撮西醫之大要，開中土之新聞，頗爲中華士君子許可。與華友講論醫學，因蒼萃近年英美所出各書，繙譯成函，爲卷六，爲圖二百六十，（原註：內百圖爲美國李善堂醫書館半售半送，惟圖旁皆外國號碼，因於其下重復註解，閱者宜察之）（紹原註：然實止三卷，圖則有二百六十五），顏曰「全體闡微」，實部位之大成，爲醫學之根本。俾學者由此入門，明部位而究病源，於造物主生生之功，無小補云。

譯編者是個美國人，他對於漢醫典裏面的「缺」和「誤」，不惜在自序中明白指出。然他的漢文顧問林鼎文（玉甫），是個中國人，而且是位醫士，此公的序，却通篇是替古聖辯護的話了。林序全文如下。

醫道始自歧黃，經絡詳於靈素，夫人而知之。其中有專立成篇者，如營氣篇，衛氣篇，骨度篇，皮部篇是也；有散見各論者，如論臟腑半見於靈台祕典，論宗氣半見於營會生衛，目之功用，詳於大惑，腦之部位，立於海論是也。夫聖賢之立論也，

片言隻字，義無不該，或隱於言中，或形於言外，或伏於此，或起於彼，詞義古奧，體會為難。雖代有註家，只能於原文中順為解釋，不能於錯見處會其全形，誠如王弼州所云，醫書至難讀，吾輩雖博通萬卷，猶難綜其氣旨焉。余友柯為良先生，美國之良醫也，來閩施醫，十有餘載，通閩語，識華文，與余講論醫學，輒終日不倦，誠好學之君子也。嘗口譯全體闡微一書，其間分肌劈腠，析絡溯經，蓋形體之大成，發靈素所隱伏，囑余筆之於書，以垂梨棗。余以醫務倥傯，日無暇晷，蓋有志焉而未逮也。越二年，書告竣，半出柯君手。惟華洋文義，譯語難符，致句多畫足之蛇，字誤渡河之豕。余也前以不遑珥筆，僅譔要綱，茲復已付手民，無從刪正，憾何如也，聊俟將來而已。今此書之出也，世將謂中西臟腑，得無不同乎？不知天下萬國，殊以氣不殊以形，（紹原注：參看小品二八零）：如書中論紅血行於脈管，即經所謂營行脈中，營為清也；論紫血行於迴管，即經所謂衛行脈外，衛為濁也；論腦筋為百體之主令，即經所謂統轄三焦營衛之宗氣運行於週身也。是內經只言其用，而西醫

兼論其形，名雖異而實則同也。間有發前人所未發者，蓋亦從西國割驗之明證，發古聖不言之奧旨。惟善讀者深求而探索之，庶不啻解臚理腦者，無補於玉版之篇也。

義「隱於言中」，已經夠玄妙了，「不言之奧旨」，則尤係玄妙中之玄妙。人身各部形和用，盡在古聖言與不言中——這種謬見橫於胸中，於是中國人只肯會合，重解，曲解那一兩部古書，而不肯採用西洋人的方法，對於人身做直接的觀察。現在林玉甫當然已經死了，但他的思想呢，恐怕尙未。

八月五日寫

柯為良西文原名的 initials 為 D. W. O. (此據序尾的鈴記)。

(111077) B. Hobson = 合信 · J. G. Kerr = 嘉約翰(?)

下見「協醫(協和醫學校)通俗月刊」五卷一期。

西醫輸入中國之經過

西醫輸入於中國，推板吉門霍白生 (Benjamin Hobson) 為首功。該氏生於一八一六年英國 Northamptonshire 地方，卒業於倫敦大醫院，於一八三九年

來華，充當倫敦教士會醫士。其時先彼而來者，已有柯立志 (Colledge)，派克 (Parker)，陸克德 (Lockhart) 三人。柯立志係一八二七年到澳門，擅長眼科，早已聲聞遐邇。派克係一八三四年到廣東，精於外科及眼科，亦有聲於該地。陸克德來華稍在霍白生之前，亦倫敦教士會所遣派也。柯派二氏，深感西醫在華，有建立永久基礎之必要，於是選擇華人子弟，授以助手技術，俾能繼續其事業，但苦於醫書缺乏，診務繁重，僅能將割症室門診處及病室之材料，作為實習之資。霍白生覺其規模太狹，基礎太淺，乃改絃更張，作進一步辦法，將西醫主要科目，如解剖，如生理，譯成漢文，印成圖畫，俾學者有軌道可尋，證據可考，甫行出版，購買者爭先恐後。續霍白生而起者，為美國長老會柯耳 (J. G. Kerr) 醫士。該氏自一八五三年到廣東，至一九〇一年，譯書二十餘部，造就學生二百餘人，實大有功於近世醫之在中國也。自是以後，西醫乃向內地各省推行，(下略)。

該文似乎是根據英文材料寫成的。果然，則篇中『廣東』(兩見)似應改為『廣州』：西人稱廣東省城廣州為 Canton，而廣東則 Kwang tung 也。霍白生必係合信

氏，柯耳之華名似為「嘉約翰」。七月廿二日

八月四日續記 梁式寫的「孫中山和香港醫校」(見語絲四卷三十期)引倫敦被難記譯本第一頁 12.『當一千八百八十六年時，子學醫於廣州之英美傳道會，主政者為醫學博士戈爾』。此「戈爾」想即 J. G. Kerr。梁文又云，「據別一西人記載，他至一八八六年回廣州，得 Dr. Kerr 介紹職業，並因此得到很多醫學知識。大約他在博濟醫院是一面做事一面求學的。」參看下條。

(三〇八) 嘉士約翰內科全書潘序

呂蓬尊 江紹原

1, 新會呂蓬尊先生六月廿一日來函

近日在「老屋」裏尋出一部美國嘉士約翰的「西醫內科全書」，「鐵嶺孔慶高繼良氏筆譯」，光緒八年(西一八八二)紹原注)博濟醫局刻本。據例言所說，「是書之譯，乃繼醫書五種而出也。」卷首有涇川潘駿猷的序，似乎可作研究「中國人對於西洋醫學的反應」之材料，茲另紙抄奉。

2, 潘駿猷序

(上略)嘉士先生者，西醫之巨擘也。覽其內科全書，凡脈絡竅奧，繪圖立說，鑿鑿可據。余誠不敢謂西醫之學，駕於中國神聖之上。然其術往往有施之立效者，豈宇宙未洩之祕，於斯而盡闡歟。竊謂中國之醫，辨生死於毫釐之間，定存亡於呼吸之頃，理至隱也；而是編成規所著，如車之有轍可尋，如室之有戶可由，迹至顯也。惟其隱，故業之終身而不精；惟其顯，故用之一旦而輒驗。有志之士，必先於中國先賢著述，潛心玩索，以浚其聰明，端其趨向，揣摩既熟，復取斯編而精核之，擴見聞所未逮，濟思慮之既窮。則隱者不終於隱，而顯者益見其顯，庶幾和緩之術可求，而於數千年神聖相傳之道，亦未必無小補矣。

3, 我的答覆

蓬尊先生：

嘉士譯著的書，我至今連一種也沒看到，茲承先生抄示內科全書潘氏一序，感何如之。

福建林氏云人身百體，內經只言其用，而西醫兼論其形（見小品三〇六）；今涇川潘氏亦云中醫辨生死於毫釐之間，定存亡於呼吸之頃，其理至隱，而西醫成規所著，如車之有轍可尋，其迹至顯。他們竟不想想看：不知其形

者焉能知其用，未得其迹者何能得其理乎？潘氏所不敢說的『西醫之學駕於中國神聖之上』，讓我們都敢說，大說，天天說，不但說，而且幹，務使中國快快的早早的進入世界醫學近代醫學之林。先生似乎是一位從事於小學教育的人，我相信先生對於此事也有應盡的責任。

『孫逸仙博士』在求學時代，想必讀過嘉約翰的這部內科全書。他當時對於潘序，不知作何感想。

江紹原謹覆 十七年八月六日

前 進 目 錄

● 第一卷第六號 ●	
國際形勢	顧孟餘
中國農民問題(下)	公孫愈之
小組織應當覺悟了	詒 艾
關於廢約的意見	余思漢
日帝國主義對於滿洲之工業侵略	夢 九
帝國主義者所見的廣東財政	徐半農
專件	
汪精衛先生和林柏生先生的通信二件	
讀者論壇	
我們不可忽視的杭州特庭三次非法逮捕杭	
縣指委	黃 諤

蘋果樹

英國高爾斯華綏著

汗儻然譯

(四)

阿雪司特消磨了下一個星期去到附近的鄉間巡行，去證實他底傷腿是已經復原了。春季今年他看來是一件驚人之事。他在一種沉醉之中，注視着一棵遲發的山毛櫸樹底淡紅嫩芽在日光中萌發，襯着深藍色天空的背景；或者注視那幾棵蘇格蘭杉樹底枝幹，黃褐褐的在強烈的光線中；那些在澤地上的被風吹彎的落葉松，當風吹過它們的在變色的黑枝之上的，幼小綠枝之間時，它們顯出生氣蓬勃的氣象。或者呢，他原躺在河邊，凝視那一叢叢的紫羅蘭，或是睡在枯萎的鳳尾草中間，捻弄着粉紅色透明的懸鈎子底芽，這時疾杜鵑喚着，綠色啄木鳥笨着，或是一隻百靈鳥從高空墮下它的珠玉之歌。這個春季確是和他所知道的隨便那個春季不同，因為春是在他身內，不是在他身外。在日間他差不多看不到那一家人；而當美根拿他的饑食進來時，她似乎是忙于家務，或是忙於照管院子裏的小孩子們，所以沒有功夫停下來和他多說話。但是到了夜晚，他

就坐在廚房裏窗戶邊，吸着烟，和跛子及姆開談，或是和納勒康夫人閒談；一邊那姑娘做着針線，或是正來走去，收拾晚餐用具。有時候，他感覺到貓在叫的時候所感覺到的那種情緒，這時他就覺得美根底眼睛——那一雙淡灰色的眼睛——是注視着他，帶着一種溫柔留戀的神情，這種神情使得他非常歡喜。

下一個星期日，當他躺在果園裏聽着一隻烏鴉叫，編着一首情詩的時候，他聽見大門旋轉而關上的聲音，而且看見那姑娘在樹中跑着，紅頰壯健的求很快地在追趕。約過了二十碼，這場追逐停止了，兩人就面對面的站着，並沒有注意到草地上的那個外人——少年是在逼迫，而那姑娘是在退避。阿雪司特看得見她的臉，忿怒而且慌亂的；他亦看得見那少年底臉——誰想得到這個紅臉的鄉下人會露出這樣一副苦惱的臉兒！這種情景使他覺得很難過，他就跳起身來。那時候他們看見他。美根放下手，退避到一棵樹幹後面去；那少年恨恨的咕嚕着，向隄奔去，

爬了過去，不見了。阿雪司特慢慢地走到她身邊，她站着一動也不動，咬着嘴唇——美得很，她的優美的黑髮飄散在她臉上，眼睛朝下看着。

『我請你原諒，』他說。

她從張得很大的眼睛中，舉目向他看了一眼；後來就屏住呼吸，轉身走了。阿雪司特跟過去。

『美根！』

但她只是向前走着；他就抓住了她底手臂，輕輕地拉她過來。

『停住和我說話。』

『爲什麼你要請我原諒？你不應當對我說這話。』

『那末對求說吧。』

『他怎樣敢來追我？』

『愛上了你，我想。』

她頓着腳。

阿雪司特笑了一聲。『你願意我去打他的腦袋麼？』她忽然大怒起來，叫道：

『你嗤笑我——你嗤笑我們！』

他握住她的手，但是她向後退避，直退到她底忿怒的小臉兒和紛散的黑髮都糾纏在一叢叢的蘋果樹底紅花中。

阿雪司特舉起她的一隻被他握住的手，把他的嘴唇放在她手上。他覺得他是何等的豪俠，而且比求那個傻子要高明許多。只用他的嘴唇在那隻粗糙的小手上輕輕一吻。她的退避忽然停止了；她似是抖抖的向他挨近。一陣舒暢的暖氣從頭到脚地徧佈了他全身。這窈窕的女郎，這樣地天真優雅而且美麗的，看來是因爲和他的唇接觸而覺得歡喜了！於是，他服從一個很快的衝動，用他的手臂抱住她，把她緊緊摟在懷裏，吻着她的額。後來他害怕起來了——她面色變得很白，眼睛閉着，長而且黑的睫毛就蓋在她的慘白的兩頰上；她的手也呆木的垂在兩旁。他和她胸部的接觸，使他徧體震動。『美根！』他嘆息了一聲，就放她走了。在深深的沉靜之中，一隻老鴉叫了起來。這姑娘就抓住了他的手，把他的手放在她頰上，胸上，唇上，狂熱地吻着；然後就逃到那些多薜苔的蘋果樹樹幹裏面去，逃到後來，這些樹完全將她藏住了。

阿雪司特坐下在一棵差不多沿地面生長的风曲的老樹上，心中震動而且慌亂，茫然注視那曾經纏繞她頭髮的花——那些粉紅色的花蕾。他做了什麼呢？他讓自己被美——憐惜——或者——僅僅乎春——所驚動得多麼厲害！他覺得奇怪地快活，快活而且得意，一陣陣的顫動徧他

的四肢，並且有一種微微的驚恐。這是一種開端——什麼事情的開端呢？小飛蟲咬他，飛舞的蚊蟲想要飛入他嘴裏，在他周圍的一切的春似乎變成格外地可愛而且活潑了；杜鵑和黑晝眉底歌聲，啄木鳥底笑聲，水平傾斜的日光，曾經點綴過她的頭的蘋果花——他從老樹幹上站起身來，大步走出了果樹園，因為他需要大的空間，需要一個廣大的天空，去使他自己和這些新的感覺親密起來。他向那片曠野走去，從籬內的一棵白楊樹裏，飛出一隻喜鵲來迎接他。

在從五歲以上不論什麼年齡的男子中間，誰能說他從來不曾發生戀愛過？阿雪司特愛過他跳舞班裏的舞伴；愛過他的保姆；愛過在學校假日中遇見的姑娘；也許是因為他從不曾完全出諸戀愛，他多少總存這一種疎遠的欽慕。但是這一次可不相同了，一點也不疎遠的。全然是一件新的感覺，非常有趣的，使他覺得他的成人時代是做完全了。能在手指中拈着這樣一朵野花，能放這朵花到他唇邊，而且覺得這朵花歡喜得在他唇上戰慄！何等的迷醉——而且窘人！怎樣對付呢——下次怎樣應付她呢？他那初次的撫愛是冷靜的，憐惜的；但是第二次可不能這樣了；既然，從她在他手上的熱烈的一吻，從她底把他的手壓在她

心上，他已經知道她是愛他了。有些人底性情是受了他人底愛情要變成粗獷的；另外有些人，如阿雪司特，却要動搖而且被吸引，激動而且被軟化，並且差不多身分都被抬高了——他們所視為一種奇蹟的愛情使他們如此。

在上面的岩石中間，他心中有一種熱情的慾望，要放縱於這應已實現的春之感覺裏面，另外又有一種模糊却是真實不安，他夾在這二者之間，真是左右為難。有個時候，他覺得非凡得意，爲了已獲得這個美貌，忠實，如含露滴的眼睛的東西！但接着他却又假正經地想道：『是的，我的孩子，但是你得留神你所做的事情！你知道這件事情會發生什麼結果的！』

黃昏在不知不覺之中下降了——黃昏籠罩在那些古老如彫成的岩石堆上。而大自然底聲音說道：『這里有一個新的世界給你！』正彷彿一個人在四點鐘起來，走出到一個夏之早晨裏，鳥獸和樹木都注視他，好像一切都是重新做過了。

他在那兒逗留了幾點鐘，直到天氣很冷了，才從岩石和野草中間摸索下來，走到大路上，走回到小徑，再經過那荒野的草場走回到果園裏。在那里他擦了一根火柴，看看他的錶。差不多十二點了！果園裏現在是黑暗而且一點

動靜也沒有，和六小時以前那種留戀不去，鳥語紛紛的光明是大不相同了。於是他忽然間用外界人底眼光看清了他的這段牧歌般的風流韻事——他心中想像出納勒康夫人底蛇般的頭頸扭轉，她底迅疾的一瞥一覽無餘，她的精明的臉兒變得無情了；他看見那兩個健潑撒模樣的表弟粗野地嘲笑著，懷疑著；求是壯健而且忿怒；祇有那個跛子及姆，露着忍受痛苦的眼光的，在阿雪司特看來尙可容忍。還有那村中的小酒店——他在散步時所走過的那些愛說閒話的女人；此外還有——他的朋友們——勞白脫加登在十日前那個早晨動身去時的微笑：那麼的譏諷而且狡黠！真可厭！有片刻的時間，他真的恨極這個不論願與不願一個人總得加入的，冷酷的塵世。他所靠着的大門變成青灰色了，一片微光在他前面經過，散佈在這帶青色的黑暗裏。月亮！他祇能看見月亮是在他背後的土隄之上；紅的，差不多圓了——一個奇怪的月亮！轉過身來，他走上那條小徑，路上有夜，牛糞，和新葉子的氣味。在乾草場裏，他能夠看見牛底黑影，被牛角底彎刀形所切破，牛角形如瘦月，尖頭向上。他偷偷地去了田莊大門的門門。屋子裏一切都是黑沉沉的。放輕了脚步，他走到屋子的門廊，靠着一棵扁柏樹，抬頭望着美根底窗戶。窗戶是開着。她是睡着

了呢，還是心神不安的醒在床上；——因為他不在而覺得不快樂？當他站在那裡窺視的時候，一隻貓頭鷹叫了起來，聲音充滿在這全個黑夜裏，因為其他的東西是這樣地寂靜，祇除去從果園中流過的小河，河水潺潺的聲音永無休止。白天裏是杜鵑，而現在是貓頭鷹；他心中的亂紛紛的狂喜都被它們洩露了出來，洩露得何等奇妙！忽然他看見她靠在窗口，向外望着。他從扁柏樹邊走過去一點，低聲喚道：『美根！』她退回了，看不見了，又出現了，身子靠得更望下。他從那塊草地上偷偷地走了過去，他的脛骨在那綠漆的椅子上碰了一下，他聽見這個響聲就屏住呼吸。她伸下手臂，她的臂和臉底蒼白模糊的輪廓並不移動；他移過椅子，毫無聲響地踏在椅子上。伸上他的手臂，他的手恰恰碰到她的手。她手裏拿着前門的大鑰匙，他就握住那隻拿着冷冰冰的鑰匙的火熱的手。他祇能看見她的臉，嘴唇間閃爍的白齒，和她的紛亂的頭髮。她身上還穿着衣服呢——可憐的孩子，坐着等他回來，一定的！『美麗的美根呀！』她的粗糙的熱手指抓住他的手指；她臉上有一種惶惑的奇怪神色。只要能夠接觸她的臉——即使是用他的手！一陣薔薇的香氣透入他的鼻孔。後來農場裏的狗，有一隻叫起來了；她放鬆了手，身體退進去了。

法行通信

傅雷

十三、地中海中怒吼

親愛的母親：

當我寫「一路平安抵法」的信寫到最後兩行時忽然聽見長嘯的巨聲自遠處一路怒吼過來，像是千軍萬馬衝鋒陷陣的聲勢，又像是大地爆裂似的石破天驚的威嚇，終於在人聲鼎沸中，轟然一聲，只見雪白冰激的浪頭，張牙舞爪的撲上窗來，接着又鏘然的浪花白沫，在圓玻璃上四瀉下去。搖籃似的孤舟，開始向左右傾陷……我匆匆的咬着牙齒寫下了最後的「一路平安抵法」的字樣，那時候，母親！我實在沒有勇氣告訴你突然的驚恐了！我想，你讀到上面的幾行時，一定是彷徨恐懼，憂疑思慮，足夠你數夜不安了；但是母親呵，放心罷！我仍是「一路平安抵法」的踏登彼岸呢！

寄信時走上第一層甲板，還沒餘暇四顧的時候，沒頭沒腦的狂風，已掃得我身子東飄西蕩。盡了全力上了第二層甲板，見水手們也正和我同樣的東倒西歪在風陣裏掙

扎。在戰戰兢兢的奮鬥努力中，幸能跨過頭等艙走廊的欄杆，正當將過未過的時候，真是如何的擔心啊！我恐懼，我沒有重量的身軀竟會刮下海去！……

寄信回來，第一層甲板的風勢浪力已不復能通過了；不得已退到二等艙裏，從下面穿到第一層甲板。旅行們都聚在起重機旁，三三兩兩的在議論着，女客們躲在下艙的扶梯門口，預備逃避時可以得到優先權，一面只是在大衣中瑟縮着向船外探望。船左的半天，都變成陰黑，烟霧似的浮雲籠罩在無名的深藍色的島上，似乎巍巍的山石都要把我們活吞下去。黑壓壓的肅殺之氣，密佈周圍。整個海面都像沸了一樣的在翻騰踊躍，我們的船就像我們幼年時玩的鞦韆和浪木一樣。層層相因的浪方從山脚下漸漸的捲向船來，便在怪叫的風聲中，覺到坐了飛機一般的浮了起來；心魂搖旌未定，又從萬仞懸崖上一直降落到深谷裏去，四濺的浪花，雨點一般的把我們包圍着。全船面的旅客立刻開始慌亂起來；一面還在神魂恍惚中仰窺着舵樓中船長的行動。我可以看出，每個旅客都有一種把整個心身交付船長的下意識的懇求。平日把生命藐視的一文不值的我呵，到此也不由自主的掙扎起來，本能麼？本能麼？

飲茶後，我們仍走上甲板，一則衣服稍淋了點海水，

還不要緊；二則上面空氣流通，免得悶在一孔不留的房裏暈船。安南人正同我講西北兩方的天氣比較清明穩定，他並說一二小時後只要航出了這東南兩面的惡陣，便可逃出的話；我也癡心夢想地默禱着早早安息。遠望來船，也正和我們同樣的飄蕩，我想我們是只要一夜便達目的地，他們是剛剛離家呢，不禁代他們擔憂起來，……正在閒暇的思索，冷不防砰然的波濤從船右直跳起來，逃避不及，全身都埋在他的猛烈的打擊裏。半分鐘內，落湯雞一樣的淋漓盡致的逃回了房內。大衣內外都濕透，無論如何不能再上去了，無可奈何只得躺到床上去。洪君在變色的面容中說他已難過得不得了，又說我的大衣被海水淋了，將要變成舊的樣子，因為呢料着不得鹹的。我只是默然的想着，舊不舊倒無妨，只是這樣的洗過一般的溼了，明天早上如何穿得上身去，更如何能在寒冷的馬賽上岸？焦急啊！船愈動得利害了，我好像睡在粗暴的保姆的猛力的搖籃裏，當全床向上浮起來時，竟好像要把我擲到地下的樣子。幸虧牀欄很高，如果沒有欄杆的話，就是他不把我擲出來，我自己也要心慌意亂的嚇得滾下來了！

躺着，只是焦望時刻快些過去。又設計如何側着睡，向右睡，使胃不至激動過甚，暈暈的只是睡不着。

夜飯當然又在床上吃的了，豬排和燻雞，都是好菜；還有洪君白天未吃完的魚。正大嚼時，茶房又送冰淇淋來，大概是因為最後的一餐了，所以如是的豐盛吧！我一面用活指和死鷄爭戰，一面在想着最後的盛饌的念頭，船動也忘了，剛才的焦思灼慮，早已被現實的口福的快慰趕得淨盡。

吃飽了飯，我又儘逗着洪君閒談，因為如是想忘掉風浪的顛簸，果然成績很好，半天後不知不覺在疲乏中入夢了。可是最後的一覺，却祇睡得四分之一還不到。全夜共醒了六七次，排山倒海的狂風怒吼，洪濤整夜的在耳畔悲嘶，睜大着眼儘着呆想，又是思緒紛亂得想也想不出什麼問題。最後的一夜呵，真是如何的漫長寂寞呢！

五時即起來出恭去。第一先看了大衣，已乾透，驚喜之極，大概鹹水易燥之故。整裝，穿衣，梳洗之間，天已由黎明而破曉，而大亮了。洶洶的洪濤，只剩有微弱的餘波，地中海的怒吼，已遠遠的遺留在後面。早點後，登上甲板，一夜之間一切都變了。十數小時的惶恐不安，恍如做了一場惡夢。深碧無底的海水，已溶成溫柔穩靜的馬賽港外的綠漪了。萬紫千紅的朝霞，從山背直衝上半天，暗綠的山巔，猶在將醒未醒的睡態中，紅色的光芒，却在山後催

她早妝。我一直因懶睡未看過海上的日出，此次都拜識了他的壯觀奇麗之偉蹟了！未來的曙光，又來怦然叩我心扉，積壓的塵垢，竟掃蕩無餘……。

母親呵，朋友呵，「未來在期待我！」我又不禁這樣幻覺了。至於終於一路平安抵法的慰安，倒反而邈遠了。

一九二八，二月四日夜十時，

於巴黎第五區嘉末街

服爾德旅店。

十四，到巴黎後寄諸友

變均，臨照，炳源，念先，紹豐，垣並諸位朋友：

渡重洋驚險浪而終於安抵馬賽的 André-Lebon 在曙色滿天的一九二八年二月三日上午七時四十五分，緩緩地在莊嚴和悅的汽笛聲中進港。藍白紅三色的國旗，鮮明地活潑地在清冷的晨風中飄蕩，碼頭上黑簇簇的人影，在遠處隱約閃動。全船旅客，都穿扮得齊齊整整，露着歡欣愉快的笑容，靠着欄杆，和他們久別的親愛的故鄉親友重見，老遠就揮手揚巾的招呼着。

抵岸前二夕，那法國胖婦人發起請三等艙全體旅客簽名致至船長，對於此次長途航海之平穩安全申謝。在飯桌上

輪流地都簽了，滿紙歪歪斜斜粗粗細細的字跡，表示各個人的真誠善意。那於我看來，都覺得十分和諧快樂的。那信送去後，第二天午時（即大風浪的那天，不過那時船正十分平穩着）船長 (Maitre d'Hotel) 忽然到甲板上來邀全艙的旅客們下去，說船長要向我們答謝。匆匆忙忙趕到飯廳時，船長已先在了，旅伴們只到三分之一多些，因為多來不及通知。船長開始說了一套謙遜感謝的話，又說此行招待不週，使旅客先生們 (法文中即 Messieurs les Passagers) 感到許多不便，真是非常抱歉不安的。那胖婦人稍稍應答了一二句，船長也就告別了走了。我始終只是默然沉思；到岸時更仰望着舵樓，感到莫名的惆悵，一種感激惜別的情緒攪和着在胸中沸躍。

進港時第一見到了 Porthos 泊在右岸，又看見 Athos II 和 Paul-Léal 銜接着泊在左岸。同公司的兄弟姊妹們，在長長的離別後重見，我真代他們快活啊！尤其因為 Paul-Léal 上，有哥倫布往返兩次的足跡，Athos II 是去年五月鄭，袁，陳，徐，魏諸位的浮家，Porthos 又是春苔先生三年前的歸航；所以於我更感到一種特別的溫慰親切。Athos II 正在修理，據說他是誕生于德意志的，所以現在正在他的母家定鑄要件。Porthos 是十二月廿日在上

海開的，Paul-Lesclé 是十七日開的，正比我們前兩班，現在他們都在長途跋涉過後，靜靜的躺在馬賽港內休息着。

停船真比開船還難！據說自己船上的機器不能開了，因為勢頭太足，不能收住，所以前後兩只 Pilot，一拖一挽的把我們十分緩慢的送到岸上。真有些奇怪，區區兩只小汽輪，竟能支配兩萬多噸的 André-Lebon——

靠岸後就到頭等艙吸烟室去驗護照，我第一次詳細地看到了頭等艙的貴族的奢華。進門時，正在唱名：「Mr. 王寵惠」，我留神一瞥，呵，原來我們的 Dockeyur（船上都這麼稱他）已這麼老了！長途漫漫，風塵僕僕，當更增勞苦了。

同室的洪君，有他的表叔王君來接，我也就此叨光。他把我們的行李統交托聯運公司；我只留一小手提箱隨身帶着，但出門時仍被關吏查過才放。出了公司的棧房門，不到十數步，又來了一個法國人，自己說是關上的暗差，要問我們的准許搜檢身上，（法語中就是這樣說法的。）王君袋裏的中國印匣，他疑為紙煙雪茄之類，直到看見了象牙的圖章才算。查過後，我們到郵局去寄信，我又發了一個電報給嚴濟慈先生介紹的巴黎鄭君，說我今夜夜車赴

巴，請他等我在家。另外發了一封快信給朱君亞舫。快信郵費三角，比平信加六倍；電報却便宜極了，簡短的一句，只三法郎數十生的。

出了郵局去找中法工商銀行取錢，都是問路的，但非常方便，他們自己不知，便介紹別人告訴你，一些沒有討厭的樣子。取錢後就尋飯店吃飯，三道菜，一道湯，一杯冰淇淋，價十三法郎，不算貴。菜味比船上好多了！尤其是麵包不像船上那麼酸而無味。一個多月來，第一次在岸上吃安妥穩穩的飯，暢快極了！

飯後即到車站，步上六七大級，每大級二三十小級的石梯，因為車站正在山巔，所以上去狼費力，石梯足有數十丈寬，兩旁都是些美麗的雕像裝飾着。車站周圍也盡是草地，樹木；椅子，預備旅客息足。在站上碰到安南人，他領我去買票，到巴黎的三等票價，是一百七十二法郎左右；晚上七時四十五分的夜快車。那時行李已運到，但轉運公司的辦事人還未來，天却下起小雨來了，王君說不如到咖啡館去避避雨罷。我們就到車站旁的飯店兼酒排間的店裏去，每人要了一杯咖啡牛奶，我仍吃不消他的苦味，放了許多糖還不夠甜。咖啡館裏狼多飲罷後看書閱報，久留不去的人，大概都是等車的。侍者都是女的，在飯堂上則

男女僕都有。一杯咖啡二法郎半，加一小賬。還有許多飲酒的人，在煙霧酒氣中高談闊論。

王君他們四點多車走的，他們是往Z。去。三點多，轉運公司的人來了，就去買行李票，照例三等客可帶三十基羅，我却單是一只大鐵箱就有九十基羅了，所以一共付去二百零一法郎，又數十生的，比車價大了三分之一，真是吃驚不小。買票時又問我價值多少，我胡亂說了一個八千法郎的數目，說是保險的，每千法郎應付保險費三法郎。不過是否等一損失後可得這八千法郎的賠償，却不知道了。

買好行李票就同轉運公司的人算賬，一共四十二法郎二十五生的，連小賬給他五十法郎。箱子是統沒有給關上查過。我一想到在公司棧房裏查驗行李的情形真怕死了；什麼東西都給你搗亂了；一些絲質的東西，不論小手巾之類也要抽你稅，新衣服不必論，整打新襪，那是抽加雙倍的稅（值一抽二）！我大箱裏有人家送我的一打新襪，還有嚴先生托我帶法的送人的新襯衫和茶葉，如其自己帶時，定要給他大敲竹槓了。據王君說，關吏和轉運公司故意串通好，凡是旅客自己運出的，他們必十二分的留難，使你們不得不去托那些什麼 Son and Cook Co., Duchemin, Agence 之類，那些公司，有了生意，就是關吏多了油措。

我想，「原來如是」！

吃晚飯前，那位船上的德國旅伴，叫我替他和安南人翻譯。說是他的行李太多了，尙少三百法郎，想問他借了，等到家後寄還，因為他同安南人在船上常說話的。不過安南人祇懂法語，德國人祇懂英語德語，在船上時由一個懂德語的法軍官翻譯的，現在却用英文叫我譯了。可是那安南人說他自己也祇有一百法郎了。那時候，我看那德國人真為難極了！他家住匈牙利利的蒲大貝司脫，從馬賽去要兩天半的路程。他現在舉目無親的問誰去借呢？於是我便告訴他，說我可以稍稍幫助他一下，就給了他三百法郎。他給了我他的地址，說到家後就匯寄到巴黎鄭君處。晚飯時，他說吃不下，只喝了些牛奶，安南人用法語同我說，恐怕他是為省錢的緣故。我聽了只覺得難過，出門人是常會遭遇到這種困難的。他先要乘車到 Vintime，是七點四十分開，正比我們前五分。在車站上他緊緊的握了我的手道謝，說一到即寄還。我連連說小事不必介意。他匆匆的上了車，我覺得非常難受。雖然是新相識的，但在船上時，我一直看他狼誠樸的；匆促間因了不方便而求人原是如何困難的呵！這利那的聚談和些微的效勞，只使我覺得慚愧和悵惘。

法國的三等車，是八人一間房間，不過客少總坐不滿的。坐墊狼舒適，門關了可與外面的走廊隔絕。我們一間只有四人，所以可以馬虎地睡一下。房內有熱氣管，狼暖和。電燈共有兩只，一只微暗的太平燈，睡時開的。

上車後他們還都看一會書，我早疲乏得不得了，在搖晃的震動中漸漸的朦朧入睡了。一夜共醒了好幾次，每次車必驚覺。第一次過 Lyon 時，我以為快天明了，那知只九時四十分，開行後還不到二小時呢！我在國內狼少出門，夜車還是生平第一次。夜長夢多，又是睡不舒服，困累極了。只望他加快飛行，早到巴黎。一覺又一覺，一站又一站的，忽然在山頂上跑，忽然在平地上奔，又忽然望河面上飛，一忽兒又向黑漆漆的山洞裏鑽。夜色重重中，只能在幽微的月光下，認出是山岡還是平原。車站旁高高的明亮的路燈，射入車廂，愈顯出夜的幽靜，沉寂。每站並有賣報的，賣小冊子（路上消遣的東西）的曼聲的喊叫，彷彿是催眠的歌兒。黎明時在一站上停靠七分，專為旅客們下車早餐的。簡單的一杯牛乳，一塊點心，就排列着立在咖啡館櫃旁飲喝。

行行重行行，又是日出了，溫和的太陽在霧中，追着我们狂奔。濃霜舖滿田野間，彷彿下過了雪。縱橫交錯

的車道，一行列一行列的貨車客車，都能辨認了。窗上全是水汽瀰漫着，可知天氣的冷度。道旁小屋中的炊煙緩緩的升起，報告我們時刻。河上結着薄冰，在陽光下閃耀着。一切的故鄉景象，都一齊回復了，所差的就是竹籬茅舍都變了洋樓紅屋，平原田疇，變了山地叢林罷了。

九點半車停巴黎。安南人有他的安南朋友來接的，他就替我叫了汽車，伴我到第五區嘉末街三號找鄭君的寓所。可是旅店主人說，他昨夜接到了電報，說不認識這人，所以把電報退回了；他今天早上已出門去。還有姓蘇的，也出外了。不得已再去找羅冷街十四號的袁君中道，他是春苔先生介紹的，不料房主人又說他出去了。安南朋友急於要走，當然也不好再麻煩別人了；自己再問路，找立勳叔介紹的我們的同鄉華君。一個法國人竟把我領到了，可是已搬了家。這時候真懊喪萬萬分，後悔昨天的電報，不應忘掉加上嚴先生介紹的字句，現在竟變了彷徨於巴黎街上的浪人了！

最後，仍回到鄭君寓所等候，因為跑到一家「中華飯店」裏去，說太早沒有吃飯。於是就在鄭君的寓所裏等到十二點，再去吃飯。中華飯店當然是中國人吃中國菜了！一只炒蛋，一只肉絲，一只湯，共價十六法郎，狼貴的！可也

十分滿足了，因為三十多天不知中國味了。

吃過飯後，再到袁君那邊去，因為上午那主人約我下午一時去的；說袁君每星期六下午一時，回來一次再出去。於是我又到那店裏的客室裏去老等，一會兒女店主說來了，指着進門的一位中國人，說就是他，就是他。我馬上把孫先生的名片給他，他看了一刻，說這是誰？我不認識的！我和他纏了半天，才知他姓楊，不姓袁！誤會了！真是倒霉，白等了半小時。女店主便和我在旅客名牌上找了好久，中國人的名字都對過了，都像剛才那位姓楊的那樣的名姓不十分符合「袁中道」三字的字音的。末了，她盤問我這學生是學什麼的，我說學圖畫，她說是有一個學圖畫的；又到抽屜裏去翻，終於的的確確查出一張舊的旅客名單上寫着 Mr. Yuan Tsong Dao，清清楚楚的確是袁君的名字。她說已搬走了，在去年十二月廿一搬的，說他留下一個地址，又找出一個信封，上面寫 Yuan Tsong Dao, 7 Rue Richard lenoir Paris (Ile)。啊，鬧了半天，是一場笑話！趕緊道了歉走出。

回到鄭君那裏，都回來了；快活之極！我留在那裏的嚴先生的介紹信已從信封裏跳出來躺在桌上了。他慇懃的把我招待了，替我就在這旅館裏找了一間房間，每天十六

法郎。裏面一只大鐵床，潔白的絨毯覆蓋着。兩只電燈，一只在床頭，一只在寫字台上。一個衣櫥，一只梳洗台，上面掛起兩條白手巾，一壺清水，一只面盆。什麼都有秩序的佈置着。熱氣管在門口，可以自由開放。一只沙發，兩只椅子。玻璃門外就是嘉末街盡頭處轉角的地方，地位狼狽。又在二層樓上，上下也便利。據說這是專為短期的旅客的，所以房租貴些。但較之上海，已差三四倍了！十五法郎合上海一元四角左右，在上海的一元四角，那能住到新式的潔淨的旅館？吃晚飯時，他領我到西菜館去，二菜，一湯，一水果，祇六七法郎，（合上海六角左右）。他們問了我上海的生活程度，都驚訝說怎麼上海的物價比巴黎還貴？唉，那裏呢！一切都出軌了，什麼事能不顛倒呢？

行李安定後，他們就亟亟問我中國的情形，又問我南方的形勢，民間的趨向，學生界的現象，遇到好幾個國內的同學，一見面聽說新從上海來的，便都爭相問詢。真慚愧呵！我心中極願帶些好消息給你們，安慰你們海天萬里的嚮往熱誠。可是不長進的我們，怎能掩飾那混亂稀糟的一堆爛污呢？

一室內聚着幾位鄭君的同學，我便做了臨時的顧問，最後也只有搖首長嘆。灰色瀾天的中華民國，不知何年何

月才能睡醒那五千年大夢？那種激昂憤慨的緊張的空氣，宛然是國內時三數友人談論國事時的神氣了！

來法才二天，沒有什麼見聞可以報告。只是處處有一種安定快樂的空氣，確使在沸騰惶恐的中國逃出來的我，覺得非常的安閒心定。

他們物質的享受狼充足，奢靡繁華的現象是高唱精神文明而空無一物的中國人所夢想不到的。他們不但吃飯要錢，在公共地方出恭也要錢。譬如在火車站，咖啡館等都是。而且什麼都有小帳，但也有一定的規矩，大家都不會逾越，所以雖在比上海熱鬧喧嘩到百倍的巴黎，却反比上海感到舒適，快意。在馬路上也沒有上海那麼多危險。買東西時也沒上海那樣容易上當。前夜經過警察廳，是全巴黎的管理治安的最高機關，他們牆上刻着「按照一八八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法律，禁止招貼」(Défense d'Afficher Du Loi 21 Juillet 1881)！看此就可見他們的精神所在了！

我們住的是第五區，有名的學生區域。巴黎大學的文理科都在這區內，還有法國最高學府 *Collège de France*，也在巴黎大學右鄰。據說巴大文理二科共有學生六七千。法科最多，有一萬左右，醫科約三四千。中國學生

在巴黎的亦有數百，在路上時常可以碰到（確不是日本人）。但留學界的情形也不大好，真真念書的不到十分之一！

昨天去玩了 *Luxembourg* 公園，又到北京飯店午餐，比前天的中華飯店便宜多了。鄭君說那只是廣東店最貴了。第五區內的中國飯店，共有五六所。他們的內容佈置，完全法化，只是裝飾的東西，有些中國的刺繡畫屏之類罷了。外國人亦頗多來吃中國飯的。

飯店是同咖啡館一樣可以窺見社會真相的地方，不過匆促間尙未能有所報告你們。

這幾天正忙做衣服，看醫生，辦註冊等問題，都靠鄭君他們領導去的。他們至誠的相待，真感激呵！我預備一星期內把諸物趕好即到 *Porte* 去。長安居，大不易；何況名聞世界的巴黎怎是窮學生的樂土呢？

以後再寫罷。再會了，諸友！

怒安，

一九二八，二月六日，

戊辰元宵燈節，於

巴黎第五區嘉末街三號

服爾德旅店。

一個關於樂院教學的重要參考

唐學詠

前爲樂院的建立，曾著一文，承貴誌採登，當中有一款，對於現行國立音樂院規程中單一課程表，認有所論列。茲讀七月一號之巴黎『兩世界雜誌』(Revue des deux mondes)，有現任巴黎國立音樂院院長安利拉卜(Henri Rabaud)氏，發表一說明音樂院的長文，其中論及樂院課程表的一段(見一百五十頁)，簡直與愚意全同，這未嘗不是件極湊巧的趣事。假使貴誌將拙著遲發表些時，國人定且疑兄弟以『拾人牙慧』；但現在却只好讓兄弟吹着『吾道不孤』了。一笑！『兩世界雜誌』是法國文藝，科學，政治的一種歷史很久，聲譽卓著的半月刊，這是誰都知道的。其中撰稿者，亦多半是法國最高學院的著名學者，譬如安利拉卜氏，就是該院的會員之一。現在索性拖泥帶水，把安氏的歷史，約略介紹一下。

安氏是法國當代音樂作家的一個新傑，生於一千八

百七十三年。在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便考得著名的羅馬大獎(Prix de Rome)；旋於一千九百十年，被選爲法國最高學院的會員；繼又在於一千九百二十年，被命爲巴黎國立音樂院院長。他是樂人馬斯南(Masseret)的高徒。他深得乃師運用和分配樂隊，劇情與歌者任務的靈妙。他的作品：柔情及傷感較少，而雄毅，深厚與和聲上的膽力較多。他不是大家所說的急進派——亦不是任何樂派——他只是發而中節地動着。他的人，在進化途上是夠新，夠活潑；其精神也夠開明，想像也夠豐富。他的著作極多，其最近名著如：『Marouf, savetier du caire』歌劇，和一『感興的合奏曲』，尤負一時的盛名。我們不要說得太遠了，現在且把安氏所論樂院課程表的一段，摘譯下來，藉供國人的參考，倘能引起關心樂院者的一點注意，那又不僅是兄弟個人的幸樂了。

『每逢大家研究到樂院的學制，許多問題裏一個最易起爭論的，就是那涉及課程表的問題。』

『倘有人要把課程表這字，當作一個確定的課程表解釋，有若令行於初中等教育者，可以說樂院規程的第一條，就是「沒有課程表」。所有的教授，是完全自由地教他們的學生以可使學生有興趣，或一如學生們所喜歡的東西。全部規程，不容說必須將學生分成各種班次，而教授應依照該生等所屬之班次，使他們研究某種相當程度的作品。實在說：音樂藝術，優伶藝術和唱歌藝術的教學，根本就是「一種個性的教學，他的目的，為的要補充各學生的教育，要發展他的天賦，要糾正他的缺點。譬如，在模範的中等教育與一藝術學校如同樂院的教育之間，裏邊有一個根本的異點。為中學第四班全體兒童，編製個單一的課程表，是很自然的，因為他們都具同樣的年齡，并且他們都同習過兩年的拉丁。就如在高等學校裏，有若師範學校的教學，施之於一班年齡略同，以前曾經習過同樣功課者亦然。歸結說：在文理教學方面，他最要緊，為的在知識的獲得；而在一座藝術學校裏，他最要緊，為的在才能和天資的發展。但是這些天資是很雜異的；這些才能是彼此各殊。那裏去找着一個萬應的共通方法，使那許多才能天

資，同時增長？怎能叫那些學力不均勻的學生，照修同樣的課程表？許多高尚之士，他具多麼的熱誠，幫同着樂院的院長，評判那些入學考試，他們是很明白，在同年收為學生的青年裏，於一個絕不知什麼，但具驚人天才的幼童之側，每遇着一個已經具備一種根底很穩固的少年——另一個很聰明，很有修養，但舉止却也很不靈敏——末了另一個又具反乎前者的才藝和缺點。』

『一個課程表的設立，要同時適用到這些不同的事象上，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勉力。從藝術教育上說，那些指令的教則和預定的課程，已屢走入險途，致束縛許多好教授在一種需要很多靈巧，可以說「機變」的勉力裏。這樣的教則和課程，還能使一個平庸的教授，還出那較善於平庸的教學嗎？』

『而且，從沒有一個課程表，能稍有所生動，使得類此的教學，不致拘泥於那些通俗的絕端教則之中。只要想想那些大師如格魯賓尼 (Cherubini)，雷序爾 (Lesueur)，瑟沙爾佛郎克 (César Franck)，馬斯南 (Massenet)，賈布里厄伏爾勒 (Gabriel Faure) 諸先輩，大家就明白讓先生自由的許多益處，和有了那些課程表，把諸先師自由而生動的行為，代以一種官式的教則是何等的不便利！』

東方雜誌

第廿五卷
第五十號

『樂院當局，從一千九百二十年起，公布那考場（[Logo]）中所作的賦格曲及和聲學課卷，這些都會使其作者得着年終大考的第一獎。這種在學著作的考察，既宜重視其學理，甚於其他一切主義的爭論，就在那些學理上，樂院的判考員立定他們的正評。』

『這些正評，特別表示的，是那許多判考員，不遽丟棄那些作品，僅僅因為裏邊發現某某專書裏所謂禁止的東

西。沒有一部專書是樂院所公式採用的。沒有一部是指定給教授的，沒有一部是禁止的，教師們都是自由指示他們的學生，研究彼等以為最好的著作，只要他們的教學，可以達到使青年學生們認識，或了解先師巴哈，莫撻爾，與夫現代伏爾勒，和德布洗等的音調。』

十七年七月十五日於法國里昂。

插圖

國際

市財政問題

法國政黨的現狀

日本檢舉共產黨事件述評

日本出兵山東事件之西報評論及其本國輿論

東西方相互求了解的努力

以行為主義的觀點講夢

佛經原本與翻譯

天空旅行之新計劃

新語林

老僕人的故事(小說)

失了影子的人(小說)

十六幅

董修甲

味荔

童蒙正

記者

洛克胡德

高卓

朱芳圃

段觀海

五則

塞先艾

魯彥譯

商務印書館出版

革命評論 十五期

成功後的革命黨人

論『青年運動』

黨的危機與革命青年的呼聲

縣自治與農民運動

男女同學問題與廣東

王恆和王季文的理論

國民黨到底代表些什麼

新經濟學建設

停止民衆運動

不要忘掉華僑

離開黃埔後的幾句話

第三黨的壽命

陳公博

存統

向榮

龍昇

惠然

公博

公博

潘無知

建平

符熙騰

子實

曠龔

心瓶

王佐才

竹葉邊晨風呼嘯，
飛燕時時掠過竹梢。

媽說：『兒呀，我買枇杷給你嘗，

我剪紙船給你玩；

再不然約東鄰的小妹，
到藤架下捉一回迷藏。』

兒說：『媽呀，我空虛的心瓶

不見花枝兒縱橫。』

竹林深綠的如海，

滿林竹葉沈沈酣睡。

媽說：『兒呀，我告你流雲的過程，

我告你夏蟲的絮語。

怎麼你張着雙臂發怔，

心跳又急的如雷雨？』

兒說：『媽呀，我空虛的心瓶

不見花枝兒娉婷。』

竹林中篩着月影，

不分疎密，不分遠近。

媽說：『兒呀，讓我理你的散髮，

讓我吻你的小心；

倘然你再要充實的智果，

我抱你到知識的樹上攀尋。』

兒說：『媽呀，我幽默的心瓶

已有一枝兩枝花影。』

一九二八，七，五，無錫。



不到其境不知道

春苔

真是不到其境不知道！以前我看了寶賢的一塊毛巾，黃舊得九分九了，還是很愛好的使用着，總有些莫明其妙。在杭州，我換了兩塊，而他總是用着到杭州來以前就用的一塊。我雖然從來沒有追問他的理由，但屢屢想到，這因為以前是美麗之故吧。這手巾是織成紅綠間隔的長方，雖然已舊，還是看得出與常用的有別。或者因這特點而使他不忍舍棄吧。

這次我在香港託人買一塊毛巾，買來的竟與他所用的，一樣，我才知道他的愛用這手巾，是紀念他香港之愛的。想必他至今還用着這塊毛巾。

廣州也炎熱

春苔

康農，

廣州的炎熱與去年此時的武漢一樣呵。倘若我的性情還如去年的一樣，我將如討厭武漢的討厭廣州了。你每當說到武漢時，必十分抱歉的重述他的短，處我知道，這因為武漢是你的家鄉之故。我現在告訴你，別地方一樣的也有短處，廣州也有你家鄉的炎熱。

初到廣州，見灰色衣服外纏皮帶的國民軍服裝，我肅然起敬，因為在這革命發源地見到國民革命軍，自然更有意義，正與看到黃埔軍校時一樣的感受。不過，街上也一樣地聽到小孩所唱支離破碎的「努力國民革命」歌，我認為這大不應該。

北京胡大人與北京胡進士

江紹原

小品二二六

「北京胡大人死後還陽」的傳單，我已抄在小品二二裏面（見貢獻三卷五期）。茲得周啓明先生八月二日自北京來函云：

今日又收到貢獻三之五，見應時小品中說及「北京胡大人」，如逢故人，急從語絲中找出，果然！原來他是一位進士，而且在民國十六年也曾「死了」：還陽。今將語絲（一三四期）原文附上，乞閱。我想，如有材料，能一直溯上去，恐怕一二千年前胡進士便已有之矣。

豈明先生：

胡進士的傳單

我寫這信的緣故，是因爲我們開封城近日發生了一件極奇怪的事：就是也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忽地發見了「一道天書」，——不，是一張傳單。這一張傳單竟能闖動全城慈善家，道德家，迷信家的注意，這似乎是空前的事（？）啊！

至於那張傳單裏面究竟說些什麼呢？今我特意把牠錄在這裏以供衆覽。

北京胡進士死去七日還陽傳說四字關聖帝君觀音大士降諭今歲五穀豐登人民多災四月初五日瘟神下界損人一半九月更多此係山東歷城縣帶來數字不信者吐血身亡若有虛言天誅地滅有人抄送一張可免一身之災抄送十張可免一家之災見而不傳得病無救。

□ □ □ □ □ □

倘有患病者用硃砂黃紙照抄四字火化用酒冲服愈矣

這個傳單我是五月三日纔見到的。自那日以後，若每一到街上，就見許多「見而不傳得病無救」的話，在牆上惡狠狠的貼着，並且牠的跟前還有許多人在那裏爭先恐後的抄寫！

這傳單傳到我家是在八日，當時我的家庭就要我多抄幾張，以免全家之災，而倔強的我終於沒抄半張，因此還激成一個小小的風波。

據說這件事，是出發在北京的；不知先生可曾聽說過沒有？

五月十四日，陳善於開封。

豈明案，這個胡進士的事雖說是出在北京，我却沒有聽到過，因為該進士（倘若有）大約也總是什麼善社的社員，與我們是很有點生疏的。這種傳單或者也會有，不過我沒有看見；北京街上的傳單，格言，捷報等，貼在牆上牌上的東西，實在太多了，令人看不勝看，記不勝記，走過去只見一大片的「除暴安良除暴安良除暴安良」……，不知道有若干個，眼睛幾乎看花了，所以即使有胡進士的傳單在那里，也不容易辨別出來。至於說是空前，那確是大疑問，據我所知道，實在是「古已有之」的，今鈔錄山西義和團傳單以資比較。（行款照舊，原物現寄贈北大研究所國學門。）

〔關聖帝君降壇由義里香煙撲面來義和團得仙庚子

年刀兵起十方大難人死七分大法悲災可免傳一張

免一身之災傳兩張免一家之災見者不傳故說惡

言爲神大怒更加重災善者可免惡者難逃知不傳

鈔者等至七八月之間人死無數鷄鳴丑時纔分人

間善惡天有十怒一怒天下不安甯二怒山東一掃

平三怒湖海水連天四怒四川起狼煙五怒江南大

荒旱六怒遍地人死多一半七怒有衣無人穿若言

那三怒南天門上走一遭去戌亥就是陽關定六月十九日面向東南焚香七月廿六日向東南焚香庚子義神拳成寅紅燈照丙午迷風起甲子必來到壬申不算苦二四加一五遍地紅燈照壬申到庚午乙酉是雙月（原一行）

庚子纔算苦等到乾字號神追鬼又叫六月十七日七月二十八日身代紅布爲記面向東南方祭（原一行）

之大吉人死大半傳一張免一身之災傳十張免一家之災（原行）

（原空行）

孔聖人傳言由山東來趕緊急傳並無虛言
張天師

修功德無量矣

再，胡進士傳單中有四個怪字，因恐印刷局爲難，只得割愛了：好在我還記着，有人想用酒冲服者，可以專函奉告，這里姑且寫個四作空格罷。民國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紹原按 或許是這樣的吧：意識斷而復續的狀態，有些被人當作「死後還陽」解釋。所謂「還陽」的人，被信而且

自信已經到鬼界或神界某處去了一遭，在那裏的確看着了什麼東西或遇着了什麼人物——普通人所不能看着，或遇着的東西，人物。這一類的傳說，當初必很有些個是 Original (真實的，或云根據於或種真實事實的誤解而來的)。衆人對於『還陽』者的敘述，也頗能深信不疑。但是到了後來，情形便較複雜：有人想把自己所信或自己竟不信的某東西（一個符，一個藥方，某個人或社會全體的現狀，關於將來的一種預言，以及其他，以及其他）*impose* 在旁人心上，而又恐旁人不之信，於是僞說曰：「不要不信，這是某月某日某處某人死後還陽所講的呢！」後面這一類便不是 Original 而是僞造的了。北京胡大人與北京胡進士兩傳單，或許都屬於後一類。

又兩個傳單都托爲北京一個胡姓人的 *message*，也很可注意。其原因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必有個原因——除非只是偶合。

十七年八月八日午飯前忽忽寫完。

梳頭婆從後門送進的胡大人傳單

招勉之 江紹原

招勉之致江紹原函

小品二三八

關於胡大人的事，在貢獻上知你很留心在採集這些標本。在當時聽說我們的里中有人向各家分派過傳單來的，家家都有。可是我家向無宗教，什麼街坊打醮，馬路打醮，某某寺募化，那是永遠不來問津的，因爲住在這兒多年鄰里街坊都知道了便不大來請教了。胡大人的傳單呢，也還是有一張從後門送過來，可是給家母一手捏了送到灶披裏去了。那幾天，真是熱鬧，街談巷議都討論這件事，但是終於平平地過去了。我的母親沒有受她們引動，雖然她也是舊人物。她以爲如果這是真的，總有不少人死去，派傳單是不中用的，應該用無線電話發放如北京中央公園之發放孫總理的演說一樣和派人家去說明，才有些效力，因爲什麼抵制日貨提倡土貨也還是要放幾天假去演講才可以喚起一些微的民衆感覺。本街坊裏關於派傳單及迷信宣傳等事，今天才聽說有一位梳頭婆專司的，那天的傳單也

是她派來，故已託人去向她追索，如果不絕了版，當寄貢獻發表——但相同的便不行了。

紹原附言 該梳頭婆這樣的熱心，怕是因爲單純的救人救己之外，還有點旁的特別的好處吧。此點應請招老爺也竭力替我們查明。日前我就親耳聽見一件有趣的實事：一個「梳頭阿姐」，一個「師娘婆」和一個寡婦，三個人串通了做好圈套，去騙某太太的洋錢，大蠟燭，和魚肉。細情我可以寫在「國人對於西洋方藥醫學的反應」裏面，這裏不過順便提到而已。杭州的梳頭阿姐尙且如此聰明，料想她們的上海同業們必有更巧妙的戲法，等待招先生的靈活的筆去記載。

八月八日燈下。

尼姑與聞怪傳單的事

方足止

小品二三八

紹原先生：

怪傳單事，我今上年在岳州也聽着了。現在略述於後：

1，時期是在端午前數日。那時岳州的城內與鄉村都滿貼或傳遍了。

2，文字我未細閱，現在身邊也找不着；但是與您所見的差不多。「此日天下紅雨」，也有寫作「洪水」的；然而一般人嘴裏還是說「紅雨」。

3，當時此種傳單影響頗不小，一般無識者有「鄭人相驚以伯有」的神氣。最後聽說由公安局派人在某庵內捉了兩個「尼姑」來懲辦。

以後漸漸沈寂，我也無所聞了。拉雜錄呈，並祝籌祺！

方足止謹啓

(十七年八月七日於上海博物院路二十號世界學會)

大大題小小做

(寶)(柏)

平日與寶賢相處，無論是天津五加皮將要送往唇邊的時候，或是游泳池裏一個「沒頭」打罷剛剛露出兩個頭來的時候，我們不大離口的問題大抵是關於什麼藝術的。我勸寶賢快快寫東西，可惜的是他除了「奇異的來客」一類怪文章以外，簡直不大能(或愛)寫通俗的文字。湊巧春苔發起大題小做，我們於是乎得到了新辦法，將我們平日的談話

一點一滴的記(由我或由他)下來，無論荒謬不荒謬，有用沒有用，總之這是我們從真心裏發出來的談話的記錄。因為題目著實不小，而記下來的東西比『大題小做』還小，所以將題目名爲『大大題小小做』。

(柏)

看罷時髦戲，滿腔的只有原諒，絲毫不想有責備的意思。他們沒有(或甚少)能力，却竭盡他們的能力，而那班所謂有(或多)能力的人又誰肯替藝術努力？

(柏)

中國音樂已經沒有了。肯注意中國音樂的人更沒有了。這里我只有佩服黎錦輝黎明輝父女，可惜的是以革命黨自命的人竟把他們當作帝國主義軍閥看待，甚至帝國主義軍閥可以放鬆，他們的『毛毛雨』却非禁止不可。(柏)

三

汪優游進了大世界了，有人說這是墮落，就是在汪先生自己也有意無意的自承爲墮落，這是大錯。以藝術奉承貴族，淺薄者認爲墮落，這或者尚有可原。以藝術奉承民衆而竟有人謂爲墮落，豈不是昏話。

(柏)

四

舊戲之思想方面的價值，談起的人太多了，不錯，舊

戲之思想方面的價值是極低的。但是誰曾注意到它的藝術方面的價值呢？上海沒有舊戲館，所謂舊戲館裏所演的盡是『時髦』戲，不能研究純粹的舊戲，但就時髦戲裏所遺留的舊戲的吉光片羽，研究起來也已是浩繁的工作了。(柏)

五

西洋話劇介紹到中國來，正是中國人看厭了中國舊歌劇的時候，又是中國人的革命思潮四處衝決的時候。於是乎一大串不合理的名詞便被『約定俗成』了：

西洋話劇是——新戲，文明戲，西洋戲；

中國歌劇是——舊戲，野蠻戲，中國戲。

這正如中國人剛喫厭了大米飯的時候，恰好有人介紹進咖啡來，即刻『約定俗成』了

咖啡是——新飯，文明飯，西洋飯；

大米飯是——舊飯，野蠻飯，中國飯

等名詞，一樣的聽了叫人難過。然而大多數人是未必不是守舊的。於是這邊取一點，那邊取一點，造成了今日的時髦戲。其實，話劇既爲中國所無，則宜創造，與舊有的歌劇何干！時髦戲中，因不合於話劇的原則而將舊戲的特色生避去的，儘不妨大膽的恢復。

(柏)

六

凡是一個自然的人，他的記憶中總有一二期山歌，豔曲，情詩等東西，在感情奮發的時候，啾啾唔唔的不期然而然的哼出來。

『你能哼嗎？』

『我不能。』

『你以為我能哼嗎？——我也不能。』

我們已經缺少了一個爲人的條件了。

(柏)

七

畫中國畫的人不是沒有，也不是全死光了，但是看他們畫出來的東西，却與千百年前死去的人畫出來的一樣，只是缺少了魂靈罷了。

中國的畫家都是瞎子，所以輪船，火車，電燈，電話，洋房子，擺在他們眼前，他們沒有看見，從未去畫它們一筆。

穿紅袍，拿團扇，頭梳髮髻的林下隱士，他們從未看見過，他們却有法子畫得出來！你以為他們真有特別天才嗎？他們真具特別眼睛嗎？說出來好羞呵，他們是偷竊他們的祖宗的。

八

西洋學畫回來的畫家，他們當然肯畫中國風景，中國風

俗，中國建築，這是他們高出中國畫家萬倍的地方。但是，但是，注意他們的人體呵，上也者，像西洋人，下也者，連基本練習也沒有充分。

快畫中國模特兒！快研究中國人體。

九

(柏)

一個中國人跑到西洋去學畫，學西洋底方法，畫西洋底事物，馴伏地依靠着，模仿着，但是一回到中國來，想創造你們所應該創造的，畫你們所想像的，可不容易了。你們還有你們底功課，在這未經開掘的土地上。你們學來的應該是清楚的頭腦，一點藝術上的技巧可不是你們底究竟，你們不僅僅是西洋貨底販賣者，搬運伙。

(寶)

十

音樂寄存在什麼地方，音樂寄存在人的骨頭裏，一位博士這樣說，真是絲毫沒有錯。豈但音樂而已，什麼藝術的根源不存在人的骨頭裏？

最可憐的是尋遍一身的骨頭，沒有一塊裏頭含有絲毫藝術的，他(或她)却偏做着藝術的工作。

他(或她)受痛苦深呢？還是我們觀衆(聽衆或各式各樣的衆)受痛苦深呢？大家的痛苦是一樣深，我們只希望哀

冥中不要再有什麼東西向我們這樣作弄。

(柏)

十一

中國沒有藝術家；有的祇是新式的外國學徒，舊有的千百年傳遞下來的師徒們。

古舊的牌位前剛站起來，即刻就向簇新(?)的裸神前跪下。卸下寬袖長袍繡鞋雲鬢，即刻就是十全十美的西洋裝。中國已經沒有現在的中國，——現在中國底靈魂，因為沒有藝術家，——所以沒有藝術家。

(寶)

十二

房子，洋房子；圖畫，西洋畫；音樂，懷我鈴；戲劇，拿拉；花園，竭斯廢爾；鞋子，高後跟；點心，假廢；節日，法國國慶日；故事，希臘神話；文學，聖經；彫刻，挨坡邇；結婚，文明；……

佛像，迷信；神殿，拆毀；古董，拍賣；舊故事，荒謬；古樂，取消；小曲，淫穢；迎神，禁止；國畫，幼稚；舊劇，不合理；茶館，下流；遊湖，有關風化……；(寶)

十三

因為女角要時髦，時裝，短袖絲襪；因為鬚生要身段，古裝，高靴長鬚；因為佈景要新奇，洋房，機關；於是乎純粹的歷史的中國歌劇，變得更美麗了。唐宋時代的

清官娶了民國十五六年的時裝的風騷老婆，坐在外國跳舞廳裝演唱朝庭故事了。

因為佈景要忠實，真馬真汽車上臺；要合潮流，一幕幕分開；因為服飾要忠實，取消臉譜，用起新化裝術，要合時新，穿上西洋綢緞，繡上西洋花紋。因為歌樂舞演要動聽，要新穎，於是隨翻花樣。而且合起大洋琴，懷我鈴，大跳其紅毛舞。於是乎純粹的圖畫式的中國歌劇變得更美麗了。中西合璧，中外溝通，而且東西也調和了。

雖然如此，但也不得不欽佩他們底精神。他們不懂得藝術，他們不曉得他們自己底地位。歌劇底性質，中國歌劇底性質和特點，歌劇與話劇底異同，中國古代底服裝與服裝在歌劇裏的活用，美底組合和情調氣分底凝成等等都談不到，因為他們是為有智識的學者藝術家所厭棄而一點得不到智識上的幫助的流氓，江湖者，科班出身的藝人。結果，他們場糟了中國底藝術，我還覺得他們是對的。與其任其自然地消滅，還不如讓他們給中國老百姓一些唯一的享

(寶)

十四

有個朋友想開咖啡書店，預先來請我去喝咖啡坐談談。我感謝之下這樣回答說：我覺得我是喝慣茶的，因為

我是山裏人，而且久住在中國。咖啡，喝是也想去喝喝換換口味，但是，如果預計着想在咖啡杯上談出些藝術，文藝，想在咖啡杯旁邊學着去過藝人底生活，我覺得我們還是去喝一杯茶，比較的自然些。

十五

我不提倡『民族主義的藝術』，也不想將中國『希臘化』；我不羨慕『都會』底文明，也不諂媚『自然』山林底風光；我不喊『到民間去』，我也不感覺到我所在的地方不是民間；……。

我覺得，我應該就我自己底性情愛好，就我自己底環境，遭遇，老老實實記錄下我所感所想的，我不想將我底話說得怎樣漂亮。

十六

無論學來的是什麼，不管來自東洋，西洋，南洋，北洋，小到關於一個昆虫一支草，大到開發政論和談革命原理；壞到會製毒藥，發明交媾術，好到研究藝術和倡道文化，祇要就各人之所知忠實地誠懇地研究論述各人之所愛，誰能說一句廢話呢？但是——如果你想『宣傳』宣傳，自己以為負有中國底重大責任了，想以學來的一點一滴去担負，那末，就有人為『中國』出來說話了，而且責備得很

嚴厲的。並且還找到了你們底仇敵。

十七

說穿來，誰不是為的是生活問題，飯盤問題，（至少現在的情形是如此。）要想將所知所能的一點一滴去換飯盤，就不得不將莊重誠懇的態度變換（至少肉眼是看不出的）了呵！

那末索性老實點吧；但是我感覺到這樣：時髦術藝家打大領結留長髮，和時髦革命家背總理遺像，挾三民主義是一樣的。

十八

各國有各國底特色，藝術在中國亦然（？）。圖畫有國畫，音樂有國樂，建築有中國建築，彫刻有中國彫刻，戲劇有中國戲劇，跳舞有中國跳舞。

各國對於藝術，舊的收集整理活用，新的創造；中國亦然（？）。

各國對於自己底藝術都有相當的研究；所以在中國，國畫也有中國人底藝術解剖學，特殊的透視法，色彩學與相當的基本練習法，以及西洋畫東洋畫所沒有而國畫所獨有的……學。其他種種也一樣（？）：有國樂底使用法作曲術，和聲學，中國戲劇底中國人底化裝法，服裝史，表

演術，中國跳舞底步法舞式，中國建築底營造法，中國彫刻底塑造術，以及其他特殊的什麼爲東西洋各國所不知道的。

各國飽嘗了本國底藝術以後而羨慕中國藝術底美，鑑賞，研究，拿去活用，變成他們自己底東西了，而且增加了藝術底形式和內容，種類與派別。中國亦然，嫌棄了本國底藝術以後將外國人底東西變成我們自己底東西了，也增加許多種類與派別。

各國有各國底特性，但祇有本國人對於本國底藝術似較別國人真切了解。所以中國也像各國一樣都已認識清了本國藝術底一切(?)：中國藝術底民族性與各種藝術底特色，中西藝術底異同，中國各種藝術在藝術上的地位，中國各種藝術底內容與形式，中國藝術底歷史，中國藝術與佛老，禮教對於中國藝術的影響，象徵意味與中國圖案，圖案化的中國戲劇，洋畫輸入後中國國畫底命運，中國各種藝術底發達與衰落，中國樂器底遺失，京劇發達底原因，歌劇外的一切中國雜劇，……這些種種。

(寶)

山雨半月刊

創刊號目錄

發刊詞

山雨與生路

關於好奇心之一考察

告青年人

一羣朋友

夜話

老生常談

伊已經走了

入鄉記

懷

誰底罪

大葬

信來代替文章

編完以後

行之

江聖達譯

紅石

胡也頻

啓三

老生

孟聞

欽文

胡開瑜

任叔

陳瘦石

郁達夫

編者

訂閱半年八角 全年一元五角(連郵)

社址上海東西華德路二七八二號

當 代

現 已 出 版

圖 插

時事畫 五幅
 易卜生像 兩幅
 易卜生手筆與居室 兩幅

新黑暗時代
 美國的長成
 第三國際與蘇俄
 從馬克思主義到斯塔林主義
 英國的西藏政策
 可注目的對華悲觀論的盛行
 中國可從混亂中得救嗎？
 中國南方政府承認問題
 蘇俄的普及知識運動
 俄羅斯的農業勞動者
 吾自己的婚姻觀
 易卜生的故事
 俄國現今文學研究的方法問題
 最近的高爾基
 化學與農業
 將來的化學革命
 神話中之列傳

實 價 五 角

Count Hermann Keyserling

Frank H. Simonds

Arthur Ransome

"The Road to Freedom"

米田實

布施勝治

西山榮久

報知新聞

N. K. Kruszkaya

日內瓦國際勞工局報告

Bertrand Russell

L. Aas

Yoznesensky

昇曙夢

Oliver C. Pittman

Waldemar Kaemffert

Joshua Kunitz

第 三 編 目 錄

大學院美術展覽會啓事

本會由大學院藝術教育委員會發起，經大學院核定，每年春秋二季開會展覽，第一次定十八年一月一日至三十一日爲開會時間，自登報日至本年十一月三十日爲徵集時期，十一月一日至卅一日爲審查時期。開會地點定在南京。徵集組事務所設杭州西湖大學院藝術教育委員會內。國內外藝術家願以作品（種類分建築圖型繪畫雕刻及各種實用藝術等）送會展覽者，請來函索取填單本會條例及獎勵條例，並於十一月三十日以前將出品寄交西湖本會徵集組，或上海辣斐德路西首畢助路十九號國立音樂院，或北平西城國立藝術專門學校，俾便到時逕往南京審查展覽。本會辦事各員，自知才力有限，還望國內外藝術家隨時賜教爲幸。